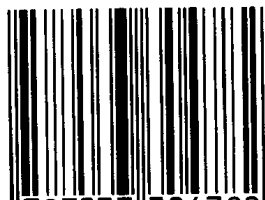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〇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五〇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二）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昨非齋日纂二十卷》提要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喜而釋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用以處世可以弭毀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権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即息爭有罪亦自有時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爲無心可解而若爲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暴願其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余故咲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君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衆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

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張艾叔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

且曰若非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諜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擺旻樞密使解兵柄及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摭拾自資同摭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

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睨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相莫能折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捹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誅吏。
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
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
宋先生。妾不能救。聊為持齋。以資冥福耳。
上悟。即馳驛使人赦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
野服箕踞殿上。景趨不為禮。佯問曰。王何在。
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同。相誤謂平等輩耳。王慙為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
進言曰。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
以蔽形。今兩股。是虎贅也。去一存一。所省多
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
敢言不便者。叢卯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
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
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
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
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
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繫鬆其
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
城隍墻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參究其事以
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
尹見心為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
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
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
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
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
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

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
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頴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
馬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
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
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
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即詣門高

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爲慚謝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
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
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
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蒖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
貲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蒖年論曰汝
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
以已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誡約咸敦
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頴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
劍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
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
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
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
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
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
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
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
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

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揑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脅汝殺何疑因即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屛指自語曰舊價若

干四倉名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

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焉瓚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鎭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盗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盗者服罪人稱神宰都下得吉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胡汲仲在寧海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衣羣哄不承汲仲命以牟麥各寘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之盗衣者麥當芽中一嫗屢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眞善頌也吏拱手曰内中讀文書不如是寘以忌語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自悔亟賛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illegible]方慮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illegible]耳請敕泰興海鹽

諸縣罷採鷹鷂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軍賊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旋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旋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爲御史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帶經而耡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略無虚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

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鈌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鄒南皋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皋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之力南皋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玆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灰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唐邵謁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著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

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閒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

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

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遽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訶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

人之有言則好為强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庚寔字升褒或有斬其父墓栢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寵親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旣嘆迷人為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勉勤省過思愆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慊便生大愧懼汗流浹席即簡點都無不慊而愧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望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皐鎭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皐欲買之馬爽欽祚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皐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流下乃往朝上皇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閤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郎橋

鄭公之甍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悔而服其言即日令剔去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

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
爲嗣

張横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之爲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詐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歎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堦級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唐戴至德直言匡諫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賴

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己苟自不受諫焉能諫若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昨非菴日纂二集方便卷之十[illegible]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

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寢其事調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痕左右問禁禁自知情服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洒恥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報博敕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爲耳目禁晨夜偵
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推禁連守縣令久之召
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
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
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
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

宋明帝宮中大集贏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
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覩后曰爲樂

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
以爲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懦弱耳
今遂能剛正如此

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
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
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
凉爲惠最普

國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賈人
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
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爲利乃利
賈人之金乎上卽日赦出周勃免相人上書
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
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小縣顧欲反邪帝卽赦勃噫二臣之所値亦
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

扶危昭枉者非耶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
肉相見縱其問訊家春史相贈遺一日之內
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
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
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
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

[illegible]其樓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寒體凍溼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溼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實識之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簡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蓄馬頗蕃除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斂民今朝覲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牧其孳生准民間例聽太僕考較 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禮賢奈何役之畜馬以蘇民 上曰慶幾誤朕當即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

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康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寮貞慶今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據此草勅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噫 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庚人有盜粇罪應死鐵哥曰臣

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上從之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詠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荅曰某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逃朔曰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筒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卧黃沙中經三日然後可還如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一依朔言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覩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必尋也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

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眞長者之言

難當窘逼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避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宜崇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鎭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尊仙佛聖道之難通而

後知沈黙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

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宜家若放却宮人總委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乞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豬取心肝一具觔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

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寬一路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

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言懐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棺驗視呂夷簡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國朝顧佐爲御史涖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小過謂受皁隷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　上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葢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皁遣半使歸耕官皁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未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

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　上命我〃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

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例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其談父言祢曰掾以親故受穢汚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表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開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褁一物疑石重上親褁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

于頔鎮襄陽有客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

者于頔遽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豎功業為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已嬉娛遂多以繒帛贐行使其團聚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闓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謝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為譬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為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為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

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邢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為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邢佐早世其妻寡

而貪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甲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姧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

也、持符於事既煩、反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國朝顧愚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贖處。

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温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庶人。潞公笑釋之。

七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稷之家財。裴度奏曰。王誇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簡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當不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沙見玄佐曰開行恭抵刑付死一覩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爲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旣有除命歐陽脩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即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脩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猶須更辨真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真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忿寢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皁隸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武惠妃生日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諫上曰從複道窺見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賤飧者乎上瞿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跡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嘆曰眞天下盛德也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恷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遂置二奏上前且言憸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凡人欲爲父母子孫討永遠者當從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効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

漢陽姜長袁玘忠厚正直常言死當爲神一夕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歡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爲鐵棺山

仁人孝子既得眞穴其在舊坟卽無暴之無禍恃勢徙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爲已塚恐心害理已不爲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明典記載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帝王忠厚開國卽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必向東故郭公看金盂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咲子作父咲若要不咲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乎

國朝莆中有甲科嚴姓者與殿元柯潜同榜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瀰天曾任江右廉憲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覔地顧入閩關卽夢二鬼以物阜其眼及抵莆與扦葬畢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阜顧公方悟向所扦者爲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矣後果零落顧又與嚴扦一陽基嚴禱九里湖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爲瓜瓞之兆及搆成滿室畫瓜以符之詎知莆之鄉語瓜云柯也歲

是地多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狀元
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
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
入地矣
地理玄關云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默宰之者
厚德格天天將啓以昌運故陰假權於明師
而默使賓主和同苟刻薄狙詐上干天和將
艱其遭遇故使明師與之風馬牛盲師與之

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
多謀以寘之甚而殺人興訟破家輕貲以求
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爲有
無古之李林甫蔡京秦檜輩厥後維昌不墜
耶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岩扦一穴爲風吹羅帶
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異上畫一條記
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
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
金金主設大樂宴皓聞不樂辭表有云義不
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恐聞夷樂之
音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
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
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
貞之行所致也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

其親者噫爲父母者皆以子多爲幸今若此
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
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
行誼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挾
私見而久暴其親況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
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閎疏彈晦翁并
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忌

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
既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壠冤魂欲訴
更無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
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
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毀墓獲誅吾
何爲效此不遵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

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
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
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
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譬猶不
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
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
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
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
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
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
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
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
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
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

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
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
來上墳袁憮然而去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
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
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
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爲安若見毀冥恨不淺
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

壞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爲似久埋者但貝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乎

神廟時玉山夏子陽爲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爲念家務本自不裕耐守青氈然布施之念常堅每採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狙不設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臥所囑之曰

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也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扞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冢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辭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者耳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命有太監薦邢中和鄒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巳方殺見午地刼衝財輸北闕位失南朝之語

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葬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卽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遣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盡卯衛州望使盡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見鄉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

天誘其衷以待我　熙　仁二祖故惡景鸞之輕
洩而裨之遭斥耶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幼喪父哀毀骨立奉母周氏甚孝適
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塡壅不克
又貧不能遷無何喪母母屬纊謂曰塚陸沉
奈何恒痛母言即以鐵鎖鎖繫項仰天誓曰恒
不徙墓不去此鎖懷憤六年病革親友爭爲
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

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
得不傾巡按御史東郊祭其墓
李八公葬其子於鷄籠尖初葬時謂其孫曰葬
後週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泉所願足矣
子有損何惜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來綿延
盛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蕃盛
國朝衛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爲
始祖處士公海卜地與家山穴既定葬且有
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
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丈許堪輿家執之不
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毋壞我宅甚善無以
報德當託生爾家以光爾宗我有宋曾子固
輩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
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悄戚不樂余念此技
亦可精奈何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鳥

諸書日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
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
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
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劵則胡不取
富貴壽考而取夭狀頭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來
取者即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
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

一日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圖何以報
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
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生子九人登
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
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問何
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
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蕭鏗鎮姑熟有發冢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鏗
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
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
絶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
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菴日纂二集翰韻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輯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
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
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
以鐵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
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
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
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胃遊少年間
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
愧淵明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
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
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帝笑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卞延之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祗爲此幘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篠臨水久之乃去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岩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茂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黜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闥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荊問水天涯韻士高人丁鈞佐觴品外澗毛溪蔌主之榮也商軒塞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叠筵絫几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茂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

瀟木榻香裏臥吹簫月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摶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袵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

蜀峨嵋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淸盟誰可託
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眞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
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
生香而臭味恬淡非穠豔之香濃山禽關關
弄舌而淸韻閒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
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

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卽是畫中
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丁丁樵
歌相荅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
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
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
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

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靑山骨
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
顧況志尚踈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
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
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
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
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蒔花足跡不

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
去其居一里外卽屛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
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
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
小酌遂進蔸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
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
徐日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
日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

入州與大笑又円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
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
月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
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
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襏襫冠華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僇辱
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襏冠一似貨平
入冠於大市皆笑而郤走人棄我取以入清

供
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
山雲是以藉艸斑荊安穩林泉之叟披裘拾
穗逍遙艸澤之癯
泰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泰城鋪
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
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
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夫貴勢高張榮華滚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
行龍鍾蹩躠猶戀此物不肯舍一旦去之攢
眉向人業問京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
返田舍不屑屑焉藝種秇理麻豆而日夜問

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爲胸中數徃數
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
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
也
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
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
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
相賺已多時噫列壑爭譏攢峰聳誚北山移

文所爲作也掩雲關截來猿山靈其肯爲仕
宦開徑乎
滇滓于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
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
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荼蘼架高廣可
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
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
英會
推窗即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忘溉灌之
煩關人無啟閉之擾眞游衍以自適洵塵氛
之不侵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
宗敬微官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祇宴致江
鯉但當明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
重事乎
新莽迎龔勝爲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
印綬加勝身勝曰吾受漢恩恐以一身事二
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
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
自燒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

去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
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
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
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

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嘗眞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
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
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
閒來者還應我寂徧遂逝去使還以詩奏帝
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
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

林麓寂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
苑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傚新封藐故侯階除馴雀來相就
東隣殺牛西隣賣酒忘貧忘富忘機殼每回
頭應人呼馬還復應呼牛
山舍肆優游掛高僧訪舊遊無干世事不開口
若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東
猶石門斜日猶自到松斤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趣更幽爐煨榾柮瓶煖酒
山童飯牛山妻製衷躭閒正值閒時候棹孤
舟歸來興盡立雪釣溪頭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燥炭尋常有
賓來不憂賓行不留世間俗態消磨久趣悠
悠無牽無絆平地即丹丘
山舍肆優游餉遊陽苦建酋時危祇合潛初九
山多可憂田多可憂盧仝破屋渾如舊免征

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鷗
開元時高人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
階急雨各製一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
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
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
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

憩色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
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囀毛褐為紈綺
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
奚輸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
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堦吹流衣袂鶯聲鳥
韻催起閑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潰無涯嵐
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
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
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
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
華故山嚴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
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
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
郊中野坐固可班荊徑裏閒談宜拂石侵雲
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
去莊嚴蓮座況乃枕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

午敲清聲甚遠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
也
東坡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
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熱
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濯足已
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
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
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

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
上詩者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
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鵷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
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
夢家有釆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

臥房廚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
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
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
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
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
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肙公曰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
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斲立勢欲墮有泉出
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
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
曳杖而來攉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
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
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
分定機關計較都[illegible]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
四山而至乎遂與翁別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
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
哉希夷深得其解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
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
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

一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山齋逼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逅遊船歌聲
浮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閒望見綠疇麥浪層
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
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笻散步覺數年
塵土肺腸俱爲洗淨

桓帝嘗徵姜肱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

狀肱臥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
工竟不得見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
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
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
事似出世外花爲婢僕鳥當笑談溪蔌澗流
代酒肴烹享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

原缺

雲影松風蘿月爲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尚
瀟然亦清華

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
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
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
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悶永日製栁
架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
漁父以遣老忘機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
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
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旣
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
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
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
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閻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珏販糴爲業授人升斗任自量一斗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他人率出輕

人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偏孜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後宰相李珏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珏覺異而訪得之召至齋室問平生何修珏言愚民不知所修只衆販糴以對珏咨嘆良久此陰功不可及也以夢告之珏後百歲餘尸解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殺還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威不敢言未幾崔卒寺牛產一犢項上有白毛成

崔某字子聞易以他牛屢剪復出長興有刁民武斷鄉曲設計圖人產業成券債半償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狼莫敢爭飲恨而已亡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敘生平欺隱處且召其子一一勒還遂踣地死噫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爲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爲乎或乃近據目前見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睛也某氏昌熾曰

爲惡得禍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爲
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
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
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
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
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
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第二十集　寘果三

宋咸淳夏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
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
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
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敗也相
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鱉
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
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
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
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決
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
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
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
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
爾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遞其語於
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第二集　寘果四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
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
革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我
從其始也後與秦戰於輔氏顆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
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

是以報也

宋敵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四見一隊軍馬旗幟自北來不類敵人兼資隱蘆荻避之俄有呼者曰蘆荻中為誰旁對曰中國生人與吾無涉兼資聞知爲鬼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神曰有奉天符助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答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

也資遂巡請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孤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面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六箭五着兜鍪敵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以揚聲威敵耳問答之間報天漸曉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回顧已無睹矣未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敵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必勝之言冥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二人設宴百計窮奢相尚未已瓚一日宴昂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昂後宴瓚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咲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骰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瓚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楠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居而死人謂之宅祥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
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畋於從僞
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豷亦適丘嫂女岐
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
胡亥不辨鹿馬曹操孝不仁不孝有兵政衛
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
合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
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

甕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
秀也亦鄙亂不留曹操之篡漢鼎能欺孤兒
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遣
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
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紿以留甄后之死郭
后糠窒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窒其口朱
温令蔣暉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
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弒溫溫亦走繞柱劍

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
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
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
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
滴滴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項有王莽
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
天之報惡人轉爲毒類以還其罪如經所云

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
氣然後結爲精魂托爲異物依草附木顯設
變移至於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
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耳若復
轉爲蜈蚣轉爲烏蛇是仍縱之惡以流害也
夫以莽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誅武穆而夷
二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
更爲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

反治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災周廻焚盡烟熖中獨存其居子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之嗣里有驗老為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

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姝色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繼愛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詔曰汝夫陰隲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洛州都督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誡使汝然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

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揾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

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其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幾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冥報信不爽云。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斷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薰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詼佛老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

轉盻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麥逵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溫下車而搏額。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雎。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離。我罪業隨一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

桑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爲并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日前頭的亦是雨。

宋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牛食艸之際。併食其衫。疑隣兒竊之。其父怒曰。一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隣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郡鄭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

而鐔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催
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
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
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
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煬帝開汴渠以麻叔謀為開河都護役丁夫三
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室廬叔謀
既至寧陵縣患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

羊肥者蒸熟掺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
酪五味蒸之謂曰含酥臠鄉村獻羊羔者數
千人皆厚酬其直下馬村有陶榔兒者富而
兇祖塋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
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
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
以護其塋榔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貪
民競效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邪失孩兒數百

家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狐達知之令人潛
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民有孩兒者家置木
櫃鐵裹其縫夜置於中鎖之全家秉燭遲守
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
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
擅易河道敕來護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
段榔兒兄弟五人并時磔死吁王法止此耳
若冥冥之中卽億萬刼尚消除不盡惜無見

之以語人者

宋時有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
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州吏易三
椽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獨陳壁加以死罪
其後壁還京師轉授卯一異人邢生問休咎
邢拒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壁聞之
悚汗廢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究對非邪

賈耽為滑州節度酸棗縣有星婦事姑不敬姑

年甚老無雙目媍以食褁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巷有人截媍首以犬續之恥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媍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嫂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且生孫相繼登科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盻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刼良可哀矣

國初林鎬爲工科給事 太祖降旨開陜代以通運載鎬具罷行役以蘇民生一疏辭理懇至 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目間見二鬼使捽至一殿紫袍者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墮地吏跪云太上老君以林鎬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鎬還魂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一捶而寤流汗如洗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寂用事溶議掘漏滓人骨以代昇欣然
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
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
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
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
而溶亦死昇時巳入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
石經旬亦斃

嶭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
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宄家在側何不
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
懼叩道士求捄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
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
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
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恐見殺今
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黄昏果
卒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
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
滌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
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䑛駢怪其馴狎殷曰昔
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虚誕
如此殷性躁刻雖纖眉人僞朝授中丞官吏
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咲曰男子

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
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絶會師鐸
母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
者諍以巨木踣之騶殷已過絞之如初而斃
兩遍死之言果然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
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剎其
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絶求死所生

男女皆著肉鏁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覺
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著黃女子云
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
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
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
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
柱礎下羣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

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
尋之獲白金十鋌此後不更聞矣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
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
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
下科斗子數升
吳堯卿爲僞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
致賂縱厮養輩必頸袛以金玉餌之微失勢

雖素約爲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爲仇
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
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
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咲
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
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寃累
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

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
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
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開火字郎
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
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
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贊成
共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希範所。範與妾巳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巳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釋甯師者。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鞟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狠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兎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甲牖。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宮。皆以爲妄。其後一一皆符合。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切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眞。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巳了。回看浮世所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婬侈。出遊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穽。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易此。

非非庵三集序

余讀鄭公非非庵集自戊寅訪也爾時公守嘉禾余歸自都門舟次披玩意公其志于道者耶已非公分憲吾越則不但讀其書而且見其人矣果志于道者也余既隨諸賢後弁以數言然見諸行事深知而篤信之則猶有待也踰四年公之所以治身與所以治吾越昭昭揭日月而行矣而公之三集又成更屬余序之余惟君子與人爲善時取節焉而

晦翁之錄言行議者猶嫌其過寬蓋其慎也公天資誠篤雅志聖賢脩身繕性之方致君理國

之具〻足性靈固不必屑〻焉規橅趍哲然而往哲之所遺尤精以擇之必其寔〻可見之行

事者櫛比成冊奉為著龜有旨同而事異者有旨異而吏合者有同而可以証事之經異而可

以盡事之變者適越不天隮并屢臻黎民艱食自己庚以迄辛壬事故萬端智勇俱困而公躍

應無方恢乎游刃閒取
公集按之性命道德經
術政事之徼有範古而
不泥于古者焉見諸行
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又曰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公之主善畜德

越之人已信而化之
朝廷亦且高其治行游擢
崇班然閭閻之知公以
德澤而余之知公以性
情
朝廷之知公以聲華而余
之知公以原本即謂公
匪覓采古人也皆出自

靈明語之成文施之成
務亦寔不可之有然余
因是歎立言易耳行而
務其言則難行務其言

七

而出于心之所誠然則
又難出于心之所誠哉
以至信友獲上而歉然
若不自有則又難公既

自心而身而家而國表
裏粹然克臻道域而又
學古有獲唯日孜〻讀
務集也庶幾日省一日

八

之風也歟它日牖〻黃
髮為國宗臣而猶誦抑
之詩以自戒者必我公
也夫必我公也夫

崇禎壬午長至大茂山人余煌題于寶穡齋

九

昨非菴日纂三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illegible]

張詠治蜀以蜀地素侠游手者衆稍遇[illegible]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濟困因以禁奸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若水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以魚肉間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子女充於後庭珍奇盈於內府此外又何求哉帝手

部荅之
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
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
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
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晷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
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
有晷不解擔之謠

胡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
詭飾者稍婉誘敎之庭質時而論曰聞子鄉
尚氣大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
於庭俛仰毫釐之伸即伸其羸與有幾及今
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
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
者十九訟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
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
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
實即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
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訟獄者止春半
升社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
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
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士夫無敢以私請
幣物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
安用拒自無愧安用辟人不信以詢之徽人

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
當三殿鼎採木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
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廚郊迎盛慰勞
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
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
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數木以賦胡問徽
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承學即以

雖僕兵直烏夷援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繇承學以傭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傷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無此歸吏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

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爲善士

許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飈起圻甸逵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開誠釐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寇瑊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

下法卒免死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贇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岍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

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
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
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
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
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
安堵如故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詞發軍器有弩樁箭簳之
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鰾膠克折孫曰弩

樁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
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爲
至言

程坰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聯種
不入民無卒歲具坰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
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水中
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劉重威爲郁州守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備兵
僉事王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恃地利
夜於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刼帑金斬邑
南門以出守城兵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
民兵僉事黃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
而泣曰下氣脫罪上蔑完名使我殺人以媚
人可乎遂力爲昭雪次日解綬歸適直指按
部亟謂之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
死僉事落職歸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
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
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
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楊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
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燃一燈足矣勸
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郤先馳歸通判揚州
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

以告訐以求發文件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
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
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
文仲一人而已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薄事
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農門不設禁
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累加扑戒
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值俾可他理又省事

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餓多辭去

楊崇爲廣西桂林郡丞清戎至陽朔顧縣治瞰
江垣墻卑甚遂使人鑿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渡
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
而去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
水力不及一委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丘未知粟米稈
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
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
自爾皆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
天下焉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
征江南軍中之須曹武惠公倉卒有索皆隨
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動

寧不食耶既饍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
夜半製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
率類此征交州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
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
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
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
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
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脩貢仲宣

上表待罪太宗褒諭大嘉之
潘好禮樂明經高第雅負風節開元初爲邠王府司馬王晨月出獵好禮乃臥馬下諫曰禾稼盈野王安得非時蹂民田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退

元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祉民李勰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

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舉凡所捌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遣力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于楊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于大度之君子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簡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刊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

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晉江道爲令深山中有卜舍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繈負而至道皆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諭況百姓好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嘻思兵刃乃朝廷既煩其賦賤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者欲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廸之方寸小冊楚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浮屠錢塘可灌黠虜可用拔栗縣中懸絲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服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憤憤以決君子取之矣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愼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愼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

獨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眞臘國有石塔二座民人爭訟不決即令各坐一塔中理屈者頭痛身熱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處如故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少花投中即滿富人以多花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我中國無此二種物所恃宰官心胸靈妙公溥恃爲炤曲直之情平貧富之施耳而士大夫持心往往不然將此世界何所恃也

石星與宋纁侍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被收稅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籍民何以堪

黃紱巡撫延綏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慚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王犢爲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家貲巨萬善交權貴里人毋敢忤視嘗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啖之或剉骨成粉以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娩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他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識民大快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白居易上言事
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勑
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
張潮嘗嘉靖初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
槩遷禁垣外塚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
而止潮亟上疏曰此即文王澤及枯骨之仁
也今垣南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
聽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

議謂褻穢圜丘匪宜潮曰在圜丘似褻然天
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
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
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城都外不數
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
之幸也
脣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

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麟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麟不
從使者怒後索舉劾他邑惟命獨閩無有也
使者愈怒問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巳自守耳
時與黃琮翁谷稱閩中三循吏
國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
一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

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
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
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徐盈爲嘉興守時嘗熱濬白茅港當事者檄發
郡丁數萬盈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
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
史行郡鞭撻亭竈勒報鹽丁里胥乘機虐民
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例自公

作亦自公止豈因憲耶發之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孔戣對即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遞十八萬緡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刻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橐如故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作艸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宋張子韶對策至賄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閹寺開名國之不祥豎刁開齊而齊亂伊戾闖宋而宋危之語味談及公等一評舉止何等光明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爲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薦諸朝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

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

宋杜衍知乾州未朞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術政而爲同事所中得

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絶許君晩年遊旅
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
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魏文侯時李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
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
谿壑牛馬之息而入多于前是苦吾百姓也
遂執而免之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
爲牛出没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
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
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呂中丞獻可病温公日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
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
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
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
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病中與呂申公
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
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比日以來物論
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則入
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
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兩公謀
國貞死而後已者乎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

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
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
决此必憂朝廷矣温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
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
久之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
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
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

惻然有拯援之心毎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荅之間得之眞宰相之度

欧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共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荒遠褊小尚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吏須散作十分春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一以誠信毎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劒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趨嚮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緣科擾何啻十倍方禾曰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秤民戶之錢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德之

王濟補龍溪主簿時潮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之急一羽至直數百

錢濟論民取鵞翎代輸仍縣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項先為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汪待舉守處州日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蚤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

乃白

齊之鸞為陝西僉事經涇陽目擊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以[illegible]蒿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為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啖之螫口澀腹嘔逆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蓬子封題齋獻焉

李秉總督邊儲時北敵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

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敵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敵人耶事擅之咎吾自任之

閔世翔為安福令邑人御史劉臺嘗糾江陵削籍江陵啣之授意巡按文致他事讁戍繫追贓臺赤貧不能輸公至數日殺直臣媚時相可乎力護持之召臺怨家以贓反坐一日與

同官他令各言治狀公言一務寬和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民辢刁頑有一人撥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得不嚴治公曰如此不亦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乎他令愠詘已陰揭郡守不爲動

林之奇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悉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言安石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安石實似之安可復用其言耶

曹彥約知常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行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王罕知潭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某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illegible]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卽愈郡[illegible]服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illegible]知黄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illegible]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林州棲楚爲京兆號令嚴明人不敢犯先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劉公皆窮治之甚至有匿軍人名目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人似頭上各有劉尹不敢爲非然公與屬吏言未嘗傷氣不比責一官嘗謂府縣寮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意遊賞勿致拘束其又豁達如此

梁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邀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

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患。民追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旁立公祠祀之

陳鋼爲黔陽令。縣南山間有三里崖。路狹甚不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醯。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嘗行道過他縣

境道旁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

李君爽爲醴泉令。爲政得人和。　上按獵城西。漸入涓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縣令李君爽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　上默然還宮。於御扆上大書君爽名。中書兩擬醴泉令。　上皆抹去之。踰歲以爽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爽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

段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聞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

許荆爲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

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張詠守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

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較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洶洶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吳悌初令宜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敲兌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曰巳有郡守睨視曰尚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寧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猺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五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

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濠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剌竹以衛厥濠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剔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

犯武都笑不責

韋昆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繩以法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昆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覲篆遂持銀入

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慙而寢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四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咲然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隣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與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瘵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告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戸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事

得寢　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內旁舍中諸閹牌校奴鞭撻州縣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已辨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闕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

滕元發知鄆州歲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

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嘗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則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兗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

彘無不立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時教士卒習戰人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

和議益決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系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武后朝周興來俊臣輩輒以周内窮詆受責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守正持平歷剖冤獄保全多人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嘗不死耶安步去后詰而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明主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凡三坐大辟終不枉折將死晏然至市臨刑得免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曹參遵何約束慎毋擾獄市絳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爲大耳呂蒙正言今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此眞老成之見

裴晉公爲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許公聞之笑曰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厦須杞梓楩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法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

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illegible]俸外絕奸詐
畫地為獄人不敢入以[illegible]人不敢犯雖
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
今之一縣易為匡[illegible]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
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
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敢
許人此眞通達世故之言
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乃吏以
日纂十三集 八 宦澤三十八
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
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遠嫌自
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即按臣
察大奸猾苟無則已非必欲克畀署也乃羅
織僞脩文致曖昧令元兇賄脫而愚民受誣
雖破產捐軀莫能自白彼平原自無者何人
乎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鑄呂夷簡數曰王道本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illegible]之朝廷推其法它路
自是農器無征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
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
門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
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
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於
日纂十三集 八 宦澤三十九
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
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
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
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
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躐遷然而
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
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我輩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卽稍

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己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洩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宋兩宮遠狩洪皓奉使大金黏罕迫與副使官僞齊皓詞嚴不屈流遞遞冷山距虜二千餘里苦寒四月艸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

不給衣食盛夏猶衣䌷布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所著詩文皆憂國語也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日就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正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郤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十五年始南還

元城論名相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

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眞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

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
甘棠謂之萊公栢
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
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今后
之肺腑何不入白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
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
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
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眞宗既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
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
呼萬歲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
韓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
太后曰臣等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
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

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
流汗既而與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
如此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
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
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
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

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　上
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　上遂釋然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
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
能也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關訟輒自止曰吾非畏
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
宋杜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失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亡槖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明道察

其繇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

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明道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嘗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錯決撻了人

治平四年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薦賢于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

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偾者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昨非菴日纂三集氷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李白爲廣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之莞爾笑曰我若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爲甘泉宋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闈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孫新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

葆爲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里胥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贓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吏而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趙逵泰州人紹興中對策當宁擢第一忤秦檜意外補帝問逵安在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

膈吏迎合檜意搜逵槖中僅書籍耳比檜李
遷起居郎帝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檜
一語不及卿以此信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
生也
董士毅爲蜀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
韋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志節兒輩能諒
一切生事不敢少覬弟念大人年高蜀中多
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旣致政歸諸

子迎之水次開以後事問公公曰吾聞之人
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
笑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
楊繼宗守嘉興有張氏父子號四凶爲民患庭
戒不悛仍刼桐鄉庫𦆈收捕論死斯當路求
脫當路以無原告爲解繼宗應聲曰請以朝
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路語塞竟論死孔
御史行郡輒箠楚殺人宗而數之不從因揭

示通衢曰孔御史杖殺人役赴府報名孔切
齒之直入郡舍視臥內蕭然旅次孔慚謝朝
覲至京中貴汪直欲一見竟謝之司禮張敏
者浙鎭守慶之兄繼宗常窘束慶敏爲慶訴
上上曰此非不要錢楊繼宗乎敏皇懼頓首
時人比之包拯云
于謙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
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年未五十

不再娶居止朝房畱一養子自侍嘗緣疾在
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簡樸
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
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
伐竹爲瀝以和藥九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
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
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樣的尋
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而退

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皆以清節著時
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
帕開宴打鬧惟楊李詹清寂可念
庶吉士鄒智清修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
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
中不識身猶縶又逐東風送紫宸謫廣東吏
目辭朝詩有曰盡批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
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
偶一日室人徧謫輙笑曰詰朝當有餉饋至
庭若輩徐待之届期則歸安一尉以墨羅法
上臺知公廉明特擬推鞫蒲伏階下也相傳
爲美談
海忠介爲南總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学察
事秉公持正權貴不少狥一日因送表向三
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
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敝
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
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猶
不知常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
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李重爲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
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
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

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返原任乃已家徒四
壁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
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
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不入囊苗時返饋
公可趾美矣
邵清爲塩使者忤劉瑾被杖縶瑾誅起官至廣
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
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

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

馬遠公云李文節公廷機以清直爲　神宗特簡家君屬門下士余赴試入燕家君寄余松江布二疋羊毛筆二帖候之先生不受布止受筆一帖明日反惠余卷資二兩次日拜謝先生曰此乃俸金愧余素餐故分之贈公耳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

後漢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貲二千金泝行藩臬舉爲公壽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同難者謀行賂紓禍公曰寧捐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免死戍肅州一參將致餽勑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壽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

心亨也哉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楊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幷一問瓊花消息耳

無心跨鶴也遂滑跡太守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

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遂却富人錢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蔣司空瑤守揚州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

公曰莫知揚知府宜 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蒲伏進曰臣有値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 上熟視之曰眞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

謐受信施釋法必儕賓報虛縻廩祿官箴寧貫天刑是以古人風清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携歸劉寵一錢

蘇瓊守清河六載不通餽餉有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孔奐守晉陵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即分贍孤寡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餽以氊孔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戴䥴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

傒數餠食以充饑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戲
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
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
年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擁道
褚瑤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
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日
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
道密令人覘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蓆席數領

遂啓用瑤爲邵信中郎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意
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
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淸官與人沒往
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
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
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曹時中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
或祭祀則親採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
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
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
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
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
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

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
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要
辦矣甬張尚書悅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
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
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鏊
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
然而餽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
吾嘗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

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鄉人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
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
澤銀魚乾一器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
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
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
呼錢塘一葉清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
貧獨有令故靑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
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
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淸德如此耶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
入舟盡搜家人所畜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
之笑我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鎖晉宗校文
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
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晉來謁叱之曰三
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
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范宣丹之後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
室宣固辭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至一匹
亦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授范

云人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
自京書抵公欲鈎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
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
公公謝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
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
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隆慶中嘉善令許鏓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作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而去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醵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先是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饋熟鵞背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阜莢心出之即日遣妻子歸

鎭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歿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巳費及半文惘吉歿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項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

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侍御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

厲而諸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

顧憲副耐菴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肅衣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牀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愧而去

沈東老為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番船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改黔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曰此閩物也即令投諸水

張太守約齋公紘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木綿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視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有直指具書幣造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艸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莨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先生

也

嘉靖中華亭徐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已一日著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名韁未斷羸得牛馬走僊形利鎖拋踹免爲豚犬兒益過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幃加於其上無一慾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塵人脫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阮長之宋文帝時爲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在官嘗擁敗絮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郡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費濟者千室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後爲新安太守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通詞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爲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殮闔境痛惜

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取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海忠介公由鄉科歷主政敷陳切直 廷杖幾死 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舁四掖且多乘馬寻常廣牒艸紙可書不

計邊幅也民寃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也
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梳
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
外無綺縠飾侈用嚴郵驛華俛遣送迎轉大
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
買人無識者至莅任衆始知之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爲之罷勞
名行爲之蹶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

者既置贏餘乏者遂虧産業若作宦則竊帑
藏朘削閭閻居鄉事居閒恣漁獵護惜小體面
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橐僅四十四金
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
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
也見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
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

太師生平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
日昔門人欲厚整顔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麼
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
肫篤因俞其次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
翁生而奇之肯丞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
快婿東溪即以文節對時文節公年十四東
溪遂爲訂盟翁素喜蓄書琴古珍玩東溪戲
云吾今以活寶授汝越日而前輩黃徐山先

生急欲以女壻公聞已聘林乃大惋惜不意
極品夫人乃在桃源山中與文節公砥礪清
苦窮達始終若一可以觀刑于之風矣公在
政府時武林爲八閩孔道從未見有李閣下
一行李童僕戒途者公之清能行於妻奴如
此豈非千古一人哉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
以克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徼福皆

謬用其心者也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闃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請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皆今日之言也

周茂叔宰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

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公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勑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

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啟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耶即令子弟焚去

趙隣幾舍人子來之有文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

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
謀嫁三女見李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
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具
與舍人友而不能䘏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
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
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
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

莫適主者楊之弟請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
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已出終不
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
與之

嚴鎮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
人求療者即捨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
施之以爲粥飯之費

屠應埈存心仁厚鄉人負其子孟玄銀以屋基
及小塋立契償之子長者不肯受告鄉人曰
汝欲賣房埧吾當另酬直前銀送汝也鄉人
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只值若干前因
推債故多寫耳孟玄益高其誼復曰汝不讀
書尚知理義不欲虛受吾直況吾讀書識字
肯見利忘義滅汝之直乎固與之鄉人感激
及埈歸鄉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衷
埈驚曰爾房已賣今何居曰移某所埈呼其

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
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

汪少宰間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
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計液恐爲凋謝之漸

明董朴參江藩胥子士敎爲舉人家貧遣僕候
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
云里中比年大侵饑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
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饗其

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歲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為者毅然黙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永樂中有孫鄘者業商舟泊裹江見檻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鄘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鄘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鄘亟馳去及抵南陽獲

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江滸識鄘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鄘獨得不死

宋樂京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輟食於外為擇婿嫁之

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凡人賣產非得已者為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拒陰鉤之以扼其價既成契始還直之半延引累日或以他物高價補償而責主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准擬以了此事者今不復辦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富家方自喜以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獲報遠亦不宥其子孫矣

劉翊舞陰人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委頓道路翊即以車與之不告姓氏季禮意其

為子相也後造謝還所借車翊杜門不納自陳留守罷歸見一士人病亡途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斂又逢故人困乏遂殺所駕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竟徒步枵腹而歸

孝豐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

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耶

傳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干謁爲業挾揮霍佞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縣有所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讐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子胥奔吳得江上丈人渡解劍酬之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員命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每食輒祭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者江上丈人乎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喜然耳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

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鄰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

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謁隣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娠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婦人乃清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也勿汚之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賊信之金置一室相對月餘贖歸終不亂

山陰金輅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即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鏹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偷齎投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妻以償官錢者即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入寶山才高惟習綺靡大是暴殄天物

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乃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客與其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劇篤時呼子侄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

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言其事徵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知若人

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詹肅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李疑居南京通濟門外貧甚然獨好周人急耿

子廉械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儻爲風雨所感將母子俱死吾寧舍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惟謹踰月辭去不取其報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我死我安忍殺

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劉千戸耆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公適不與乃自補著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戸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

一人號頊至且日其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
矣復失奈何公驗實還之其人出金帛謝不
受子觽官尚書

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
餘人養育諸侄比如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
族及終予有得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寒窶
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邵伯溫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

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
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
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
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
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
者爲之縮舌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王
溥相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
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
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决配而已及還朝太宗問曰汝敢
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
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郊

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
知其必貴手指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
三公者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刼商泊而救焉
内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
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
爲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

中陽謝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爲奴矣
方公見其侍謝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
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
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
跪曰我恩兒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
至公解歛月餘贈數百金又束同難者贈之
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聞人倣安易之曾孫也家資百萬名園甲第有

半州之號輕財好施周人艱厄閒行閭里見
知貧乏者輒實金交鈔于袰過夜戶隙投入
其家得之以爲天賜及知而詣謝則佯爲不
知中年未有子有相者謂倣須後有黑子十
一必當得子後果得子如黑子之數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
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
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

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
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
翁于地下也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姑嫗奔
避公詰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
能濟而華之安可沮其糊口討耶回車迂行
戒勿行此

蜀劉翁業履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

取去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遇翁
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
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盜即我也公盛德若
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
君米卒却之

麻城劉莊襄賻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
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卽檢夫人
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誡以不言吾老夫人

問為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貲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煑粥餇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富弼被謗出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東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其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受賞於朝率五日以酒肉勞之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有勸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恐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

孫泰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旣磨洗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居兩月回復以餘貲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視

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令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

王修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

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騂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純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荊襄間臨殁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波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吳粲仕吳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於河口值大風諸船緶絕軍多溺水攀粲舟請援左右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耳奈何棄之所活甚衆

陳重舉孝廉有同舍郎負子母錢數十萬債主日逼重密爲償之郎後覺造謝重曰非我也或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陸坰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

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皇木遣侍郎方鈍起坊督木使者諉論埗埗不辯人或諷之奏白埗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以一默而全三賢陸公之盛德至矣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丞尉俸薄以巳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石阜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阜主鞫治是時冬月阜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劉奐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奐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問子無夭閼者

王致遠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湖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旣而隣民坌至日至入千人巳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殮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

蔣給事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友山居士張璞字延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評曰置於岸卽死遂給其費而諭之將分途

其弟慟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
佐之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告名姓而去
趙執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
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
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
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
荅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
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迨蕭韓家奴
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
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
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
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其刻僞稅印爲姦

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
民使無所逃是上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
者十餘人餘皆釋不問
吉水羅雙泉循上計春官以其橐中厨褐同舍
生內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紬循訪之比入
坐故探其橐出厨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
循趨而出慰其人曰物偶相類生醉語耳歸
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能爲

士人耶生始謝不能及後生子羅念菴大魁
天下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
切值天暑數人欲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
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
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
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
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

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見清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錢鶴灘家隨所須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贈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贈者罕至止一綈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歎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

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王綸爲沂録事參軍時彝簡肅公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恐王預貸俸錢彝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彝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彝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彝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遺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輙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彝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彝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繇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能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

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目犯人乃言官于意欲激之殊不荅但送税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士尹陡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日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日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

宮禁之水道無所出故不禁也荆適舉兵攻宋尹陡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日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黄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産以償所失猶虧三百金與參中丞時爲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爲之求免曰出於不意貲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折産賡滅應受一如其虧數學士赦之鄉人靡不戴中丞之恤災而頌學士之從善者明歲中丞聯第

高齊庫狄干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咲官厨餅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摘姦詐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寛貸至奏配千人嶺南皆瘴癘死親屬唯哭士文捕擲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上聞日士文暴過猛獸矣坐免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

卽生路絶矣古今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

德生社收棄兒疏云某歲水災覊餓與流莩相望疫因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奄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雛蛩是盧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抛餒豎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言與稱無告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

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
袁酒巷民房特開收棄厰公所量招老媼廣
集群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鑊病需
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衆
嫗思近日兇氛刼掠何曾爲守虜留財攷古
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軫念溝
中羸瘠曲爲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
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祚必衍於螽
斯盛德世昌門定高於駟馬矣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嘗
行窺伺卞卞峻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
納于鞋中卞得之即托以他事辭歸怡杏翁
知之作詩詠其事有一點冰心堅胜石春風
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答書辦其無
此事怡杏翁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
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江夏賀對揚先生視躬端方與人誠信爲廣文
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
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云
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
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即先生處同
官一事其居家孝友眞無慚衾影矣晉秩宗
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
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
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赤城施楷引云慨夫天厲流災老稚或塡溝壑
兼之世風不古狗馬孰被蓋帷豈骨不媚之
虞翻蠅爲吊客抑鮮克終之小白蟲薨諸孤
既非盜剌自居漫哭誰人收祕未嘗郤郇盈
貫何當經月陳尸況敗肉穢腥風忍見一方
驚閉戶使孤魂啼夜月蚤教十里斷行人斯

寧竝水旱仍祲多哀原隰如累其里仁爲美
曷解痌瘝予猶憶乙卯甫上公車正值兩東
劇遭荐饑時尚磬途資以拯垂斃且徧市餹
餅以療啼饑豈彼初心轉睞今日願茲伊始
發念施棉劉雖儉于三百之錢意少追乎七
十之制所及者餘市城以迨附郭來報者必
拼里以暨地方因念問舍求田徒自苦兒孫
褦襶即令飯僧佞佛更何若胞與慈悲果其

四顧酸傷何不減厨中之廐馬倘或一班覺
理寧僅贈館人以脫驂予方快好施者之用
得其方又不特無歸者之死安其所因攄惻
念再告同心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幾千百
人處湫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
乎

爲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瓶之婦來家
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即急却步私語
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
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
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揑抏我又
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
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亦易易耳
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予之錢彼
婦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

言其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郭宦維藩家素豐積穀幾千石遇儉歲穀價騰
踊郭君止以平價糶之富歲則積之以濟貧
者遇窮親友告賑不難舉十餘石遺之其堂
弟富與郭宦等一日宴會其弟因穀價驟踊
大怒司庾僕者云向頗積多穀爲此奴以三
錢五分糶去若留至今不倍取息乎郭宦曰
我願兄弟嘗有穀糶三錢五分足矣

倪鴻寶一命浮圖疏中云圓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卧儒游旅廢丐庾囚居遠仁者之隣名逸儀氏之籍鳩鴿在望殍殣漸繁誰不有懷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巳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巳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張湯一酷吏而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陳平一賢相而史述其多陰謀後世卽廢皆還因識大體關世敎處此理正宜三思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痤癰文有云父精母血非不愛此皮囊決疣潰癰無計藏茲委蛻數里地拋千萬骨一家人哭兩三般田盧散盡難歸夜雨之魂婦子借亾誰入春閨之夢爲蟲臂爲鼠肝四大原非

我有飽烏鳶飽螻蚋髮膚孰與歸全甚至膾肝盃髑君之膳強弱相煎忍心分羊子之羹兎死狐不恤豈夙殃之招感致業報之如斯維是百年同盡一性無虧普觀一切一切悉有我身徧逮十方十方皆同佛性所賴弘慈長者碩德植那破盡慳貪心空諸苦惱障泄露鬚邊好是前生骨肉痛連肌肉漫從死後結因緣脫館人之驂轍效氏之棺各懷匍匐

之遺五百斛范麥四十萬郭錢共効扶持之
詭自今斂愧潛形莫露此兒窮骨侑從此天
空野曠漸消昔日者肝腸行見自楊哀草幾
番夢熱黃粱更期脫體換胎再世生逢樂歲

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人糴數
十石者或有人糴數石及升斗者上舍每于
糴升斗者雖時極冗忙亦必撥冗先與之人
問其故朱曰糴幾十石與幾石者有餘之家

也非轉販求贏即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窶
人立需饔飧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
先耳人服其德今子孫蕃盛科名不絕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頓
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
神鑒之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
我都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

八嘗面嗟咨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
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
而止

昨非菴日纂三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為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莖莖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趙衛公融微時竭力奉母貧不能給對婦泣計

無所出一日掃舍獲銀一錠重二十餘兩遂以充甘毳其後大拜賜帑銀百錠受之而缺其一是夕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借用銀一錠覺而徵之與獲銀日正同

李諮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眞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姚襄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連理木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張京兆公輔少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為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酗酒忤母兄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為因理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而遣之母子如初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
恐生産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命喜
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箄蓐
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
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横筓與倒冠形容不顧
陋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躓乳哺經三年汗
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
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

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
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
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
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
羅縠不避人憐嫌不解人羞恥父母或鰥寡
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
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
燭怏怏至無常孤魂殯山谷魂靈在幽壤誰

念經枉枯幾得父母亾兒弟分財祿不識二
親恩惟言我之痛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乳勸汝爲人子經書
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臥寒
氷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
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
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
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

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韓宗伯云讓自美德忍徵大受況吾宗族中諸
父兒弟豈伊異人即一言之忤一事之齟試
追念數世前原是一身自然氷消霧釋若不
能平心迴慮一涉毗睚操戈同室無論勝負
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包蒙泉性至孝因刼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
人年八十餘在堂每聞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君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
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
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
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亾也二妹皆
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
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
涕泗

李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
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
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
慈孝

李克兄弟六人同爨妻竊謂克曰貧居如此豈
能久安妾有私財幸圖分箸克僞許之曰當
洎酒會族共議其事婦遂欣然布席克於坐
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間骨肉罪合

遣婦卽涕而去

趙諮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刼諮恐母驚迎盜謝
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
慙而去諮追與之不及

劉璡字子瑜劉瓛弟瓛嘗隔壁夜呼之璡下牀
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項束帶未竟其
立操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至諸犬爲之不食

王裒字偉元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
殺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
悲號流涕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
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卽造墓曰裒在此嘗
有門生爲本縣所役求裒屬令裒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鄉屬之何益乃步
擔送生至縣令以哀請已出迎哀具言門生
爲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還
此生

母虞令阿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
絕方蘓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
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
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守甚加矜賞爲營塚
壙

繆形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
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鬭之言形深懷忿歎乃
掩戶自撾曰繆形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
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杖何不痛思伯俞之語士偶當亦摧肝綿定奇
溫繹百年之悲石人允堪墮淚

堂聯華萼愼勿視如路人野急哀鴒何況與爲
讐敵聆煑豆燃萁之詠良可痛心懷作粥焚
鬚之風固當起敬

歸鉞丧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
竈突烱舉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困頓

道中比歸復訴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
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
寓鹽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
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懃
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王世名父爲族侄俊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
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用所入輙易價
封識私繪父象自象帶劍侍立懸密室朝夕

泣拜賻一刃銘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
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既而生子甫
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從
醉歸孝子揮刃碎其首以號於衆歸白其母
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饋首狀赴邑請死邑
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
華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
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
命奚簡爲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
絕吭而死

夏賜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
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
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粉越城叩市
悍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弟忿毆至
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孫惟忠父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
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
二盂晨起掬雪盥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
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
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
風雪中數息而去

選地青烏不若發安宅夕飯誠白業何如實孝
椿萱朝出暮還倚閭近殷佇望客至歸遲嚙

指遙傳心痛逼揄親苟在堂折柳枝無絕孫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
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堦下即升堂乳其
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
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
大乎

世人之貧難者無論巳亦有富而貴者常羅樽
俎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於同
胞兄弟分門拆戶視若路人或因寸土尺地
斗粟尺布計較不巳此輩狗彘所不食也
沈之章幼繼從叔思賢倭夷蹦焚掠思賢為倭
所得之章奔救同行止之曰父子俱死無益
也之章慟哭曰寧同死耳遂挺身抵倭壘見
父方縛擬刃抱頭哀哭願身代父死倭為解

縛使挾登岓得歸後思賢有子章歸宗不受
纘父寸土本宗復無分惟甘貧以死
樂顧鄧人少日父卧郢中仰號泣徒步而往負
歸塋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
之也吏部郎虞杲之造訪顧設具惟菜俎面
巳杲之不能食母出共膳杲之曰卿過於茅
季偉顧我非郭林宗
臨川民吳姓者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曰臘

明年刻當爲雷擊死吳以母在乞救護神曰
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以
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集雷
聲閧閧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中以
待其罪頃之雲氣開朗吳竟免禍夜復夢神
告曰汝至孝感天巳宥宿惡宜加敬重也遂
得終身孝養焉
趙善應漢王元佐之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

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
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
報輒不食同官燕仲犖燮曰此豈爲樂時耶
戚敬母病醫藥弗效刲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
死敬痛絕再三既葬結菴墓旁伏匿其中墓
產白芝五本又欲象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
墓號哭不巳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
焉敬奉之如生士誠陷吳將逼秀水里人皆

迺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墓墳計敢希賞乎

人生不從孝弟起根如脆墻秋葉不耐風雨非落則圮矣他復何問

宋大本圓焔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王良冬日至親所親有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遂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越洪武閒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浩始以丁憂還家嗟呼世之宦游者多矣忻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稀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八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李處巳母喪明巳且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疾尋平

閩中非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晦翁云廣積不如教子蕃父兄督教子弟惟
在愼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
赤鄰丹爲黔邇墨名師勝友相與薰習不
入而俱化矣

宋溫父誠以五經敎授鄉里號朱五經爲節度
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

溫擧膓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
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
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
人也賢哉此媼淡哉此言其子朱五經之
必當有聞矣

何元朗云士大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
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淫慾墮地自六[illegible]食
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
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何蒙泉侍御持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爲
中貴誣譎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爲南道
御史有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
風霜一天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
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郞席間坐何人家人答
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

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
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
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
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
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其不與
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宜乳兩名御史
也

陸平泉子彥章己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

之有云於家則處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見謹佩之足也書至扃榜盈坐發視之皆歎服不置

張侗初云吾家郤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鶩功名

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鶩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膷而細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眞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先卓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毋愼微直道逕詞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

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兒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

而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肹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肹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肹叔魚名鮒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天下有好茶為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為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為庸師教壞真無可奈何耳

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illegible]其父父怒曰為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為賢相可謂賢母矣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郎遂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

都愀然改容乃檄繫送杭州文龍去與化即不食至杭饑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之

桂學士戒子詩云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惜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盡花不留人酒不醉

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作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求田問舍士大夫所恥也然就尋常日用間亦有兩戒價不足數銀不足色厄漏于僮僕盡釀于子孫不可不察也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營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闕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

日如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靑布面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撤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

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没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徃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討骨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謝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逆聖何膺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庶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曰烈女一笑不閒言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

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為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擇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傳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

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
一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
聽之卒以孝聞
劉仁贍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
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報仁贍
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搆哭於中門又求救
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
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

喪觀者皆爲涕
徐將菴訓銓部公有云數千里逺親赴選非素
富貴者逸樂之比臨書停筆一思覺三十年
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
得意之日常想不遇時之苦自然有退一步
法時凜冰兢以留福澤子孫亦隨波逐流也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慢
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

少取者
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
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
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
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
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
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嘗雪夜

掇荻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
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
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
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餚嘗
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
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
而父居官視刑書每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
是可哀耳吾抱汝立于旁指而言曰吾命蚤

天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
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
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
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
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
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因首攜婦人

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
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
凡安石亂政雱多功成之皆私與其黨攻呂
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
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
絕嗣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
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其人而衰絰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
人之子有此　我朝兵部尚書茹嘗衡州衡
山人也　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
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
問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譖
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璧蘇范可
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乎日
家庭之教何如也

子弟負美質教以不務實進取猥浮名鑽營逞
妙術凌壓加文弱排擠在同室鬼躁及神幽
禍筭減陰騭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亾九三曰家人嗃嗃
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
非中而吉
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
人或怪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發

掘江南諸墳卽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
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犂流竟免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夫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悋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罵喜鬪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鬪箕踞横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桀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趙逵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隣拓之逵龍曰鄰里初安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良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

一人主即寇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即父母亦惡焉

羅粟齋訓子弟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力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愼擇耆舊遠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酧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璀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

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如無一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也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勲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佚肆而不知

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衰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没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絶嗣也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着公服焚香而禱之曰願子孫居官清白亦如此水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爲仁宗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爲後而陞者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

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為嗣耳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兆兒輩為溫洛之叟耕釣畊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為名臣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附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天壤爭久云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為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衆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臥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宋藝祖初修汴京趙普奏圖取四面方直上覽而不悅取筆塗之命以一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人咸罔測及奸臣蔡京擅權撤而方之如矩雖甚藻飾無復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慮至是始驗

陳咸萬年子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嘗病召咸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耳官至御史中丞

徐瞖菴封君訓銓部公摘略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厚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

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于座

布庶觸目警心隨在當有自得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消鍊于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

汝荅天以婾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世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于生前而榮華于身後

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

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壁翁源余為索文
悲于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鬭可以善地處
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
天下大官小官皆吾家做了子叔疑為政不
用使子弟為鄉孝孫興之兄為政而用者乎
余蓋欲以公佀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
地不慍家庭間諸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
夫馬辛苦淡薄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必
矣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
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
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
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
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
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詬罵聲也惡也飲酒喧
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説聲也蕩也妖冶歌唱
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大聲於夜靜雞
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與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
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許
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為是日
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
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詰
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
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
李九我弟為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幘
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
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即属布衣何嫌僭
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
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孫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武康駱乾沙宗伯官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藏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昔有某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爲名言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子衿或以他途自致則多錢爲之祟也自少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

未冠皆擁爐坐夫人見之譙讓加以捶楚後中丞歸老于家聞其子婦撻兒輒法然曰吾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値其受杖如此家風亦何可易得

唐五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庄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為蚯蚓食土鬻田地者是繼為白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為鯉魚食鯢鰌鬻子女者是後遂為虎狼為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毋為作厚薄大被人問之

毋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為廣被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為大儒今人有別業園亭暫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水令子弟日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種之終歸斷絕也

士大夫子弟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邦許多僧衆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堯佐父泰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泰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跛踖不安求去泰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為榮

賈儀為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

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劉贄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詔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終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繇基為[illegible]謀出守荊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

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坦游卷之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輯

司馬溫公家居時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從學者講書用竹筒貯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亦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麵肉菜各一而已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

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自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四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畧不介意

金陵史忠人呼為史癡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史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為意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庽清閒之燕　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令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illegible]貧不[illegible]生産其配紡績洗助之猶不[illegible]也尤交獨爽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illegible]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處世要牛馬恁呼處心却烏魚自適不能烏魚自適必不能牛馬恁呼此却與衆浮沉者邇別

余幾番見某事以為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料某事以為必出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知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飽諳世故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隨教叫牛喚馬只是點頭

大著眼睛看縮著嘴頭說硬著脊梁擔放著肚皮納立著脚跟做

寃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業趣能領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

商若藏甲操戟李曷一夕九徙每出劍戟自隨
李林甫重關複壁仍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清
道其視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
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王肇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肇
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
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因作定風波

一詞以贈
程伊川父珦尉盧隣廨中多怪一日家人忽告
郡君有鬼執扇者郡君曰天熱故爾又一日
報曰鬼鳴鼓郡君曰予之桴自是家人不敢
復言怪亦絕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
謗激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
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

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
之歸乃譁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
拾則所傷多矣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
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
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
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
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
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
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清
爲三惑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羹汙鬚謂
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參政國之大臣爲長
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
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媚寵敬險人如謂夘敝

李公寔難從而斥之說多行無禮將若之何
與日到海之行您恨於此豈獨孤注者爲哉
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山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
欵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
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
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
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

以進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
處世如二公亦足矣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
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懸縱火燒空何處著
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閑
郭文河內軹人隱大滌山中嘗有猛獸張口向
文文視其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明旦獸
置一鹿以報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觀者如

堵文頹然箕踞旁若無人一日忽求去結廬
臨安窮谷間及蘊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
人以爲先見
魯宗道眞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
鄉人飲酒肆使者曰　上詰來遲何辭以對
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
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　上加忠實拜參知
政事舉朝憚之目爲魚頭參政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
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
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
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有心應物不若無心甘心履危未必逢禍縱意
處安未必全福
蔡元定從朱熹遊韓侂胄秉政逐朱熹僞學之
禁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熹

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多欷歔泣下者意
欲視元定不異平時數日友朋相愛之情季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貽書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
自懈弛也
東坡在惠與參家書云此所便過一生也得人
懼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
何獨瘴氣若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

尤多若坡公者可謂善處憂患矣
太祖既廟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皆塑像至
元世祖其面屢污淚痕塑工頻修飾越宿如
故　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癡韃子爾以胡人
入主中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今日曆數在
予汝之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遷漠北我之待
勝國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空自寬釋
毋再啼哭爲也明日視之淚痕遂滅

琅邪衛諭新州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日有天
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日惟君子固而
不失其所亨三日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
進步四日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日子
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終身爲
六日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日天將任之必
大有摧抑八日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
日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日學必明心

記問辨說皆餘事也
山堂禪師曰蛇虎非鴟鳶之儔鴟鳶從而號之
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鸜鵒之儔鸜鵒集而
樂之以其無異心故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
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
會達此理也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
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

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之既罷得片晌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作入息爲緣是安樂法

黃山澗中生班魚如蝦蜓而無足箸含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輒箝翕曳而入水恣其嚵嚼小蟲設機陷物隱慘乃爾可畏哉

人生墮地名位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他人能摧敗把柄在我進退有命小人枉用算計君子無勞準備

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木人爲操行甚嚴毅及接賓客令人如在春風中未嘗稍以意氣加人故黨人之禍獨不及焉

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問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叅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韓持國知潁州時查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二事絕類而一啣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

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蛇虎非噬人人先藏殺意逢人料必死先發求生地若與共忘機怨毒無報施虺蜴變吉祥和氣消陰鷙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慙色故日君子不失色於人

或問姊妹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姊妹
故字旁從女明其非剛利丈夫事也以丈夫
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
唐開元間黄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
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
書知東都選事知古啣之崇二子分司東都
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
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如何今

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
都爲人多欲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
及聞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子隱及聞崇奏喜
問卿安從知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
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耳
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
之崇故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
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

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爲
工部尚書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觀龍蛇之蟄伸
何得欺他貧士
人人陰性寧容一例許求事事憑天未許預先
打算
彌天羅網何勞妒彼高才徧地貨泉奚事忌他
富室分付都緣造物相形切莫煩心

聞儕人行一善事睡夢代渠喜歡見同類作一
非爲寢食替他憂惱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月來日
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
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
報應曰形影或問長久曰如嘗或問亨福曰
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衡山石頭希遷大師
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

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誰將生死與汝子愛禪家此語亦設一問如
何得心地清涼當荅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
何得心地安淨當荅曰誰令汝煩動
直道不乏心知評鳥評鴉儘聽橫目槃多肉眼
呼牛呼馬俱安
人有偏長相得交濟昔寇至人家獨遺躄者盲
者待死耳然躄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皆免乃知兩相為用則無偏廢之才
綢繆太多轉是道誼之薄檢點愈密益深變詐
之憂
丁弘之會稽上虞人性好釣每垂綸時人問漁
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
夕載魚入上虞郭經故舊門各以一兩頭置
門內而去
吳競蔣待人嘗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

宗誣張說誣執魏元忠事及說為相問競曰
劉生書魏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
亡不可受冤地下競實書之聞者嘆其直
世局棋新不著最為高手人心兵陣無求安有
敵頭
我于人一切寬解成就諒合如此不足為恩人
于我一切橫逆誹訕實無所傷未足為怨非
恩而望報祇息我之先施非怨而報人復生

彼之攻擊
裴度東都留守因閹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
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
事每使臣自洛來　上必問度安否飭卒謂
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
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為恨耳
人處斯世終日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楯以不
肖之心待人未有不中其傷者一味清潔本

原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焉無所露庶可免
于患乎

范淶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
庭謁拜俱遠在遂外風雨不問淶欲復舊制
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淶且
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
入遂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淶退
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為別更不言及前事而
散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
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曹公時中年八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餐
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
似天地未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
不適矣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困蹟揀好人接遇不
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已在事物鑪鞴中如何
能鑪鞴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

人苟平心便覺有恩無怨徒知有我便覺恩假
怨真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鏊一時皆以尚書同居
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
釐則偕出而往朱侍郎家拜節侍郎者吾松
櫛工之櫛也兩公與為老隣肅章服拜之櫛

老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餚賓主而
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沈愷為寧波守有惠政高曠明爽詩文妙天下
其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鬬艸社心如太
古結繩時夙老和易坦蕩真有趣公眼中
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
然仁愛之每蚤起即作詩寫字殆罷則黏碎
石為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

席中有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嘗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陸平泉九旬之外每遇佳風日即乘兜子縱觀街市子孫扶掖家僮簇擁飄飄乎仙也隨觀者百千人一日坐門首有老者熟視請問老爺何道致此上壽公笑云日食龍眼當有効老者曰貧人何能得此公親以一掬畀之

蔡公龍陽繇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徵服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為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邵康節先生云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王見峰云跛者羨行徒者羨乘不跛不徒復有所羨人心何嘗有足時會做受用人急事化緩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視世態盈虛消息坎止流行隨其所止坦然自得

知足歌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量飢寒苦飽煖就是福思量病時苦健著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著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覓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

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缺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警世語云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看直到始終無悔吝總生枝葉便多端吾生落落果何爲世事紛紜沒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却笑人痴庭花密密疎疎葉溪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正在不齊時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當樂境而不能享非覓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事勢已成敗局就該撇下留在胸中越添鬱悶事機未有頭緒當聽自然強去營爲多遺悔恨

聽不平事徒惱胸臆接不平人徒減殘眼此沒身涉世不了之苦海也吾安能以一身當之哉不聽不接自登彼岸

伾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繇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

友訢之薄緣訂盟之濫而責報之奢夫濫于訂盟既視之太輕奢于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冰炭并用之一人即父子兄弟不能強其遂願況泛泛者乎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夫惡人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不能絕第當善待之使不能爲害而或介介疾視若且夕不可容多見其不廣也

文清曰或詶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

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

傷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爾戒之哉

普濟人利物之澤以積陰功養優閒澹泊之衷以綏末路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

[illegible]臣挾將以此終悔者多矣東魏邙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言遂歸渦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則有在抑繇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

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自資而留患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歿謂世子澄曰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之疑樂益自其追黑獺時已深嫌斷知紹宗之才而故不之貴使澄私其恩而爲澄用然竟何益高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跡預使激誘吾

有機心于此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一
一墮吾計中歎之所言徒甦樂耳紹宗非陳
元康素安其意其肯爲澄用耶

隨緣方便念念寬和事事利濟俯而從人曰循
易而可親曰良莫錯會了寄如秋茶察見淵
魚非所以養平和之福

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
是緣爲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

別打破緣因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
好事

人有未可遽格者姑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
靜以制之效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余每言人觸事有三等太上如張網任風東西
吹聽其直過都不挽惹次如火炮焠着卽發
發過卽休最下如氣球盛設一肚皮氣緊拴
卻口不至爆裂終不消也噫亦苦矣

唐玄宗于端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付醫人
合鍊子弟曰上所賜當珍付其家必遣竊匿
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
乎爾勿以此待人真長者之論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閒處忙如水流而
境自靜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
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

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游可也

人要有轉念轉念蚤則愁煩中可覓瀟散境界
不然恐俗障沓來祇徒憂而無益人要有餘
地餘地留則驟中可存從容趣味不然恐
快心事過或洩險而難收

溫公嘗言劉器之平生只是一個誠字更撲不
破居嘗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然

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侍御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士庶女婦持薰劑誦佛經而哭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如生驚曰必異人也葢棺而去公嘗自謂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及得罪章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隣高賓雷化說着也怕八州要地安世遍歷七州然未嘗一日病

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視天下事皆如飄瓦虛舟順逆偶然葛藤盡掃便令來去無心視天下人皆為前因宿果究親平等罣礙都捐得了多少自在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

待人無半毫矯偽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繇是目昉為善人

昔聞一長老云人情有何難知但從不好一邊求之即得矣此衰世之言也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

廉所以懲貪我果不貪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息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讓的以致暴客之彎弓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蔣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之子容言獨以無心耳
黄魯直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薾
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
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
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
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

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吾輩治家于凡五穀菓茹之類皆須自爲料理
至于下人偷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則可
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常步至蔬圃謂園丁曰
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
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顧其曰此園丁
吾師也作家者宜知此意
韓魏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
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
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巳公知永叔不
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
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聚之以紙人必拾之
矣十襲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去
之掩之人思掀之闚之人思窺之際之人思
堂之推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于
光天化日之下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天下之亂庸庸者釀成之皎皎者激成之兩項
大率相半嗟乎庸庸者何足責皎皎者又托
于君子而不可責可若何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
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此

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處天下事前面當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當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

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雲間陸學士謂凡處人己之間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如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修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此皆以氣加之者也

而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間以發其怒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人身視聽吸嬶言動思想俱屬陽火內中精髓血脉則陰精也陽一動便能爍陰專恃陰精充溢足供其揮運耳素問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而受陽之制立見枯竭矣

水中所生之火冲融醞釀眞陽也眞陽生陰離水獨制之火燒灼焦熬驕陽也驕陽耗陰人見美麗及淫褻事熾然舉一念不獨陽道興衆而四體盡覺焚如稍久卽火逼金鎔關元巳滲泄矣若原無一念而腎中眞氣自生薰然遍體暢不可言以意煉之卽丹母也

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年試思量往事虛無似夢悲歡萬狀合散如烟苦海無邊愛河無底流浪看成百漏船何人解向無嘗火裡鍊一打身堅須臾便是華顛好收拾形骸歸自然又何須著意求田問舍生須宦達死欲名傳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繇來都在天從今去任東南西北作個飛仙

葉石林住吳興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弄石讀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自往來而巳余以爲精神自往來卽雲膏霞液也然讀黃庭乃見此理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既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緘嘿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寬夢

馨香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避暑不得輒兀兀
坐作此觀
心中須嘗令有一種悟適處絕精不憂山崩不
愕此是自身大受用却勉強不得亦對人說
不得
嗜欲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
似嚼蠟故久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
淡然相求久而不厭

陽明日今之訓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
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
也豈攝養精神之訓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
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志
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
致力於學問者
壁括又曰心從收處放身向靜中忙故養性存
心惟有戒愼恐懼朝乾夕惕乃能閒適逍遙

慈湖有言人生不可破一區宅子幾畝田園此
却自已此于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鮮能克
究能不爲宅子田園所貯者方能不爲身世
牢籠世情羈絏無古無今浩然天地
予以不貪之故獲舍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
機一也量入自足身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
也習靜悟空深知理性之法三也萬事貴得
中日過午則昃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

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昇高位積美財
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自戒之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之境吾爲逸民可比葛天
之民吾閑和蒸可比鈞天之聲飲食節約無
求滋味寢與順適何須外婦不改其樂永錫
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
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斂此禪家之

妙用也非二妙用吾何所歸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白香山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人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陳摶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高僧巍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巍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

今鳳林寺唐時禪師圓脩居此棲息松上白樂天守杭嘗往參之曰太師居甚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居處高堂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搆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

邵康節先生詩曰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楊升菴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

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邏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青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與我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

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勑賀琛日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稟厚而寡欲爾

立夏日兒童遶隣乞米拔籬筍寸斷之雜煮作百家飯老幼分啖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亦兢采艸木嫩荑採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已如彈朱櫻的皪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

百和香不辨何樹戴勝黃鸝遠近咿啞不衫不履徙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凌恒達不樂舉業入計籌山學老莊道旣通玉守誠呂仲實博士張翥危素數從問衛生之要術應曰形骸者氣血也金丹者艸木金石也血氣有時衰耗艸木金石其能延駐之耶又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天地淸寧萬物化育是之謂大藥上丹衛生之要也

東坡在惠時佛印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刼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

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貴人文高獲第隱士心薄功名貴人歌朱雀隱士盟白鷗貴人擁天祿著書隱士據虎皮談易貴人侍玉皇香案隱士禮繡佛高齋貴人五色宮袍隱士四時毳衲貴人高車隱士高

枕貴人千鍾五鼎隱士鷄黍肥豚較對雌雄
未易優劣也
巳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
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
道士吳涵虛好睡終日人號之吳祿其言曰人
如要閒必先學懶若不懶定不得閒也
臥坐空霜根老樹偃仰空漏月疎林寢室曲傍
巖阿書案平張松下階除步步芳艸軒檻處

處名花語鳥一龍半睡半醒中著耳文魚彌
沼無情無緒處憑欄掌帙理籤必須雪子賡
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折劍揮空曰丈夫適
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曰高山流水
定有知音但持傖傖何必作酸俏領頭雖項
儒冠定不下冷猪註腳盟諸心矣寧費口詞
俗事有要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
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
懷擾擾若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每旦日將出時向明端坐兩手交握兩肘脇緊
縮尾閭令腎氣繇夾脊上升至泥丸中下貫
兩目旋轉數四想目有金光微啓皆見日中
金光注射兩光內外相合仍入兩目從上齶
降下腹中至氣穴而住仍稍用意存之如此
不拘遍數久之覺有紅日一規常在胸懷間
此不死之道也鸞珪云人所以生者得陽精

耳日爲陽宗常存之安得死
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
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身所化之物唯
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
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
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脈
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余嘗
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

之亦化病氣爲物而瘀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澁病氣蘊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者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清而心火降百骸自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

食服常溫一體皆泰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曰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

情思不躁即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佳木有蔭淺木有紋坐涼風臨淸流而意不在吏道之惡也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眞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淸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淸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磚石此經眞火久煉若土之經窯燒造爲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尚爲童子時也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淸閒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凡外別無閒計策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

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爲耶予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泠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私揣曰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

具何在伴侶爲誰俗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
言滚滚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
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曰然
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
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坐多於行默多於語質多於文恩多於威讓多

於爭介多於泛閉門多於出戶歡喜多於怒
嗔如此嘗貪多獲福自無量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
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
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常關門常閉
好人放叅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
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
文字不叅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

貪榮不圖利無罣礙無拘繫了洞淨緣作解
脫計閒便來悶便去省閒非省悶氣也非菴
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即此上乘即此
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
道人訓于子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
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滿目經綸且寄花開葉落當場嘯傲那知鳥去
雲來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
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
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
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
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猶以
爲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
用玉杯象筯猶以爲不足不知污尊杯飲者
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

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往迷不復悲夫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當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僊

陶栒林云色身強者多病酒量大者多醉有所恃也語云善游者溺善騎者墮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

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養生者貴開發其生機生機一發則源源不窮此謂游于不涸之府生機有二使此心嘗自怡適而不以憂恚窒其生機一也助養脾土以滋化源則四藏都有生氣二也若不知此機括雖日服補益良劑所補什幾何

王聖俞會心言有云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辟猶割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此二言可書座右

坐水邊林下塵世可忘步芳徑閒庭情懷自逸鳥啼花落且開病裏幽襟酒冽茶香共享閒中清福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李諧字虔和清豊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一日游覽亦日清暢余當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諸

山別有趣味即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兄坐一小圃李花發爛如雪炤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真曰金門亦有滄洲耶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續壽之源何從更慕長生

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徹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皆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瀝瀝而出

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破聖諦矣

常參大乘楞嚴十卷可以留心閒坐小窓義易一編休教去手

攝心須攝目陰符經曰機在目三字丹法之要也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

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讀書家解得尋仲尼顏子樂處即無事向長桑家商衛生却疾之方亦無事向神仙家問長生久視之訣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

清閒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閒事

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息半晌可也

饑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睡草蓐勝似重裀

斗室中萬慮都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三杯後一眞自得惟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

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麄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不斷亦不可著意為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一念之即覺覺之即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何地非眞境何物非眞機芳園半畝便是舊金谷流水一灣便是小桃源林中野鳥數聲便是一部清鼓吹溪上閒雲幾片便是一幅眞畫圖

閒中覓伴書為上身外無求睡最安

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本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濃不欣淡不厭方為切實工夫

神農經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謂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先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醪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何能久乎

庭前幽花時發披覽既倦每啜茗對之香色撩
人吟思忽起隨歌一古詩以適清興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
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
能割斷耳
晦菴先生曰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恐
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陽明方討寧藩謂二
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

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
舊幸有平日之養耳抽繹二公之言吾輩蕩
心暴氣之事安得不猛自省改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
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
之樂
金柞手摩日細石欄綆鋸痕深喜事多言好怒
那知暗損精神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
言動如宵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
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之二十也而舉世好
之不已亦獨何哉
是非塲裡出入逍遙順逆境中縱横自在竹密
何妨水過山高不礙雲飛
眞西山跋蓮花經曰余少時讀普門品觀世音
經雖未能深解其義然以意測之曰此佛氏

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
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
何爲文公勃然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嗔恚
心便是黑風吹船漂入鬼國也吁藥師可謂
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是火坑貪
愛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
到彼岸災患纏縛隨寓而安我無怖畏如械
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疾如獸自

弁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言者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眞心毋以客氣傷元氣

徐昌穀搆別墅實邑之北郊前後塚纍纍或顰蹙曰目中毎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東坡云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

不忍禍從外至不遣病從内出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炊自然凉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爲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露一宿則復爲血矣左有腎屬水右有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繫脩膀胱爲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

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于腦上焦在膻中内應心中焦在中脘内應脾下焦在臍下卽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内一毛之小無弗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將以去入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必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十閉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疏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欲保元精當知息怒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鍾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熱熟軟忌粘硬生冷其應進飲食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常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胃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運故易成疾然尤大忌雜食雜則五味相撓更易生患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强飲食渴飲粟米湯荳蔻熟水為妙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裝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臥服涼膈化痰之劑其炙煿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經月斷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少參禪理斷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卻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減息亦可避囂所謂心持半偈萬緣空者非耶

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房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之鄉者言處之易而去之難耳然麴蘖腐腸粉黛伐性孤犢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唯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玉之賦襄王康節之詠微酡涉而不存庶無害于情之正乎

無牽纏者即為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涼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病者所繇適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適于病之路也遏聲色者所繇適于欲之路也塞此三路可以延生

朏非菴日纂三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朏非居士鄭瑄漢奉輯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閏已換一番人比族綺紈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真哉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淸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蚤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靑艸艸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日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
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亾郭璞往
哭之呼曰嗣祖安知非福俄王敦作亂晉明
帝親征破之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噫述
不蚤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
厭之諷御史擊去顧雍爲人寡言動靜操持
孫權歎服之每飲宴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
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
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旁如顧自使人心
畏楊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
容小人尤可憐也
人有所作之夢明日忽然間見與所夢相應者

世俗謂之解夢吾因此似得二理一則表事
有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若澄心至清能知
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
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
嘗有貪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
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

肩輿循覩阡陌子孫稱觴上壽一日觀澄江
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
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
前郗今日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
苦惱之會正是練心之處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
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

瓦盆盛酒與銀壺玉杯同一醉耳繇是推之
蹇驢布韈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蓆
與繡帷玉枕同一夢也紫閣黃扉與蓬門蓽
戶同一寄也貧富貴賤升沉顯晦可一視矣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
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
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寃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

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無看貧賤之
輩多繇慘刻見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
乃有道氣

周犍管產原從車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
工而定礎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
于佛臍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
如法煉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爲火往救
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鐵器所塗
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
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直諫爲王振所誣死先
是球與同館鍾公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疏
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球如其家復他
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累及他人乎球驚
歎曰鍾固謀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復病死

妻猶號慟曰蚤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同死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
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
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僉憲龍西溪嘗語棟塘先生曰僕在京師時同
年友某行人過邸謀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
註門籍幾日何如僕曰湖廣非險遠況尊君
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美行人曰吾聞吏部

將選科道若差此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其
次楊子山當行也僕不敢阻行人竟稱病註
籍纔二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此楊
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行人徒撫膺恨恨
而已
淡中得趣彌真濃處回頭味短飽時即厭烹鮮
樂極翻嫌絲管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

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
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見頃
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
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
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
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
之取樂黼啼故曰告堯舜免一次帝笑曰吾

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
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
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繇此觀
之小人之事庸主也雖竊寵祿偷威福而貞
邪賢奸之辨卽昏懦何嘗不了了胸中耶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三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

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求見趙普言朱崖
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
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
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仰以符知
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
拯在中書丁謂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

疑語馮曰崖州而涉鯨波如何馮曰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蘓軾責雷州儻居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責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蘓公來為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商鞅治秦法嚴衆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至函谷關關吏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自斃一至于此

大臣赫赫而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制象死制于螻蟻古鍬鏽刀背月戰爭之地蝕釵灰襯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莎莎茂月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花艷獨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寧為蕉境

智士不羨華榮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隋韋世康為吏部尚書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則辭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卓契順涉江渡嶺黧面繭足以來得書竟還余問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予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為書歸去來詞以貽之庶幾契順託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為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傾家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尋卒昔人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

俗東坡半紙此只在無意有意之間
薄薄酒勝茶湯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
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
窗涼珠襦玉匣萬人祖送北歸邙不如懸鶉
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
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亾羊不如眼前一
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上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

石榴結子者乎勘破造化
韓侂胄一日過南園山莊趙師羼偕行迨至東
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
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
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
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羼呵曰平章在
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
知朝內平章胄曰汝宰相何人答云識割道

一日公如欲見往駕帥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籬
茅舍石磴藤牀書畫琴棋甚整潔屛有二律
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
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汚趙汝愚羊質
虎皮千載恥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
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徵勞總
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
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愚幼主彰聞惡德

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
胄韓琦五世孫後爲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洪武間危素以勝國名卿事　上年高矣　上
重其文學然心鄙之一日燕坐屛後素不
知也曳履屛外甚爲舒徐　上隔屛問爲誰
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笑曰我道
是文天祥來也後復忤　旨　上曰素元臣
何不和州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以此見失

節之婦無不見薄於夫失節之臣無不見輕於主漢祖首斬丁公而赦季布宋祖首罪王彥昇而贈韓通忠義何負于人哉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鍜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

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耶錢惟演自樞密為使相歎曰使我於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躁進如此獨不日得不得有命乎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竟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景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景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

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王鑑為豫州刺史鎮姑孰時有發桓公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又有金蠶銀繭等甚多條以啟聞鬱林王郎勅賜之鑑辭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

唐莊宗時禁族王虔乞叙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虔有功但

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四明張鄧西先生曰如今做人要從苦中做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緣德致福始可保故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之勳業皆從虀粥下帷中鍊成也

杭州朱朝宗博學有聲陸水村公延以訓子後

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春官乞就學職時陸公為冢宰唱名至朝宗詬曰子何就是耶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卿盛贊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謂朝宗必得善地榜出乃北地僻陋縣也衆莫測所以時金美之方館于陸公公問朝宗選何所對以某縣公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欲語部中擇善地與之後竟忘我將更調之無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于官

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質之司命者則曰生富貴者受用過分應得落寞在貧賤者不曾享福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常理也

李淳風為太常令太宗得女武代王讖問淳風對曰兆在宮中當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幾盡帝欲求殺之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滋

及無辜且四十年則老老則仁雖欲易姓而終不能絕唐若殺之恐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已而果驗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宜榮貴操履不正宜困阨若以操履責效造物一不驗則怠而流為小人之歸矣世有愚而富厚慧而貧窶者皆屬定分與其角者去其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使

相制相避乃爲妙理若一一全具共害尤甚
知此理而安之則求盈取足之心自灰矣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于勞勞亭之北
中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欒欄花徑逶
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留
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貲値幾何三
老曰貲及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首觴
咏於此主者告我貲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

三老曰我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
售大癡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
孫與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憮然
不恱旣而躍然引觴謝之曰公真達者之言
老侍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唐樊系爲朱泚艸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
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
死　國朝方正學不肯艸靖難詔而樓璉艸
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往古今來是何艸詔書
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
心死而身輒死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
不得忤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
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曾不得靈前
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過壁堆臨行將不
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來替不得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
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爾藏
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
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皆事師僧曰安
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
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恰食甘寢

々顏色日淡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諺
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
中只有許多財
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
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
是艸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
逃及蚤尋歡樂縱飲十萬觴大唱三千套無
皆到來還是少

昔有恨恨先生者見張子野子野曰先生何恨
曰吾生鱸魚之鄉不遇吳興鱠手去陽羨虎
丘慧麓皆不踰三百里而得茶或乏水有水
茶適罄昔于東京王孫家攜歸古桫木琵琶
槽并鵾鷄撥傳以黃桑獨蠒絲偶觸手作餓
鴟叫而未傳供奉諸曲中年于嵩少間遇異
人密授容成秘術而內姬不令有潔婢二十
一史熟爛在山九塞三關百島十八溪抵掌

有成畫而未嘗一日臍議論之司如此恨恨
非一種子野曰先生休矣今方有人薦鈴吃
以爲無齏醯飲精茶漱而吐之聽法部坐睡
日夜擁粉狐不免韓熙載伎倆身襲金紫受
文武重寄而出沒擠援恩怨中碌碌以老古
今成敗已陳之局意亦畧不相涉如此較先
生所恨孰多先生曰此恨具恨當不在彼
王聖兪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

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
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
嘉會治前都憲坊爲陸黃菴所建也舊爲平政
坊縣委公之祖某分脩之工制堅固爲費孔
多或問之公祖對曰省得又累後人蓋不再
傳竟自受用矣以此觀之積德脩善之事其
不用便宜者乃世間絕大便宜所歸君子固
不爲有心之求造物每巧予有心之報自作

自受三復斯言益爲凛凛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
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
迷易之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居安慮危處治
思亂善察易理者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
體易理者也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
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寛然而有餘及

稍稍蓄聚入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
已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
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盡反而思之夫向
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寵與李孜省深相結
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
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
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
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始遣歸第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
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
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工部侍郎王佑媚事王振貌美無鬚振甚眷之
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
鬚兒子豈敢有鬚閭巷聞之傳笑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名對言今日臣民有

望皇上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
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
灌鐵　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
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悸甚便
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剮于市又有某
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
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
故惟悲復位後下御史部獄杖殺之顏光衷

日本以市恩求寵豈料明鏡斷如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殺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卒竟歿于豆腐閘陣中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涬子曰是上帝償他宿逋底然不安索子母息都盡可謂妙喻

兩腳直一品朝官做不得兩腳直萬貫家私頓不得兩腳直孝子賢孫替不得兩腳直嬌妻艷妾戀不得兩腳直蓋世機謀使不得兩腳直滿腹珠璣誇不得兩腳直美味珍饈喫不得兩腳直高堂大厦住不得兩腳直錦綺盈箱著不得兩腳直寶玩滿笥攜不得兩腳直妙舞清歌享不得兩腳直綠水青山遊不得兩腳直造下罪業撇不得兩腳直結下冤家解不得兩腳直閻羅阿旁避不得兩腳直巧語花言推不得兩腳直人情關節用不得兩

腳直親戚勢要靠不得兩腳直刀輪火獄免不得兩腳直馬腹驢胎躲不得直直直不限時來不限日清晨不保午時辰日中不保申時刻任汝功業比姬公任你英雄比項籍任你錢財過石崇任你文章過李白任你蘇秦舌萬端任你陳平計六出任你離婁公輸巧任你管轄君平術任你君王勢滔天任你后妃色傾國喉嚨但有三寸氣肩頭若費千般

加跨街昨日還華顏纏棺今夕眠枯骨北邙
多少高低墳鵶鴉夜嘯青楓泣千載與亾蜂
蟻場百年成敗狐狸窟丟開善念不尋思失
去人身難再覓富貴困是夙生來享盡亦須
防算遍摩尼百八手中提彌陀一句心頭憶
此生不度何時度脩行及蚤無嘗迫兒女盡
是寃家債利名盡是刀頭蜜殺生是啖姻親
肉淫邪是飲洋銅汁上牀別却鞋和襪明朝

來否事不測一聲去也只索隨求神禮佛毫
無益至親父子及夫妻改換重來懵不識船
到瞿唐補漏遲蹉過許多好時日輪迴件件
理分明因果椿椿無爽忒迷却多生說現生
疑人無數齊稱屈頻呼苦勸不回心除非等
待兩脚直

何敬容吏部尚書性好潔衣冠必鮮麗武帝朝
嘗有侍臣袍服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
何所縛敬容希旨每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
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
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泯滅
無聞者多矣即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于幻
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晉人之
語可爲至言

人縱有千乘之貴不能爭晷刻之生縱有萬鍾

之富不能加五合之飯只此兩事造化把定
了稱秤任他說富說貴說貧說賤說榮辱說
順逆千翻百倒都是閒事此之謂大平等

密網彌天不見牽翻鳳鷂數罟布海何曾張著
蛟龍蓋惟神乃知幾匪特聖無死地

食物之物恒爲人食負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
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貧儒苦博科名族姓姻婭輒憑肆惡寒宗驟致

冒顯家門元氣定爲受傷槳盛自然花稀鐘
鳴何疑漏盡
解襦別目一亞仙迷翻無數乞兒喝雉呼盧一
寄奴化出無窮敗硒高門蕭颯非但天道之
必好還厚積財呼亦是錢神之需轉運
夕
陽曉月恒無久駐之光春雪秋花止有暫敷
之景今人聯鷄未唱出戶爭先街鼓遍闘歸
程恨蚤盈箱金玉病來者甚支當遶服兒孫

氣亟喚誰替代立刻收韁已晚臨期補漏應
遲
生來原自赤條條只此一句亦是嘗人俗語亦
是古德偈語看破此句覺道世間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諸凡富貴利達心
腸都可付東流水去又覺道世間臣之死忠
子之死孝友之死義從來取義成仁句當落
得做暢快英雄雖然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聖

人途人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知大同之中
有大不同者語不云乎萬般將不去惟有業
隨身則夫赤條條來同無所攜而來至赤條
條去或獨有所帶而去來時灑落去時膠黏
譬之純練落入皂缸旃檀墮于糞圊體質無
改香色大非豈不爲可惆哉子輿氏談我日
無加日不損夫惟不損乃眞無加兩義參觀
赤條條之義始盡爰拈四律首尾環吟背覺

合塵急忙著眼生來原是赤條條蓋世功勳
畢竟消龍蓁將軍馳半夜蝸坳學士坐長宵
黃金懸肘榮何益白雪侵顱貴不饒閙熱一
場蕭索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
條破屋錢財畢竟消醉聚貧兒夠半夜寒燈
富主質長宵鬪奢崇愷難無益受用楊何報
不饒攢積一堆拋擲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
來原是赤條條如海恩情畢竟消麗女有私

啼半夜漢姬無寵恨長宵精華乾耗仙難益
慾障纏連鬼不饒團聚一番分散後生來原
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撲漢才名畢竟
消太白彩毫揮半夜子膽遣燭耀長宵神鋒
切土毫無益綺口辯天只不饒扯淡一篇夲
寂後生來原是赤條條
寒山詩曰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
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
目纂三集　人　靜觀二十八
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圯上書傳黃石助子房與漢沙中椎誤蒼天晋
胡亥亾秦
郁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為一變時張文忠公
得上寵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山謂張曰
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為
蕭何李沆何那或謂張相國且冪被召君勸
一若半生亦得一郡而故與相抗獨不為門蛈

計那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
如予言吾便待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
予觀郁子靜貧驟赤子獵浮榮者哉
李筌為鄧州刺史嘗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
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
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
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
子李君𢡟客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
目纂三集　人　靜觀二十九
以為不可胡雛必為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
雛即安祿山也
眼前花開落可消人躁急之思身同世古今可
易人競俗之氣
耕牛無宿艸倉鼠有餘糧此為窮困人作一慰
語亦為貪鄙人作一退語君子落得為君子
小人枉了為小人此為現在作一安閒語亦
為日後作一究竟語

兩張尚書莊簡公恱莊懿公瑩宅在東門外黿
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菴
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趙果寺前當時
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
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
居艸蕩旣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
甚悔之曰子孫必敗于此公六子五廢產獨
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

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
見眞不可及也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
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
是受造化爐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
須有往將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
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
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陶朴林云積青蚨爲敗子費乃是領批的解官
賺黄金爲慳鬼藏乃是管鑰的庫吏

屠赤水云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
嚙藤剎那欲斷有待而脩終日只圖安樂無
嘗到也問君何以支吾來今往古逝者如斯
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來弔過
客一堆黄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哀哉
立刻脩行晚矣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艸極脆嫩當出時
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輙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
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
也

斧斤鴆毒每在衽席之間下石關弓不離笑語
之際

三寸舌說六國無非豪俠之才八千里望西川

盡是詩書之士。狐狸臥荒塚，可憐黃土蓋文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檠炤珠翠。

漢上官桀爲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繇是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卿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覩，既歸即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俱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俱在。予善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鄭禮臣初入內廷，矜誇不已。同席諸人咸厭，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一時有清貴，亦在人耳。至于李隙、劉承雍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舉僧亦不荅，牧之赧然自失。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矜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于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燕秦困不得志如越逆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于異時也貧賤之士咨言弗信于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矦青答曰人奴得無笞駡卽足矣安得封矦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

亦不自信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爲祥徵也王敬則母爲女巫常爲人云敬則生得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母固期之笑之之人固不以爲信也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

侮已毆之日者誠識世忠矣然反以毆之不自信也已且不自信而何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愼不可不忘也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若碭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赤其族矣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塡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空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戍滇僉事侗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城曰知所以
相薦否城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
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
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大勾欄暫裝套齣榮辱何必關心肉傀儡嘗演
家門線索無勞著眼東西南北浮生到處郵
亭朱李張王墮地權時名姓

巨富翁黃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

彌營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爲

黑霧黃沙驢屎馬溺長安貴客偏以身嘗清溪
碧石綠柳緋桃田野閒人何須錢買

劍戟林掉臂遊行或逢吉而羸爲君子圖溷場
低頭鑽穴或蹈凶而枉作小人一祿一官薄
命子不能承也大忠大孝厚福人乃克爲之

王斷相澌曳金帶而郎夕告殂李嶠骨寒臥紫
絁而通宵無寐

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觀之在彼
自有烏江之劍須施冷眼勿動嗔心

壯心難挽紅輪遲生前而何益香名不黏白骨
爭死後以徒然

李夔拜議郎厤方自守先是穎川甄邠諂附梁
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于冀亾奔邠邠僞
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邠當遷郡守
會母亾邠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邠還

洛陽變時爲河南尹塗遇邠使卒投其車溝
中笞棰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諂貴賣交貪
官埋母遂表其狀邠竟廢錮終身

章中公爲相日營園池所費不貲及罷相即罹
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
寺子弟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
群妾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勝
遊清地必福亞神仙者享之彼貪戀權勢者

營營汲汲止供從人消受耳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

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巴若懸河不如牢

閉著手慣揮戈不如牢袖著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

我笑別人人笑我

暮鼓晨鐘聒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

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

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朋打

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

是惺惺誰懞懂

王建曰余為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參政某行縣

諸生謁見問惟問案首名姓幫補進學人數

而止越數日僉事某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

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諸生私相論曰

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其後祿

位何如乃後大參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

第僉事公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

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已寫其存心之仁

厚與刻薄矣

漢武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

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待從而

子長之詩蘊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

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儒也文

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

右不知其與毋乃葉公之龍耶天下自有真

日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嘉靖初苧村諸公俑布衣時偕友人郎某出郊

見片紙于地戲共溲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

杖截紙苧村問之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

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

貯大錢四遂持以去苧村語郎曰此錢非吾

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相與歎息而去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巧拙命運二字蓮了多人懈了多人此個委順實判知愚

上場終有散場時漫道一朝權在手倚勢也有失勢日且開兩眼看他行

命裏不該金紫貴漫誇朝裏有人時來風送滕

黃閣莫愁牖下終老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轃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嗷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己有

麟脯鳳髓開筵宴向曉定有散場紫蕚紅英鬬豔春到底須思結果

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訐奏朝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聲而以賄聞卽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廠益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緋及故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鋒之小也及得之又愛其皮又恨其鋒之大也人苦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

利令智昏所繇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汚者其占爲得財

李文節燕居錄云甲午典試應天還京過闕里時直指新顏廟前有陋巷坊丹飾金書煥如也余因念顏子家無一坊之資至華出乎至陋故曰窮只窮得一時富便富了萬世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北歸與單秀才步行至其地地主偷酒曰紅友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大是快活余丙是推之金

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指宅基爲姑蘇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孫北野緜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於庭有小桃樹寸許且日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

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攜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也以二籠餉其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果獲其實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世禍福得失茫昧不可知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列子稱塞翁失馬莊子稱鄰姬始爲晉所獲涕泣沾襟及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人能達此則不以目前爲悲喜矣

玄珠得之象罔佳壻得之東牀塵世浮榮亦往往類此

擇官之人終受好官之累矜名之士多露敗名之根天道使然也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閒又錢塘店中有貼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粱夢一本玉壺水金谷萃林不過一滴艸頭露一瞬眼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履盈滿者思之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富貴無常忽則易失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河陽之花昔日如霞誰知今如泥土乎武昌之柳秋來作箒亦知其春作青絲否

慾海無邊塡七尺於癰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掃耗五官於營算豈知過眼即浮雲

日纂三集 靜觀 四十四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樂天云故舊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己抵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

王荆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餅餌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閲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

日纂三集 靜觀 四十五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未乞之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呵之往往不遜而去因歎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疼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崩

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媿蚓壤螬李眞筒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爲遽廬陰陽爲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癰舐痔的光景伸頭縮頸提心弔膽比那叫化子那個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拘去空拳赤手即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怍比活時

不曾少帶了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寃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帶得一根髮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曾帶得一片瓦不肯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便來弔一陌紙不好的還要擺布你兒子追想當初好沒來繇爲不舍王位而證菩提人便敢依吾家孔孟眞眞說盡沒有一人聽也不亦哀哉

人生打不破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也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風人生撤不斷是情欲帳不知情欲帳一筵好酒席也古詩云大白浮杯入酕醄碧桃洞口日卯酉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川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眞色一分好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

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閒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眞愚也哉

鄭端簡公曉之父出貢往雲南[illegible]一日天暮雨驟宿路旁空屋夜半有神語曰予藏神爲汝守此金錢久矣公曰果吾分內物乎今赴任恐犯懷璧之罪可仍須守至歸時取否神

欣諾之公因記數而去抵任年餘知長公時
發解公解任至原寓處藏神出前物付之公
視前數少四百餘金神曰公任中所得非郎
此中物乎此與唐太宗賜尉遲敬德鏹一藏
內少二百借約相似可知財帛飲啄實實是
有數全不關乎智巧人徒壞心術以作損人
利己之事而蒼蒼之天旋有因少而奪其多
者諺云鷺鷥恤恤何曾餓死青鶄又云蚱蜢

乾跳折了腿蜒蝣不動自然肥都可拍醒睡
漢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
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
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
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
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
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評伶之所竊笑昔沈慶
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扶伏膝行慶之
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磬折
之態可唾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
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
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
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

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
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
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
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
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
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
鬱而卒陸亦繼卒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
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

易女特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與乎
潁川姚尚書塚上碑石甚厚侍郎某塋基請於官求解三之一官命解其二或問之曰吾欲使後人更剖其半耳此足警世癡腸
靜勢所轇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閒處靜觀倏然易觀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憒如非太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其闥而未得而其人偶敗則

爭指其先入者而訴厲之是以驚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
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之則令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絹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月以益甚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計大算計大者心中勞苦亦大既囿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裡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爲享福及至無常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風蛾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在時忽展轉以面壁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歲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故知但屬于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

而自安者也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宋郭進造第宴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子之言即進意也
吳寧門人李丹仲之族有自武林歸者舟覆于

江幸水尚未入坐死在呼吸間見一人方以所齋銀物繫腰間旁一人起而攫之救至偶得不死來言其事又余族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于家遷之廟社氣息僅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斃敝衣蔽體尚匍匐往將取之悲夫世人于石火電光中交征擾奪作子孫牛馬皆此兩人類也

見富貴者輙神溢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

畢亦緣其人福淺有寒士狎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儕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衆散天子如蔴似荻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况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眄否

寒士一經遴擢遂忘寒士之體經鐫削仍作寒

倨之容夫假則俱假眞則俱眞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眞也且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己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終年製火炮止圖末後一聲响耳終日紮紙花

止圖眼前一霎紅耳季子六國印末後之一响也淮陰假齊王眼前之一紅也求以償刺股之勤出胯之辱能幾何哉

秦氏之併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鄰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他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

不啞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也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舟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卒間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只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凄凉萬古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産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却一生

蕭道成爲相王鎮東府鬱林已五歲牀前戲道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如人竊

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子已長可歎也

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始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翳內有清池數畝脩竹數竿洞房素閣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爲已者也若夫雕欄綺榭傑觀危樓脩廊引帶其間花逕宛綠而入標奇踞勝帶蜺欲雲使人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爲人者也吾意

智者當之自當舍此而就彼矣

嗜利者酷如乳虎詭若穿窬詬屑廝僕至死眈眈不休欲百世無替也乃身不能享子孫藉之驕淫不踰時而家業蕭然偷兒丐子殞命辱先者皆其裔也令人欲起九原視之悲哉

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頭鐵面君子落得做君子奴顏婢膝小

人枉了做小人

竇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乃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鎮河陽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安石不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几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夢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偶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竊以問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黃魯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蘊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飽之酒肉而從其請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

若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嘗爲此五
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
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乎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休說莫得再只先
一次已是稭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
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
他世間人都有合得的分限你如何多得他
的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
之期一毫人力決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
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
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取之必不
可享用且反有禍何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
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
者其後人必不昌

昨非菴日纂三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溫公與李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第止
用三山谷五觀自節敬軒隻雞斛儉魏文靖
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撤飯不宰
牲以爲酣匪直存滑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
而防貪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
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在里
造謁爲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器
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嗛朱晦翁焉
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凡生於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
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

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即妻室亦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知止足徒于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法禮覆亂性眞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災而禍之者鮮矣

胡壽安初任信陽謝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飣簇成山水每器占輞川圖中一景人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吳越戚里孫承祐肴豪侈炫侈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點山水竹屋木橋道人物織悉具備所謂刻氷鏤脂之技以博人俄頃嗟賞愚矣

荊州衣冠之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武林繁庶人言日用千豬萬米丈二研桯又目西湖爲銷金鍋以其歌舞費日消千金也

永樂甲戌二月　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歎

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飲酒達鳴雞嬌艷芙蓉褥日晡繫裙帶歡樂恨不足供帳拂雕數演妓流觴曲晝夜恁莚莚箋齡尚嫌促

古人太違時今人太趨時袖倏小倏大巾倏矩

倏高衣帶之濶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非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爲而縉紳學校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僧食供用菜腐旬日或設醎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

入百錢費不百錢守已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萬鎰求人苦倍饑寒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通也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管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襪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勑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錢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張載嘉祐初爲雲巖縣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

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巳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

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鰕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勤儉箴云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已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真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麗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攻紡績

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大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勿憚勞碌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堂帷房於一簾喧笑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觴滋蔓更不忍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林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屨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

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虀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

耶相對閔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未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前日進食使何在乎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死於人乎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貽與爾子孫節約嘗使有餘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于增不在于損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竊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衵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髮腳亦使一童奴代爲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

豈立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即欲與膏粱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謂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家本農桑雖官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苦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虀

儉之一字眾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illegible]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

天下生齒日繁即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人今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已千倍於曩時然而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于前也而取以供千倍之眾物焉得不盡人焉得不窮況又益之以侈靡以宮室曩樸今雕鏤矣以衣服曩疏布今錦綺矣以飲食曩奉賓客多不過六簋今至加籩無算矣此一物也向一人享之加樽絺焉今千人共之加屑越焉即神運鬼輸且不能給此取求所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繁也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

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舂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

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昨非菴日纂三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方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稱其長者

仁人心地寛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寛舒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逼促規模韓魏公自言其生平未嘗見一不好人可想其浩蕩境界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

劝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
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
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語便俗
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麤強自
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
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小吏曰去未答云已
去然後復坐
樊伷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

吳主曰卿何輕之曰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
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
節之驗也濬往果擒之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
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
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
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
彊也今去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
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于外旌愈恥
之騭辭色自若征自享大案殽膳騭旌惟菜
茹旌不能食騭極飱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
忍此乎騭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
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騭爲相而旌卒以無聞
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
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
公當艸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
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
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
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
不登識此人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
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遮職到京其人

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我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門以老大視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爲寶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愧

張思叔繹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賢[illegible]家

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諺曰忍事敵災星又曰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令百壽嘿定千差尤縲括奧妙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菓數枚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緣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告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

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嘗於席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

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
裴行儉初平度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悋
神宗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
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孤孫

盤一孤任撫于任過華州僕夫偶箠門役役者膚愬守怒弗爲禮封扃其門卽薪米不爲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乞食素所知家微遯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虐門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爲守苦夫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跛足側寬訐必皆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一士人嘗動氣責人王陽明儆之曰學須反己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掩慝乃惡人常態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如何感化得他若能於己用功則惡人自化何動氣之有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生物必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介轉回環者艸木必蕃蕪高峻者氣散

難聚故生物力薄回環者元氣蓄藏獨多故生物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人其喻急淺露者必不能容物作事亦輕易寡成寬緩深沉者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唐皇甫湜恃才傲物爲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過求分務東洛值伊瀍歲歉俸微

困悴且甚裴度時保釐洛宅辟爲留守府從事度修福先寺將致書白居易爲碑湜在座大怒曰近舍湜而遠就居易何也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所拒今旣爾是所願也湜卽請斗酒飲酣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叱使者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值三縑侍中何遇我薄耶度卒如數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

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子錄詩一字誤訴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其暴戾若此故雖爲文古雅而舉世薄之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慝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冤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釋迦蒙詆調達何況凡夫仲尼見毀叔孫寧論中士太虛無物隨他把火燒空群小流言任彼彎弓射影

羊侃南還至漣口遇友張孺才置酒舟中孺才醉後失火延燒侃十餘艘燔金帛不可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慙懼自逃侃慰使還待之如故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陸贄符郡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贄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重

當繁迫時使辦事人値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瞶說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

不後事者其才器貞不可及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幸者必致窮絶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就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取者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是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張莊懿公鎣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梟紿之曰而能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既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則雙藤缺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

之

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僕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篤家人曰奴哄人此處那得個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宋南野琛為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踐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訴毀君勑家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至上坐謝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墮之呼牧牛見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忍辱撮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吞柔嘗在口齒折只為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闈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即悔欲自殺及得供御如漢王使大喜過望易歉易盈宜其及矣

劉元城於殺巳者鐘鎛不鬪鼾鼻熟睡薛敬軒

縛至西市神色自若韓琦問誰殺我持吾頭去三公顛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已忌人麄疎執拗及浮躁卽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卽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

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横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横逆增一番器度

潘蘅齋公一日乘肩輿出輿人偶觸一狂生狂生逐輿詬駡抵舍入廳毁其椅而去明日學師聞之率狂生來請罪先生日昨趾未曾出戸也安得有詬駡而毁器者謝學師送之出狂生羞而欲死

曹公時中隣有悍生倚其先世怨以望書公名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童歸以告公徐日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遲志乃已公毎於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倚尺一若爲候者而中

則痛詆極毁伺公出時令人踞上之公不手日候我童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日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荅聊自解耳生媿而止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日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成祖一日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皆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

光廟年十三歲講筵日每開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而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矚內侍曰移銅雙鶴可近前些衆皆歎服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廬江勝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　國朝指揮門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送之如故交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曾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之景伯督縣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士大夫立身敦厚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之心可以揣測也斯善矣

呂東萊曰有盃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雨瀑而沼溢酒瀑而巵翻踰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巵何憂乎千醆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丁仲衡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竊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竊者死寧以吾竊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

薦起為御史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
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名
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瘖
不能應 上怒狀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
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蘊魏公為宰相因爭貿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
楊畏論蘊故稽詔令蘊即上馬乞退呂微仲

謂可見上辨之何遽去蘊曰宰相有一人言
便為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宜仁力留不
從
有人問呂榮公曰為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
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
辱自然無忿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
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
處忿心自消

元祐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忠
宣公荅曰大略與柴車較逐鸞凰與鴟梟爭
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
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
也儒帥大服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公
貴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
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凜然不可
犯也

陳鎰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輙命
鳴皷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
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
在陳公度中矣
王忠肅召為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
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惮之公曰彼立
法安忍壞之至部即調為考功

張莊懿公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洒家酒標
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日州守縛此人待
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
掛遲遲出

嘉禾葉春嘗爲府椽後仕至叅議宣德中與大
理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
槩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
諸兒當勉某昔在此喫了多少打罵槩大赧

蓋忘葉之爲吏也

張鎣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
吏治文書進叅朝奏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
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匹賴少年指先生曰
夫夫名爲斧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
歸而使人召之來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爲
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
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
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
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
唯任其往即以眞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
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
盡醉而終畧無可疑之色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趨告曰喜吾壻
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
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
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洪武選蒸爲諸生時家有徭役謁令君求免不
許曰此戸易辦其秋武選舉于鄉令君歌鹿
鳴以宴舉者次第行酒至武選武選逡巡避
席曰別戸易辦酒戸故難堪也令君媿形于

色同卑薄之後成進士竟卒於武選

凡脾位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憐處多必其脾位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同于渾沌是謂眞土第一補脾聖藥也

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氣強盛者蔬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惡甘者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可

於口矣眞舍喻也

宋栗菴縉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而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訴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蛾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蛾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祇緣經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謙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擾亂者往往而是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宋胡肅端重淵涵客有造公者具公服犇版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

色動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

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堯夫疾革程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趙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呂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王旦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黃叔度于武后用法湯沸火熱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宇寬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並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
吃素惱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昨非菴日纂三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
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
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
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居狗者帶
索行市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亾
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何也

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
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
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
名通天府蕩空寃障多祉孝於今生培廣善
根餘慶及於他世

習俗成風宿根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
久絕行踪萬端貪戀如餓鳳而落窩終無出
理慳囊自惜覩悲鳴曾不掉頭飲啖方矜見
胎剝正爲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殺而毁
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
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安在有功德
中爲功德
陶潛爲彭澤令遣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
一斷不可再續葬胎形軀片片是含悲向盡既
毁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
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群生自命安得
妄毁毫端誠念死者歷劫不能更生吾食者
一刹那已化爲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覩死而
甘心

[illegible]悲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獄[illegible]
一九地獄言一日過滁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
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
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
將産俟産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
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
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
以愛子故也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
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廁中糞
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寃業五鼎在列皆爲瘡
轉遊魂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
染指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
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
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

人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
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炤無漏
蘇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窻出癡蠅爲鼠嘗
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
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
滅
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嗜蝎越士覩而
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繇習累所異誠思同

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錮一開六根
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劒不揮自裂殺機種種
長生國不涉誕登
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況婢僕尤無奈何便不
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閩朝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日若
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宜索吾不忍也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
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蘇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
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
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
便不活愈於煎烹也已親患難不異雞鴨之
在庖廚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
量怖苦耶

洪武中太祖嘗名秦晉燕周四世子人分一日
令燕世子閱皇衛卒還奏遲問何故對曰
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
喜曰善撫予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
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
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
耕夫血成汗減價糶新穀忍寒典冬衣依限免
敲扑正額假開銷羨餘飽鼠腹那怕饑寬訴

紙錢多預焚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一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衞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

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衞何局也魚可知矣

毋饌烹羊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枵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予初不槩罪禍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迯竄飛透投窠入隙恨天不賜翅地不借孔與人類怖良王法則有擒追蒐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㮛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闘門彷徨或當死別六親號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刀宛轉悲鳴與或見救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祈讖告離逆眼努屑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

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異惻忍安在卽今請斷

淮徐山東饑　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艸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

奇日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仁宗爲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灶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牧民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灾

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或謂物類充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徙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將遍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磔乎

畜生人類惡生物類托生均此靈光物多人殺人多鬼殺畏死同茲怖念誇珍說味誰肯持刀戕自己形軀戒殺禁饞免得轉世酬衆生冤債

燕鶯巢產盡護惜弱息嬌雛螻蟻穴居各棲止安窩樂合驚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胎難冀胤嗣繁盛

黃汝楫贖還千人方可稱給孤長者曹武穆不傷百物此之謂天大將軍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眠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佛雖不語愍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何不念他痛

倮羽毛鱗介名曰五蟲天地生之均之爲子豈其生各種之子供一種之子之食豈其憂一種之子之素餐而死忍令各種之子之負痛

捐生令人不至殺人而食不過畏法不敢畏
罔果不習設其不爾屠酤之肆且懸人肉如
林若黄巢置舂磨寨泰宗權載鹽屍給軍楊
完者掠人爲糧邇若山東大饑父子夫妻遞
相殺食便安然食人無少顰蹙將人亦天生
以供人食者耶令人過屍林義塚骨骸狼籍
無不攢嘔疾趨乃不悟食啖衆生日以臟腑
爲衆生屍林義塚形則人而臟腑化衆生久

矣一旦眼光墮地命命塡償諸趣遍歷如遊
闠覩鑊湯爐鐵雨劒風刀無有出期噬臍無
及矣豈不哀哉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兒晝夜搥胸哭痛心徹
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猪羊肉
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爲
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

萬牛也　上悟爲收前詔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
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
喪去乃召客也
正德巳巳大水鄉民饑曹公時中貸米百石又
力勸諸大夫行賑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親
黨招飲皆不赴曰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
日食亦止蔬食候歲稔始如嘗

怒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常境和平須在平時
仁愛
鎭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
百頭制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瘥然
一雀莫減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
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
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瘥且懷
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illegible][illegible]毛分明不滅刻畫
民饑而我粱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裼裘如被
荆棘民愁而我歌舞如聞暗咽民勞而我安
閒如在痌瘝故臨民者終日屹屹惟上念頭
上之彼蒼下眇眼前之我亦
鄒幹爲兵部郎中　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
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
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守者難之幹
日立城本以衛民耳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
主納之全活者衆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
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愬來帝
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愬曰本國不放
亦不取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渦已省
一戶之一刀耳是故仍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
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再見
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盂一二以施之
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
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
間之有此味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口德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輯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illegible]而[illegible]其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淡而以齒如城脣如郭鬚如欄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于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著警勸書役泉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兆率作綺艶語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洧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第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憸人遇兩爭之家輒陰爲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鯨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二郎中時劉公忠爲太宰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㨿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章驗封顧璘皆爲劉所信用故云言恰合而語傷讒刻矣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謂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貪緣事發叅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閩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閩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宋氏有祝期生者復薄好彰人短人有讖相不

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者侮之智者訾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貴者訕謗之官僚則訐陰邪士友則發隱曲其門閥才望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摘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弟不良也子不肖也有小過者必增飾以成其短甚至以無爲有以十爲百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度其

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待他人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眼剝之中甚者目父母爲頑嚚目兄弟爲管蔡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駡已復証之習之既久不以爲異晩年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竟至舌梏而卒

夏閣老謹言行語云人生宜守口話言當自考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爲讐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溫爲事皆默了不必揚人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歹悉皆見祿原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欣怨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

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産一子竟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啼泣不食賀因緣是恐懼謹默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縱意之嬉笑成千古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
之毒
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人性
雖善惟口與戎
劉貢父謾次與三衛相鄰諸帥玩一水晶盂問
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冰
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illegible]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傷係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
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
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韓朝侯與索綏公語而終夜獨發處竊言之露
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
于左右也呂公著不荅語次嘉問之問恐言
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清慎如盧懷慎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
文靖矣而世有無口之譏恒人之言顧可
深據哉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
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閑談酒謔慎勿形言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荅人簡既形紙筆
謚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況形
紙筆乎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棕頭巾作灰酒服之煩懆

而卒太宰張潔志其墓曰少學於學官既官
于學官今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黃僞之爲
改數字少學于頭巾既官于頭巾今也卒於
頭巾嗚呼夏公太宰聞之嘆曰真油嘴也
聞人諱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
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諱者色沮然後
爲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
處大可惜矣

唐德宗嘗稱李泌云朕言嘗卿嘗有喜色不當
肯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
陵傲奸勝之志直使於中懷巳盡而厭服不
能不從吁彼以直憩爲忠者難爲君矣

水滸一編倡市井萑苻之首會眞諸記導閨房
桑濮之尤安得舉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
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
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
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人情厚密將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
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
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
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
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
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巳深入于骨髓
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謂打人莫
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古人制口字虛其中曰止加一原不爭多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
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淸高而忘愼密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
巳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
而棄長論巳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
言諂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
疏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
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諷

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元祐中黃庭堅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黃以其魯人意嘗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飛語毋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甚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于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面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深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遇有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即非祥瑞虎豹終日吽亦不驚人言雖至當毋寧藏之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昨非菴日纂三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共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

人不可無所期待無所期待則一味悠悠人又不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則終日拮据會須將宇宙事業看作一力擔當却不將宇宙事

業看作一生作盡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箇寡悔耳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快活

祖逖字士稚慷慨有志節嘗與劉琨共被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元帝時為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人生真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寐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腳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餓一破屋虛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空處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空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空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大梅法常禪師住山馬祖聞之令僧問和尚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人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人未有了日

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倚回舉似
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志贊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
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于密室逢千金于廣野遇大敵于忽然
聞讐人于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熱腸以救萬物危言冷眼以觀世態炎涼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
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
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
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
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
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蹉跌只此是做向上
一等人榜樣也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
人皆可譏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
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作文不為小人所悅久習不為君子所鄙如是
乃可見品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赤舃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道如可以託孤寄命

公孫弘舉賢良家貧不能行國人鄒長倩解衣
衣之脫冠履與之又贈生芻一束素絲一襚
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為物縱則亂束
則謹人情無以異此縱則窮濫而富驕謹則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十忽為絲夫絲至微也

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而况食乎積食則名斯成行斯顯加素焉則爲玄爲黃爲朱爲紫又待人而成也撲滿者以土爲器而用畜錢也有入穴無出竅夫土微物也錢重貨也以微物蓄重貨入而不散則有傾覆之敗而况於人知此三者以之脩身以之應事以之守富貴無人非無物累君宜寶之

僞道學何從辦功名到手半化爲泥塑孔顏假氣魄不難知禍患臨頭盡轉作兇堅龍虎無真許遂令枯隱多充才有蕭曹因使猾胥飾假狐技寧能掩尾羊質何事蒙皮

見義勇爲趦蹉跎慮明日陰晴難定當仁不讓稍退却懼他年興悔靡追博得淳于志願酬酣睡已將醒矣等待尚平婚嫁了名山能果遊乎

□里典拭几糊窗定隙□一生壽算刻婬書夾梨賊來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罵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懵志氣將何物報荅君親

姜車騎爲漢討賊直至破膽軍庭始是漢亡之日文丞相爲宋存孤直至落頭柴市方爲宋滅之年每想斯人輙爲流涕

詆緇黃之背本宗或褋帶壞聖賢名教詈青紫之志故舊或銜芽傷骨肉天倫請作平等之觀勿輕責備之口

居緯眞日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昏夜食猴羹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髑髏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癩子瑕也當其愛

之則見孝親不見嬌鴐見愛已不見餘桃及其怨之則見嬌鴐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黟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遺之於路則嫌其臭穢藏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收納思其傷燈火思其灼迷於利

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兒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呪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若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

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問人

羅念菴先生毎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因是鄙夫遅學問
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粒粟民汗寸帛民皮一鏹民骨髓固知爵尊祿
厚不易承當圓蓋我父方輿我母庶類我弟
兄只此耳聰目明儘難消受

讀書不曉世務名曰肉蔚學道不辨誠心號爲
紙笹

夢裏指羊作駟四大分離日那有主張病中度
日如年三餐調適時可無警省

王陶微時若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
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
陶子母東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
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損百千爲之娶及陶
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
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
已此等人讀韓王孫傳寧不愧死

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
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
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
而斬之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
意深矣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
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
種種戾氣秕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

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
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
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
王侯將相胥爲坑廁陰魔

商彝周鼎書封倉箱而朽腹髒心擁產衣寶玉以
焚身

東郭公云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

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上事。非我事也。

至道之用。詳。謹。細。不可。古人之謂察。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可才子氣高矜驕。不可廉吏守嚴刻剝。不可

市中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已故也。

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易勝君子。故置青蠅

於衕中。不聞香氣。雜纖鉛於金內。便減精光。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來。及其既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世人死酖者千萬。而一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

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

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

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害羽

獲禁盜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預於陵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死唐克復兩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惟首請罪既濟布衣不受僞職詔赴詣京師上命舘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曾無一人能為于禁之愧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元順帝問宋徽宗書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為君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鬼躍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鬼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持家者持二字爺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爺悉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有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衾藏刀牀褥閒誰淚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為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即信為必然就為終身罥口橫柄或甚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閣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黃叔相嘗為吾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際死生禍福之衝須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塹吾誦其言洞然有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廝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樂意相關須得一種收斂念頭煩鉅當前須有

一番寬和氣象

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

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文清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

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

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天下事大都命制我者十之五我誘命者十之

入故行先立志學惟自奮

尤西山曰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

毀者告我以險阻

康節詩立身要爲眞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

施爲秋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

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

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

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

作恩光一派深又旣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

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幾近淸歡莫

勝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頭利害關

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

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

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炤破萬古事

收歸一點眞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外護其身如惜千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

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漏脩道之

士要知二護之法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艸藉上

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

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藉而臥

上關而與之臣以首足易枕而寢又一人同
君誤矣此翁頭枕砧脚踹石耳　上不覺汗
浹於背即還宮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
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
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
子將蹤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

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晩歲成無
益低眉向世人一老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
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
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
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
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
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
公不須求他葭莩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
南無佛不消念他
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逾七十自蜀往肩之
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伊
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排之恕曰便
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排君子小人存心豈不
遠哉
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説著説著便不

中此語最到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
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
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
一時或其一偏每擊節歎服吁難言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
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蕩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經曰佛告沙門愼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

所污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
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
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申闊老百字銘云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
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
裏來溫柔終益己強暴必招災舍處眞君子
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
須脩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

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
退福重來
李太白勸世文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
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
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脩行不
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
念纔思討便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隲大失

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鋤名較士尋去
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爲動而
士皆貼服任留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
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
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陳祭酒詢忤王振謫[illegible]州同知同僚餞之或
倡爲酒令各用二[illegible]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

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
成斜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
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
一杯酒至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
直直馬往而不三黜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
太史道南贊之曰秉德惟恒履險不傾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
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
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日貴者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語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
好生不必出門多肬
士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
夫自責自脩有何不妙而必以客氣爭勝也
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

問工夫磨鍊一番却原是自家受苦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
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
、為主膽為用事無難矣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
替身不遠祭秫甚于穽骨不脫俗氣甚于痼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
餒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

疏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陽明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腳起腳
落須有超逸之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
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文成五彩搦筆生花舞溢四筵開談瀉水精工
言語於行事了不相干炤骨皮毛與性靈全
無關涉落得一場油滑怎迯萬轉輪迴
个下見慈心任說沽名徼福生來無媚骨豈關

立異為高
鐵杵磨殘方就講儒學業墨池蘸涸方成逸少
聲名古人豈必生知我輩正嫌力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至工藝
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與之神狎皆能變
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
即墮述中房琯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

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可
不審察疎遠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
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
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祝髮棄父母浮生一彈指乃其利慾心濃於在
朝市機械反倍深趨營死方已言顏行蹠儒
學案差相似

賈人之海而遇風盡投寶而不惜以身重於寶
也樵者爲毒蛇所嚙斷指而不惜以全體重
於一指也人當倉卒權利害緩急甚眞至平
居何顛倒而弗顧乎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
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
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代之赴闕因侍宴醉
而坐睡忽驚顧樹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
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拆以手擊腰帶太
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
之間偶失簡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蓋
可以忽乎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
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
少公乃服地黃與蘆菔以反之鬚髮尋白夫

不自年于十九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
年間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
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
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
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
扣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他門入
俗之徒能言而不能行者曰鐵嘴豆腐脚謂退
縮而不敢前者曰鏁鎗頭嗚呼帥玄準易似
知道矣而劉棻之累遽窮覆以投閣入角磨
盤似有守矣而丁謂之召遽倉皇以便液是
亦一鏁鎗頭而豆腐脚也
張乖崖帥蜀時給辦灌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
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

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
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犯也　國朝曹鼐不
可不可堪敵張詠小人小人
葉顒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盜英克賊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
獲盜授顒顒曰仕塗發軔如造屋建柱柱
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
歎服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
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少壯底時日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
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
則行一日好事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
其棺虔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竝

奠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荊公罷歸金陵亦十餘
年溫公不惟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眞得
退居之適荊公不惟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而
無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
趙清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
趙康靖中歲常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

以卻之文飾攜枯木養死心察以為養病之
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
念絕慾東坡謫儋鄉惟盡絕慾念為萬全之
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
穀似栢腹中書窗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
防心二句最喫緊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
故人
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
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改是必鐵作心肝
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廡了不經意
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
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於戚
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

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
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
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為一大焙方五六尺設
熏爐其下常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
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淨清正如公而猶不
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

稀行踪少就好常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
識五侯門之句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
門終日迫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
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霈紹興間
為諫議大夫上言自來所禱斷屠止禁豬羊
令後請并禁鵝鴨胡致堂時在西掖見之笑
謂鵝鴨諫議嚴昇期則天時為御史巡察江

貪嗜牛肉而多受金時號金牛御史嘉定察
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敎乃禁中來龍乞
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吁身居政府而優游伴食寵擢言路而蔓衍
塞責毫無益于世道人心者對此可發深省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
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宴記自明其不臣元

稹作會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
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
不爲之抵案而作惡也
李密爲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
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逈秀
爲母出件婦而晚爲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
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爲夫病
剔目而後以妬鬬太宗賜之以毒而不懼臧

質之守盱眙奚滅耿恭孔覬之清節何愧羊
續袁覬之才氣亦不下其身蔡興宗而卒以
從亂詐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家顧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
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陶耕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
做官爲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

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
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轉之理鑒
鑒不爽慳惜自苦者可發深思
許眞君論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
脩身無益不善取利佈施無益不明自性問
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
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
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屠赤水云入道場而隨喜[illegible]行之念勃興登

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illegible][illegible]盡故諸念不清

宜以佛理而淘洗六[illegible][illegible]淨可取戒香而熏

蒸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

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陶榊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

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極不要做

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宋儒曰耐煩是學脉薄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

為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

而煩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

生若心事寧耐隨事目為處分毫不犯手卻

煩之有卽此是學卽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

最宜服膺

誠實以啟人信我樂易以使人親我虛己以聽

人敎我自反以息人罪我遜言以免人忌我

危行以消人鄙我勵操以止人污我量力以

濟人求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

班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覘之莫

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

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看破人情時不可說破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

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不可交之人

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之事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

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詞

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末段有云東平

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

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

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

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則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討伐兼值和緩猶且不堪若綠衛役轉輸或値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為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綠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肴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

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窗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濶之私則有不足言者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霪霪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人便笑以為獃正是日用而不知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觴詠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擾奔波脩景亦促風光月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

人生高不論利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

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飭身大都為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實其身為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自己身心到後日還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甚人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有事有兒孫分上勸且寬容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耐心乙丑病中題壁自慰十數年來皆覺得力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自古聖賢做功夫豈止數行書著力從今宇宙皆吾事莫將第一等讓人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患逆何須歷問塞翁脩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子孫不肖遺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尤主師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蔦蘿附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是以君子寧風霜自挾毋爲魚鳥親人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欛柄鬧中要取靜須先從靜處立箇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而遷隨事而靡者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幼而好學日出之光須兢兢焉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讌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齏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

矣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者做起爲甚底愚謂
此一語視王胥一生不在溫飽與詠一生不
爲輕肥何如而郊所記上元與薺煮飯亦是
何事此處最可猛省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
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
矣
竊濮知所經營來路便蓋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貨後路便保他不得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勝不
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勝不過僮僕
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
者辭之以爲廉仁者施之以爲惠余欲作錢
神論將此立意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更須思後日
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
未來心似不可無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闊達之學必須與佳山水
好風月兩相映發豈我襟神又須神交身親
古今聖賢豪傑爲磨礲洗發之藉又須從猛
風逆浪老雨窮途中艱辣一番庶幾心性動
忍不驅使于氣質不沒溺于庸陋若第悠悠
忽忽虛憍持氣未見安身立命確有處所何

所得參上流品格乎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
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十餘年耳即爲耄
已若來日無多何取爲不善乎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寓書與余
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渤師
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
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方今爲些小得意事

壓倒即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疑世所傳火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部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輙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弈棋皆須覓件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呼余非犬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富貴之家其鬧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利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使室少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急欲椒遂私發

用之竊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眞所謂獨寢不愧衾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艸艸畧過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晩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廢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昨非菴日纂三集守雌卷之十四

閩中昨非[illegible]士[illegible]輯

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漢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尋於獄賜死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天下惟妬善者多服善者少故文士尤當韜晦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朱异所忌出爲郡守以此知韜晦二字文士所當盡心

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禿筆皆其無見

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早年似荊軻晚歲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荊

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一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

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勿看離披是也

情境難當處惟忍是藥逸樂難制處惟節乃佳

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嶽寺爲衆僧執役食退即

收所餘性懶而食殘因名懶殘李泌寓衡嶽嘗夜訪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作相後果然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代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

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
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
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
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猷祖考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為天聾地啞蓋帝君所

司定為人間爵祿之籍以為凡享爵祿者必
須筆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
若炫聰明定遺黜落
西域人養羊供饌既肥澤輒繫狠時一怖之羊
得怖漫脂消盡肉益美北虜得良馬日間小
馳驟之夜則緊前足使不能跳躑又繫其咽
勒令不能水艸如此旬月浮膘悉去脊背自
強雖日馳數百里饑渴不困吾輩處林泉逸

居飽食正須勞以登涉散以嘯咏漱以清泉
苦茗空寒之味以滌其昏鈍即文章翰墨未
嘗不貴多聞博涉亦必濟以苦思槁坐於虛
寂中索摸得些子方有自繇分不然則凡氣
不斷所謂漫脂浮膘未除故也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
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造化貪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
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
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
古英雄只為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
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漫
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

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好上而枯歎壁蝸何無智識任重以甃笑蝜蝂直恁痴迷

宰相歸山覺德機之俱杜儒童應試每氣焰之橫飛功名途本無涯見慣渾如閒事

先者衆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源貪者殺身之刅

廉者保命之符賤剝成家放利兒何曾長世

睚眦修怨健訟子無不傾宗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謂嵇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涉世持身不可不深思此語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三百八十四爻首標潛字全易秘奧都在個裏

恃才妄作如救火抱薪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纜

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

與之語不答嵇康從游三年將別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立身當高一步立方超邁處世當退一步處方安樂

飄風驟雨傾洞不能終朝艷卉鮮葩爛熳那堪卒日就此已足矣眼前半點邪心求爲可繼

也。須積下十分舍行。

沈慶之以司空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爺起貧賤。一時顯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為乎。挿杖而耘。不顧。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

嚴君平賣卜城都市。有富人羅沖餽以車馬衣食。卻之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謂名言。

無以譽際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候而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抗禮。共為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驕暴。然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弃畏陽由也。能遠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耳。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併就戮。玉石不俱焚哉。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為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為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日而不自得矣。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鷄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遭夜。欲坐待而迴腸竟夕。無不驚魂悽魄。截耳攢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爐有未

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悶開即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袁閎安之後父賀爲彭城相徒步往省至府門影刺吏不爲通偶老嫗出見白夫人乃呼入比辭去遣車送之不肯乘郡人無有知者僻居力學從父逢隗並貴盛餉閎一切無納常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奢縱此即晉之三郤矣遂散髮絕世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黃巾賊起相戒不入其閭

李懌京兆人官學士時張文寳知貢舉所收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懌爲之笑曰余少登科蓋偶然爾假令余就禮部試未必不落安能與英俊作式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則無贏亦無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无爲之則不漏而相國寺道人責賭不輸方但止采頭者也

才氣屬陽本爲發舒而人復縱之以馳驟如鶩八駿而奔瑤池心神屬火本爲炎上而人又重之以躁想如促炙膏而沃烈焰有不行盡如馳而不亡待盡乎誠於當下按轡回轍

薪去膏即爲小安樂法

學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宜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一個忍字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

居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垂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峭舊傳云刺史登此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艷色令人暴只消耐過十年逆來令人忿略要閃閃一我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

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蠍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

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筒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艷一分退得一步方能

受得榮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業起捧冊飛所處嫌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

驂乘之死雖秦檜為之高宗者豈略無意也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知曰相公得非賺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此皆不自悔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楊宗喬尹新卿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搆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

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沈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北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使不能忍故

終無成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也。

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談賓有云。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閒。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吉慶。無事是神仙。

王昶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招咎悔。何其綽綽有餘豫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悋之累。積而好奢。則羅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樊宏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孫樵與賈秀才書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譬也。

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

不知而我知之[illegible]其危矣亦辭以辭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孫叔敖疾將死戒子封必無受利地而請寢丘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後封果十世不絕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鵡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鋒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也

張安世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畫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問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常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恨絕不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績紡以故富於大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

陶柟林云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慊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或問黃魯直息諍[illegible]魯直曰[illegible]一[illegible]行[illegible]樂[illegible]說

三箇好喜歡緣
上見峰云鴻飛冲天矰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
獵夫得而制之世之偃蹇驕亢者安知其免
於世也老子有三寶曰儉曰慈曰不敢為天
下先
曾野樵云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
自好之夫應須防口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

來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
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
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
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
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西蜀黃慎軒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閒門以冷
閒官以拙閒心以濟閒無諸苦能忍不苦能
儉不苦能嗇不苦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釅醋况其他
乎故忍衆妙門也
爭名利要審自已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
忌之念撑門戶要算自已來路不要步趨別
人妄生攀扯之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
破家縣令使風到八九分留些餘地更穩莫

致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袁甫自言能為劇縣荀最曰唯欲宰縣不為臺
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
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帢穀中之美莫過稻
稻不可以為虀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
非周材何能悉長黃覇馳名於州郡而息聲

於京邑廷尉[illegible]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
其言除松滋令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
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
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休邑有智尼擁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扃雖
白晝莫能窺也嘗一夜暴客躪入集炬捍之
既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旦相質取酬金

自是歲毎一二發率割質如故一夕尼廉其
非盜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欲相訐尼曰不
可吾歲捐所餘以豢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
勝捍猶樹兵意也訐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
不復安枕矣
韓魏公判淄川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
高科多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illegible]汝青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
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士無問爲高官
不爲高官委吏乘田卽一日之職務但求職
務內生出精彩莫於官爵上先討便宜
少稱曹操用兵如不欲戰故常以此取勝操非
知老子之學但知用之法耳老子曰善爲士
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爭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稱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劉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
過其友趙守家已而某參政者突至[illegible]
來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欲起一揖而
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答曰[illegible]
公也參政大慚沮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選
籌典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
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冠以老

王翺典選外孫賴其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咨翺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爲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繇一給事乎

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脈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不救矣朱欲以月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凡事宜從淡素食甘樜先食淡頭日漸到甘處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不能此後亦無餘味矣

鶯花馬首便想消華不念長安道上尚有騎驢書生月露皐端原非究竟當知瀛海洲中貴畜鬬鷄學士

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韓昌黎達人手言貧者士之常登枝勿捐本殷仲堪誨子名語

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勢鬬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適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適而不安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雖有文和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處富貴已是不好消息到了倘能謙恭忠厚好行其德猶可少延乃有乘勢乘時以欺人牟利彼以為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不知益速其禍敗耳故曰馬將駭又驚之繩將絕重鎮之此之謂也

專氣致柔戒先善下直把身做至愚至賤無知無識甘于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自然毀譽不管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仁禮之意不被私我意氣滅却也

秦昭王患楚使多捷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來使王弗聽其懦弱者來使則王聽之斯懦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及歸廷臣慮伴使之才藝難乃取殿侍中不識字者一人挑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

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妍恃才者未詳制人之術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祇尋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無為并及營此營彼至兩失即有所就算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益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道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余語張栐之曰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嘗有收斂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雕落之不遠也

世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節之利皆盡世事人家當隆貴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用者無何而竭矣恩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燄太熏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美者無何而歇矣進趨太捷疾者無何而踣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自南池入雲門步過覆釜嶺憶龍谿先生語凡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脚下一步地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遶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

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尻輿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說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處于熱鬧思冷則一世不受炎涼能于淡處求
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
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
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學道人宜向冷淡中作活莫鑽入暖熱處去世
間冷淡處悞人少暖熱處悞人多慈先訓云
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暖熱又且去矣自

古暖熱處誤却多少人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
不知止者殺身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
是處人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
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
無車塵馬足之勝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
煩親朋斷絕無徵逐遊燕之苦生計蕭澹無

事田間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伍欲
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昔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登
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撑便求全長安是名利戰
場莫衝鋒陷陣
但帶得一箇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
箇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
則窮邵堯夫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覺寒則
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
時則事不盡矣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
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擧
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

超遥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着手時先圖放手了脫履虎之危機進步處便思退步長源免觸羊之禍穽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閑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知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小爭訟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了那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呂本中當官箴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當得利多退一步者當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嘗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番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

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而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

山耐歹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則忍耐
之樂受福寧有量哉益世界缺陷一忍耐便
能退步并清淡爭先的經路窄退後一步自
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
一分

歆器一滿即傾常慮盈從盈處伏謙卦六爻皆
吉須知益自損中來

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

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
謂所紬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
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
如是十五年後謂敗公乃見召用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
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蓋可終身行之也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
事勢定是如此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
好諛必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
興

王秀之爲晉平郡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
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
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

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
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
節善醉也夫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横逆毀謗庶

可解之獨[illegible]微言心領、

內典曰聞是非之聲攻聰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智不如愚

中黄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

妙作一官郎以一官爲止庶無越思

古詩云此身不欲全强徤全徤多生人我心又云辟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爲不孝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爲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歲久不决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竝不省覩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畀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沉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爲妖祠娶婦者皆娶巫家不沉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不若程伯淳令石佛放光明年當取其首以覩不火廬而自

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爲利若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救不暇而能害人以自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若

高宗好養鵪鶉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鶉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蔽野 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映叱震與至尊導馬帝後責映以不請事映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 上歎賞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册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政以節恩于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愬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抹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毁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怨謗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齎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抹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矦爲仁君也文矦乃復名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下獄李渤張仲方崙等申抹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

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　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抹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

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久取病焉
盛昱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昱潛登庭樹賫
硃墨二笓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
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蒼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
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蒼年愴然見之謂
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巳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咸敦敬讓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
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
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
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為城道根能走

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
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發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根以雕鷹
羽為之價翔踊不可得發曰矢去物也何羽
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發曰州距京師二
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
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騷者道江陵愷以肉飼軍一軍咸喜總帥
奇之欲試愷倉卒曰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
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腳即其中坐鐵鍋燃
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
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
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
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奇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鑒不復疑晟伏甲兵而宴宴畢引諸將下

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郎不得無過并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搊之數十繇是得免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陵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進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臣下何以當責一坐歎息服其臨變處事不苟既到皇堂棟還不損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値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壻既語之曰我以

此付爾婿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有巫揚媪因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巳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辨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告以爭產事鳳顰蹙曰吾兄若懦令得如爾兄强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巳佑乃惻然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鬪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一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閤思過

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勞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攺拓將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諉詰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其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三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汪應軫當 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軫首勸耕出帑金買桑教之蠶募桑婦教之蠶鄉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他邑搒掠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卽駕果至旦夕可集令 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

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楊璡授册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還渉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吕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冐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

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桓謙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慶域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粮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崔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强入其家衆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亡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

且人皆服之號藏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閑時忙做忙時閑做道根之謂乎

局之屏在南粤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猺獞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節鞍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頡頏於市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爲意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

植示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載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負若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籍中殺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井日公幸教
隨此左右觧甲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
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
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
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
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
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昔亡命急卽

變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
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
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
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
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
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
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
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
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
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
至但宣詔赦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
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
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
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
頭齊力穪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
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閤戶斬之南梁人
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
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
笑謂鄰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

時併擒其小者即遂伏罪

王濬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濬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邠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爲盜所得天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曰一日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遇

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爲解阨耳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玉階乃言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

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縗絰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賊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劉皓初爲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鞫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鞫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目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投數健兒賁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

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去

唐宣宗懲閹宦之横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聞人親立初蒞江都旣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徼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劵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南唐烈祖殂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耶

人主宮闈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愼夫人不與后並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愼夫人也蓋内閫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

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副時宰錄

日纂三集八　解紛二十八

本予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繇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眞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去

金兀朮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日纂三集八　解紛二十九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果敗

統制酈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祉歸劉豫張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樂飲至夜分廼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遂賴以安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

密以問舜卿罟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
數日虜牒送牒者幷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
亾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止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隻限即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
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項刻而辦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
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
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
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
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
其姓名不答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
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
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
謂亾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
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
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又有議增解塩直者伊川曰價平則塩易泄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

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
兩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
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鬪
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
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
林境甚幽殆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鬬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慚謝

秦王以連環遺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剸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憚用以學道必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顚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王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 上問王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曹瑋脩行兵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毎以饌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亾者張詠許其首

身拘母十月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亾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眞宗至澶州賊猶未退寇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　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校李申財豪鄉里誣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巳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槖嫂侄訴于州申行賂嫂侄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　日盡勾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卒以爲嘗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

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巳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艸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　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
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
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
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爲對人情知公不搖妄
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遣密札與公有爲孀婦
作主之語仍勑中貴俟報公但日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
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上然之洛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稟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
可不備禮儀方處兆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
朝廷顧旨即辦不數月素仗成　上遂幸相
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
治平中夏國泥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
事時太嘗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
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
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遜
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
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
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
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
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
者不肯受長安閧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愈使惑擾也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
百疋使買之曰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
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
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
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公
已僉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知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

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益虜人故迂其路以地險遠誇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駮也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金人新和徽宗命衛膚敏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　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邪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輙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

則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

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

昨非菴日纂三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嘗殺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踘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故知學問文章俱當善變氣質如此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壇經云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又云若眞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言之旨甚合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扵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illegible]務知省參且欲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
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
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
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
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
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
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誹謗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 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
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怒之[illegible]
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
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
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
意

果光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
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
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
做官故如此

庾褒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
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
行侃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
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
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
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
死焉原虛隱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
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
在坐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皮私篋不及姜家布被
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
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
事父焉
破鏡良金懽夾雜鉛錫滅色藏山美玉慮累包
玞石塊光得逢烈火精鋒方信賢師益友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省過不改而舍不進也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

鞭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叅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
大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
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
舍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過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
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

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脩僧默然
濂是夜自經死
許眞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麂鹿母爲舐
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眞君剖其腹視之
腸寸寸斷眞君大恨悔過拆弓矢入山修道
後証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輙諫諍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繇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
及被謫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
日
陶栴林云卒然逢人怒駡之時一生病痛有父
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

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艸艸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
謁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旣進一步須不改
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
戴忠靖冠服錦繡謁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
懷野隨易儒衣儒冠謁公責善吳公服善俱
有古人風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

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
更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感落淚
李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具就後覺其誤大悔之
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
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

眞慎有一衣相更而服
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東還瞻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
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
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
自知也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誚比貴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
墻角一高阜以爲山也問左右誰爲之對曰
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
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舌食湯
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
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
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但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

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刼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金帛以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進救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翌日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舍

章賄偶不及臣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
詰觀巳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
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
巳之體候皆和者亦非也反焰對治是方便
法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為
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
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

恐其隕絶睿宗乃聽其終制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較費錢數
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
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
佐滕侯幾時矣假侯有不臧奚不蚤告陰拱
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
人慚爲公書長樂陳希穎爲果州戸曹有税
官弗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戸曹數以大

義責之冀其或悛巳而有他隙後税官秩滿
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
某號篋皆金也郡將以其事付戸曹俾於關
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戸曹受命
不樂曰夫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
其姦今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
哉因遣人密曉税官曰事無當自白不則蚤
為之所税官迺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

行戸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栒
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
也郡將釋然税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
戸曹為長者然而戸曹未嘗有德色也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
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
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不
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

出口傷人要筭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筭人經得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待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恠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

羅近谿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恠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

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恠得他

郭林宗好奬借士類有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為有分决亦勸令學俱成名儒拔申蟠于漆工識庾乘于門卒屠沽士伍因泰奬進而成名者甚衆故卒免黨誅號曰有道

謝奕為桓溫司馬溫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室奕嘗以酒逼溫溫逃入主所奕遂升廳事引一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恠也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見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老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鍾離意堂邑令邑人房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廣歛母畢果還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

許棠久困名場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開所
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
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戴潛遣一价郵其
家矣
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
載鹽歸交納有剩數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
私附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
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

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公不
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
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
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
如何琦乃問二倅曰知其封案意乎此人新
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
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拜公曰公恕至此矣
不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杜衍為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
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不
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有文章政
事殊行絶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
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
薦之悉得其用
何承天為劉毅參軍毅嘗出行而縣吏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
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
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
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
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三
歲刑況不傷乎應薄罰教可其議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郊
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

幼弗怫也有婦淚[illegible]公衣縛其夫

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言公大繫瑤曰吾非好

名并此婦亦誤耳況其夫何辜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推治諸縫人已誣

服送府具獄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言後官人

多而居隘其煁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

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辯嘗詣闕

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

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

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

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

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

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

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

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

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高豊爲鄭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以鄭縣僻劾

鄭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豊得文書閉獄下

鑰不肯送徒請曰使君秉法馬騄騑御理寬

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其崇者也今

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母論疎脫尤哀瘦損且

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鄭獄非漢地乎囚徒終

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鄭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

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羅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

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

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

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
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商瞿字子木同門有梁鱣者年三十未舉子欲
出其妻瞿曰子未也吾商三十八無子吾母
爲吾更娶父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
夫子果然吾恐子自晩生且未必妻過也居
二年而梁有子
趙忠簡死珠崖將差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

陽徼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搜平日往
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
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即密告趙氏夜
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捕捜
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
官趙氏竟得無他
孫須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
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
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
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
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須而民償債者
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
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
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
則熾至爲上聞仁宗悟曰眞宗山陵火起油
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范純仁尹洛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
河南少憇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
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
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
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
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
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

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其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法正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勑賓客未嘗犯法王政有三宥之義宜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圮者即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補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以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登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楊翼少游里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榎楚曰家有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

掩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公咨告富公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吾輩亦未敢保時富公不謂然後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亟誅大

臣者益未觀范公傳耳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豊顯則談其致福之繇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俄皎死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殺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勛

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笞但恐吾等行將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恕兒自寡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嘗語

人曰我輩一月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碍人行去之可也村人失牛家牛相似村人誤牽去之僕奪以歸公知爲已牛佯曰我牛汝不蚤收失在山中何妄牽人牛也還之壽縣捕獲牛惶恐不敢詣公繼之歸曰我向說失在山中今下來矣竟不言故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 覃恩受封冠帶謝 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綸封

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太爺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蔦拙菴不敢當老爺故不應比部奉 命恤刑湖南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覲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黄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盡釋之比部唯唯釋其[illegible]而去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己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

圖之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昔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益鮮一菴先生

真可法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有執政俾郊赦不宥○趙普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何人○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萊公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示王旦○旦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騃耶○

因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爲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閩中昨非菴士鄭瑄漢奉甫輯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置念乎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葬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嗣而以利後爲急者豈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繇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有欲粥其葬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覩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閑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因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祀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尾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塚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矣。

塟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僞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蓋下。或竊之以塟

其人在家。忽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往視之。已無及。後塟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繇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劉文定公曰。地惟繇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悖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為后祇而能毋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塟吉者不復以其惡而降殃。塟凶者不復以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為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推

天之理。可拓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

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歉以種瓜爲業瓜熟嘗以款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

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步許勿返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爲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

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晧皆王於吳固以其能賑濟窮乏亦以其能敬事神明故卒成霸王之業如此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

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於是一笑而罷

吾不敢謂風水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既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乎心地

以依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殯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

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雲門湛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之可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結治此心使生生必當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處即往生其家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心力以爲後世不知何人地耶師爲一笑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使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斟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母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

也鄰人苦有鄰鬼其理一耳

非非菴日纂三集韜頴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酒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圖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雜俗醒後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

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竹篠之交翳照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宴心入定聽鼠出而行堦娟娟月露下簷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無即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斯能所之雙冥會靈心于絕代

鄧旦博極群書絕意進取日以詩酒自適士夫競迎致之不肯往卜築東郭之石巖扁一小齋曰尚友郡檄下同儕趣行旦曰勿復敗吾佳思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善二君登第唐臣遂罷舉一日艤棹河次二君偶見之問以別後事曰初筒橐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南貿易自給愈于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刺亟訪之則莫可蹤跡矣覩其刺末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玩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

余一日無山水友朋便覺靈心不活每當悶坐閒并俗務糾纏便憤欲死抑鬱之久一泛輕舟望見遠山新翠便躍躍欲舞見一快友把酒論文便忘身世天地大矣何處不可容余一人嘯傲山水友朋之間以自適志哉

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南安翁南安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宿野人家主翁麻衣草屨而舉止譚笑頗類

士人遲明別去元忠以事留泉城見翁倉皇
而走元忠詰之曰長男爲關吏所拘業已送
郡翁率次兒詣庭下代杖兒就翁耳語翁叱
之郡吏疑而問對曰大人累典州郡翁曰兒
言妄耳守詢誥勑在否兒曰向作一束置甕
中埋之山下守立遣吏發取果得之卽延翁
上坐釋其子次日造訪室已虛矣
韓熙載雖入官中書令多蓄妓妾以歌舞自娛

謂僧德明曰吾爲此欲避入相耳僧問故曰
中原擾亂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可作千
古笑端生平高簡自亢江左稱韓夫子嚴續
嘗請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麗鬟爲潤
筆文成但叙譜爵品秩略不道續事業三乞
韓改竄直以所贈及姬悉還之
補鵠勃鷄文字最能買禍陳驢林鶴丘壑大可
藏身

手枕曲肱過眼浮雲一片客開俗口洗心清磬
三聲
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跡爲何物
吾輩今日只宜讀書靜炤明理觀時若朝家事
旣非吾所能爲便不可發口譬幽闇刺繡而
齒及婚姻以後如何理錢穀如何課臧獲里

之瀆竊眤其春心動矣每見文壇聚首輒或
談兵談餉談將略談時事得失毋論書生遙
度詩屬朁揣卽言而有當不知賈長沙未遇
漢文肯向鄉里兒作痛哭流涕語否且處此
疑忌之時名法漸嚴當事者憐才念少防亂
意多經濟之奇談卽可指爲處士之橫議吾
深懼其後矣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

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

汜騰并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䇿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岡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陶峴崑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野人

杜預刻石爲碑自記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峰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以二公勲業文章何患無名猶自標榜若此嘻其甚矣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榮顯故也

程頤嘗遊成都見治篾箍箭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篾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頤兄弟奭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者與語大有得蓋篾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選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于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野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蒔秫朝市升沉事絶不到門卽到門輒有松風吹之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烟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家居摩詰圖中

無以樂饑深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暴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夏晝寢無簟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翣

虛谷之風孰禁我乘褰餐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喬松修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漏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圖也鳴鶴翔鸞呈歌舞也落花流水煥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童僕也好鳥相呼吾朋友也烟蘿拱揖吾賓主也

宋朱希眞居嘉禾陸放翁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眞平日所留意者檐間有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盆盎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蓍

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梳李薁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籟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爲第一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三

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卽抽之人問故笑曰士所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盃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日何非一段清勝閣亭池榭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皂囊白簡被人描盡半生黃帽青鞋任我逍遙一世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遊便不可必

紙帳梅花休驚他三春清夢筆床茶竈可了我半日浮生

夜者晝之餘雨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疎潤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載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因花索句勝他牘奏三千爲雀謀糧贏却田耕

二頃

入山採藥臨水羨魚綠樹陰中鳥道掃石彈琴

捲簾看鶴白雲深處人家

晚間紙窗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横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境界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于斯時也把臂拽膝相知幾人謔語雄談快心千古

川籟三集　八　節録十二

袁中郎曰甚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謂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與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壟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貧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頗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如以爲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安御夜半時古廟冷鋪中乞兒丐僧齁齁如雷兆而白髭老人擁綿下帷求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即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是粉黛閒得一刻即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爲樂事

川籟三集　八　節録十三

白香山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林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躭琴淫詩往往乘輿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聊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杯兀然自醉自號醉吟先生云

予茬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
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
花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堁
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
樸被枝節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觥
賦詩逍遙徜徉興盡而後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
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是吾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
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屈委蛇稚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
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
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
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耕山鑿井晚息晨興俟南山之朝雲擥北堂之

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
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
谷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裾採藥決渠灌花操
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
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跼躅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纂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
成心病臨報日自然寃對現形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脩來衣有
布食有蔬蚤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産分三子
每歲不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

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糴者出問
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
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
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
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
其呆

王眞人曰儂血債負必然有報覓止此事乃至
八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凡面相嫌皆是前
生所結舊寃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致
辨証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
債不還積累更深寃寃重結永無了期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
三婦輙訴悖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
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秖覺電光紅紫眩
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
如堵

前世殺害多今報天折若方矜面如花已見身
歸土哭倒白頭親怨損朱脣婦因果鏡中形
毫髮無差悞

陳揀塘先生云市賈黃臻爲人質直謹愿好善
濟人見惡人輙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幼子攜
之以隨嘉靖戊子德清高塢石馬諸山水驟
溢余時臥病在家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槎
詣業師張先生樓得免須臾一人乘舟過樓

嗚呼曰黄臻父子俱溺死矣先生歎息余獨
弗信曰斯人萬無父子俱死理先生曰迂哉
子也顔夭跖壽可信天道哉余曰論理之常
父子决存其一須臾又一報曰臻尚在其子
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曰臻死矣
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
言抱竹漂三十里値一大樹根遂抱樹上其
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之父子
得俱免誰謂天道人心相遠哉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矙翁多金
邀之同爨而翁亦倚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
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
不孝蕩敗家業里中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
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月南風惡楊子江中一
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黄金不是君囊橐賈
聞怵然愧奪

嘉靖初有沛民陸氏奸而横傒其隣鄭氏產盡
撤鄭居以為己室惟存嘉木一本晩歲得子
而瘖一日遊于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
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百方誘之終不出聲
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謂鄭
氏後身云

凶泰者胡誰曉宛家郎我後簡點天子那知漏
網在眼前巧力總難勝天長久無逾積善

稱貸負心便結鞭犁種子姪邪起念已成毛角
胚胎

偶爾思傷人害物銅頭鐵額已自後隨翻然欲
作善行慈芝炬蓮旛輒為前導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
施嘗五鼓趨郡過騾駝橋聞橋下哭甚哀使
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
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索無償將併

今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丑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旣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惶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貸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肱亦登第遂

爲吳興望族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內終夕不去翌日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劉聚還焉及歸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告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今如此若襲他人之物以爲已有必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恐令一旦失去耶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生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皂縧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僱

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商取其物而棄其屍遂伏於法

蔣給事性中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舡艤至相竝卽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罔桶官呼隸入縛之此女甫到家卽聞岸上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不知已死矣再三

勸解壽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月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警世語云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竊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不義錢財湯潑雪儻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猾為生

計恰似朝開暮落花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為生一日息柳陰客有賣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梟之弗勝知其金也寄從而覆之瞑不見人乃以傷征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為記客故山西大駔也行賈以萬計乃以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百金圖返其家失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柳

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客據地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惟公取之與我餘可耳尹氏不可中分之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掇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强乃稽首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謂之曰汝之陰德厚矣當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子旻舉進士為吏部侍郎

力心為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一藏

南京聚寶門軍人何姓者有一富商為訐訟欲移城北念金多恐有掠人于國者因買蘆數萬束束置銀兩錠故募以行其募人不知念此蘆耳與其負重以行孰若棄而更置何置得一束折之則元寶藏焉私念此必有故將

一行人盡盡置之少頃見一商徘徊道路鬱鬱如有所失因詰其故商語之何曰彼慮我已盡得之矣商喜出望外願以半贈何曰若貪公財何爲告公財自有命貪乃人之常耳商感激不已因捐半脩刹爲何祈福何後二子一孫俱登第冠蓋綿綿不絕

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父令賫錢鬻物經行林莽見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及甦詰之則爲官逋所迫耳遂以所賫錢贈之其人拜泣去張少憩於磐石俄有擕瓢者問云將無渴否即傾瓢内漿使飲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居士徒手而歸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絕粒能賦詩隱居麻姑山獲仙焉

蘇有賣油人祝倖者婁不知書性仁孝當食時必待父食然後食如子歸晚其父亦必待之雖處貧境而父子歡然後值寇亂挈家避之

他舟皆行惟祝舟膠不可動倉皇殊甚至明始獲去昨之先行者皆遇寇殘滅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穀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乃竭家貲煮粥活人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陰功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王海日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借種王峻詞却之妾曰此主人意出片紙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之對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久乃得達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

主人怒王薄德故泄前言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後其子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又受封如其爵

程彦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彦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使好後官至觀察使

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李之純爲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宜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皆如其言

大通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厠盥盆忽有市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寺久之爲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候巳久卒曰一見即欲相害不知何讐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刼刼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祝之立逝

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

四明陳桱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閣筆雷忽震其几子桱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若擊桱桱之筆亦不改矣後晝寢夢人召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告云陳先生來矣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見旒黃袍降坐趣曰朕何負卿乃比朕篡耶桱知其宋祖也謝曰臣觸陛下罪應死然

史胄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
桯下階因驚覺
袁盎報十世之讐不知雖經萬刼而必報師子
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
認根苗點滴不差毫釐
佛前不但行檝即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
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

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
問曰汝婿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矜乎
泉會試第一
嚴光之子恭貫維揚舟次江滸市龜五十放之
一日家居見坡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
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
乃悟贖龜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
衛仲達爲館職病夢入冥府立庭下伺命有四
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諭意吏趨
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
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趨
人捧薄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横前兩首書有
秤吏舉薄置東秤重壓至地地爲動四人皆
失色復謂吏曰更與撿善看指金字牌忽巨
北偶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
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

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秤秤亦壓地而東秤
高舉大風欻捲無存焉四人起相賀衛拱手
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惡何由簿書
充塞如此少年曰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
其犯衛謝曰敢問善狀何事少年曰朝廷興
工修三山石橋君曾進諫此乃奏稿也衛曰
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濟於事曰聽之在君
謚矣遂遣導歸

昨非齋日纂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鄭瑄撰瑄字漢奉閩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應天巡撫此書皆記古人格言懿行區爲二十類每類各爲小引然議論佻淺徵引亦多襍糅寘果一類皆出小說家言往往荒誕不足信尤不可爲典要也

迪吉錄八卷首一卷

〔明〕顔茂猷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迪吉錄九卷》提要

迪吉錄序

善本

顔子光衷以五經得雋。自制科以來，未有也。海内於是知有顔光衷矣。所知者不過曰學本六經，胸富五車，才敏七步焉已耳。不知其心則聖賢之

序一

心。其學則性命之學也。窮年矻矻。日惟以繼往開來爲務。故其形之於著述者。罔非

淑世覺民之言。其書梓行于閩漳者。已不下千卷。撤闈之後。顏子以其書數種進。予

遜謝不能及。歸而進諸家大人。大人不勝喜。相弁慶得士。暇旹遍閱群書。至廸吉錄。

則又躍肰大喜曰。此錄善惡具載。勸戒畢彰。人盡天下之人。而事該天下之事。讀之

而有不勃肰與。疎肰愳。避凶而趨吉者。非夫也。陸務觀有云。爲善自是士人常分。區

區議報如市道。吾寔耻之。光衷豈見不及此。乃諄諄㠯報應爲言。其所以破人之疑。

而鼓人之趨者。已具在七辨六祝中。無俟于贅。先是家大人於山居之暇。手輯古人

嘉言善行。㠯爲家規業已成編。一見是書。遂爲輟筆。即擬授梓適逢意外。事竟不果。

方今

聖明在御百度振肅朝
埜兢兢惟恐失墜朕
於本心之良似覺未

曾喚醒即使道目德
齊以禮亦未可旦夕
取效不若以吉凶之
說動之庶凴易入則

此書之行不可以少
緩矣工旣竣家大人
命疇爲之序竊惟通
天地人曰儒內聖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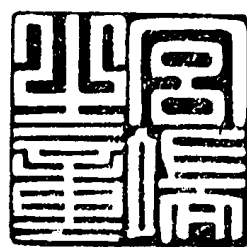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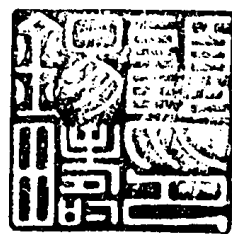
王之學皆儒者分內
事士以窮通分途而
修談性命者遂不復
究心經濟則岐而二

之矣無惑乎天下無
眞學亦無善治上屢
聖主之焦勞也光衷應
徵入太學杜門著書

有
祖訓廣義天道管窺道
統元集太平葑議等
七種內而身心性命
外而兵農禮樂刑政
之類無不備載擬獻
諸
闕庭恐觸忌諱尚未敢

鏤行近奉
明詔將復賢良方正之
舊則應薦舉之選者
舍光衷其誰不佞拭

目俟之矣

鹿城友生顧錫疇譔

迪吉錄自序

世界只此慈悲接引一脉

天帝以之提轉法界聖賢

仙佛以之超度群倫君相

以之長育萬品雷霆以之

彈壓妖氛閻羅大王以之

殛察幽冥吁嗟使世而頑

梗不霧則亦已矣若猶此

含生負氣中人則疾痛堪

憐顛連莫告身在九霄之

上者豈其無情是以或乘運而龍飛或蟠泥而木鐸或處幽而視明或用殺而衞生或談上乘妙義或說因果歸趣或爲法求賢展轉溥度或分身顯化播美神通或直指或迂談或約倫理之中或超有爲之法或驅符役鬼或點金施藥隨機應量無非抽着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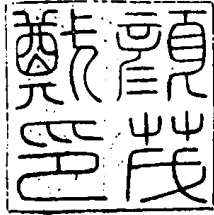
使映滿天地間耳所以然者人生在世倏忽蜉蝣百種皆妄惟此愛根作業跟隨生死萬刼不化其卑者既爲異類所轉沉墮所苦千生萬死毒痛銷魂即有英雄將相建大旗鼓而一絲不斷百渴咸生陰陽得而賊輪迴得而授刼火得而焚所以道萬善易積一

我難捐究竟法門歸於罪福雙遺赤條條光亮亮去也或云旣已雙空何意度人吁嘻是不然今夫人有身而疾摩之痛搔之與夫

慈媪之鞠育乳哺心殫力瘁不知也彼直動乎天機而莫適爲使若然者何善名何惡名二俱不立則一長自在夫天地聖賢之化

天下生衆庶也亦若是則已耳世界許濶紛身難度是以席不暇煖而突不得黔僂棲皇皇非爲人寰擔當苦惱只圖自家快樂無

邊耳吾人依影而立爲忠爲孝是爲大丹梯航到本體現前絪緼惻怛自然流布即名到家雖然悟中悟修中修無了無休假饒一

法勝似勲華衆生寃鬼猶
然消遣不得安得遍滿世
界百萬手眼以運量此事
也
宗璧居士顔茂猷題

迪吉錄總目　一心普度兆世太平　分八卷

首卷

七辨

六祝

三破

一卷　官鑑一　多屬卿相

○○奏疏全活

○○熒惑王心

○○定策調和

○○二心離間

○○薦賢

○○妬賢嫉能

○○和衷

○○黨同伐異

○○賊害忠良

○○考試賄賂

心卷　官鑑二　多屬侍從

○○忘身體國

○○大不孝濟惡
○○孝弟論
○○慈教
○○琴瑟靜好
○負心離婚
○○不淫
○漁色宣淫
○資助嫁女
○廉婿

○寬下
○家政酷虐
○婢僕
○情寃
○○家訓
世卷 公鑑二 多道術交游
○○大度人
○○僻學
○○公善獎善

○○口業變亂是非
○修道
○左道惑衆
○修禪
○奸僧
○○醫術種德
○黃白
○○戲侮聖賢
○交情金玉

○負恩反覆
○○機巧僥倖
太卷 公鑑三 多濟施
○○小善厚積
○○忍辱施濟
○救濟施予
○賑饑
○舟陸濟渡
○助喪拚骼

迪吉錄目錄終

迪吉錄卷之首

古吳　顏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七辨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比於利矣曰固也順性命之理者莫如易然不曰趨吉避凶乎不曰以義理配禍福乎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聖人終日迎福君子終日懷刑衆人則憒憒懂懂禍始福先而莫可何如也雖有聖人無不願其身顯榮其子孫昌盛奕世無疆者下隨鮑焦之徒君子以爲苦而近於僻故舜之大孝全在尊親養親而其尊養顯親全在德爲聖人惟德大故福大而孝亦大天自聖人出也吾儕生初賦予既有定分不能爲謀所堪自種自收者獨此方寸地耳若不猛爲致力乃自比於傾覆夭札則安在於天爲完人於親爲肖子乎曰若是則孟子何爲斥之曰孟子所顯斥者富强之利也至仁義之利則屢談之矣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報之衛也色貨同民而可以王恕之效也至五十里之滕拙展不得從遝莫施

則又揣摩而聳之曰爲王者師新子之國其抑闔鼓天如此猶恐其不動而乃曰仁義不誅其利國貧亦貧削亦削則孟子眞迂濶非人情者哉

曰然則報信乎曰何不信人於天地間一氣耳一氣在混茫之中聲相聞噓相屬也景星慶雲和氣所現雷斧鬼火暴氣所鍾秋之不爲黍也稗之不爲稻也萬古而然然此言之烏有不報者乎

曰然則其報之遲速何也曰偶也人與人儔類錯而處耳然而言善事或有朝發而夕聞者或有累時而

後覺者貸劵于人責償於後其所限之歲月日時有異焉夫一代二代至于三四五代是亦天地償限之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而不覩夫田主之收成者乎委土於佃秋而課之夫其朝種而暮穫也非田主職也以扶輿之大洪濛上下無窮無極而食報于百年之間其秋成不旣速乎

曰然則有不報之善惡者何曰固也世無百年之人則冥司有未結之案人無純善之局則考較有那移之術是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者矣有隱德隱過獨甚獨眞而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爲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爲不報也欒黶之汰其報在書欒盈之死其報在歷頡之倒之其變多矣則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鬼誅同歸一痛而世不之知也不之憶也則又以爲不報也何以明之曰以一殺衆殺明之殺人者死身而旣當之矣若白起之坑四十萬李林甫秦檜之毒流四海亦僅以一生畢其冤乎哉故殺者殺殺殺者

罪有重於殺者也今夫飛廉雷師滕六封夷與夫崩濤怒峯之要渺蛟龍罔象之翹奇其神一變化皆非人間所能而謂善惡之報僅以一身一世僅以凶害福澤舍此別無爲也又烏睹所謂不測者哉

或曰子不語怪茲所稱說近于怪矣曰固也土之怪曰羵羊夫子言之矣魍魅魍魎者自禹鼎則天下莫能逢焉奇肱之飛車也越裳之指南也聖人盡怪也一死一生一寐一起萬物盡然莫知其理天下盡怪也且所謂不語怪者懼生民心目駭衆耳今混沌鑿

矣宣室齊諧雜俎之書所在而起孰不聞病而脉語與二竪爲搆者乎又孰不聞死而復生見冥間種種者乎民怪于怪矣一以義理酌以神明怪而後定以怪止怪君何詫焉

或曰然則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佳矣有意爲善是謂作之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夫所惡于意者爲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焉修其大而重遺其細持之勉而難要之純故每忽不自持不足以合天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退托不生勸勤不

作則與行法俟命者何異亦何惡於意哉

或曰善惡之報信有之然導引而至於長生積德而至於動天皆非常人所能曰[illegible]不然長生不死非常也若百歲內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屐順迪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寔修寔踐獨不可以收庶常乎且如文字可以却虎符咒可以治鬼不食牛之家可以辟瘟一些小事便靈妙如此況念念積陰功時時行方便者哉今夫大富貴之家其所從出皆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後子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劒俠凌壁神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即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無患報矣

六祝

一起信心夫迪吉逆凶聖人已斷之矣而世乃指順逆之少爽者憒然不信謂爲善未必獲報爲惡未必蒙災是其心爲何心哉且以此而語人是其語爲何語哉斷自己種子滅他人善根皆是之爲也故不信不積不積不信見此者正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

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以至言言信事事信而靡不歸於善也古固有拜枯木而發葉食之成道者矣又有鑽石十九年而得穿因之致仙者矣夫枯木頑石何靈之有然心力勤天將鑒焉道將舍焉又況爲善獲福至德動天乃理之常而有不信者哉信則勤勤則積積則福小信小福大信大福疑信參半而禍福或不驗也則有高之者曰君子言善惡耳何必談報吁是固然矣人果能悉心倫彝盡力施濟而家事孫子付之不理否若有着禍福根則吐納清

虛之說固不若喫飯也且世自揣何如聖人聖人之
語人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其相語曰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聖人豈妄語悞人者而何必盡舉而空之
縱能空之又空可得聖人之體而恐未盡聖人之用
者也

一重傳流此書善惡兩報森然指掌是上帝之神道
冥府之案牘也官審巳備書筆之而已故輯之者不
必有其名不敢以善爲德也市之者不必求其羸不
宜以善爲利也書記所在卽屬善緣秘而不流必有

天殃故能以此意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
善傳大貴人及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刻印傳流
廣布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掇令人耳而
目之下及田夫閨娘牧豎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
福緣亦無邊矣昔孫思邈刊醫書千金方書成平地
仙去周篪爲人說太上感應篇脫饑饉夙籍錄此言
之公善之德豈有量哉

一願增補發揮古今善惡酬報者何限偶筆記取安
能悉其大全同懷此意者或的然載籍或昭昭聞見
不妨搭入更加大筆挑剔微危踶人心耳一句讚揚
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打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
發揮愈明神理愈現助天闡教爲功厚矣孟子有云
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愚於此篇亦云

一囑勤修夫爲善未有二三其念而得報者以一杯
水救一輿薪遂謂善不必爲忽玩復生不又與于不
仁之甚者乎夫任世以善也而傳世亦以善棄世而
轉世以善也而出世亦以善裴度之延其齡也曹惟
思之踣其生也此任世法也禹稷之爲天子也子元

之斷其嗣也此傳世法也積穀千萬權勢赫奕而一
旦付之無常之鬼關節不通功過對簿惟有作業相
隨此棄世法也郄后爲蟒王稍變牛人身難得自古
患之視其今作以爲來受又轉世法也悟眞詩云大
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繇我亦繇天若非積行修陰德
動有群魔作障緣而上陽解之曰欲修還丹先積陰
德夫施與不求報陰德也積善無人知陰德也不迫
人于險陰德也牖中作方便陰德也若修行人自巳
陰德未克辭不爲外魔所攻若能回思省疚大恐辱

精進則魔障化陰德蹊此言之則又出世法也人縱不為超度地獨不為生死地為子孫地乎勘破此機者最當喫力修持勇猛不懈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詔我不敢孤負善緣令與日願力既遂又添一段公案也則其有功於勸善不少哉不然悠悠忽忽日復一日人生能得幾時待我徐徐積累也終受陰陽磨盪中而已矣

一重養心夫所謂善者貴其誠也誠之不至則遇善不必行行善不必果雖有施濟汎汎若視越人之肥瘠焉固不能滿注也又甚則有市之為德者矣又有邀之為名者矣此二念者于善何居乎管子有云喜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于戈兵而南華亦云兵莫慘於志而鏌鎁為下蹊此言之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濟而含和飲醇固已捷若桴鼓一施之德豈有量哉昔禹稷氏佐堯舜定天下饑民而致飽之水民而致居之功德浩大卒享天下數百年而吾夫子以尼山布衣一籌不展空言何施獨惟是老安少懷之心勤懇至死竟得與南面者爭功絜德帝祀萬世

則心之具萬法也此意獨儀封人南宮适知之其餘鮮不以道大興嗟有能致嘆矣人但能涵養本原沖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益滿虛空界其福德又烏可思議哉此為善之第一切務也

一貴堅永夫善有近報有遠報蔡蒲之質朝種暮發松柏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後獲千萬年之用方有虞之未遇也竭力耕作流蕩易業父母兄弟迫欲殺之鰥身愁苦靡所控告幾不得比於庸夫有周之未王也至公劉太王時且幾發矣而東馳西逐地無卓錐強敵侵陵若壓狐鼠幾不得比於庸諸侯此其後何如也令此時善根不固悍為憑陵與母弟敵人為難則大任不降而八百不王矣故積善而弱者福之胎也履險而貞者德之辨也風霜摧折之下崛強猶昔氣力自是不同一發則掀天撞地流播無疆矣久矣夫造物者之黠以是勘破人也

三破

若非惜因則安有生而不候生而發疾貧乞者乎

破安不善者習心習見三條

讀李登案　登十九宜狀元以應舉後過惡遲十年降一甲累次如此遂至不第 見宣淫門

課士以十年其概也科甲成否之大較也使李登不聞神巫之言則少年鄉舉驕淫橫佚自以爲福分止此耳而旁觀者亦莫窺其微遂疑天道不知大根器的人有才有智横行過手盡是結得好緣天付之將以救濟斯民也使其人能用之善何知不大富貴大壽考既造惡業所減已多世第見其薄有福分猶非低命所及便謂無報豈識生前帶來自饒分數乎薄福者之爲善亦然若泄泄不足動天雖鄉里好人旋轉幾何惟大力量大豪傑則自有翻騰手段不落尋常格式中矣

一若極精極大地尺獄

讀俞娟案　俞氏生前不孝宜雷震而先斃再生三十年當結案以至孝哀籲獲免 見孝弟門

課衆以三十年其概也人生禍福之大限也而前業今受隨受隨脫其變幻不可知如此何怪世人之難悟乎況人生大善惡必自十五歲上方始造之如是 此間前輩得力

天固不在此歟

而又三十年則四十五年矣世徒見此四十五內之人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已嘖嘖不信果報及其天之既定則或不及見也即及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尋常事不及察其大迪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昧自疑況豫不及就使閲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後起者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讀羅璧寘責案 不孝門　曹惟恩甩朴案 杜淫門　及殺生負財償債案　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受神責且以誡其至親聞之輿人而衆習不解何也

知之則當聞一警百

曰此自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既不肯言即父子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轉傳數手即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搪塞嗚呼冥報安得人人而顯之哉就其知者新猶儆省數日之後精神愈狎物誘愈濃且漸放下矣辟如士人畏考黜愛科第這大利害當時要如何憤發久且忘之又如淫媾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病豈不千辛萬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

又有實信而口硬者

知之則當時時提醒

福根名根

能所

顧報習久而忘之畏談而置之瞞心而姑犯之此地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

破阻善者習心習見三條

讀公善奬善案　善何大乎與人同最大今世修善之士有見一事則攘臂爭先者或用人而成或用我而敗不解也有逢一緣則喋喋恐後者或嘿謗而勸或瀆聽而疑不察也有見人喜名則求其忘名見人修福則求其忘福而不知鼓舞之根或隨之而塞有自入世則厭出世法自出世則厭入世法而不知接

見彼小者我自小也大海不擇細流

護短心

引之機或乘之而墮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便嗔人做彼寔鄙其小也不知見大見小隨人分量即有纖毫善根祇可引不可沮引之至於大善爲無量功即不能而堅之護之善根故在耳又有自家偶之不能共爲便破人做不知人做我做同歸一善我若歡欣讚嘆便是助彼爲善不關財用事也又有善從我倡者即樂從人倡者即不樂此益大錯總之起於有我有我之善則不能成大名矣

如是者皆知爲之爲而不知不爲之爲也

一

讀救濟案　有泄泄爲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已奚必論事不知惻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功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昔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夫與妻同眠妻恨之曰子雖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吾願身在妾邊心來汝處也如何吁此可爲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施濟有限堯舜猶病者況匹夫哉夫限我以不得爲我既謝不爲矣乃我財分得爲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

諱非不

眞名埋

二病過病

或曰救濟安穡比自家衣食曰請分衣食外可乎

也遂吝施已乎夫立人達人未嘗不施濟只顧分量何如耳安有顛者窘者日現乎前而我之力又足以拯之徒以立達在念不務博衆爲解哉且我之衣食奢濫等項據現施設不必顧前慮後至於救濟直計較久遠以不能遍及自解是終無行善時也○又有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爲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錯（極無理而今多如是說）孟子嘗云孳孳爲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于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顧

通套語

言出何根當自知之

日夕不倦二者執德又使有二子於此一子偶爾就學暫時即懈一子專心致志不貴不休二者孰幸此最現前之理而猶執偏漏如此甚矣人之難悟也

如是者借口不為之為而不知為之為也

讀口業是非案　有一等人遇善輒沮見人放生則曰人為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為重見人施濟則曰寵親戚賑之為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因其當厄事或就其易舉必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

妬婦根

客有之欲程子云待即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忘消也

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又一等人過善人輒責備或做某事必舉其所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為那事便隹何必爾爾夫人非堯舜誰能盡善極力克己尚有過差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不妨瑕瑜互救而必以是沮其向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情薄惡不可以善行他遇人為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話不則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不知善難逢世都是圭角未化情理未合內交要譽

惡聲之心未忘就中磨煉自有妙手自是退火進善機權夫子云慮以下人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也遽謂善不可為以術文之以武濟之得則為伯道失則遂有不可言者矣彼見神聖好生處都抹過刑殺處即取來藉口而不知其心之已化為嗜殺也故術不可不慎也凡此等人皆成人惡不成人美者也間有君子作此議論已是留小人之根矣

如此者已不為而又禁他人之為者也

破飾善小善及善惡兩掛善惡雙遣者習心習

硬舌

禍福

此名依于附

見

有一等人明知善之當為自家亦儘去做及論果報則恐人以禍福目之抵死不肯認此等人為名根所護知自利而不知利他有一等專習持齋施經造像度人而于自家德行本來心術殊不照管此等人為禍福所動知利他而不知自利又一等人習聞道德仁義從而附之至一切嗜欲不能禁也則又從而庇之遮掩不得則明目恣談以自快其灑落破綻未露則展轉彌縫以膠投于意氣又甚則又以天地為大

此名徇俗天　此皆托鄉下不知與鄉下正別

戲場視人世無真面目遇方與方遇員與員徇衆所趍甘言泉涌以自托于死轉靈妙此等人善惡雖無定而然總之成就一個惡德何也彼其心在媚世也欺世也玩世也又有没力量的人恐笑罵而止善根

有心無力

彼不敢與衆爭勢也辟如貧兒愧人甘心餓死不惜性命又有没巴臂的人逢横逆而沮初心彼不敢與運爭畸也辟如艮藥苦口即便諱疾未究藥力此等人名爲物

有才無心

大我小不滿善根又有等人張設自是剏若無人救人救到底殺人殺見血酒色財氣明翻無理之案是

非毀饕特騁不經之辯此等人名爲物小我大左袒

修福不修慧

惡業又有等人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種毒者不知此之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又有等解忽

修慧不修福

趍蕩專談名理以有爲爲迹以德行爲粗以不思善惡爲奇恐慈悲之縛我則戒行精進不甚喫力覺玩奸之親人則嗔怒游戲篤言自在此之謂菩薩口波旬心夢游清都極樂國而自身却在厠池上打䑛也

首卷終

迪吉錄卷之一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官鑑一

奏疏全活之報

奏議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善力得無減乎不知善念滿時鬼神已知況行事祇施濟下民而奏議則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爲善者已更難更難況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永賴其爲福德寧

可計算昔王安石祇議復肉刑父子寘譴見嚴林刻門機只議緩賑蜀一節禍至滅門見緩賑濟門馬默奏草投海例天賜男女見全活門王僕射請貸飢民神報相位見徭賦門禍福之應其顯如此言事及覆旨者如何若何但實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爲心則宛轉盧活自有竅郤擊邪扶正定無虛僑不然而左右手輕重心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於所執亦自實見得是然已禍天下也又不然而矜名矜氣致天子愎諫權貴禍衷其於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

如張綖議新法太激失石遂執拗不移韓文及閣臣守誅宦官議太緊致劉瑾等横行皆激之害也

道猶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植邪黨排正人遂
上意希與旨則固不可言矣

(當五代兵難之特誰)

○蘇綽奏施王道六條三世相國
綽于宇文泰時爲行臺郎中歲餘未之知也僕射周惠達薦之以爲有王佐才適泰游昆明池問及漢故事無對者綽具言其詳因與語造化治道達旦不厭即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做周官減冗員置屯田以贍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俗吏不辦有此純乎王矣）○其二敦

(識有此與孟子言仁義同功)

教化言性隨化遷化于敦朴不欲化于澆僞宜去兵草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單力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有似平平實當時切務純乎王矣）○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即閭胥里正猶必擇人（妙法能運動天下）○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乎惟奸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

(寔見得春生意思則作語自別)

(眞宰相)

檢舉吏胥也六條在凋弊瘡痍之中尤切窾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任（得行其志了）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爲已責（聖之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休休有容）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積勞成疾卒子威爲隋宰相威子瓌瓌子頲爲唐宰相俱名臣

是寔用世的孟夫子也今雖飽熟經書揮霍長才能知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乃有此人

○○魏徵勸行仁義既効兩代傳芳
唐太宗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問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嘗諫黜中男爲兵固執數四上怒召讓之明辨得理賜金甕又嶺南酋長馮盎與諸酋相攻或言其反上欲擊之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不出其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從之盎即遣子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又嘗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未易格心徵曰不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化

(只二事已救千萬人矣)

則今此等邪說猶沁人求腸裴人口吻

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覇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能令人易悟）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身致太平豈非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上安得而治之（妙妙一代王佐之識）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不齎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又嘗上十漸疏謂帝漸不克終帝以疏列爲屏幛時時觀省兼錄付史官又賜黃金十斤廐馬十疋封鄭國公拜相謚文貞圖繪凌烟閣上思慕不置自立石碑至文宗時孫魏謩復爲相令獻其祖文貞公笏以比甘棠益思仰如此宋神宗復錄魏徵狄仁傑子孫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折得倒然非聖君誰能信之

使行之中道而廢則無功矣

魏鄭公既以直諫震當時而保全名流殊切又

見張玄素諫修宮則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豈所謂有技若已有者矣當時太宗英武威嚴喜怒易恣而用兵武畧尤所技癢非得魏公仁義王道敷陳剴切鮮不以操切易慈祥者矣壽一唐之國脉興百代之教化功何如哉

爲三代而後開个德化樣子

○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致相

太宗時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韋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問之對以馬周具草上立召之未至遣使督促（求賢若渴真聖主）數輩及謁見與語大悅除監察御史以韋何知人賜絹三百匹尋以周爲中書舍人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商確舉要删煩會文切理（自是心上過）一字不可增減遷中書令帝嘗飛白賜之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心力

凡言必求可聽如馬周者可以言矣

進賢亦有榮施矣

一布衣而條陳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節欣慕如此非存心救濟所致乎大畧熟練世故欲致太平的人則詞理自別徒矜辨博才者不能有此也○嘗記正德中尚書韓

只要實心忠愛便自有妙手妙言

有云詞不欲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弗竟也可
為奏疏之法又唐德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常
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
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
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得卿也又可得
進言論事之神矣

○○呂夷簡請免農器稅以州守平章

宋真宗時農器有稅知濱州呂夷簡以河北邊境繇
賦煩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
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可謂一言利天下

言事豈無大于此者乎而旦獨于此中辨相誠觸其精心耳

矣時王旦為首相王曾由三元擢官致位中書舍人
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知州呂夷簡當與
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為然問其故旦曰
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存心天下真宰相
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
風將大任之未果帝崩劉太后臨朝遂擢居參政尋
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以太尉致仕

相人之心亦大好相

一紙書遂可卜終身事業王文正固眼識過人

法

而亦可為奏議全活者挑剔一个隱現微機矣
夫心量所感通神矣哉

○○○衛仲達疏諫工役塞其惡業官至尚書

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二
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官色變索秤稱
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
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

惕惕然上帝臨汝

不正即書之不待其犯也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
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

言可不求為可從哉

此諫稿也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何益官曰朝廷雖
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
如是將見乘此而獲度世矣安得而攝君邪奈惡念
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
惡念被錄陰司損福如此惡何隱而可萌善言
無補而功力浩大如此善何虛而可忽哉

○○林鎬疏罷工役塞其惡業既死復甦

鎬莆田人為工科給事中詔開陝谷以通運載奏罷
其事後以他事謫龍泉縣丞中途傷寒氣絕而身未

冷家人未敢棺殮鎬瞋目間見二鬼使拷之至一朱門內枷杻者不可勝數見紫袍者云著林鎬善惡評報乃見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擲黃卷而去善條重墮侍吏曉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章也侍吏還報鎬伏地中聞呼云入獄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參政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難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鐘聲乎遂一捶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無此一疏不知淪落何所矣

朝廷生一事則民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一切報罷所以爲聖相也一疏之力至于如此況躬活數萬者乎

熒惑主心之報

主心一邪則百事皆謬天下之不得其死者多矣若好戰若宴樂若刑法刻薄一中其毒禍延不解導君者可不審殺人活人手段哉

○李斯趙高導君佚樂慘刻皆夷三族

始皇并天下丞相李斯請焚書坑儒滅三代典章及二世即位問居尊安樂法則對以督責之術謂使百姓莫必其命而後主嚴尊而所欲無不得又賈子云趙高傅胡亥所教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導之者非也二人以學術殺天下多矣後皆夷三族

二世已謝教主矣

○晁錯啓帝更令變制全家棄市

景帝爲太子時錯爲家令峭直刻深以智辯得幸及帝即位爲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因請削六國列侯宗室莫敢難卒致六國反共以誅錯爲名袁盎間之遂全家斬東市

錯父嘗責錯削諸侯疏骨肉遂飲藥死吁錯之死法乃父知之矣

錯之削六國忠謀也然當時欲反者獨吳耳得其機會而制之使兵革不起生靈安堵不亦善

錯以刑名輔景帝試

乎。遼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遂輕舉致寇，禍人家國如此。景帝提局殺吳太子，其質原非近厚者，以錯輔之，愈長其鷙擊，雖然，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王恢倡議開邊，不售自殺。誘虜入寇而伏兵擊之，此武帝邊功之始。詳見邀功門

○○桑弘羊言利取寵，坐事族誅。如算商車、平準等法，並為萬世之害。詳見興利門

○江充以告密中帝意，禍成巫蠱。

充初為趙王客，得罪趙太子，亡詣闕，告太子陰事。上悅，拜為直指使，督察貴戚近臣。遇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即詰奏之。太子謝不獲，帝益信用，威震京師。及上有疾，憂木人所擊，江充即奏言疾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遂云於太子宮得木人最多，且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收捕斬之，罵曰：趙虜，汝亂乃國父子不足，復亂吾父子邪。後上知其情，并族滅江充家。

皆以攻訐阿旨如此，欲無敗得乎

傾危之計，無施而可，況人父子間乎，況國本乎。充之狂狡，本欲圖廢立之勳而已，被赤族之慘矣。

○○李世勣以立后阿上旨，災在後嗣。

唐高宗欲廢皇后立武后，召羣臣於內殿。褚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既受顧託，當以死爭之。李世勣稱疾不入。便要觀其變了 遂良叩頭極諫，且曰：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上怒，令引出。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懇言，以妲己、褒姒為比，至恐宗廟不血食。上不納。是二人皆遠竄。遂良竟先死，韶斬韓瑗，而亦先死，不及於難。 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執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命李世勣冊立武氏。後武氏革唐，世勣子敬業起兵致討，敗績族誅。吁，勣之立武，欲迎上意，長享富貴也，竟以武氏鋤其宗乎。使勣推遂良為鋒而已，收其利，則上意可回，妖運可挽，然已非純忠矣，況人捨死而爭之，我搖唇而鼓之哉。敬業之敗，有天道焉。

上意殆為眾議所奪矣，一言敗之，其罪蓋宜

當時長孫無忌不助武后，亦不立異同，但以受賜依違，竟坐事死，而遂良強諍者固無恙也。孰

謂死生爲人力哉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等阿武后爲酷虐皆死（酷利門）

○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等希玄宗爲掊克皆誅（興利門）

○○徐湛之江湛等成伐魏之舉同及國難

五代宋時文帝欲伐魏徐湛之等勸之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六軍之威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帝使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耕

憤憤哉

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攻魏失利死者萬餘人魏主因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

湛豈得不慚愧乎

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胡馬至此朕之過也魏破六州殺掠無算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爲戲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是誰爲之殺人如麻）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魏主宋主皆不克令終而徐湛之江湛皆同爲逆劭所殺蓋兵戈荼毒不兩年中構此大變二湛雖死君難其亦非不幸哉謀國者宜用爲戒

先閱史見二湛勸伐之舉至宋魏殺僇令人掩卷私謂此是死法何以得活及覩癸巳之變殊覺不爽請俟觀者

○○李林甫楊釗等啟奢淫之漸悉坐誅逆

玄宗在位久浸侈林甫用王鉷等歲貢百億貯於內庫以供宴賜且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也又薦姚思義爲進食使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上意益豪嘗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輦賜林甫而楊釗亦

關者君心處便關者天下

迎上意以聚斂驟遷一歲領十五餘使賜金紫當時楊氏五家賜第京師并爲安祿山起宅但窮壯麗不限才力皆二人成之也林甫死楊釗誣以謀反剖棺暴尸而釗亦以從上入蜀軍士嫌其與虜謀反爭殺之

○○○王安石以僻學誤主絕其後

安石博學強辯卓行高談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爭賢之獨仁宗以食釣餌一節獨知其奸神宗時韓維呂公著力薦遂參大政以皐夔稷契自居雖富弼司

馬光諸賢未之覺也首急理財引周禮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謂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毅然行之猶恐帝不決則言曰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不能無敗況任事數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便理拒諫飾非公案）帝意益堅于是青苗保甲保馬免役均輸方田種種新法頒行天下初與諸賢相善因爭新法不合皆肆其詆毀其子雱至云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新法行他可知矣以呂公著薦登大位極言其美後極詆其惡喜同伐異執拗抗很惟呂

惠卿論經義與合則亟引之葉祖洽以對策媚時宰得大魁李定以譽新法便民拜御史鄧綰以褒安石伊周得館職蓋一我見橫於中而是非中變矣以攻者衆益傲很縱誕謂天變不足畏（無忌憚之極）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保任此三言而萬世之禍烈帝憂旱則曰水旱（妙）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正恐人事之未修耳今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上覽

鄭俠流民圖罷新法即日大雨安石竟坐俠罪其侮天驕妬如此帝復以彗星求直言語安石云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無之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又韓維言保甲擾民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帝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不可不畏也對曰爲治而止任民情所願而已何必立君其賤民抗上如此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及應舉入京問以新政佃曰

（好好聖天子被安石弄壞）

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反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殊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妙妙）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賢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盡之）安石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司馬光求去位上曰安石善卿無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歐陽脩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

欲立蓋世功名即此是貪心矣況乎殺人以求之乎

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譽公著後亦毀之二人之
身前是後非曷可信哉其拒諫妨賢又如此原其意
蓋欲理財用兵平夏伐遼復漢唐故疆本以此中上
肯而畏遼之大則先試之小夷於是王韶試熙河章
惇試湖北熊平試瀘夷郭逵試交趾皆能致勝然生
事邀功殺人盈野已得不償失交人露布有云中國
青苗等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以拯濟遂陷邕城
屠民五萬八千口誰之咎者一再伐夏則徐禧敗衄
所得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荒死者六十

誤天下只一敢字

獨不念靑苗錢死者幾百萬爲兵火死者幾百萬乎

至權力已成所舉者

萬人至遼則我未及加而已先來求割地矣安石乃
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遂割河東失地七百里
爲異日興兵之端至於通金伐遼二帝爲虜皆安石
始謀之作俑也罪重惡盈一子雱聰明才氣安石甚
愛之發背早夭悲傷不自勝屢謝病求去帝益厭之
乃罷政上失君寵下悲嗣絕所斥逐君子相繼柄用
盡廢其法愧懼而死吁如安石者豈止執拘泥古其
娟嫉貪功愎非敗國覆宋室之罪人也
仁宗所養仁賢被安石掊擊殆盡所留元氣被

至彼亦謂天下果無如已者矣故斷斷無抵此數緊也

安石荼毒殆遍彼其初曷嘗不欲爲名臣哉但
取名太重遂至矜學飾節護名大勝遂至好諛
排直不盡滿朝爲小人不止者而國事已不可
爲矣悲夫此根可不猛自斬斷

○蔡京蔡攸以紹述亂

徽宗親政蔡京始倡爲紹述父兄之說帝賜坐訪問
之復行新法籍元祐黨人禁錮其子孫專政日久公
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蔡攸權勢相竝浮薄者復
間焉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京竟致仕又與童貫

父子娼嫉如此況他人乎

等倡和開邊卒致邊釁乃竄蔡京于儋州行至潭州
死竄蔡攸于雷州尋復誅子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
遇赦不許遷移後死亡殆盡
錮元祐黨人子孫而已子孫乃嬰其禍何利而
爲此哉有張觷者蔡京延以教子一日問曰諸
生曾學走否對曰先生之教足容必恭觷曰不
肰天下被汝翁弄壞盜賊將至能走可以免患
諸子告京曰先生忽如此狂顚京曰是非汝所
知乃載酒私覲問計因薦楊時肰則奸人之敗

小人末路盡有悔心但無及耳予其救之于終何如慎之于始

人國非不自知也私㷔難捐勢重難釋無如何
耳子孫分配遠方而學走之言果驗
○○王黼朱勔等導君佚樂皆誅死
今猶有此等學術明言無忌豈不害人
黼為少宰與蔡攸俱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
秘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太平為娛歲月幾何
徒自勞苦帝納之遂數微行其幸蔡京第也輕車小
輦共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酧
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益紀實也又為苑囿
象村居野店珍禽異獸動以數百日與黼等縱詭嬈

一時豈不自慶得君哉
褻無所不至（凡奸臣必導君佚樂而後可弄權無忌耳）用朱勔為花石使
民間有一異草奇石則發屋取之毒遍生靈騷擾海
內其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黼家民心嗟怨聚
衆為盜又約金人夾攻遼蔡京童貫主之帝頗憚用
為戰守備而妄何其陳測吾矣
兵王黼乃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
不復為我有遂決既滅遼金背初約要求不已王黼
利功心最害事
利功之速成許代租稅一百萬僅得六州空地其子
女玉帛職官富民盡為金人掠去論復燕功加王黼
太傅楚公蔡攸少師英公童貫徐豫公後竟致邊隙

功豈佚樂所能成哉
王黼竄永州為盜所殺朱勔童貫皆後先誅死而逆
黨盡焉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宋徽宗與唐玄宗若一
轍而其時逢君之惡者報應亦槩可覩矣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若應兵制敵則不在
此限當求可勝之理選將募材利器廣蓄出奇
運變無浪戰為也
○高德儒誣奏祥瑞受顯戮
隋煬帝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
見之奏以為鸞百官皆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

見嘉祥稱朝散大夫後為西河郡丞太宗拔其城執
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
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民大悅
隋煬之橫奏祥瑞不為加貶但設此心以謏誑
君父為罪大矣朝散大夫直得一死否
○○崔浩以左道戰爭事主夷其族
只被邪術誤了
五代魏武時有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通陰陽之術自
言嘗遇老子能辟穀輕身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
籙真經至是獻書魏主人多未信浩獨師受其術且

上書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虫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詞旨與妙帝欣然起道壇受符籙又奏作靜輪宮必欲高接天神經年不成太子諫曰天人道殊不可相接豈有耗府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不聽浩多智習兵算無遺策勸魏主伐蠕蠕伐涼皆其決勝也當時封疆鼎立而邀功域外殺人多矣又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佛像其崇道詆釋各守私意非介然不惑也且不戒而殺則又甚矣明年以脩史夷族非不幸也

太子智過崔浩

爲將道家所忌何相矣也

仙教不可謂無但如賀蘭語眞宗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盡之矣又陳搏荅宋琪云聖上有天日之表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脩煉無出于此此兩人眞大仙之言

君相自有度人之術

○新垣平以祠帝却日邀寵卒伏辜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親祀之以平爲上大夫議封禪事未果平又令人持玉盃獻闕下卽先言曰闕下有寶玉氣已果然盃刻曰人主延壽上悅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以明年爲元年有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平

有此神通不免一死

人主百靈呵護小神怪莫來請死也

○少翁欒大託神仙旋被誅斬

武帝時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死能致見之拜文成將軍又勸上爲臺室置祭具而致天神歲餘方益衰乃爲帛書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誅之後頗悔其方不盡有欒大見上驗小方鬬棊棊能自擊上方

乃復爲禍于牛

憂河決而作黃金不就大許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須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上拜大爲五利將軍佩玉印平立受之示不臣封侯尚主貴震天下使夜祠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然頗能使之後竟坐誣罔

得么小術便開大口如此祈福擬有道術亦敗矣

○柳泌求長生翻成促壽

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李道古薦柳泌能合長生藥召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

先驕一官

乃以泌三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藥成服之多躁怒暴崩中和殿柳泌伏誅李道古亦貶

視爲馬周何如哉

方士敢誑主上者非無奇術然如技之易窮何且天地神明自不容一狐質假託大道浪享富貴也我　朝如王臣李廣李子龍等皆以妖術獲誅烏有能自脫哉

定策調和倫理之報

嘗聞魯漆室女子倚柱而哭問其故曰吾憂君老太子幼人曰此卿大夫之憂也曰魯國有變婦女安所逃其難乎故不二心之臣托孤寄命大節莫奪尤福天下之第一要緊者如伊尹之成太甲周公之輔成王兩代命脉都是二人心精結成其世德緜榮亦既隻千古矣至於父子兄弟關係非細能爲帝王調和其間不至傷恩敗化亦所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也大臣扶持格君當以此爲首務云

○○狄仁傑起房州之帝子德業冠世

武后革唐爲周降封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嗣武三思日營求爲太子格元輔等不從既爲所害未幾武后復問宰相無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浹日至五萬欲繼統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儆陛下乎且姑侄與母子

無敢對是何心與狄公明是拚死

精神俱在

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侄爲天子
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
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爲太
后言此最好機括后他日又問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
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太后由是召還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復召仁傑
與語仁傑敷陳苦口涕泣不止后乃令中宗出曰還
爾太子仁傑泣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
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遂定

此節又好乃定立矣不然宮中恐不測

位卒與唐祚仁傑封梁國公子孫襲蔭

仁傑之復唐祚初無奇法只是至誠惻怛敷對
明白使人主信而從之耳至舉子光嗣一節亦
好機權與左觸龍愛少子之意同見薦賢門

○○丙吉擁在獄之皇孫勳爵雙高

漢武帝時戾太子遭巫蠱事妻妾男女遇害皇曾孫
亦係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哀之擇謹厚女乳養
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令被係者皆殺
之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
乎使者還報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及昌
邑王廢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皇曾孫病
已者今十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霍
光從之宣帝既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
陳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爲列侯丙吉臨當
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
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後爲丞相

同輩猶有德色況立天子乎況封侯印乎人難大難

吉之有德不顯霍光專定策之功爲之也淺夫

于此能無觖望乎夏侯勝明于洪範五行以理
斷禍福若合符契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因識先知定非奇術

○○○李泌兩護國儲宰相元勳名籍神仙

肅宗即位靈武謀抗敵以次子建寧王倓才勇使爲
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豈可使爲
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
下艱難衆望在于主帥若建寧功成同立功者其肯
已乎大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乃將廣平有先事之慮既而
建寧王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賜死廣平懼謀去二

以此操縱無不中窾矣只是先一著法

爲人臣子當知此義可謂操心危慮患深矣

人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正法）蓋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泌未有以爲之地也及復長安捷書至上喜就泌飲酒同榻寢（難得此機會）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若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妙妙）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

轉折處字字中窾

辨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

自是實事

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有功但爲宵小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嘗與臣言其寃輒嗚咽流涕上曰俶嘗夜

中窾

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

情眞氣和

相親善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

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酖長子宏立次子賢賢

妙在引一近事把心頭撞字字靈

內懼作黃臺詞以動后心其詞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然竟不免也今陛下已一摘矣愼毋再摘于是廣平無恙（一言撥動天性賢於累牘）德宗時復爲相郜國公主女蕭氏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氏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仁孝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之

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舒王爲姪者（太難了）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妙在）今陛

此處少嚼嚼則事理不條暢而難入矣

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陛下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聞此易悚懼易動氣便下不得轉語）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之（甚）若（轉妙）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又妙）臣老矣

此轉甚活其對無些

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

〔火氣軟氣 恭粹更生 死於度外者〕

也。〔太斷誓了然不得不如此〕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至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好幾得〕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鬆得好令慚愧〕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急陣了亦此時纔可用〕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寔冤。肅宗性急。譖之者衆耳。〔好了〕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自家心事剔得輕鬆有味〕

〔近事一照 精細此處 若有神助〕

不幸今者為陛下相。又睹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尤妙〕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憂懼。

〔最打動〕

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中心拳〕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難應〕對曰。臣方欲言之。〔提甚〕承乾謀反。事狀顯白。〔說得明〕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共問無干了是轉舌法亦妙〕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畢竟此一公案好扯〕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改急怒片時天性自現〕若果有其迹。當令鞫

〔急攻不問 按法妙 語〕

實。又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又再說然是打動衆生血脈〕至開元時。殺太子瑛。海內冤憤。又何足法乎。幸賴陛下語臣。

〔妙不容言〕

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與得醒〕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

〔貴貴〕

泌抑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接得提甚可喜〕

〔又拗到邊 開道續〕

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樹忠于舒王。太子危矣。〔周決且令〕上曰。具曉卿意。〔平復了〕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

〔累自于子弟為帝王說嘴者縮舌妙甚〕

〔…擠擾〕

問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寔無他也。泌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吾父子賴卿得全。方祈報德。不許。泌相三朝。封為鄴侯。天子以師友處之。幼時天樂來迎。身足暫騰。家人擣蒜厭之乃止。每道引骨節珊然。後尸解去。為仙眞帝及諸王皆有著詠。談其得仙云。

○○韓琦兩朝定策世家相業致位眞人

（眉批：便有妙手）（眉批：捷）

仁宗時琦爲相帝春秋頗高連失三王適有疾不御殿中外惴惴爭以立嗣固本爲言依違未行琦乘間進言懷孔光傳以進曰彼成帝中材之主猶能早定大計況聖主乎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即力贊立之英宗即位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錯愕痴立莫知所措（少頃中外傳矣）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何等識膽）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未有知者

（眉批：此時希廢立功勳不易易耶忠臣義不爲此乎）（眉批：便欲施設）

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甚敏甚諸）上既以驚疑得疾數日疾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蓋帝遇貂璫少恩故多爲讒間兩宮又外作飛語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外朝不曾差一語而一入宮門便得許多錯者時有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難之以開口廢立耳）后語既塞琦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曰舊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皇帝少鞠宮中皇后又是外甥

（眉批：好幫丁）（眉批：妙甚）（眉批：關定策之功者并知此語否）

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說得巧）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且與照管太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尋兔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得胡思亂量（些子勁）少間歐陽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孝之德聞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相容耶（扯得好甚打動）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好）非仁宗遺意誰肯聽從（奉得動）琦因言帝在宮中久先帝

（眉批：捉要）（眉批：琦于此真寄身不測之淵）

有詔與子其爲子毋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矣后由此語塞（立得穩定）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宮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即衆人自照管（處于無形）同列爲縮頸流汗一日太后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即位皆太后恩不可不報願加意奉承便自無事上云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

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其間遂開卒難合矣（自焚而勸帝爲正法）或恐臣子有不可深言者耳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不慈而能孝乃可稱耳上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一心調和自可信得兩宮過

時英廟已安太后無還政意琦乃先白英廟可一出祈雨令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其不先白乃曰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天子出不可以不備儀琦曰些少事願指郎辦不數日素仗成止出

幸相國寺京師之疑遂解（此與仁傑備禮迎太子同機括）太后猶未

還政又用一手架

還政琦乃取十事奉帝批決因上之太后太后事事稱當琦因求去后曰相公何可去吾當居深宮耳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因言漢馬鄧之賢猶不免久貪朝政太后能如此（引古妙）勝前代遠甚但不知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令捲簾撤坐既撤猶於屏內見太后衣也時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

守如處女行如脫兔

出空頭勅一道令同列簽趙槩難之歐陽修曰第簽韓公必自有說（分明使之做幇手）琦坐政事堂召任守忠立

除齋五王失助處俱在遲鈍處機

庭下責曰汝罪當死姑蘄州安置取勅塡之即日押行琦以爲稍緩即生變也（數項事得手俱在一敏疾）先是后對大臣泣訴帝事富弼亦以爲然故琦勸撤簾等俱不敢令弼預聞（因時有言其事者）初帝臥疾久琦問起居退遇神宗出寢門琦曰願大王早晚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神宗未至帝復手動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召之琦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朝廷多故獨處危疑之衝或謂公所

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生死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

先定得此氣骨方可任天下

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又言任事須辦一死其不死命也故忠勇如此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形于色（養得此根底方能沉毅）自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麄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謂成事在膽蓋自許也琦封魏郡王子忠彦繼相其屬孫勉以殺韲受寘責見公爲紫府眞人云

琦嘗論王安石曰爲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

有安國之諫田叔始得復命是亦善處骨肉者安國後爲御史大夫漢次相也

兄弟之恩全母子之性亦得是何等太和

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奏議只爲一巳而不爲天下也此可以得魏公之相道矣○又于近世宰相獨取裴度然度當穆敬終始之際尚未能正恐未是魏公敵手也

○田叔燒梁獄詞見賞擢官

漢景帝時弟梁王以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警蹕寵公孫勝羊詭等求爲漢嗣袁盎諫止其事乃陰刺殺盎及他議臣天子意梁王爲之逐賊果梁也遣田叔捕詭勝王匿之後宮内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幸大王自改終不覺悟有如太后晏駕大王尚誰攀（情真語懇）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令公孫勝羊詭自殺出之（此可爲勸）（惑親上二心社稷之賊）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還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問梁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公孫勝羊詭之屬耳謹巳伏誅梁王無恙

氣象

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到此乃知王位之樂）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使其時攖上之怒田叔能無死乎而竟以動兩宮之眷此非意所至也信理而已矣勝詭求爲佐命元勲而竟殺其軀究來成就一个韓安國故知行險徼倖莫足爲也

○田千秋一言悟主封侯拜相

江充以巫蠱陷戾太子巳而以巫蠱告訐者按驗多

妙只子父兩字精神

說合與參閣者關係大項

不實上頗知太子無他意然未顯然赦之也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此上乃大感悟召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横橋上（蘇文曾奏太子反者此可爲誅危國本之戒）乃作思子宮明年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材能文學及他閥閲以一言回主意數月賞極人臣世未有也然武帝自此一悟省

功使民維漢家基業蓋從根本上一撥轉卽依慈作仁其功偉矣此佐治者以人倫爲急也

二心社稷交構倫理之報

此立心不忠自爲巳地者也而國本奕棋民庶之受其荼毒者多矣故世之爲此者非希寵則避禍不則首鼠模稜坐觀成敗謂此等心能欺天地神鬼乎至于相謀相尤胥讒胥怨在庶民家巳爲作慝況帝王以孝友治天下者哉交構之罪何可勝言此道君所以感嘆于李綱孝景所以致動于田叔也

〇晉里克中立祈免竟至喪身

晉獻公欲廢世子申生俾其傅里克未敢發使人探之里克曰中立其免乎稱疾不朝三旬獻公遂定計立奚齊獻公薨公子夷吾賂秦復與里克成議殺奚齊及公子卓而立夷吾是謂惠公將殺里克以自解免乃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遂伏劍而死

此時若挺持不必伏劍已定恥悵矣

何其不敢直諫而敢于弑君也

使克能守正于廢立之際則死忠可也況未必死乎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卒不免且以弑君

成名獨何哉

○○李斯依違廢立禍被三族

秦始皇崩于沙丘，惟少子胡亥在焉，宦趙高欲矯詔立之，乃見丞相李斯道意。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爲相，而君侯歸故里明矣。胡亥慈仁，君侯審計定之，則富貴永保。以利歆之大臣只此根最害事 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而爲書賜扶蘇及蒙恬，責其罪，皆自殺。已而胡亥酷虐慘刻，斯不敢諫，復阿其意說之，竟爲趙高所誣謗，下獄，腰斬咸陽市。顧謂子曰：今欲與爾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趙高尋爲子嬰所誅，亦夷三族。

斯乎斯乎胡不守定東之歎

崩懼歸故里故受彻

從邪今竟思故里乎

爲寵利故，立一人而毒天下，雖不以罪死，然罪已貫盈矣。

○○傅遊藝成僞周之革命誣反被誅

武后臨朝稱制，欲圖革命未發也，侍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爲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赦天下，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之

欲求佐命竟成拚命

中，累次超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于今年九月建議榮貴，明年九月夢登湛露殿，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吁，遊藝倡革唐祚，罪以謀反，則獄詞至當；期年爲限，則天網至近。彼奸臣者，胡不悟哉。

○○王慶之覬援立之富貴丁時杖殺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廷臣多以不從坐罪。遂自謂計了 慶之復固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年好景……亦波有也

此爲遊藝所誤而欲踵其榮耀者也。豈知刀劍已臨頭乎。凡奸人之行險覬，君子之死義，安危相去無幾，胡不死于節而死于賊。試觀狄梁公之涕泣興唐，竟終身富貴，亦奚必回而求福哉。

開道洛陽花似錦偏我來時不遇春

○黃竑倡議易儲僇身殃子

景泰時，欲以見濟代憲廟爲太子，未發。廣西土官黃竑庶出也，殺其嫡弟黃珊，謀襲爵事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議，陳循等覆奏從之。憲廟就沂邸，而見濟立，竑以大赦原免，復職。

復職未幾而被戮則

[illegible]固知其奸也觀徐正之論可見

尋被黜及　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斵棺鞭尸子政等皆伏誅

玹欲以世襲貽子孫孰知其世斬乎快哉奸人之求福而反得禍也且當時大臣怵于利害陷于美官而莫敢與辯卽于忠肅猶自俛首就之況陳循輩乎後來誅貶譴責亦已得不償失惟李賢數人不預皆爲名臣甚矣榮辱之際不可不自懲然也

○陸完錢寧臧賢等私通外藩謫戍誅死

奢非分之福卒得非意之禍

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寧王交善及爲兵部尚書宸濠喜曰護衛可得矣遂遺完書并輦載貨賄令與寵幸錢寧及臧賢等布置遂准復護衛寧等又謀入寧世子進香爲援立計及寧王反陸完等俱下獄籍家嘉靖初發陸完充軍餘皆死于獄

寧王荼毒江西皆二三子之所致也欲無死得乎

○○長孫無忌成玄武門之兵卒殞非命

建成元吉日夜譖秦王於上上惑之長孫無忌房杜等勸秦王先發秦王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變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無忌等固爭之于是定計伏兵玄武門射建成元吉殺之

能默制之甚善不然則北衙猶未失也

當是時建成既已立矣又兄弟懿親雖以至仁伐至不仁然蹀血禁門推刃同氣爲謀則太亟舉事亦太暴矣卒之長孫爲武后許敬宗所誣身死家破未必非是之故也有唐開國氣運遂雜華夷無忌輩安得不任其責哉

○○徐正構南城之隙竟以磔誅

長舌可惜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　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黜爲衛經歷復眷所（自以爲必得之奸）請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正至京引見悖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剮于市（小腑乃敢作大奸慝）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倚樹凉息又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本以市恩求寵豈料明鏡燭奸

二人希旨冀望非常富貴遂至以臣子謀害君

普只有此負心一事便來作對

父顛狂如此禍敗何逭

○趙普構秦王廷美竟遭神譴

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寳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功臣奈何寃對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羃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神告）

鬼神示人俱在隱見間一得自心之神列開發一番便如面告

有此心安得不招寃對哉

太宗欲擅天下則廷美之罪希旨所成也普固預金匱之盟者至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此狙獪兩舌甚矣德昭之死元佐之狂皆爲是舉尚得辭其咎哉○普嘗上書太祖極道皇弟之美蓋揣太祖孝友必傳太宗故以是爲內交地也至太宗時便作此離間伎倆負心甚矣特太宗爲利所陷并爲是書所買而不燭其奸耳不然已誤再誤之説肝膽如見且今日于廷美

非即前日于太宗哉普非社稷臣明矣

就得人中平分數得百人之人得萬人之人得天下萬世之人而仁盡隨之矣

權貴薦賢之報

是第一陰功。孟子云，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故舜舉禹皋，平治天下，身食其報。周公吐握求賢，輔相太平，世為顯諸侯，享天子禮樂，此其極也。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故二子世家于齊鄭焉。但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拂易起，勢均黨分，則嫌隙讒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非實心體國，斷斷無技，莫能當此者也。如冉洛蜀之黨，且相傾軋，況其下乎。能如是，已足為大聖大大聖矣。

人但知何能薦信，試异當之極難耳

○蕭何薦韓信為將，薦曹參為相，身居元勳，累世侯封

韓信未顯時，亡去，何親追之，薦于漢高，築壇拜將。不虞其奪寵也。至信以功多封王，榮貴無二，而蕭何猶然故職，可謂恬讓矣。及韓信誅死，諸功臣皆殊禍，而何獨為宗臣，非其德量所致哉。何冲然不言功，而元勳卒歸之，是有天焉。又與曹參不相能，至病時乃薦以為相，忘怨體國，而參卒守其法不變，真純臣也。古

假使祈信之功，俾參之怨，未必有此殊寵也

亦是根器

人此等處皆後人極難耳

○房杜容賢為國，身居元勳

房玄齡為秦王記室時，每從行所至，收人物致府署，引杜如晦為兵曹參軍，同心共政。諸將有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畢輸心力。登賢下不肖，不欲令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已有，絕娼忌，使畢賤人咸得自盡。唐太宗常稱玄齡曰：自吾得回，而門下益親。文中子嘗稱如晦曰：異日得用於天下，如天然，則兩君之為人可識矣。玄齡爵邢國公，如晦爵蔡國公，並為宗相元勳，群臣無與為比

得间二語，光武常以此碉鄧禹，可見居元勳者用人為上

按史稱房杜杜稷功，而怪其所以致太平不少概見也。柳芳有云：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戰，而房杜讓其勞。持衆美效之君，使人由而不知，相道也。當時英賢比迹，而擬功擬寵，卒不能駕其上，奚必露技憑人哉。○或疑房杜有不肖子孫，大壞門墻，此其子累之也。然究而觀之，亦有微議。太宗之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房啓之，杜決之也。預勸謀

惕龍原是潛龍做成

者長孫無忌卽身不克令終毋乃是爲憾歟蓋
當時君父在上太子已建兄弟相夷所傷寔多
也然房後有房琯爲相杜後尤盛杜佑杜悰審
言審權相繼將相至杜讓能復爲忠臣與唐終
始云

有此報力還宜有此輕身

○鄧禹舉賢任能爲中興首功歷代貴顯
禹事光武無戰伐功常居左右爲謀臣毎諸將自遠
至禹察其忠力可任使輒輕身與交驩世祖任使諸
將常密訪禹舉用各當其才世祖欲定河北舉吳漢

勇鷙智謀一往成功欲守河内舉寇恂文武備足卒
勝其任其薦賢知人如此然一持節入關則爲更始
所困一戰澠池則爲赤眉所敗將非所長也而卒居
元勳子孫賢達濟濟蓋用人之與自用固不侔哉相
臣宜以爲法

此處雖然豪傑不免妙在善化

○郭子儀推賢讓能勳德貴壽無比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
席飲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
乃入踞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

成隊准一生忠義盡在汾陽涕泣中

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
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以爲節度副使分兵揭
賊于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既而
子儀爲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光弼代將之士卒涕
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
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入其軍子儀處散地
不怨也明年河中朔方兩軍亂非新進諸將所能制
乃封子儀汾陽王爲行營副元帥出鎭○代宗時閹

如此居功猶不免忌

元振得幸自恣忌子儀功高譖搆百端遂解副元帥

功名之際難哉

節度使留京師光弼在淮潁畏讒不敢朝而子儀一
呼卽至兩以部曲數千騎却回紇吐蕃數十萬衆有

懷恩之功比子儀何如況其部曲乎

僕固懷恩者鐵勒部酋也爲子儀將佐從征子儀以
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
帥寔總六師也後懷恩有異志迫帝出奔乃以子儀
代懷恩將朔方將士相謂曰吾從懷恩爲不義何面
目見汾陽王于是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衆
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按子儀舉光弼讓懷恩忘蓋世之功推僚屬之

賊共成國事如此迨後光弼擁兵不朝諸將不
復禀畏懷恩恃功作逆身死異鄉而子儀忠貞
獨著爲中書令二十四年號尚父八子七壻俱
列顯官年八十五而終華夷慕義寵樂冠世非
天祐致然乎○薦賢易容賢難方其薦光弼猶
可能也迫其節鉞代領讓副元帥之職不可能
也吁抑可謂純乎純矣

覩張魏公于岳武穆則知此事極難

○○王旦忘怨避德薦賢爲國寵榮冠世

旦爲宰相守祖宗法度無所變帝久益信言無不從
凡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常滿堂
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
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藉其名不復
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
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
俞允○又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
詣門不見意爲人所毀托向敏中言之旦曰旦處安
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謂
敏中曰可惜張師德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

荐賢有樹德心便是媢嫉種子

此亦是妙法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
之耳若復奔競使無堦而入者當如何也○旦任事
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
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是時寇準以大功故
相退位樞密意輕同列旦折節下之準嘗與三司使
林特忿爭帝謂旦曰準聞忿如曏昔旦曰準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
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
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此

臣所以重準也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言之無隱
益見忠直上愈賢旦會中書有事送樞密違詔格者
準舉以奏旦及僚屬皆受罪已而樞密有文送中書
亦違詔格左右欣然白旦旦命送中書吏之準大慚
謝準罷樞密托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也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除準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河南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
道旦所以薦準乃愧歎不可及後寇準以僭侈被劾
旦以全家保其無罪疾革惟薦寇準上難其剛直旦

爲國之

曰他則臣所不知也真所謂休休心好者矣公之相密院五年平章事十二年爲太平宗臣勳業蓋世寵幸無比生子質爲侍制素爲尚書後來富貴不絕

按短人者所以自長危人者所以自固而旦皆不然然緣以取信于上雖萊公之功欽若之媢莫能與爭寵也非忠誠所致哉

○狄仁傑廣植桃李卒興唐祚爲一代勳臣

此淳心世

莫知者傑之擧子勳武后之悠也然亦當才而仕

仁傑爲宰相武后命舉尚書郎一人舉其子光嗣稱職武后曰卿足繼祁奚矣有元行冲數規諫謂仁傑曰公之門珍味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嘆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其樂善如此已復薦張柬之爲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柬之等卒反周爲唐時仁傑已沒矣推功所自出贈司空追封梁國公官其子孫

向使仁傑不引用柬之等雖心切爲唐人亦諒其忠義而已安能勳耀天日名勒彝鼎如此哉

至宋時猶錄其子孫蓋流澤如此

何以得人先自無能所我見始

按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賢豪傑無不由此漢高問人于監門卒得酈食其叔子房于韓相拔陳平于亡虜汲汲求賢無須臾離也照烈三屈隆中而天下已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本于途即修幣定交若恐失之遇一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祇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一二單賤儒

實係度量天下便思非一人所能濟了而好善誠意下化湧出矣

紳奔求可厭一槩峻其門戶尊己凌人是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知急人不成大功度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使君相至于守令鄉紳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敦教何愛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

○文彥博薦劾己臺諫壽爵高爲四朝元老

涵然至此雖使聖哲

仁宗時彥博爲首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遣奇錦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不以爲恨也）

頴川尧佐蓋自固結請罷之帝怒甚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于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儼聖君語）有之不可隱（雖然）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蔡襄恐禍不測遽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介直聲動天下（以汙名涉賢宰相而自家又切直孳他人當此何如哉）（爲他剖說遂罷了相此誰能不恨）後文彥博與富弼同相士大相慶于朝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若是論相）

（他人自不敢濤）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已自被貶矣猶謂責介太深）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歷英神哲三宗位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封潞國公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謙下接物尊德樂善（大賢能得）如恐不及壽九十二而卒

凡諫臣以訐直成名亦有不盡是處然真盛世（亦是名[illegible]知人）風也今世亦然居言路者雌黃似宜少裁但因之而遂謂不足信啓人主殺諫臣之漸則事變矣如彥博者真可師可法爲國家不爲一己也

嘗記永樂朝諫臣極論建都事與大臣跪立爭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吉引咎力護諫官而免（御史蕭儀爭遷都被誅非原吉此奏又不免矣）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久雖失計　上猶寬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小吁此真能保我子孫黎民者又閣下李賢嘗議楊文貞爲本朝巨擘然以攻己者爲輕薄必欲黜之視文潞公何遠哉（彥爲相公[illegible]之定是輕薄）及自家爲相以羅倫議己亦請爲提舉或引彥博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之也（一時有一時名理是）吁噫痛不由己皆曰忍之癢切身上直是難堪故知潞公真不可及也言官（御下私積心百能頓易）知此則宜順事恕施使言必可受爲國惜體勿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容則自是不可少的能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爲心共商國是求人輔治爲急則悖入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爲氣燄所用者鮮矣

妬賢嫉能之報

我心能心慣習自然有此

○燕相薛瑗娼嫉罪幾滅門

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于獄餘皆盲聾瘖啞傴僂顛覆公

安得子皐者振告一世

明子皐見而怜之責曰此皆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盡子之罪瑗大驚求救于是以赤松子中戒經授之瑗普志力行僅全一子

知得人之爲至仁則

只一味妬賢便百般中傷且絕百姓造福種子

知妬賢之爲大惡

矣惡得無報

○龐涓刖孫臏卒爲孫臏所殺

不有此嫉害孫子雖用他國遂平如延覚對哉

臏與涓俱學兵法于鬼谷子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至之㢘以官尋借事刖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又禁不許出魏城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于馬陵臨夜萬弩俱發龐涓

至死猶恐他人成名

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魏兵大敗

使涓能用臏則強在魏而涓之功名完矣百計毒謀無如臏命何卒以覆軍敗國身既不免辱及國儲故知妬賢之人眞堪萬死也

○李斯過韓非尋爲趙高所陷

斯與非俱事荀卿自知其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恨不獲見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

尚是故爲惜

李斯懼其寵譖之下獄又以毒藥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識者以爲好還

非爲韓公子而欲用秦滅韓罪人也然其爲秦則忠矣斯以爭寵之心殺能士能無及乎

○蕭望之怨殺韓延壽身亦以譖死

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卽部吏案望之在馮翊時亦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

帝意惡延壽則御史自然希旨然望之可以救之

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蓋延壽循吏守穎川東郡馮翊俱有惠政教化大行雖有微罪議賢議功

赦之可也以望之相怨致膺重辟失容賢之義矣厥後望之爲恭顯所奏下獄自殺元帝涕泣不食恨殺賢傅而竟不罪恭顯此雖讒小蔽明亦若有司命者制其間乎責備賢者不得不自反矣

○王允忌殺才士蔡邕卒蹈其難

蔡邕爲董卓所薦及卓誅邕爲驚嘆允叱之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赦之使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議訕吾黨邕卒死獄中日磾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既而允爲卓部將所殺竟符其言

存此心尤不足

○李林甫百計妬賢斵棺削爵

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或陽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目送之林甫知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籍才上欲以尊公爲之如憚遠行則當左遷絢懼自請降乃出爲華州刺史又帝問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甚厚可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挺之老疾宜授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久之其巧覆如此是時邊帥皆用名臣功著者往往入爲宰相林甫欲杜其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胡人能盡死于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久任專制祿山遂亂天下皆出林甫固位之謀也每夜坐偃月堂思所以排擠勝己誅逐貴臣皇帝寵幸日隆卒死於位而明年即以通謀叛人剖棺斬尸矣非其罪也然嫉賢士而用祿山卒以叛逆詎非默定公案哉

惡性至此亦絕百倍矣

極入人極涉世

爲相所享幾何而令天下荼毒始遍

何不以[illegible]其[illegible]長也

按記稱林甫仙官降凡以爲惡故盡削其籍數世牛畜其報能止此哉元和六年惠州一娼震死而脇下書云李林甫毒害弄權帝命震死蓋惡報不一纍纍在記載中云○又羣談採餘云陸允誠剖雞請客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驚而不食事動杭州吁亂天下者冥報信難測哉

○楊國忠率意用舍爲軍士所殺

不作炎赫既無冰山

無此疑則祿山未必能陷都城右相圖無忌也

國忠代林甫為相強辯輕躁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忠咸選人無問賢不肖皆依資據闕注官淹滯者翕然稱之忠禍或勸進士張彖往謁謂富貴立可圖彖曰人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皎日出得無失所恃乎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軍憤于路撲殺之冰山之言果驗

林甫死使國忠能舉賢任能以維持國勢祿山未必敢反即反必不濟也乃以妨賢當之又疑哥舒翰謀己促師致敗蓋娼嫉不悛如此惜乎從駕之士卒不及排擠致為所殺也

○盧多遜毀功嫉能全家遠竄

多遜為相每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勳而小子毀之能無及乎吾得早死為幸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治之削官流崖州徙家屬于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于道傍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慼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為其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之蓋好還如此

神明之巧皆此報以傳

多遜之父逆旅之嫗其知天道矣

○丁謂譖貶寇準身死崖州

謂為準所拔未幾以奸佞見惡于準遂譖準貶為雷州司戶又嘗與李迪忿爭同罷相明旦復乞身請留其貪位無恥如此初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以擅移皇陵亦連貶人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

丁謂之貶亦非罪正

報復之巧

又謂命宋綬責準詞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等語綬不從及謂貶即以此為草詞朝論快之丁謂既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境上謂求見拒絕之準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蒸謂待準甚刻準待謂甚寬然自不能逃天網云

一番妙景盡在雷州道上

後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于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

王淮于晦
唐張浚于
武穆知之
極矣竟成
怨府

篇長短句亦画出此段精神

凡娼嫉之人與容賢之人爭差不遠只是我見爲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至到面前相處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仇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寔見他有不是處往昔慕德已認爲錯敬今朝嫉賢已覺爲平心矣夫是之謂寔不能容彼寔寔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

所盡得化人而用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忍辱無名無相赤條條挺身爲國于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挂方能爲子孫黎民造福也○小人妨賢只恐他攻擊我傾代我却不知智謀不敵造化命裏敗時用盡機關無能爲也若積久禍遲覆國而身隨之則可畏尤甚林甫蔡京後來知之却自無可奈何起初只一念固寵事到頭來騎虎之勢不得下也尚當慎之于始哉

化到真無
我合非消
虛空界

同寅和衷之報

是第一福澤善事人臣所以不和者都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滿獨則無朋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與而成如皐夔周召郭李韓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擠映于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駕壓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衣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勉強

拋却忌根仍在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耳

○○舜時二十二人德讓聲滿天地治高千古

隨人力量
若以大公
之心行之
俱足濟世

妙任禹也禹受天下讓於皐陶則無不讓可知王陽明云禹不恥其不能稼穡稷不恥其不能敎化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相與共成天下之事而止此可謂公之至也當時賢聖疊出如萬燈相映各成其采何必擠人見長哉

按禹之時則曰羣后德讓矣而舜之稱禹則曰

此雖至忠可行而至聖亦悉洗脫不盡者也

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矣。宜必歉然退讓，不敢言勞。然禹為舜言，乃敘其荒度土功之勤苦、艱食乃粒之偉績，何哉。彼其胸中已無技癢，無傲根，無我見，能所視天下若不與，視人技若己有，則雖言功言勞，用相規戒，我何有焉。化之盡也，忘之極也。禹讓德皐，皐無一句酢禮，乃自譽其謨曰，朕言惠可底行而已。舜以天下讓禹，贊不容口，而禹無一句頌聖，其規儆于舜曰，毋若丹朱傲而已。聖人至此，奚啻後世之家人父子哉。故有忘名忘我之心，雖自稱功，亦化也。若使胸中芥蔕，則雖譽人貶己，而詞色固觸人矣。一遇大便宜大利害，固不勝其計較起矣。故同寅者先自化其心體始。○但實欲與天地同量，致萬世太平，則其斬絕放下，必不在形迹間矣。程子云，將身放在天地萬物上，何等快活。

○晉范宣子等相讓國霸身顯 范宣子

魯襄十二年，晉侯治兵緜上，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

文王讓官讓爵亦是這等光去

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請上趙武，言其賢。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數世賴之矣。

○鄭子產能用衆國強身韶

鄭有諸侯之事，裨諶等謀之，應對得宜，化弱為強。當時不以為衆人之力，而以為子產之功。

○○藺相如屈廉頗而功名益著

相如完璧歸趙，又廷叱秦王，使擊缶，趙大振。于是相如位上卿，在廉頗右。頗曰，吾見相如，必廷辱之。相如每稱病不與爭列，望見輒引避。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今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兵趙者，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實有此念方得不然柔奸終有時忍不住也

使當時相競，誠未可知也。一屈而醇德醉人，廉頗自服，而後世之視相如，不敢以氣俠之士當之矣。視角勝何如哉。

今邊臣亦有能者而文法之吏動議其后功何由成

○陳平周勃交驩而社稷功高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燕居深念陸賈直入謂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于是與周勃深相結卒入北軍誅諸呂文帝立以平為丞相謝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乃讓勃為右相後周勃以應對失旨謝病歸平專相

使平勃不交雖盡心竭智無能為矣若貌交心險各圖已功得無訓注之禍哉陳平故陰士然

交權讓功可為後世法

觀李顯忠邵宏淵及荀林父彘子之敗則知和為貴矣

○溫嶠陶侃同心赴難遂建偉績

蘇峻反遷晉成帝於石頭嶠邀陶侃共赴討賊侃以此心不預顧命為恨害事辭之嶠百計開諭侃感悟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既而與峻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于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食奚為者寔有此志故爾激憤今事勢又無旋踵公若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乃分米餉嶠遂督戰斬峻餘眾大潰

只辦个忠誠精成之孚自無不可化也

論平賊功俱封拜有差嶠封公謚忠武

嶠之忠憤足以激侃而侃卒能平心共事故全也令中塗相觭侃歸眾潰而賊乘之即不知死所矣且天下謂侃為何如臣哉又安能為八州鎮以功名終也

○○李抱真交懽王武俊遂破巨賊

河西四鎮連反抱真奉詔討之討恒州王武俊頗直義遣賈林說之曰大夫宿著誠效登壇日拊膺自言我本狗忠義天子不察至於此今上具悉之矣語使

天下豈無有忠義人不能自拔者乎

開朗懇赤動人

者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獨不許朕改過乎此大夫轉禍為福之秋也武俊悅與抱真結約然猶貌事朱滔及奉天詔下武俊三鎮俱去王號而滔獨怙強說魏博田悅與共取大梁悅不從遂攻魏于是賈林復說武俊令與昭義帥李抱真連衡救魏武俊從之軍南宮東南抱真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此時最易起釁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軍司馬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事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以聽朝命惟子勵將以雪仇恥亦惟子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

純是忠性所發不顧生死

無此性根，使不能忘死也。

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衡而進，滔與回紇出迎戰，武俊遣五百騎伏桑林，抱真列方鎮在後，武俊自前薄之，伏發夾擊，滔軍大敗，走范陽，上表請罪，而河北遂平。

佩忠中伏逆武俊逆衷織忠爭不多見，皆賴有心人挽而成之。

河北積梗多年矣，武俊倏欵倏猜，終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國，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滔之破無期也。宜其世守澤潞，為諸道最哉。

事

鼎浚之相得也，以喻樗其佃夫也，以呂祉。易曰：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趙鼎張浚同心濟世，爵望益隆

鼎為相，值金寇及劉豫來侵，遂勸帝親征。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鎮江。帝次平江府，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大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不沒人善浚即日赴江上，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時兀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約戰，世忠令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不信，乃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始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餽道不通，乃引師還，劉豫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諸路自效，皆朕用卿之力也。又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佐朕中興，可為宗社之幸。鼎浚如此，豈不交成其名哉。明年同為左右僕射，並將相，而喻樗已慮其不合。及浚出視師，遣呂祉奏事，誇大為鼎所抑，而嫌隙成矣。於是二人遁處遁去。秦檜交誤其中，天下事遂不可為，而浚置永州，鼎貶吉陽矣。交和之美，而相戾之害，不較著矣哉。

帝用鼎用浚盡之矣。

帝曰：朕用卿之力。鼎曰：喻子才之功。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帝曰：趙鼎真宰相。一時花草，故是闗熱氣象。

攝清落展屋何如哉

伐異爭功之報

雖有大機奇才只此便是私心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容一樹私之人都榮享駿聲流萬禩哉卽幸而成終必覆

〇〇上官桀與霍光同預顧命欲謀光反自賊

（何等和矣）

光女爲桀子婦相親善每休沐出桀輒代入決事桀子生女光外孫也甫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可竟貧緣公主納之卒爲皇后由是桀與光爭權謂已爲皇后祖而光乃外祖安得專制朝事遂令人詐爲

（要納已女時已辨此根來矣）

燕王旦上書言光稱蹕擅調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奏之桀欲從中主其事昭帝年十四卽知爲詐辨折之上書者遂亡匿以後有譖光者帝怒欲加之罪桀等益屈遂爲廢立之計事發族誅（後來霍光廢昏立明皆賴此后）

（爭寵熱腸不敗不休）

使桀不爭寵固爲皇后外戚與光共享富貴也一圖擅權遂以喪身滅宗而大將軍聲益著小人亦何利爲此哉

（立上官皇后只爲寵外祖欲無瞑事業）

〇鄧艾鍾會入蜀有功欲相傾卒俱覆

艾至成都漢後主出降時姜維在劍閣拒鍾會得帝勑亦降初會聞帝降于艾甚恨得維大喜而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欲煮鹽興冶順流及吳司馬昭報不可艾輒專命於是會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鍾會獨統大衆威振西土遂與姜維謀據蜀爲亂兵所殺而艾亦死于綿竹西云初二子入蜀或問劉寔曰鍾鄧克乎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又鍾會將入蜀於王戎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蓋二子狼貪忌忮有識者已窺其後矣

（總是清法這个）（可惡）

〇〇牛僧孺壅李德裕維州之功坐是失位

僧孺素與德裕有隙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布示恩信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爲上（僧孺名理）宜以城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僧孺致之也）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尤僧孺害功失策遂罷爲淮南節度使

（果如此見已近況出以私心）（欲快已心便快虜心［illegible］）

僧孺所忌者功高奪寵耳然使當時成其功至
德裕入相而止而已亦得首相優敘之寵矣今
也不然期年牛罷李相則茲娟嫉者乃所以薦
李而自劾歟可恨可姍

○李訓鄭注欲私誅宦官之勳身敗名滅

訓注本由宦官王守澄進唐文宗以其才辯可任與
謀誅宦官遂酖殺守澄葬于滻水鄭注因謀令內臣
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閹門斧之使無遺類李訓
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其功不若先期誅宦

小人不可倚只是此心害事

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御殿班定韓約奏左金吾廳
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視之訓等奏非眞乃
命諸宦官往視之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
驚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擊宦者死傷十餘
人宦仇士良扶上升輿決殿後罘罳北出命禁兵討
賊殺吏卒千餘人民酤販其中者皆死（只爲貪功一點害千萬人）
命宰相王涯等皆論斬訓注滅門

盡殺不分黑白已乖天意訓注小人尤不足道
然可爲專功之戒

二字最不可有　不許乎心遂至禍世可悲可痛

○○宋洛蜀朔三黨交攻而羣小得志

哲宗時司馬光改新法用正人而程頤在講院多用
古禮爲蘇軾所戲侮（爲[illegible]所使耳）二家門徒因之相攻遂有洛黨
（程）蜀黨（蘇）朔黨（劉摯等）之號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
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交相訾議于
是邪正混淆人主莫知倚仗至紹述說與而諸賢禁
錮屏迹矣頤編管涪州軾儋州矣

○呂大防與范純仁用人相觭而楊畏首叛

范爲呂蘇所忌故假

呂范蘇轍並相呂大防欲引用楊畏純仁言其好大

畏以爲抗之見知其炁己哉　密約助已則正文所之倚人不知者何如哉

防曰君毋以爲畏所彈故憾之乎轍卽從旁誦彈文
然純仁寔不知也於是愕然失諍大防竟超遷楊畏
爲禮部侍郎且密約其助已楊畏首叛大防倡言神
宗法宜紹述帝詢故臣孰可用卽疏章惇呂惠卿等
帝深納之二月而呂大防蘇轍罷去將加重譴純仁
力救之轍始嘆曰公佛地中人也（純夫之去乃在呂蘇之后乎）

按純仁可謂忠恕而二賢猶不能容持此以衡
人品安得不顚倒哉約助而得叛以私意用舍
其誤如此傳所謂好知惡惡知美天下鮮者也

内交異與列[illegible]更與不忍人相友

伐異爭功之人即娼嫉之意行之同儕耳此只爭心不除似無大惡然偏愛偏憎以私害公子孫黎民之被禍衆矣漢黨人俱矜名惜節同心濟世然標榜求名疾惡太激亦覺爲伐異所使亦總是私也觀其言曰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便可見當時習尚此便非肫肫至念也中間陳太丘郭有道王彥方自是妙人却留得些小生意

此俱多小人害正者與婦嫉別亦不附相道然可互参耳

賊害忠良之報

○田蚡害竇嬰竟被鬼錄

嬰竇太后弟素忠直與灌夫厚善及武安侯田蚡爲相而嬰失勢灌夫又被酒罵坐得過田蚡蚡遂按灌夫家居甚横欲殺之嬰上書救護并與田蚡爭辨蚡武帝母田太后弟也方得權太后庇之竟論殺灌夫又以飛語中嬰亦坐棄市明年春蚡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竇嬰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此近況鬼然世間亦此可畏的之大有史肥

均一外戚而蚡不如嬰多矣人誅鬼誅只爭三月性命且害彼兩賢恐一世償債不了也

○袁盎譖鼂錯尋中刺客

盎深明快之士淵遠判害何[illegible]學者子玄口客不忍行刺且武之所後來者數十曾也竟不免

錯謀削六國爲社稷忠慮雖行之無漸又欲使天下自將而已居守然其初意則在安國也盎與錯有隙因所左右奏言六國所惡者獨錯耳誅錯兵必解天子信之遂朝服斬東市全家死焉盎尋爲梁王刺客所殺錯死外藩盎亦死外藩可謂画樣矣

按錯既誅吳兵終不解則盎分明是借事殺之耳又仙佛誌云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

人與相知契及分秩命之日子有急難可來共處相葬後僧為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面癰痛苦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既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鼂錯乎曰識之曰子袁盎吾鼂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今蒙與人解我以太乙甘露水不復為冤矣于是洗之痛徹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

觀此則享用過豐者亦宜少省

蹂此言之孰謂讒害無其報哉

○呂蒙計陷關公不及封而就斃

此載在傳志中小子能言之據為漢賊以公之忠義力扼其吭使無東吳挾詐擒虜則功可成其初獻計者呂蒙也甫受寵寘則公揪其寃睜目叱詫出血而斃豈非天哉

此事何人不知必還言者亦為正氣生色

○來俊臣誣罪李昭德與同時而刑死

武后時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惡之俊臣遂誣以謀反下獄囚令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

罪惡有自作孽也

諸武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后不允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贓賄如山冤鬼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乃與昭德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啖其肉須臾而盡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曰宜加赤族之誅以快蒼生之憤士民相賀於路曰眠始得帖席矣

巧在相看見

來俊臣酷虐罪惡已盈借李昭德一人以彰其報耳

○秦檜害岳武穆受冥報

世傳岳王顯聖殺秦檜者不一然東窗商量事所謂擒虎容易放虎難則紀載不可掩也方岳侯獄成檜居東窗下以爪畫柑皮如有所思檜妻王氏曰促虎易放虎難老漢一何無決檜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侯縊死王氏無子未幾亦死有押衙何立者檜差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帶枷備刑楚毒難堪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押衙復命言其事檜憂駭呈皇數日亦死何立後往山修行成地仙

令武穆之神靈誰不知之人將為檜生乎為岳死乎

有一獄卒下手殺球後聞其忠臣亦悔恨而欲出卒勝馬順多矣

倚勢作威奚得慣手

此慘死者禍非與意到

一大天下岳侯以身任之其精神鬼力儘貫千古檜以私意害之殺中國造福種子地獄枷鎖寧有了日

○○馬順殺劉忠愍就顯戮

正統中王振擅權侍講劉球上言政柄不可下移振怒欲死之適編修董璘忤旨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楞令招球同謀即捽去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寃附順子數順之罪曰汝阿王振害我我已得訴令鼠輩禍慘於我也順不安日誦經懺罪及王振陷　駕北狩振爲虜殺死（討死）　郕王臨朝群臣交言振惡請族誅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罵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猶敢爾眞姦賊也衆爭毆之蹴踏捽裂碎爲肉餅血流庭中（禍真更酷）振亦族滅侄王山綁殺于市贈劉球爲學士謚忠愍二子鈇釪俱登進士鈇至祭政釪至按察使子孫科第不絕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

一献酷死而振順殃倍于忠愍矣乃死忠則天昌其後如此視子侄爵殺何如何如山豈預殺劉者乎何任報之酷也

當其勢熖生人肉將亦抑僑牆痛苦否

病源

于公任滿入京詩云兩袖清風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死后竟以叛見誅

○石亨等害于忠肅皆伏誅

景泰中于謙有社稷功獨建儲事不甚力諍石亨曾吉祥徐有貞等既奪門迎駕欲高其功因誣謙迎立外藩殺之有貞初亦猶豫石亨曰不殺謙則今日之事何名遂決謙死時　太后不及知後知之爲　上言謙匡輔之功爲人所誣既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屢詰亨吉祥等及亨所薦尚書陳汝言以贓下獄賄物狼籍　上召大臣視之變色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家無餘物汝言何得賂之多耶亨等俛首不敢言自是　上益悟謙寃而惡亨等未幾皆坐事誅之有貞亦下獄苦毒備至卒謫金齒爲民復謙官謚忠肅廕子至應天府尹婿朱驥亦爲錦衣衛指揮

亨之害忠肅欲高其功豈期卒成其罪乎總之天道使然

○○門達譖李賢袁彬不克身自謫戍

達爲錦衣衛都指揮有寵遣較緝事橫恣羅織人莫

敢言以袁彬從　上北狩李賢爲首相二人得于御前言事謀排去之乃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拏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旣下獄拷掠備至欲置死罪有漆匠楊瑄憤然爲之不平（是謀逆事）上疏論救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勢焰益張）達逼瑄供李（自李得）主使瑄懼拷死于獄乃陽應諾問逐條事欵皆言不知曰此實李閣老敎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對衆言之達遂以聞曰李賢令楊瑄誣臣臣不足惜獨不畏陛下法乎　上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瑄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寔門指揮敎我扳指也（一語不差）二十條欵歷對甚悉衆皆曰門達爲有罪矣達失色計沮彬遂輕謫南京瑄亦得免李賢乞致仕不允後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下獄謫戍煙瘴袁彬召還原職餞送門達赴戍（寧不羞殺）達卒死謫所

瑄一念公憤不知所自來一腔機智不知所自往真奇絕事氣殺門指揮造謀造計一場綦跳

（來頭不可思議）（門達志高義楊死非李閣下要如何若何）（楊漆匠弃人難能然作門指揮對頭則其有趣）（達知妬李賢袁彬而不知發之者乃瑄也）

小人賊害君子幸而得計便謂死生在其手不知死于小人之手亦寃對使然非彼所能爲也在被害之君子祇償宿債在害正之小人則罪業必重何也造物責人亟尊責其意耳與一殺機寘讒隨之辟如盜賊虵蝎固是生成害人然食人還爲人食自是彼一念殺根帶來能革心回慮易暴行仁則造業亦轉如伏氣之虵歸順之盜自足奪胎換形轉凶爲吉也若彼無寃對之君子任小人如何若何終是死他不得而小人枉設機關枉取罪過如含血噀空空中不染口自腥穢耳昔劉安世以忤章惇被貶惇必欲死之陰令殺陳衍使者（前使殺內侍陳衍于崖州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又懼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安世知其情已處置家事杜門待命一夜寂如至早有敲門甚急者問之則曰判官以疾馳勞驛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矣安世獲免觀至此始信死生有命非人力也小人亦枉了造謀造計矣

（暂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乎）（易爲小人謀皆如此）（受殺者甚悶而卒生殺人者甚旷而卒死）（判官不帳死只恨無以復命做大官耳）

不知命也

考試賂賄之報

○長洲學生員奚純獻賄中式禍親及身

弘治己酉歲長洲學生王絙應鄉試有校官鬻科名之事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絙共圖之事濵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復死身亦死覺而怪之見純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絙方以爲異既而其父與妻及妻父相繼死益異之無何純亦死絙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

求風水者此可參閲

鬼神立心如此吉地

○某縣尹賣三舉子天奪吉地澌其家業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爲岳父何方伯求葬墳其姻某氏父亦知縣未葬因薦仰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遂卒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未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

不可倖得如此

勢家亦不知是那裏業報來

今之以吉地圖陷人致爭訟者豈少哉往往破家取禍皆天奪其鑒也

廸吉錄卷之一終

一死能生世界死心爲上死身次之

迪吉錄卷之二

善本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秉甫編輯

官鑑二

忘身體國之報

韓魏公云任國家事直當以死付之其不死命也
非所敢必也故公平生未嘗以臍許人蓋臍無如
公者彼其刺客之變當之漠然他可知矣歷觀古
來大英雄大福德如郭尚父裴晉公等俱從捨死

能空身未能空諸我見誠是英雄未歸本性

忘生中來絲毫愛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
然捨不徒捨着身子爲功爲名能所我見俱是軀
殼上事捨得盡時方爲無欲之剛用巳用人八面
付之矣是豈不與天地同量乎（魏公事已現定衆中故不在此）

神人

郭子儀忠貞無我勳滿天地

子儀既忘怨薦李光弼與同恢復又以其部曲僕固
懷恩功高讓以副元帥之職於是懷恩爵太寧郡王
而光弼已代子儀有其軍加太尉兼中書令矣子儀
獨爲朝恩所譖罷職留京師然處散地不怨也會党
項羌叛乃以子儀遥領兩道節度使假威名以鎮之
實無兵巳而絳州軍亂殺主帥諸將不能制乃命子
儀往始封汾陽王至鎮亂魁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
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之無絳州矣吾豈受
一卒之私耶斬之於是諸鎮始皆奉法（只此便是安天下之功）

承一汾陽王與子儀尚不足贖一死耶

（忘官爵）秋入朝閹程元振忌其功數譖之復罷留京師
明年吐蕃入寇僕固懷恩巳擁兵不朝而李光弼及
他名將皆忌元振在中無至者邊將告急元振皆不
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乃起子儀爲元帥樂

不惜念奸臣寶惜性命

之時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他人心下何如）
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瀰漫數十里子儀奏請
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走陝
中長安委賊焚劫一空子儀行收兵四千人泣諭將
士共雪國恥諸將感激受約束度兵微無可戰乃使
長孫全緒出藍田晝擊鼓張幟夜多燃火以疑虜百
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兵至矣虜驚悉衆
遁子儀入城京師遂安（以詐退虜）帝泣曰子儀眞社稷
臣也削程元振官爵流之未幾懷恩反李抱眞自汾

能堪否

可憐

爲忠自易爲奸實難

何以得此只忠誠耳

陽脫身歸帝問之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
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以子儀鎮朔方兒矣上從
之朔方將士愧從懷恩不義無面目見汾陽王悉涕
泣受約束神感明年懷恩以回紇吐蕃衆十萬寇奉天
見子儀大軍驚愕不戰而退又明年數十萬分道寇
邊時懷恩暴死而二虜爭長不相能子儀覘知之使
人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其帥藥葛羅不信曰汝紿我

功成身存何若如此

耳令公在此可得見乎反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
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

不戰而下也賓佐交諫不聽請以五百騎從亦不聽
子儀叩馬力爭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
以至誠與之言其聽社稷之衛也不然亦身沒而家
全爲騎言耳以鞭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
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陳前

不惟朔方父之雖回紇亦父之矣

子儀免冑釋甲投槍進諸酋長相顧曰果我父也皆
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
地棄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所爲我

死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
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今既在此我曹忍
與令公戰乎既爲懷恩所誤負公良深當爲公力擊
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漸
進子儀麾却之因呼酒與酋長共飲酌酒酹地誓吐
蕃聞之夜遁藥葛羅與我兵追之殺獲萬計是時虜
再入寇賴子儀盛德鎮之而社稷再安始光弼與子

到此可[illegible]處方消[illegible]全

儀齊勳治軍嚴諸將莫敢仰視及帝入陝光弼畏讒
遷延不入衛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禀畏愧恨疾薨而

子儀精忠獨著矣嘗爲盜發其父冢人疑魚朝恩所
使上憂子儀爲變及入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

使急於求賊而上下震動忠順雜跌非孝矣

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此天譴非人事也朝
廷大安又魚朝恩嘗邀子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曰
朝恩將不利於公將士請束甲從子儀曰彼無天子
之命必不敢害大臣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死君命無纖毫怨
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以所聞告

又降一回訖耳

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
無疑乎以是化人何所不化蓋自上將擁兵至於功成榮滿疑

（是彼自領動耳子儀方說功敢以僕隸視大將乎）

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竟以見信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曰此膝不屈若干年矣李靈曜作亂公私物過汴州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衛送出境子曖尚公主夫婦有隙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吾父薄天子不足爲公主奏之帝曰彼誠如是若欲爲之天下豈汝家有耶蓋忠信格於上下如此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懷恩懷光渾瑊等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奔走於前家人亦僕隸視之八子七婿皆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辨頷之而已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號尚父爵太尉謚忠武子孫多以功名顯云

以忠論臨淮勝懷恩汾陽勝臨淮而福慶肖之造物之因材也蓋毫釐眇忽未之或爽矣

○○李晟捐軀報效王業世家

朱泚犯奉天城危甚李晟李懷光倍道入援圍始解會有譖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長安

（許多功臣設此處置事　便是本志）

懷光怏怏陰懷異志憚晟觭之請聯軍咸陽西壘未成而賊至晟請先驅破虜死不恨懷光不從而陰與泚通晟懼爲所并上書請移軍別營報未下而中使至晟所晟即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陳趨東渭橋而去（應得敏）無何而懷光即奪節度兵以反帝奔梁州詔加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可以辭矣）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誰滅賊者乃蒐士繕兵請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爲虜質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

（倚境難堪衷腸易亂）

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裘褐而終無携志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言平安晟怒曰爾乃爲賊間耶斬以狥（遲何心哉）（國爾忘家未有若是之甚者）有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諭以禍福令改圖立功懷光慙未忍擊之未幾幕下多叛而晟軍日益振恐襲之乃走河中（先去一賊了）晟遂引兵敗朱泚收復京城屯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

（自家不顧却懼他家流離真大慈悲）

功不若成爲一而用役平民者何如哉

信（成功不害只是憂民）公私安堵秋毫無犯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部卒擄賊馬立斬之故民遠者既聆夕而後知王師之入也論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卒謚忠武有十五子李愬平淮西亦封王聽愿憲俱尚書節鎭爲名臣

不以身爲元衡然　評

○裴度忘危討賊紹德汾陽

唐憲宗時度爲御史中丞與相武元衡共主討蔡州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賴瓊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

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藩鎭心上不從遂相度度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於是討賊愈急至四年不克諸臣競請罷兵上亦病之以問度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命度爲淮西招討使將行辭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既往用李愬入蔡封晉國公復入相以身繫天下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威望遠達四夷歷四朝爲元老謚文忠

度已相矣自危爲國家出力何若如此

不要命　不要官

○富弼靡家抗虜齊勳韓范

宋仁宗時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來求關南地帝擇人報使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辭勞何遂以官爵賂遂往見契丹辭氣慷慨條理曉暢初拒割地次排和親至末議歲幣以死爭獻納二字契丹心折而遣他使見帝帝竟以納字與之非弼意也論功賞爲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死再往聞一男

不要家

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後與韓琦范仲淹並相齊名未幾爲奸人誣以通契丹罷去禍且不測盡心救濟流民上嘉之復與文彥博俱相爲四朝元老壽八十益聖世稀物云

王佐

○○○李綱捨死敵虜之衝出將入相身名俱令

宋徽宗時金虜逼京師帝將東幸以太子爲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大臣誤國而少臣擔憂）謂侍郎吳敏曰建牧之議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云云（識大體）翌日敏以

此身已丢却矣幸而不死綱不敢知

聞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奏（熱忠）請假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以死捍敵帝從之欽宗立以綱爲兵部侍郎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金師濟河宰執請幸襄鄧以避敵李綱曰上皇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問誰可將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此輩有甚得力）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素志）於是以尚書右丞兼留守復力陳不可出幸會內侍奏中宮已行

皇帝宰執俱倚綱一塊膽作主

苦苦一呼萬呼只是自身要擔艱險

好機關

精神摩動

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曰朕今爲卿留倚卿禦敵無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只是畏死便國事不顧）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卒難與爭則急呼宿衛曰汝願從行乎願死守乎皆曰願死守因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家室皆在都城願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敵兵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如哉帝感悟遂止禁軍皆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非此忠決則上意且行且止守具束手不理矣）而

此時從綱計則從日無事矣

趙鼎呂好問可遣一個去

惜死人無用一至於此

金人圍京師矣綱力戰禦之金知城中有備求議和綱以爲擊之便李邦彥等共主割地請和帝從之求可使者李綱請行（件件拚死去恨無多身耳）帝不許乃遣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柔懦誤國事也（並無替身奈何）不聽是夜金人來攻綱復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李梲至金軍金大索金幣求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乃退梲唯唯不敢措一言金人皆笑以爲婦人（是丈夫節婦人）（豈不辱身辱國）梲至李邦彥勸帝從之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

上策既不見從次策復不能聽此忠臣義士所以摧心肝也

鎮國之屏蔽何可割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必當速退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此計不發不急事理明暢如此當時直是爲死生所怵惕然識地）帝與邦彥俱主和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之曰卿但出治兵此事當徐商之綱退則誓書已成一如其言使未至而金人復攻城李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衆數千而勤王兵日至金始退無何姚平仲襲金營不克遁去金復圍城遂罷李綱以謝之陳

南仲等百計沮綱惟恐不去孰知乃所以全綱哉

東及都民數萬上書呼訴乃復官尋爲耿南仲所沮出爲兩河宣撫使召還罷知揚州而金師復來京師爲陷二帝北巡李若水劉鞈死節何㮚孫傅秦檜以抗議執去呂好問雖成功竟汙僞命趙鼎張浚逃名太學而綱獨脫然至靖康初爲中興首相立一代之綱紀扶百年之宗社豈非天哉後雖罷相猶宣撫湖廣制置江西以一身係華夷之望優游節鉞善保終始云

高宗時朱子謂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吁衆家北轅留得康王一個君全廷左社留

以綱之忠義性成使非揚州之行則二帝北巡

必扼節死難矣別又金人所側目乎故罷公者乃所以全公而使開靖康之治也其用而卒罷則天固扼宋之中興耳已汴京陷矣全副朝廷都在揚州逐臣身上

得李綱一個臣係何如哉係何如哉

○○虞允文致身安危之會出將入相與綱齊休

允文書生素不知兵爲江淮叅謀時金主亮敗盟南下師大軍臨釆石江誓衆將濟允文奉命犒師釆石迎李顯忠交王權軍權已去而顯忠未來官軍星散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咸奮請

他人身當其事猶未快

進有敵鋒之死退有吏議之及爲此事者甚難

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此等私心失天下事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已時候大呼數百艘絕江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

已具大將才眼

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數句能令人死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日暮敵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弩尾擊射之遂大敗然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旦敵果至夾擊之復大敗金主焚

老將習兵不能過也

舟遁去當是時金師獗甚天子至欲航海避之又有詔散百官蓄積怖如此微允文制勝呼吸之會宋其不爲宋乎金主既敗被弑瓜州而烏祿即位遂正敵國禮皆此戰基之也允文還朝帝嘉嘆曰朕之裴度以爲川陝宣諭使經略中原尋召還爲樞密使遷右僕射尋爲左丞相出入將相二十年忠勤彌篤封雍國公卒贈太傅謚忠肅

李綱虞允文皆書生而一朝憤激揮斥大敵非其忠勇過人哉

後來如四公之權若有矣何不學其勳德也

權要橫溢之報

天地與我大權要都是無邊根器修得好來受此福報將命之賑濟天下利澤蒼生也若能以公心仁德行之身家不顧饑溺由已則爲伊周之名世爲郭汾陽韓魏公之勳德寵冠一時名垂萬禩矣雖然權重震世福厚危身猶有不勝畢抑之慮焉蓋手握利器不死帶傷望日之月由蝕入虧其勢然也如霍光擁昭立宣可謂精忠獨以處勢太迫隱妻邪謀遂至覆宗滅祀况其馮陵以逞者乎權

總在認真

李林甫蔡京賊年夢醒貪無奈何

在手時橫弄風雨崩摧山岳自謂莫可誰何天道遠遠豈知積炭燒焰愈熱則愈易盡定有一時黑湯湯冷淒淒光景哉饒君厲指呼喝不是自家帶來的盡是天地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氣衰與盡窮對臨頭向時使得性快者祇以增來生冥世業債而已然當其熱腸時不知也如人夢中妙景正濃忽然推醒猶自不快况於人世榮華冗鬧窠臼灰心日重一日非大豪傑大猛省能知其幻者哉就使一二時炎性乍歇思量結

大略威福不重則無德怨歸世固善恣快亦捷不然如夏桂洲之再次起用張太岳之不敢了憂都是遭權在握釋負爲難耳

局怎當得左右狎客又來稱功頌德献媚獻妍推過抹過全不由自家主張到頭一着勢重難反騎虎難下又直無可奈何也一不做二不休遂索性做到顛蹶地位揆之初心亦甚無當矣故能以大力運小心種種權勢都成種種福德甚善不然則斂權避怨安靜鎮俗急流而猛棹猶留不盡餘慶以還後日受用去也何如何如

○竇憲擅殺以破虜贖罪卒伏誅

漢和帝時竇太后臨朝憲爲侍中秉權都鄉侯暢來

以殺得罪而復以殺贖之則罪益重

炎熱之時誰不作撲燈蛾賢哉瓌也乃有天道矣

弔國憂后數召見之憲懼分權遂遣客刺殺暢后怒憲因求擊匈奴以贖罪公卿皆上書以匈奴不犯邊而勞師遠伐不可乃將精騎萬餘破北單于刻石勒功歸益驕縱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父子兄弟克滿朝廷又殺尚書樂恢帝與中侍鄭衆定議誅之兄弟皆死惟竇瓌忠善獨全憲黨郭璜等皆收捕死獄中

○當殺劉暢樂恢時誰人敢攖其鋒誰虞殺到爾家也

○梁冀擅權以弑立固寵竟夷族

此有前有足之處至死不倒矣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所在怨毒妻孫壽亦封爲襄陽君張綱劾奏冀深根之以廣陵多盜乃遷綱爲廣陵太守綱卒以招降獲功[illegible]如人何質帝聰慧常目冀爲跋扈將軍冀置毒於餅弒之召百官議所立皆以清河賢宜嗣位冀白太后迎蠡吾侯立是爲桓帝又殺李固杜喬專擅威柄咨日積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大不平之乃詔發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梁氏廢焉胡廣等以阿附免坐黜三百餘人

冀以立桓因推狂危誅之始信智巧有限天理難逃

以梁商之盛德使冀善守必可保家業如冀者亦大不孝之子也歟

○司馬懿族王陵因爲厲鬼殺懿

懿勛業日隆又誅曹爽篡奪之迹益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受制彊臣謀迎立楚王討懿懿知其謀自將中軍攻陵陵知勢窮乃單舸出迎遂送陵至京師過項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懿病白日見逵來并陵爲祟因呼陵字曰彥雲緩

此有氣骨的人便是禁鬼

人有權智亦死鬼仿忠義抑強

我懿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司馬師殺夏侯玄訴於 上帝無嗣

玄以才望正直爲司馬師所忌殺之宗族設祭夜而假寐見玄坐靈座脫頭置其旁悉斂食肉納之既而還自安頭因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弟昭以次子攸爲繼攸子冏嗣立爲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懿也云我國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太平廣記其事近渺然既班班冊中便可爲戒又按懿誅

爲權貴所忌者必是有才氣人然此人偏會作禍

爽時與長子師謀至將發之夕乃及昭既而覘之昭徬徨不寐師熟寢達旦然師竟絕嗣矣足見有才膽人造業尤多

以此服爲忠爲孝何源不了

○梁廬陵王賊殺守令爲厲身死

廬陵王蕭續爲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將還都王留之延康意貪進不肯止王遂尋延康爲郡時罪鎖係在獄發使啟申望朝廷委州行決梁主素識延康兼疑王啟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謝復獲罪乃未宜勅使獄卒說延

陵下手不能不結局故當止惡午物

此計太毒
六晷惡人
陰巧尤甚

大限結人
於總非好
知識

康曰如聞王欲見殺何不投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
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于兩次遣兇
城下乃表叛逆格戰而死又有枝江令吳其將還揚
州被王要結亦不肯往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
十口並溺死焉後數年得疾王日夜常見張吳二人亦使不得還謀努力
守之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斃
○初猶是憐惜心後轉生嫉妬心權門中如此者
不少有心計而用以毒人何如無有
○○唐竇軌嗜殺害人羣鬼索命

斫頭如瓜
安得不受
瓜報

軌太穆皇后從兄為洛州都督剛嚴嗜殺多刑將士
又害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
來左右報無有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
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求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
書言畢而薨
○○不是有大威勢那得好瓜許多○以頭為瓜嗜
所使也及瓜之期難乎免矣國有典刑殺人安
能無以殺為諱自謂陰功則古有云赦能壞政
何也孟子說得妙曰不嗜殺嗜之一字慘毒莫

當於自心
軟煖處盜
頭處多喜
多怒處分
析秋原

甚焉不嗜一字矜憫莫甚焉暴很者勿論矣亦
有躊躕進退竟殺人以媚人者譬之此物不欲
食然竟食之猶之嗜也故不嗜的念以其所不
忍達其所忍仁也此賢聖分曉經世語也○又
如人之初持素者積久自厭腥葷愿人慎嗜也
○王鉷害楊慎矜被訴族誅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使判官乘驛在途暴
卒而顏色不變猶有暖氣不敢斂凡十五日復生云
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

權害忠之
頃令權奸
與畫

陽官猶自
炎赫陰司
已成面縛

其案牘乃楊慎矜于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
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于舊處而謁王適楊慎矜
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即當到矣須史鏁
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係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
訊所于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既蘇月餘有邢縡之
事王鉷死之 出紀聞
○未及李林甫何也豈林甫仙官降世報猶未艾
耶人臣當其舞權弄勢炙手可熱詎知冥冥之
中已先褫其魄哉觀此能不竦然

○○○唐元載弄權天譴滅族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徐浩者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元載即引爲吏部侍郎又請百官論事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指其姦即謫貶之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以一門帖餘無一言丈人不悅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即大驚白節度使以箱受書贈賄千匹其威權如此衆盡側視難堪也時有犍爲崔太守以啓尹真人爾爲冥府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友善謂曰上帝命折君壽十二年今餘二年耳奈何方言間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下諲及廷椽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隙間窺之見諲具巾笏率庭椽分立俛首項雲中一人紫衣金魚宣導帝命授書畢駕雲而起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嘆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載排行三）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其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嘆於是命吏送崔君歸遂寤凡卒三日矣時元載方柄國政威勢如爐廉使崔寧者與載善饋遺甚多崔守竊以天書語之寧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往來悉焚之後月餘藉沒載家賜自盡妻子皆伏誅後遣使發載祖父墓斵棺并屍禍極慘焉二年而崔守亦終（太平廣記）

○按史記元載家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則招權納賄可知矣上帝紫衣吏乃不受賄免何哉判官名帖猶寶藏箱中而崔廉使已購書去矣禍福轉盼驚人

（眉批：亦好消意）
（眉批：天符一下不及救矣可不儆乎警省）
（眉批：呂栢泣矣元相尚未知）

韓侂胄恣意內批殛死玉津園

宋光宗病不能執喪趙汝愚請太子即位韓侂胄預謀遂浸干政數詣都堂議事左丞相留正抑之遂間之于帝以內批出之又以內批進言官謝深甫等言路皆屬其黨黃度將上書論之遂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復忌朱子進講時敷陳邪正乃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亦以內批出之（此世而下猶受這等眼目弄壞侂胄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許及之爲吏部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哀遲

（眉批：當其附炎時惟恐不及至是性命危哉）
（眉批：李贄戲侮先賢多用此機）

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眞知樞密院事又趙師睪以獻珠冠於十妾得工部侍郎程松以獻妾名松壽得知樞密其趨附之人犬吠狗竇無所不至亦可謂烜赫矣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遂定議伐

功名爲要寵設又殺人以求之豈有成理

金兵敗金人欲罪首謀益銳意興師中外畏懼莫敢言皇后皇子力言其罪乃命史彌遠爲之翼日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以其首畀金人籍其家多乘輿服飾叅僭紊極矣

○○不是威震海內那得頭行萬里哉○宋以忠厚

立國大臣無誅死者獨侂胄最奇寵故得奇禍

嗟夫侂胄韓魏公之後也魏公德浮于禍猶令其孫享此榮報使能忘身許國則定策之勳與乃祖並爛矣時金祚已衰何知此人非天生來將令取威雪恥戡亂成功却無如種毒人世稔怨難當遂借金虜以鋤殺之也如侂胄者眞不孝子孫者矣

○○賈似道蔽主驕淫拉殺木綿菴

理宗時似道爲賈貴妃弟恃寵不撿日夜宴遊湖上不返帝登高望其燈火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竟以才寵用爲右丞相時元人攻鄂城急似道陰遣人稱臣納幣及元師去以所殺俘卒奏諸路大捷帝以

此處罪殺平民已不可言矣

爲有再造功加少師封衞國公獎眷甚至以私意進用臺諫何夢然等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元遣郝經來修好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呈露命幽之眞州于是元興師問罪又忌功汚蔑閫臣怨

只忌功耳功罪功等念壞天下有餘矣

何士璧侮巳以侵盜邊費殺之劉整曹世雄嘗敗元師似道欲專功捃摭其罪世雄竟死劉整懼叛降于

元元益知我虛實寇邊甚銳以國費不足行經界量丈法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度宗立加太師每朝必答拜稱師臣而不名似道以去要君每乞歸養帝令傳旨固留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卽交臥第外以守之初命三日入朝後五日入朝後十日一

宋元蟋蟀鬪河山鬪瀛乾坤起半閒只是不欲快活耳弄盡天下死傷殆遍

朝入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半閒堂與美妾日肆淫樂踞鬪蟋蟀又廣收奇器異物有求不得輒得罪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

（抑復智巧不到處敗事）（露布妙妙是討賊法）（只一事私心致宗社傾危累世生靈荼毒）

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無敢言者襄陽降元中國遂不支至兵勢屢敗似道帥師蕪湖軍大潰狼狽奔歸時陳宜中爲相問還軍不知似道所在意其死也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是謂爲之故曰天也）遂罷政尋以攻擊者衆謫婺州州人率衆爲露布逐之詔徙建寧會稽尉鄭虎臣以父怨請爲監押似道寓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十（可憐）人（此鄙夫之最下者）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盖暴行日中令轎夫唱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前劾似道爲所貶）見于客邸賦詞贈之有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章章胡不悟似道愧謝焉及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即廁上拉似道胸殺之殯於庵廁

○○○一味造功要寵遂至執行人挑敵怒忌間臣擴邊功其相因而至乃事勢所不能自主也如李林甫懼邊帥入相遂用安祿山亂唐盧杞懼李懷光間已遂遏其入朝以致變鄙夫患失之情乃大危人國如此可懼哉士君子自惴能無獵功根乎妬忌根乎危人自安根乎有一於此得志時直未可保所當謹其微而折之也（亦爲是可忍歟）○擁美妾鬬蟋蟀與狎客爲戲士夫如此洒脫人或謂之好性氣無崖岸即士人耽此快樂亦自謂得便宜無邪心孰知縱其所欲皆亂天下乎試思一人歡娛不過數十年間而天下毒痛嗟怨典妻賣子罹罪觸網斬頭截頸都從我縱恣敗亂而生聚不可當之苦成無幾何之樂待其興盡悲來竟何如哉思至此則知與百姓同樂爲君相妙義而叩其所從致又必曰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也然非平時快樂根宴安根斬得盡絕安能保此乎（甚且以此爲安樂法門明目張胆邪說害世）

不忠之報

宗社生靈全是忠肝義膽結成能竭力扶持捐軀報國其於天地氣運必能維得一半占來忠臣享福者無論即不幸如關義勇張雎陽岳武穆俱精靈不散赫奕萬禩爭光日月視草木同腐者何如何如又如劉忠愍球孫忠烈燧子孫食報不盡夫固猶是一死也彼覆國市利依違首鼠原是惜死而刀債臨頭竟亦不免何益哉

係有功云豈我獨死而諸人俱不死哉

○○蘇秦以敝齊者事齊而見刺

蘇秦始於六國爲從約長則皆其臣也厥後從約一解齊魏與秦共伐趙趙讓蘇秦則請使燕以報齊實脫禍於燕耳至燕數年懼得罪乃說易王曰臣在燕不能重燕而在齊則燕重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此其無策甚矣不過從史主心以備免首領耳齊王信而不疑有齊臣者與秦爭寵遂刺秦齊王求賊不得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請誅臣尸以令境上則賊必出果然諸侯聞之皆曰甚矣齊

此其爲趙爲燕爲齊都無一定只爲已耳臣道之敝極矣

王之爲蘇秦報仇也吁秦之狡獪齊王雖不知而生被刺死戮尸已受報盡矣

○○丁公以爲楚者爲漢而被誅

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彭城西短兵接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滅丁公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而是時季布亦爲項王將數窘辱帝以朱家言顧得赦拜郎中吁丁二心邀福而得禍季委身亡敵而得官造物之不測如

英主揄揚之法

此人臣自盡其義而已

○曹無傷市忠敵人而立斬

沛公先入秦欲自王之守關距項羽其屬曹無傷以項強沛弱懼并誅先輸欵焉項羽欲擊沛公會有項伯之救羽意解沛公從百騎謝羽鴻門言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不虞乃見督過羽曰此沛公長史曹無傷言之不然羽何以至此卒飲而還立誅曹無傷

無傷視強弱爲向背乃以沛公之命爲在項羽手而不虞其命之先盡乎彼固自謂知幾如神

反側子

天不容奸

痛快

者耶

○○貫高危陷私主而滅族

高祖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
趙相貫高趙午等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殺帝王齧
（陷忠義於大惡其罪何如）指出血曰是何言也先人亡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
出口高等私置人厠中欲行弒帝心動不宿而去後
有告者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高罵曰
（羡強諸人）誰教公爲此者而今以累王乎乃對獄曰獨吾屬爲
之王實不知榜刺無完膚卒不變上使泄公持節往

問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豈愛王過
於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乃赦敖廢爲侯上賢
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
（已心上明白何苦爲此非惟不忠于漢實不忠于趙）責塞矣且有簒弒之名何面目事上哉遂死

自蒯通跖犬吠堯之說謬行當世盡迷君臣大
義如高者趙之臣卽帝臣也敢爲大逆欲滅其
主又成其君以惡德其悖極矣臣弒君凡在官
者殺無赦使敖爲之而高不諫已足同死況自
爲哉白王一節情雖可憐義無可赦也自絕其

吭是之謂天誅

○○沈約勸進梁皇夢斷其舌

（且以先發爲功）梁武帝將受禪有其志而未發沈約進曰齊祚已終
明公當承其運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
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衍遂成簒後夢齊
（懷佐命功）和帝以劍斷其舌乃請道士奏言禪代不由已竟舌
爛而死

約食齊祿而懷二心如此安能無報又如成濟
爲司馬昭用張衡爲隋煬用本圖富貴竟受誅

夷非惟帝憲亦有天道焉

○哥舒翰頌聖胡虜終歸一死

祿山反攻關翰度未可戰朝議促之不得已慟哭引
兵出關大敗而返虜攻關克之執翰祿山問曰汝常
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
（笑中有刀矣）笑以翰爲司空後盡殺唐降將翰竟死焉

守節失節只爭歲日間而萬世而下何如哉文
天祥過張許廟云假使當年甘心降虜敗國求
降受人唾罵安得留芳吁唾罵者果定活乎否

有此一案忠逆之異自現

○○張均張垍受僞官天子不能庇其生

玄宗以祿山寇叛倉卒幸蜀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房琯衆言其可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已而房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相而均垍竟降賊垍爲賊相

兩相滅味乾佳

後復西京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無面目見說地下上皇曰垍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天下孝滅乃父勳

是時有甄濟者爲祿山掌書記察其有異詐風疾歸家祿山反封刀召之引首待刃使者以實病告乃免後詣京師上令受賊官者列拜以愧其心以爲秘書郎蘇原明亦稱病不受僞官擢知制誥

○○○郭誼助反謀討賊不足贖其死

唐武宗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稹據軍請留後委河朔兩鎮攻之得邢洺磁三州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已死）

奸情已洞

（亦知詐）稹謀主也必梟劉稹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兩次大罪）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然郭誼至京師皆斬之

稹叛一上誼反二上罪實在稹之上

使稹謀得成誼不久亦必殺稹自留後矣負心反覆狡詭猾賊如此等人最害世道磔之可也

溫公謂可免死者非矣

○○樊愛能怯戰賣陣卒伏軍誅

北漢主劉崇與周世宗戰高平勝負未決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上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

爲臣死忠如此然竟

無恙

却自責頭腦也

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受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死事之難難在一決

○危素惜死再醮竟受 帝譴

大明兵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危素與侍制黄哻約共死難哻從人張午勸哻勿死哻竟投井死素走至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 上仍命為學士雖以文學備顧問然心薄其為人一日 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

然則馮道得稱長樂老者不過惡主故耳李仲乃故備之非賊而何

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流汗浹背 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益余闕元忠臣不屈陳友諒而死 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故責令素守此以愧其心至和踰年以憂死

是時有蔡子英者元兵敗單騎走入山物色求得之械送京師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言女不再醮 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君耳命送之出塞又有王保保者 帝招降之不答書兵敗自遁竟從元主一日 上問羣臣曰誰為男子者皆以常遇春對 上曰是吾臣也吾終無以臣王保保其見慕如此吁視危素何如哉

忘身忠直之報

有忠直而太激於氣亦非忘身之挽者也

是皆定見定力。于死生之際。以理爲主。不作纖毫顧慮者。究竟曲不必生。直不必死。有天行乎其間是亦報也。知之則見危授命。砥柱矻然矣。然須平日常絕貪怖根原。不然臨時扭揑不上。

○鬬克黃不以死棄君命竟紹世封

此思却從克黃感動

令尹子文卒。任子越作亂。王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子文孫）克黃使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

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遂復其官。世祀焉。

使克黃不入。未必遂無死法也。入而乃祖之忠貞益著。遂克有後。抑可謂忠孝矣。

○○○晏嬰不以死易忠詞卒顯齊國

崔杼弒齊君。刧群臣爲盟。壇于郭門外。皆脫劒而入。夾戟當胸。盟曰。所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皆死。所殺十餘人。次至晏子曰。嗟乎。崔杼爲不道。弒其君而又刧盟其臣。嬰所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素重其人。强之曰。子能革誓詞。齊國吾與子共之。不然。直刃在前。曲兵在後。惟子圖之也。晏子曰。君子不以危易行。嬰可以回而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

此時豈望更生哉况頸相乎

崔杼將殺之。或勸乃免。嬰曰。子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實理）其有濟乎。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制矣。後相景公。顯名天下。爲齊世家。（只還他一箇死晏子便了）

知有命方可爲君子

○○○高允直任夷族之罪以誠得赦

崔浩高允脩史。以暴揚過惡當誅。太子嘗受經於允。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召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職總裁。臣著述尤多。魏主怒曰。允罪重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妄欺。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

〔崔子當族幾死復赦太子救免〕〔大臣諫臣當以爲法〕〔垂人〕

也宜除罪以旌之竟族浩而赦允太子召譲之曰吾欲脫卿死而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使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實同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願也太子動容稱嘆未幾擢中書令好切諫事有不便屏人極論（此不用直而用悔）魏主謂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諫而上表訐直以彰君失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眞忠臣也帝重之呼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余與高子游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言吶吶不出口昔崔司徒云高生豐才博學所乏者矯矯

〔張矯矯者未必矯矯獨立不惧從無處立根基〕

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竟不免死）高子辭義清辨人主爲之動容非其矯矯者乎常侍宗愛用事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非其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庭闈廣下之風哲頭大廟憐矣有立志〕

○○○宋璟直折權奸之焰始終見重

武后朝二張驕寵合朝奴事之獨宋璟剛直不爲之禮太后嘗命朝貴晏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心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見當效下）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且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諸張積怒常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命杲不在幹臣手裏）又嘗奏昌宗召相士相巳有天子相包藏禍心當斬后曰巳經自首璟復奏謀反大逆不應首免竟四五上后不許李邕進曰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請可其奏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按之未畢巳特勅赦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

〔爲得痛快然定難堪〕〔令后不得庇私人直是勝之〕

〔步步崛强若是該死的一百個宋璟亦死了〕

不見其剛憤如此㕮狄梁公魏元忠以身就世猶自下獄百折而璟無纖毫之譴豈非天哉至三思殺五王璟亦超然世網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居第何得尚預朝政不見產祿之事乎有布衣韋月將者告三思宮掖事帝命立誅宋璟請付吏帝怒岸側出曰敕即誅何請璟曰不訊恐竊議者愈多帝益怒促如詔璟曰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蓋璟於人主權倖無絲毫屈而卒不能害也玄宗時以璟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

稍的使不籌作客立身者可思之人人如此則奸邪無濶矣

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勗交言上聞之乃益重璟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請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性老而彌篤稱賢相以功名終封廣平謚文貞

邦無道不危行言孫璟豈自必不死哉其不死天耳賴近過一權倖則搗蒜燒葱而竟不脫虎口視此何如

只拔此一字於中故攖徵句如

折得漸愧

○韓愈一攖龍鱗再捋虎口身名顯留

成德軍王庭湊叛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爲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至境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神氣凝然責以忠義庭湊指武士謂曰所以紛紛如此者盡此曹所爲非庭湊意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爲才使領節鉞乃不能與健兒語耶於是軍士前按劒曰先尚書有功於國今乃至詈爲賊何負若是愈曰汝能念及先尚書甚善且自安史以來子孫有存者乎田令公等以地歸朝廷孩提皆爲美官汝背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惜大體不宜棄之耳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宴禮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出庭湊不敢追○方憲宗時諫迎佛骨太切直帝怒將加極刑裴度救而免後爲吏部尚書宋時封昌黎伯從祀聖廟子侍郎孫魁天下

東坡撰廟碑云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亦英痛

○洪皓久抗強虜繼犯逆炎子爵雙高

宋高宗時以洪皓使金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抗聲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爲皓跪請得流冷山聞上皇崩北向泣血操文以祭詞甚激烈聞者揮涕焉屢因諜密奏敵情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留金十五年而還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皓語秦檜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而景靈宮廟極華何無中原意檜怒復以論事出知饒州連貶竄卒贈尚書子五人俱大

貴季子邁亦使金不屈與适俱爲名宰相.

躁熱的人便是毀譽入

阿附權貴之報

阿權所以求福也然意轉一移能福我亦能禍我.況其與氷山同盡則權貴且不自保矣我何如哉.故均一死也死於附權則貽臭萬代死於守正則流芳百世屈滕執政洗馬御史當其得志巳奄奄泉下人矣不識殃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蟻羶蛾火未有不濡首者也請觀前覆足爲後規.

賈捐之楊興共薦石顯下獄抵罪

元帝時宦石顯秉權用事賈捐之數短顯不得官特

與楊興相善交相獎借捐之日今我爲尚書君蘭爲京兆天下眞大治矣又復短顯興曰顯信用今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因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使捐之終持正不阿禍未必若是速也

既短而復薦之欺弄其君甚矣能無及乎○楊興常譽周堪堪帝傅也爲小人所搆上問興欲得其助而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短之堪以得貶若興者可謂佞人也巳而求巧得拙何益

可慚

譽特以其帝傳毀特以其帝疑

乎

○○劉歆楊雄共附王莽投閣身死

歆大不孝

劉向漢宗室恐王氏代漢常反覆奏疏爲帝言之莽終不能加害至其子歆反附莽頌功德莽薦爲侍中典領五經封爲嘉新公莽篡位歆以誅莽降漢事泄自殺有楊雄者亦以文章經術名世莽篡位以耆舊轉官作劇秦美新文以媚莽莽弟子劉棻坐事逃及雄使者收之雄懼自投天祿閣下幾死莽赦之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深病其以儒術飾媚也使二子脫屣鷄肋爲漢純臣不亦身名俱泰哉義利兩字俱弄不成祇爲千古笑柄

○班固爲竇憲賓客捕死獄中

和帝時竇氏外戚專權附者盈朝因剌殺列侯詔擊匈奴贖罪遂滅之班固刻石勒功極其褒美未幾憲伏誅固亦死獄中著漢書未就令固妹班昭踵而成之

固兄班超賈勇西域裂劍征戰而侯封富貴班固濡毫翰苑炙手勢熖而性命不保安危豈人所能必敢求其正足矣

○○張華裴頠爲賈后輔翼委身兵亂

惠帝后凶悍多權畧干預政事委任張華華與裴頠同心輔政盡忠帝室然淫亂誅殺不能禁也頠拜尚書僕射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于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又薦帝忠於張華辟之不就或問之忠曰張裴棄典禮而附賊后吾恐其餘波及我況可褰裳就之乎已而趙王倫勒兵殺后收張華裴頠等皆殺之并石崇潘岳陸機陸雲附后侄賈謐爲二十四友者並遇害

宗楚客初事二張次黨三思爲相王所殺

易之昌宗得寵武后宗楚客宗晉卿等皆候其門爭執鞭轡及二張見誅而武三思通于帝后楚客等復附三思爲之羽翼官至中書令監察御史崔琬彈之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謝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受誣上和解之及臨淄王起兵誅帝氏立相王捕帝黨宗楚客等皆斬之

兩次俱作媵人官　已入相矣復此涉濟于齡不足求官以沖死也

○○蕭至忠崔湜初附韋氏次附太平爲玄宗所誅

中宗時蕭至忠爲侍中崔湜司平章事俱黨於韋氏而湜通於上官昭容以得相及臨淄王（卽玄宗）誅韋氏蕭至忠崔湜等俱坐貶尋復託於太平公主引爲尚書其妹夫蔣欽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直是狂熱）欽緒退而嘆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騂眼看狂人入水竟自無引手處）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咲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慚愧）及睿宗傳

後附得人而死則爲懸臣矣

位于玄宗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漸謀廢立上定計先發執蕭至忠岑義于朝堂斬之公主賜死于家而崔湜以私侍公主再得相至是亦賜死嶺南逆黨遂盡矣

當趍附時推恨媚之不工及失腳后輙恨去之不早

○崔湜兩得相處俱不可對人言郤夫簿上亦無此等名字矣（是日既醉不知其尤）○時與楚客同附韋后伏誅者則有葉靜能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等與至忠同附太平伏誅者則有竇懷貞岑義盧藏用等又有鄭愔者佞人也初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

一

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最後附譙王重福竟坐逆黨族誅固知倚氷山者不至傾覆不止也○當太平公主謀廢立時陸象先知政事獨以爲不可公主怒詰之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用爲相封兖國公蓋禍福邪正相去遠甚矣

○王璠泄密謀市權倖而身死其難

唐文宗時內侍王守澄橫甚而鄭注詭譎多智爲之

欲倚注以安豈知乃坐注事欲以忠結閹尹豈知乃爲閹尹所殺哉

當熱炎共任時豈知板匣已定戚恩之毛

謀主相宋申錫與帝謀誅宦官且欲除注乃以王璠爲京兆尹令察注不法先除之璠翻覆人也欲倚中貴爲根蔕遂泄其謀王守澄乃與鄭注計誣申錫謀立漳王侯帝溶叩戶奏之語驟甚帝怒命屠申錫家宰相諫官遞入論之乃得貶司馬數月憤恨卒明年恩詔令歸葬又至四年春申錫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忽見申錫從中門入以手招之不覺下階乃曰有少事要令卿見便引出城似至滻水北去數里見墟中一大坑坑邊有小板匣者數十枚皆有封記申錫

誅

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叱夫人問為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遂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因與家人記之（此一段出太平廣記）至十月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奏令請金吾觀甘露因遣璠等領兵往誅之璠股栗不敢前竟敗事腰斬于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埋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為不誣矣

（璠這等惜死竟以此死）

○王涯希上意引奸邪而家赤其族

李德裕及王涯作相文宗意向李訓欲用之德裕極言不可帝顧問王涯何如涯始聞帝向李訓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既覘帝意堅又與德裕忤惡其權盛遂漫應曰可（此心最害事知利非害）德裕驚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大不懌德裕坐罷而李訓為學士以至當國密與上謀誅宦官涯不知也至甘露事敗詞連及宰相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與訓等共謀大逆並族害吁此雖死妄之災然亦可為希旨面欺阿比匪人者之戒矣使李訓不進而德裕謀國則功就名立涯且蒙其福矣能至是哉

（二心不可事一君）（李訓亦以涯為不足誅）

○陶穀手奉禪詔而被黜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而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之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為人終身不遷官陶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能教子何能登第遂覆試之蓋穀本以逢旨求進而反見薄見猜如此○又武弁有王彥昇者迎敵殺周忠臣韓通帝怒欲加罪眾為解之然終身不得節鉞此皆為新朝佐命盡力邀寵者也而皆以見棄故知義利之辨榮辱之分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此

（彼必自以為得計）（世間以巧人而致怨以媚人而致猜者豈少哉日用間可自知之）

○張綵身附權貴而見僇

正德中綵嘗為文選焦芳為侍郎與相得及芳當閣薦于劉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有才可用楊一清亦薦之遂陞巡撫轉吏部尚書然綵惟知尊敬劉瑾他貴視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出劉瑾每忽之李東陽以為遽廢內閣權共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獄死獄中仍暴其尸流家屬嶺南而大學士劉宇曹元弁以附瑾免焦芳及子焦黃中並除名為民吁是可為附權者之戒

（善諂者必善忽人）

以綵之才使不由瑾進則成良吏部矣甚矣君子當慎所麗也

忘身不是臨時强他的須平日打得此根濟楚

豈必不死哉況愛知乎

有此意方是真精神

乃與天子叫他令

忘身救民之報

夫忘身救民則亦有忘者矣然亦命也命不可逃避之何益矧寔心肫懇無纖毫爲名爲利只此一念便足動天夫子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古來賢聖帝王塞天塞地俱從此點做出今獨取其危世獲安危事獲福者以彰天祐亦足功仁勇之一端云不然此根不徹其於擔當世道必無力矣

○汲黯矯制賑饑冒死諫諍身名顯節

漢武帝時黯爲謁者值河内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已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今人發常平及義倉尚不勝彈嗜）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又數切諫面折不容人過上招文學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或責之黯曰天子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旨陷主於不義也縱愛身柰辱朝廷何卒不改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降漢何至

汲黯常救李息言張湯罪息不敢言因湯敗亦誅

彼周來必自請得不死榮

有功肯與家人分訣來耶何不情死也

罷中國以事之乎。救民激切上默然。又賈人與何奴市，坐當死五百人。黯曰：陛下縱不得何奴之資以謝天下，又爲之殺無知者五百人，不亦甚乎。救民上怒默然。又常面觸公孫弘張湯，湯嚴酷得寵，姝甚黯，或嫚罵曰：人言刀筆吏不可爲三公，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然弘與湯共害之，不能得。武帝推社稷臣，必曰汲黯，不冠不敢見，位列九卿，無纖芥之忠云。

按武帝時，文法株連，酷吏四出，公卿莫必其命。至令公孫賀拜相涕泣，後竟族滅，勢可知矣。獨汲黯斥主上，毀同列，終身顯榮，不被譴責，故知禍福非人爲也。皆武帝相護國庇民，蹇心誠信，于人足矣。趙周青翟等，不聞犯顏匡救，然固姝死也。

○徐有功坐罪伸冤，竟全其身，子孫榮貴。

唐武后僭位，畏宗室大臣謀己，屢興大獄，周興來俊臣等希旨苛刻，誣引天下豪傑，一切以反論，后輒賞以美官，于是告變者多，臣民震恐，每入朝必與家人分訣。此等人必不肯死，然亦有死者。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之，有功爭益牢，前後所活數十百家。酷吏所誣構者，皆爲平反，嘗爭李行褒不應族罪，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雅重有功，是何致然，僅免其官。尋復起爲侍御史，辭曰：臣不能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閣者相賀。又爭豫王妃母龐氏不應斬罪，薛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拚扉熟寢。太后召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龐氏減死。有功坐除名，凡以伸冤故，三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太后益重之，擢殿中侍御史。當時語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杜景儉既而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諸酷吏希旨取寵者相繼誅滅，有功聲譽日隆，榮顯善終。卒贈都督，而杜景儉官居宰相，禍福不測如此。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德，詔擢倫恭陵令，孫商登進士，至太保，封公。

阿意者誅死，而犯顏者乃全身，於殺人如麻之世，誰謂死生爲人力哉。然見不定則鼎鑊在前，鮮不殺人祈免者也。○按有功初爲蒲州司法，

已無時不是死的

自家不怕死乃怕人之冤死乎非定見耶

頑然

臨時一節更難多少凌厲氣骨到此忽鼓不來

武后此時亭熾正張而仁傑已先蹈矣

寬仁爲治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任滿事治不杖一人刑措之風其近如此今人謂末俗澆漓不嚴酷不治者恐亦力量未及不可厚誣民心也

○狄仁傑杜景儉李日知俱於危邦救世並登台輔

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起兵誅武氏不克坐貞黨當死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註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父老迎勞之

於是倒德政碑

仁者勇

左遷忍以得扣今阿光輔意未必有此也

曰我狄使君活汝耶（何以得此于民心）相携哭于德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嗣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爲功（加令皆是可恐同恨）恨不得尚方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非好生心激那得此吻）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僅二年爲相卒與唐祚亦嘗爲來俊臣誣告謀反竟得辨明而俊臣未幾伏誅仁傑顧寵傾一時勲高千古也非仁心致然哉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强爭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

有仁術

日知爲刑部尚書同三品即相也

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兩以狀上日知果直又一令史有罪欲撻之已而曰我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撓日知嗔受日知杖人必共棄汝矣竟釋不杖吏咸悅無犯者時法吏爭嚴酷而日知獨寬恕然卒用全睿宗時拜侍中杜景儉亦寬恕爲宰相已現上

此皆與有功同時者周來侯索何如而徐狄杜李又何如哉仁暴榮死相去如此况主非武妖時値清泰者乎

已是僞吉之島矣

○富弼於危謗貶謫之地盡心流民祿壽雙高

弼爲樞密副使爲小人所譖罷去夏竦復誣弼遣石介結契丹起兵朔爲內應仁宗怒甚以有救者落職知青州時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猝難獲食相繼待斃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以官廩貯之勸分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闕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循行鄉里問老弱疾苦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河泊之利（田閣外）

亟方是爲善志爲世有惜身不顧者都是見得救人事大耳

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必有豪家之謗。流民死者大塚叢葬之。從者如歸市。或謂粥非所以處危疑。禍且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乎。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所全活甚多。帝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尋與文彥博同相。制下。朝士相慶。封鄭公。進封韓公。壽八十。諡文忠。配享。

處危疑而盡職。反以得君。禍福何常之有。

○劉肅捨命辨冤身陟相位子孫繼賢

今世捕盜往往用此法可恨

肅爲尚書令使。時有盜內藏官珠者。不獲。乃繫貫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下獄論死。肅奏言盜無贓。殺之甚屈。上不許。抗論益力。金主怒。將罪之。有近侍見肅道意。肅曰。辨折冤獄。吾分內事。惜一已而戕十一命可乎。明日詣省再辨。郎中張天綱爲之辨奏。金主悟。因得不死。中統間。遷三部尚書。兼中書省。卒贈邢公。子憲爲侍郎。是爲總管。孫賡翰林承旨。芳傳錄

一令史便敢上抗天子。氣骨堅定。乃爾儘大豪傑。居官常存此意。則有仁心而不得遂者鮮矣。

希旨殺人之報

○北齊尚書盧斐希旨成獄卒以鴆死

人主震怒每不可令人見一見之後是非倒置如是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婪。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論死。善于獄中。使人通訴。反誣魏輝儁爲納民財。枉見推縶。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復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于州。斬決。輝儁遺語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斂。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纔兩月。盧斐坐訕魏史。爲魏收奏。文宣帝鴆殺之。出還冤記

須知命又須捨命

夫希旨者。殺人媚人者也。意不過謂雷霆之下。恐有不測。懼以身爲之繼耳。然徐有功。狄梁公俱以辨冤獲罪。瀕危不死矣。而希旨羅織者。往往災及其身。死生有命。安可中立祈免。即不幸死于救人。與死于殺人之報。孰得孰失。當知所自處矣。

○北齊崔法瑗蔡暉希旨成獄皆相繼没

眞子融北齊世爲并陘關收租使贓貨甚爲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叅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覘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旣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墜都盡苦楚日加方死

按子融之罪足死矣然在赦前平奏而俟上旨則其善也崔蔡竟以希旨抑之宿憾未平所以爲厲

○○梁挍尉孟少卿結富民獄預事者皆遭厲

邀功心甚 [illegible]事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宜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於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刼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没財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乃欵服但言乞恩歐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殁未及一歲殆盡營搆始訖亦被燬焉出太平廣記

白地誣死故報怨若此之烈

孟少卿之希旨視他人又甚焉上所欲得者美材而少卿遂至殺人以充之此所謂上求楫下致船也人臣於主上一意旨而附和以致濫死者多矣寵祿未膺災病踵至則何如以事天者事君自求多福乎

○唐三司使崔器奏陷賊獄甫遷官而禍及

已牽不與禍遂如此深文

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爲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裁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弘之義昔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漸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爭之累日方從而崔器所奏終協

恐字

上意。呂諲驟薦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諲尋病腳腫，月餘漸亟，瞑目即見逵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荅曰：逵奚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出譚賓錄

〇後魏洛陽令寇祖仁，殺城陽王徽，卒以刑死。

魏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捨宅爲宣中寺。亦供奉亦進福 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問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爲禍報。廣記

冤鬼大用[illegible]

忘身總論

古今只畏死的弄壞多少世界

夫忘身何關於爲善也。不知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着性命。呶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囁嚅不堅，依違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不則摸稜首鼠，敗壞國家事。而世界受其蕩軼者有之。古來幹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百鍊眞金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氣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郭令公之单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靽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此身已早寘爲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藩，俱冒大辟；裴晉公、韓魏公、張魏公，委身劒俠，然卒以不死。勳滿天地，名懸日月，彼固于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微獨吾人自處，須時時喪元溝壑，挺身鋒刃，即造物神鬼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共其護呵，山河屬其撐持。勘不過時，雖尋常富貴，尺蠖自好，亦只是傍門作活，未有能爲當世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者也。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槩觀。如王衍、殷浩、崔司

文人治身當如武人

如謝安靜制桓溫，李石坐鎮逆宦，馬燧坦胸受箭，抱眞大會南宮，寇準唱曲，軒驂王

告抗部自如楊士奇爲火下獄王新建杖謫龍陽楊溥建係十年夏原吉建係幾死李賢下獄數變

入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毫毛

徒等其始也亦嘗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
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股晰聲咋
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之性哉蓋
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世界循習得些
小清氣享得些小清福已自便宜奈何享名太重自
任太過到得濺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下笑乎
以此言之假物事斷斷是弄不成鑒臨甚隱自不容
一箇僞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此處急宜打得
清淨捺身粉碎普度救濟付與天地萬物即不幸而

死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
孰無死有橫死者自是冤對不可避然正直忠孝其
死爲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
死有如此世福也毋論權奸即如哥舒翰蕭至忠王
涯賈餗輩奄奄趨附畢係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
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
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
滅者不可勝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
虐者則未有不死即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命之爲
命不益可自信乎哉其又惴惴然爲肉爲羹惜其豺
狀狐裝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乎于是學得方是眞
學于是舍得方成喜舍進之則一條不掛無名無功
道德作用應念而滿亦即此無我相之能事耳道術
云殺生者能長生余于濟世亦云

內官忠善之報

輔養儲君大爲喫緊

天、有宦侍之星、親近御座、不可廢也、其德用陰、太以功能爵祿顯、非盛事矣、然與人主最習、效忠尤易、周公所以輔導太子者、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則內侍其喫緊也、若能因事納規、匡救扶持、必有外廷所不能得、而內臣獨得之者、是一功可勝外臣百功、其於福國庇民、必萬萬矣、蓋渠今生爲內侍亦是前業帶來、然得爲天子近臣、乃是大大根器

他生爲善恐無此大

因此修持功德不小、且人所以貪權嗜利者、爲子

機會

孫計耳、內官省此一累、則汨沒畜謀、可以不設、積德遺福、冥冥中却自家受用、何等快活、又不犯外廷口舌、不懼行險犯法、生依日月、死上天堂、喫不盡處、又與來生咀嚼也、大畧輔養聖德、功居第一保佑正人次之、贊成善事、及喫力救失、又次之、即今教養內監、最是重任、亦當以此義告之者也、能

教內監便當擇人了

成就一箇好司禮監、其利澤不少矣、

○○張賀保字皇孫食德一門

漢武帝時、賀爲掖庭令、宣帝爲皇曾孫、方小孩遭累下獄、賀保護殊至、稍長、導之以善、數爲弟安世言皇曾孫材美及徵怪、安世止之、以少主在上、不宜稱述

安世純忠賀尤難

曾孫也、賀死、宣帝即位、每念之、詔封其嗣子彭祖爲侯、稱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宣帝之賢未必非賀成之也）恩惠卓異、厥功茂焉、爲置塚戶、祀春秋、安世亦爲相封侯、

方曾孫之艱、在孩、敢希望受報哉、慈仁根心不容已焉耳、觀帝詔所稱、則賀之培養君德、殆不可及、

○鄭衆有功不伐受寵特異

能不附權成已爲難矣

漢和帝時、大將軍竇憲專權作逆、朝臣多附之、帝不知所倚仗、察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旣成功、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益賢之、以爲大長秋、甚貴寵之、

按鄭衆能華大奸、又持小心、可謂賢矣、卒享未有之寵、說者謂漢季宦官之禍、始於此、然所失者、袁安任隗丁鴻皆朝廷賢臣、帝不與之謀耳、若衆則上意所屬、效力宣忠、亦宜然也、至中官

有李陶必知此義矣

寵盛後日因以亂漢則沿襲者之過矣○使衆能辭權却封自請於帝曰此不可爲後世法恐啟城社之奸吁是當於聖人求之矣

○楊復光忠義恢復勳名爛世

精神摩勁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義軍周岌度勢不能支降之復光時爲監軍與夜宴共言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柰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有此忠義便爲良臣）岌因流涕瀝酒爲誓分軍八千人克復鄧州又以李克用忠勇召赴國難遂成

真眼

厥功復光慷慨善撫士卒及卒軍士慟哭累日綱目書云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書爵書地取其忠王室也內侍盡忠遂與名臣並列不朽視彼狡猾覆國者何如哉

唐亡於宦官而復光忠善出類即名標青史身享奇勳由此言之爲忠甚易爲惡甚難但將兵非宦者事終不可遽爲常耳

社稷臣

○張承業精忠報國權寵絕代

承業唐宦者爲晉王監軍唐亡與晉王共圖恢復晉王疾篤以孤存勗托之叔克寧欲刼存勗降梁賴承業鎮之而定又連歲出征軍府一以委之承業勸課農桑淸軍民饋餉不乏（非爲晉也爲唐也）王或須錢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不敢爲私禮（霍光）（氣骨）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伯業也（伯字妙不爲肥家而爲報國者幾人）王怒索劒曹太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謝承業請爲釋過承業不肯（傲氣骨）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

有此忠貞宜有此許推

進已笞之矣未幾授承業燕國公固辭不受稱唐官終身（不慕榮赫始終爲唐）又治私家嚴甚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即斬之晉王以其任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爲賊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不私所親尤內官所難）已而晉王爲藩鎮勸進令造法物國寶承業亟諫曰吾王世世忠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溫未滅而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溫賊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

使諸如承業世有柄攻捉兵驕貴之忠哉

綱目書云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係之唐明不爲晉有也書爵書官有餘榮矣

誰敢居王上者老奴欲爲王立萬世之基耳承業知王不聽慟哭歸臥疾不復起遂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晉王亦不食者累日

一監軍耳令晉王稱業之主事之如父兄可謂奇貴矣而始終爲唐視開國元勳有所不屑不亦令沈約馮道輩愧死耶

○雲奇捐軀救駕忠勳特祀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逆詐稱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内使雲奇知其謀衝蹕勒馬言狀氣勃語不得出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悟登城俯察則見彼第内衷甲伏屏帷間數匝亟發兵擒縛之胡黨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少監賜葬鍾山春秋二祭仍給洒掃戶六人

大臣坐胡黨死者不計其數雲奇殺身成仁何恨哉

○○金英決策守都身名俱泰

正統十四年　上北狩虜以送　駕爲名寇紫荆關京師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傳　旨問計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英怫然令人扶出明日于謙抗言京師根本宗廟陵寢咸在一步不得離英是之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忠臣之言)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此處机不容髮無内臣以堅帝意奪衆議則爲南渡之宋矣是謂大患)已而于謙石亨等力戰遂大破敵京師危而復安(一次難及)英嘗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兩次難及)景帝時意欲易儲語

内官知保身爲急乃念宗社大計危身當存耶

視王振汪直之輩人趙奉何如哉

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謂懷英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謂　憲廟也　景帝默然(此一節是于忠肅所不及)微言遏　帝意如此以守都功竟榮寵終身

後來中官王誠與王文等共議別立太子阿景帝意天順初竟被誅死以英之當權用事使非忠性信於　英廟及　憲皇能無及乎故知盡忠有福

○○○單吉輔成　聖德名垂萬禩

推心大人
實實聖學
此可為內侍心藥
人君知此義則無店德宗大盈積矣

孝宗為　皇太子有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居多。四書皆口授。動則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有用實學識務俊傑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尤是聖人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內侍人人作此想則輔導必力天下太平。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耳。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見吉至而以孝經自

迪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卒

成化賢臣比正德初何如而否泰頓轉

攜其畏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云先生喫茶。內侍張端非之。蓋尊君以貌者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後　孝宗為仁聖之主。弘治之治于今仰之。皆以歸功覃吉。曰賢內監云。

賴一賢監便成　聖治。蓋當其儲養時格心最易也。　孝宗以劉健諸臣受遺輔政。非不得人。無如馬永成劉瑾輩已據其心腹矣。人主知此則慎選左右最急。

○懷恩左右直臣寵荷兩朝

萬世法
身自蹈諫猶照顧五臣

成化時林俊劾僧繼曉下獄。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汝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汝不能獨生。乃歸臥稱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竟解。又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王敏欲庇其屬。袖疏

迪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卆

誰肯如此說
許大朝廷抑勸聖人之嘆可恨

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天雷將擊汝首矣。一箇良內監亦是畏天做成敏慚懼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執奏。已諫此人了欲從中再諫。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後恩以直道謫居鳳陽。

只怕以此造惡則罪以次

弘治初復召還居司禮預政乃力請上黜萬安而用王恕從之遂弼成孝宗之治恩以榮寵終其身

如覃吉懷恩兩内監何處討來濟利天下功德無彊是當與大臣名臣共垂不朽其厭世而去也必爲大羅天上人矣外臣匡救甚難又有譴怒刑戮之患又不得朝夕敷陳故事倍而功半内臣熟天子情性得候時便又素親密雖怒不獲重譴可以宛轉深言故事半而功倍若得好司禮監重重相繼與良宰執同輔明時而儲君左右又是好人輔導之何憂不萬世太平哉

內官横溢之報

○樊豐廢立誅死

數百年之上先有魏伴伴客巴巳矣

漢安帝時宦者樊豐江京等及帝乳母王聖出入宫掖傳通姦賂楊震諫之不聽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收太尉印遣歸又譖廢太子爲濟陰王帝崩迎北鄉侯嗣位甫七月薨常侍孫程等復濟陰王而樊豐等及諸廢立者皆誅死改葬楊震祠以太牢

北鄉之薨便是天不容奸

○王甫鬻爵磔尸

能代得死否

靈帝時王甫得權爲黄門令父子兄弟布滿朝廷所在貪酷段熲輸貨宦寺遂得太尉尚書令楊球嘗拊髀發憤曰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已而果遷司隸遂奏甫熲罪惡悉收送獄俱自殺磔甫尸于市

段太尉不特捨財兼捨命

遣此人來

天啟其衷

按王甫之横横矣陳蕃竇武討之而不克至於是則果熟自爛嚼昔之捉風弄雨何爲者哉且子然身軀多財何用徒共親戚淫奢之具而我以身償債乎静思末路當自消冷

内監親戚必有專以横爲者彼自爲身誅耳

○張讓十常侍亂漢黨無噍類

甫已磔而讓復熾

讓與王甫等號十常侍握權已久大將軍何進謀誅

之遂矯詔殺進袁紹鬬之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死張讓困迫將帝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必盡殺内侍何進之過誅也然宦者積惡已久至是亦神𢧐之會矣中間豈無冤死勢極而發其發必重也内官鑑此何如循良忠善優游富貴乎

○李輔國爲尚書柄唐身受天殺

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久劫遷上皇天子不能難（至親者父子輒敢行間）上欲誅之未發也加兵部尚書撓亂國政

帝疾大漸輔國遷張后於別殿并弒之立太子因自以爲功益横甚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陽尊禮之十月壬戌夜盗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投之厠中

（以代宗之仁厚使罪不至此則固安然内侍也）

此屬帝誅耶鬼誅耶人誅耶罪至此極人人得而討之矣○雖然譖殺建寧王遷太上皇弒皇后三大過惡豈一死所能償不知鬼窟來生尚如何還債耶○前高力士雖專寵然謹厚自將稍有忠言匡救故玄宗雖播遷而力士猶保首

（建寧肅宗次子輔國與后然后譖殺之）

領宦寺觀此當知所自處矣

○魚朝恩權兼文武卒以縊死

代宗時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領禁兵（不有奇權耶有奇禍）自惭不文于是學講經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抗尋判國子監事執易升座講鼎折足以訊宰相（孔子不主寺人瘠環想未讀到耶周禮不近刑人胡不講乎）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久不平令元載爲方畧擒而縊殺之

（若全識字俱知周禮闍人掌於家宰權遊必受天誅矣）

千古怪事萬世永鑑○知鼎折足覆公餗其刑

（剭乎）

剭矣卒罹之何哉然則講易適以自嘲耳

○吐突承璀劉克明王守澄後先弄權俱誅死

承璀以中尉討王承宗無功罷職（中官掌兵唐室敝政竟禍天下哄哄）（及其身）然專横如故謀立澧王惲爲大子以樹功保寵上不許後因爲穆宗所誅（求功得死）穆宗崩敬宗立遊戲無度宦官劉克明共謀弒逆文宗討斬之復無遺者（亦宦官）皆王守澄之力居多而守澄復横帝日不堪乃賜鴆死（前覆而後不戒豈以功足恃耶）天下莫不快焉（權横禍亦横奚益哉）

（天子自有分定乃敢以身試法耶）

○田令孜劉季述楊復恭相繼作逆伏法斬

奸夭討乃假爲手爲之

唐僖宗委令孜以政事除官不復關白劾之者皆賜死拜之者皆擢官藩鎭李克用力請誅之削爵流瑞州爲蜀王建所殺○楊復恭以有援立功橫甚昭宗黜之遂與侄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劉季述等復縱引兵突入宣化門立太子裕奉昭宗爲太上皇揖揮孫德昭討之又伏誅

此皆衰唐之世敝極矣故不詳誌爲者以備觀省

內侍以掌兵肆志至是皆以外兵誅之此天道之好還者也然國威亦少頓矣積弊已極騎虎（宦官）難下韓全誨等復陳兵殿前刼遷車駕竟爲朱

全忠所迫收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尋又以宦官典兵預政禍終不已于是悉罷內司以兵驅第伍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所在捕誅止留黃衣幼弱三十人以備洒掃此與漢末同慕俗所謂還債也吁傷矣使早知檢飭國安身榮長爲太平近臣顧不美哉宋朝以平章制內侍故無赫赫之奸因有容容之福獨童貫一閹稱兵致位太師旋被覆滅合而觀之其亦可自飭矣

思量此時何至爲權寵所述

僞好策

○○王振納賂覆國身誅族滅

正統時上振有寵　太皇太后欲誅之　帝及群臣爲請乃免太后崩振益專權侍講劉球上言主權不可下移振怒以事下獄支解之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廷臣皆行跪禮尚書徐禧侍郎王佑等首開趨附之路宣言於衆曰吾輩以共物相送振大喜不然者以爲慢已于是外臣百執及部院（於、延、芸、分）等俱具禮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醉而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北虜來寇振不與大

眞名萬代

財寶是靈物積多必潰安用如此

臣議私禀　上帥師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文武大臣匆匆從之途有諫者皆令掠陣雷雨大作前軍覆沒振始有囬意總兵郭登言　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師過鷄鳴山虜追至兵部尚書鄺埜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去懷城二十里欲入保之振輜重在後留待不肯去少頃虜圍四合兵遂大敗上北狩大臣及宦侍死者無數振亦被殺報至京師大震　郕王攝　太子監國言官劾王振罪擅權

便得性情

順振黨也宜有此報

誤國宜正典刑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衆爭毆蹴踏鑾庭中復索振親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大矛害人至此笑恨）　王令旨籍振家并其黨伏誅凡振器服宮室上方不逮金銀十餘庫（許多何用征虜亦只為此輜重遂至誤國）

親良鄉前身使前能諫諍何至是

繇振侄王山于市族戚無少長皆斬

只見宣廟親征漢藩如此容易不知　宸謀何等膚妙文武何等宣力也自是顚躋日子到故作此狂想耳凡儌諫暴率貪賂邀功雖職任才臣未之或濟況內侍乎失國家戚璽害百萬生命不知此罪過何日償完言之酸鼻

○喜寧降虜擾邊被擒伏法

內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虛實告之遂爲鄉導數敎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未有還期又忌袁彬誘出營欲殺之　上皇急救乃免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付宣府總兵縛至京師誅之

虜叛虜豈無此等人

寧誅虜失其鄉導亦厭兵矣八月　上皇還

○○單增招寵下獄

無禍爲福中官宜知戒之

景泰中增侍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約結武弁持賄進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林聰等劾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帝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小懲大誡增之福）

亦增族之福

○王誠私謀伏誅

景帝有疾太監與安請立舊東宮衆僉謂宜然惟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爲儲有二心其間事漸洩及　上皇復位王文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勒等俱論斬于市

是時迎　上皇正也復　憲儲亦正也捨此二正謀取外藩則私意樹功非天道矣故曰敗

○○曹吉祥有功作逆闔家死

天順初太監吉祥與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駕恃功恣寵濫爲陞賞從子曹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　上特原之而下詔戒諭又以吉祥驕恣稍裁（從此知戒便是好消息）

酗暴之性不至殺敗不止

抑之遂謀不軌欲幽　上南宮而立　皇太子吉祥令欽約其兄都督鐸鏞弟都指揮鉉（一家兵權安得不任）擁兵

祝使謀成終歸族滅

入宮而告祁為內應宮中先聞變則執吉祥以俟門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犯闕直抵長安門殺傷大臣禁門不開縱火焚之比曉王師始集大戰東華門外曹鏞敗走斬之射鉉及鐸皆死曹吉祥欽等俱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

使吉祥自飭豈不長享富貴耶兄弟雖布列兵權適足以狂憤滅族耳一身所得幾何乃直如此尋死

○韋舍黨妖謀逆坐法斬

成化中妖人李子龍蹤跡詭異俊秀無鬚類小宦豎貪緣入京住太監韋舍外宅妄傳讖語誑惑于人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時引雜宦豎登萬歲山殿中憩息御床諸宦寺不得志者皆禮拜為佛以異非分旗校刺事知之使三人詐往投禮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所造黃袍御物舍及子龍等皆伏誅

有奉佛修齋者當如興安則善矣豈有敬人能得福利耶

盡忠靠 皇帝不亦福乎乃靠妖人幾語扇惑耶總之不貪為寶守正為福纔覬非分便是死期

少此幾種寶貨何損富貴

○王敬索賄謫戍

成化時有妖人王臣能攝人物繆目即竊貪緣近倖見 上得為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錄元寶銀至二千餘錠玩器之精絕者搶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伺欲毆之敬及臣走匿以免適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按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充淨軍臣斬于市中外快之

讒肥與差同耳

○劉瑾謀反磔誅

正德中瑾入司禮監天下章奏悉付剖斷自於私宅票 旨奏聞府部等官稟事填滿其間科道部屬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以為常惟自奏本則送內閣票旨必極其褒美又常揑旨屢興大獄逮治言官勅各處太監干預刑名以太學士謝遷為朋黨頒示天下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憤切齒者張永等因疏其大罪十七事

有此氣象便無了哉

帶累爪牙則罪益重

流毒遍天下罪盈四起安得不以謀反之罪乎

就使賄賂便宜于我何益

壇經有說

謂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　上允其奏賞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出門即執之入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陵遲三日處死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瑾昔乘勢害人至今何如哉）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兩蟒衣衮龍袍八爪金龍盔甲玉印皆具寶貝不勝其數

積彌天罪惡換滿地金銀纔得纔纔痛苦也此

痛苦債固是前日加人者一一償之耳思及自家臨刑許多驚怖則他人之毒忍積之乎且無量惡報昭彰如此則無量功行定享清福生天上是在內臣所致之耳近天舒出拿雲手救取大地千萬人固甚易也

又見內官每每布施奉佛此極善緣然得財不以道施無益也木佛不度火心佛空裏坐但能平直事主是奉彌陀法慈悲救人是奉觀音法佐天子仁四海是謂開甘露門勸同儕行善事是謂沉面覺海如是布施身即是佛不如是布施則物事所積悉是怨毒所成集衆究鬼以奉世尊佛豈福之乎故運量大則佛緣亦大天顏近則西天亦近是在儕之而已

迪吉錄卷之二終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故謀爲上方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爲將好生之報

慈不掌兵爲將固不法乎曰非也將以救民止暴戢亂定國則生機在焉故能以生用殺則功無在將上者何也拋一死救萬生視尋常行善固有不同者以殺用殺則罪亦無在將上者何也敗則多殺已勝則多殺敵軍律不嚴則多殺無辜皆主將責也古來惟希功取寵如衛霍名將莫善其後他可知矣故遣將不可不慎將之遣屬又不可不慎

英雄必喔之

○○○漢鄧禹不妄殺人累世貴震天下

禹字仲華南陽人事光武爲將軍時赤眉賊起不知所歸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天道好還後世必有興者厥後子孫累世貴寵封公侯者三十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其州牧郡守不可勝數孫女和帝后曾孫女桓帝后

善之報至是驚人矣將所貴多殺者以立威取勝耳而禹以不殺得元功與宋之曹武惠略相似然則何官不可爲德哉

○○○宋曹彬注意全活世代隆盛無比

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雖陳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第令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衆

罷已屬其下矣只當認德當孔夢之

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舉此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者可勝言哉又嘗欲新一舊居以冬月亟方蟄壁懼戕其命而止用心慈仁如此求之文人亦不多得是故彬子瑋琮璨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寔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彬有族弟曹翰亦爲將克江州忿其城不下盡屠之翰死未三十年而子孫有乞丐海上者

一念之不忍子孫受人資殃却無所發怒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恐只是殺得心粗手快耳若彬之爲將衹增功德何害焉翰逞忿肆暴快

活安在而以乞丐代王爵乎

○○○赤贍思丁以好生爲軍律五子殊貴

赤贍回回人仕元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贍曰吾非憂出征憂汝曹冒鋒刃又憂刼虜平民不聊生耳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不可使以理諭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贍不可俄而有乘城進攻者贍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曰天子命我安撫未命殺戮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命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

此君相之憂也

日從事蘿槃王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繇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卒年六十九雲南百姓巷哭交趾高麗遣使致祭哭聲震野贈王謚忠惠五子長平章封王次都元帥三及五俱平章四摠管其貴顯殆人世所未有云傳芳錄

視力戰者何如

爲將不殺最難其陰德亦最重

○○○徐達以不殺爲元勳兩公世襲

達鳳陽人爲將戰無不克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傷殘疾病者親問給藥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時陳友諒寇池州擒其衆三千人副將常遇春謂曰此皆勍敵聞上必赦將爲後患當誅之達不聽與張士誠戰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下姑蘇與遇春約破城之日中分撫定徐左常右部伍肅然居民安堵暨入元都藉府庫金帛收版圖重器封宮殿門俾宦官護其嬪御妃主遠近悅服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百姓聞其至者妻孥相慶壺漿迎師封魏國公卒贈中山王子輝祖襲公爵增

藍玉竟以私元妃主伏誅

壽以迎駕功亦封公餘功臣鐵券皆中替獨魏國後兩公與皇祚俱永云

漢鄧禹宋曹彬我朝徐達皆以不殺得元功則世之冒殺以邀者於軍武何苦乎開平之勳不後中山而被革奪爵至嘉靖乃復封侯豈非天哉故用兵之道仁爲先勇次之○伏讀

聖祖御製自述起兵畧云元壬辰二月盜陷濠城胡帥徹里不花率騎三千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以絳係首獻俘請功於是良民受

害呼親與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胡帥攻之如
蚍蜉之撼百年胡亡自此始也吁可畏哉
聖祖知此故遣將戒以勿殺當時諸帥盡能安輯士
卒不獨徐中山也卒平天下與國同祚然則後
之為將救民者若冒殺計功不惟犯天條之誅
且亦犯　祖宗之譴矣

功心勇心俱鏖而後可言大將

允易犯

好戰邀功及將軍嗜殺之報

古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然以殺止殺亦是其必
有者如伊呂救民水火安享侯封百世以及古來
翊運之臣俱不諱兵顧其用之何若耳第一怕無
事生事以百萬枯骨博封侯印第二怕以暴易暴
冒殺平民攘功首級第三怕鏖戰屠害主敵俱損
故如曹武穆徐中山輩手造區夏又能戢軍禁殺
其福德便不可勝數也不然善戰如淮陰黥布善
射如羿奡由基後安在乎身其任者可曰殺人由

已立威以逞又可曰殺人縣人聽其冒殺劫掠虛
張聲勢而我因以為功哉每見前輩俞戚之將兵
至如截趾所行道路兩旁深坳有入市攫民肉包
者立殺之故二公俱以威名終蓋嚴于馭兵則眾
不受害而所向有功是以生道殺也今出汛巡海
調兵過境則殺害已多矣又何怪戰將之多不令
終也哉

〇〇〇吳起善戰強楚衆射死

起殺妻求將本為忍人其用兵與最下卒同食卒有

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此乃天道

生癰者起爲吮之故得人死力用曾曾强然疑其爲人乃走魏魏用之又强然亦疑之乃走楚楚强甚天下不敢攖其鋒然宗室大臣俱不悅及楚王死衆作亂射起殺之

可謂奇功然功高罪愈高

○商鞅善戰强秦車裂死

鞅立法嚴刻每决囚渭水盡赤令行罰果民怯私鬬而勇公戰與魏將公子卬對敵紿以好會殺敗其軍秦日以强卒并天下然得罪太子及嗣位即收鞅車裂以徇滅其族

當時互相吞併皆可已而不已者也故善戰者阿王求罷罪不容於死若樂毅之與燕田單之復齊信陵之救趙謂之應兵兵應者勝此可知天道矣

殺是較孤許多亦鬪動寃氣了起真忍人

○白起詐坑趙卒伏劍杜郵

白起圍趙括殺之四十萬衆皆降起挾詐盡坑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秦以成帝業然卒爲范雎所讒賜劍死於杜郵○群談採餘有云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然此言之寃負何日了哉

○○蒙恬宿爲秦將賜死長城

胡亥矯詔賜蒙恬死自思無罪是亦頗知作逆之凶既而曰吾爲秦開塹築長城萬里不無絕地脈哉遂死太史公曰當秦之滅天下瘡痍者未息而恬爲宿將不務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余謂爲始皇宿將吞并天下殺人如麻罔已足死矣長城之築愁築怨又後一節事也

觀史者正當于此定眼

此數將皆成功居寵而猶不保令終若乃士軍

覆國身瀾野草不可勝數焉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不戢將自焚戒之哉

吃得甜味便留饞嘴

○○王恢倡議誘虜下獄自殺

漢武帝志吞四夷王恢等擊閩越降之因欲邀功匈奴上言虜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以人信我而詐誘之即此心已足死矣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私怒傷生故高帝見圍平城無忿怒之心遣劉敬結和親爲五世利臣以爲勿擊便言極大恢曰

僞貸

高帝意欲休民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

救人處不動手足

余公言若左券可知天道

隱也。本欲邀功乃假人心殺名依附名理反能掩却本色擊之便上從恢議使將三十萬衆匿谷中因誘單于十萬騎入塞欲邀擊之單于捕得鴈門尉告以漢兵所居大驚引還追之不及自是絕和親擾邊矣上怒下恢廷尉自殺

始謀開邊遂至衛霍出塞喋血不休恢也能逃死乎○成化中安南累擾占城占城請討之汪直因欲以爲功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爲職方郎中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責罰胥吏至衆大夏竟不出之及事過子俊私詰兵籍亾失刺刺不休大夏乃言其故子俊曰時何不言而枉死一吏乎大夏言一人之寃小千萬人之命大子俊嘆服揖之曰公不日登此座也後大夏果爲兵部尚書吁使汪直得行其志兵連禍結不爲童貫之亂宋也幾希矣劉公之仁何如哉

○李廣强戰殺降身死家覆

廣猿臂善射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不敢犯邊然數奇多卹竟不得封侯嘗謂望氣王朔曰廣自結髮而與匈奴戰未嘗不先登漢兵擊匈奴廣無不從然後進者皆封侯廣獨無有何也朔曰將軍得微有恨乎廣曰嘗有降胡八百人廣盡殺之頗以爲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君所以不得侯也廣後從衛青擊虜失道召對獄自刎死至孫陵敗降胡有言陵教虜寇邊者遂盡僇其家

殺降者得降胡受殺報

希封侯而殺人要功已是死法況殺降乎如廣之名將若遇祿山可樹郭李之勲遇兀术可成張韓之績矣彼以戡亂扶危此以黷武取寵故也觀秦皇漢武之强戰子孫尚首中其禍況臣下乎審此知所以用兵矣

○衛青累戰封侯以外戚滅家

好大將惜用非其時

青姊衛子夫有寵立爲皇后青因以得官善騎射好仁下士奉法遵職故所向有功是其美處故能享凡七出擊匈奴幕南無王庭以功多再益封三子皆食邑尚長公主寵傾一時後戾太子以巫蠱事白皇后發兵殺使者衛后死焉太子亦自殺而衛氏以滅盖善戰之功非所云福也當青初破虜封關內侯而明年衛后

生太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衛氏亦然

是功是罪

○霍去病累戰封侯以盈貴夷族

去病衛青姊子也得召見善騎射爲嫖姚校尉數出輕騎獨往數百里趨利斬獲過當封冠軍侯常深入先大將軍於是貴幸比衛青置兩大司馬位去病早卒子光受遺輔政封博陸侯至孫霍禹以貶權謀逆遂伏誅諸霍無遺者

衛霍寵處甚奇而禍亦奇以兩司馬之多功和柔不能庇其本根則其用兵之原非也觀漢唐

宋之中興而力忠强戰者皆有福流芳此何以故是不可反觀乎

○○李廣利伐宛得侯以失律死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得善馬數十匹封爲海西侯後出軍失律被誅

以萬命生易爭善馬庇私寵可謂大戾矣後漢竇憲亦以征伐贖罪封爵奉被誅戮嗟乎不侯不死孰知其微哉

○吳將程普虐殺叛人百日死

普孫權將領江夏太守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熱百餘日便死

○曹翰所過屠城没後子孫行乞

見史傳仁將門已載之曹彬中

按翰以多屠生民子孫乞丐然未爲酷報也彼所輔者救民之主所當者亂逆之世故罪猶薄焉若乃承平之世稍有逆黨則厚誣平民屠殺爲功而又軍無紀律縱其邀劫至有木梳賊蓖篦兵之說痛何如乎夫民困盜賊水火中顛連

望救視王師不啻飢渴又從而殲之或一家數口駢首就戮或求借忿爭輒肆厮殺或誣其都其姓通賊盡行梟斬或以銀和買首級至子鬻其父妻鬻其夫種種慘酷未易殫述嗟夫一夫寃死尚干天和殺賊過多猶促壽命况以瘡痍良民吞氣就死掙命乞生其視盜賊尤爲逆理又何怪世之爲將者多不良死乎間有明知明縱謂養軍當如養虎不可太縛吁是不然以子儀之寬而乳母子馳馬軍中則都虞候立斬之

明知故犯　明知故縱　其罪尤重

甚分繆挾纊不妨體恐若師出不律而以民命
供軍士飽哺之需則暇時養兵衛民急時爲民
召兵何爲哉且軍驕必敗亦未有能得其用者
也

○杜杞誘磔廣南賊爲鬼所毆死

賊歐希範本書生有智數乘朝廷困元昊衆稱亂
楊畋討之不得乃命杜杞代之杞入境即爲招降與
之通好希範倡獗从亦幸苟免遂從之挾其酋領數
十來降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

狀殺屠殺者無施而可

太平招降殺之皆宿龍之生心皆剝有所以然之

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召醫與畫人繪爲
五臟圖用是遷侍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睹一夕登
閫忽仆於閫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血微言歐希範
以拳擊我後三日竟死

夫希範起盜賊其殺人多矣死固其辜然誘降
而殺之拂其生望而翼以徂詐則曲有所歸况
復殘忍而重苦之乎士喜功名嗇權術如杞所
爲者何限可無戒歟

○○○王韶邀功熙河受冥杖而死

眞有理

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
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
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
日逢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
曰十八丈以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

妙妙真佛法

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
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閣眼醫者欲看眼色

殺人時獨不眼見那彼時連眼睛亦毒了

令其開眼韶曰安敢開斬頭截腳人有許多在前月
餘病劇遂死初韶未病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就

寢中夜忽聞扣衙門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
燃燭坐見吏抱文按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

陰間還諸陽人判事則陽世即陰世矣不打得心下過如何了得冥律

帝勅令斷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肥而矮宜判決
脊杖配洪州斷訖歸寢忽驚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
曰不曾乃知是夢不復道翌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
今樞密王韶亦肥矮外無有者未幾果聞王韶罷樞
密謫官洪州發背洞見五臟而死亦異哉次子名寀
亦以左道誅戮盡胥進奸役其報昭然矣　樂善錄

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生

兵鮮不坐此○當其熱腸爲功時不知也一旦
灰冷眞心自現不必問天証佛已知端的矣人
愼毋爲炎赫所中

七國占天下大半矣然天所不祐亡也忽焉

英雄守節及强臣跋扈門

兵凶器也况用爲不義逆天賊人詎能生全哉每
見世運多故則奸雄攘臂于其間蓋恃挾威權弄
髦國靈謂神物可覬無何而烹醢矣使守義奉公
何知非福上如汾陽西平次不失作陶侃韓滉也
若皇路未夷席蔭一方以藩屛天子亦不失作竇
融錢鏐也視失節僥倖斬腰截領何如哉

○七國以削激變皆誅夷

漢景帝時諸侯王强盛鼂錯議削之吳王遂約齊楚趙

菑川膠東濟南膠西俱反以誅錯爲名勢甚猖獗天
子誅錯謝之并赦七國罪賊終不止自以强盛欲分
天下而王也無何周亞夫擊之絕其糧道士卒飢散
大破之楚王戊自殺吳王濞爲越所誅七國灰焉向
使安削地不反則將與宗社共保終始其冨貴何如
哉一念不忍著號逆賊爲萬世永鑑也就使當時能
分漢有之諸强必爭爲晉之司馬相魚肉矣豈可保
乎

七國未反天已生一周亞夫何其發而擒其要

巳無螳螂 餘品援秩 可眞頓忠 義當自土 耳

領矣彼昏者猶未知也

○隗囂以强割據竟餓死

王莽時囂起兵應漢攻隴西武都皆下之是所以成功者以忠漢之名義也光武遣來歙說之奉表詣闕定爲漢臣矣帝伏以殊禮手書獎借使終守臣節則功當在竇融之上乃矜巳飾智又見天下未平妄希天命而將王元說之曰酉王不成其敝猶足以伯請以一丸泥爲大王封函谷關囂心然其計馬援班彪交諫之以無負漢不聽竟發兵反降僞蜀公孫述於

誅恂者元也餓囂者亦元也聽德不聰奈何

是遣來歙伐之衆十萬皆降囂奔西城時侍子在漢帝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竟不降於是誅其子恂先輸一條性命隗囂疾且餓自傷爲賊也恚憤而死子純降又遣吳漢攻公孫述刺之洞胸死

雖二賊相依隴蜀絕險不能與天命共主爭盛也竇融與囂書曰爲忠甚易得宜寔難奈何委成功造難就哉

功在諸下矣而卒作

○○竇融夾策輔漢公侯累世

融自守河西欲奉漢命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正朔

[illegible]

囂說以合從保祚不聽遂奉書詣洛陽帝授涼州牧賜璽書慰勞甚厚融復書深陳懇誠自抑畏且曰臣雖無識猶知利害識順逆豈可背眞主事奸僞之人廢忠貞而爲傾覆從帝征囂帝遣還辭不自安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後入朝爲大司空以辱功臣之右卑恭巳甚令子襲封辭讓再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子孫貴盛與東漢相終始焉

眞恭順 謙謙君子 出于悉誠

庇一涼州不犯兵甲且首明忠義扶漢正統享

此福報宜矣

○○董卓陸梁劫主燃臍累日

何進欲借外兵誅宦官遂招董卓卓即將兵向京師恣意廢立山東合兵討之卓劫帝遷都燒宗廟發陵塚以帳士呂布勇悍誓爲父子衆莫敢犯王允乃結布爲內應乘入朝伏戟斬之暴屍于市卓素肥吏爲大炷置臍中光達曙者累日百姓歌舞於道

方卓賊强日而天巳遣一劍子手在其帳下矣

卓無眞君臣布安得有僞父子哉羿廢太康而寒浞殺羿天網昭昭豈容盜賊心腹狠狽相依

王大將軍稱奇才而爲逆伏法如此

必使假手以彰其報耳

○王敦跋扈斬屍絕嗣

王敦久懷異志見祖逖死益無忌憚遂據石頭陷長沙帝以爲丞相都督恭慢滋甚又謀篡逆諷帝徵之會疾甚矯詔拜嗣子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帝令司徒王導率兵討之下詔列其罪惡敦憤恚自死其黨錢鳳沈克皆伏誅乃發敦屍斬之敦無子以兄含子應爲嗣至是并沉于江

○陶侃忠勤貴極勛顯

侃都督八州討蘇峻誅郭嘿威名赫然在軍四十一年路不拾遺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之輒自制深懼盈滿不預朝權以太尉長沙公終其身子孫榮顯

村福無門修之則吉

此勛名貴顯亦儘殺用矣使尚非分能必不敗

○桓溫蓄不臣之志生子滅宗

溫爲大司馬平蜀拔許春恃其功略位望陰蓄異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遂廢立求加九錫竟不就死弟沖代領其衆盡忠王室

仟乞哮逞

得免誅討溫子玄復負才地不肯下人補義興太守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俄舉兵攻安陵克荆雍已而稱帝登御坐床忽陷劉裕討而誅之焚桓神主誅其宗族

御坐可妄登否

父子可謂克肖矣心叛逆者不殃其身必禍其子孫

○○郭子儀堅匪躬之節福澤冠世詳見忘身門

朔方軍士思子儀如父兄而兩次吐蕃入寇皆以虛聲喝退之三復京師子睃至云吾父薄天子不足爲而帝亦以爲信然然詔書一與單車就道死生予奪

忠貞而純積久人自信矣

惟君所命純忠何如哉若彭寵李密懷恩輩其功比汾陽寧當十分之一便容受不起以抵族滅矣將臣思及此得不生慚愧想立退讓根乎

○懷恩以功高觖望名敗家滅

懷恩本汾陽偏裨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回紇借兵戡難郭子儀以其功多以元帥讓之後爲讒邪搆陷憤怨自訟曰臣罪有六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斬以令衆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

有此六罪于朝中安得不任讒哉臣之忠

親三也身與男瑒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
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國難六也臣負六罪誠合萬
死遂反引回紇吐蕃入寇道死以功多僅留一子李懷光亦相類
官至極品矣而竟以矜功一念死于賊名悲夫

○朱泚以兵亂作逆隕身傳首

唐德宗時京師兵亂上倉卒走奉天衆推太尉朱泚
爲主據長安僭號大秦因遣兵寇奉天幾拔之會李
晟李懷光救至乃解圍走詔晟與懷光徑取長安晟

恃功勞而生觖望而作逆因之矣

欣然去懷光以數千里赴難不獲見天子意怏怏遂
與泚通謀當是時二寇强甚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
糧外無援卒以忠義鼓士氣兵益强懷光既定反塵
下多叛之者憂李晟襲之走河中竟以縊死晟遂復
京城斬朱泚傳首行在
使晟與懷光同觖望亦預作逆之誅使懷光與
晟同討賊必成蓋世之勛矣均入援而忠奸易
端忽功罪遷轉如此○晟弱懷光强晟孤而寇
並然而勢不勝理也若朱泚能以衆迎復則汾
陽西平寧多讓焉舍桓文之勳就亂賊之誅謂
何哉

○韓滉忠順平章節鎮

滉久在二浙聚兵修城得士民心而當時疆場騷動
藩鎮多跋扈獨滉貢獻不絕撫江東息盜賊詔加滉
平章事位兼將相矣淮安節度陳少遊卒大將王韶
欲自爲留後滉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
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喜甚恩遇日隆常運米百
萬斛朝廷賴之性頗慘刻然于諸鎮爲最忠順故榮
顯令忠云

既名忠義亦以當不富貴

滉韓休宰相子也可謂克肖矣滉子皐復貴顯
按太平廣記云滉微蓄異志適有舟人至太山
下遇峩冠道袍數人引見孔聖遂寄一書與韓
節度皆蝌蚪古篆無識者忽一道人讀之云告
韓滉勿妄動滉瞿然觝其隱衷遂爲忠順益以
滉爲季路後身也此雖異事亦足傳疑

○劉闢拒命論斬滅宗

韋皐爲西川節度推寸效忠固順宗多疾表請太子

監國而宗社安封南康王謚忠武其卒也副使劉闢
自爲留後朝廷徵之不至阻兵自守上力未能討以
爲節度副使而闢益驕求兼領三川恃蜀險固必
憚用兵故也杜黃裳舉高崇文討之所向奔潰軍不
留行遂克成都檻劉闢送京師斬之并其黨皆伏誅

死期至矣政自行

皐之順闢之逆禍福不較著乎哉令闢不及則
副使夫節度一堦耳一轉便是即不然亦足富
貴喫食也而欲速躁心遂陷大逆家宗覆滅妻
妾棄捐小人亦何利之有

闢亡妾孫色宗文以祀將士之無妻者

○錢俶歸命封王世爵

周時吳越王錢鏐時勤貢獻鏐死謂子俶曰無以易
姓廢事大之禮及宋太祖立俶事之彌謹聞宋平江
南大懼乃率妻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
既歸視事命徙坐于東隅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
咫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后遣之時
江南太原皆竭兵力征討始克平定獨吳越早自效
順至太宗時復來朝籍境內軍州縣以獻益不勞兵
頓甲殺害生民其于仁禮可謂兼之矣改封淮海王

是時君臣之分未定也錢俶早自克如此

視隱貲等何如哉

兩弟及子孫俱顯官賜賚寵待冠絕當時

他國拒戰者亦亡而俶獨後且終身王爵孩提
俱美官吁忠何負于人哉

○○吳曦叛三十日而誅死

曦祖父叔吳玠吳璘有大功朝廷世守四川至曦謀
據地而王密降于金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
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不聽遂稱王時有拆曦名者
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奪父挺官
爵遷祖璘子孫出蜀

未叛則三十年猶在也

按曦十歲父挺問其志有不臣之語怒蹴之爐
火中灼面成巴子乃卒以逆累其父也真大不
孝矣○又曦未叛時按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
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己維肖問左右所見皆
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
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遄
至雖有非常之事逆理則妖也當之者莫自任
惑尋死哉

貲巢得卒否朗鄧茂七吼止蛙闞皆有此

○石亨石彪內外通謀而卒敗

亨以奪門迎駕功甚貪恣賄賂公行易置邊將造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命姪彪爲大同遊擊欲令掛鎮朔印裹應外合已而彪事發罪連于亨上以功累宥之奪其兵未幾露其不軌之謀下詔獄死其黨皆伏誅

封國公矣備作此無厭之想

通夷猾夏報

春秋之法尊王攘夷而已故匡合如仲亟許其仁而子西雖賢大夫則彼之爲不足錄以其爲楚用也仲是以三百世家丙是以殺身及弟焉試觀佐楚横行者如屈瑕鬬高子玉無禮子反剛愎皆不得其死惟孫叔敖令終有後則其與晉爭鄭時固不欲戰也子木係世無害則又平晉與宋息民罷兵者也嗟乎是可知天道矣蓋佐君强戰殺民伐夏已獲譴於神明况有中國之民爲之謀主操戈入室覆桒梓之墟夌父母之國哉昔韓非以韓諸公子欲用秦滅韓而身死獄中樂毅去燕仕趙趙與之言伐燕而曰終身不敢謀燕之奴隸况孫子乎之二人者一反間一仗義孰正孰邪孰禍孰福人只貪其小利而不知其獲重譴也明有皇靈幽有鬼責思之省之

王昭君在胡爲漢塚獨青草帶

謂丈夫不如彼婦哉

○○王猛志在存晉勳名顯部

猛謀略不世出初見桓温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意欲用晉也而桓温不能容豪杰乃仕秦一見秦王如舊

人倫天道兼見

交泰興才修廢職立學校旌節義民大悅此所謂用夏變夷者也符秦強甚九州百郡十居其七臨終秦王問以後事對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後堅竟伐晉而敗遂以覆國亡身符融爲堅戰晉甚力竟以馬蹶被斬風聲鶴唳皆爲晉兵則晉雖僻處一隅名爲中國亦神靈之所呵護也猛不爲先見寔有心義故綱目書清河公王猛卒取之也仕夷者尚以此爲法

〇〇崔浩果於用魏身族貽殃詳見戰將門

善戰者服上刑用兵猶夏尤甚

魏之東征西討皆浩之謀也自以筭無遺策然君不志仁而爲之强戰是輔桀也況乘江南之敝罔收秦地進攻虎牢殺略不休惡得不族㓕哉不然則浩之于魏可謂忠臣矣寵冠三朝勳制異國忽以小事族誅豈非天乎

〇〇僕固懷恩糾虜入寇而道死

恩不死則二虜遂與唐爲難矣藥葛蘿所謂爲天所殺者也詳見孜忍門

〇〇〇桑維翰借虜叛唐而身誅

背見倒置見利忘義之甚

石敬塘與唐潞王有隙懼誅維翰倡謀曰公明宗愛壻契丹主與明宗結爲兄弟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塘意遂決反即令草表稱臣且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吁遂爲中國數百年之害矣桑維翰故能臣兩秉大柄從容指揮詔書一出而十五節度使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胆略後宋太祖常擊節嘆賞不得才如維翰者爲之用也但以啟茲大釁爲萬世賊臣又常語晉王以契丹大功當事之惟謹盍失之于初不得不

天網至密

爾矣契丹竟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焉而當時有契丹節度使趙延壽者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後竟不得帝而爲契丹所殺契丹主縱騎刼掠荼毒中國亦自死于沒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去謂之帝羓蓋酷報也

雖曰忠于所事顧用之何若耶

丁南湖曰父事契丹而幽薊十六州陷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故石敬塘之罪其寔桑維翰之創謀也敬塘以此得國維翰以此得相幾踰十年即遭契丹毒吻敬塘絕嗣而國已矣維翰

身誅而家覆矣通虜者尚寒心哉

○秦檜爲金内間絶嗣

檜初執不立異姓爲金虜去爲撻懶所任用及南伐以爲參軍又嘗爲金草詔檄宋是時岳飛韓世忠等戰數勝金實内怵乃縱檜及妻還實與之盟而遣之檜詭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以來求見帝首言欲天下無事須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始帝及朝士猶疑之後浸惑其説遂堅執和議擊臺諫殺忠良宋事遂無可爲者後以害武穆事夫妻俱死絶嗣無後嗟乎檜

之始固忠義士也特以守節不堅遂背主求生乘危賣國戎虜之寵靈孰與神天之威狗彘之私恩孰與君父之急乃德彼戎狄讐吾中國全無悔心至於東窻事發向寺改戲其亦晩矣生天地間者可不識分義所在

○仇鸞賂虜講和誅死

嘉靖時北虜入寇鸞以邊將赴援不敢戰惟賂金與和縱虜刼畧而去遂尾其後虜至書所在亭障曰仇鸞免送其辱國何如哉虜去乃冒殺被係老

致賞當時雖寵貴而事敗伏法卒犯極刑吁移其死國法者死邊場不亦死得所乎

易云章半之指九吉是第一階功

居官全活之報

有有形之全活有無形之全活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困欲斃鵠面灰心忽爾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爲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方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敎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蓋古固有以愛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事者亦有以愛民之事而矜激功能恢張聲譽則其飲和食德必有不能滿汪矣是在爲官者實實與民一體則措置自別耳

不要官方能成人

○漢御史王賀縱活萬人累世奇貴

賀漢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至一門五侯諸女爲后榮貴震天下

敗官命也雖殺人媚上亦不免丁意謂盜不可縱耳不知受賄而縱則與盜同罪若得情則矜自屬生理也

按史云武帝以法制御下尊用酷吏而二千石爲治者多暴酷民益輕犯盜賊滋起因發兵擊斬之則當時之多盜亦大不得已矣王賀便宜其間釋其脅從而與以更生德莫厚焉寧捐一官而不忍殺人以媚天子功莫高焉累世侯封如持左券以此知天之果可必也丁南湖乃以賊莽之大逆滅宗斥其非陰德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王賀之功德盡矣而莽之陰狡篡弑所殺害者比賀所活不知數倍安得無敗是將執幽厲而薄文武也

○漢獄吏于公積德待福子遂拜相

此閭里所熟談者高門待封似于淺薄然至今爲修德𠔃實則公之勸善不淺也何嫌有意爲善哉

○郡督郵鍾離意仁心惠下官至尚書

時郡有大疫死者萬數督郵鍾離意親給醫藥候問存恤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囚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

辦之者有矣

非大例但無此揮霍

侯霸與有榮焉

防廣孝子便自可信

意輒移文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示侯霸曰君所使掾何（此聖主之言所甚與不少）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大有力量）意復於道解徒桎梏恣其所欲過與刻期俱至無復違者遷宗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係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意不累下遂遣之（今得知此）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意官至尚書

○尚書令黃香辨究賑貧子孫封侯

此所謂以身教者從

永平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連及千人香爲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遷魏郡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須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賑貸荒民獲全卒于官子瓊爲太尉封邡鄉侯卒年七十七曾孫琬亦爲太尉封陽泉鄉侯

早知如此則及汲活人當惟日不足矣

○牙將李質嘗活七命增其壽

咸通中吉州將李質得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嘗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李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疾漸平果十四年而終

○○宋王祐植德自信子旦爲太平顯相

輕薄兒得此語便狂

不遷就以求稱旨有之易易却甚難

宋太祖時人有言節度使符彥卿反者上使侍郎王祐按察之且曰旣歸必授以王溥官職時王溥爲相故也後奉命還言按驗無狀（更以一宰相貼價）以百口保符彥卿無他上頗不懌然事爲之釋有戲祐者曰意君必做王溥官職矣祐曰我雖不做二郎必做又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子旦遂爲侍從卿相三十餘年得君專政太平安享功名之盛無與爲比云祐封晉公旦封魏公諡文正

且未必得相

此時若貪着王溥官職便希上意彥卿無噍類矣

○○○范仲淹志切先憂數子俱爲顯公卿

有此志自別今公卿何如哉

只此心已自愁祥滿世了

仲淹少甚孤貧日食虀粥一角勤苦讀書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名醫不相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仲淹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

讚曰君仁心如此眞宰相也初舉進士以晏殊薦爲秘閣校理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然尋爲右司諫歲大旱蝗仲淹請遣使巡行其言剴切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奏蠲除弊條十餘事後參知政事邊鄙有警自請行邊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仲淹性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

迪吉錄　卷之三　全活門　三十五

贍族人汎愛樂善所至有恩初得錢氏南園將徙居焉陰陽家謂當踵出公卿乃曰吾家獨貴孰若中吳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以其地爲學宮其善捨如此與富鄭公當國閱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但恐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此又得其大意不以煦煦爲仁者卒謚文正追封魏國公子純仁復爲相謚忠宣純禮爲尚書純粹爲侍制宗族蕃盛登仕版服儒紳者代不乏焉

○○虞允文討全嬰孩祿子俱昌

允文字彬甫知太平州舊制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家貧無以輸官故多不舉子丁口衰絕允文憐之置蘆荻稅以補添丁錢遂是百姓生子並舉戶口日增先是允文無子明年妻妾雙誕二男自是子孫蕃衍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卒贈太傅

無形之功措置甚大視禁不舉子者倍矣

○○馬默革罪人投海之例子齡並茂

默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每溢取一人投海中默憐之奏革其事未幾默坐堂上昏然如夢見一

在在有害人斂法是在用心耳

迪吉錄　卷之三　全活門　三十六

人乘空而來如所畫符使狀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默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上帝有命汝本無嗣以革沙門島罪人事特賜男女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默驚起隸卒皆見黃雲東去後果生男女官至轉運使年八十二贈太保

此吉祥之最顯者男女個個會生天神何苦露此怪奇豈非賞一善以風萬善哉人而知此便當以天心爲心也

○○○龐希憲設法活人一弟六子皆貴顯

此與𠃊文殿前紀作不皆誅殺人爲命

時江陵初下，希憲行省荊南，下令凡俘獲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質妻賣子者，重其罪，仍沒其直。開吏得江陵人私書上之，世祖投其書不視，日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相出鎮荊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爲希憲不嗜殺人，所能爾也。卒諡文正。六子三相，兩總管，一御史中丞。弟希賢爲尚書。

此能以嚴用寬，以法行仁者，吏治識此意，大爲有益。

屠戮最無天理，剿巡海督撫將，深以爲戒。

○○嚴實兩止屠民兩子繼貴

實，元人，官尚書省。從木華黎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偶爲所脅，誅之何罪？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濮人免死數萬。且約束諸將，毋敢殺掠。會大飢，民北徙者多死，實命作糜粥置道，全活甚衆。部卒有逃歸益都者，益都破，逃卒復獲，人以爲必殺。實置之不問。及卒，遠近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封魯公，諡武惠。兩子忠貞，金紫大夫；忠濟，資德大夫，行江浙省。

混戰攻取，猶恐濫及無辜，玉石俱焚，況事已定而屠戮未已乎？萬道冤魂，痛徹重霄，雖有福德，安能生受此也。

酷吏暴虐之報

往往能吏才臣坐此居多始未嘗不廉直而效尤者益豪縱自喜反借以濟其貪矣卽精明如廣漢尚快心一殺而以身償之況其下乎故曰寧失出毋失入明庶政無敢折獄居官不可不常存此意也

○郅都侍忠直竟以蒼鷹誅死

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好面折大臣朝廷重之濟南瞯氏彊宗豪猾人莫能制乃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族滅

詼一酷字拚了美德

瞯氏郡皆股栗不拾遺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不復顧妻子矣遷中尉（忠直臣氣骨無奈猾賊何）行法不避貴戚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以治臨江王獄獲斬

○寧成好俠節遂以乳虎破家

成好氣小吏必陵官長滑賊任威爲濟南都尉前都尉謁太守郅都如縣令成直陵其上都聞名善遇之（一時威名豈不滿志）郅都死宗室貴人多犯法乃召成爲中尉

故知寧成之剛非眞剛也

其治效郅都其廉不如以內史外戚毀抵罪髡鉗尋復用爲關都尉往來者語曰寧見乳虎無觸寧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大守至關寧成側行送迎（前倨郅都後恭）（義縱何也無亦吏抵罪後自氣薾乎）然縱氣盛弗爲禮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

都能威行匈奴至爲木偶象之射莫能中而成之廉威稍不及矣有其罪無其功則禍益酷

○張湯舞文自殺

湯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相得甚懽然禹廉倨公

爲如此所以後來吏推公平

卿相造請終不報謝務在絕請託孤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不求人陰罪湯舞智御人浮慕士夫薦揚寮屬（亦有可取者）所治急於豪貴寬於孤弱內行亦修絜於故人子弟及貧昆弟尤厚（亦可取）故多得聲譽然好排擊大臣痛繩奸吏制見知腹誹等獄天下側目而視不安其生有盜發園陵錢者約與丞相靑翟俱謝至上前紿丞相獨謝因欲案以見知不舉罪丞相三長史因共奏湯姦利事上令簿責之遂自殺家産不過五百金（無如此刻深則爲廉吏矣）

○義縱毛鷙棄市

縱廉其治放郅都然鷹擊毛鷙尤甚於張湯所誅殺甚多益不足以勝姦爲定襄郡郡中不寒而栗爲右內史以甘泉道不治見責尋以治楊可告緡事見爲廢格斬於市

此其才益不足辦獨性梟賊欲以武健爲名耳然殺數百命易一官於心何如況竟以身償責乎

○王溫舒多殺罪至五族

溫舒爲廣平都尉擇豪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快其意所欲爲雖有百罪弗法也以十餘都尉橫行郡民何以堪此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故齊魯之郊賊不敢近道不拾遺小利安能敵大害賊已自日劫殺矣遷河內太守捕豪猾連坐十餘家奏論報流血十餘里郡中無聲無夜吠之狗民已半是死屍氣會春頓足嘆欲再展冬月行事其好殺如此以姦利獲告罪至族自殺而兩弟及兩婚家亦坐他罪同時族自爲曰古有三族而溫舒乃至五族乎

光祿勲徐自爲也

武帝用法吏以擊斷爲能往往至大官然所記酷吏無令終者獨汲黯持同異擯名法竟得至九卿無祿亳思卒後天子思蔭其子弟皆至卿相而何比干者爲治獄吏多所平反子孫富貴累累不絕王賀爲直指使者捕盜賊亟縱捨曰吾活萬人子孫其興乎旋應若桴鼓吁何其阿旨及衡命頓殊而榮辱安危迥異也豈非當嚴刻而用恩其陰德尤百倍哉然則執法者亦何必視人主意上下其手乎

○○趙廣漢樹威身被要斬

恐民訟事然啓民訟心矣

廣漢爲京兆尹用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發奸摘伏若神是極能吏以黃霸之先教化行之可也專恃此則非美俗吏民稱之不容口然專厲強壯見事風生無所迴避豈無快手害人又嘗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然則因怒刑人者恐不少人上書言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全不帝呢了惡之下廷尉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廣漢竟坐要斬

此而刻之酷吏戒所不堪然亦見任刑不如任

許者無退自蝗虫有耻

西有除式消截頭不孝也

德云爾

○○嚴延年禍成屠伯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决囚流血數里（彼亦謂以生道殺人）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彼自以才勝霸萬萬耳）見以鳳凰褒賞心甚不服而已所治河南又有蝗虫遺府丞按捕歸以實告怒之丞恐見中傷即上告延年怨望誹謗數事竟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來任適見報囚大驚便不肯入府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彼時只見河南守不見天道）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

遂歸歲餘果敗

若此太郡常在衙中小民豈不蒙其福哉惜也

○如黃霸者誠無赫赫聲然巳爵關内侯徵太子太傅矣延年之才孰與母之智多○當屠伯行令時民其如何哉獨有冤冤訴上帝耳○天之意借母之口以傳暴虐者其有瘳乎教子不足教人有餘矣

○○羊道生命絕吞眼

羊道生泰山人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道生見縛一人于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云造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念即下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兄海珍來又囑决斬之坐席良久道生方覺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嚥之頓盡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爲有天道焉（出還冤記）

此時迫佩恐爲消處都無論是非

此自爲剛愤之極不知其爲忍心所中

夫部曲之罪足死矣然痛訴窮迫何心便决其

睛忍極矣能無及乎若死於刺史法部曲無從爲厲也

慾時一𣪠後悔無及矣

○梁武昌守張絢殺役江中見之病死

張絢嘗乘船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便躬捶之杖下臂折無服狀絢遂推之江中須臾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因得痛少日卒（出還冤記）

○唐刺史王瑱虐其縣尉見尉索命

瑱刺冀州性酷烈時有勑使至州瑱與使語武彊縣

未死上人
爲天收藏
究此爲政

尉簡獎曰日過移就陰處頭怒令典獄撲之項骨折
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別門小吏錚金所罰無故自然
打撲腳腫俱折頭痛兒突衣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許
頭惡之廻面向獄吏在縣聽令日而死 出朝野僉載

○來俊臣造羅織經棄市發屍

殺人只須
好官升上
稍不謹符

俊臣于武后朝以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
御史造告密羅織經布置事狀具有條貫又別造枷
號爲突地吼造其枷者輸轉于地斯須悶絕囚人無
貴賤先列枷棒于地召囚見之魂胆飛越無不自誣

彥卿便信
二郎必作
相弄此正
可互視

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競爲酷矣朝士因朝黑
遭擒襲至於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嘗誣狄仁傑
謀反已承即詐仁傑謝死表上之仁傑男得綿衣中
奇書乃上變稱冤方知其詐遂獲釋 受誣者竟宰相功臣誣人者乃坐死乎
俊臣嘗坐贓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妻仍辱其
母莫敢言者後欲奏諸武公主反爲所害乃斬于市
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爭食其肉 即碎肉爲貞未足償債也 家人謫
配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
視徐有功之子得擢官孫爲太保者何如哉

是豺狼也

○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並爲慘酷前後誅戮
思止以告舒王謀反授遊擊將軍求作御史武后誰
以不識字對曰獬豸不識字但能觸邪遂許之與來
俊臣共爲羅織俊臣逼娶王慶說女思止亦奏求娶
趙郡李自挹女竟爲昭德榜殺
王弘義亦以告變授遊擊將軍拜御史與來俊臣共
事坐流嶺南妄稱敕追胡元禮按之弘義詞窮乃謂
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今
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

原來不識
酷吏情由
只是一個
諂媚做的

今衙役中
乃有情於
齋可懺悔
逐越低現
騙人者

死得怪

郭霸應革命舉爲官見武后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
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爲郭四
其又御史大夫魏元忠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
嘗之曰其味苦病即愈 想此後別一心腸 元忠以其佞大惡
之嘗推刺史索思微獄微不勝其捶拷而死俄屢見
思微遂設齋轉經 這樣不清淨的口業爲吃齋誦經 俄見思微止于
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刳腹而卒

○周興議火甕斷囚放流被殺
與酷虐忌左史江融正直嘗敬業之反羅織之斬於

興追必法 似然待令 頭將者新 換骨

東都亭驛前融將死請奏事引見與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臂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未幾與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劾奏興興不知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火圍之令囚人處其中何事不吐即如法造之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斷死放流嶺南所破家同流者甚多爭殺之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 朝野僉載

火甕燒灰可作百毒惡炁若存性尚恐不堪用也○思及請兄入甕便是退火法

悔之已在退火

性何所止

冷語快腸

修隙殺人之報

修隙者多起于盛怒蓋官長威福美得慣手見有拗逆者自然容受不去一縱其威誰敢任哉然此固有二如張詠之吏既偷盜美法又挾抗官長此不可貫若乃受屈難堪理直氣揚又有見官不慣因識進退者此所當諒者也一槩盛氣加之則曲直倒置巧者盛而拙者敗縱督過之後私心悔之然雷霆彈壓已被損矣諺云一世爲官百世寃蓋恐隱伏利害嶢崎情僞害人不少況復以任性出之乎且任性則火性愈起火且以爲固然不問是非矣欲惠民讞獄者願宜除此一根虛心以聽情理之自現也此便是爲相容人之始耳

○海陵守褚仁規誣陷軍將鬭雞死

軍將劉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以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白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

五百鹿兒 民頭癡

此聲否劉璠也命酒食祭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言之其人撫膺嘆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于獄矣（出太平廣記）

○○司隸校尉胡仲以憾成獄鬼擊死

人到竟死時並其荒側在

王宏字長文為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為李傕等所害宏素與校尉胡仲不相能仲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嘆曰胡仲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仲後病頭不得舉眼若睡見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出還冤記）

使王宏無胡仲亦死所不甘者樂禍一念觸人肺腑耳予兼刑人而人德之只是哀憫實意誠信於人也意之於恩怨大矣哉

○唐蜀將尹偃以事殺營典竟死于陣

孝弟至性通于神明以怒杖卒已不可況殺一悌弟乎

偃晚堂卒有後數刻不至者偃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頗高偃怒杖數十幾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恨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眾數萬保邛崍關偃膂力絕人常戍左右以棘節杖擊其脛隨擊筋張恃其力恐眾出關逐蠻數里蠻發伏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時忽見所殺營典擁黃案大如轂前導心甚惡之左右無見者竟死于陣（出酉陽雜俎）

殺尹二字竟驗

○○唐太傅杜悰以憾構廩使驚疾而死

假名理洩恨其死何捷也

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詣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為屈乃遣縶之又書與韋相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元臣兼素有舊遂奏依其請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冤柰申訴非及但當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者接踐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而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卒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櫬函成即路欲斂之其夕主吏乃覺函短懼甚又難於改易遂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屍就斂櫬函果短遂陷胸折項骨而入焉

一入冥途貴賤爭不多見

無有知者及抵東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其事稍聞
於世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該報焉出前楚新聞
杜悰不過作貴僞態要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罹
人於死折巳之祿則我慢之爲累也居官長吏
以禮節喜怒人低昂入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
依傍道理謂匡謀擅棄城池死之不足爲過孰
知皆爲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寧不害事

○都押衙何群以怒殺孔目宋柔謀叛伏誅

僖宗時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又詔軍容使西門季

人奈他何只是天爲寃帳

玄爲都監下都押衙何群小人兇險志氣驕佚肉視
其從一日汝州監軍使令孔目宋柔致命于都監既

此牙校小輩故態乃居高位者能不犯此否

出値群群怒其不先禮謁也捽以入擊以馬撾汝州
監軍聞之大怒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使馳書謝群群
亦無作數日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値群群瞥見發怒
運叱騶從録之入院候壚黒殺而納諸涸中既張燈
死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群奮劒刺之
而滅歘後夜夜見之神情惝怳漸不自安乃與其裨

爲鬼所憑直硒行顚

將竇思禮等謀叛請都監夜宴令親信十數人焚院
是夕一鼓群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大叱曰吾讐雪矣正孝川作正事
遂驚覺召思禮爲之對曰此鬼也何能爲二鼓將半
令卒擐甲登殿西大梓樹瞯城內爲都虞候所邏遂
擁衆斬關而出群下稍稍亡去竇思禮乃斬群獻于
都監而定廣記

總之殺机動耳

誰使群謀叛者鬼亡其心也世之界負勢焰而
烜赫難當者豈少哉其惡極貫盈而因以取敗
則亦有亡其心者耳

○唐縣尉裴光遠以憾賊里長王表鬼憑而死

光遠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
好擊鞠畜一白馬善馳驟雖酷暑不暫休馬竟死有
里長王表者家富贍早喪妻一子七八歲白皙端麗

惡人總無好思情

常隨父來縣光遠見而憐之遺以服翫謂表曰我無
子若能以此兒相遺當善待汝縱大過不汝瑕疵也
表答曰某誠微賤受制于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
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

痛哉

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月乃遣表使
於曹南使盜殺諸境而取其子後二歲光遠遘疾逾

頻有此訴狀虎耳

月委頓時爲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作表罵語言訴于天今來請命復自言還爾兒作功德多界陰錢可乎皆曰不可少頃又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馳驟亦有常程豈有盛夏摯鞠不止斃此微命已訴于天今來奉取語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而死 出廣記

王表之寃非大恐人不若白馬之寃恣情遊豫者鮮不蹈及矣

正罪伸寃之報

雖有極惡大罪而當其罹刑叫苦痛徹肝腸此時懺悔願重尚足感動太上好生之心況于蒙寃抱憾死轉就死天地慘其帶慣風雨爲之變色者乎一遇有心人解倒懸而出之其爲歡喜祝願夫豈有極人所動處天必隨之烏有不獲報者哉

○○何比干讞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千人

比干漢武帝時汝陰人經明行修且通律法爲汝陰獄吏決曹掾平活數百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父征和間大雨比干日夢貴客滿門車馬簇擁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至求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歷有陰德及君身治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因出懐中符策狀如簡凡九百九十枚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嫗忽不見比干時年五十八已有六男後再生三子累世榮顯皆如嫗言 出傳芳錄

聖主之澤百世猶在

○○錄參程仁霸解寃死者不得直罷歸子孫祿壽

昌熾

刼盜處失人失出皆宜慎也

眉山有盜蘆菔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以爲功）
聞獄椽受財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爲
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椽爭不已復
移獄章論殺之公因罷歸椽尉暴死後三十餘年見（忍哉幸人之死）

罷歸椽死若何

盜拜庭下曰尉椽未伏待公而決前地府欲召君暫
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
爲公荷担而往暫時即生人天子孫祿壽朱紫滿門

救生平活人多矣

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其子孫壽皆至九十曾孫

皆爲顯官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
而椽尉之子孫微矣　出陰德昌後錄

今居官案牘往往恐失上司意縱使萬不稱止
免官耳而慈仁種福與所得孰多況官之成敗
亦自有數并不預此中也而殺人以媚可乎
盜竟以受誣死則仁覇於盜亦無德耳而獨其
全活人心襲其肺腑至死不忘可見恩怨自有
眞也兵莫慘于志樹德者亦然

○盛吉夫婦泣罪五子皆貴

吉字君達爲廷尉斷獄無冤滿歲決囚持筆垂泣
妻亦泣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及人罪禍延子孫
視事二十年天下稱其[illegible]雀來巢乳雛人
以爲祥旬日間即擢去五子皆[illegible]郡

是其能仁擇下者彼受賊求富如子孫何

○○陳洎執奏權貴殺人罪子孫賢貴

洎爲開封府功曹章獻太后臨朝有族人杖殺一卒
當洎驗屍太后遣使傳旨欲宥其罪諸吏皆惶懼欲
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豈可懼
太后之威而不以實奏爾曹弗預我獨任咎自爲牘

冤死竟不得償然所感者其心耳

以白府尹程琳程喜曰君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
既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洎後夢一人泣謝曰某
冤非公不能伸陰司以公有陰德注位貴顯及生子
孫賢故來相報歷官臺省副使孫傳道履常皆以詞
學顯任爲一時門人　傳芳錄

亦等爲德

此伸死者之冤視生活一路似異然幽憤所在
不堪沒沒苟其公正讞罪亦屬生理也彼受賕
賣放者能無得罪冥冥乎

○張文規辨胡達之冤增壽一紀

今之誣刼盜邀功者豈少哉至使枚指濫及良善快其冤仇尤爲狠狠

文規字正夫爲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之盜牛里人胡達張運等率保伍追捕之因擊殺張五盜不得志反以彼刼告縣令吳邈欲邀功取達等十（最害事）二人送獄誣服張運病死既申府文規疑之問得其情又獲盜黨以証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械脊餘械臂邈計不行忿恚嘔血死（不是心忿乃命矣也）文規遷臨川忽疾困勺水不入口者彌月昏不知人事一月微作聲飲水漸甦乃言病在床被人攝去至一大官府闞簾內問吳邈張運事文規寔對王者曰吾亦詳知俟卿結正耳時邈

大是長生法門

運亦還立在傍吏以所判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遂寤至天觀二年年七十八復夢羽人來云向增一紀數足又以公在英州除婦人曾氏斬罪爲絞刑又添半紀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傳芳錄）

做官富貴所不知者壽耳以壽民者壽己盍亦畱之○今太守事多按院審錄亦只循故事耳惟司理專典刑讞若平時能體察重囚使無枉濫沓盤時于他府亦然誠莫大陰功也

○○○錢若水辨富民之冤官名顯詔

長官亦不作此意否

若水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參罵曰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耶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之遲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送州所知州垂簾呼女父母問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識揭簾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感泣謝

應得心平氣和

心事

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詣若水來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十人欲奏其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報冤非爲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嘆服錄參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太宗聞之擢知制誥進樞密副使後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贈禮部尚書（出傳芳錄）

是謂微管

此一事也有三善焉讞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爲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啚爵賞爲錄參地三也

可以爲大臣矣

以爲下則仁以爲上則恭以爲同僚則恕知制之推亦猶謝其直矣世之小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不愧死入地哉○知州之推功服善亦大是可人

誰謂獄爲凶穢

○張文瓘斷獄無冤父子五人皆貴

文瓘字稚圭攝大理寺不旬日斷獄數百事抵罪者無冤言或有疾囚爲齋禱願亟視事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子四人與父皆至三品時人謂之萬石張家

○○主事屠康僖雪冤減刑三子皆腰金

身在堂上能知獄中之冤痛否幸常思之

公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

此時念更[illegible]心

應塤應坤應埈皆顯官 出泉 葉定衢

人命關天有司最宜所重世有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撒潑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遂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搬搶家私姦辱婦女縛屍灌汁族鑽酷打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壞屋貧冤對袖手旁觀

是何等心腸

尤可恨

富親戚遭殃坐罪此其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公庭兩造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其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不可言乎近兩院憲牌已常禁革不許燒埋然官長仁心又以爲事關冤死不得不覈吁是也但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真堪凌遲處死者其害倫賊心不少也今欲此事一槩不理亦難但嚴誣告加三等之法不論極冤極迫凡藥死而

[illegible]

[illegible]

不以藥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首者即
問如律務在懲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
死以爲前賴之本者勘破其情益宜重處有乘
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則事情得矣事
情得而後可論是非究輕重生無痛苦死無疵
癘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惡其爲陰
德孰大于是

語自改亦妙

官長枉濫之報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
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其文案既定兩
院報招則舒卷爲難有明知其枉而已無如何者
矣昔彭惠安部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
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改不在
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是必有得於情形之表
者矣若是任意何事不敢哉

○晉王濟枉殺侍者病見之死

一段信誠之報

侍者於閣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姦之其人不可婢
言若不從當大叫卒拒之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
即令殺之此人具陳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此原無信理）

雖是好殺亦大吃醋

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濟遂病見此人語之曰前
具告實既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即死（出還冤記）

此奴氣骨士人所難枉死宜其爲厲然此婢不
知合償何償也

○○晉王範枉殺帳內督大騷病死

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有姿色與門下丁豐史華期

（一家便遂萬里如此可懼哉）（超有謂公冤矣開口何容易哉）

二人姦通爲帳內督孫元弼緝知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在坐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有人曳超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爾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錄桃英亦在取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

忽然大魘連呼不醒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形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死（出太平廣記）

二王不過誤聽殺耳非故也而竟以此死則爲官不愼而枉殺者能免冥僇之償乎

〇〇宋劉毅以風聞殺寺主後縊於其寺

（殺衲手慣最害事）

高祖平桓玄後以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爲沙彌幷殺四道人後夢見僧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彌瘦後來高宗征毅毅旣敗夜單騎突投牧牛寺寺僧曰撫軍昔枉殺吾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叱出寺因上大樹自縊死（出太平廣記）

（巧在寺中）

〇唐婁師德誤罪二人折其壽

婁師德充軍使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八克優詔褒美高宗謂曰卿有文武才授左驍騎累遷納言弟復爲縣官師德送之問何以處人弟曰人唾面拭之而

已師德曰此吾所以憂也人唾面怒汝也拭之則益其怒不拭自乾其厚如此及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輩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後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如有所屈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愼之歟（出唐新語）

（鬼神亦責備賢者所者益當戒愼）

誤也非故也而不免當其禍宜戒一以婁公不免誤何況下此寔多任性宜戒二

〇唐蘇頲爲令賂二吏折其壽

天上訴地下訴則安逃此而可

頲少時有相者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篤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論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定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三品頲夙莅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爲令朴殺吏乃嗟嘆久之而死 出廣記

將人命做人情良佳然僚屬不聞於地下係本何也

○唐昌令王悅枉殺錄事李之中惡疾死

人殺與鬼殺亦一耳

悅殺李之而非其罪李之既死長子作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予予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拳毆其腰聞者殷然驚顧無人既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客三人至蜀郡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爲也 出紀聞

○刺史劉存枉殺霍判官竟死于陣

聽言之難也

存爲舒州刺史倅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楊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嘆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能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之 出廣記

應之神捷

存當遷鄂州時方賀榮行而鬼讐已得計揶揄矣然則顯宦何遽爲福要當無負心處耳

○侍御史郭霸枉殺宋州三百人病自刺死

然則惡積而官榮者不爲福矣

霸以濫殺有功暴得五品經月患重病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獻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家人走問之曰御史孫容師刺我其子於御史顧琮處訟容師琮以荒亂言不理

不清慎不畏懼者何如哉

頭及被髮者叫屈稱冤漸來相追纏禎惕懼廻馬徑歸誡其子曰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子羔刖人而人三延之古又有爲刑獄官者解大罪則投豆於大器解小罪則投豆於小器臨終而小者滿大者半矣於是子孫昌盛累世能盡其心何官不可爲哉

○宋提刑陳睦誤王裴妾獄折壽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以爲必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委秀州倅張濟鞠其獄濟希旨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祗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不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恐懼汗下廢食者累日竟不起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出墨莊漫錄

理可伐

頗可駁劾

一不詳細便損自家老大陰人

陳睦非故殺者直以臆斷謂其妾實殺耳而竟以此無祿則臆之不足與憑天下事也然則明慎用刑寧失出無失入爲官可不知此義歟

○○高王簿枉斷一獄奪其愛子

王簿眉山人有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至一處如州城官府俄見一人着道衣手持數珠而出王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王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汝有陰騭天未遂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巳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最妙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俱削也開窻括異志

行將安往不疑然當仔細斟酌方有冤覽察處所謂得情勿喜也

○閻巡撫誤殺富民見鬼身斃

閻公蒞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間公益疑竟杖殺廉已而鎮江郡丞盧仁者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忙然不省公復厲聲曰皂隸傍邊立者廉也是日公即昏

眩仆地自是廉常在月守殺之

閭之殺廉乃以其行賂疑之可謂公正矣然殺非其罪尚能爲厲可自恃無私遂妄斷决乎哉

每見爲民甚怯爲鬼甚勇正不知挾甚麼勢頭來

管意武后中酷虐者皆死忠義者皆符獨李昭德吃虧耳及看太平所載昭德亦有酷吏風聲

立法嚴刻之報

立法欲寬寬則易避守法欲嚴嚴則難犯若一立刻深科條必有受其害者矣覩酷吏臨審暴虐者似微不同然殺人以刃與政均也究其意豈不以火烈民畏懸崖鮮死然其心已爲嗜殺所用矣歷觀古來制酷刑及嚴犴者必殃其身不獨紀載爾爾也

○唐侍郎李昭德嚴恩赦不首之罪尋自及

特昭德威權在已宣出一敕云自今巳後公坐徒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營州反貨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贓斷絞出朝野僉載

○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尋自着之

其枷長六尺濶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業及明資遣逆賊徐眞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着此枷百姓快之

○魚思咺爲上造匭尋以投匭伏誅

一匭之害不知凡幾矣

思㬉有沈思極巧上欲造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㬉應制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㬉云徐敬業在楊州反㬉爲敬業作刀輪以衛陳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

○索元禮爲鐵籠頭訊囚後坐贓擬以此訊即伏

○秋官侍郎張楚金奏決配逆人家屬後身罹之

罪人不孥焉有免其身而僇其家者哉

楚金奏反逆人特救免死家口即絞斬及配沒入官爲奴婢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特救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爲法自斃所謂交報也

○京兆尹崔日知持左降人離任甚急尋被貶亦如之

日知所轄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欽縣丞被縣家推求與妻子別不得

令他嘗此時滋味耳

○○○蜀蕭懷武縶徒害衆全家被戮

懷武爲僞蜀中國小院使蓋軍巡之職也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

偵探出入狗人隨處街巷狗吠者任意往人多矣設此狗皆受不自受乎

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勲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巳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寃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人無少長戮于市　出王氏見聞

懷武置狗今之所謂能吏也而百餘口竟以千餘狗吃之殆盡矣趙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

○僞蜀御史陳潔讞獄苛刻見厲鬼而瘡死

潔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爲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見蟢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掇之成大蜘蛛啣中指拂落階下化爲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巳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蛛網得無太急乎

○余僉霆治河尚嚴刻擁飛蝨而驚死

人當死時一念望赦之心真足動天

余公汝南人奉命董治黃河政尚嚴刻兼以歲庚寅中州大旱死者相枕藉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蝗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襟輿皆滿撲面打胸襟袖間匝驚怖返署旬日病卒耳談

厲氣所蒸飛蝗亦能美人

○袁州王參軍遇赦故殺見所殺者死

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官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所殺盜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寺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也明日方飲暴卒出廣記

○王安石父子議復肉刑皆受冥報

安石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侍制王雱也安石子先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援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侍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卒有武弁

苦中無可聊僥始望爲援使脫援可得罪安石不至至此之矣

殁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畧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冶宅編

議肉刑竟不果用然一念之毒天報之如此習心術議論虛而莫足爲哉

官事頗多安能一一詳審然竟覬都來責備非古人所以欽哉欽哉也

知而不翻不過恐上司嫌措做官不起耳然惜官便令人不惜性命于亡何安

知枉不辨之報

○○陶繼之枉大樂伎獄夢入腹而死

宋元嘉中李龍賊衆夜行掠劫丹陽陶繼之爲縣令尋捕獲之龍等引大樂伎是劫之夕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欵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証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藝態俱絕又殊辯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寔所不忿訴天得允故來取君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即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出還冤記

既已知而猶枉之真大忍人其夭死矣然居官文移之間明知其悞而周章執前議者豈少哉覩此可爲戒哉

便有利其速死可無發覺意誰人到這裡不驚嘆乎

着實引罪定無死理然這裡更自難非豪傑不能

○韋破虜蔽罪樂蓋卿服其毒身死

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允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敕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數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詐蓋云自爲分雪無勞詐也（恐分雪則已受罪也）數日之間樂蓋卿遂斬于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惟語人以紙筆隨殮死後少日韋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桄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得病遂卒 出還冤記

誡敕之失誤也蔽罪於使人則故也使以實訴王情理之間猶可原焉欺人以死而自免於戾此與周益公夏文靖引過之意異矣而死生禍福顛倒若此昧心而推罪者竟何益哉

○○○杜式方阿詔使致罪押衙二公俱死

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至賓州諭裴裴命樂生與副將至賊傳詔并以書招賊帥令歸服樂生素儒士且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

又一婢證成矣

卿大喜留讌数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
侍婢二人酬其直旣復命副將與樂生不相得遂告
于裴云樂生以官軍虛實露于賊帥賂之故贈女口
裴大怒遣人搜撿果然樂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價
直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
歸其直二口之價尚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

不過一騃貪能逞意翻予殺人

色頗厲裴君愈怒乃禁于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
誣爲大過必殺之式方以遠鎭制使言其下受賂于
賊不得不寘法然亦心知其寃樂生亦有狀具言由

即今官長審事旣不以辭色上下其手者鮮矣

折式方持牒追之而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愼勿禁
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樂甚
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旣至式方召入問之具述其由
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
寃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樂生問推
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
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
賊物之狀式方頗甚惻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
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

亦要討詔使奸亦要討樂生奸是法世情深會做官的人

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爲
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
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
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啓拜曰某今
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中丞爲制使所
迫耳式方灑泣遂令刀手領至毬場內厚致酒饌食
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來可速買紙一千張筆十
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
曰日中樂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

他事都奈亦只是要他頭顱做人情

便把奉承的有沒有了

乱是冤家抱領

將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捉者一人
乃虞候部由樂曾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
分死矣爾愼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即當殺汝所
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
笞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面仆于地死矣數日
報賓州副將以其日夕心痛暴終制使裴君以明年
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毬場宴敕使次飮酒正
洽忽舉首瞪目曰樂生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
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

原是豪傑故不失信乃爾

遂痞不語昇到州及夜而卒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員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 出逸史

樂生有心義其捐千金劒及寧死無迯氣骨宜之大用必有所樹空其强死而多靈也裴制使爲剛氣所中杜中丞爲柔氣所懾交殺義士并受其報宜哉使杜能以正釋樂而以好謝裴旁皇爲計何必遂以官殉而市㫖灑泣作女兒態固不成丈夫矣仕途中如此隱忍者極多陡遇樂生之靈能勿畏乎

列其情狀貴使人知神好而避之不蹈不若

古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勘得破時庶幾不爲所用

好送話者便見求人無上罪惟我在九天之上者定非佳士

讒諂之報

讒之中于家國大矣善讒者必以心巧舌揣人胷臆摘人心事或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欲而翅之或抽所恨而鬬之或中所護而發之或覬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揚詡而磨滅之微言隱竅令人自猜自怒入耳之人且以爲愛巳不知正受其譏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又此讒人之人必然善悠逈人詇言甘舌妙合肺腑知其所從來 又此讒人之人每以摘背後語爲傾吐心腹我處讒人人處亦定讒我視權令所趨耳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决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可思舌上有能泉殺人便當以殺人不見血嗚呼說起來真毒手在我跟前弄我醜洩我心機掣我肘我反爲之怒代彼報私讐十人中得九人九一人雖不醉也病些兒酒然則如之何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根毀譽根善惡邪正閑時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消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

乎居交搆錄得過脐便休休有容便沒調不行矣

自歌矣若彼讒人自有天道所謂投畀有北投畀有昊者吾何責焉

讒人多起于妬見兩人情熱則便讒之大權勢者之媢嫉亦妬也恐分寵也妾婦之道也又有讒甲于乙不行恐勢焰情露則讒乙于甲者帶曾閣殺桓公不聽因譖桓殺隱是也又有恨彼兩人則借此之口以罵彼因借彼之拳以毆此而兩成其隙已且居間號爲調停者任守忠交搆兩宮是也今仕途中多有此又有將欲讒之必故好之搆情造景略擠便墜者驪姬譖申生鄭袖譖美人是也又有讒人之過以高我之功石亨于謙譖人之功以掩已之過者邵宏淵譖李顯忠是也又有好嘲謔人簸弄人得人私語一二句即粧點幾語以傳若疑其虛則一二語正自實也今世或以此爲能至于骨肉離間有話難辨一中其毒尤爲狠狽只宜一以不聽爲主耳

○○○費無極以譖禍楚滅其族

楚平王嬖讒人費無極譖子建又譖其傅伍奢將殺之請召奢二子以贖父慫寔欲并殺之伍尚來就死伍員奔吳遂以吳伐楚楚幾亡昭王時楚令尹子常又用無極譖族郤宛殺伯州犂沈尹言於子常曰無極讒人也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不辜以興謗禍及子矣令尹乃殺無極滅其族

凡讒人皆媢子也以秦女媚楚王而蕩軼已甚不得不危人以自安矣以妬忌而讒者亦緣一媢而生

○太宰嚭以譖禍吳戮其身

越敗於吳多致賄賂因嚭以求成伍員輒諫嚭因讒其托子於齊夫差怒賜胥死越遂滅吳吳王且死以袂蒙其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嚭竟爲越王所誅

今子胥之神赫赫天地間而嚭不知幾禽獸胎矣二死孰快

離間骨肉尤爲罪過

○伊戾譖宋世子而見烹

宋平公時伊戾爲太子痤內師而無寵楚聘晉過宋太子請野享楚使公許之伊戾從至則歃用牲加書而告公曰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矣公曰我子也何求對曰欲速使視之信因太子徐聞其無罪也烹伊

戾

莫親父子而譖行之可畏哉然舌根甫掉時而油湯已鼎沸矣

○衛融譖戾太子而被斬

漢武帝三十歳始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成嫌其才能不類已（此意一爲人窺則迎之者衆）然以在儲日久又性恭遜故安之無他腸屬上有疾使黄門衛融召太子融復命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涕泣痕特上前强爲言笑乃誅融

即廢立功成未必便富貴到手也即富貴有與分功者矣且後來未必不奪寵也迺頭落地則更安一頭不得

○譖安平君者九人皆死

田单既復齊封安平君齊王甚重之有寵臣九人譖之曰安平君撫百姓懷戎翟結豪俊志欲有齊也王果疑之单免冠徒跣肉袒請死五日乃得謝貂勃使於楚反王觴諸前曰召相单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单來夫天下莫能止然歸之道義以迎王於棧道木閣今國已定矣而王獨曰单來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乃殺譖者九人而益封安平君

○譖房玄齡者丁時伏法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立斬

○唐軍容使楊玄价譖丞相楊收爲陰兵所誅

收爲玄价譖被貶嶺外有傳其死者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楊相公請見愚驚駭以收安得至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于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覔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命遂長揖而别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紙錢祭之楊之至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

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讐殺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楊玄价果暴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爲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 太平廣記

毀譖小人常態所謂含沙射影者也以鬼箭報之固其宜矣

○建陽錄事陳勳爲縣吏所誣弃市厲聲十人隕其八

勳性剛狷不容物爲縣吏十人共誣其罪坐死至明年死日家爲設齋妻哭畢獨嘆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竈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勳曰吾

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悟耳若爾吾當報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爲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勳仗劍從之至縣遇一讐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遂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之曹署以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川乃得免勳家在蓋竹鄉人恒見之因爲立祠號陳府君甚靈云 出稽神錄

要乃知鬼解之情狀

叙不關讐一時發憤

十人之中豈無不甚讐者直挨羣逐類者然一體惡緣不分首從此處大不可放過

○僞蜀孫延膺譖蘇鐸致死鼻作逆伏誅

蜀王宗信鎭鳳州有府廳人蘇鐸者宴之廻贊背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月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畜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 太平廣記

怨隙未忘遂不免此然則譖不行者幸耳不幸

利市便自家首領不保矣此等兩舌離間比手刄者怨毒猶居其上可不懼乎然宗信之輕聽讒則亦酷矣

下位聽讒爲禍已重若居權貴而一中其毒則仁賢不保矣蓋彼處逢迎者愈密市忠者愈衆而名位相攻利害相感其情態又鼠難平受也且不特人毀人而娼嫉猜忌偏護愛憎自家腐胃中亦淨盡爲難若我有毀譽根則毀譽人者至矣王文正云且處安有毀人者吁真聖人真

聖人

如袁盎諸䵷錯王守澄諸宋申錫嚴涓諸孫臏趙高諸李斯盧多遜諸趙普其報彰彰已現他處故不殫述

廸吉錄卷之四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

閩漳　顔茂猷光袁甫編輯

官鑑四

吏治循良之報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更寄似賒而更急也大畧敎化爲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黃霸以寬明治郡致位丞相

漢武䏻時以刑罰繩下俗吏爭嚴酷而霸獨寬和（不希古來顯官難矣）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爲頴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霸爲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便是宰相）令百姓咸知恩意而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此法今不可拘但流連老弱貧病者能勸鄉里街巷各周恤爲妙）爲條敎置

（惟廢閣詔令故此追及罪贖等項吏得因緣爲奸）

丞有少果及果與地方上人能九法調停爲妙

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以爲勸善妨姦之意今若責果總約正使傳教又時出行參驗之則教必達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諸爲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才不及霸則省事更爲不擾吏民見者輒與語問他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營遣吏行縣有所伺囑以無泄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適民詣府言事霸與語道及此如此通下情者少矣吏還謁霸以此勞苦之吏大驚以霸具知起居所問毫不敢隱要周知民情須善馭吏役有死無以葬者上言霸具云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豚可祭吏往皆如言咸稱神

今見官府如帝奸之所生也

明而不知所以也姦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得大主腦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建成侯謚曰定

歸明之吏又無少此

○龔遂以安全戢亂擢拜水衡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禽制丞相舉遂年七十矣召見帝陋其貌問何以治渤海遂對曰海濱知盜本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有便定亂的血脈頭腦帝聞對大悅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捕賊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鉏立解散先治其標了於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入渤本計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課耕種秋課收斂益畜菓實菱芡此治其本勞來循行民有帶刀劒者使換牛犢耕作曰柰何帶牛佩犢不數年吏

真盛世君臣

知此味者鮮猶近王者之治訟師相連無訟即無兵矣

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召拜水衡都尉以壽終

○朱邑廉平慈惠入爲司農嘗思何以得此

邑爲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鄙民愛敬焉累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直不可干以私居處儉約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疾病將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必葬其處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也子從之民果共起冢立祠祭祀愈久不絕纔是真詞宇天子閔其貧賜邑子金百斤以奉祭祀亦有貪吏之鑑了

此無治績可稱

若委官煩擾則有召而病民者

一任於此似非長官之利也

但寔與長老區畫必有得其要領者

〇〇召信臣興利教儉徵爲少府

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定有此心者幾何止利其富者有矣）出入阡陌勸農稀有寧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少穀地方可用此法）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分爭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游敖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無奇法一日富裕二日勤業）吏民親愛之號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徵爲少府元始中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遂立廟祀春秋（朱祀民所立召祀帝所立俱可世食）

今燕齊地方不脩水利旱則赤地浸則滂溢民無兼歲之蓄豐則怒馬鮮衣歉則流離轉徙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又閩南力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江西苦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粱食子守令其地肯用心區畫亦大爲功也

已却閒節守未然矣

若恃峻刑酷法雖吏民恐惧何益哉

守不知一郡之賢否令不知一邑之賢否安在其德化哉

〇〇尹翁歸以嚴明課政登三輔

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東海人欲託其邑子令坐後堂待見之與翁歸語竟日不敢言既去謂之曰此不可干以私既治東海明察甚吏民賢不肖及顯吏豪民姦邪主名盡知之（此甚易）縣各有記籍聽其政（知之方也）及出行縣輒披籍收取即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急時緩緩時急）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惡吏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盜賊發輒召縣長吏告以姦黠主名教使推迹扶風大治雖任刑然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又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卒家無餘財詔賜其子黃金百斤

政大精明矣然得其廉公亦足淑世又知賢不肖最吏治之喫緊者惟先事參伍恭里賢縉紳若干士類若干耆老若干則旌拔可行耳目可寄教化可傳子賤宰单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矣後世不知急人自屈其力或過而信之又或過而疑之或過而暱之又或過而慢之闒然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迹一有隱微事機重大功過莫别黑白祗恣喜怒求其如翁

至人

得之棕核不得也況有舉一風百使枉者直之化乎是在循良者精思而行之耳

○卓茂以慈祥立教至封侯

茂寛仁恭儉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爲治爲學皆要見得此箇意思）爲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肉米者茂曰汝遺之乎曰然茂曰人之所以異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也吏不當乘威力强求之若歳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吾以禮教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詞氣溫柔動人）初茂到縣所爲廢置吏民共笑之鄰邑皆嗤其不能（是眞人）河南郡爲置副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界（是德化世界了）太守按行服焉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溫而理）光武即位首訪求茂拜太傅封褒德侯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不求名乃有至名乎）時年七十餘矣卒帝素服臨喪焉

律禮二字醇吏酷吏之分

從忍辱閒打得過

世間惟此等不聞見之功爲上功業大業不測

茂政無可稱者此所謂悶醇也只記其曉民數

語而德行溫粹致治胍索自見非聖主其孰能識之

○○○魯恭德化三異位居首相

孝弟至性此德化之本

恭有至性年十二喪父號慟喪禮過成人弟丕七歳亦然稍長恭欲先就丕名託疾不應舉丕舉後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或人情方便不則机巧刀得耳）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以田相讓（有物感之在聽斷之外矣）亭長借人牛不肯歸牛主訟之恭勅使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化不行也解印綬欲去掾吏共泣涕留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請罪釋不問於是教化大行吏人懷服郡國大蝗惟中牟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視焉恭隨行田間與坐桑下有雉止其傍兒狎之不捕也問何故曰雉方將雛掾謂恭曰府君欲察政迹今蝗不入境一異也雉不但人二異也童子不擾生三異也還報尹大嘉之上書言狀帝徵爲侍御史遷侍中再遷光祿勲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渾渾沌沌却不）久之爲司徒免復召再至公位所辟選高

明是無感風了他人於此無動火乎

聲色外感人如此稍着戳割便無此境界

司徒東漢台相也

（倒了廉隅方是至人）

此根丑宜滸盡

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恭性謙遜不顯爲名高故世不以剛直稱是卓茂一流人卒年八十一弟丕亦郡守有聲遷侍中再爲國三老云

觀卓魯之治令唐虞三代猶在人耳目中究之只退火盡耳一些名根能所不足與于斯

○○劉寛仁治三郡官至上公

慙愧

吏慙愧

寛有偉度嘗閒行失牛者目認與之不較典三郡溫仁慈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何以能使吏民不犯乎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

比之文告萬萬

異責躬每行縣息亭傳輒引學士諸生執經問難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之孝弟感而興行者甚衆上人如此無不感也靈帝時爲太尉方早朝嚴裝訖夫人令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以試之寛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蓋性度如此養至此何事不辦封侯子松襲爵

能吏多以教化爲不足爲不知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如謂廟講經入鄉行約所以雍容揖遜令人懲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獎孝義節烈擇舉鄉飲大賓視爲無緊要事着意舉行自有

或訓爲傳者所迫不得教化不知教化能省却簿書也

風勵意思要須品眞意眞使耳目常觸精神不倦云爾至於馴習童子此爲喫緊若以此勸化父兄因而叅驗賞罰之不八九年兒童已成偉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歷觀數公不用刑罰何其異民而同治異世而同政也後世竹板不足轉而桜指又轉而夾棍而甚且有敲入鐵圈者豈今昔之時有異乎痛苦之下何求不得即死罪在後且以緩須臾矣世有仁人能無惻然於是哉

至一郎内鼓吹而入理畫矣

○○郭伋威行北虜信立兒童年爵冉盛

信威便有威畏寓其中

光武時伋爲漁陽太守時彭寵作亂又加以匈奴抄掠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設攻守匈奴遠迹民庶安業召拜頴川太守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也時頴川盜起詔追捕伋以招懷柔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幼專命帝美其策不問轉并州牧并州近漁陽民已熟其恩信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儁設几杖之禮允武允文朝夕與叅政事用人妙

蓋離亂之時故用此法

何等氣象

近世有莽官寇至面無人色寇退即殺人示威者何伋之威行於母奴而不行於兒童耶

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伋問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伋辭謝（如此親民）誑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能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為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時朝廷舉伋可大司空帝欲久其任故不召至十年徵為大中大夫賜宅及貨物伋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臨弔賜塋焉

此情弊官府未必知

官長審狀及約劑能如此不失兒童之期省人民多少煩費多少羈候多少反覆亦一陰德事也

○○吳祐教行賊吏恩及罪囚子壽雙高

嗇吏惟恐其不爭

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閉閤自責然後斷決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賢父）趣自歸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母丘長者客醉辱其母長殺之祐捕得謂曰母見辱人情

有歸罪一節便可行恩

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今背親逞忿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奈何長以械自繫願就死祐問長有子乎曰未有乃使妻同宿獄中遂娠至冬將行刑啣指吞之曰妻幸生子言我吞指誓令郎報吳君也遷齊相入為長史以爭李固事復出為河間相年九十八卒子鳳至樂浪太守愷新息令孫陵鯛陽相皆知名

如此處中求生理何地不可施恩哉

○○○近訐訟大行矣即不能以德化若誣告加三等之律一嚴庶可少訟即訟亦不至兩造鬨然也最患在左右原告雌黃審語以鼓煽其風惟恐其易盡耳呂刑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第五倫以介行動聖主居位三公

倫少介然義行久宦不達建武初爲京兆市掾每見詔書曰此聖主也吾行且遇時衆皆笑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問政事稱旨明日特召入(與聖主)日親有言共撻婦翁及不過從兄飯不可近帝問倫倫曰臣三娶皆孤女臣少遭飢亂實不過人飯帝大悅拜會稽太守禁淫祀屠牛身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貿與民之貧

印不過人飯之撰爲之耳

困者坐法逮老稚攀呼不得去倫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詣廷尉上書守闕訟者千餘人(不聞贓吏有此)得釋後守蜀郡吏有鮮車怒馬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任之蜀政清平所任吏多至九卿(吏以清事得衆矣)肅宗爲司空在位以貞白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寛厚奉公盡節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然辟選時終不忘但卒不用也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就視而竟夕不眠其自檢如此則可謂眞克己者矣壽八

廉德所風化

清中和

十餘子頡曾孫種皆顯官世稱廉直焉

有此省克方能爲眞廉白不然陽標千金而陰軟一介殆矣僞行保無疵剔乎

○孔奮以單車受帝賞應時超擢

奮於竇融在河西時爲姑臧長地通羌胡合市稱殷富(且又時亂爲誰清苦)奮終身不變也事母孝奉養極珍而躬率妻子茹菜淡泊大守梁統不敢以官屬遇之(廉正動人)隴蜀平河西守令入朝舟轂竟川澤(皆歷擢以事也)惟奮單車就道吏民羌胡共賦財物千萬計遮送數百里一

今清正守令亦當用得廉風也

無所受帝獎嘆殊甚拜武都太守郡中清平

無書帕儀乃得大官做使世界如此何憂不治然雖孔方當權之時升降亦自有分定也不然則濁朝之大官無廉吏矣

○楊震還金公卿累世

震孤貧好學學者稱關西孔子者也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人謂之晚暮而震志篤焉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十斤夜餉之(爲知震清白故夜餉之大是有名節的門生)震以四知辭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

括定矣

王密震所素舉廉也

可議當時廉者士

亦直得數蔭萬金矣

常疏食步行故舊或勸令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官太尉以直道不容貶死後帝思其忠改葬祠以中牢有大鳥高丈餘集墳前俯仰鳴咽畢始飛去詔震二子爲郎（清白子孫）贈錢百萬子孫楊秉楊賜楊彪名震海內四世爲三公（好清白吏子孫疏食步行之効）

○張奐却賂羌胡服德

桓帝時奐爲安定都尉匈奴七千人寇遂羌應之奐勒兵僅二百人遣使招誘羌與共擊匈奴破之（威信在前）羌感奐恩信遺名金良馬奐召主簿與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雖貪而貴吏清前八都尉率好貨爲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中郎將拜武威太守再遷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奐去輒復反奐來輒相率來降（不要錢之効）轉太常前後仕進十腰銀艾卒年七十八武威世祀不絕子芝善草書爲名臣

奐齊清春秋濁然民到于今稱之其眞性也有以清直見忌者皆由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

人情皆然不獨羌也

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倒他蓋晉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今世波靡同俗猶須急此若見刻苦勵行之儔便要汙衊他顛頓他責以所必窮則其人立心先是娟嫉路上人矣且令天下防檢不立最是世蠹

瀚世都防此習

○胡質清畏人知閒閒名高

質爲荊州太守厲操清白子威自京都來省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单行宿畱十餘日告歸質賜絹爲齋資威跪曰大人清白於何得此（便是養志）質曰吾俸餘子汝耳威受之歸旅宿自放驢取樵有帳下督聞威將歸先請假還家陰負裝並行時特佐營之又以進飲食（大是得計）威疑問知爲督也即以所賜絹謝遣之質聞除督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歷位宰牧晉武帝召見嘆其父清謂威曰卿清何如父威曰臣清不如父帝曰何也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威弟羆子奕並有官閥以潔行名世

胡威眞大孝者上顯父德下培福胍世有清白子孫忽出一個濁富的人并享其福此便是雪

凡善趨奉人者必貪

花蓋頂時矣

淸畏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畏人知又次之貪不畏人賄賂公行民斯爲下矣前輩有任滿歸家箱篋太多不敢明入城者

世界只此物弄壞

○吳隱之廉不易心子孫世德

隱之介立有淸操擔石無儲不饗非其粟不取非其道執親喪毀甚兄得重罪隱之詣桓溫求代得免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累御史中丞右衛將軍賜祿皆頒親族無遺者刺廣州山海郡未至二十里許有泉日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州多珍貝一篋之富可資數世隱之淸操彌厲歸無餘貲爲尚書遷太常以竹蓬爲屛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賣蕭然無營子延之爲鄱陽守延之弟皆孝弟潔敬不替家法云

今人有云當新世爲清潔極難做然不可不存此念若有此念未必不可做也

○盧懷愼爲饑寒宰相累世公卿

懷愼淸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於故人親戚駟鬻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等候之見弊簀單席門不具帷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曰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鄠杜間望見懷愼宅環堵庳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愼大祥也帝泫然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頲爲文帝自書之子二奐奕奐至中丞死節贈貞烈奐陝州刺史淸廉帝親題贊廳事褒焉奕子杞爲宰相

做得兩名[illegible]出來

隱之婚禮懷愼喪禮可憐

祖父廉苦淸福被杞用盡

懷愼始於貧終於貧命乎曰然群談採餘有云懷愼死妻以爲必復生也未斂或問其故曰張相公說家累巨萬今尚享福豈相公之淸節而遽夭天年乎既而懷愼果甦謂妻曰我非張君比彼地下有鑄錢爐而我無有分止此矣遂復逝吁是固然矣然張公二子竟不令而盧公名德載世微杞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曰使貪爲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贓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已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爲償多矣昔李景讓之母早寡而貧常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

餓奶奶亦有些見識

凡命總有兩端何依

以論抵金又傾宜一闔宇相然須積德也

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遽摒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金而不取也已而爲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之罪福若霄壤焉人宜如何從哉

此亦可媲韓勸世

○李元紘爲清白孝子兩代元老

元紘曾祖粲姓丙以隋衛帥自歸封應公賜國姓父

必非矯養究所能

道爲宰相有清節元紘亦如之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劣得賜物一賙給親族初爲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與民競碾而訟元紘判還民州長史趣改之紘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擢京兆尹累遷吏部侍郎尋拜相峻崖撿抑奔競家無留儲宋璟以比季文子焉卒贈太子少傅諡文忠

不廉那敢爾

○石璞四十年清介以舉子爲尚書

璞河南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由舉人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

世間有此不耐貪的刁民

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盃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天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景泰中爲兵部尚書

故能不限流品最佳

近世雖難爲廉然公論固在徹底清白的人亦自有賞識之者患在先以流品自限到頭一節不能盡無染指耳又有花錦地方婚姻不論貧格只賭貧富則如璞之鄉典史定聘焉可也況敢搶白幾語哉吁此世之所以益偷也

剛從無欲中來

○秦紘家無餘儲起詔獄而褒崇

成化中紘巡撫陝西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此時若多貲則性命不保矣）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恃直威勢震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知其廉名加敬焉（廉生威也勝幾萬略）紘客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倔強猶昔）後直回京

是爲廉吏本色

天道神明處即在西的點否頭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紘後爲尚書。

行節至此如皓月烈炎如精金美玉不亦善乎使紘積賂如山而一下詔獄能如此洒脫否耶廉威既振閹宦無色咸寧伯尹尚書輩所叩頭丐憐者而紘以遠臣折其鋒嗟乎貴賤顧所自處耳

○鄺埜清承父志官至侍郎

埜湖廣人初爲陝西按察有聲父爲教職埜嘗以俸易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洗冤安民乃索取不義之財汙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父無由及秋闈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高遂召爲兵部侍郎稱名臣

此父眞空谷足音者近來父兄訓子自其挾策已以田園山宅望之一旦高翔胡能辨此哉然觀海內大家歷世厚德皆以清德忠孝世濟其美未聞濁富之家能繩繩不替者也語云百世之計樹德吁是可爲衆父父矣

禁貪不如與廉若相嘗常存此意

○耿九疇廉成世德兩代尚書

九疇爲兩淮塩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士以風天下首召用爲都御史後爲尚書子耿裕遵其父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蕭然無異寒素亦官

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今有清節者行者既無可救賑之財將家

祖宗之時廉臣世德如此廉于今者極難耳京官俸薄職清以朝覲爲秋成而府縣布按又有積穀之費宜一入仕途贄謁通刺一次到京書帕例儀種種相承皆非麻菰線香所得而了也折鈔既不克飢累贓又難應律勢不得不媕阿濃任則徵求愈重豁刻則負債不了勢不得不塗抹塗抹媕阿習以成性而孔方之神明目張胆靡然于茲矣今欲省官增俸甚善而勢未必

人總謂不少而纖微染指又望前修五十步百步同犯軍律之誅也此其勢不至於裂不止耳

其能行若得部院大臣如何清華如何倡率如何體諒曲全則貪廉可稽內顧可免士氣可壯而又嚴京債之令（新中剌謁及酒席頒儀最清宜禁華衣服一用布素）買選之條刻鄉故關節之規（往來必報長官非家人不得久住）峻入衙賄賂之欵（爲官人過付者必誅）申超遷保舉之令庶幾廉吏輩出矣此治平之第一切務也

意到重處難反急宜回頭商量

當從知念處猛一提醒勿使派中

黷貨之報

同在詩書禮義中者能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扳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自滋情性已爲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又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已積爲塵朽而猶未足也旁觀莫不咲之而當身者不知蓋寔有錢癖焉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淡而發跡須知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凡嗜酒嗜淫嗜殺嗜財皆起于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爲換捨死以殉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然殊勝于一入榮膴便帶鋤頭畚鍤來也

○漢刺史梁緯索駿馬不獲搆其獄鬼奏帝前伏

誅

當初何不捨此馬其爲孝直惜也

孝直漢景帝時爲長安令志性清愼美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侍勢索其馬不獲密搆孝直受贓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揑人訴意必殺我嗟汝等幼冲未解申雪我死但將紙筆墨安置墓裡我自申理果死獄中家人如所教後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臣早忝官途頗彰清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内戚欲臣亡父之馬加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帖在別狀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甚怪宇宙之内有此異事遂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孝直情狀帝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時語云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搜神記）

極奇怪只是此心此理

鬼神乃現奇絶事昭彰如此負心之人安往不得寃對但報有隱顯耳可謂曠世一覯遂玩不復信哉

○王譚父子求寶不獲藉其家鬼見府内身死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毾㲪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芳馥刺史王譚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譚因狀法存豪縱（便有詞）殺而藉没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内輒於閤下擂鼓似若稱寃如此經月王尋得病但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比至楊都又死焉（出還寃記）

匹夫不可懷寶果然刺史勿論矣

二寶其要痼弊否

○○虞候樊光㶚獄雷震死

光爲交阯郡虞候在解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黃犬並震死妻於霹靂之際欻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曰嘗有二百姓相訟同繫州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栲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因飢餓將死聞於獄内披髮訴天不數日光等有此報

何死者之剮而生者之巧

一食不義便須其報寃之跟人也至是然則官舍隨任者亦當勸其親廉明公正自爲身地也

况于主案入衙大開索騙各克私槖乎

○都指揮李彦光求部將賄不得巧殺之鬼扑死

彦光爲中書令李崇所委任專其生殺虐酷黷貨遭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騾甚駿彦光求之不獲因蓄憾以他事因之僞通辭欵承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彦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彦光染疾樊則見形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墻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箠左右長幼皆散走並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唯爾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此持議者頗以爲戒

有巧計慣熟吏書往往有此

此不常見持權又復無天理疾

戒能幾時後起者不復信矣

以驢之故而殺人忍何如哉遭害甚衆而僅以一樊報之彦光之債尚未了也主帥李崇任之假虎以翼能無咎乎

○○御史馬希聲奪賈客玉帶因戕之鬼祟死

侍御馬希聲貪縱有賈客沈申者常往來番禺間廣主優待之令如北求寶帶申於洛汴間市一玉帶乃奇貨也路由湘潭希聲竊知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供聞莫不嗟惋爾後常見此客爲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未幾希聲暴卒弟希範以玉帶還廣人出廣記

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如此

如令

○○僞蜀節度使王宗黯以索賄害裴令神悸而死

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獨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灩澦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令人毛悚

此等正直人必爲水官宗黯死後不知遣介士如何拖放

○○唐建昌王武攸寧貪賄火焚其庫

攸寧任置勾任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作庫必然百般小心防盜賊防[illegible]孔也

痛徹必非衆罰所能盡者

金玉煨燼本無二種相試思剝人脂膏貯之一室于我何有而以此獲禍悲哉

今運船往往犯之

○唐叅軍崔進思都運橫取風沒其船

虔州叅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百姓怨嘆號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斂之怨

一種怙勢索騙官幹衙獪怨毒難當是何江伯乃不怕孫郎中哉

○○唐錄事祁萬壽酷獄求賄報現其子

萬壽爲乾封縣性好殺人縣官每決罰人皆從索錢

心肝乞錢易了何例豈知此

時未得與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勝數囚徒見之皆失色有少不稱心即就獄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無口鼻或無手足生而皆死

索錢爲子孫計長久孰意先貽以肉枷杻

汎地當檢勞上辛哉

○唐邢璹撩殺賈客禍延其族

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於炭山遇賈客百餘載數物皆珍翠沉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

眞是失心

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敕

還賜璹璹恣用之後子縡與王鉷謀反邢氏遂亡亦其報也

一第者或償其責倍予

○○宋左蹕受賄致枉削其祿壽

左蹕以鄉舉赴省叅詳官見有周禮義卷佳甚將寘之上第忽夢人曰此台州進士左蹕文也頃受賂五十萬致有枉死者陰譴折壽祿一第即死幸無取也凡二日三日撿夢如前遂默黜之洎出院落卷中檢視果左蹕之文試官驚異每以語人後蹕以王十朋榜始解是年廋孫道夫奉使遂死于燕山

文雖工其如神之饒舌何

出罪猶不可況以賄致刑乎

○○魏釗受賄鬻獄削其祿壽

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撿屍道經共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橦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旦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明日伺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欵謁甚勤因留宿焉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放出人罪使死者含寃之極上帝已盡削其祿秩并年壽亦不永

惟以

矣少卿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
丁母憂歸復補濟南歷戶部主事甫一年即卒于京
邸家亦凋落焉 談冶

以四百金易了大大的官更易了數十年性命
智耶愚耶梓橦帝君不盡逐一詔人則受賕臧
福而不自知者衆矣此其顛倒豈特以隋侯珠
彈千仞雀已乎

亦是使心報

〇〇〇狄縣尹橫分民財一家并命

狄某任定遠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
盡匿不與叔叔告縣且使人寄囑曰追得若干願與
中分狄即拘其嫂嚴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
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賚恨
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
魚狀以手按之手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
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而亡止一孫
僅免亦無卓錐之地矣 談冶

烙釘之刑身自蹈之矣

二萬金入手謂子孫喫食不盡乃僅易一團魚

也此何異自殺其孫子哉冥中有知亦豈恨其
祖父痛徹心肝矣

〇建寧守邵廉詭奪民財坊石壓死

此才何如其無

廉機警有才多所佃漁於民詭稱給餉暫假銀充庫
令椽吏持券遍貸於各富人實盡乾沒莫償及歸田
閈甲第炫燿一時一日造石坊貸者塡門方出送客
忽坊石墜下壓死矣 耳談

黷貨則必酷彼以為不打則群情不驚賓賄不
來也黷貨則必橫彼以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
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黷貨則必護近習
通意旨彼以為不虎噬成群則威令不重不曲
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既為所挾剛腸陰
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
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鼠難堪者得强刼之獄
亦為貿放一盜衆盜受枉法之賕轉而樹威一屈再屈奪
小可鋪行之貨生理何望執徹骨窮獨之刑典妻鬻子贖罪
至于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骩
法十人美法則萬人作湧如元載之胡椒八百

分得我錢又增得我罪

所貨大豪未有敢于以廉中特

賈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
積蓄亦安在哉○官長又當禁下僚之貪不獨
以清白自了也

觀稅外加稅何如哉

輕徭便民之報

○王永均兩浙稅子孫榮盛

永宋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
稅先是浙田稅畝科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
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
爲王民豈當復仍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
斗者自永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
列遂爲永式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
皐準覃華罕準之子珪爲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
孫蕃盛

○王珪爲青苗黨人孤負祖考多矣世之富貴皆
從先人隱德中來乃不能培植自斷其脉斯乃
比於不慈不孝眞罪人也

○王濟便民之輸歷任通顯

此利害亦是算不出者

濟宋初爲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鵪翎爲箭羽鵪非
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
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
旁郡悉如濟所陳汀州以銀冶構訟十年不決逮獄

主司于此消利其不

少者有幸且其又引者爲此少孔方害人多少

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幾七月盡得其情坐者數
人而巳餘皆獲免解數百家寃仇懇數百宋魂裹肯數百家銀兩遷光祿寺
丞改刑部通判鎮州歷御史太守終安撫使凡六七
任子孝傑亦貴

使之不顧其安則一羽一毛皆足破家此處能
調護在在方便則在在功德也九閽遠矣長人
者可不加之意哉

民逃則因課愈欠此

○王僕射請貸饑民帝錫相位并一子

僕射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

足經濟權宜

乃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從之
一夕次蒙城驛夢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緑衣童子
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爲宰相後果
生一男王亦拜相

愛民深心人未必知而天知之矣此陰德也陰
德從心體上做

○孔戣奏罷煩貢受知天子生兩貴

戣憲宗時爲諫議大夫條四事一朝多冗官二吏不
奉法三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爲州縣害也便已急民事了

亦少物此能者數如此經濟者可思之

帝加納再遷尚書左丞南海淡萊蚶蛤有歲貢戣以
爲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錢至四十三萬
入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度曰向論罷南海進
蚶菜者爲誰今安在度曰祭酒戣也即拜御史大夫
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
黃金稅歲八百兩定有經濟處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
給吏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
必以法繩之由是吏自重愼法得馭吏之法今日正是坐此弊南方
鬻人口爲奴婢戣禁絶之始蕃舶至泊步有下碇稅

珠犀珍異到門

有閱貨宴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絶不受海商有死者
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請則没官戣念海道往
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爲限悉推與之今日管番舶者宜得這樣好官
召爲吏侍郎轉尚書左丞未及年而請老以禮尚書
致仕卒謚曰貞子遵孺温裕皆以學至大官

不特以廉奉人主并以廉自勗無欲然後可以言
王佐其受知世德宜矣

均節之法不外推陳致新酌盈作虛而已

興利之報

王文正云朝廷搉酤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眞宰相之言如平準均輸間架陌錢及青苗手實之法皆於中世行之令元氣坐索國家虛耗而倡此法者及精言利之人亦多不得令終何也利必有害其數然也獨劉晏以養民理財而算無遺策厥後寃死史猶以爲精利所致況其他乎今兵餉不裕水衡頻竭如張詠周忱善均節焉可也倘有謀及此則非氣運之福矣

利天下且當不言所利況利己乎一

○桑弘羊筭析秋毫坐事族誅

武帝以數征匈奴告匱乃用賈人子桑弘羊筦財利鹽鐵筭析秋毫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武帝以爲功時天久旱卜式曰縣官當衣租食稅而已今乃與民爭利烹弘羊天乃雨昭帝時弘羊爲三公以爲子弟求官不得怨霍光因與上官桀等謀逆事發族誅

○宇文融首開利孔坐盜身死

小民之世無不此

玄宗初行節儉天下富饒後萌志於邊功及神仙費用不訾宇文融始爲帝言郡縣戶口多隱匿又逃亡

然不妨綱漏也若察淵則不詳矣

浮食避繇賦甚衆請加檢括而清逃戶羨田以佐國用（逃戶則田必賣矣那有羨哉奇之耳）於是遣融充勸農使覆田而置判官十人分行天下括正丘畝招捄戶口州縣承風（是必）旨張虛數爲功得亡丁八十餘萬田稱是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巳融領汴州河堤使又建白墾九田故地爲稻田收息入官興役紛然而得不償費（言利通弊）召入鴻臚卿兼戶部侍郎坐盜官子錢巨萬流巖州死

令民起爲盜則倡利之臣是爲大盜殺天下者在此

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融罪甚於盜矣

○楊慎矜韋堅王鉷皆以聚歛得幸皆誅滅

玄宗時轉運使韋堅候主意勾剝賂賄進奉以爲功擢陝郡守董水陸轉運取小斛舟三百餘列潭中各以郡邑所產別色連航數十里不絕而署郡縣名其上又爲帝築望春樓與群臣張晏臨觀之大悅擢御史中丞而女弟爲太子妃太子嘗於元宵出遊與堅會李林甫使楊慎矜告堅謀立太子下獄貶縉雲在道賜死

是亦一場花錦然幾部肉鼓吹送來

楊慎矜爲太府筦出納諸州上供物有水積損破及色不鮮者郤不受令本州折估轉市于是徵調繁富

少許刁難便令人不

多事重斂民尚不堪況以供花費乎漢文

帝只一恭儉兵儲自足

兵刑財賦俱當關一面之綱太容便非所宜

以得幸而王鉷父于慎矜中表兄弟也慎矜引鉷入御史臺遷中丞慎矜猶以故意名之鉷不悅林甫因使嗇之鉷遣人以飛語告慎矜煬帝孫家畜讖書與術士來往謀爲變帝大怒命下獄鞫之入其家抽讖書從暗中出之慎矜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

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有敕蠲租鉷奏徵其輦運費廣張錢數所輸乃重於租又舊制戍邊者六年免租庸然多有死者邊將諱敗不申牒鉷按貫籍皆以爲避課六年外悉徵其租庸中外嘆怨未幾邢縡以謀反伏誅而鉷子與焉遂族滅鉷

按紀聞有云慎矜死訴于帝遂械王鉷全家至皆七竅流血吁慎矜害堅王鉷害慎矜而卒與俱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楊釗亦以聚斂驟遷卒殊死

釗以貴妃族兄傾貲賂得幸帝使校文簿精核太息曰此强明度支也即使判度支驟遷歲終領十五使嘗奏以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帝往觀賜金紫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度愈縱矣（一發主上侈心遂至誤壞天下可恨）尋

取不問貧富爲法虐使令人不堪

是與人妻殀人子多矣

以祿山之亂帝奔蜀楊釗道爲軍士所殺

不識道旁骸骨尚有金紫相否

○陳峴畫和市策見錄身殃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長官能察此否）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豈不得計）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安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于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意色慞惶里人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水西大王審知兄王潮之廟也

歷記興利者皆橫死峴得保首領過矣然人誅鬼誅何殊哉○如劉巴爲蜀畫鑄錢計却是泉府機權不至害人

○王安石執青苗法子殀嗣絕

青苗者田未熟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安石嘗行此于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時欲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

上人往往坐此患

吉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間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矣重以手實筭及雞豚國脈日削宋遂以亂安石子雱有才顯貴少年而死後無嗣焉

謙虛招之猶有不肯盡言者

○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爲國興利但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有言其不便者既不能虛心速改而有阿其意旨言利民者遂以爲是堅持至死然則以善心行惡事者能無報哉

大畧多事不如省事蕭之矣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㬥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慂官長而增丁聚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使專辦軍儲無絲毫利己猶恐琢削元氣民困日甚況遞下數手利藪窟宅大不能無染指乎丈量之法實似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但與此相類尅剝之道是不一途其始盡言利民夫利民則何待刼之以威而後行哉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甚矣利不可言也城郭富豪之

爲官不幸遇此則于從二難可法見大一分可認

家猶能支吾乃若山谷僻陋朦叟孤稚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手不能訴寫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胆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幻弄吞侵其爲凌虐寧可數計每見上人撫循至意不得已而開此盡孜孜丁寧惟恐有失然予權任事則情勢不能無假借而假借之下復有假借則侵漁之外復肆侵漁于是告訐日煩獄訟日滋罪罟日長愁怨日盈而太平之風索然盡矣吁亦豈無有心人而

君子共儆惕哉

坐此者哉非目擊其艱而遥聆輒會來之信也

此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所以爲聖世也歟

今京師待命東南泠多饑饉若招致內[illegible]強有力者能用爲工開渠一大利也

救荒賑饑之報

國有大荒動係百萬人命其逃死爲流民者一撫以給之又叛亂立生胡可不亟講哉顧救荒有先策有先先策有正策有權策詳其條理庶幾臨事無擾救活萬萬矣

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距川如京都邊儲商議屯田或整理鹽法使商佃塞下此皆祖宗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脆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業或昧水利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積或逐末傷本每上人到任則宜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爲修之教之如代教食者廣種可也婚喪飲宴過侈者能挑揆撙節可也或必借裕鄰方借霊海道者則爲調之設之如薄商征清海寇貿易金粟之類是也又如折色本色傾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勸勸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爲賞罰則粟貴粟貴則古者[illegible]以使民矣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注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至於

如漳泉沿海潮入處不知可行否宜處各有兩利機權

隱損一人未必[illegible]之

不在擾擾文法也

常平倉義倉是極妙法第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無凍餒之老道殣之莩所救不貲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飢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邪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會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擱街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廒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檢災簡便法　蘇文忠公榷安鄉縣正值大潦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書逐鄉爲圖亦以四色別村故按圖參驗即知分數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糶富民賑貸

中等宜賑糶賑貸下等宜賑恤

四日借庫銀循環糴糶賑貸五日興脩水利補葺橋道賑貸令饑民有工力可食而官府富民得賤直集事可也然所貸者毋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濟亦缺此間猶宜周詳曲處者也大槩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粮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

令倉米一日八銀一日銀粜一日散米民亦不厭艱候當思捷法

歎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葢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粮可化數日之粮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談升斗賑救之害葢上人一畨賑濟則付里正抄劄寔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米累

粮既竭餓死紛然沴氣薰蒸癘疫隨作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麻䓬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于紛給則奸宄不生覩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違哉以上議賑濟

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于多米地方循環糴糶則用貴米時價減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

自古定價無不敗者

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見過人遠甚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糴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已不乏矣第出納

第一義

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覆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以上議賑糶至於棄子有收强糶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

除盜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願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山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藏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以此推之則凡破爛衣裳及死器皿器皆可置買付工脩葺冬可鬻之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爲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又如千里亂等策亦可借考救民

乾道間饒郡大飢劫奪紛然通守宗㒒封劍付縣曰砍倡首者

浙之群盜流匪淳熙中德興飢民剽掠縣令曾某鎖二人號令地頭日給少米盜賊衰止

○○耿壽昌奏立常平倉封侯

糴策兩利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今各省俱互相灌輸若遇大貴大賤時可以此法通融之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昌關內侯

須兼此二意

一言爲萬世之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遲則迫歷鞭撻甚於稅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又至救荒之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又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蘇軾云臣在浙中遇荒只出糶常平米更不施行餘策蓋抄劄飢貧所費

惟如此故農民受利

浩大有出無收且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唯依常平斛斗出糶不勞抄劄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内百姓人人受賜吁有司者委任得人着實舉而措之可也若流民已至則不可執此耳未至饑荒流離時用此最妙

若倉米易盡則可以上供及轉糴佐之

○○朱子奏立社倉世爵

朱子自叙云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糶鄉時大饑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近境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

則以書請于府知府徐公即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來予率鄉人迎受之餓民以次受粟遂無饑亂歡聲動旁邑于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王公淮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積新陳未接雖樂歲或稱貸豪右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歛藏收息什二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即不欲者勿强歲少饑則弛半息大饑則

愼毋以民遺盜

朱子又云常平法太密令長事者視民如[illegible]而不肯[illegible]累年封閉化爲埃塵貸過不及付民之爲便哉正以

盡獨之者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已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余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内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

里社不肯可任之人過寬則計私害公大數則拘校靡密上下相遮害必有甚於前所云者吁事固自難于難中乃見妙手耳

議社倉時呂東萊有青苗規以任所難任

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來左提右挈上説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葢其成之也亦不易矣其知南康軍遇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遇浙東大饑乃改提舉浙東即日單車就道至部遺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日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屛役所至莫知官吏憚其風采皆盡力有不便民者悉革之帝

恐不成功由此言之信賢者所難也

官能用心采訪[illegible]痛不懈

閑曰朱熹政事都有可觀乃進直閣卒爲名臣大儒
世博士
鄉先生若存此意于風俗利病何事不辨哉

○汲黯矯制賑飢身名俱顯

見忘身門　黯受知武帝爲一代名臣在此一舉也

○伏湛分食賑飢累代榮官

（持此食粗糲之心以賑飢何時不可做哉）

湛更始時爲平原守倉卒兵起天下紛擾湛謂妻子曰天下皆飢柰何獨飽（何等心腸）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至百餘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

勳翕嗣爵孫綏爲局中曾孫無忌爲侍中玄孫質爲大司農

官幾與東漢終始矣兵荒之時民不聊生能如是全活不直得累代榮官哉

○韓韶擅賑流民生子世德

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民入韶縣界索衣粮者甚衆韶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

（須有此意爲善方果）

竟無所坐韶卒於官李膺陳實杜密等立碑頌德焉生子融官太僕壽七十

今有本境飢荒不能先事發倉馴至流殍者何如也

○○王僕射請貸牛種生男拜相

見輕徭門　時飢而民無以耕種也魏太子嘗令民借牛耕而爲芸田以償之法亦妙

○○韓琦水災活七百萬致位眞人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琦大發倉廩并募粟零糶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粮遣還

（此事又見殺生門）

（尊帝大神俱是這个做得）

全活甚多後爲宰相甍待禁孫勉以殺黿爲泰山所追先至一公府見魏公金紫上坐教以乞檢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檢房簿三金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命加拷窘勉以實告三金紫皆首肯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活七百萬人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乃檢房簿勉尚得十五年活乃放之吁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其水災救人豈非救荒拯溺功德尤急哉

貪民煩的心便把百千命洒洒丢了

識爲民長慮如此者

凡事多有此机在細心體察耳

詠季春糶廩米其價一藏騰倍三之一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貸民以

董煟云嘗見一州府大疫郡將勸民出聚拯濟故宜必曰清慎勤委官專領其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埧中但日以一粥飯食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此委官祝之必曰誰敢他作飢民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冋視韓公何遠哉二一入宦途事知如何

○張詠阜民至七十載榮登樞密

詠知鄂州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本地桑

已成絹歲至百萬匹民以殷富及知成都遇李順爲寇關中皆負粮以餉州師遠不易致城中屯兵三萬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塩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估聽民以米易塩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遷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榖不給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恐當加貼脚錢籍城中佃民俾輸原估糴之因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餓色詠歷官至太子中允直

此少敢犯法

風之亦行机權

各庭利弊但當如此究心

爲兩院監司太守皆

樞密學士遷侍郎壽七十贈左僕射諡忠定

○趙意捐俸勸賑侯封累世

意爲平原守時多盜乃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赦之青州大蝗侵平原荒甚乃出俸賑之勸富民出榖濟飢全活萬計官太傅封侯累世

一般出俸一般勸相而出自實意與苟行故事者便自天壤須有孚惠心始得

○陳堯佐出米療飢宰相高年

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

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耳後爲兩浙轉運使錢塘江石堤輒壞堯佐令下薪寔土堤乃堅久移并州每汾水暴漲爲災爲築堤植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遷諫議拜樞密尋平章事以太子太師致仕壽八十二諡文惠贈司空兄弟皆顯官

○○○趙抃救災有方官登台輔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

宜有此先事料理不然臨時補湊只境內耳

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凡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檢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月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

解帶妙

平時有孤子病餓子路次暴斃日死矣人家養院並不准宿能立病坊全活不可計

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諸州皆榜禁米價，抃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由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妙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僦民脩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妙　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

文者，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抃所撫循無失所，纖悉具備，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殆可爲後世法，抃卒，相神宗，爲名臣云。

○洪皓擅留運米　子适並顯相

蓋大水民屋漂流故

皓爲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藉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官爲主之，更立難

錢必以勞稍也借錢事已非憐吏所能

奇哉

須如此守死始得

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墨于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員獎樵汲有職，民麤不可杖，有侵牟鬭囂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中寔難　迄留之，無何，廉訪使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

使者王孝陽是妙人不可不存名姓

軍法不過是也遂制抵罪爲君貺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有叛卒拼家擄掠至皓門曰（若前不捨）此皓佛子家也無得入（那何知此時不見）先免一禍場皓官至端明學士謚文惠子适遵邁繼登嗣科俱爲顯相

吁此巳辨得使虜不屈氣節來矣仁固不可以無勇

○○○葉夢得全凶年棄兒官至極貴

夢得爲許昌令値大水災傷京西尤甚俘殍不可勝計夢得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惟道

如他思得腸枯石

中遺棄小兒無由得免一日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以自養左右曰人固所願但患既長或來識認夢得乃爲立法凡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兒爲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誰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以爲食事定按籍計三千八百餘兒此皆奪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官至尚書左丞封侯子愷轉運使　出寧芳錄

妙妙

快快

○○滕元發全活飢民官齡並茂

妙手

每令人眷恋紙上

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後爲龍圖閣學士年七十一無疾而逝

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亦捷他人或不能辦境內而元發能慮境外可謂才與志并

不賑飢荒之報

○王仁恭不能賑飢邑破身亡

未必不是異事

隋末飢荒仁恭爲馬邑太守閉倉不務賑濟劉武周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載道王府君坐視豈爲民父母者哉衆皆憤怒因稱疾臥家椎牛縱酒誓衆曰我輩豈能坐待溝壑食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衆皆許諾乃以計殺仁恭開倉賑貧屬城皆下之武周後爲唐兵所誅

使開倉救飢上供何假便宜未必致罪而死也

董熠曰飢饉不發廩往往姦雄借此號召百姓

足以倡亂義寧元年榆林大飢郭子和潛結死士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遂爲亂此雖盜賊之行終歸梟磔然亦足爲不留意賑卹之戒

○劉瀑以不救霖坐貶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瀑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敖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瀑南浦尉

只爭得一好看語便爲命不卹

○崔蕘以不賑旱見逐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蕘

民亦有怒乎

上人貴塞慣性當訴旱訴飢之始恬不屑意及禍變一起又茫然脚慌手亂此世所以日多故也

僨事者最苦張慌

○林機奏緩贍飢之米一言滅門

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嘗以平旦出訪林機時爲給事中在省其妻曉侄女也垂淚而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

何公直而後不昌者豈無此過或不言者

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惻以夢未足憑無爲深戚因留食待林歸從容扣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即有旨如其請机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勅黃（尚是爲朝廷惜財）上諭宰相云西州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曉聳愕而去未幾林以病歸至福州卒有三子繼踵而亡王氏求近親者以爲嗣亦輒不久其後遂絕

耳

彼必自謂無惡心

宜矣乎

一奏疏之微天子又僅從其半然已滅門矣則性命所關者衆也況于躬爲遏糴不恤民飢者乎

○段氏高索荒米之價天火燒燼

閉埋錢穀者便伏此段段其甚者耳

紹興丁卯大飢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斛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方幸踊貴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爲雷震死倉所貯穀亦爲天火燒盡矣 匹夫便能動天如此

鄉紳家居懿行之報

只做尋常好人便把士夫力量辯了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黜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猶使人之意也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變也非所敢道矣○俚語云刀趁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三字最悞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即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勝着而以豪千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眞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

體面孰有大於爲聖賢者乎

○石奮以醇謹爲家法子孫挺貴

是所謂萬石君者也漢高帝爲中涓孝文時至大中大夫無文學然恭謹無與爲比以選爲太子太傅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故景帝號爲萬石君萬石君老矣子孫爲小吏來歸

今人所謂古板然世上不可無此

謁必朝服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甚哀戚子孫遵教亦如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謁親必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浣滌以為常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內史慶醉歸入

又豈有傲僻士民動用爪牙之累哉

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慶為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後為丞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有三人及其死孝謹益衰（使不衰雖累世萬石可也）

德化

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教故能保有滋大不為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讀

在心中厭若有事時則決裂平居則忘之

非能及也

書得來猶知義理行方便至膏粱子弟習成性氣順指驕人且以老家為迂濶以脫皮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洒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是喫緊也

○謝弘微以孝廉教家族奕世名德

頗是故家子弟

弘微名密以字行晉中郎萬孫僕射景仁從子也家貧儉繼從父謝峻後事繼親之黨伯叔二母贍奉誠敬并其親戚中表率意承接具合禮衷每中外傳語輒正衣冠臨之婢僕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嚴之若

神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或謂其過禮微曰服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已遂廢食歔欷不自禁襲建昌縣侯拜員外散騎侍郎所繼產豐大弘微一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而已叔父混坐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入宮弘微經紀其家二女纔數歲田產千餘處一錢尺帛文簿可覆公主歸視產業愈克門徒僕從不異平日太息曰僕射平生愛侍郎可謂知人矣見者皆泣下主薨遺產千萬女壻殷樗蒲殆盡侵及伯母兩姑之分內人為弘微所化皆無爭或曰此棄

可為繼嗣爭業之戒

似少過然可愧爭財者千萬

爭財者豈要乎不知持卻要乎之心何時可乎

物江海爲廉耳弘徵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幸能無言可導之使爭乎文帝即位爲黄門侍郎黍机密甚信任之平生無喜慍不言人過子莊孫胐並爲侍中中書令名節克邵號世德云

世界盡是金銀合成矧繼産族業尤屬鄉宦所易染指者士人克是心何至爭繼嗣業官府克是心何至㴱人計訟紛紛乎

一家無予破三家總是貪心所使

○○○管寧禮讓化俗潛龍名高

然惡聲者勢將至于

寧與華歆相友善嘗鋤園得金寧不顧歆捉而擲之

不惡聲如收伏后暨符連名敢亦不管了

蓄優劣遂分一從徹底做從惡聲做會世亂寧避地遼東公孫度設館待之不就而廬山爲室避亂者多從之居因漸以成聚鄰有牛暴田寧爲牽牛着凉處牧之牛主大慚若犯嚴刑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鬭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居旬月成邑與大舜無異於是講詩書陳俎豆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亦是可人其賢民化其德時邴原亦同避地好以清議格物度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也

潛不能化俗成德非龍也

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魏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華歆以太尉讓寧亦表辭卒年八十四寧常坐一木榻五十年未嘗箕股其着膝處皆穿所居姻舊鄰里有窮困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望以爲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道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聖人

寧一士人便能化俗如此今世風俗如楚蜀僻處小民則有稚子娶婦者袁州等下戶則有以幼艾婦見客爲恭者浙江艮家有主二男子剃

此非嚴刑所化然用以佐德禮亦可

面及蚤早入房除糞又偕僧對爐誦經者兩廣僻處小民則有男女結契者昌化萬年等處多不育女而以男爲婦或一妻數夫者閩漳之婚娶過後刁訟異常浦城之僮僕養女不許嫁娶種種敝風守令之化之也十居其五士夫之化之也亦十居其五若能於某里某都各擇善士互相傳勸有不率者擯不得齒而身復嚴禮法董子侄以先帥之不出十年可大變也引而伸

化之一曰德教二曰刑禁然總以人爲急

之各處有敝俗，各處有善類，俱以此道行焉，可矣。

○○○郭泰獎借造士　威鳳德顯

常有此心便有此眼

此心即夫子度世之心

泰字林宗，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辭歸，衣冠送者車數千兩，李郭共濟，望者以為仙舟焉。司徒辟公府，太常舉有道，俱不應。曰：天象人事不可為也。性明知人，好獎借士類，多所成就。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學，俱成名儒。世間許多豪傑無援引，直自埋沒拔申屠蟠於漆工，識庾乘於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

此机權量可用

一言半句便能復人如此士固重自立哉

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林宗遇諸塗，勞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駔也，卒為齊魏忠賢，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欲結客報諸生，以林宗在，竟恨愧自止。賈淑性險，又為邑里患，泰喪母，受其弔，或怪之。林宗曰：仲尼不逆互鄉子，原洗心向善矣，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如史叔賓、黃允等，皆有盛名，泰兇其非眞，以為必敗，後果然。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隱惡揚善獨免世網。卒，會葬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曰：吾碑銘多矣，獨郭有道為無愧焉。

按：管寧浮海還魏，舟幾覆，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次不冠如廁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一舟有燈導而前，獲濟登岸。又寧當公孫曹魏亂賊之朝，脫然自免；泰當黨賢并命之秋，委蛻如雲，豈非道德所化哉。鄉先生如此化俗，如此造士，則其成就不少。夫出則為伊周，處則為孔孟者，惟鄉紳為然耳。若乃黑白其眼而雌黃其心，則非所謂上矣。

使党賢盡存此意何患焉

○○崔沔孝友敦睦　父子貴盛

鄉里讓賢者偏於當官悟叙

沔純謹無二言，擢進士高第，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讓，累起居舍人，以母病辭求侍養，薦賢自代。歷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承旨取充位而已，沔時時持異同，循良人偏露骨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可俛首取祿已耶。纔不是鄉愿有渾厚人凡事遂不敢同異者涉世情重救世念平薄卒，贈禮尚書，諡曰孝。沔少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愈，則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溫凊適時。

繇狀

殆德愧人

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陳說于前毋不知其
有所苦也後年既及官尊亟矣躬與子侄植果以致
敬丹卒瘠形吐血茹深痛終其身愛敬兄姊幾於毋
慈畜甥侄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賙親族盡之一
不以自奉也李邕嘗怪其馬羸曰何不自觀秣飼沔
唯唯他日復言及沔良久曰每欲問秣飼恐致疑於
廝養者輒自愧而止蓋用意如此晚爲司東京鬻馬
以買宅奉寡嫂及姊居之宅朴陋無赭堊御史狀其
行以爲德充符契聲氣感人行達神祇殊絕倫輩云

子祐甫爲賢相　大好家業

士夫以化俗爲上品而孝友尤所重且宗族周
其窮乏而後善念可興也但不可有速成心并
以勢力爲之用耳

當貴郎并少年早發能如此否

○○栁公綽孝友傳法世代簪纓

公綽京兆華原人世爲名家十八登科第雖少雋乃
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爲京兆尹神策軍校衝導枚之
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而小校乃敢前唐突
此輕陛下法非慢臣臣知杖無禮者耳不知爲神策
校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
左右曰汝曹須避柳京兆吾憚之矣（有此風力家法當何如氣談官顧顯）
轉吏侍郎遷御史大夫改尚書出節度山南入
爲刑尚書撿校左僕射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
天資仁孝丁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毋薛謹甚有爲
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㫝名有家
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㘴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
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
小㘴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及（妙甚）

有此福有氣象自異

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
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
飢飯不過一食諸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
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
姑姊妹姪有孤發者雖疎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
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
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
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
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

可爲世法

今爲資裝遂至殺女

世亂先亂其禮今世被卓君弃壞最要得此等人土持世界

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改也其爲京兆尹嚴人莫敢犯及爲河南尹寬或問之曰輦轂先彈壓郡邑急惠養各有當也三爲大節鎭廐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内坐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也境内有孤貧寠女必爲選壻出俸金嫁之子玭璧皆登進士玭早卒璧至翰學士諫大夫又子玭以蔭至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公權綽之弟也舉進士累官河東郡公改太子少師卒贈太子太師亦直諫名德當世言家法者必歸柳

歷觀將與之家禮必可觀敗亂之存敗不踰時

氏云

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爲國也以此達之鄕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弟也而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其可畏而立身行己愼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用得志

但實求萬世大平則作用自別

亦白立自中衣

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于以恭昌恭熾何有哉

人之力量本參天地況一以科甲付之則搏乾挖坤經世風世皆所能爲不問其在官與林下也其有德業令望聳一世者則利害頼其條陳善良受其吹噓風節關其主持郡縣應其聲氣此于福人寧可計數即不然者而擇利莫若順惟是辨寃伸抑不妨關說解紛息爭聽自酬報此於陰德毫無所損而於鄉閭兼有所濟其亦可矣諸如窮親故

猶以未利甲之心何事不可安

戚非無控乞亦有怨痛然如已未顯達相似以曲直付公庭以盈虧關造化隆禮可也誘善可也顯爲區畫而隱爲調理可也若使之炙手瞋目爭茬競市則所恃何勢毋論知與不知而其罪惡欲以誰諉哉故當靜以鎭之恬儉積德必有彌昌彌熾日子且我不負人人亦豈盡負我久久見信自無一朝之患矣至於祖廟義田自有馴致時節一槩求備反爲禍始也請共思之

又有少年高中氣暢神怡遂以酒色博賽了其生

范文正公一日所行必計功德副之

失教這裡恰遲

平者此於功德固無大損然把蓋天彌地的力量
積慶垂休的日子忙過錯過都是隋珠彈千仞去
也況福分有限享用過豐則前塗易盡且淅業人
既已如此子孫效尤是負作則貽謨之道乎每見
縉紳之後或有頽德閨門之內不盡芳聲雖其不
幸而談者遂以爲淫佚所致負累前人吁可畏哉
人只一心而醇醪妖蠱日搆其鴆頤指氣使者又
從而趨炎諂德雖有菜色冤魂堪提拔者呼之不
聞視之不見矣安望心入其中爲之料理乎其又
能移風易俗佐君相憂勤而作太平麟鳳也今生
如此而來世不可知後事又不可知矣具旋轉手
段者時哉不可失

以公門列之官者以勸上人勸化之具

入久便易失其本心宜早回頭

公門積善之報 佐貳官及吏胥徒隸俱在內

古云公門中好脩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挍時時
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
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
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
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
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
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
萬善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祐自
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
非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騭
積怨何爲無論古昔即今豪傑之士潛身衙中者
亦時祭孤脩齋收埋髑髏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
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
或乃陰譴匪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
威莫肆狠毒命裡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
乎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道同儕功德尤無
量也

按此謂朱子所以訓其僚役者恐或然也上人日以此振厲其下則耳濡目染便自不同就中求箇善人尤妙

○○○夔州推司楊旬鋭意積德子恭大魁

唐大曆中旬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旬有子年二十三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充不可旬當夜夢神告曰汝陰騭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卷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

名次年赴省試猶自夢見一神謂椿曰今年省魁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唱名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聞旬子中天下魁請旬賜坐令旬解推司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次樣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其爲小心平反之有從

神明傳遞矣

三袋吃不盡

死罪而正爲流罪者即投大錢有從流罪而正爲杖罪者即投次樣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箎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一收街市遺棄嬰兒倩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一月爲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滿一年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

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遇每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損壞者爲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有遠鄉客旅流落者斟酌遠近以助盤粮而周全還鄉十所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辨明常推已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因旬平日奉公行善感動蒼穹之所致也豈敢舍公門退職而求安逸耶

一推司之解釋冤罪便得許多普施善行便得

大富人家好做此事而不做愚哉

可爲小放索債之戒

使寬知如此豈有急

之之理利心一機直謂本必成死只祇賴耳然以人命爲試價何歟

許熟況爲守令以及監司侍從能逐處盡心嘗
何如哉夔州守聞之能無惕然乎

○雲州孔目朱承逸樂善好施兩孫登第

承逸居雲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
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
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
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
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于門朱因以好言諭之
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

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既無所償迫之何
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
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
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後値歲飢承逸以米八百石
作粥救貧是歲曾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
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談[illegible]

○○泉州推欽吏活二罪囚孫以低文中榜

宋黃鏞景定甲子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黜
落晝忽寐夢一老嫗案前哀告謂其孫今歲該舉妾

此文倚臟不過拆故只消安作他三分文章總在一第者皆如哉

爲城隍司遣至看護該卷忽爲侍郎黜落妾已爲携
在案上矣乞爲留意夢覺則所黜之文果在案細視
又復黜之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爲州司推
款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勅吾孫當預鄉
薦侍郎逆天可乎早起弔後二場看則論果可取因
取充數及揭曉視之則論亦無甚高也

此孫安知不猶自謂文章靈驗哉世之迫側舉
業而傲人反不加意者視此可爲鑒矣

○○利濟局監周必大以官塞衆罪神種其發貴顯

屈棒誰人肯喫

必大字子充有材能監臨安府利濟局失火延燒民
家甚乃追其發火之人五十餘人枷繫于獄子充問
吏曰衆罪何當獨我承之得何罪吏曰除爲民子充
乃自誣服衆釋去子充去職歸謁婦翁翁先夢有人
掃雪迎宰相及是乃嘆曰今掃雪乃迎退官職子也
必大既歸益自克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
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册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
悉錄記之及入試適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
封益公先是必大於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老掠一

只此德器高人數等

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歷[illegible]此奈何鬼請爲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頦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旣罷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捋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眞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

一捐雞肋遂攀鳳翼窮達變幻無常如此人奈何以窮廢修哉

大得無謂此小事乎

司獄吏張慶寬卹獄囚壽胤爾昌

慶宋人爲右軍巡院司獄嘗以矜愼自持好絜獄具必親沐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飲食卧具必加精絜好誦佛經每因受戮則爲之（又得力補此佛緣乎）齋素景佑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斃三日未殮忽然而甦因告家人言見一白衣人端潔修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貴者汝尚未有嗣胡爲來此

慶方生子而道士已[illegible]其孫[illegible]知天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日前

獄內德也獄吏賤官也而瑞德若此何官不可德哉

言未終以手挺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旣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不獨爾有嗣又喜生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信乎陰功之報未可量也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無病而卒亨終於左藏庫副史（[illegible]所謂不急[illegible]者也）有子六人洪鐸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裕公序又登霍文端榜士大夫以爲盛事方知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

懸記許久至孫乃發彼以小善片時望報於天者獨何哉

至令人信處甚難況長官乎

〇〇鄞縣吏楊自懲辨冤恤囚科第大典

自懲楊文懿守陳之父初爲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之家甚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撤已食之粥以濟之令鞫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何況於怒令爲之霽威生子長守陳即文懿公爲相次守阯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刑部侍郎次孫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今科

官府寬下能循至今賞妻求也以進仁義于下人能無可恨

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爽也

○支椽雪寃而不納于淫子孫繼賢

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加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且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扣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立生高

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倫登第

○徐晞雪寃而不納于淫身至尚書

晞常州人出身吏胥謙愼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愧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駡意在晞（好駁人的便是福氣盡了）晞不爲動後主事沒晞爲棺殮送歸宜德中晞巡撫甘肅後至兵部尚書

如錢自然者則并污之而不爲漸爬矣

此固盛世立賢無方之妙然人患無此德行耳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也○能免一戍便把妻去換了窮人如此豈不可憐

○○獄吏王藻虐寃辭役致位眞人

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嚼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紿云送十三臠藻怒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

一言而悟警悟哉

今日有明知其冤而以錢財殺人者

瞿然大悟（便是眞人）汗流浹背（大是渊恒根動）因題壁曰枷栲追求只爲金轉增寃債幾何深從今不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眞人（群談採餘）

改非

好箇仙夫人必然同昇○既大悟即不棄役亦可但恐食葷亂性耳

○○泰隸塗血釋杖積行飛昇

泰檜酷虐責人多至死者後悔之以流血爲度有一隸仁心數藏猪血皂板人得寬責如是九年忽一日

今以爲不踏打則之賞金板一

衙門中祀天保不如祀此

立班中，則足離地而起，槍呵其妖，因言隸今日應上昇，問何所脩，答其故，遂冉冉乘雲上，衙由是刑罰少減焉。

坐堂上者，簿書朦朧，威嚴戾性，安能心入吽呼中，而一知其苦哉，每日升堂則敲朴無虛，夫是所以代肉刑者，何應得罪之多乎，毋亦打得手濫耶，買板毒虐，權在下人，猶爲狠狽，但願秦檜仙蒜普度公門中，使各各仙去耳。

甚有謂作虎不吃人爲乎天道者可憐可憐一日天算死難當矣

公門枉害之報

爲公役者，慣扞文罔，習鞭朴，如人業屠相似，積久殺機日盛，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心行，老年猾賊，并忘前性，又有自家尚是好人，大衆共攻，竟墜惡道者，衙不可不慎也，其斷喪甚者，狐假虎威，自詡豪傑，作奸慣責，爭誇胆智，而不知造惡造業，子孫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觀耳目前，害人過多，索騙交衙，爲邑民共側目者，有誰不罹憲網哉，間有修齋誦經，以贖前罪，固亦良心之萌，可解一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顧，則非也，得財不義，布施無益，即益亦減 且㦸罪而復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方便，寬貧窮，救寃苦，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倚仗必多，得財亦裕矣，近有公寃遠有冥責，思之思之

偶爾露奇警人豈一男無手足可了此報

○梁西陽部曲虐飢民報見其子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値侯景亂，時復旱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郡，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太平廣記

旱歎飢饉，撫循無策，民之盜也，上迫之也，戮一懲百已甚矣，况法外樹威哉，然踐縱之過，思逵與有責矣。

人性不甚相遠，只習深致然

樂否

○○隋京兆獄卒虐囚報見其子

隋大業中有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豈是人性），順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頭，數歲不能行而死。（太平廣記）

○北齊張和思虐囚身子皆殃

和思爲獄官，斷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莫不破胆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絶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即死。後思和亦坐法杖殺。（太平廣記）

貪財心作威心勝而成習

獄官獄卒皆以爲不酷虐則賄賂不入，有一二窮者又欲借以號令，斬草驚蛇，故甘心暴惡，夫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爲府縣者揀一個好獄官尤爲喫緊。○又有小可事暫寄監者，一入此門便百般作弄，上人在衙内熟睡淸夢，亦思至到此否。

痛哉

願常思到此

○○○廬陵法曹吏曲案一僧遇諸途而死

吏嘗劾一僧致死，其獄上州時，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謂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怖流汗，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案，已不及矣，竟殺之。僧死之日，郎遇諸途，百計禳謝不獲，旬日竟死。（太平廣記）

弄人成鬼，鬼弄人

○○劾之未必便死之，後復欲竊其案，則吏之殺僧乃事到頭不自由也，而竟以此死，業刀筆者可不惴惴乎。

○○○劉自然許免孫戍不實遂爲其家駒

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有再生，人死（痛）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愍，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而知感竟不免

覩徐觸何如哉

種恐根苗在貪其髮

此恨那得消除

駒必英髮

父淚如霰子面似楮相對更不可忍

錄戌尋歿于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
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
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
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是某更愛好毛
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觔食畢奮迅長鳴淚下
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
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多慚憾而
死 做戒錄

此報覸刀山劍樹更爲快人也黃妻故是女丈
夫者有此氣骨幸不落莫

○○○戴月湖假印害人論死家絕

南靖人爲書手與其儕假印勾攝害人甚多後發覺
值縣尊陳公嚴明暴之烈日中其儕困苦承代問罪
充軍月湖衣綿衣暴不肯招問徒三年然竟死驛中
一子行衢少年能文後忽狂醒阿盜或告之官官視
其秀雅文士不信鄉里共結之乃死於獄無嗣婦與
盜通逐出之流落街市今爲乞丐衆共指其業報云

使積德焉何知此子之不成器月湖不作太平封

當官功過格 增

催徵有巧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朴而錢糧畢辦算千
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闔縣受福算千功 清
覈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吏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
致累小民算百功 遇大災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
賑設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能爲地方興利除害悉
中窾綮使得永受實惠算三千功 設法歛解緩急
有序不苦粮里不累貧解貧役算千功 免冤大辟
一人當百功 免冤永戍一人當五十功 免冤滿

徒一人當二十功三年徒當十五功二年徒當十功
一年徒當五功 免冤滿杖一人當三功九十以下
當二功 强盜殺劫印官耐煩隔別設法嚴訊務得
眞情眞贜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供不專靠校
夾招承算十功 獲盜即親審定案不至扳累無辜
人犯免斃囹圄算百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良善
算十功 鬭殺人命或故或誤爲首爲從俱細細分
別親簡定罪不致游移出入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
豪强不使播惡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

搆黨保人身家算十功。能摘發奸蠧神棍置之于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凡聽訟能伸究理枉一事算一功。能誨誘頑民平其忿心使息爭省訟算十功。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懲誡算十功。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緊要即與抹去算二功。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算一功。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算二功。有力稍力無力聽其自認不以贖鍰誆上官算一功。老羸弗打醉病弗打婦女非犯姦弗打尊長告卑幼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拶已夾要枷弗打即打其不得不打而禁重杖打禁從下腿灣打禁一塊打右腿棒瘡者打左腿一人算一功。聽審不徇囑托一事算一功。不偏護原告算一功。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一功。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算一功。一時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算十功。事到面前據理直斷及到別衙門隨他轉辯不以成心怒翻案算一功。供招出入自爲簡點不使吏胥上下其手算一功。親講鄉約懲勸有方使各改惡從善各

囚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還淳算百功。賑濟得實一人算一功。荒年煮粥本縣來食者一人算一功他方來食者即一人算二功。瘟疫瘴痢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二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十功。葬死人及拾骨各算三功。無力犯人當時的決納贖徒犯亦准召保嚴禁佐貳不得擅監囚圄無淹禁一名算五功。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算一功例所不合自爲設處算十功。禁戢獄卒牢頭不肆凌虐使囚得安寧一人算二功。力行保甲親編親查不擾民而盜自弭邪教奸宄自息算二千功。牢瘟傳染分付獄官卒掃除積穢多燃蒼朮貯涼水冬天給草薦姜湯算十功。收養孤老一人算十功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一人算二十功。未祭而能守齋戒當祭而如對神明算十功。熱審有行脩省有行禱祈有行每取青衣角帶文具一以伸究理枉爲念竭誠有應每事算百

功。開渠築堤能興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救人之危皆隨人之大小人之善惡算功。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道旨燦然復明于世功德無量。

已上功格五十條當官事宜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心力。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拏亂打追呼愈急完欠愈淆使一縣不寧算千過。地方利病明知應興應釐不肯出身擔任推卸後人或苟

圖一時之便罔計百世之功算千過。過災不申過賑而吝皆算百過。擅自加派增粮使小民永受賠累算千過。凡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與開一線只求上司不駁算十過。泥成案徇體面不與開招各隨事之大小算過。上司怒人而明知其枉不敢辯救算一過。受人囑託算一過枉法者算十過。逢迎勢要算十過究抑平民算十過。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眞情眞贓致賊盜漏網扳累者便斃算百過。縱奸捕唆盜妄扳牢囚通同燒詐致良善愚民鷄犬不寧算百過。人命不即簡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十過。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聽信左右指撥害人算百過。姑縱奸徒設局騙詐棄人身名算十過。風土異宜時勢異致不虛心參酌強不知而爲知見一偏而不見全局使下隱不伸上澤弗究算百過。不畏大人惟憑胥吏將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祇奉力行算二過。考校不公使孤寒不得上進一名算一過。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力士習日波算千過。力可以

濟人而不肯盡算五過。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無罪悞責算十過。毀人揚己市恩避怨算百過。見人不簡不與規正算一過共助成其惡算十過。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算十過。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埜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人算十過。不禁溺女惡俗算百過。不禁賭博爲非算五過。不禁屠宰耕牛一牛算一過。輕用民力貽衆寡算過。接人不拘貴賤先懷輕慢之心算一過。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反致

驕擾算千過。遇知己而含疑不盡算一過。待人不誠算一過。責人不恕算三過。自了門面。自占便宜。不顧他人職掌。不顧後人難繼算十過。祭祀不盡誠算十過。水旱不早祈禱算五過。祈禱而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十過。暴殄天物。耗費錢糧。習成奢侈。陰傷風化算十過。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闡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脩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過無量。

已上過格三十八條。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廸吉錄卷之五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一

孝弟之報

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為枯。菽水承歡。何能報荅。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箇。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蘭期精修孝行遇仙授道

（眉批：孝行有精不精可思之）
（眉批：可入講說孝經）

蘭公名期。居兗州曲阜縣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眞人下降其家。自稱孝弟王。姓衛名弘康。語蘭公曰。始炁為大道。於日中為孝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氣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而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居上清。以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眞仙許遜傳吾孝弟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言及金冊寶經。令傳

女眞諶姆以授許遜於是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
野道傍見三古塚指示蘭公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
其第一塚乃昔日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
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
傍路勿令人物踐履孝弟王言訖昇天蘭公乃牓示
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妖妄逕執詣官官令拘公至地
對開其塚一如公言衆咸驚嘆吏持仙衣獻府君府
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
爲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拜懇何時再降蘭公俯

人人各有父母各有孝心關蘭公降不降儆甚麼

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
迷途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又有三歲靈童皆其
化身也

見白玉蟾傳夫孝至於天一段眞聖人之言

○○諶姆受孝弟之道爲仙人師

諶姆居金陵潛脩至道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皆
以諶姆呼之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
中忽遇一男子年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姆
告曰汝既長成願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巳親而事吾

諶姆如許孝妙行孝明王點化始成高眞兄知孝弟是大丹頭

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號謝而去又經
旬日復過市中忽見孩童年可三歲悲啼叫呼莫知
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之我母何來惟願
哀憫諶姆憐其無告收居撫育漸至成長供侍甘旨
晨昏不廢心與道合行通神明年弱冠諶姆謂之曰
我修奉正道其來巳久汝以撫育暫此相因將何爲
姓兒曰昔蒙天眞授以靈章約爲孝道明王請以此
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眞付授吾何敢違復議求婚

所仙要所道乃至不

兒跪母前說贊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眞高仙今與母

難爲兒

爲兒乃是夙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
五童亦是吾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眞眞凡自
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
吾教三清棲我神姆聞贊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
壇靖嚴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盡付妙訣
兼授靈章於是辭姆飛騰而起諶姆寶而秘之後付
許遜及吳猛輩姆亦乘龍駕仙去

忘己之盡度人之切今求度能如此者鮮矣

兩次童子皆蘭公所化也蘭公既登上仙復托
形爲兒躬盡孝道以顯化於人仙眞之於孝弟

何勞皇無已哉昔人有言虞舜起於有瘝躬涉
帝祚無他伎倆只是孝友之道光格上下而已
下士聞此其誰信之

即從孝性處得服

〇〇〇許遜受孝道於諶姆名冠高眞

眞君許子敬少許昌人嘗從獵射鹿子墮鹿母猶
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勉意爲學博
明經史徙居逍遥山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
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燃燈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
也訪其主還之起爲旌陽縣令誡吏胥去貪鄙除煩

全以孝友治邑

德化循吏

細脫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其聽訟
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又擇秀民之有德望者與耆老
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
訟又活流民數萬計隣邑歸者如市啓行之日贏送
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
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草以居多改氏族以從許君之
姓故號許家營焉既而與吳君聞諶姆多道術敬往
謁之叩以道術姆曰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
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蘭公家謂公曰後代當有神
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爲全眞之長今來矣乃擇日登
壇闡明孝道出鉄券金丹諸秘要盡傳之後以符呪
救人及誅大蟒斬蛟精施德辟災不可勝數至孝武
寧康時眞君一百三十六歲有雲仗自天而下仙官
宣詔授九州都仙太史屆期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
舉鷄犬亦隨逐飛有頃墮鼠拖腸而不死後有見者
皆爲瑞應云

不孝之烈飛昇宮而冷驚則行去者合家飛昇自是固然

從孝弟陶養中來自無悍氣無戾氣以之感人
則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如許君當日人
情與成聚成邑何異非眞性之所至哉

〇〇趙居先誠孝格天身證仙果

有二人老病而生厭惡心者視此如何

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
夫妻奉侍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爲父母祈禱三
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一鑒察見其心專意一孝
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証仙果

難在嚴密而能奉之又難在心專意一上此處
能磨錬心體火性不動藹然同春之景已遍城
中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卻不是仁義來

〇葉婦李氏篤孝感天壽其舅姑祿其子孫

李氏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飢寒，凡飲食不敢先嘗，以奉舅姑。舅病甚，不能召醫，自爲祈禱，願以身代。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于天帝，加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滿堂，遍易得錢八十萬。（此等婦人皆多爲天者當析其前）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常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文昌化書）

〇〇京三郎代兄任危神護生還子至丞相

三郎，隆興人，宋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建炎間金人至郡，守以城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若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行，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不特堅誠亦見毅然可敬），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恐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于河之土嵌中。（此見孝感）逮晚無人，即登岸，傷且甚，露寢于草莽。達且覺有人坐其傍，問爲誰，則曰：昔昔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餔耶。三郎告無衣可着，守者爲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條，去其水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則歸。于是告別，竟不知其爲誰。郎乃東行，果得僧寺。郎雖土人，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逃難者甚衆，僧爲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虜去盡，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郎度水求之，相遇于途，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撫養之。郎後生子三人，爲人廉謹質直，雖日從事于市利，而語言心術下欺。既而長子仲遠登科，八年遂至丞相，封贈三郎至朝請郎云。

〇〇南宮進士均財叔弟少年登榜

此五代時人，有一姪早孤，而叔有七子。叔謂姪曰：吾與汝分爲二分。姪曰：不忍，諸弟共一分。叔辭之，姪因作八分。姪時年十七，入京應試，有術士見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人共斥之曰：吾皆大筆（自詡飽學都無見解），久歷場屋，豈不如乳臭兒耶。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見滿面陰德之氣。及試，果獨成名，餘皆不第。其友于之報乎。

取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一，猶有能之者；八分則

法昭偶云[illegible]

詞氣藹然動人[illegible]

自難矣世有無行之徒以文章做人而自家父
子兄弟上不打點妥貼夫文章關中何事哉但
求其可以進取則行法俟命足矣

○○○趙彥霄化蕩産之兄父子登第

彥霄與兄彥雲親兄同居二十年兄惟聲色博奕是
娛生業之廢踰年弟數諫不聽遂求分析既分五年
兄之業蕩然無餘況欠債二百餘緡無可酧漸欲逃
亡弟因除夕置酒邀請兄嫂子女相飲乃告兄曰向
者弟無分折之心因見兄用度不節惟恐悉皆蕩盡

俱受飢寒不得已而分今幸留我一半以供伏臘今
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管鑰倉庫悉付兄嫂收
掌所欠債即以償還以前分書于親族前焚之兄嫂
愧謝不已既受之後處事謹飭治家勤儉彥霄與子
其年登科一舉父子及第時以爲陰德之報也

此事有二難者凡人雖有此心尚恐兄不能改
遂誤家業一也止能再分未必能悉付掌管二
也纔日幸留我一分足以維持家事亦必周濟
吾兄又曰待兄悔悟改過時分之未晚此亦是
好心然視此已隔絕甚矣自非于義利關見得
洮打得淨未易大丟開手也

○○張翁庇折産之弟有子顯韶

洞雲張翁文定公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
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廼其叔之居也適叔有
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於翁又問價
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
訝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
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

[illegible]已倍價售

之亦不負彼矣安能使人無缺陷事

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
償人去矣將如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可取也翁乃
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翁之孝友仁慈備載傳誌允
成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
德卓然爲一代名臣也文定名邦奇見談冶

翁固友愛而文定之承顏順志畧無慳滯更爲
難得

○○○嚴鳳化爭産之家兩姓俱昌 字相之字翊之

施佐施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産參差有隱

鬮之際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獻）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産事公顰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

（以分鬮分財起訟者）（甚妙）（欲揩溪亭至性以感動其兄也）

嚴君兩股思親淚有誰知道

○○李翰臣陳桂俱以孝友登科

（粮子怖陽試官淨眼都在這个手中）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粮戶上粮完去布政司販通關忽夢縣尹至省城南門擻儀從止一青衣撁馬謂粮戶曰你且跟我入會議府因隨之繼而一省府州縣正官皆集遂入會議府見尊官在上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府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衆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矣開榜傍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逼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上打一叉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者舉筆又叉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揑寫詞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又大叉唱名畢中坐者分付衆位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訖復分付符使曰月內二十五日進場上緊快去不要悞事粮戶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

（放債者武不自知也）（九人是能造命者）

司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餘皆如所夢余謂放天榜定矣而三人者自負其天而天復不定矣不可畏哉（此一事出天人造命錄）

○○○建德孝農遇虎虎弭馴去

萬曆十七年建德山中多虎白晝攫人有農夫貸穀回卒與虎遇告虎曰某固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此度命容送穀到家供母晨餐來此就死庶敢失信虎遂曳足去農至家舂米迄且以遇虎事告母欲

往踐約母止之曰幸脫虎口又何自送死農曰凡人落虎口必其命然今縱不往終不免況昨已許矣彼雖異類亦有仁心可失信乎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御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農悟曰虎欲我瘞此人乎虎遂去農爲瘞其尸因解視衣包中有白金數十兩出帖招主認久無至者稍取以度荒遂得終身孝養焉

神不懼則所無如之何臨危不忘母其神全矣況孝子所至山靈護呵乎至欲往踐約一事節槩更凜此老氣魄如此士人所媿用當大事則霍博陸金日磾無足多者固知何地無奇在上人之所使之耳母至惜子而聽其去亦此農之母哉

○薛包孝友篤行加官賜穀

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杖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至拜侍中不受詔賜歸加禮賜穀千石

他人當此小[illegible]風尚容悃不下

雖似庸行之常而六氣名根利根已脫盡矣眞能入此地位者幾人

他人亦有[illegible]此者惟忍人之不知矣

○李諮能安聚其母高科顯貴

諮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傳芳錄

今上人能識孝子名者鮮矣

○王冉讓產賑族父子登科

冉臨江人竭力事繼母父死以產分諸子冉悉讓二弟族人孤貧者分產賙之可教者延師教之後爲臨卬轉運使愛民如子因華得宜錄孝行畫以示百姓子孫繼登科甲至知制誥

純用一味

○張熹約己奉母兩子聯登

熹幼業儒貧不能給養自絕葷膻門營肥甘奉母紫
芝生於庭越二年又產舍後前後凡十四本光潤如
朱詔旌其門子宗本宗仁聯登進士第
勿謂養志爲先只口體之奉亦自難矣人人好
內省也
○王必正孝友敦族四子皆貴
必正龍溪人事父母至孝一飯必躬視與弟必學必
讓極友愛置田五百餘畝捌義庄以贅族人婚冠設
義塾以訓族里子弟必正累官至朝請大夫子四慈

恭愨勤皆登進士官至大夫
○○○吳二事母至孝免於雷厄
吳二臨川小民母老事之曲盡其歡一夕有神來見
夢曰汝明日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
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淸晨具饌以
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暗雷聲闐闐
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野以待其罰頃之雲
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未敢以告夜
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自是

須終身焉
當危急存亡之秋而能兢兢然以驚母爲念其
篤孝何如乎然雷震之厄又不知何生造來使
不幸罹之人又不信天道矣
○○○支婦喻氏事姑至孝免於雷厄
鄞邑民支祖宜妻喻氏年二十五其姑黃氏八十病
目無所見性褊急喜絮難事喻少年勤廉恭順逢迎
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
自贖以喻嫁貲償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

曰汝前生爲比鄰牟容之妻年三十病殗殜逾年汝
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煩哭
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
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
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戶而汝氣已絕事未之
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
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
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號泣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
貲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

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注香立于屋南大木之下仰天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適遇梓橦帝君察知其情乃奏准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丈夫如奴隷即遣里域同雷火焚之而翰氏獲免焉

又添一个鑑戒

不孝不弟之報

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的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没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基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每每沿流不覺不治剖得明白則父識所以敎子子識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

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爲父母憐惯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而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疏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惜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

人多知此

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來也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釁嫌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况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廸爲贅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强預吾事而怒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塊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不以恩獲怨者鮮矣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眞性也積久不知其悮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思冲下府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

熱腸亦能猛克是大豪杰

破家也

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財囉唣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乃多營幾文財便欲與吾親較算耶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傾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自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耶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于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觭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織悉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

隱惻心痛自然起此歎恨

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恐孝子不免而其流遂至于大不孝吁可惕哉

乃父母之取厭于子孫者則亦有數一曰迂濶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行思班白何以常在到有古趣令人愛惜二曰惜財緦緦持籌禁子孫濫用為誰艱苦日所喫用者父母所留也三曰尪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不思報恩劬抱養兒代老正在此時四曰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澁不思我稚時無知撫言父母弄為歡笑五曰愛憐內外少子推食讓腹偏護太甚不思初時亦是這等憐我來倘于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頭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愈有偏向而為子者亦易生嫌隙此當委心付之期于必得歡樂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大畧銷化悶急一身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獨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我既不化則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恬如無事

適君尤可恨一句救成十分事猶且生事

時也卑幼尚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只怪諓怒在人不知火性堆胸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近習又相煽蕩以搆鬬其間即欲消遣而不能矣暫時擺脫觸則復起矣猛力遏住發乃愈甚矣此仁人于弟不敢曰無怒無怨而曰不藏怒不宿怨蓋無故一拳或能坐受客氣無根故也浸入半句消咽不下猜嫌有種故也亂臣賊子其始皆見君父有不是處微根不除遂至橫決耳豈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即要父子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

不知此義恐至孝斷為不孝根

兄弟愛我親我此是好意亦不可熱腸太急着手起于惡時不救下也太重太重則物而不轉矣新愛已生而舊惡猶存貌合可喜而神猜在念一善可揚而責備不改如此安能化人故化人者先化其心而已其于至親尤所重云

○張邦嫁女與父讐婺父見責嘔血死

下邳張禪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欲聘為妾禪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禪遂燒死此亦招之本也其子邦外出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

爭訟已是不孝矣

其財，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神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桃杖刺之。邦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神排門直入，張口攘袂曰：君恃勢縱惡，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沒。太平廣記

貪財不言已甚，又嫁女與之，則心已死，非人矣。

○皇甫遷盜其母財，託生爲豚償債

大業八年，宜州城民皇甫遷兄弟四人，惟遷不事生業。母嘗取錢置牀上，遷便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未幾，遷亡。其家猪生㹠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托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受拷。今我作猪償債，賣與社家，將欲殺我，汝何忍不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兒齎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鄰里皆能話其事焉。太平廣記

竟償債第一辦消

人身難得如此

○○羅華不葬父母，獲罪於冥，旋死

華大觀間游太學，有神祠甚靈，華每以前程祈禱。是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華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華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死。

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此事人甚易推過者。年復一年，若付之不肖孫，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變，又有漂焚之虞。安可避忌風水，遷延歲月，漫不加意哉。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頗有志識者，其撿身倍慎當何如乎。

○○鄭文獻匿喪應試，雷震死

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求應試。教諭朱尚恩不可，乃浼父兄姻婭爲之懇請，朱拒之益力。文獻出怨言。朱曰：必不得已，須葬母，姑聽其去。然以子爲不知可也。文獻欣然出其柩，權厝城外，遂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鄧監生亦附舟。次辰州，訪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旦夕奇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鄧監生可有功名。三人怒曰：俟吾輩得意歸，當

功名爲誰設

其人尚存，其心已死

近來南靖袁一金登婣亦如此

搾而辱之。蓄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即繼娶。娶未久，即起行，舟宿常德堤。晚星燦然，惟黑雲如蓋覆桅上。少頃暴雷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起視，見空中木削如蝶，百萬飛下。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監生幸無恙。楊登隨醒，俄鄭遂亦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肢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斂文獻屍徑歸，鄧獨赴京得官。

此等人皆不知功名自有分定，故喪心至此。從而解之曰：父母暗中必自愛他，赴試此真所謂邪說暴行，無父無君者乎。

胎衣原能補人神明無此意耳　惑歟

○順天府民婦以胎衣食姑蛇口痛毒

嘉靖時，有民因母病羸疾，市一猪胃，令妻烹以奉母。逾時婦產，遂留胃自食，竊以胎衣烹熟薦之姑。忽一赤蛇躍入婦口，止遺尾數寸在外。遠近鬨傳，接迹爭觀。遇男婦老者，蛇不動；若值少婦女子，蛇尾即左右擊婦面，或鉗其尾，牢不可拔。叫號三日而死。談林

溺之歟老遂至如此

程惡子以憐兒遂凶反刃而死

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凶狠，不知尊母。母老羸，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墜地傷額。惡子歸，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隔嶺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邀，而故好好迎母曰：孩愈矣，可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剚刃其母腹，而刃反自已脇入，腸出。不知何由反也。後屢埋其尸，而常露地上，狗犬食盡乃已。山谷僻遠，而神明昭灼如此，用亦巧矣。

亦以母老窮之故　神明教人

惡子亦人性，原其所以只見母之老耄難以過奉，遂日甚一日耳。世俗人子能不作是念者鮮矣。是皆大逆之萌芽也。小孩若復克肖，又何事憐之乃爾。

孝兒不孝兒爭差不多只是一念失卻

神明在上其開數里便化行效十里矣

○○○張惡子以匿金憾母雷震夾樹

惡子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有匿金予之。一日引至大樹下，欲毆之。母老矣，呼神痛苦。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人皆苦之，聚衆舉火並樹焚訖。

疑母以匿金私弟，此自恒情耳。橫逆大惡，即擊

於此然則千當其一念狠狠時有不與雷震爲
鄰者乎易曰震不於其躬于其鄰
○○○何容民以計鬻其嫂竟鬻其婦
又爲機巧傀倖之戒
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三載不歸仲以嫂美
令人詐稱兄死嫂爲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
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紿賈人曰嫂性好嫁而
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猝至見素笄者
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爲汝婦矣計定其夜
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然季頗分金少已先潛

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
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吉禮而素妝可乎
幸以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之自着素笄嫂
即匿去客衆見仲婦隨擁而去乘風舟發仲歸始詫
失婦追之則千帆襍亂不能得矣乃次朝伯氏肩其
重橐歸夫婦嬿婉聚廬里人皆來勞遠仲慚愧殊甚
又聞其二稚啼索伶仃腸爲寸裂里人有知無不揜
袖胡盧者仲欲以巧成其不仁而嫂之巧浮於仲然
猝曾黙湊天寔爲之不然遠人隔五載矣胡於此日
天道來
絕倒
奇中出奇

恰歸哉談林
最難爲處在兄遠回候問一節當何以施其面
目
○○○丁太學親老謁選六口皆喪魚腹
爲老而失孝者戒
有荀仙姑者嘉靖時人談休咎若務後來者衆遂爲
隱語第勸人爲善丁太學將謁選問仙姑姑不應太
學强求指迷仙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
即應仕可嗁藥劑貲郎蕞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聞
訃匿焉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溺焉
眞仙人語

○易明經詭匿母喪毒蛇囓死
易爲縣令在任母死詭言妻死置母柩寺中治事如
故或微有嗾之者大惧而在家夙事荀仙姑因貽書
問宦途休咎仙姑亦弗荅亡何令暑月坐大樹下毒
蛇自樹擲盤項上囓死耳談
遂名母爲妻欲利之心乃顛倒至此
以上數項皆取其罪惡貫盈極近極快者言之乃
若一念一事孝逆亦能動天不止此也五刑三千
而罪莫大不孝王法所誅便是冥律所禁其特甚

思我不能少壯及渡

誅加道

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
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
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尚克安
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鉄骨難挨
又如偏風久病坐卧不適遺溲叢穢薦可憎子
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
耦寒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丈夫猶自可婺
婦且柰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
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

往往如此可恨可殺

誰同有孝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
幸而毋我者乘慣潵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
點骨血空博一生凄楚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
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
涎丐三飡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閑食紡績抱孫
尚呪速死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稚時能
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寃氣猶足動天爲子
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喫緊
云　但願孝子常將此意勸化閭里

孝弟蓋愆養志之報

聖賢言孝原不在順從在匡救故不孝有三阿意
陷親居一焉如舜之格親順親禹之幹蠱成功德
爲聖人尊榮享保吁不可及矣爲人子者能値仁
孝之親黙黙養志歡洽一堂甚善即不然而神情
以之隨在斡旋中有轉圜得手處便是格君心格
天下底様子孝之至也又不能然而自家樹立以
幹理敗局修善造福此亦人子無可柰何之極思
耳然視濟惡不才辱及先世者何如哉禮記云烹

香薦熟嘗而致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國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敢以是爲
敬親者勸

舜禹而后推此兩公

○○杜張易酷吏爲慈仁侯封累世

張湯杜周俱漢武時酷吏而湯子安世篤行霍光以
朝無舊臣用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封富平侯光
薨魏相言張安世事武帝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
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請尊爲大將軍帝從
之安世深辭弗能得遂柄國政以謹畜自周毋决大

使大臣與若此豈有威福之漸朋黨之弊

晝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恨，絕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以故富於大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薨，謚敬侯。子孫襲爵，相繼為侍中，親近寵比於外戚。建武中，曾孫純歷位大司空，更封武始侯。

杜周子延年佐霍光，光用法嚴，延年輔之以寬。以白奏上官桀反事，封建平侯。擢太僕，見武帝虛耗之後，數為大將軍言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光納其言。宣帝即位，以定策功益封。後為御史大夫，乞骸，優賜歸第。子緩嗣侯。

賢者難得

班固于酷吏傳，特絀杜張，以有子焉故也。可不謂孝乎。然張湯杜周，猶廉直吏，特操法太刻耳。若以酷濟貪，用意滅法，舞智橫行，則得報已早，不能生此子矣。

須裝得大方遊得過

〇韓范以忠良步前轍宰相傳家

揭出真似乃翁

韓忠彥，韓琦子；范純仁，仲淹子也。琦公忠無我，而忠彥為相，獨逋負，復流人，收用名賢。鄧洵武謂其能繼述父志。（吁，榮矣。洵武以為貶，然韓魏公之品格，誰敢望哉。忠彥能繼述之，此一語令人知魏公有子矣。）純仁先忠彥入相，當其未仕，以麥舟助喪，固已覘文正為一人。及第進士，知慶州，即仲淹所任也。以仲究就逮，遮馬涉泗者數萬人，至有自投于河者。尋獲自知信陽軍，提舉御史臺，歷諫議樞密以得相。凡三罷三復，以寬大廣主德，不深錄人過。時盡改熙豐法，逐其人，純仁獨謂去其泰甚者可也。嘗言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何患不至聖賢地位。（所以晚年愈純粹。）徽宗在位，首召用之，還朝疾革，猶辨宣仁誣謗事。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牌，以榮寵之云。

一番磨鍊一番真金

晚德入化

按：二子有志，雖不盡竟，然相門出相，世德傳芳，榮矣。時雖治亂多故，而二子皆以榮名終。若乃蔡京大奸之後有蔡攸執政，相妬濟惡兩朝。鄧綰之後有鄧洵武，媢佞世家，犬子傳名，令父德之惡益炙人口。孝乎不孝乎。卒之京貶而攸及

惟其克肖是以不朽

洶武皆伏誅，一敗塗地，遺臭萬年，安敢望韓范家之僕騶哉

○○于定國繼父陰德封侯傳世

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官，多所平反，經決者皆不恨。又辨東海孝婦冤，致天下雨，自謂治獄有陰德，高門閭待封者也。父死，定國亦為獄官，以材高舉侍御史，遷中丞。數年超廷尉，自念淺學，恐無以處大事，（此心誰有）乃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經士雖賤，必與鈞敵，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之意。時人語曰：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嗣侯，折節脩行，尚公主，官至御史大夫，幾相而卒。

于公雖種德，若不肖子敗壞之，則其言不驗，其德不彰。如定國者，可謂大孝矣。

○○○王覽化母成慈公卿百代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為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嘗賜酒欲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為孝也。呂虔有劍，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公卿，歷漢唐宋，至今蕃盛

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而已，是可為孝子乎。

○○○鄭均以廉義感其兄身為尚書

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致仕。帝高其義，門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著為令。帝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此弟道之至者）

○○○周婦以廉直悟其親子登科第

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以斗斛秤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為。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為妾之所出。（杜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為，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

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此婦不惟有婦德、且有婦才矣。才美作家翁、感婦一言、即能悔圖、亦未成錢癖也。宜其有此賢婦以興其家云。世間有貪婪不顧一錢滴血者、可愧此婦。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亦此婦之罪人也。

大不孝濟惡墮業之報

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其父祈薪、其子不克負荷、使先人無德、或有瑕疵、而必增之、繼述之謂何。失其身而能事親者、吾未之聞也。豪貴子弟、尚宜日兢兢云。

○霍禹棄博陸之勳遂族滅

霍光擁昭立宣、忠勳甚大。使禹得中材、猶足保守成業。而與兄霍山俱驕侈縱横。于是罷其屯兵、收其印綬。禹等又以日相侵削、謀廢天子。事發、禹腰斬、山輩自殺、諸霍皆棄市。悲夫、不孝不忠、博陸不再死于地下也哉。

嚴延年違慈母之教卒誅死

見酷吏門 使延年聞母言而悔悟、何必不令終也

○范曄以悖亂無行滅其望族

曄門無内行、官不滿志。孔熙先說以廢立、曄不決。熙先因激之曰、丈人清通爽葉、而不得連姻帝室、人皆以犬羊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愧反、謀乃決。事洩、俱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

[illegible]何疾

嬖婢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嬖悲涕流連爲甥所誚而止

○○顏竣以驕貴違教蹈其身世

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語竣曰吾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早往竣宅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而驕佚若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宋主所誅

富貴子弟常患但出自顏門乃可誅耳

延年及竣乃成其親知人之明如此親豈樂言而中哉彼自以爲智過老成人庸知二老䰟傷悒怏誰語真不肖子也

○○盧杞作奸世德遂斬

盧懷慎爲相清苦異常生子奕爲御史中丞死節奕子杞復爲相蠹食德厚矣而杞巨奸大惡妬賢害能邀祖父之庇得免其身後嗣遂無聞焉滅前人之善慶斬子孫之福胍其不孝何如哉

○○王雱恣謬父禨益彰

可惡

雱爲安石子少年才放安石與程明道商政雱囚首携婦人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又議復肉刑後於陰府着鐵枷見立法門凡安石亂法事雱多導之又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爲惠卿所訟上以問安石不知也謝無有歸問雱始得其情安石咎之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遂絕嗣上益厭之乃退職居金陵

喪心如此其始一做所致

父政害民不能條陳幾諫固已不孝矣況濟惡乎

○蔡攸以紹凶殛死

蔡京爲相天資凶譎倡議亂國而子攸並時執政有寵於上同濟昏德後以大權相傾自爲秦越及事敗子孫二十三人皆謫遠地遇赦不宥而京竄儋州攸竄雷州京死于路攸卒伏誅使攸能攺于其德當不至是矣

○○楊稷以怙權受誅

楊士奇爲四朝元老勳望益隆朝廷寵眷而子稷怙勢行惡士奇溺愛之不及知或藩臬郡邑以實來告

旧士猶不肯直言況其之乎 不至是猶只數庇 士奇儒士出身 尚恐曲澄突咲 可謗

士奇反聽子之譖而疑之有諛其善者反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益不聞及被害者連奏其狀上猶不忍加罪付之士奇且曰左右之人不良助之至此也已有奏其八命過惡數十條乃付法司而特旨慰安士奇曰卿子既爭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士奇感泣乃論其子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傳誦稱快焉

以如是勲如是寵而不能曲庇其子益一犯神明之忌非君相所能爲也權貴子可曰泰山是依白眼看人乎○使能爲善焉知不以父寵錫命哉儒士柄國而相子棄市人顧所自立何如耳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放縱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況貴人則進見有時稱功頌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失又或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惡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能擁庇其子不使上聞夫富家

但思我微 祚見辭往 官舍狀

子不肖不過賭蕩而已貴門子孫則或强借人物强奪人貨黨群小以凌人飾浮詞而致訟顛倒事理以激祖父僞作謁刺以恐官長面庇犯法以示擔當脇抗前輩以弄威福其怨毒禍敗固非一端也賢達鑒此常開防常采訪或庶幾焉○不特懼無成立已也彼驕貴子謬獲科第則蹶張益甚其敗祖澤何加哉

[illegible]小兒

以[illegible]生生是真生生

孝弟總論上

有子說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孝弟關涉甚大。横的縱的往古來今無邊無際的都是這箇物事。然須曉得孝弟的是何物。所以孝弟的是甚麽根苗。人於天地間一氣耳。自有宇宙以來無日不生。都是活活的。仁者活也。我手足活時便知痛痒。痿痺處便不知痛痒。天地萬物看那活動的青翠的跳舞飛躍的呻吟鳴叫的便觸着我懷抱便有生意。疼痛與他相關處所謂

仁也。吾身活處從何得來。跟着這精氣。而精氣非我自家。跟着這形色。而形色亦非我自家。都是從雙親分剖的。試看在胎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這裏還自家有軀殼否。一旦離裏出懷。纔有性命。然何處不傍着父母。汝看小孩兒的。終日醒亦醒着父母。終夜睡亦睡着父母。終日歡歡笑笑啼啼嘷嘷都是歡咲啼嘷着父母。舍父母則一籌不展。舍父母則一情不立。這裏還自家有軀殼否。這便是一堂的生意。合一堂

大底誰不[illegible]

生趣日遠

爲國家養大臣正在此時

的爹爹娘娘哥哥姐姐。弄這小孩兒。小孩兒一味無東無西。依着爹爹娘娘哥哥姐姐作一塊。那是爾恩。那是我怨。那是爾是。那是我非。豈不是渾然一體。這便謂之仁。仁者人也。原合父子兄弟爲一人者也。迨後而稍長矣。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馳跳的意思矣。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拗的意思矣。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矣。豈不是我體日現。漸漸與親隔了。而爲父母者復不勘破此机。挑他撥他。惟

恐他不入了世情。不成了我相。凡事則譽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他日便成了伐善施勞矜名飾節的氣象。對兄弟則戲之曰。這是正兒。這是假兒。這得我憐。這不得我憐。便引動他妬忌根。彼我根了。他日便成了妨賢娼嫉同胞不和睦的氣象。遇食物則戲之曰。我的要多。我的要多。便引動他饞口根貪婪根了。他日便成了爭田爭貨受賄納賄的氣象。遇少有得失哀啼。則語之曰。汝惹我兒子。我要打他。便引他

禁之开后其難如此

狠戾根恩怨根了他日便成背公樹黨陰鷙鬪害
的氣象這等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
子矣何也父母亦不能盡是好言亦不能盡是憐
惜物食亦不能克量恩情亦不能無得失也於是
向之所以敎其子者皆爲還向父母之具家人父
子間便有爾非我是的意思謀事而當而以之自
多也一惹物議而曰吾父兄實然也房戶之間笑
語之內恩恩怨怨贏贏輸輸不可勝道矣是牛李
洛朔之黨即家人而已然而揖讓爭奪之局自一

堂而遂分也而况乎外誘馳之婦言熒惑之子女
及僕從慫慂之者哉若是而可爲仁否自家如此
而能與他人忘物我齊順逆否間有一二知義理
有志氣的士硬着要孝硬着要弟然無始以來習
心習氣難平難殺故百般冲下忽現傲惰根百般
奉順忽現蠻拗根百般推讓忽現我能我會根此
根不徹精神氣色倏忽流露出來父子兄弟必有
黙窺其微者便不能歡歡喜喜渾然無事也故孝
弟是無皮殼的物有皮殼的終鼓舞不上此無皮

生字

一味無皮殼的

殼的便會達之天下何也無我也忍辱也善下也
不言而飲人以和也則皆在一家則一家動在天
下則天下動者是故東叫母西靠子一一撞着孝
孝弟則必思所以撫俞之老無告幼顛連一一撞
着孝弟則必思所以終養之行役之人邊戍之士
不追將父將母一一撞着孝弟則必思所以休恤
之蚳蝡肸妖將雛翼卵草莢木秀帶根靠芽一一
撞着孝弟則必思所以濡沫之全護之如此種種
靈活眞箇是叫天天靈叫地地應以至於蠻貊異

類有血性者莫不在其聯絡中也何有不仁嘗觀
古來孝子或至馴鳥不攫鷙獸不搏景星慶雲祥
徵瑞應非其順德致然哉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
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一
段和豫氣象殷薦上帝而仁天地配祖考而孝父
母者都在于此此外更有何事孟子云堯舜孝弟
而已矣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兩
而已矣煞甚脗合若孝弟該不得求放心求放心
該不得孝弟便非一了百當也緣心不是圓腔子

原是藹然樂豫的，原是惻然疼痛的，便是油然滋活的。天霽地朗，心眼俱開；天昏地黑，愁亂默默。是天地一心也。草夭木喬，鳥濯麀伏，無限欣喜；顛崖墮闕，凶劊夭折，無限悽惶。是萬物一心也。舍此而馳鶩便宜利害禍福，便謂之放心。即不然而要譽惡聲的心，該博涉獵的心，枯槁寂守的心，矜名惜節的心，亦謂之放心。何也？于吾心之生意不屬也。故前面分明說仁人心也，孝弟便是仁根之第一透露第一勃鬱處。此處養得根活，便枝附葉貫，千花萬朵，一齊俱森發了。如人一身，耳聽目視，手持足行，何者不是一團生意？而道家修養只是神氣上鍊得純，守得一，自能長生輕舉。蓋一處靈時，連骨節都靈了。孝弟之於天地民物亦然，是亦全身之神氣修養之丹頭也。丹頭入手，脫凡成聖，在須臾間，更無調理骨節工夫。故嘗為之轉一語曰：學問之道，仁而已；仁之道，孝弟而已。此兩而已矣，所以帖帖合合而無痕迹者也。

孝弟論中

敘天下根苗

大怕人

天下之所以紛擾而不靖者，只是箇強心猛氣勃而為怒鬪，而為力奔突，而為攻戰爭逐。涿鹿之兵，七雄之尷鬩，潢池漁陽之鼙鼓，看吹息其間而翻浪乾坤者是甚麼？其初總是些些戾氣橫在胸臆，漸漸相觸發起來，咽吐不下，於是抗拒父兄，傲慢長上。此抗拒傲慢的根苗，便是會挾持官長的，便是會椎埋報仇的，便是會不逞嘯聚的。故易傳曰：訟必有衆起。不止是訟於官長，自家有逞是非爭勝負的心，而蹶張橫行之勢已見矣。堯說丹朱曰：嚚訟可乎？而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究其訟字，只一傲字也。所以事親而傲，必不能孝；事長而傲，必不能忠；治民而傲，必不能仁。只一傲字，便做成濟惡不才之歸，而莫能解救。是故君子有大道，必驕泰以失之。驕泰的人，亢高傲慢，貴己而賤人，是己而非人，智己而愚人，有甚麼心情討民利病，念民疾苦？大學一書，自齊家以至平天下，都不外孝弟慈。則驕泰的人，分明是不孝不弟不慈也。雖然，不孝不弟不慈，終比別人不同，故雖有至剛而不能

所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狀的

無的

不爲親者下雖有至戾而不能不爲長者屈此便是天性不可解的試觀不孝的人到人前亦自檢飾些些若是已坐父立他決定不安又如道他孝則喜道他不孝則怒此亦是人根未斷處此未斷處便是血性所入便可容吾感化所以孝子悌弟于其間一撥即轉如鄭莊公把自家母娘休了潁考叔食肉遺母關他甚事却便惻然悔悟又如子羔泣親三年未嘗見齒何與成宰政事堂然却成人之兄死而子羔爲之衰也此其間不知所以感所以應無形相觸翻動肺腑正是莫爲之天莫致之命在是前輩施佑兄弟爭田因與嚴鳳舟次語及産事鳳揮涕不止佑大感悟此等事皆是不可曉的嚴公自家孝友何事管着施家爲之涕淚縱横且不知一滴滴何以落向施君肚裏去也大抵天地間有意氣有圭角有算計的都會抵距人無根無蒂無柰何不自知的偏會感動人任是閭閻閒至愚至賤的人有一個孝子出不大家揄揚他則大家欽敬他不則黙地負愧他此敬他愧他時

休認自見

就知其旅

描出古今一段精神真可憐可痛哭存此心便軟活

眞個是戾心平躁心釋一片可掬可憐境界此境界在一家則一家平在天下則天下平上而官長上而君相權力愈大嘘吸愈衆又豈有不盡天下而孝子之悌弟之者哉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机正在此天下風俗壞時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人品心術壞時亦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少有拂戾便容受不下稍有才氣便收拾不入所以一到長成放出無狀來遂不可當古來洒掃應對奉几侍立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氣使之斂向入微又如天子之子齒冑鳴謙曰君在則禮然父在則禮然長在則禮然此是何等意思天下不患無才幹而患無眞性不患不能爲君父師而患不能爲佳子弟也以子之道君之在在通是可奉侍可惜憐的意思以弟之道君之在在通是耕讓畔行讓路的意思昔舜禹之有天下也天下方謳歌之訟獄朝覲之極其薰赫而舜自視不過有虞之窮人耳井廩猶存祇載莫見晏天父母方恨無所控訴而天下已

治矣禹自視不過羽山之罪人子耳父痛莫贖洪
波驚骨路逢罪人不覺淚數行下而天下又治矣
以至文武之孝莫不皆然彼猶然日朝于王季之
寢門三也彼猶然事事關其懮愋而在在受其提
命也故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文武不終
於爲人君而終於爲人子也想其惠鮮鰥寡弔民
伐暴獨有此前人之心事耿耿胸臆間耳彼丹朱
之啟明豈其無才然一傲字已結斷天下命根矣
此五典百揆所以屬之有鰥民也

孝弟總論下

凡聖人言孝皆不是小可的事禮記云小孝用力
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夫子說舜之大孝便說德爲
聖人大德受命分明是完天之所生以天事親了
須曉得親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親我所生于
親者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我原是圓陀陀光
亮亮大家作一塊的親亦是這箇天地萬物亦是
這箇父母生我一身便要把身所有者畢羅而獻
之父母方是聚順若只去用力用勞把那箇粗形
相伏事而一點空靈真骨血無邊寶貝却拋下不
理可謂孝子乎我事父母又要將父母一肢一節
一念一動下至涕唾几杖無不盡情承奉而父母
一點空靈真骨血無邊寶貝却拋下不理可謂孝
子乎故纔說大孝便是順親養志順親者順其靈
妙之親也順其先天未分之親也其汨沒情識中
者僞親也養志者養其大公之志也養其徹地通
天胞民予物之志也其軀殼形骸中者僞志也然
要順親養志又須誠身守身守身者守其明善之

身也守其以達德行達道之身也不然則竭力顧
養忝顏侍養亦僞身也能認得真身始能認得真
親故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曾子之身與曾元
之身便懸隔了故所奉諸親者亦自不同今且以
舜孝王祥觀之王祥之孝至真至懇不遺纖力豈
不幾於舜之不思不勉者若道孝與舜一則王祥
便是堯舜了若道孝與舜一而品地高懸心量尚
未完滿又難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蓋大舜從
靈明上認親王祥從郛廓上認親大舜視瞽瞍便

只惜未開眼

事事有這個在

是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其要殺我要不使我要之心都是後來習心其真心原不乃爾假饒從其亂命取快一時奉承他習心却把至神至聖至慈至仁的真父母結斷了種子於心何堪於性何忍故百般維持百般挑動果現出真父母來若王祥臥冰等項罔是天性篤摯然其所隨順者情識之父母也亦緣王祥之身未造虞舜地位故所認亦止此此即是善之不明也明乎善便完全那靈靈活活的隨在生出自有寸尺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告而娶等項非有成法可模自家心靈必如是而始快耳自家如是所以服事父母者亦如是故云事父母幾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父母元來只有一善心則盡屬吉祥善事就做微有轉念而此善心亦隱隱躍躍未肯澌沒向盡此亦是轉凶為吉之幾事父母者正從此處宛轉幾未動挑動他幾甫動接引他幾有失挽回他是以心幹心視無形聽無聲的工課故不待行事不從當見志不從時孝子已費盡心机矣惟如是故能心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如此而誠如此而順便把天親與我聯屬一本之真原團團圞圞會在這裏便把天地同根萬物同體之真原團團圞圞會在這裏何性命之不周何位育之不行何天下事變經權不在吾靈明斡運中是謂集百順以貽之親大舜之所以德為聖人備福尊養者此也武周之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亦此也此箇是常存的常活的徹于重玄而貫于靈蠢的故舜同天之命而凝天之休以天事親也武祀乎其先而達于郊廟以親事天也究竟是一生字自有天地以來無日不生親與我都是一生生相續完着這箇生便把一世有生的物事都相觸相動了方謂之無忝所生張子西銘全是發明此意如王祥之孝不免是箇死法會不思不勉矣而未可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得與中是何物是那天然活潑的操無形之規矩能盡天下之方員故云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從容中道聖人也然既不會得不會中則亦謂之思勉何也思勉者意也識也性真不全

盤捽出，則傍在意識上用事，若動着性諦，雖如舜之號泣怨慕，不可爲人，不可爲子，這樣困勉之極，依然不思不勉耳。吾人既不能生而渾全，與堯舜一般，當思親所與我是何物，原不是耳視目聽的空髑髏、酒囊飯袋的臭東西，何堪將此抵塞糊塗過了日子，且以此奉其親也。思及此，一躍躍出渾身作汗，便不肯把天下第一等，饒與別人做自家做得一分，便是孝弟盡得一分，到完完全全修德備福，則舜武爲君之孝，與周公爲相之孝，孔子素王之孝，莫不殊途同歸矣。

人皆可以爲聖賢，患父兄不以此責成之耳

慈教之報

教子孫，情耳，乃亦爲功乎？曰：父母以子貴，即朝廷。功之矣，況一人成德，世界受蔭者乎？如太任胎教，西伯與王，孟母三遷，亞聖廟食，此其大者也。其他善教，不論窮達，皆可食報，故有責子而家族以滅，嚴延年之棄世，濟岳之被收，顏竣之責覆是也。有聪子而家族以起，顏曾之窮窘，毛鄭之義門，尹焞之善養是也。禍福無常，久近不一，甚或慈教於百年之前，而二三世內始食其報，固不能具論也。慈

獨舉其朝種暮收，耳目睹記者，而賢父兄之樂，已彰彰矣。至若積德遺後，以身立教，非慈之最喫緊者乎？然已具諸種德報中，故不悉。

聖母

爲太郡者能無愧[illegible]直[illegible]乎

○雋母勗子仁恕卒成名臣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當武昭時，文法操切，公卿多坐法，而不疑以經術重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

首記二母者劉丈夫家長作个榜樣

贊堂生色

按不疑嘗謂暴勝之云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成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至身爲政亦用此道其得于母教者早矣

○○虞母勉子忠義身膺紫綬

虞潭母孫氏少年而寡誓不改節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稱潭爲南康太守値杜弢搆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産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爲慮也盡發家僮服佩以助軍資内使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即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卒相皆就拜謁年九十五卒謚定夫人

指兒孫以報國岳武穆劉順昌所能也孫氏可謂烈丈夫矣

○○穆寧直道傳家四子皆貴

寧清愼剛正以氣節自任祿山反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起兵斬之搆東光令史思明遣使來誘寧斬以殉眞卿奏署河北採訪使寧以長子屬母弟令遠去而以身見眞卿曰先人有嗣矣（此義與孫氏遣孫從征可並存）願以死從公眞卿禮敬之累殿中侍御史友轉運使轉秘書監以强毅不能事權貴屢貶屢起尋致仕寧好學教諸子嚴事寡姊淼每誡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在直道爾等愼勿爲諂卒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贊㝡孝謹爲御史中丞質强直爲右補闕員和粹工文詞賞節義官侍御史

非爲名而直也可知

東坡云但願兒孫愚且魯無災無禍到公卿便以癡貴望之矣故坡子過雖貴無聞焉如寧之教子一直相承世德食報不亦厚乎又前此韓休亦善教子家法甚嚴七子皆忠顯滉復爲宰相故世言家教者稱韓穆吁盛矣○積德與慈教並重積於身以裕後竇禹鈞是也然其贈詩則云教子義方矣至慈教則德益茂是合子孫共爲積也歷觀著姓名族益必由此有父兄令儀令範而子弟漸以趨時因漸以放脫此便是發酒風了再飲福不去也然亦本少年不早敎

寔欲爲世界度得好人則化誨無處不用況子孫乎

有寄片不駁爲有才者北宮亦一

使成性于來故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兒雖寬猶可教貴豪子弟尤須痛䋲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養顚指氣岸種種已積之胸中矣非嚴父良師共習追琢未有能成大器者也

○○李晟嚴禮立教五子奇絕

晟以忠節復京師封西平王而又慕魏徵之爲人每進對謇謇有大臣節治家嚴子姓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之旦崔氏女歸謁責之曰爾有姑當治酒食待賓客爲權何得來乎卻不許見其

隆禮敦教如此子五人愿憲愬聽皆奇貴而愬平淮蔡繼世爲功臣

或云十五子

郭汾陽之功優于西平八子皆貴然晞嘗縱卒暴掠爲段秀實所誚曖於公主爭言至不遜非遇寬主幾殆矣餘皆泯泯無聞至自詫爲奴才則汾陽用寬而西平用嚴故也聖人係家人而嗃嗃猶愈嘻嘻至合父母而號之嚴君有矣夫

○○陶母却鮓子鎮八州

陶侃母諶氏世貧賤侃就學母紡績給之侃少爲縣吏監魚梁以鮓遺母不受責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爲悅乎祗增吾憂也（此亦清貧氣丈夫所難）鄱陽孝廉范逵與侃善來寓宿時大雪母撤所臥新薦剉以秣馬又截髮鬻以供饌逵聞太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遂力薦侃侃後爲八州都督勲貴震天下

○○○陳妻義方門極四貴

陳省華與妻馮夫人俱善教子以大義不以寵祿子堯咨舉進士第一而堯叟堯佐復同登進士太宗問誰子左右曰是樓煩令陳省華子也帝嘉其善教召爲太子中允後封秦國公（一貴絕奇）

堯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有異政否堯咨謝無有夫人不悅一日縱言州當衝要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成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落地其教如此長子堯叟至丞相次子堯佐亦侍從諡文惠堯咨狀元至節度使皆名臣封秦國夫人

不惟封君少此嚴整且亦少此識見矣太任胎教邑姜佐治家之典顧不在婦德哉

他人猶不求知此

○程父委贄濂溪成兩夫子

周茂叔號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莫知者獨二程父珦知之遣子受學焉明道先生早負德行比顏子倡明絕學封河南伯伊川先生以宰相薦至白衣侍講師世淑人封伊南伯爲一代儒宗珦官至大中大夫

百世有一士猶接踵而至也而兩聖賢並出一門後人得其微言緒論成眞者衆矣謂非大中公所貽乎

二公卒與徽聖並祀千秋偉哉

○朱父奉書三賢造百世師

朱子父松將沒命之曰劉原屏胡籍溪李愿中三人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朱子奉遺書受學三君子卒爲大儒官煥章閣待制封徽國公至我　朝世襲博士

二程倡始朱子集成儒術之盛極矣而皆賢父兄擇師成之故教子者以親正人爲第一机椎云○父只患子舉業不精而二尊乃求之道德之彥卓哉見也天牖其衷矣

琴瑟靜好之報

此光雅乃爲家之福也

○文紹祖不棄夙疾之婦子孫登第

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爲婦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吳次彝不嫌危病之妾竟賴生子

次彝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顧自念孱弱欲（賢子）其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于母母語次彝彝曰貧（賢妻）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鬻衣飾餘羸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遂延醫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彝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寘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舊忽有身國彥客楚膺病歸竟卒卒不一月而病妾舉一子里閈嗟異以爲陰果之報

此是常情一指點便覺無限感忍

今人執查少者乃不許相見

以此爲妻而不念結髮者衆矣

○劉廷式篤愛瞽婦二子皆貴
廷式本田家有鄰翁女美姿容乃聘爲婚越五年在太學廷式中科歸鄉訪鄰翁已死所定之女雙目失明家極貧困廷式使媒申前好女家使人辭以貧病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爲翁死女病而背之卒成親而閨門雍睦夫妻携手而行生二子及盲女疾卒廷式哀哭良切蘇東坡慰諭之曰予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曰我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也不知有盲緣色生愛色衰愛弛于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爲妻乎坡捫其背曰此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有古亦未聞其盲女生二子相繼登第世爲仕族

世有視妻子爲塵緣以外遇爲曠達者知此義否○甚美者必有甚惡則甚醜者必有甚好矣

○○孫泰娶獨眼女名知天府子壽雙高
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女可娶其女弟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鉄燈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旣半投之矣泰道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復以餘貲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怖召詰之嫗曰老身嘗逮事嫗于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主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反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奏帝命增汝壽九十生子展進士及第世爲顯官

擧三事而平生隱德高行當難枚數矣讓屋一條更屬難上難

○○張孝純續娶貧盲之女四子顯官
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捉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

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蓋報施之理云

許貧女而未聘娶之已難矣況未相約之盲女哉視田舍翁多收一斛便欲易妻者何啻千萬里也

長古婦啞病何如啞孫乎

○鄭叔通不背啞女之婚生子登第

叔通幼時父母聘夏氏女爲婚及長入太學登第而女已啞其伯叔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且先人有約豈可違背以傷倫理若無恙而完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乎竟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子登第

負心離婚之報

○○○李生思以貴易妻遂奪科名

宋李生福建人善讀書爲文屢赴試道過衢州旅店翁夢土地告明日有窮秀才赴省是黃甲人可善待者店主于是待之甚謹給以橐囊助其僕馬李生曰何愛之厚主人曰土地報夢秀才必然高第所以待也李生暗喜必貴但貧陋特妻不堪作夫人當娶美者既去後店主復夢報曰此人用心不善功名未遂便欲棄妻此去赴省不成也于是果不第士回店向主一茶不與并不納宿生問故主人曰土地知子有棄妻之念故無功名生驚愧而去吁人之暗室一念纔起鬼神即知所云暗室欺心神目如電人間私語天聞若雷詎不信然　陰隲錄

一人神明非他徙十耳

依德和精糟妻雖黃且當地然甚是愧也

○○王生代寫休書削其官

王生定興縣固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土地廟忽一夕里耆皆夢神告云王生後當爲郡太守其職卑每見其過躇躇不寧室爲一屏障之庶免起避里耆驚異即爲具土木夜復夢曰屏不必設王

然則文學話言其可忽乎

妻已貴矣夫貴棄者謂 虐丕原賤則自家富 初何如

生作人寫休書無前程矣遂終身不第古云一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信夫

○○史堂貴而薄其妻夭折壽祿

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家女爲妻悔之遂日睽隔不復同寐其妻欝欝成疾數歲堂不一顧妻亦飲恨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堪憐堪痛）堂終不顧（鉄百人中一个也可恨）及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爲厭勝以土氣蓋其面兼以木枷索束縛其尸而殮是夕托夢於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

豎子喫苦 淚眼爲枯 這恨如何銷除得

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堂果卒

○○○孫洪代寫休書神譴下第

此迹便佳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日月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聞訝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訴求離某輕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言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大學內舍生免省試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詞護晚持從橐侍經閣舉二丈夫

好朋友 此生宗有行陰功者

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孫公祗畏天譴之功也此事何雅州親聆其說于公令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樂善錄

言行之神 忧惕之重 改過之益 見紫其見

乃知室家和氣之足以致祥也乃知挑人家變者之虧敗行止也

○何元益棄失明之妻父子俱夭

何元益與趙明大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爲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失明女適士人葉惟先（其報必有大好）惟先登第三典大郡文昌化書

人悅豹 … 矣

○○○裴章薄其妻李氏壽祿折盡凶死

無所就恨是皆其說恨

章河東人，父裴冑鎮荊門，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冑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從曇照敘舊，照驚吁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而死。出獨異

浮游者多犯此條可急改過

婦怨無終，天亦爲動，然李氏尚在，而裴章既削壽祿，又死非命，報不啻數倍，其直矣。薄倖郎祇此，能不寒心。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鉄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傲弄如狂

丈夫遊蕩足父衙可令後婦人生色

而武，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惧與女安樂，棄余吁嗟，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恣志馮陵，失行之女，忘身潵潑，則亦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妗，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而盲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之，則情理謂何哉。此卷耳東征之詩，柔情婉韻，模寫拮出，爲王化第一義，而樂妻子，宜室家，順父母，亶吉祥善事哉。

不淫之報

○林茂先呵夜奔之婦父子登第

茂先才高過人以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汚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氷霜其操鐵石其心

○○楊希仲拒調戲之妾卒魁多士

希仲蜀川人未第時爲城北富家館賓有一美妾年少自負才色潛詣館調戲希仲試以素志希仲正色

大好試場

拒之而去其妻在家一夕夢神告曰汝夫獨處書館堅持清節暗室不欺神明知之後必當魁多士妻覺想念不知何由歲終歸家妻告其夢答以館中美妾數來調事妻然之明年希仲登第

須平時此念思不然臨時恐綽約也

此處容不得一分柔軟茂先之呵希仲之正色其剛腸梗槩凜凜不欺足可見矣稍稍依違便未卜其能全璧否也

○○聶從志力卻奔婦延壽三紀科名三世

嘉祐[illegible]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

倘中路來雖陰府亦謂難遇美樂道之如此

曰鄉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於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强而退奉上帝勅聶從志特與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志歎曰此固有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科

更難得

不在片時

忍得片時雲雨增了三十六歲活富貴了八九十年世間便宜孰大于是

○程彥賓不染虜掠之女百壽無疾

賓爲羅城使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子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女猶我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九十七無疾而死諸子皆爲顯官

不染固佳何如使軍不侵掠之爲愈乎一城之中戮辱何限豈權固有制焉而彥賓不得獨爲政也吾尤憶吾曹彬耳

只嚴決不可犯

〇〇王華郤自獻之妾狀元及第

華號海日餘姚人陽明先生父也嘗出館主不爲禮因爲屈屈歌有分付兒孫莫教書之句後又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峻詞却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

早已驚天上人矣

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陽明以新建分茅遂生封如其爵世之昭昭飾節而墮行冥冥者可儆矣

〇〇浙館師却叩門之婦因得不殺後貴顯

奴近投此二畏可見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其子取被子告母母以卧被與之悮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夜詬妻妻不伏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俟門啟而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告以主母命招師師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告爾主人將治爾罪使復召其妻親往師固拒之曰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誓不及亂請速回步門終不啟使怒稍解然疑終不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眞君子人也始述昨夕事始末謝其悮師隨登第位通顯

餓肉虎口不咬者幾人妻之命亦懸絲哉假令師一開門科第也無色也無命也無矣戀着須臾歡誤多少人怕怕

〇〇直隸士人却授期之女得以不死遂奪元

南京某生赴京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使婢授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領畧同居一友素輕脫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暗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俟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振劍俱殺之首于有司明日榜出此士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少年士子當以此二人爲

○○○陳醫師卻報恩之婦神祐一子登第

姑乃泥心 婦亦謝存

餘干陳其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幾危矣陳爲治之得痊貧無償藥陳亦不責其報後陳偶薄暮過之貧士出館毋與妻留之宿夜深姑謂婦曰爾夫之命寔由陳先生再造久欲報之未能也今在客途爾往伴一宵以報德婦唯唯夜就之陳拒之曰柰尊姑何婦曰此姑意也陳曰柰賢夫何婦曰夫之一身皆君賜也何有于婦陳曰不可婦强之陳連曰不可不可遂坐

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字於卓最後幾不能自持又（險甚）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迄明乃去後陳有子爲庠士應試考官閱其文棄之忽聞呼曰不可四顧無人復閱其卷又欲棄去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最後閱其卷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考官曰是必此人有隱德故神告我乃錄之榜出召問述其詳乃知爲婦不婦之報後子登進士第

咬不斷線故延至天明

定誰打探一字不漏

此人幾欲低回就之矣幸守稍堅耳欲火迷人處百鍊亦成繞指要在未動前吃力一刀

是知修陰德者

○婦自技癡借題作文非代筆也

○汪天與卻自投之婦幷還遺金貴胤高壽

汪天與世居兗山孝友惇篤父南崖郡庠好客天與傾囊佐之與二弟分產自取瘠薄者平生退讓無一字入公門年三十無子客濟寧遇風鑑相之曰君貌類羅漢乏嗣壽亦不永公恬然不怪愈輕財好施嘗寓淸江浦夜宿有婦人扣門閉門不納其婦曰君數遊妓家何獨拒我公曰彼則可此則不可婦慙而去至瓜渚渡江衆競渡有遺橐從者欲携去公不可坐

待久之見一人號呼而來且曰吾鬻產得此舉家待命不得則入江而已公問狀與橐合舉而還焉其人叩謝問姓名不答而去復至濟寧遇前相者訝曰君非吾向所謂羅漢者何頓變耶必有陰功當生貴胤且高壽公亦恬然不答後果生三子幼子文璧舉孝廉令典教秀水孫曾遶膝年九十有二步履如壯年

兩恬然處定見定力不以得喪死生動其中矣

爲善須如此堅貞始得

○姚三韭卻通書之女子孫登第

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常行窺伺卞岸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納于鞋中卞得之即托以他事辭歸袁怡杏作詩咏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答書自辨其無此事怡杏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費樞不犯自托之婦科名見貴

樞字道樞廣都人入京師天晚宿旅館主家婦奕然倚戶纖而前曰竊慕上客高誼願申困苦之情費愕

然曰汝至此何爲曰我父京師販繒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夫亡家貧不能忍飢寒願依於子費曰我不敢犯非禮汝情已知當往訪汝父遣人迎汝婦感愧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販繒者家通名求見王翁曰何事見教曰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托是以來翁曰昔夜夢神告曰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道樞殆失矣君姓字是也願聞其詳具以告翁翁流涕謝曰神言君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處果所見女之時即遣長子取歸明年費登科爲巴東

太守

此事往往撞着神明令人無逃避處

只眼在此此處失脚而後都不自由

此法太嚴否

漁色宣淫之報

〇漢亭長脅奸致殺寃訴刺史族誅

信廣縣婦人蘇娥寡居無兄弟自將雜繒帛并婢過蒼梧高要縣賣之暮至鵲奔亭行人已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而婢暴腹痛娥往亭長舍乞漿亭長龔壽操刀來至車傍問娥曰夫人從何來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娥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汙之娥不從即以刀刺脅之立死并殺婢埋樓下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扛及牛骨投室井中人無知者至明年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宿亭下夜未半娥出訴寃敞曰吾發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乃捕壽拷問具服收其父母皆係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隱惡經年王法所不得者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報可 出還寃記

殺人取物最無賴不齒者若乃見色而悅脅之以刀則淫心一蕩士人或不免焉到騎虎處乃有不自由也可無戒歟

況作此心縱使不能不熱腸熱腸便不能不從矣恨在當初一着

〇〇張節度奪李尉妻為鬼殿死

天寶後有張某為劒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燈以縱士女遊觀特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張欲誘見之數日遊翫者雜沓而李妻不至潛問其隣某以貌美不出乃於開元寺選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八音聲關捩在內絲竹皆備令士庶恣觀限三日滿即將進內殿於是百里內車輿闐噎李妻復不來至三日夜深人散李妻乘兜子偕一婢至而人已奔告張矣張乃易服往院內脫空佛中坐覘覻之果神仙人也及歸潛求李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妻皆驚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為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杖流嶺南死于道張因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其妻適李尉每有庸奴之恨至是亦許張寵敬無比然此後常髣髴見李尉在側令術士禳謝無應歲許李妻亦卒張疾病常見李尉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妻來張驚問之答曰某感恩恩有以報李某已上訴于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過茲年必無虞矣彼雖來擾公若不出必

不敢升堂愼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紘極高與張結壇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數來教以嚴愼忽一日黃昏時堂下叢竹裡有紅衫子袖招張張以爲李妻來也都忘前戒便下階奔赴之左右隨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搥張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惟心尚暖扶至堂而卒 出逸史

長官威儀都用不得

○○○李登以淫婦女及橫取罪惡削去狀元宰相

登年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鄉薦後四舉不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爲勘此生何如法師諾之爲叩梓橦神帝君命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時賜以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行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其夫白罪於天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隣居王驥室女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其籍矣終身不第法師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吁士人可不戒哉

一歲不戒十歲頃盡

吁此所謂梏之反覆者也父祖積德許多年方得狀元宰相現世而戕削如此孤負天恩孤負祖考矣且其歡樂勢要視甲第萬不及一而竟以攢入少少許喪安言多多許哉

○○劉堯舉私舟人女貶其科名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僦舟就試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棘闈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堯舉私課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私通（樂哉何）劉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司皆嘆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詰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乃獲薦

是中機

於舒州然竟以不第死

○○洪熹以奸室女貶官積善得復

熹忠文公咨夔次子也族叔洪璞殺其僕姓駱者洪公與維持泯其事明年如厠忽覩其僕招之詬石遂忘其身連歷陰險之路至一大官府見綠衣緋衣者東西坐金紫人居中綠衣吏高唱云洪熹枉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曰爲說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致叔于

辟一也駱無子妻貧無以養使璞資之終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撿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强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可與駱氏立後具命綠衣導之回途中問綠衣人間何事最善曰救人爲先繼絕次之復問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其年月姦室女某人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泪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在池州溺死陰間錄其正直故得職已而前至大溪綠衣人推墮之恍然而甦死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傍以心煖口勠未就殮耳未幾叔璞亦死後洪公以秘撰兩浙漕召憶冥中書甚恐後竟無他官至端明殿學士蓋上壽而終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嘗梓以示人顛末尚多姑畧書之

全梓必更精神

人人從這冥中詳勘一番亦知爲善矣但造物無許多煩劇耳洪公梓以示人大是公善其力行不待言也克盲前職宜哉

○○歷陽船長謀人妻不遂爲虎所殺

是天巧非人想所到

成化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船人曰我正往歷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於此最多熟識爾妻可留船中我與爾去覓舍舟師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紿其妻曰爾夫已落虎口矣妻泣舟師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臠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舟師不得已領其妻往山下尋之不意遇一虎竟搏舟師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果死於虎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以實告路

虎從何來

心現虎相矣安得不遇虎

淫婦心最毒切不可與作緣

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
復夫耶其婦如其言往縣前果遇其夫復完聚 談林
生中死死中生耶云無復天道
○王勤政誘奔婦不果爲鬼所隨 此府王好爲志
政滌陽民與一婦姦婦絕憐愛之有偕奔之約而尚
虞其夫追及未幾夫爲婦所制而死政聞變大駭即 事亡不自由了
獨身逃江山縣相距七十里自謂已遠禍可脫也飢
入食店業店者供二人食政問其故曰向有被髮人
隨汝入非二人乎政驚知寃鬼相隨復詣郡自首蜀

被命見

叅知易公領郡親爲讞決而傳其事焉 談林
王勤政無預殺其夫也婦自計死之而政以宣
淫當其辜奸之謀殺也殆非意所能規避哉
○○○張舉子從擲釵婦相對就刃
金部田員與豪家子弟張生同科俱少年相得一日
閒步經一大宅窻下過客聆其中贊美聲過百餘步
復回窻中婦忽擲金釵一隻張生低回久之即有紫
衣者趨出見招言此某官子婦也其夫使蜀未回婦
約郎君於崇夏寺中某日相會以此致意張如期而

君子寺死于寺于巧

往果然後輒時時相讀田諫之不聽未幾其夫歸倘
知其事隱而不問欵曲閒謂婦曰吾前度險閣顛危
萬端願飯百僧女爲我往尼院償之婦諾往張生知
之遂往會焉其官率健卒携利劍入院同謀者皆殺
之婦與張生一對就刃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曰此
人間最巨蠹也傷風敗俗殺之空矣何必致問中外
快焉

有以此夭人致人室家不壁祖澂不保尤爲可恨

少年欲寶何所不至辟如口腹嗜味愈縱愈狂
力自歛飭則益淡將去矣又有邪說以鼓其欲
曰好色非慧男子不至此吁鵲之彊彊奔奔狐
之綏綏縱媚彼非慧性哉任我之欲而無禮則
禽獸何殊焉陰律有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
人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槩觀行穢之家源流
踵獘自可灼見況奸則妬妬則殺又或遇屍瘵
之婦瘵毒之妓性命不保胎產爲爛眉鬚墮落
臭穢可憎嘗有一友犯之自言片時失脚終身
腐刑且其楚痛難堪幾自縊者三次矣少年豪
士染指良家則陰譴禍殺可慮恃財嫖蕩則耗

家惡疾可慮何似漸忍漸戒亦省些腸斷眾生陰功乎有倡此蠱人者罪益必及之

貧助嫁女之報

○○○劉弘敬嫁剽俘之婢齡福俱永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泗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恕施人（自難）之惠不望報（尤難）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元溥延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咽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寛且有二年之期勤修令德與或延之夫一（妙語人未必知二年可修况終身乎）

德可以消百灾猶言爵祿而况於壽乎吾三載當復（切勿負此歲月）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人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内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忞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居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骨肉俘掠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簑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痛敝之極）

於地汝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尤能發
憤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爲神明之誅焉問其親戚知
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妝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
女而嫁之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
塵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
以報之某聞陰德動天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
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
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幸得
請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
無復及禍其殘害吾家者悉案理之存者禍身没者
子孫受釁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王山川於淮
海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猶未甚信後三年
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請君自眉至髮
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相者曰吁是有陰德上動於
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溥始以蘭蓀之父
爲告相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
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況蘭蓀之家無後矣身賤
隸矣而能不顧多財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

二十萬買 五十萬嫁 凡七十萬 三秩而富 公三代是 入嫁家業

之厚哉 出陰德傳

○范明府嫁故交之女祿壽頓增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
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
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何爲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
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
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堰官兵寇之亂略
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妾
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
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
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爲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
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
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出報應錄

○韓魏公還郎官之婦子孫世美

韓琦封魏公歲飢時爲安撫使汰冗職逐貪殘活飢
民一百九十萬後以故學士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
使復賑活飢民數百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
姬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琦問其故張謝以

然則惜命可乎委命自限又可乎 本爲嫁女拚命遠官 今乃不憂不嫁是何等慨心

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琦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爾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曰妾本借職郎郭守義之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㧞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千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之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

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者甚多琦後贈至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爲相嘉彥尚主端彥純彥粹彥俱顯官孫曾孫冨貴纍纍皆魏公培植之也

○○曾公亮贖鬻商之女身登相位子至尚書

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公亮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惻然動心得免於難旁舍生顧視久之曰僕向官於其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視家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第償其直索其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于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攜女如期以往則公亮之舟已行三日矣其後女嫁爲士人妻公亮夢人謂曰公有陰德必獲厚報後登第大魁歷官至相累封魯國公

以太保致仕年八十謚宣靖其子孝寬復登第官至吏部尚書

他人此處遻欲見面欵曲敘得無限仗義䟽財模樣誰甘便行○僞欲要此女是其應變之才處

○馬涓父不妄任官之女子魁天下

涓之父中年無子因娶一妾容貌姝麗擲髮時見公輒迴避怪問故妾曰父守官以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母乃鬻妾以爲遺骨之資而未經卒哭約髮者實

素帛，勉以縫紩裳之，不欲公見，別無他故。公聞之惻然，即日使尋其母，以女還之，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母子拜泣而別。是夕夢一羽衣人曰：天賜汝子，度長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名曰涓，即馬巨濟也。及長中魁三次，天下第一名，爲馬氏三魁。

○閩富人不妾任官之女，三子及第

富人無子，欲買妾，皆不育。有赴任官携女妻而往，妻適沒，行李蕭然，進退不及。其女及笄，且有姿色，因言於父曰：母歿，父則窮索，何？父曰：汝將若之何？女曰：將我價錢葬母，餘爲行費，立契券，期父任滿同可同歸。父泣曰：吾止有汝，安忍離棄。女曰：舍此無策。父流涕以女計問於邸翁，翁言於富人。富人資錢三百千葬母，父子別去。女歸富人，富人見其姿貌大喜，女不以爲戚之容見主翁。翁見其聲音閑雅，行止自常，自意非吾偶也。又見其以素帛搃髮，使妻問故，女以實告，復呼邸翁問之，翁以實告。富人感嘆，即令女隨邸翁去，還父。父驚慮無錢償翁，曰：以女還君，有助資二百千爲路費。他日仕宦回，却相見也。父與女拜謝感恩而去。

他人不自幸得其種乎

必非爲富不仁者矣

後富人正妻生二子，皆科舉及第

○馮京父不妾任官之女，生子京狀元

京之父，并州人，壯歲無子，其妻與銀數錠，謂曰：君未有子，可爲買妾之資。至京師，問牙婆，引一女來立契價銀訖，牙婆去，公問女之所由，女涕泣不言，固問之女曰：父爲官綱運欠折，鬻妾陪償。馮父惻然不忍犯之，即呼牙婆遣女還父，不索原銀，女拜泣而去。馮自京歸，妻問妾何在，馮實告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里人皆夢鼓吹喧鬧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京，鄉會殿三元。

○時牙校不犯辦喪之女，生子尚書

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年已六十歲，婦方四十歲，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餘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歸異時得子，爲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儈，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對，竊見以白布搃髮，怪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掾，卒，扶櫬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喪耳。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

情到惻然處難堪

□道路中詳事椽妻至都下殯畢方歸妻問買妾狀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君商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爲官至吏部尚書

人乃有恃財㛐誘羅致良家詐言妻亡婚書定聘者其虧行失心爲何如耶

○○張孝基感化婦弟而還其財昇爲嶽神

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歿盡以家財付孝基以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子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之

父喪不求同族分財之子已見有廉恥不

不止一伎義疎財實有如于在

世間固有岳丈死爭折帛儀紛紛聚訟者況席卷數年之成業肯還之乎此事自關風化非細故也

○○劉師文却嶲產之貲登第高爵

師文明州人流落蜀中母以繹紉教之學成都大姓

楊氏奇之納爲壻楊氏數年方婚旣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竊往窺壁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畆爲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黯然鬻之迨盡今貲吾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人壻而令其賣產以相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後得登第官至侍郎

今人却有無嫁貲而不妻其妻不納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嫁娶而責財幣若償宿負然眞夷狄之道使貧家殺其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母女姊兄弟妹都無寔心相愛直鋪張好看耳奢僞之貽害可勝道哉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官府縉紳恬筆此風爲利甚大

寬下之報

○王旦度量寬弘致位宰相

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塵埃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訴於公曰食肉不飽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見庾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公知樞密院五年平章事十二年佐太平天子言無不從任事旣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必得辨而後止勳業蓋世爲一代保泰之純臣也吁休哉生子王質爲侍制王素爲尚書

○○張齊賢不治竊器奴三躋相國

齊賢謚文定爲運使時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公在簾下熟視不問後公三爲宰相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拜不止公憫然語之曰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

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久今與汝百千汝去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私汝安愧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去

知此等人方是用公子孫

○呂公著不治碎玉婢遂定台鼎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不定其孰可相國乃俟其齊集令婢以一筐盛玉甌茶齊餉之既還詐跌於地甌皆碎諸子閧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語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此子眞宰相也後

果然諺曰有大量有大福信夫

父既予受子亦受所當然也

○○胡公不以假引訟其僕孤生子顯貴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恐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安哉老學菴筆記

刻薄人未嘗無此想直爲利所唔却抹殺過耳

○○于令儀不以盜罪隣子遂爲令族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乃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宮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皐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澠水燕談

今亦在一轉移人處亦在一轉

大難於

○○○馬翁不以愛子戕其婢再生子貴顯

馬司徒父年四十始得子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妻

保若拱璧一日婢抱之失手殞于火左顴焦黑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婦驚痛撻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逃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公果生子左顴宛然黑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嗣不暇而憂婢死杖下仁何至也貴子重生有以哉林談

不由不感泣

○○沈心松夫婦慈仁子孫皆登第

沈心松袁黃之姑夫也袁黃叙之云公素慈祥愷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陷以大粮長之役恐破家潛匿

難難

主人

虛墟後閭里人更報其叔代之心松曰叔家不及我奈何我安逸而叔受困乎即自出認役幸不大費異役因納司吏隨提學出巡守法廉平有同邑張旦棄吏業儒不聞考期公連夜促之且爲效力既入官以銀十兩爲謝公笑却之曰我在學道提携人甚多未嘗受謝乃受故人之金乎公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絕不加于婢僕一日赴燕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

迪吉錄　卷之五　寬下門　六八

視福心者好触人過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恕容可掬

妻即吾姑袁夫人促之曰汝何今日獨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故未忍起耳且僕其下田作業吾徐起未晚也其忠厚不肯斥言人過如此吾姑袁夫人亦有厚德未嘗疾言遽色予偶坐廚中片餉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親携好酒一碗置卓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覆之於庭姑詢其故曰我將謂茶耳姑曰汝不知原無過今凡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可掬蓋耿耿數言嚴于捶楚又有小童持盤盞覆廚下其母自責之姑望

恕人

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得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之足可也一田保附舟問病姑爲送舟金且周食用復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予曰貧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其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以此待人終身豈有喜愠之色乎予見婢僕有不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愠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第吾邑無父子進士自道原始也出[illegible]葉定衡

○○○韓琦德量過人鼎盛無比

迪吉錄　卷之五　寬下門　六九

實然

[illegible]

琦爲館閣時嘗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閱開封試卷二人喧爭不已公安坐閱卷如不聞拱辰以琦同館忿不助己責曰此中習氣度耶琦和顏謝罪出鎮相州因祀先師宿齋館夜有偷兒挺刃觀曰不能自濟故來求公琦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與爾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富貴何及琦即引頸受刃偷兒叩首曰以公德量過人故相試耳几上物已荷賜願無泄其事琦諾之明日於寶廡中如數取償終不語人後偷兒以他事坐罪獄中備言其事以傳公

又悟定又細審

德後帥定武嘗夜作書令卒持燭卒他顧燭燃琦鬚即以袖拚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矣恐主吏鞭責其卒急呼曰勿易之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愛之甚忽宴客次吏將誤觸碎于地坐客驚愕吏將伏地待罪琦神色不動笑曰物破有定數汝誤也非故也奚罪

生子五人以比五桂而爵名過之又具嫁女集中

琦父子貴顯宋代一人而其量亦大驚人矣非

此滄海度那容萬福流

此造物鬼神假此以[illegible]行也

家政酷虐之報

權貴之家長猶郡邑之有主也酷奴虐婢楚苦堪憐且渠亦人子所少於我者惟錢耳以乏財之故甫七八歲即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頎指氣使惟吾命矣又從而殘忍之虐使之責所不堪已又飢寒之錮閉之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令我身當此將如何哉每見婦女虐婢有炮烙搒指之刑然多起於妬根誰致之縱之則丈夫亦不得辭其責矣又有驕貴子弟粗豪勢家專以無道加人雖妻

妾猶不克堪貧人爲債所窘一寘男女其中求出不得超生無路名爲人生地獄吁可言哉可言哉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是何業債是何因緣使我投入窮胎得不有此光景耶設身處地試一受之

○康季孫破戒殺婢嘔血死

季孫性好殺滋味漁獵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于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

數年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進明嘔血而卒 出太平廣記

一陽世人解作此語

○○王簡易捶殺小奴腹中作塊死

簡易暴得疾腹中生物隨氣上下攻擊臓腑伏枕月餘一夕塊物築心而死數刻方寤言爲鬼錄至城隍所陰人相謂曰王君頗聞修善何遽至此尋見城隍乞放檢簿書猶合得五年活遂甦至五年腹塊復攻心遂逝又醒曰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

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吾舊使僕僮年妙齡因約束之遂至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又備一段公案來）吉州牧鍾初荷大鉄枷着黃布衫冥司勘非理殺人（此見最痛人）事款問甚急妻遂詰曰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 出報應錄

知殺人之爲重罪則知救人之爲奇功

○梁杜嶷枉殺其妾夜見之而死

嶷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乃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訖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寃嶷旬日而死

嘗訓眼出莽時不只

殺妾且欲擬寄書人也狠毒至此

○○范略妻截婢耳鼻生女如其婢狀

略幸一婢妻妬虐截之後誕一女亦無耳鼻及長問此婢具說聽由女悲泣恨其母母深愧悔之無及

貪濁而又不能制妻使虐婢若是罪亦必及之

此女解事不幸

婢僕善惡之報

〇〇李善立孤官至太守

此忠不可有報哉

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歿於疫二子名續纔生數旬貲產千萬而諸僕私共計欲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亡山陽瑕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汁推燥居濕備嘗艱勤方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續至十歲善與歸鄉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捕殺之邑長鍾離意上善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此非常之義亦有非常之報）道過李元塚未到一里所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貴而能降尤難）居官惠愛遷九江守卒續亦爲河間相

惡者報矣

哺養可能也而長跪白事則不可能也泣冢可能也而脫朝服持鉏則不可能也使臣道知此奚至以危易節以寵驕功使子弟知此奚難親長平天下哉

〇〇乳母全孤封爲郡君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在王世充部下謀歸唐見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英哀之請身髡鉗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相枕英啜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乞飼師仁竟生之居無何詐爲樵採竊師仁逃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爲滎陽郡君

行乞尤難

〇〇馬僕陰隲遇仙健壽百歲

孫錦衣有僕蘇氏臥柳陰下一道士蹴之起曰汝面何陰隲紋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隲從何來道士强叩之曰我平生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踐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療飢即以其餘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可隨我來至其居栢殿鸞駕皆非人間僕不悟跼蹐曰今主人馬祇草當受責又我婦明晨無食奈何道士嗟嘆曰汝無福必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一雙藥一粒給之曰汝從此道入京卒辭去旣抵城而城門與京都異問門卒卒曰此滇南省城門也僕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何由得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僕言其詳門卒曰此我張顛仙也汝輕棄之眞無福然旣有二寶何慮

富貴而不肯施濟視此何如

仙特借門卒傳之

難歸便可宿我家僕乃悟道士爲仙人而恐其奪已
實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着履行馳雲中第聞耳後
風颼颼間以藥含口中遂不飢大約日行千餘里凡
七八日至京以餘藥啖其婦主人知其從顛仙來也
遂不敢蓄夫婦皆近百歲卒主人着其履於園中行
亦如飛是夜失履所在 談林

○○○僕竟還贖罪金旋爲揮使

袁尚寶忠徹家居時有友蓄一童子甚韶秀且機警
尚寶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

必害心歟得主眷

意不忍也數言乃遣之童無所歸往來寄食宿古廟
中一夕不寐見牆角有破袖裹金銀數百兩欲取之
忽自嘆曰我惟命薄故被主逐令更攘有此物天益
不容矣遂守之以待失主旦見婦人攘涕而來四顧
徬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犯罪當死某指揮治之妾
賣家產併借貸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過廟少憩
不覺失下令追尋無得吾夫死矣童歷問錠數多少
皆合遂付還婦人欲分謝不受遂携去夫得脫念童
子之德徧以告人指揮聞而異焉訪致之育於家悅

不受謝尤難

報之速極矣

其美慧年老無子遂子之數年習職因歸拜故主主
嘆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仍使素服
捧茶袁一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
逐出無依今又來矣袁笑曰君毋戲我今非君僕矣
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豈嘗有善事以至此乎此
子備述前故其友乃嘆袁術之神云

惟天下無神於術者則人之倐禍倐福無從定
之遂付之適然此所以墮仁義之守也○得財
非道布施無益此童平日必不肯欺主取財矣

此不外搆取財矣

妙哉

魚群報恩湝見

○傳家婢放鱉解其疫疾

宋傳慶中嘗得數鱉付厨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
殺放之溝中主人以失鱉撻焉踰年婢病疫煩熱將
死舁致外舍翌日見胸膂間皆青泥詢之不知所自
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鱉自溝中被躰以泥
直登婢胸氷之其病遂愈

○公孫綽被群奴厭死訴縣令盡誅之

綽爲王屋主簿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

以木報木

中見綽具公服入門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綽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某命未合盡為奴婢所厭死長官有心倘為密選健吏往捉必不漏網某宅在河陰縣宅堂簾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以桐為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於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盡捕其奴婢於堂簷中搜之果得人形長尺餘釘遶其身木漸為肉擊之啞然有聲綽所貯粟麥悉為所盜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桐木

此殺之最寃者也然而寃紙悉之可見惡無微而不彰

〇宋呂奴殺主卒被焚滅

呂慶祖家甚富常使一奴守視墅舍慶祖自往按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盡疑其為害無期乃齋酒祝柩前曰君荼酷至此乃謂是我寃而有靈使知其主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因見奴畦畤不理謂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竟刺我死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訖而滅無期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傷破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頭如被係欲逃不得即焚奴并其二子

〇〇葉諫議奴擊驛丞至死轉生為葉公子殺其奴

葉亳州人嘗乘傳過某邑適一奴後至嗔丞慢已相詬遂擊丞死公聞杖奴百恨恚不已抵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而其夫人當娩童子忽呼丞入卧內以常識丞也公聞疾人亦若有見而子果生頴秀異常公甚

憐愛之第胸中常怏怏然絕無他異獨好撻奴甚毒曰必殺此傖公知陰遣奴遠避他所已兒成進士拜令而臂常好佩一鐵環或問之曰但覺其快耳一日遇奴于途下輿以環擊奴死自是不喜佩環蓋擊丞者奴臂環也

奴擊丞猶相詬爭公子擊奴不敢詬爭矣丞斃於奴一失手間而奴斃於公子乃先飽其毒撻怨積而償必多也故爪牙鷹犬者可勿戒與

〇〇王成奴縛主求賞卒得烹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鄉紳何真時以副使請于官起義兵除之擒仲副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以出奴求賞真如數與之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遺患因使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人鳴鉦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人服其賞罰有章遂平崢之元授以江西左丞後率衆歸附焉

養男女亦人子也具有性根皆可修行且主有救濟仁心非左右不行若能回心爲善則雖聖賢仙佛皆可致之矣豈限貴賤哉最患以貧故視財太急瞞心逆理不仁不義一時雖可倖得益增今世罪業也縉紳家幹愈宜自救恃勢凌人必有天殃

還之不亦善乎憐其心不過爲色所迷妬殺其夫耳

平居殘忍可知

情寃之報

○吳景妬殺掠婦索命寺中

景浙西軍校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既陳設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赴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顛仆而死 稽神錄

齋筵懺罪而罪惡之報至此償之則世之積惡而媚神者神能爲之地乎戒淫戒貪戒殺是名眞懺悔耳

○○嚴武誘奔隣女命盡鬼祟

武少時與一軍使隣居悅其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爲軍使所覺捕賊甚急且見及乃以酒飲其女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軍使至搜船無迹乃已嚴武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不信巫祝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門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

訴大冤事亦忘之況在官中何事不忘

甚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乃止寒温畢謂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寃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陳謝武怒不荅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寃死者見某披訴初謂是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寃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焚香道士以柳枝洒地瞑目叩齒逡巡閤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帶琵琶絃而至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緡祈免道士亦懇爲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想亦悟了只是抵嘴

何似當初莫殺

女子埋不血故氣不壯

失計處在誘以逃後來不自由矣然忍手殺之何甚也有如此負心安得不死三十年冨貴固其未定之天乎

○晉陽人枉殺其妾化虎食之

晉陽人枉殺其妾其妾死言曰吾無罪爲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毋寢門呼其毋問故其人曰適夢爲虎所齧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啟之毋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飲牛亟飲之其人曰惟闇中見物似牛之肬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爲所噬其人號叫竟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牀若寢者其家伺其寢則閉鑠其門破屋攢矛刺之乃死人以虎爲所殺之妾也

頗有孝性

○竇凝殺妾并二女備嘗鬼毒

凝扶風人將聘崔氏爲妻而凝舊妾有孕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宿船中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縶之實沙于腹沈之并沈二女既而還汴謂崔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十五年崔氏

妒在此一疑佐

是皆妒性且惧妾落賤人手殺及已耳然忍甚矣

這樣不過心的事卻何如做

鬼子乃先禮後兵

說破然而救人即是備事

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几上忽有書一函開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駉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于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亾之兆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惀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秘之而寔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凝

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妝飾前拜凝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歛容自叙曰某是寶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沉于水井二奴同命凝欲娶妻某自昇跡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于帝庭許妾復讎今來取凝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鬼厲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便升堂擒得凝而齧咬掐捘宛轉楚毒

佛法

覩鮑妾之苦所償不知幾十倍矣

田舍翁多收一斛麥便欲易妻果然

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咼嚼支體其鬼或異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凝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帝許妾讎凝金剛豈私殺負寃者耶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為人作媒得無怍乎僧慚

而去後崔氏李氏娉女逃遁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于東京出家衆共知之　通幽記

十五年寃不聞聲何怠記也及報之乃狠毒如此世之為惡而尚存者亦其報未至耳

○鄂州將殺妻并婢為鬼所啗

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屍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

奔告其家號哭云爲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訪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爲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小項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項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備述艱（亦是真情）苦其（亦是假意）亦怳然莫之測也旣而設酒具食復延入內置飲食于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空宅久無人居矣

（鬼亦征担提有情）

○○楊嫗與娼妓盟誓背之暴死

（世間如此負心人不少）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小婦甚多過門張挑之婦稱隣居眣盻相許遂私焉久之張察隣居無是婦疑而咨之婦曰正有相托妾非人也有楊嫗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始貧暴富乎曰然婦遂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女穆少瓊少以艷麗與楊歡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爲誓盟迎妾歸生死相保妾家簏笥頗饒盡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年久無耗息聞已別娶矣以是賫恨而死此店即妾故居有瘞金以贈君但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耳張如語舟中置牌位書穆小瓊呼之即至抵家別張適楊宅楊正康裕亡恙而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死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大驚諱不敢言自是呼牌名不至矣

（大恨）（妓女守盟還是哄漢子語但不合揚他財物）

楊不肯娶娼女真性也特無奈情濃時盟誓先結耳穆作鬼亦復不貞而以守誓賫楊倘所謂婦怨無終者非耶君子愼不可與他輩作緣哉

（楊亦是娼家行止）

○簏笥在娼家本皆不義之財而欺取之竟以身受譴世有權勢在握以横取豪民家私爲無傷者又可看此樣子

附家訓

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乃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亦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人徒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繇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已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已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于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啟而終身失歡者有之矣悟此理者為父兄必通情于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于己為子弟必仰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

知者減半

此只平心容意見不同遂致其私而忌刻睚起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此無異故也中人之性遇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為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子若愿慈父必責備之無已也此強即彼弱此弱即彼強積漸致之而不自知也惟賢智之人可無

頂門針

此患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已子則吾子固已孝矣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已父則吾父固已慈矣推而至于兄弟夫婦莫不皆然

不可不常存此想心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未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諭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矣必欲事事爭其曲直終無了義夫熱腸須有冷手

正是聖人居心處

妙甚

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

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悞耳此其所見者小耳（妙解如小兒）此其利害（妙）寧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者十數可不至形于言而徵于色矣此所謂善處忍者

所以聖賢受忌與常人一般

往事莫記憶往舌莫叨絮雖發無根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至終不可解者止繇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

骨肉中要一復只況

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

色難要在化心

多怨可自省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洩惟可施之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者尤當保家而子弟處此倍須孝敬矣

高年之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受衣服飲食菓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孫若能順適其意不難盡致其歡

教兒嬰孩人尚有胎教者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細過指爲大惡或過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得矣

教子須令其有常業貧賤而有業可不至於飢寒富厚而有業亦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局博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盡不肖繇無業以度日每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餔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卑尊之體不可不謹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辨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端幼而責之以嚴謹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以是非分別則長弃取有常而可無爲惡之患矣

有兄弟不和而至爭訟破家者或繇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辭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横見憎者心不能滿苟積久之後遂成深讎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寵而不妒者少矣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其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試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于我矣

語謂父母愛少子公婆愛少孫雖不盡然要亦有繇

點破人情

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五六歲七八歲忿性啼號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將惡之況長者可惡之日正值幼者可愛之時其愛憎之心或者從此而分亦勢使然也然則為子孫者當知父祖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為祖父者又須均愛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毀其家

回轉妙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為父所喜

起初執理而未流乃動氣

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亦為子者實有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回無徒怨天尤人付之不可奈何也婦有舅姑者多不為舅姑所喜亦宜持此法

以好合為婦宿

兄弟子侄同居長者或變轢卑幼侵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有覺必起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輒取其財以為不肖之資則長者必不能堪甚至以罪微細醜極忠害者有之矣要使長者總提大綱時謀于幼幼者分幹細務必聽于長各盡公心自可無爭

說得破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異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攘害之

便是大道理

者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讐

知己子欲其相和則[illegible]

人視兄弟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于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他日不乖戾乎子不禮于叔伯父則不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己須以善事吾伯叔父者先之　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至哉言也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

[illegible]之可也

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其背
後評議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

一般話只些微詞氣間便令人不堪

怨恨況兩遞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且至牢
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鬭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
離間吾所親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
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

凡取假貸與于小事非而高嫌人亦未見爲到小利也

器用既爲損汚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
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

嘗有分毫假貸于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〇凡親戚
有假貸者不如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終望其還不
免有所索索之既頻必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
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

由爲世態

何爲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怨
而後已且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
意亦何繇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
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

混人

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俗

刻款

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
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于我縱
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如責償時之甚也

刑破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異日論訟若
已習爲愚下之人驟欲歸宗尤爲難處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苟或財產有餘亦不可視
爲他人不以分給令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

公道

家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
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

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
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或
男富而女貧或女富而男貧亦多用此意爲男女者
又宜憐而承順之若割貧益富及務煩貓畜好看則
不可從也

虛費則兩家俱損

凡兄弟翁壻朋友亦須知有酌盈佐虛意思若必覗
所來爲所往則市肆之道也〇相抵心最害事

奸送話者其友人

人家不和多繇婦女譏搆而其原又多出於婢妾蓋
婢妾愚暇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

必使主與耳目無應心而彼始尊

呵之則亦已矣稍稍聽信則必日造虛妄使主毋與人深成仇隙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非惟婢妾雖僕隸亦然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

多出袁氏世範

迪吉錄卷之六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二

大度人門

天下至大萬世至遠雖萬手萬目以救濟斯世而猶未足也故最急度人謂必聖賢而後度人非也聞善則喜見善則樂時時述善言談善事說善報則度已多矣中間轉移靈巧機關妙活自有愈進愈精處極至變化恰合而不自知也而度衆人之人又不若度度世之人得其一焉以旋乾轉坤以守先俟後人復生人則度成普度矣聖賢經世傳世皆此一大事在

幾諫格心都從這裏生活

○虞舜與人爲善

點出舜心活民

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衆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厚澤深潭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舜豈不能出

一語教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此良工苦心也
吾輩處世勿以巳長益人勿以巳善形人勿以巳之多能困人收歛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則涵容而掩覆之一令可改二令共顧忌而不敢縱見人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巳而從之且艷稱而廣述之則天地之量滿矣 惡應註

色雖不只聲親凡化人俱在此

○○司徒敷教在寬
五品自契一命傳揚萬世度何衆也寬之一字尤妙未化人先化心自家忿疾干頑逆耳强聒則火氣先動安能入微就是父兄之于子弟亦有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一法從意氣不及聲色不大處𩠐人肺腑甘苦疾徐自有神行也夫子稱顏子曰自吾得回也而門人日益親想其春風和氣靚而神怡真足爲吾道招牌爲後學接引此所以年三十二毫無建立而佐聖稱元勳也歟

○○○夫子循循善誘
全在虛活妙處設梯設航如爲顏子說者自爲他人說不得此度人之苦心也道既不行施濟莫遂而老

安少懷勤懇至死心滿則又之宋之衛之晉之楚木鐸道路倡教求賢如晏子子產視夫子何如從而兄事之又如浣女小童微覩有異即便加以釘門鉞斧功此度世之苦心也一時人心風俗猶然喚不回頭則作爲春秋以懼亂賊正王法使大義凜若日星而魯論五經傳流萬禩治統聖學與天無極此度萬世之苦心也凡此苦心政不知依傍何樣搠立何格只是捄人願重無可奈何自然活法之中生活法耳人人以此立心必有妙手各能滿虛空界

乾元發大極之蘊

○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分明畫出聖人替身來只此是無窮之教

○傳聖人之宗爲天下得人者曾子子思
大學中庸俱是聖人真骨血被他指點來上以承接正統如日之有月月之有燈下以開闢孟子如嶠之出漾江之出漢俱是天地爲夫子生的雖遜迹埋光而源遠流長恒必繇之也

○○○孟子願學孔子再肩世道

不說此個便與草木同腐也

看聖賢者要着大眼目看他一生精魄所注處孟子
道技素王功開后裔眞個是天下萬世有一無二的
須看他擔天下之大統救天下之大勢轉天下之大
機何謂大統見知聞知是也幾希是也這些小的物
事要他何幹却說堯以是傳之舜軻之死不得其傳
爲原來這幾希是生天生地生人的人之生也與天
開地闢水綠山青鳥啼花笑同是一樣風光一團種
子各各帶得乾坤來便須各各帶得乾坤去所以纔
說幾希便關着倫物世界便與天地浮沉人心顯晦

亦有分數

同生共死了上古聖人各顯神通隨時遇地都全盤
捧出堯舜聖人以揖讓任持他湯武聖人以征誅洗
蕩他即至權所不在一籌莫展如孔子之一部春秋
孟子之一副舌頭無關無係當時煞甚寂莫怎知他
滿腔熱血迴世精神全靠這裏盡挺了移星換斗握
乾定軸手段不曾輸虧些兒也看他好辨章說個不

閒者自閒忙者自忙

得已來何等關切天下都此蠢蠢然待暴待仁待正
待那的東西云何別人已得他却已不得此所謂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以生物爲心故萬古來無日
不生天之於穆天之幾希也聖賢與宇宙民物合成
一套只此生生主意彪勃將來容忍不住獨了不得
人之幾希人之於穆也無此個心緒雖修道廸德矜
名惜節只是個小人儒不干靈苗上作用不干古來
開闢人品矣這裏定得眼目方曉孟子是個亞聖與
孔子是個授受一堂的（此所謂担天下之大統也）然徒有此心腸
而不曉得天下大勢何處極重當何幹旋如庸醫存
心救人粗集古方而不知病體安能起死回生司馬
德操云俗儒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事變且

然何況世變何況心變當日戰國之天下只被戰爭
弄壞了所以戰爭纍纍者只爲君心錯下一點要開

若只禁殺而不從這一點剗出終屬空談

疆闢土要富國强兵流毒出來便至殺人盈野而不
可解救如梁王劈頭說個有以利吾國乎此便是南
辱東敗死長子的勾當如齊王劈頭說齊桓晉文之
事此便是興兵搆怨危士臣的勾當然當時父作子
述朝講暮修以至結靷憑軾之士都以此爲窟宅俱
美得慣性了雖至殺人父孤人子鰥人夫寡人妻只
當得尋常事眉兒上皺亦不皺且不特戰場中殺氣

代代有個學力處當思風俗心術何處結重

洶洶幷其廟堂所區畫獨知所擬議者盡都是嗜殺心所何也驅民於死是何等事勢不得不重法干戈擾擾科稅不給勢不得不重征於是管商之功利申韓之慘刻孫吳之兵法蘇張之游說交驅當世士非此不學也君非此不接也吾孟子孤掌群鬧之中舌戰如簧之世東馳西突不遇老死而必不肯舍所學以狥是何等根器何等識力其獻于君者則曰言仁義不言利也道王無道桓文也深耕易耨以之易刑罰稅斂也五母雞二母彘以之易士臣甲兵也其告于士若臣者則曰以仁義說秦楚矣曰引君當道志仁矣而又塞其必趨之路揣其必避之塗形格之勢禁之曰後必有災曰善戰者服上刑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句句是對症藥劑活人手段即當時亦如充耳然後來秦政項籍果不出所料而漢唐諸君皆從不嗜殺一語立定基業于是巨盜魁虜少有志者如建德世充伯顏輩猶能戒殺咏勝七雄遠甚則仁人一言之利長也向非七篇所傳別黑白而定一尊申韓管商之學安知不

今猶有懸急入人心術處

流毒萬代乎此猶其顯者也至於楊朱墨翟以高妙超卓之品羽翼聖眞而英銳之徒從如歸市又孰不望旗而靡涉塵而奔者則又惟是吾孟子獨識破他無父無君率獸食人而盡力排之與之爭割裂離跂之世界而授之畫一觀其言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其孤危寡援如此蓋已使盡生平氣力矣此等神心鬼眼有誰勘破後來孔宗大明如日中天萬世殺人學術又得他撐住一番這兩番功課摧陷廓清澤在萬世信非伊呂翊運之臣所可及也此是救天下之

此正經世勢慶世獻活處不可不知

大雖然此如醫家識得病勢能用對治矣然不曉得扶植元氣隨方應變未免攻切太重瞑眩昏瞀而於活人心處終未入妙却又看他輕輕着手隱隱迎機如小鈎引巨魚相似如扁舟翻怒濤一般是故貨色痼矣引之至王王則曰公劉如是大王亦如是也樂勇係心矣引之公樂大勇則曰欣欣喜色在斯一怒安民在斯也在沼則言沼鴻鴈麋鹿都把來洗發一番在堂則言堂牽牛釁鐘都供我撥轉物料將一個刀山劍樹的君心點綴得慈祥滿世了以至世界之中

一段牛能活虎

蘇乘子乃此手段取六則相印

濁亂之代惘惘憑生不覺不知白地叫他回頭他抵死亦不肯認則又從其知痛痒處而指點之曰若乍見有先王也若夜氣中有仁義也若嚀訛中有賢者也這分明是點鐵成金手段又教他寔落下手處令人爲堯爲舜徐行卽是爲舜爲蹠孳孳卽分這分明是個縮地法將一個梗麻頑石的世界點綴得個個神通步步顯化了所以能還魂換魄起死回生者在此當時之天下雖叫得不靈而千千萬萬世人心却被他布下種子也此轉天下之大機也學者認得大統隨勢迎

機雖極難爲之時自然忍不住手自然會作生活計不枉了與堯舜禹湯共頂世界耳有志者勉之

〇周子傳心二程重整乾坤

自唐漢以來訓詁詞賦以學聖道也全似倡優至周子始約而歸之性命又有二程起而光大之人人知堯舜可爲而古先心法治法燦然復明于世得道者幾半天下也可不謂功乎大程純粹明備已是再生的顔子而伊川師嚴道尊徧淑后學亦殆與孟氏無兩矣故三師者定有一時報功崇祀與曾思孟俱無極也請拭目俟之

〇〇朱子弘毅持世

當理學盛而伏莽以朱子大力砥之

朱子力行規矩甚嚴爲後學所不便故今時顯然罵爲迂濶不知當理學大明摸心擬性之世而曠脫厭棄機關卽伏于此非朱子撑持一番則潰裂久矣當時禁道學籍僞學指邪氣其群鬨者有韓侂胄之僾人有林栗之伐異有王淮陳賈之修怨六經孔孟爲世大禁正心誠意爲上厭聞繩趨矩步之士屛氣伏息趨炎赦節之徒自名他師而熹獨以身担道不懸

不墜表章無遺書汲引無虛日𥫃子封事扶髓洞胸社倉荒政救焚拯溺處進退則一步不苟攖議謗則百折自如淑後學則多賢競出嚴律身則四勿不違故雖攻擊者衆而德望猶足以彈壓之屈于一時伸于後世鄒魯濂洛之學如日中天固朱子之教也

朱子不輕談性天足度世深心

當江西學者制行未純而昂首揚眉自命得道固非無見然浸假敝矣近世漸此一途傲脫成風尤宜崇守朱教以表儀天下也任重道遠守先俟後如其仁如其仁

是大聖心

總看極重前々人々病孔不緊嚴矣

○○王陽明性學開闢

陽明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宗其答聶文蔚一書曲盡俗學之獘備寫公善之則且曰人皆病狂矣吾得而不病狂乎人皆喪心矣吾得而不喪心乎所以畢世叫呼委身度人願重力猛無時休歇也人但怪其排擊朱子不無勝心此亦是火氣未淨處孟子而下不能無之安可揜其開天闢地之功也哉自陸子靜以德性立教下義利王伯最爲喫力而學者多不緊嚴故朱子引繩切墨救其狂自朱學流爲義學見解日

漸紛岐操履日漸傀儡故陽明剖肝析胆破其支皆是聖賢不得已苦心其于師世淑人各有攸當也今不問朱王同異但求寔有入手處可修可證又須以二尊師之心爲心救世度人然後于讀書爲無負耳

辟學詖行敗壞風化之報

此非有殺人之名而流毒人心敗壞風化其爲亂賊倡不少也世有聖人必愼坊其微而剪之待其殃及世道天地誅戮則已無及矣

○少正卯行僞而堅兩觀著戮

○○專諸聶政等習險而悍磔骨分屍

春秋書之曰盜

戰國時有此一號學術最爲可恨以死爲能以横爲勇至于弑父與君亦自謂雄奇如專諸之剸爲肉泥聶政之刮面剜目要離之燔妻子斷半臂古冶之爭

狂悖之極

二桃殺三士皆其平生馮陵稔惡已極而自受天誅者也又有途中兩壯士抽刀相啖憂中受人辱痛恨自死此皆好勇爭名無所發惡與猪狗就磔何異志士殺身求仁而此乃以殺身成其大不仁尚得爲勇乎羅貫中作水滸卓吾取李逵正隱隱入此氣脈此等風若長之助之不知何紀極矣

○○○商鞅吳起韓非李斯俱以刑名就死

今人猶有入此者

彼皆自謂信賞必罰平天下如指諸掌者也然與寧失不經好生大德者相去何逕庭哉鞅以徙木立信

生人殺人關頭

祀以布幅去妻非若斯俱以督責致治卒毒天下而身隨之甚矣刑難言也若從名法上運用無得情哀矜者以爲之主持則往往流入這邊去而恬不知猶以爲生道之殺也此聖人教人必自乾元處安身立命而於刑名法律一切不任乎

○○○何晏鄧颺夏侯玄王衍俱以清談見誅

今學士家解脫禪乘咸開入此一途

晏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等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令玄虛傲睨者易墮此習）繇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然晏嘗問輅作卦得至

三公否則是勢利中人也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則是恣弄威福中人也內多欲而外談虛空祇成一個放浪解脫恣情自快而已及曹爽之難晏等皆夷族○玄才不逮志嘐嘐凌人竟死於難第其操履廉潔比諸君猶爲可稱者也○王衍詣舅羊祜論事辭甚清辨祜無以難然意不然之衍拂衣去祜謂賓客曰是子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斯人也衍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人爭慕之然首與弟王澄王敦分居

已爲正眼一勘破矣

媚子骨

高要爲三窟之計則鄙夫患失甚矣後晉事敗爲石勒所執具陳禍敗之繇計不在己且言少無宦情（臨死猶誑人）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居重任何言無宦情壞天下者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殺之衍將死歎曰吾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匡世猶可不至今日

搖尾乞憐

害天下猶不悔悟到死臨頭乃露出跟脚了此等人豈復有人心

○周顗盛名放達身譽俱損

凡破國亡家先壞其禮

顗素有宿望自渡江後沉醉無虛日人謂三日僕射又嘗悅一人家婢即於席上露其醜器其失撿如此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竟死王敦之難

最投時好

清談轉而放脫又轉而酗酒轉而縱恣樗蒱其始皆以眞率自然爲宗者也而禍竟至此矣世之敝也見繩趨矩步之人始而畏之積漸而咲之侮之其於酒色賭蕩之場始而私之積漸而縱橫之甚至放者鼓熖（扇）風守者束縛不展而世愈不可爲也陶侃語人曰大禹惜寸陰吾人當

自命高雅

且鼓衆曰不如此不豪

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哉又取樗蒱佐酒博之具悉投之江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吁侃于晉俗可謂砥柱矣視周顗輩孰優孰劣乎

○楚王英佞佛祈福作逆見誅

漢明帝得西域神來惟楚王英最先好之竟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發徙丹陵自殺此亦韓文公所謂事佛彌謹得禍彌酷者也大抵佛教欲人明心了性

世多買櫝還珠

衆惡莫作諸善奉行而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所云經懺借以挑動修行之一訣耳而奉者率爲禍利所圍既切福利便生希冀一倡群和愈覬非分其勢然也今但以慈悲清淨爲宗則佛在徑寸而所謂慈悲者亦當隨在力量至真至滿如君相自有君相慈悲守令自有守令慈悲若必披緇誦經登壇作福便是使着金木土偶而自家活佛埋却也其不爲楚王英者幾希矣

是以勵儒者之闢

○王安石以偏僻我見靡爛士氣貽禍宋室

王[illegible]欲[illegible]亦是如此

司馬光曰人言安石姦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然觀其忌忮貪疾詐善揜惡黨同伐異强辨蔽明儘是奸宄老泉曰士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盡之矣孟子云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安石之謂也故一時豪杰排擊殆盡而奸佞者皆依世以取功名至使學術大行淺人肺腑家傳戶誦莫知其非而宋之敝極矣高宗時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寔繇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

安石大有恩天下乃思

節死義豈非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剌秦美新安石乃曰合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劫破安石亂原可謂切中當時諸賢未必知其流弊至此也疏入即授左司諫賜

此段與[illegible]吾絕似

二子病俱在敢字我字妬字

欲卑世趨何道從

三品服

○○○李卓吾以放脫俗情簧鼓世道自罹天憲王安石甚谿刻然有寬處如公輔所稱是也又李定不丁母艱安石亦偏護之蓋中其所欲不復顧名撿也卓吾甚放浪然有嚴處如見道學名流犯其所忌即肆其詆毀是也大畧世皆寬于收流俗而苛于求聖賢卓吾政墮此見是以放而有才性者既賞其眞狂放而無才性者亦賞其眞俗皆謂即此是道修而有破綻者既嗤其僞行修而無破綻者亦嗤其迂闊必掊擊之而後已要不過忌前傲慢媚世求名之念爲之祟耳士大夫幸平心破此一根

篪不說太上感應篇便是進祿鬼籙之不輟便成大道仙宜何從焉

公善獎善之報 此集顯化第一

○○○遂寧周篪常演說太上感應篇增其祿壽

周篪獲感應篇逐日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暴死經日還魂謂其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若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篪被驅立本府旗下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篪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汝雖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爲汝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証大道不復來此篪既出忽見一吏戒曰汝還陽間宜更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豈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可求男嗣添注壽祿富貴之籍富貴之士可得神仙篪因醒以其事警世

獨爲善事何有了期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所救濟何限大畧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

得人謂仁况化人乎

個了者善量熱何

欲化人先化心

傑人化一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游善人要得此善脉滿乾坤界則福德自是滿乾坤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爲善一味却便歷山雷澤以及有虞天下個個精神人人風動然非雄心戾心我能我會之心脫化淨盡固未足與於此也

○塾師勸教道數十年易窮苦而榮達

轉心即是換骨

今人只要時有意想便望報了

義命書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慊意在京華待榜因

游僧寺廊廡下有嚮相者遂邦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如種大陰德或可以廻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貧窮濟人利物事安能爲之何以種陰德徐思我平日嘗見爲師者多誣人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道以此種陰德後數十年復與試往省復慊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士子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黙相也

提督學校及教授等官曉得此意則英才樂育爲利斯溥矣長吏之於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必知之也

前輩尚以德行訓小兒今殆無有也

○宋登誠於教道子孫皆登第

登仁宗時人爲塾師善於誘掖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祿仕熙寧九年神宗第進士時登長子宋

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第續及二孫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傍稱美曰此其父至誠教道所致也 出陰隲錄

更難

○王文康父盡力教授朱紫滿朝

文康父家貧翁所教者村童然必盡職脫得一子即文康也登第歷位宰相有二子官至學士孫二人皆爲大夫子孫相繼朱紫滿朝 出陰隲錄

小兒且久易化誰在童師用心耳

教人之利甚溥爲德甚大契之司徒六百年天子孔之木鐸萬世皇祀即是此意而充拓得盡

者也人患不用心耳

妙哉余巳

○○○陳瓘好奬人善官至宰相

瓘字此錫性甚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雖短未嘗面折微示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奬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者即譽美傳揚以稱人善謂巳不能後官至宰相謚忠肅

奬善之益弘矣勸一人以勸千萬人使元善眞種遍地發生大舜之大德只是隱惡揚善纔隱惡揚善便是與人爲善故孟子云聞一善言見

實善之則揚道自不

一善行若决江河此正舜之大大聖處又如樂正子只是一味好善便說優於天下此其間聲氣相噓不疾而速殆有神行也居官及名士人知此意利益不少恨不得多裒數條以告語人間耳

○○○陳寔以德化行里閈子孫世德貴顯

寔字仲弓潁州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輙求判正寔爲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歳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

直裁短他必不能毅此情景

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于饑寒習以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巳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丘長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四海内赴弔祭者萬餘子紀諶齊德時稱二賢紀爲尚書令紀子羣爲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所化不既多乎

按寔本與膺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此專揚善故也其入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巳多矣郭泰亦同此意云

口業變亂善惡之報

不是妬忌便是有求不復有望不遂

○○○祝期生性好短致舌創歲餘而死

期生爲人儇薄見智愚妍媸貧富皆輕侮之評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毁之晚年病舌黄每作必須一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作者五七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 見太上感應篇註

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乎亦豈不自謂豪傑能幹而無識小人有不從而和之者乎然其影射禍人及誣謗不少矣視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

以舌報妙

○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嚼舌而死 同上

○○鄧崇儀好譏謗詆毁竄死道傍

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所不問人有醜行必形於詩詠是盛傳不復可揜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葬道傍人無不唾罵稱快焉 同上

背們諂公讒則不和之者必咲爲可嘯

○○張獄若好訐議人舌出數寸死

獄若居湯家巷好議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面後即嫉藥其短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

一石彈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楊詢好從臾人惡自當其罪惡疾而死

詢性巧媚善揣知人意慫慂之以得其歡丹陽縣丞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助其所爲嘆盛美而已 佞口之助也

開一日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讁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開罪當坐無所避數日果中惡疾而死 出太上感應註

必定云然惡乃如是報決也

此等人脅肩諂笑總要求人歡悦騙人東西而已孰知成就人罪過不少哉然此等人無不親而愛之者是以疾爲藥也○此等業縉紳多墮之欲以讚嘆得當道者歡心耳不知彼肯詢問其事亦是善關可啟讚成其誤非吾惡乎且有無因而誦其事處得快當者此必有事私囑先發談舌耳故凡能直言則直言不然則黙此黙時仁心已發不透矣况變亂是非以阿人意者乎

精修大道

至修性命亦是此心此德

世盡是血肉軀談仙似屬可笑然記載信有之即歷代封號及脫迹度人種種可據且如物之精者竊天地靈氣日月光華皆能長生變化而況于人要只在心堅力勤又在積德累功心到便是緣到德厚方能福厚而其指歸必極于修性修命忘我忘人而後爲至焉蓋不修命則宅舍易壞不修性則報盡還來然要不外人倫日用中練已返視却聽裏存神則固與儒術相爲表裏也人道即是仙道是在修之謹依紀載所及略標其槩

大丹

○有鍊神氣法

容成公鍊精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范幼冲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覺飽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昇仙此內景法

此近吐納中乘法然可用

耐久

○有固想法

莊伯微不知求道惟以日入時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二十七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金液方成道

是有緣

○有服食法

宋倫及皇太姥俱服黃精能呼風乘雲○赤將子輿不食五穀而噉百花草能隨風雨上下○毛女食松葉身輕如飛○古丈夫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髮紺綠○王輿服一寸九節石菖蒲遂得長生漢武帝祠中嶽神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顛帝禮問之言此方遂失所在帝及從官遂採服之皆覺悶而止獨王輿服之○魯生女初餌胡麻漸絕火穀九十餘少壯色如桃花○吉志通居武當山十年不火食但餌黃精蒼朮行步如飛

清心修德

○有事天法

桓闓爲陶弘景侍者常修默朝之道親朝上帝九年忽仙侍白雲車迓之而上昇

○丹慧

此理現前人直爲往炙所中

誰肯痴

玉子姓韋名震周王徵之不起嘆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氣絕雖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惟有學仙可以無窮乃師長桑得道○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即棄去嘿坐終日或誚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亦是火功

○朱橘臨池顧影倏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

遇道人曰子何所慕富乎貴乎惟汝欲稱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所願學也道人教之後屍解去

○丹訣

須有功夫后方不至伏火

至道之極昏昏嘿嘿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廣成子○古先生善入無爲永存綿綿老子○裴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腹愈虛道無繇矣再問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

吹吹無念無念便成

人自有不死之方還丹之術○白玉蟾指玄牝爲念頭起處自有妙理又云一貴乎守迴風混合終日如酒妙妙

○丹頭

藺公許旌陽精修孝道受孝弟明王秘訣○呂眞人恐誤千年後人則功行已滿又欲度盡衆生成道○王慕值天下饑疫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救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盼子矣竟得仙敎

○守丹火

傅先生學道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鑽石成穿可得仙乃鑽四十七年石穿仙人曰志堅矣授金液丹仙去○馬明生隨王夫人入岱山試以鬼怪猛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矣得丹白日昇天○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譚處端勸鬪被打折齒不怒曰謝他慈悲教誨

師王重陽開之云一[illegible]生業

○結丹緣

鄧去奢精思道術忘疲任處州卯山拱嘿靜想感神人謂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一口并一石瓶丹在大石下可取之奢以百天造非可用力謝之神人首肯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後三年神自取付之能役雷電白日昇天○析象謂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乏成屍解仙○于吉精修苦道忽得癘疾感老君授以經消災治病立愈○劉德本散粟數萬石活飢民遇老人引入誠眞洞天曰以你行善故許到此後飛昇○張紫瓊遇太虛求金丹不與因其施丐錢三十文乃授之得仙

不在强求

○○尹喜損身濟物而拔宅

喜隱德行仁大度不修俗禮損身惠物不求聞達爲

誰祗決意求此

三年功萬年福

非妙知真否

周康王大夫見東方紫氣西邁知聖人當過乃求為關令敕關吏候異人老君果白車青牛度關吏白喜喜即朝服叩頭邀留之老君詭拒再三見其識真意懇乃留百餘日盡傳內外修煉之法遂辭身而去約以千日可尋於蜀青羊肆喜屏絕人事內修三年具臻玄妙乃往蜀尋訪見一童子牽羊在市肆中因問此誰家羊答曰我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啼不止今尋得欲還喜囑曰為告夫人之子尹喜至矣童子以告兒即振衣起曰令喜前來家忽高大兒

神明變化何所不至凡眼安能測萬一

早悟

何可不

妙了

現數丈金身坐蓮花座謂喜曰吾向以子沿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保形煉氣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於紫房已得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召衆真授喜玉冊位為無上真人長幼二百口即時拔宅昇天

快哉

○彭宗捐軀事師而飛昇

已外身矣

宗學於杜冲嘗從採藥忽墮深谷傷重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使之採樵被蛇毒亦無慍色冲憫之乃授丹經及守一之法宗實而修之日臻幽妙能三日為一息以氣禁毒獸不動年百五十歲如二十許迎為太清真人

○○茅盈棄覺世為真君

兄弟貴乃能早自悟

盈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即棄家入道得見王母授太極玄真經歸父母怒其遠遊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籙有天兵侍衛恐相阻父故杖之折成數十段始知其道成時二弟衷固俱為太守並之官送者數百盈笑謂客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不減今日衆皆不許及期地

一場鬧熱神仙不作此勝會豈俗眼耳

忽自闢青幄白氈容數百人衆賓並集大作宴會杳無使從金盤玉杯自至奇殽絲竹滿前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仙官畢至旗仗耀日盈乃與親友辭別乘雲而去時二弟聞兄飛昇皆棄官求之盈與相見曰悟何晚也今年已老難補復縱得真訣只可成地仙耳於是授以訣長齋三年始轉上道號三茅真君

○○○張道陵降妖代襲真人

子房八世孫初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心在修煉和帝封侯不就隱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

綜覈其心

陵若節學道嗇氣養神鶴乃鳴鍊龍虎大丹年六旬師之如三十許遇神告曰北嵩山中峯石室藏三皇內文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跫然有聲掘之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行遥聽分形散影正月十五夜老君下降令治蜀鬼以福生靈則功德無量乃授正一盟威秘籙及經訣劍印真人按修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步罡履斗隨其所指隱遁自如於是與鬼王戰盡山分海叱喚風雷衆鬼滅影而遁

苦盡甘來

如此大功尚以殺敗

一日老君再降徘雲端不下真人拜泣候之老君曰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役風雨鬼神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故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謝過九年方得上昇後又賑灾除妖功德益茂乃得朝元始天尊拜正一大法師子孫世襲

人鬼一性殺机之不可動如此

　真人於法力進了又進於功行修了又修道善之無窮至此也學者可纖毫止息哉

○○○許真君合眷飛昇

功滿

諱遜生而穎悟嗜神仙修煉之術師吳猛受法爲旌陽令教民忠孝慈仁發伏如神以符咒治疫立愈拜諶姆受孝悌王之道歸除妖祟禁烹祭兩次誅蛟又殺巨蛇首高十餘丈吐毒衝天真君飛步劈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吾去千餘年小蛇若恣當有八百地仙誅之真君道術高妙求爲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弟子處明旦閱之不染者十人耳則甘施及同飛昇諸君也餘皆自愧去真君

未有此注則度人救濟滿其功亦可矣

一百三十六歲仙官賫詔授高明大使職封三代與父族母部仙眷四十二口拔宅昇天鷄犬亦隨

大孝大友

　是亦人性做得者善如許大福亦如許大矣其勉之○學無邊法力乃色根弄人先守不得談何容易

心滿

○○○呂真人萬刧度人

洞賓二十不娶兩舉進士不第遇雲房求度世術雲房曰子骨節未完須更數世遂别去呂竟歸隱煉性雲房十試皆過嘗鬻貨於市定價後只酬半直呂無

他人得無飯乎

外身矣殺生矣

卽此是

何時可滿孰肯就度

卽自脱胎換骨卽是長生

所爭委貨去又遇丐者與之財物而求索不厭且加訶詈呂惟再三笑謝又化美女調戲百端竟不爲動又盜刦家私空盡了無愠色鋤地得金䫿揜之又見衆怪鬼欲擊欲殺絶無所懼復有夜叉械一死囚血肉淋漓言汝宿世殺我當償命呂曰殺人償命宜也遽索刀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神鬼皆沒一人大笑而下卽雲房也曰子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未滿可修黄白濟世呂以三千年當化原質恐誤後人不願雲房卽傳上真秘訣後兼火龍天遁劒法遂除蛟害誓願度盡天下人方始上昇故長游人間神通妙用變化莫測

神仙之道卽在人倫日用間而後世帝王躭嗜佛老往往廢治弊在以迹索之而不探其理也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雖慕長生祇自勞耳軒轅集荅宣宗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堯舜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然則人主何必舍大取小哉

有此伎術須妖

此西域胡僧不能死

左道惑衆之報

得妖術可欺世者皆其福緣極大古人云得隱形術三年而不試者必爲仙也又云君有黄白之術而不輕用可以入道蓋修眞者以劉迹埋光度人救世爲主若使些小伎倆眩惑於人便是名利根未脱視道遠矣况於爲非詐目者乎青天白日豈容此魑魅視形詐世也

○宋子賢幻術集衆被斬

隋煬帝時唐縣宋子賢多幻術樓上放光變化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鏡堂中有來謁者令照來生作蛇獸形教以禮拜乃現人相或聚數千人潛欲作亂官捕之遶居皆火坑不敢進帥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果無火遂擒斬之願良民毋爲所惑

○胡僧幻咒殺人自死

唐太宗時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人能生人取壯勇者試之皆驗帝以告傅奕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若使咒臣必不行帝召僧咒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

(修之千年掇之一旦)

○○北山道者隱形竊女卒被誅

居時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病踰年不愈北山有黃衣道人已數百年有道術令自請之醫立效厚謝之月餘女夜臥忽有人與䙝至則昏魘如是數夕懼告父母令乃移床近已夜伺其動揜焉遽命燈至則北山道者也縛而訊之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未嘗到人間垂千載矣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潛形往來今遇此厄夫復何言遂殺之

(愛根不斷故有此狂)

修命而不煉性欲火一起迷着自身既有此則道立敗矣人欲險六根魔可怕可怕

○○侯元得法作亂遂戰死

元上黨樵夫也家貧伐薪碪谷口巨石下喟然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息石忽然開若洞中一叟羽服曳杖而出元驚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但隨我來遂從入洞中花草臺榭俱目所未睹奇寶煥然行觴既畢令元跪地上授以隱顯變化之術元素惷痴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宜謹密自固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若酋謀不軌禍必喪生元拜謝而出石泯然如故遂入靜室中習其術期月而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成騎甲於是聚衆數千每朔望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上黨帥慮其變命將討之元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遂前突陣先勝后敗酒酣被擒縶之府獄嚴兵圍守且視枷穿惟燈臺耳元徑奔謁神君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斧鑕必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元趍出後扣石石不爲開術漸歇而其黨猶慕之是秋率衆掠并州圍者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

(是宿有道緣惜其壞耳)

(鮮有不狂)

(習盜妖秘遂以爲固然矣豈知神工旣棄去哉)

(此時欲爲想得乎)

小人得奇術而爲盜者豈少哉其始靈終皆敗若是也用以救世扶國何道不成○後若得此術者又傲然以爲天授矣亦知前人以此死乎

○○汴滑妖僧飛符擾衆合寺弁命

黃巢將亂中原汴州功德山有妖僧能於紙上畫神鬼散入人家令人疾苦又作甲兵騰躍狀又作犬吠相鬬居人不安贈金作法則患立除趍術者甚衆滑

(今尚有此術)

乃敢恣淫神人無忌斯之甚

州一僧亦與此同公私患之王鎮在滑臺乃托祈禳啟道場延僧數千幷牒汴州功德山一行徒衆赴之分選爲首者入于公衙餘悉散赴遂榜訊之皆黃巢之黨欲以二州應賊於是誅勦無遺種

○○青城道士擁法採戰下獄決殺

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引富家及勳戚子弟皆從遊時於幽僻宅院中焚香設帷獨坐作法則巫山神女及諸仙姑應召而至杯饌寢處生人無異歡笑罷則躡而去皆令學者隙而窺之又忽城中化出金樓或

衆殊甚滿城如狂蜀少主擒之累月不獲乃以豬狗血齋行追及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間處子恣行採戰死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多遭淫汚卽殺之

世豈有穢行貪淫而成道者乎色欲迷人奚怪不欺矣若狂也有此幻術終歸一死欲求眞性命者愼毋爲邪說所迷○孝弟忠信戒行修心是爲正道勤而行之

○○○諸葛殷以妖妄欺高駢毒死兩遍

平空放潑　有理　王公當以濟人爲功德以教化爲普度　大馬偏

高駢鎭京口求方士甚急先得呂用之寵任異常諸葛殷其黨也將詣駢用之先言曰上帝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煩遣左右一尊神佐公不久當降公善遇之明日殷果至巾褐進見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神靈遇之每聽其怪說則亹亹忘倦繇是引用朋黨恣爲不法又慮言者有所漏洩說駢謝人事屛賓客委騰以復眞氣無復見之有不得已則令其人齋戒祓除然後進拜起卽引出繇此內外隔絶紀綱日紊歲月已深根蒂

遂固殷等對駢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或叱咄風雨或顧揖空中駢隨而拜之殷等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少有異論則死不旋踵嘗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俟雨初霽印於后土廟後及江陽縣前用之謂駢曰夜有神人鬬于城中用之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然廣陵幾爲洪濤駢駭然餉以黃金二十斤駢有良馬死圉人懼求救用之用之乃見駢曰用之有事命隋將陳杲仁至淮東杲仁訴以無馬望令公大烏（良馬也）一借頃刻廐吏報云大烏黑汗發駢徐應之曰

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堯駢與鄭相不協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言宰執有謀公者夜將有俠士來駢悖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名守一亦用之黨少年時嘗學此術于深井里聶夫人但請當之無不粉碎駢召守一語之守一曰老夫久不爲此手足跡慢然爲令公何妨令駢衣婦人衣匿別室守一居其臥內至夜分擲器作聲出彘血灑庭階如格鬬狀駢泣謝荷再生酬金玉無數諸葛殷有風疽於駢前恣意搔捫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啖曾無難色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介也駢一犬聞殷腥穢輒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及城陷呂用之被殺殷竄至灣頭擒縛入城杖至百餘絞死未絕會王師鐸母來過法所扶起避之復蘇再以巨木踣之失罰如初當其橫也族人或戒之殷曰男子患不得志耳任事敗寧有兩遍死者及是果再行法棄屍道左人爭剜其目斷其舌投瓦成峯

用之無爲事任守一通而行應與大道了段

讀此知妖術之情狀

盡及光棍樣可咲可恨有志大道者求之倫理性命其可也若爲此輩所愚矣何堪哉

人原無生死秖爲形骸所弄假名生死認著不受美處便是諸佛地位

精修禪行

人只有一條性命任世間浩重榮辱不敵生死乃爲一切幻。纒逐到頭而眞根本不知安頓去處如夢中軀夢時非無醒覺何在又如牽牛就屠愈行愈近定有一時楚痛倒地光景也聞有有志之士尋求此中而聰慧處多斬斷處少貪嗔愛憎既成種種眞趣則夢幻生死一任汩汩浮沈又安能超三界外認自縣身乎。經云阿難惟求多聞我惟求精進古云下手便修尤嫌遲惕之省之

便是有爲所有彼我了

○○菩提達摩汎海度衆化行南北

達摩香至王第三子也遇般若多羅（西天二十七祖）辨珠得法服勤垂四十年祖逝達摩在南印度演法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值王輕毀三寶達摩欲救之以二首座波羅提宗勝俱造玄關而宗勝無宿因欲遣波羅提行宗勝自恃辯慧乃潛詣王往復不契師懸知之卽令波羅提乘空而至爲王說法心卽開悟悔謝前非而宗勝既前擯出愧恨投崖神人捧之不死宗勝曰我不能崇正遏邪捐身自責神何佑爲神乃說偈曰

學者修道人最易犯此

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殄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知果如是自今不踈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後王既禮請達摩并迎宗勝供養之師念震旦（中國也祖言師緣在中國）緣至乃汎重溟三年達南海梁武帝迎請至金陵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

今專施經誦經而不了心小然以爲

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此功德不以世求既知不契師潛投江北寓魏少林寺面壁而坐嘿然罔測有神光（僧名）者晨夕叅承不聞訓迪至一夜大雪光堅立不動積雪至膝師憫而問之光悲泪求教師曰無上妙道曠刼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師曰汝爲法忘形求亦可得改名之曰慧可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

如此堅勤伏恐輕心慢心可思

心法已了須當知是活的

安心竟爲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全未契理師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成斷滅否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出楞伽經四卷付之曰此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吾嘗自出

法求人如此人求法乃不訢然

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見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絕域遇師於蔥嶺携隻履

獨逝問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門人啟棺無屍惟隻履存焉

拚命傳道拚命求法持此志何事不可爲○造寺誦經是盡佛小影子以起信心令人便以影爲形然爲未悟者說又不得掃除恐放將去

慈悲爲本僧家實修此行者謙

○慧安國師乞食濟衆光呈舍利

師住嵩嶽隋大業中發丁夫開渠飢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全活者衆煬帝徵師不赴貞觀中謁黃梅遂得心要武后時徵至輦下待以師禮春秋一百二十八命門人舁致林間自起火焚身得舍利八十粒五粒紫色留於宮中

有問鳥窠禪師云如何是佛師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凡道是有爲法無爲法

六祖云慈悲名爲觀音世僧供養在外菩薩不解自心如來縱奉佛千劫何能見性若存此心隨在接引專事救濟忍辱耐苦化富賑貧積久人自信之且福德既滿慧心亦現矣豈特不孤負信施已哉

○寶掌任世千歲

左手握拳斷髮乃開故名寶掌誦般若等經至千餘

卷嘗謂衆曰吾有願任世千歲今六百二十六矣會達摩入梁師扣其旨開悟至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問其徒曰此肖誰徒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趺坐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任心他生復來此凡千七十二歲

據偈無生死麼

佛法本不以長生爲貴然要任卽任要行卽行視二豎作祟鬼道現前者何如哉卽曰彼是冉來人然本來非我物事乎是在修之

○龐蘊合家成道

可作在家猻子

蘊世本儒業少悟無生勞志求玄誦初謁石頭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麽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頭問曰子見老僧後日用事作麽生蘊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

說此令人失笑

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龐婆及女靈照俱修禪行蘊作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

無生便是長生訣

共說無生話蘊將入滅謂女曰日午以報照有項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蘊出看女即登父座而逝蘊

咲曰我女鋒捷矣乃更留七日于公來候語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遂枕其膝而化

○○鄧隱峯飛空解鬪

要慧啟然

師幼不慧父母聽出家遊馬祖門而未能覩奧復往石頭兩番不捷乃歸祖得悟一日推車祖展脚坐路

能若是否然切不可浪作傷生

上師請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曰適來損我脚底出來師便出引頸祖乃置斧嘗往五臺遇淮西吳元濟與官軍交鋒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觀之皆罷戰師慮顯異惑衆遂入五臺示滅問有立化也無曰有問有倒立也無曰無乃倒立而化衆舁之不動遠近驚嘆師有妹為尼乃拊而咄曰老兄不循法律死更惑人乃仆遂焚收舍利建塔

今有此否

似有這個在然為未修者方便則婆心至切矣

○善覺師念佛化虎

覺住華林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曰有休曰在甚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見之悸師乃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師何行感此師

觀世音識法

無二虎亦無觀音

曰山僧常念觀世音　只是以慈化暴耳六祖云迷人口念智者心行

又有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

會盡物我無生

性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寬親一揆言訖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群盜至師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同意

○○應元十日了性

應元問其師曰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曰以十日

如此勇猛從定自奇拔

爲期而不能無心者非應元也乃提刀入靜室念起即盡其體至十日無完膚而心已空矣問者隨即而應少及隱微皆捨耳而忘恐是迫心所現不作聖証然提矣

○寺僧七日銷死

阿誰縛汝又更求解脫乎

有一王專僧見鬼使至勾攝之謂曰我以事多未及修行能容數日乎鬼使許以請冥府意旨如何既去僧勤修七日勇猛精進鬼使覓其僧不見嗟詫而去

不思善不思惡阿那個是本來面目

驗五

從生至死祇是這個回頭轉腦做甚麼呼于蝦蟆應諾是其緊

此短行僧乃欺鬼使然可爲精進之勸禪師云肯七日不斷念頭定有悟門文云埋頭理會至七日不悟斬却老僧首去此事人人有分只怕泄泄視之不作梵舟計耳只見事逐眼前過不知老向頭上來可怕

如來知非

儒者或以聖闢佛或駕佛於聖此皆我見能所謬分大道若聖與佛則安有是程子云佛亦西方之賢者如何不敬但立法方便各隨所入到極處無容折分亦政無事參合也縱擠之曰獨了曰福利殊勝浮生不知謾作惡業遠甚況中下乘所據宥宅又皆彼宗門之所訶也若破戒誑俗貪嗔痴殺則罪益重彼自不識佛爲何物矣○儒所走路大而員釋所走路徑而捷成功則一今不患儒釋同異患兩無所據以私意卜度以浮心騁辨耳能爲聖賢自不須問佛不能則借此以開迷途接異根不亦可乎至帝王經世自非彼事弁不得號向彼徒問之蓋其形迹遠也○有專念佛齋僧造寺者緣不識此理且爲福德所中梁皇楚英可鑒矣

但不起念起誰惡誰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東家作馬西家作驢

汝但縱心自作自作

深心

必是華麗此等切宜禁革

僧家奸貪之報

○○僧惠明計娶周氏凌遲處死

楊子江居民頗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一日夫外出嫗潛將僧鞋一雙安於下夫歸見鞋怒責之周氏不能自解遂離歸父家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之惠明以夫妻情厚遂吐寔周以計答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各邊遠充軍

奸不若肉計也

○○僧祖惠淫從妹蓮真俱雷震死

通州海門縣景氏子出家名祖惠濫稱禪師不明本性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真適其夫失歡而回祖惠出入伯氏與蓮真通淫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僟兩月司命大怒往奏上蒼命雷師碎祖惠屍首于通衢拷其魂于酆都地獄萬劫受罪又以雷火三遶蓮真焚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景識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減壽紀惡疾而死蓮真之

有未報者司命奏准汲耳然豈能逃罪

報得實慘毒快

姑中間知覺私受錢萬貫大刮其目截其鼻自稱曰我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出文昌化書

化書又云黑氣二十四道其一道是僧道淫穢褻瀆上真一道是世人殺所生男女冤氣衝天其他罪惡所積令通都大邑有毀禮之家或至親或宗黨既出家者往來無間男女襍遝不知僧道壞俗亂上天人倫背至尊教法天地震怒罪人惡籍侮戲三教如此等罪惡何時可懺耶

人縱其欲何所不至當向起念時克耳

○秦僧以焚身欺衆抵辟

有僧約衆期焚身施錢堆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佈御史聞來視之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泪不動不言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緇衲而麻藥噤其口耳訊得之乃知歲歲如此先邀厚施此期取一愚髡當之也合院誅焉

活身自可濟世何事焚之生焚已非法矣況負心乃爾乎

累年被焚衆僧亦是冥報也

○○天台寺僧以焚身欺主了事

宋江東有僧　閩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寺成願焚

以蔑草盛衆耳或亦自爲福利所惑

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謝恩而後自焚欽怒以叉叉入烈焰死轉悲號而絶帰奏曰臣已了事矣吁僧徒奸彼于人主之前敢肆奸罔如此縱使義勇亦非見性況以貪昧冥呼就焚則何如化三昧火入涅槃地之爲深報佛恩哉

〇岐州寺主殺都維那以衣血伏誅

寺主與維那不協殺之分十二段置厠中寺僧告別

人命至重自然露奇不関有佛無佛

駕驗撿都無踪跡欲出矣忽見寺主左臂上袈裟有些鮮血勘問之伏云當日不着袈裟有其鮮血是諸佛菩薩所爲竟伏誅太平廣記

〇五戒刼僧曇暢以托夢報殺

有以誦經騙布施者即是盜心

曇暢中京寺僧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路逢一人着衲帽弊衣指數珠自稱五戒同馱馬萬店五戒禮佛誦經至夜半不輟暢以爲精進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其奴入草叢五戒即騎騾前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日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二衛子持弓乘馬趂及之擬以弓箭即下騾乞死縛送縣决殺之朝野僉載

僧家多有借魚木數珠以成其姦盜者其刻苦令人瞻仰稍不敗露世便以活菩薩擬之睹此能不寒心

〇〇儋僧婦胃破施財受其冥報

東坡云儋耳城西民李氏有女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有人引去見

僧造罪乃甚乎

官府曰此誤追也當放還見獄在地窖中繫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遍身黄毛如驢馬械而坐李女識之蓋儋僧之婦也曰吾坐用施主錢物已三易毛矣又見其隣里僧死已二年家方大祥持盤飧及千錢付之門卒已分數百係者又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驚跪作禮疑地藏菩薩也分付此女回遂醒

同一僧何不認取地藏去

施主物是供養如來者最難消受惟能明見本性說法度人方可不負佛緣不然而盛說果報

以鼠喫報鼠齧

毛蟲且然，殺牛犬者罪將何極

接引未悟。又不然，而莊嚴焚修，苦行自傷，庶於興起善力，未爲失耳。倘隨衆作務，無所短長，則一粒寸絲，皆是自家業債，何論貪淫以下事哉。然不獨僧道爲然，吾儕蠹生大造，浪受供養，於世無補，積惡弘多，恐罪亦不減此也。

○僧審言欺隱施財受業報死再生爲牛

雲頂山慈恩寺四方輻輳，供者甚厚，而寺主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妻養子，無所不至。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臼，有鼠齧之，繩斷

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徵戒錄

○蜀僧秀榮與仁秀同害毛蟲相繼死

金華寺多松柏，生毛蟲，色黃，長二三寸，莫知所極。秀榮使人掃除瘞埋，或棄于柴積內。僧仁秀取柴焚料于烈日中灑乾，蟲死者無數。經月餘，秀榮暴卒。寺中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有萬萬蟲匝噬。僧還，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而卒。徵戒錄

世間盡謂天生物養人可笑

曹武惠冬欲築室，而俾壞壁重。宜其將相累世也。思及毛蟲，何地可忍。

○○僧法惠烹逃死之鹿即嘔血死

蜀人毋乾昭往莊收刈，有遭射之鹿，驚忙走投乾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鄰僧法惠。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以刃心報忍

鹿亦食不成，而空自死也。佛以喜捨慈悲爲第一義，而僧乃曰豈宜輕捨。僧不捨鹿，鹿亦不捨

僧矣。那大叫刀割時，亦思鹿味否耶。

仙心

醫術種德之報

范文正不爲宰相則願爲名醫謂其救人多也古來醫道神者多從神仙中來假此度世即不然而此道一精脈絡亦辭重以心滿行滿必向成眞處結局矣最苦賺財妄下又忌疑病試藥或乃詐小爲大移輕作重故用毒霍使之沉苦而徐收其功其爲怨怵何可勝言故任醫術者世間之一大功罪也勤而種之是在修扁鵲者矣

○沈羲善醫救人夫婦昇天

以仙藥見藥功

羲吳郡人學道善醫一心救世功德感天周赧王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同載白日昇天授碧落侍郎去凡四百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懷喜留數日自云初謁老君令玉女持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復以符法令羲且還人間救疾苦若欲上昇以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安帝時猶存人間後復昇天

人當病時亦是鬼厄有盡心扶持之者神明那

丹頭

得不知

○○陶弘景本草濟世蓬萊水監

弘景好道養生合丹藥救世有弟子桓闓者先得昇天弘景曰某行教修道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人間乎乃托闓探之後報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虻虫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拂世作蓬萊都水監耳（傷物救人尚不可況傷人乎）弘景乃以草木藥代物命別修本草三卷贖過一日無疾而逝屈伸如常香氣累日盈屍解云

○負局謫仙以治疫功滿（奇功）

安得此大藥王以拯救一世哉

負局謫仙語似燕代人因磨鏡輒問主人有疾苦否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將時懸藥與人曰吾功滿欲還蓬萊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崖流下服者病多愈鄉人立廟祀之

此爲成道來矣然汲汲藥功以修福德況其他乎

○○思邈鍊氣以傳方道成

惠而不費只此可行方便

中心拳

秘方邀賂者可思此

乃是有淫也

孫思邈隱太白山學道養神求度世法精求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以衣贖之傳藥放於草內旬餘出遊有白衣少年邀思邈至一王府王謝曰小兒前出爲牧竪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深蒙厚恩乃指一青衣小兒令拜謝（放生之報）設酒畢取金珠贈之不受取龍宮奇方三十首奉思邈曰此可助道者濟世救人思邈歸以方歷試皆驗乃編入千金方中刻牌傳世（傳藥不如傳方）因此功德遂得仙去有人多印千金方本因擊碎其牌欲以市利被雷震死又一人者從而

再刻施之夢思邈謂曰汝命無子今爲吾刻千金方當得貴子思邈周宣帝時人至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卽命中使齋送峨眉頂上上至半山見一人皓首被褐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皇帝視之果有大書百餘字隨錄隨滅焉

○○何澄有醫功而不淫得官得祿

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疾卒妻寡居以女病不愈召澄視脈毋引於寢室謂曰妾以女久病家私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出此

似易實難

救人乃救己

是復何求

捐財而得財

語女病當爲療治安心勿憂苟以此相汙不惟使甚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娘慚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以急難中亂人婦上帝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澄未之信未幾東宮得疾詔澄視之一劑卽安擢爲內翰賜錢五萬貫繇是大富

○滑世昌有醫功而好施脫灾致富

世昌爲醫官家貲鉅萬常以救人爲心鄂人德之後夜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灾君家亦坐厄

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我救爾一家但耗財耳然亦不至凍餒覺以語妻所夢皆同來日夜半火作風迅延燒無筭滑居烈焰中闔家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着紫衣排烈火邊驅滑一家登轎徑至六七里俄而風雷大作適空屋趨避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舊居已爲瓦礫蕩矣撥剔煨燼得銀百餘兩乃資日用始悟不致凍餒之言滑夫婦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凡有危疾捐藥救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

平等妙

詩其古質

火燈中餘金亦有前定人何必苦作牛馬哉捐藥救人而家道愈興此其間自不可曉愚人猶自笑折秋毫也

〇〇許叔微儒醫濟世神報科名

叔微當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乃精意學醫以遂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胡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第五姓盧因上名不錄升第五上則陳祖言

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不誣

濟世惡重猶懼不得況利心乎

損福是實

黃白眞僞之報

黃白奇術能富人能活人與君相造命無異是化工之所甚秘也今世修鍊之家動以此自愚揣其意大都爲家事所累不然則爲窮乏得我所欲又不然則爲奇巧所中夫是三者于道何居乎以三者之心而摩弄秘術期奪天巧不得罪天地乎又有貪人標竊一二輒傲遊貴人而飾衆術以濟之問其何以不自爲則曰力不贍也夫煑土煎水古人爲之何關財力不則又曰我無福傍有福人夫

福孰大于能造金銀救饑拯貧者哉彼既傲然當之而又曰無福甚可姗也窮其歸不過禽銀精乾汞之法以塗騙一二而無識者遂見其小試有效思欲節火候堅心志以全收其功而彼鍊師先得實腹之利又伺便則揭篋脫金而遁矣多少志士及良家子弟墮此圈套不知外丹原精内丹而成秖爲初入道者度世功德之資然尤不宜發用得之者尚懼損福當大煉心性積功行以培之況復絲毫利己絲毫衒耀乎此范文正公得其書其術

到底知時欲已空

終身不發封而子贈亦終身不試所以爲大豪傑也近世于此破家蕩産者累累執迷不悟可不哀痛自家旣悞又騙他人以償宿債獲戾愈重奚如以覆轍戒人猶留些小陰功哉人家一錢半畝猶有分定況天工秘寶肯容俗人輒妄窺竊思之思之

○許眞君點金代稅致位仙伯

眞君爲旌陽縣令民有負欠租賦者悉令衙后鋤圃作工陰點成金埋圃內民掘得之悉以輸納然不知

其爲眞君所化也術不輕用用必濟世又渾然不露此妙手也是爲衆仙之長

世人日求長生誰解乞生

○○陰長生作金賑窮白日飛昇

長生不慕榮位潛心好道師馬明生不授以度世之法日夕惟談塵事同學十二人皆怨恚去獨長生禮敬愈篤積二十年（此骨氣處心誠有）明生始問所欲長生跪曰乞生耳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眞求道者也始偕入青城山煑黃土爲金以示之（見明生作此云何二十年不卽）

黃土爲金從覩黃金爲土得未

日授以太淸金液神丹乃別去長生入武當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卽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惟乞生者能濟衆生惟濟衆生是以長生若要把此物作子孫田宅用則此心已是死法矣

○○○呂眞人恐丹金悞世一念萬功

二黃人皆用丹了日苛而滋白煎非神丹不成

純陽爲鍾離師所度十試皆過因謂之曰子功行未充可作黃白濟世候滿萬行方堪傳度呂問曰所點之金能還化否鍾曰五百年後復還本色耳曰如此則悞五百年後衆生鍾喜曰只此一念萬行俱完矣

遂授以秘丹之要常游人間誓願度盡衆生特遇之者自不識耳

夫子亦是此心

欲度天下衆生方成大道吾人以是爲心雖欲輕着手細結緣不可得也又道書記純陽嘗以道士謁韓魏公自稱能作畳乃掘坎溲溺其中韓不悅及畳成辭去則視之皆金笏也不以假金誤世故能以眞金化人吁微乎微乎

○管歸眞恐丹金悞世傳法得召

歸眞遇一靑衣言姓邊有黃白術相贈歸眞曰歷火

符從心生

達不曰五百歲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悞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子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豈可隱乎遂授之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旱能致雨號大法師正白先生一日告其徒曰吾功業成上帝來召遂偃化趙忭守杭記其事

天帝召人帝召只憑一心做出

○○○王常切心救濟神授奇術

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

雖個有此志

爾天力量俱從志做

觀此則有

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慨然嘆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我欲救天下飢寒而衣食亦自不克福善徒虛語耳言訖有神人自空而下曰爾何爲言此常曰我平生志也神曰我有術黃金可成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飢寒爾能受乎常曰我聞此乃仙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秖爲人咲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此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切其志固可行此常曰真有之乎神曰爾勿疑夫黃金乃山石之精千年爲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故流蕩不定一合純陽之氣則化黃金於倏忽也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卷書授常戒曰異日當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不義彼不以饑寒爲念濟人之外無私後不然天奪爾算常再拜問何神曰我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此山今遇爾義烈故付之言訖而滅常遂得其術以遊歷天下賑濟之絕 太平廣記

有救濟天下如斯人者哉何學烹鍊者之多也

神仙濟人人自無福

昔賀蘭百歲服氣能點化黃金真宗召問之對曰方士小術不足爲陛下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吁真大仙之言與此若符契固知翁文成欒五利以化金動人主者盡妄也又有賣藍翁在衢州遇一道人謂曰吾有黃白之術獨求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担頭取菱一塊納口中吐出即成黃金遂相顧而咲皆隱不復見

道人惟看此翁可授定自不錯翁賣藍三十年品人不知其有奇術也何如哉 出仙傳

常德二字妙惟常能用奇若作奇想便受天譴

既不用矣，傳之何裨。只此理原欲傳流以俟療世者大作用耳。

○○陳希亮得術嘗家天奪祿命

蘇東坡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之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惟子得之能不用，吾是以傳之。若扶風陳太守，日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不用，反為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即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為意，遂教之。亮作金有成。坡嘆曰：果有此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而亮以贓敗官。坡既私訝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遇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峙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即恣意鍊金，未旬月而病，十指皆落，又踰年而死。東坡始信老僧之言為不誣也。

能化金反以贓敗，不亦巧乎。然貪天之罪甚於貪人。

化金不得，譴則當填海矣，世寧有此理。

○○程偉逼妻求法反喪妻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方氏因偉爐中水銀，出藥少許投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繇命。（尚何偉何如耳）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衣食甘美，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撻迫之。妻已先知，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其非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佯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屍解去。

其心以為得法則田宅不必患也，只此便是俗念。

好好的仙女在家，乃容受不起。看此案必謂偉不可傳，非也。他有此道心，又結此仙眷，便是有緣。既美奇示之，而終不言，亦不去，分明是看他心術行誼如何。一以衣食啗他，已乖道念，況又欲下毒手乎。有緣美壞，究竟貪心所使，可惜可惜。

○○沈某燒金起家卒喪命

七修彙藁云：余甥孫沈某兄弟二人，為鍛銀以給食，數年置室廬妻奴，又數年羅綺銀器畢具。人或言其得燒金之術，假鍛銀以揜人耳目耳。余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遂以廢。其父一日攜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粗得衣食，今獻于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希亮之事為不誣也。予有姪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為，今亦棄世矣。嗚呼，不義之富，禍不旋踵，何益哉。

持金術求之，豈不是一場笑柄。

張永德有道人濟以藥金，求其術，不與，曰：懼減

君福耳永德後至極貴○老僧授東坡有云吾嘗以術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敗官者後陳希亮爲之果然

戲侮聖賢之報

戲侮心無處可用況聖賢乎愈聰明愈伶利愈足害事要之須從心上克去

○○宋書生偶戲聖像神絕其慧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頹損基址湫隘遂作新廟于縣南徙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子在側戲曰夫是之謂重泥知縣怒正色責之曰汝爲士子敢侮先聖如此其人惶恐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至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聖左右扶過決杖二十及覺如痴人自是更不識字雖自己姓名亦不識

吾儕忍不住便犯此戒

知他會做弄字眼故令他不識字報得有趣

吾儕自恃其舌根伶俐輒好嘲謔殊不知此伶俐根一討便去原不是堅穩的勾當安得賣弄許多也切當三緘

○○武功縣五生褻經藏並皆死絕

縣西有寺積佛經一大藏縣學六人講讀其中時令月四生取經燒坑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誹燒經者不敢言則康海狀元也一夕海夢三官排衙六生

專倚誦經爲功德者非也其中有心印在焉侮聖言則斷度人

狗子矣

前跪。中坐者曰。佛大聖人也。何敢取經燒坑。四生俯伏請罪。斷云。皆合絶後。復問燒洗面水者曰。何敢乃爾。對曰。止一次。斷云。雖一次可乎。無前程。末顚對山。汝何不言。應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耳。斷云。一言勸諫之。可免罪。今姑恕汝。汝得志可扶持法門。驚覺。遂書其事于書末。後數年。督學來試。五生皆被黜。六月。瘟疫盛行。四生門戶皆死絶。洗面生作教讀老人。嘉靖七年亦餓死。毫髮皆不爽云。此對山親與蒲州楊會憲言也。出心術録

五生何知。不大費可惜。

○○大學生鄢天澤。饑侮先哲。面變三眼。轉生爲蟲。鄢天澤。好譏誚前人。名賢簡冊。無不遭毁訾。聽人誦詩曰。野鳥啼到無聲處。輙唾曰。此放臭語。旣已啼。如何無聲。凡所貶剝。多類此。一夜鬼追其魂。至閻羅殿下。王謂之曰。汝平生肆作聰明。動肆譏彈。宜變面目以示戒。於是令多眼鬼。再安一眼于天澤額上。放回。旣出。天澤謂鬼使曰。曩殿上聯云。閻羅日月殿。偏閻羅殿有日月。明鏡風霜臺。偏明鏡臺有風霜。不通殊甚。鬼使怒曰。汝今日猶不變舊性耶。推墜之。驚而甦。則額上三骿旭旭矣。自知其醜。不令人見。呼妻告語之。因揜戶自縊死。卽被陰府復還其寃。不得氣絶。如是三繇。乃割喉而死。已而隣里產一豚。耳有文曰鄢天澤。食糟早肥。旋就烹醢。當時莫不盛傳其事爲奇。新録

如天澤所譏。流世彼。烏知世界之大也乎。之淵藪。

天澤自以爲其狡獪。故陰府亦爲開一隻眼。

○○溫陵李贄。好誹聖哲。進奸濤伏罪。自刎死。贄號卓吾。舉於鄉。後爲郡守。其學以飆剝前案爲奇。非毁聖賢爲高。則創爲兩人語。其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一咲曰。然則羲農以下。盡燃紙燭而行也。次至孟子。迄於朱程。誹侮尤甚。所著有焚書藏書等篇。專一搭擊繩趨矩步之士。以始皇爲聖帝。武則天爲聖后。馮道爲聖相。反賊林道乾爲二十分膽二十分識。欲率天下放蕩決裂。狠狠恣睢而後已。衆樂其便於行私。快於恣談邪說。暴行。遂滋於世。晚年見死。益任誕妄。削髮爲僧。仍黃蓋紫袍。與人修佛事。引誘少年姿女。日與講玄說妙。詭譎傲放。無所不至。初與耿楚侗爲友。後耿惡其誕。遂操戈攻耿。疾學士如仇。竟爲張給事中所奏。付錦衣鞫問。贄懼罪不測

此等學術殺人不少

武后之淫。酗不可張。張則張其用。入馮道之賊。節不可張也。則張其叛世。所謂巧言亂德者也。至李邁林道乾則明以其多技。作逆爲快。事矣。

且噂昔粧飾魂磊無以自解遂刎於獄中按贄嘗自謂行年七十餘矣平生好嫚罵人然所以得保全者恭人諒其無心也首領牖下是尋常事而遂高標如此分明欲以長生欺人厥後獲戾計無所出又自謂將死於不知己者持剃刀自割示其勇烈復欲以死欺人也進退無名而人尚尸祝之若使李贄不伏法死斷不謂白日昇天蟬蛻屍解矣天網昭昭世迷不悟可爲浩嘆

如李贄者敗壞風俗禮教無父無君雖磔之何足以塞其罪哉○贄之取武后好拜月人以爲趣不知其爲淫心所使也其取黑旋風宋林道乾人以爲豪不知其爲殺心所使也與起奸雄最爲利害如戰國將刺客梟張亦是此學術職矣耳夫子作春秋勇俠不名直書之曰盜懼人以名賢勇也而卓吾乃鼓而舞之戲侮帝王詈人狗彘人以爲奇快不知其爲放恣根所使也此根最害事抑之猶懼起詆罵道學淩蔑繩準人以爲公惡不知其爲排很根媢嫉很所使也宋人云道學更有何罪必名之曰僞學而後一網打盡使世界樂蕩軼叛名義輕

亦有以醉很而好之者然習久亦爲所用

聖賢彭蹶張則乾坤竟成何等夫誠淫邪遁各有從出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知言哉

有譽卓吾者直曰彼不要室家不要財不要命吁嘻似矣夫妄媢之憤妒爭言與夫興宿非斷色也鬬毆毀成家私不顧非輕財也計無復之闔戶自縊非齊生死也卓吾之怨尤很忿中途決裂何以異于是

心術世道之壞只在一敢

爾循吏自是意味相感

交情金玉之報

○荀巨伯以身衛友化盜全城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在家巨伯不忍去賊至執之曰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曰友人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之命賊感其義旋軍而還

○○朱暉受託副義顯蔚揚名

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所謂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者也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

子托朱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卒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俸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巳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後守臨淮亦有善政民歌之官至尚書僕射

以先達不敢攀援此所謂淡若水也及死而託孤竟不負焉夫是之謂心交世之炎凉與此得無互異乎

○狄仁傑代使絕域化及官長

仁傑至稱梁公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梁公爲并州法曹時與同僚鄭崇善崇當使絕域公曰彼母老且病豈可使有萬里之行詰長史藺仁基請代之仁基素與司馬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亦錫類之孝

○徐晦冒罪送友舉爲監察

若與俱貶命也即見

舉亦命也受其正而已

楊憑爲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行獨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得輿言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晦敢自

同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未幾李實簡請爲監察謂曰君子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繇是知名

李中丞固臨賀對頭也而見晦之厚不覺擊節彼附勢排群臨危易面者雖權貴暫用亦終薄其人矣

文字意氣有是何況道德

○○韓愈交寒士而名高山斗

愈爲京兆尹賈島赴舉在京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用敲推兩字未定引手擁至尹前不知迴避問之具以實對愈立馬久之曰敲字

視勢味何如

佳遂並轡同歸論詩累日與之友善贈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章聲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繇此名譽著聞李賀七歲能文時未有知韓愈與孟郊訪之題名其門與之為友賀遂知名舉進士愈文章冠一時學者望之如太山北斗云

退之貴顯文宗乃與後學片晌定交并其小子

噫非特達能至是乎何損山海之大愈增日月之明

不復難

此有見遊乞則從之者不思我當此時何才可厭

○○○范仲淹貧窮遊而業滿乾坤

仲淹在淮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為汲汲如此戚然曰毋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子非乞客吾補子為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遊者也仲淹乃嘆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乎　士如此不遇者何限此成德達材所以須上人也

○ 陸參政義著丐友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公熟視令人引進詣夫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令人詢姓名果然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吳人傳為盛事

○○石大用名成代師

正統時李時勉為祭酒抑奔競別賢否隨材造就恩義兼盡為王振所害枷于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

蓟州人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　上升釋之繇是知名是秋中式遂銓戶部主事

何捷也

負恩反覆之報 附師友

○孔敞二子賊其師遂死無後

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從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趨向不軌基屢言於敞此兒常有忿志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齎羊酒往看二子二子懷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面獸心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形無幾大兒向厠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

致兄弟無後 太平廣記

殺人已該受惡業況倍師乎又況于肯言人過之妙師乎

宋難時乘危擠人尤爲無行

○袁粲門生殺粲幼子其家並死于狗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舉兵不從被害有乳母潛將粲幼子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殺之經年忽見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一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便噬殺之其妻子並死于狗 太平廣記

狗知主人而靈慶乃不知恩主義相懸矣狗安

得不聲罪致討哉

○梁刺史張皐殺其恩民得惡疾死

梁將張皐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送還南國其民因遂出家法名僧越皐供養之後爲東徐刺史僧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皐皐怒遣兩門生夜往殺之爾後忽夢見僧越云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括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彼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出還寃記

負恩之人常繫其恃恩輕己既有此意則在在不化

到富貴安樂時能不忘大德思小怨者有幾當破敗入北何以都無煙火氣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唐師夜光殺其恩友見之庭中遂死

師夜光薊門人聰敏好學盡通內典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與爲友是時玄宗好仙釋窮索名僧而夜光貧不得西去常怏怏惠達因以錢七十萬貲其行且曰師之學藝必將首出爲天子近臣異日無忘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倘獲遇必當有以報惠遂至長

死作此意迫之　這樣做背陰謀的第一難消

安駱九仙公主左右選異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預焉演暢玄與無敢比者上奇其辨寵遇日隆拜博士賜甲第金錢號幸臣惠達遂入長安訪之夜光見其來以爲收債於已大不悅面孔頓異何也惠達悟因告去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卽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曰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眞夜人語積毀銷骨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卽

到此時幸臣勢用不着猜疑亦

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忽見惠達來庭中責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寃死

來不得

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捽拽夜光師氏家僮咸見之後數日夜光死　太平廣記

○僞蜀將韋承皐殺其鍊師藥成誅死

佛原共有殺氣

承皐典眉州有僧行眞善黃白術搆木塔十三級火輙焚之凡三搆無窘費錢數萬計承皐乃召至郡修作金法承皐謂郡司馬盧敬芝曰某與行眞同遇韋處士授此丹術今老矣故召之同修舊藥藥成子亦得分惠焉盧敬諾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慕順津韋牧沉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

事事有此報復人第不察耳

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來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出北夢瑣言

非欲滅口乃妒勝忌前耳平生心術可知

黃白秘術鬼神禁忌用以作家猶不可況殺其授師乎韋承皐於授術者欲滅其口而沾沾與廬司馬言何爲是固天啟其喙留此一段公案耳不然孰知韋牧以此死哉

○丁戌負其盟友爲鬼所憑自擊死

戌長洲人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亡何

利害兩字收人心術

其人以盜敗翁卒援百金於丁爲獄中饘粥資丁利其金且虞禍及行金於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忽自作鬼語詈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衆言其所以衆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盍緩之曰然我且至其家候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反目作聲如前而操鎚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鎚則勇力愈奮忽又

猶有家態

操刀自斷其臂而以爪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傾市人或謂汝究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始出遂死

一

平生恃力凌人必自直一死觀其繫冥獄可見
但丁自欺心結冤則殺殺相報將未已耳然則
人雖有可死之法我不可無好生之心

機巧僥倖之報

大巧必有大拙陳平所謂陰禍也薛文清云天下
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爭此

○呂不韋陰謀受族誅

兩次出奇
不救一死

不韋陽翟大賈遇秦太子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
可居乃以千金見太子夫人姊而說之卒以異人爲
嗣是爲莊襄王又娶邯鄲姬絶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飲異人酒而獻之生子政爲始皇不韋益尊寵用事
然竟爲始皇所誅夷其族

○春申君陰圖受刺殺

楚考烈無子趙人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有娠乃說春
申君進之王王召幸之生男立爲太子李園恐春申
君泄之伏死士刺殺春申君滅其家

二人立此意已得罪神明矣竟以此死富貴安
在哉

○宋齊丘沉景昇而殊死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子化書
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甚

後來姻婭爭功正是用此手段

裝以華囊縫而投之深淵有漁人獲而剖之一人躍
雖正濃大呼乃覺問之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
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景昇
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
再縫而投之漁者如其言齊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
不得令終宜哉 群談採餘

女巫詐公主而伏誅

世間多有此謾天謊

靖康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有女子詣闕稱爲柔
福自虜逃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宮禁事

頗能言之但以足長大爲疑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
如牛羊跣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即詔入宮授
福國公主下嫁粧資萬八千緡及顯仁太后回鑾言
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獄乃一女巫也嘗
遇宮婢言其貌類柔福教以宮禁事使爲奸詐乃伏

天不容奸

誅吁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唐三盜以得金而喪命

唐天寶中有盜三人發一古塚金寶充塞共收斂入
橐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其人于
崖下一人買飯潛置毒于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
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毒
發亦死吁若三人均分其物皆得享富矣奸險之賊
互相殘害皆致凶死世情如此者不少可戒哉

○劉方遠蔽罪趙林爲鬼所毆死

宿娼者戒之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歡王宗
義來並飲相妬遂至毆擊劉方遠助林擊傷宗義歸
暴卒卒時語妻曰方遠寔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出貲
賄宗義妻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竟坐死自是方

遠家常失物篋箱間有流火一日方遠餽客客忽起
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死耶然我已訟

受賄賣人命的極可惡合取死

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義妻曰林事發逮我
與楊三矣自往覘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 談薈

即此一事便堪破方遠心事趙林飲娼家即邀
與俱是個會搬美人的廝打便去助拳是個會
作爪牙的聞變便納賄是個會脫身離巳的彼
乖乃物事歡會便相親有急便推出原自如此

有豪兄弟前無此等一人不歡

持趙林無眼自被他哄耳若趙林爲嫖主則娼

家之奉承方遠必倍篤矣若趙林與宗義訟則方遠之唆謀兩家必得後手矣世上半是此輩

夫壞可驚可怕可怒可殺

此等人平生機謀可勝道哉

○○○李循模擴貢囑選不售竟恨死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攫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卿貴負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爲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

徊良久齋夫輩與其衆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群譁于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他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爲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些小得意便了不得如此豈其不死也

○○○孫邦華冒名涖任後謁選得之不敢往

邦華崞安人與姐夫某俱以省祭當選其姐夫得太原府倉官而華選期未及將告歸不意其姐夫暴卒華黠人也謂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小官異省誰人覺察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其甥從之展轉問幸不敗露華甚以爲得計後脫身入京挍文聽選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得往矣

神智笑人笑亦當喻何迂耶

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爲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

豈特分有與人且多少害怕不自在

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與人也小人巧于爲謀而造物更巧于制命任他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可笑可懼

○○○二村民誘愚民沒水取舟共渡而二民竟以覆舟死

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獲濟乃

然必愁溺但善泅也

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綱欲撐開愚者忽

肚痛欲洩不可禁亟跳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撑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觝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以自利賴其力而復背之以自濟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三事皆出談冶

廸吉錄卷之六 終

廸吉錄卷之七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訂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七

小善厚積之報

○○楊雍輦水濟衆種玉興家

〔傭而脩德便可動天〕

雍兄弟六人以傭賃爲業少脩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殁塟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絶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曰得白璧一雙錢十萬者共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楊皆其後也

〔徐氏女乃不凡〕

一挑水補屩耳志誠不懈遂動天人若此世間

何事不可做何地不可做何人不可做患志易
移耳

當存此心已算發善

○○○葛繁積善不怠冥府欽仰

大觀中有一官于京師鋪中見皂靴一雙大類其父殓殯時物就覘問之主人曰昨有一官人騎馬過此令脩理者頃當來取其子因佇立以待果見馬上郎至乃其父也取靴徑去子追數十里看之在前趕之不上乃疾聲呼曰既是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便爾相捨父回首囑曰爾做人當如鎮江守葛繁遂失不

觸目方便

見後其子到鎮江謁繁問曰平生何作乃爲幽明所重繁曰某平生力行善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到今四十年並無虚日士問如何爲善事乃指坐間踏子曰此物攔之不正便碍人之足某爲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杯幾微語言動作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無不爲之如是而已士拜謝而去　傳芳錄

○裴延年好施不倦遇僊獲福

延年長安人兄弟三人雖家貧而俱好施惠行之不輟有一老父過之求紫衣服顔色稍異待之甚謹問

其所事云以賣藥爲業問其思牒曰不必言也由是往來憩宿雖數年而延年無怠色一日謂曰觀君兄弟雖至窶而常能施與不倦皆長者也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此後二十年有世難當相接也及安史禍作爲老人引入太白洞中居處仙境咸授道術數年亂定盡室生還其後兄弟登第皆至美官子侄兄弟亦壽考焉

遇凡人作平等觀故真人來度

延年已種福田熟矣故能召老人之來非第禮一異人可倖覬茲報也覬報之施安能無怠色

哉

○鄭建中勤繕客舍世祿不絕

建中五季時居安陸貲鏹巨萬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爲之屋亦爲繕治又隆冬苦寒鬻舍繇盈月晚得一子名紓登進士第官至禮曾侍郎有五子長曰彌由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孫亦任官世祿不絕爲善之報長矣

隨人各有滿善手段

建中載瓦楊雍挑水與富鄭公之活數萬人唐

善有改于此字而可得仙矣

世只以衣食自安計較欺詐許多惡業

好景

汝楫之載二萬金並功累德善果可鉅細畢[illegible]

〇〇李珏販糴令自量百壽登仙

珏廣陵人世居城市年十五隨父販糴父老珏繼之人具糴授以升斗自量不計貴賤每升取利一二文以供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異之曰吾輩之業無不用升斗出輕入重雖官府治之莫絕其弊吾早悟用一升斗出入自爲無偽汝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及也汝之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乎父母沒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珏出相節制江南珏以節

制同姓名改名寬節制下車數月夢入洞府煙花爛熳鶴舞鸞翔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書金字內有已姓名甚喜謂生明時久歷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所以洞府有名也少頃二仙童出珏與揖問此何所曰此華陽洞天石壁姓名非君也珏驚異問何人曰廣陵部民李珏及旦召廣陵官屬詰之無有知者令遍城求之數日里巷相推得李寬舊名珏乃車迎入府拜爲道兄年八十有餘儀容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珏愈加欽謹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餌何藥

宰輔力不如匹夫爲

善無一可以多寡衆哉

此見煉藥何如煉心

學濟物而不積德其能成乎

以流州之善政而匹夫可以駕之人可不自力

其夢入洞府見兄姓名是以迎請師事幸以見教珏曰愚民豈知修鍊珏問再三以販糴事告之珏贈金帛不受而返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謂子孫曰吾奇世多年今日當去沐浴正坐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改蟬脫屍已去矣 傳芳錄

一云壁中誌其昇仙之期至期節制李珏迎到官廨寘上坐見之猶無奇也倏天樂繚繞雲幢儀帳半空而下其民遂乘雲車仙去未知孰是

〇〇黃兼濟販糶平價後裔榮昌

兼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兼濟至見幅巾道服入眞君降堦接之禮亦隆重列坐詠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命請來至抑夢中所見詠以夢告之詢所行何善以致眞君厚遇如此黃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之一槩價直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其上也令吏挾公座拜之黃後裔蕃衍居仕路者每每青紫

忍辱施濟之報○此集精進第一

○○彭矩強力忍詬累危獲安

矩自幼端重謹愿未嘗游戲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人聯界里婦每竊採之彭佯不知里人侵過圃界彭亦不問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失傘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饑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修路但力可以為者無不行之又脩合香薷散百解散香薷湯解毒丸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為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於邑吏張張為請於宰竟免杖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十七未有子詣西岳求嗣既而生三子後寓蜀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亡恙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云母子攀舟舵得越三日一漁舟併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全安後過光州亂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被擒纍纍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風返火滅後卒於臨安年七十七

是大菩薩非人所為　善原是懦人做的　此處不免懦者太過亦可借以解嘲　世間皆状懦乃錄鬼水火鬼乃不揪懦何也

火氣一熾善心退矣世間大佛大菩薩每以忍辱為第一精進至云有人割截我肢體不得生嗔怒益一嗔怒便現了剛惡衷腸故也伊尹大聖而稱者乃曰強力忍詬夫孰知此四字非大聖大大聖不能也

馮大呆子孫享其呆彭生懦家室庇其懦

○○○張良跪翁進履得為帝師

良祖父五世相韓為貴公子秦滅韓良尚少豪爽負氣嘗遊下邳圯上有父老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忽念其老強忍下取老人又舉足曰孺子履我良既為取因跪進之老人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曰諾五日既明良往父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後五日再至良雞鳴往父又先在怒如初又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書一卷謂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及旦良視之乃太公兵法也繇是習讀佐高祖取天下封留侯世鐵券焉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其德量必大到不能忍

忍力妙　教他天來大事如何在這裡役机可恭

人人負石公時時跪進便可以行世矣

已是驕貴氣溢矣昔人詩云少年胯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生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
滅文成至哉言也信以辱胯下而王以羞絳噲
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虧盈益謙能
不惴惴然禍至之無日而戒懼之不可以怠乎

○○劉寬誣牛不校官至侯封

見古人如此甚易自家當之甚難

寬字文饒爲人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人失牛
就寬車認之寬不辨解與之後數日牛自歸其人慙
愧送還請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因錯悞幸勞見歸何

亦以無競行之

罪之有自此稱長者桓帝徵爲南陽守吏人有過蒲
鞭示辱遷侍中封逯鄉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能受屈棒是大豪傑每念及此不覺咋舌

○○卓茂誣馬不較封侯拜相

名爲盜矣人須從道裏過來

茂字子康爲丞相府史有人認其馬卓曰子失馬幾
時曰月餘茂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後馬主得
馬送還亦納之性不好爭如此爲密縣令視民如子
道不拾遺後官至太傅封侯子戎大中大夫崇嗣大
司農

屈棒誰人肯喫每任天下事則是非交集非受
垢受不祥火氣都盡未有能休休有容沉嘿濟
世者也

○○步騭厮養不爭官至右相

驕卿態

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皆種瓜相善會稽
有焦征羌者郡豪族騭旌寄食其地懼爲所害以美
瓜進良久命見焦坐中堂自享大宴另設坐牖外留
茹菜飯旌不能食騭極飡飽旌曰何能忍此麤糲騭
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何所恥後騭仕吳拜

右丞相

氣節以不豎豎

使我輩生於乞丐則長爲人曳罵無所較幸而
比於人輒客閒氣何耶若士大夫豎立氣節則
不在此限

○○雷孚數世不訟官至極品

好訟及訟師可省此

孚唐人自先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
人于官孚登進士居官淸白愛民好德官至太子太
師人謂積善之報
此所謂桑軟家也人情欺善怕惡視彼不樂訟

者能無肆抑侮乎非有忍能當此哉

○○○李沆遜謝狂生時號聖相

大聖

沆爲丞相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卽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于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

兩奇絕

宋朝推名相必以文靖爲首且曰眞聖人耽則狂生之詆何傷日月之明適表天地之量耳被少誹謗便分疏不輟者視此何啻萬里哉

○○富弼罵如不聞卒爲名宰

弼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淸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人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弼曰天下無同名姓者乎其人聞之大慙爲宰執時雖布衣請見必以禮名齊韓范云

有貴衙幹無事生非弄恩宗驕者吁

○○○松陵溪鬼忍沉泉下而不忍索代帝敕爲神

李正松陵人業漁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正曰子何來曰予非世人乃鬼也喪此水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覓一杯耳正有膽氣（亦非常人）乃曰子欲飮可入坐鬼遂入對酌少頃酒盡鬼辭去後因常往如是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曰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畧無少碍晚鬼至正曰何不代去曰駕船者少年喪父母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來岸徘徊數轉而去少頃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有老母無依故釋之正

鬼有真性如此謂修甚而不脫輪迴者乎

曰子有此心必不久墮泉下又數日鬼曰明日一婦代我特來拜別次日候之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數次復登岸去鬼又至正問曰何以捨此婦曰予聞上帝好生此婦懷孕在身若損之子豈能存予爲男子没水濱數年尚無生路況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使予魂銷魄散於水中誓不敢損二命也潸然淚下又別數日見前鬼衣緋袍頂冠束帶從者甚衆來辭正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爲本處土地言訖不見　傳芳錄

心不退轉便是大道

此鬼仁心分明是隨水中生來可謂忠恕

人不耐性孤負人身矣

此見人鬼一性也幽魂沉冥寧甘自忍而不忍人一次二次至于三次而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趣者猶能格天況生人哉○人若不忍辱不耐苦縱有善心一激卽決一折卽墮矣天降大任是人而必動心忍性意正欲其透此一關耳

凡禽畜受人負殺者皆有冤也冤愈結愈深故戒殺則冤解矣

○○元自實忍氣解忿易凶鬼而福慶

自實與繆材成仇夜往殺之道經一菴庵士軒轅翁有道士也見自實前往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隨之

各執兵刄勢甚兇惡少頃回則金冠玉佩百餘人隨之和容婉色翁意其死矣天明詢之無恙翁曰子夜來何往而歸之速且述其所見之事自實曰某與繆材有仇夜將殺之及到門自思彼雖負我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依遂隱忍而歸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兇鬼隨之一念之善而福神隨之子之事已知於神明將有厚福矣後為廬山令 傳芳錄

○○○○非從事於忍惡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勘惡知忍字之妙○凡施濟人定要受嗔怒為人

[illegible]計人情[illegible]大不解[illegible]也

謀定要受抿責任事定要任怨勸化定受譏彈寬厚定遭笑侮此是挾以皆來的不辦此根非能善者也

有心尚發不出

救濟施與之報

匹夫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爲可已，泛泛置之。菜色時既不當意，及見病臥道塗者，又以爲危篤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死。即行道有心人，憐嘆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既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三四升米調護之，累日便能求趁；既能求趁，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

視浪食浪費如何

冥福似鐵，乃有道旁祇

富人出外過病尚苦不堪

矣。師巫之一費，足救二百命矣。千金之予，救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當一焉，足救千命矣。甚輕而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餐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一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夭札者鮮矣。充之而逐總有此，則旅魂絕稀矣。蓋人當病時，無掀無捓，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

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托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肰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銅臭染身，直不思量到此耳。○又有見貧人輒怨者，不惟已不肯捨，亦駡人之捨，此更無謂，只是賤

惡習癖而不自知耳。凡此意見，恐不可留在胸中。

○浙館師以束金付貧民獲吉地而榮貴

曾存心救人定有此據淵此無不發者

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脩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良婦也）行，故相率併命。士聞言惻然，遂盡以所得與之。民泣謝，代負担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君胡不周之？（妙妙妙）士曰：已與之矣。妻亦不怨。至除夜，

文字似不甚妙

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潟。夜夢至璦樸玉宇，有聯續其詩云：門關金鎖鎖

貧人已犯衆怨況作此短倖事

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于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入手輕以予人復爲此夢語欺人乎至明春赴館主人延一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之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前夢合但未知爲誰家所有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温飽嘗言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且助工

歆喜甚

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呂瑱臨終三善增壽二旬

人須以老安小懷爲願便自不同尋常過得日子

弘治甲寅瑱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身又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名我爲汝熟識安忍反目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浙江弁其處提完亦得一月即至矣瑱歸以是故語諸子曰吾平生三事未愜吾願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年傾圮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命諸子畢此三事繼而治後事

杜門以俟死歷數月亦無他異諸子悉意其爲妄亦最後除夕復遇前卒揖而笑曰何勿揖至中途忽有免提牌云以汝陽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瑱後康勝愈常果越二十年而卒

人何皆此贖命金

○○崔鄲世善樂施族甲一代

崔鄲四世同居家不藏貲有餉周給親舊男女未婚死者未葬皆爲營辦居室卑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爲虢州觀察使政治以寬經月不笞一人鄲五子瑤現瑾珮璆皆達宦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五居

知此以好施誰能

禮部再居吏部鄲後以簡較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唐興以來未有也宣宗榜其里曰德星堂鄲爲金吾衛大將軍忽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反約死于難世謂鄲之禍死亦積善之報云

積善早死亦是好緣積惡極貴反蹈虎尾久矣人之不勝天也

○查道濟喪賑貧壽過其曆

道幼時沉嶷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貧

此統艱苦錢難捨

此事往往見笑縉紳却肯服義

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捐財資送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爲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是歲罷舉次年登進士高第遷龍圖侍制進右師郎中出知虢州歲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者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享年六十四論者以謂積善所延也子循之亦貴顯

儉已施濟

○○薛玠以祖父陰功登位通顯

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第先一月時夜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謂藩卿曰你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每陰騭途開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尚積德以遺子孫玠請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父也絕小者爾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如此

文章靈驗抑不易耶

世之登高第者盡以爲已讀書才能所致權勢在手傲然無忌孰知些小福分祖宗殷勤得來不添油注炭熱炎幾何乎其必有斲首號慟于地下者也

○老書生濟盜絹卒預報科名且賴其衛脫厄

宋有秀才年老累舉不捷悔無進取之心忽有盜踰垣入屋謂盜曰汝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告曰我非盜營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來相援秀才曰吾有絹二疋與之明日與汝請于軍校盜乃拜謝而去越二年秀才赴舉場忽夢一卒曰某是盜絹卒也欲報恩無繇而死今秀才中矣後果

年少時尚許多才學不就乃以老境無干要事得之

中高第又一日夢報曰君爲益州都尉有討命者我合當衛之後果除益州都尉道逢賊欲殺之賊見有甲士救免蓋此卒盜絹後已死也

今生能消前生業

○○朱軾代納青苗錢三子皆貴

軾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遇一囚夫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無還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比得放出時同邑劉潊累舉不第祈于神神托夢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致死非命虧德如此何求福乎汝不如朱軾代納貧民青苗錢

一錢不捨自謂無愧心者視此何如

善財難捨如此大拋却郎能哉

耶天賜其子貴顯矣徹悟尋訪朱軾信有之軾生三
子果皆貴顯

王半山以青苗禍天下又不知作何輪迴耶

○○黃汝楫贖陷賊者千人五子登第

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
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柬餽之欲金帛贖
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慘戚曰我有金二萬斤欲
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
聲如雷拜謝各奔去汝楫生五子曰開曰闊曰閎曰

妹勝入寺求嗣

聞曰閶皆相繼登第人以為積德之報

莫云為善無此大機會只是做不出手或容易
蹉過

○○尚霖護李尉之母女尉轉生為其子

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至困劇霖憐之因請
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
及其函骨歸河東為嫁其女于士族一日對尉如生
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為力請于帝今得
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又夢尉曰某

此人好心亦生于憂患

當明日生翌旦果然因名曰顏及長敦厚篤[illegible]
大理寺丞

王商拯投水之婦子壽雙昌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年踰三十未有子其姑夫
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
愀然語之曰汝于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奈何王
某數神其術亟往蘇欲貲而歸至其處值梅雨水漲
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霽出河濱數步適見一
少婦抱一孩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之

假金害命如此

士人不及

二十金諸漁舟競渡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
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值
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箠
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
倍償之婦歸遇夫于塗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
言之誑也而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閤
戶就寢其夫令婦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
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
有意明日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

便脫厄矣

婦同在此矣其乃披衣起方啟戶開門室中轟然回頽之則塼壁因久雨而頹正壓臥榻粉碎不然其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詳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隲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迎生十一子年九十六尚康健 見聞紀訓

以十一人償一性命

○蘇端正好施遇異人指塋穴出三蘇

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捨因謂之曰吾有二穴一大富一大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

欲子孫讀書不願富于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于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塋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轍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文士出矣

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晶謀侵占掘墳利已者知此義否

地理從天理出

○吳承事專務賑恤子孫世顯

吳五承事者合州赤縣人其家頗饒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承事遂生兩男次庚讀書力學後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後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陰隲昌後錄

○○焦公行陰功三年遂生嫡嗣修之弈世科第不絕

焦公東京人因三世無嫡嗣遂爲商旅遊玩名山徧訪至人問其因果遂見一老僧聲清而遠目視精光語言甚異因執禮甚恭問之曰貧家三世無嫡嗣雖得庶子亦不肖奈何僧曰乏嗣者其故有三一祖宗無德自身無行二夫妻年命恐犯禁忌三精神不守

妻妾血寒焦公曰自身無行夫妻年命皆可受持若妻妾血寒有何法治僧曰不難但先修德後修其身三年之後可到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遇老僧之後時時行方便種種作陰功遇人臨難者效郭元振之行善見物垂死者助上帝之好生施恩布德者三年竟往五臺訪老僧數日不見方欲回歸忽見行童手持一卷對焦公言曰老師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志誠服之必有富貴子孫隨念降生焦公曰但得嫡子足矣何望富貴乎於是依所著

心藥爲上身藥次之

未至此雖得異方亦不靈

方服之遂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自恨何[illegible]
如是忽遇一道人云汝有憂色何不往五臺山見老
僧員外頓首謝遂往山至處不見老僧只見行童曰
老師昨日言汝今日到此令行童接待也再三傳語
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矣
員外曰貧者得富自是命也愚者性之本然豈能反
賢乎行童曰昔竇氏五子皆不全形自後行恩布施
無窮陰德
悉皆安愈况盡登科第員外拜謝而歸奉行刋施方
書不及二十年子孫衣紫腰金蟬聯不絕後人得此

行狀及方受持行用並獲報應云

〇〇〇竇禹鈞廣積陰德名隸高真五子榮顯

禹鈞范陽人幼喪父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亡祖亡
普根
父謂曰汝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
實可憐
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
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
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女囑妻曰善撫養之及笄以二
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知之感泣詣罪禹鈞寘之
不問遂與父子畫禹鈞像晨昏祝壽元旦往延慶寺
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
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懇貸得金銀將
贖父罪昨暮因酒失去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實還
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
不能嫁出錢嫁之故舊相知每遇窘困多寡週之四
方賢士賴禹鈞舉火者不能勝數每量歲之所入除
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惟尚儉素無金玉之飾
此等善殆不可勝書
無曳帛之妾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
行之儒延致師席有志於學而無供須者咸爲留之

故其子見聞益博繇禹鈞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
來謝後復夢亡祖亡父告曰汝數年以來上帝以汝
有陰德名挂天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
壽而終當充洞天真人位繇是禹鈞愈積陰功爲左
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子
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居起郎八孫皆顯貴范文
正公書其事於策以示子孫

〇〇楊榮祖父一意救溺神指吉地

榮建寧府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傍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兎墳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取物者智救人者愚當其嗤時無以自解也天下是非果焉所定乎

○馮琦父救一寒僵生子尚書

（誠心則一善當百善）

琦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錦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女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琢菴遂名琦官至尚書

○台州應尚書救當縊之婦官祿崇隆科第不絕

（必是之銀　他人無銀　便罷了看）

應尚書壯年習業于山中夜鬼嘯集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其婦人以夫久客不歸翁姑迫嫁之明夜當縊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蹟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汝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厲善日加脩遇歲飢輒捐穀以賑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至今累累也

○○屠應埈還鬻屋之券子孫競顯

應埈屠康禧三子世濟其美存心尤厚居秋涇橋之滸有一鄰人貧甚負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堂絕賣准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爾欲賣屋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送汝吾不追也

（已多矣）

其鄰人亦感其高誼以實訴曰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償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餘不敢領也

（厚中加厚）

孟玄益高其義復告之曰汝不讀書尚知義理不欲虛受吾直況吾讀書識字豈肯見利忘義而滅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不勝感激及埈歸鄰人來訪埈

非粗為厚矣

留與小酌，隣人數其子之厚德，且敘其感激之衷，埈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其所埈，呼其子取前契還隣人，且為築其墳墓，戒其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以後登科第者甚衆，皆埈子孫，號漸山，其德甚備，狀志所不能悉其什一

北前是循迫科首

○○王丹能化俗周急起家至宮傅

丹，京兆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殽於田間候勤者，勞之，其惰懶者恥不與，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浮蕩廢業者，輒曉其父兄，黜責之，有遭喪憂者，待丹為辦，鄉里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以鄧禹薦為太子太傅

史難為

匹夫乃能操化俗之權，如此真大奇杰，長人知此何事不便

○○劉翊累捐貲濟衆遇仙授道

翊字子翔，穎陰人，少好道德，常行汝南界中，遇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寒冰車敗，停滯道路，翊見曰，君慎終赴義，豈宜久滯，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後為郡功曹，值黃巾賊起，百姓廢業，翊出粟貧食者

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殮，獻帝遷都，道阻羣寇，翊夜行晝伏，赴之，上加其忠，拜議郎，遷陳留守，翊駕車

三次種德

東歸，出關見士民病死道次，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

四次種德

逢故人飢困於路，不忍弃去，與所駕牛助歸，後遇異人謂翊曰，子多陰德，太上加子，用情使我授汝長生之術，汝能隨我去否，翊叩首曰，少好長生，願從指教，於是引翊入桐栢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華法，遂仙去

○○全琮父子樂施官至侯封

琮字子璜，錢塘人，父柔，嘗嘿沖退，好積聚，嘗使琮賫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返，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琮仕吳，封錢塘侯

孟嘗豪杰而馮驩市義，不能無介介，琮父好積聚，而乃能喜子捐貲，無吝色，真大聖父哉

○張生捐錢救命辟穀成仙

市斧錢能救人命，真欣不在小欤也

張，福州農家子，幼時父使持錢入山市斧柄，遇一人欠官錢，追責甚緊，貧無以償，欲係死于樹，張憐之，盡

貴爲贈其人拜謝而去張坐石上傍有人問曰汝飢渴乎曰然乃指路隅竹萌令食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命飲異香遍野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詩言未來事無不驗避塵世於崑崙莫知所終

○瞿嗣興注意施濟年登高壽

嗣興常熟人慈仁篤孝路遇遺物即訪其人還之塞士季不能支竄突無煙瞿知之持錢二十緡投寓隙與之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鬻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善機熟矣）其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親

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爲善之念未嘗少怠年八十四而卒 傳芳錄

○李珏黃兼濟以匹夫小善皆至高真然不過二公之夢誰知之者瞿嗣興所積不淺當亦與彼偕逝第神明不數數洩其機權耳總之彊爲善足矣

士民賑飢之報

○宋祝染出糜濟饑子奪大魁

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饑之報及開榜子果中狀元

○倪閃濟貧賑饑身魁榜首

閃字秦夫汝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豈不可笑）

京師施與不減屢試弗偶人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于春官豈造物有未知耶閃聞益自勵紹定三（好命人每有此皆）年寇起蔓延侵境官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以無知罹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閃家賊（果熟自紅）黨相與撲滅隣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閃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閃門旗（賊半途而止爲福矣）上書饘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寧國教授出私帑紉齋舍置義田俾貧悉分兄弟姊妹仕至尚書

○張八公歲饑平糶孫累登第

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糴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謡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平平事乃人所難）（善謡）（合得此名）（妙絕）

佛是呆人做得，把來作對，趣甚，令可思。

○陳天福一生平糶累世榮耀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或借銀與人。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糴米一斗，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而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糴米來施舍。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饒，起經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皆顯達功名。蘭孫登第，官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耀。今湘潮陳氏之官族，其後裔也。

（平糶乃能富饒乎）

平糶所損能幾，子孫喫食有餘。

○○當湖陸氏兩代濟飢三世九卿

袁了凡記云：凡係世家，未有不繇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于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爵粟賑飢，而人贈之者，文中歷叙古先濟飢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若爲左券云。

（捐粟射利者可反觀矣）

天下豈無此等處

官長若能存此意到處濟人何限但不惜勞力行之耳

舟陸濟渡之報

○徐宗仁造舟濟渡延壽三紀

宗仁蜀人鄉有兩石橋夾江四時湍急下則漩渦惟
此處可渡溺死甚多因船小觸石即碎宗仁乃造巨
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撑渡忽有道人稱善星命者
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有陰德可延徐又夜夢至一
官府見濕衣鬼約三四百執卷投王前言徐宗仁濟
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
宗仁曰汝陽數當盡今延壽三紀及覺益樂善好施

果逾三紀而終人立祠於渡側

○程夷伯脩理橋路齡胤俱昌

夷伯峽舟人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
覺海僧夷伯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
可延取水一盃呵氣入中令飲之曰今夜當有一吉
夢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皆相歡悅
右廊下枷鎖縲絏哀號涕泣倚有人云左邊是脩造
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夷伯自是于
橋路平治用功不倦凡濟人事皆行之後覺海復至
曰汝數年行濟人事甚多陰功不惟壽算綿延子孫
亦榮貴矣夷伯年九十四歷五世昌盛

觀此則不必施德于人令人知之凡隱微可以
利物者當無所不至也

平生不染可知

英雄舉動那能與村夫謀進止哉

助喪脩墳揜骼之報

○王忳葬客次書生身子皆貴

忳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姓名而命卒忳鬻金一斤營殯餘金悉寘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亭長初到日有馬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即言于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忳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忳忳辭讓而去縣是顯名舉茂行除郿令子孫皆顯於時

○○唐郭震助五世之喪勳名一代

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一時稱窆乏於資財願假以治喪震遂與之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為薛趙所誚而震怡然曰濟彼大事君何誚焉十八舉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加代國公賜一子官

十六歲便能獨斷獨行如是可謂夙令矣以此處天下事何有一絲滯蔕

佐李有功則佐惡能逃遐乎

○李之純勤於揜骼歷官貴顯

之純登進士嘗為成都轉運使專以揜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曰汝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之純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遷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徐熙子亦貴

冥司不禁泄露便不成幽明矣而一二件露奇獻巧則其仁慈惻怛不忍自沒沒者也遠近窮湫之間人遂不復信謬猜謬度謂美惡無憑不孤負神鬼哉

○○范純仁以助喪養志相業俱隆

純仁字堯夫蘇州吳縣人仲淹之子也嘗往東吳得

俗子弟一句便是祖完本末

麥租五百斛舟載以歸道會故舊石曼卿自稱三喪不舉世無郭元震無以告者純仁悉以麥舟與之歸而拜父于庭父問東吳曾見故人否純仁曰見石曼卿云三喪在淺土父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與之矣後登進士第官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謚忠宣

子捐租助喪而父喜之子難父更難矣何也哀憐不接於目而無貌于心也文正以先憂後樂矢志教子爲萬世美談至我 皇祖而犯罪之

子孫猶貸十死仁人何不可爲哉

今人乃爲利啟祖塚傷墳者

○趙狄舍牛助葬貴至極品

狄汲郡人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狄有二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夜行見老母與狄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貴極人臣無忘玄度也後果登進士第官一品

施至二牛其無所不捨可知

○劉軻改葬書生之尸文雄詞苑

軻部右人幼讀黃老之書究輕舉之道嘗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于此室僧因瘞我于北牖下而屍蹋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詢于緇屬果然軻即改所着之衣覆其骸骼具栢棺瘞于虎丘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其一吞其二焉後乃精于文學因策名登科第歷史館

尸在寺中閱人多矣而獨以囑劉軻足知鬼神勘破人也

○傅敞瘞一旅柩報題得官

官能常加意此事妙

妙

敞濰州人爲士子時以紹興三十年過吳江縱步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問爲誰僧曰頃者前知縣館客身故問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權厝于此敞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敘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手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日敞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于官地上仍脩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敞赴轉運司寓西湖小剎復夢陸來致謝云三場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

想是受恩後便去做人事

勿宜泄彼此當有禍敝竊而精思蔚禍洎應試如其言遂薦名高第

有德人一到便爲鬼神所知德之感格大矣然則德爲聖人豈有不得祿位名壽之理乎患種未熟耳

〇〇甯崇禮施棺不懈子孫無虛榜

崇禮性好善常造棺櫬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施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歿後淳熈乙巳歲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居住積累陰德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不惟若此而已如此而後接續登名者常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貴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侮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榜至乙卯三舉間曰及曰乃曰時鳳曰時豹皆崇禮諸孫讀書業文日以益衆

這幾句話打動後日多少善根

施予之難難在不懈不懈者心堅也不望報也人與人相處不能以一善一德遽信其心況昊天乎惟遠而難諶故人多玩之

〇〇淳熈士人許瘞官員女用其言登第

淳熈中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交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富陽簫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某當爲貢舉汝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爲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人玉山終不懌未幾以古字得取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賢場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與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乃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嘿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庭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得早入土既覺甚怪之遂叨前列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

蹺蹊事往往有

是甚麼作怪

有心

鬼之樂得土如此有淹親喪而不葬者豈得無罪

嘆
此事可見科名有定不用私嚼也又人間私語
神聞若雷如此所謂發一念措一事不凜凜然
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巳乎

奇事

〇〇〇廣西周舉子葬通判之棺其年登第子獲其姻
周某領鄉薦赴省試道宿山寺夢一人緋袍謂曰某

亦是緣分

沉淪于此三十年君能舉我葬之前岡梧桐樹下吾
使君今年登科且與世爲婚姻周曰君有以教我當
以死報德其人曰此行入京可去東兎子陳家藥鋪

安泊且見鄰壁有棺問僧云廣東李通判死寄于此
三十餘年無來問者周曰吾眷也齊僧于前岡葬之
至京東兎子果有陳家藥鋪通姓名求寓焉陳迎逢
供給莫解其故試前一日有饋筐篚者中有經義三

妙怪妙怪

卷周喜且異熟讀之既入試即此題也不易一字以
書卷過省後知舉請相見愕然無語周後叅謀制置
司制置即知舉因暇時偶言前夢制置方言其親與

任宿奇世姻處又奇

周同姓名其年亦赴省意與周而其人死於途周後
爲子娶廣東富室李氏乃言其祖通判死寄其處後
流落不能奔喪某年家道横興前去取喪則云某人
葬之矣葢冥知吉地而托之周也

命合中時有言行王道而王者有傳鹵簿畜者
有餽筐篚經義者神明之假托變化不一其途
若此總以成就福德人耳固知行先於文也

〇〇李約理商胡之喪嫁其女福綿子孫
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
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遺約且以二女
爲托女皆絕色明日商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

夜光商所遺也然當時若受之則心迹遂混

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爲擇配乃
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胡屬（節與談合）
來理財約請官發棺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
福祿綿延子孫貴顯　呂後錄

幸人之死以爲利仁者不爲也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約㝡勘破此關矣

有心

〇陳元瘞萬殍子孫叢貴
元金壇人熈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
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

度後皆爲監司子孫登仕相繼 呂後錄

怪人怪事怪錄

○○○唐珏賦命貧窶瘞宋帝陵骨遂富有妻子

摠難得之貧行難行之事

珏會稽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母歲戊寅金將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骨草莽間唐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劵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坑中郎將骴骴餓虎事

人盡有天性只是做不出手故知仁心不可無作用也

露奈何唐曰予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掘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餘金酧謝戒不泄越七日金酋裒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首禍者死山陰始有籍籍傳唐氏者繇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然名雖高貧困自若明年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持文書來告曰王

大道有心人來遊就一段因緣

召君道吾往觀宮闕巍峩有一冕旒坐殿上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謝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信否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人便是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之家徒四壁

深敬他 其天

天何所爲而爲人心動也

天性不容扶滅如此

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貧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日二事俱愜娶國公之女食故國公負郭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也後獲三子皆立頎頎凡夢中人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其神巧如此 出遺民史

人人具有造命手段 [illegible]

予惟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福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繇人雖

立碑更深心凡爲善真切皆有深一層發用處

天有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事通乎神明報便如此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量乎哉

○宜興沈少參讓還古塚子狀元登第

夢處現巧

少參卜葬地啟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以識之少參夜夢一官峩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狀元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登科少參奇之以狀元可立俟少

林性慷慨喜大節不拘繩墨稍淹滯少參因告所親曰吾始謂人言不可信詎知神言亦不足憑乎及丁丑少林病不能會試將歸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發何遽歸及入場得題覺有神助出榜魁選欲養疾不赴廷試夜又夢人告之曰公今年當大魁何可歸少林夢中詢其人曰屢蒙見教公爲何人曰君不知我尊翁當知之少林勉入殿試果狀元及第始知爲不發古塚之報

○與化姚封君捐金贖墳子孫貴顯

用勞力起墳拚墳占墳者視此何如

有姚姓者商於外夜夢一人峩冠貌甚脩古謂姚曰其有室在某處不肖兒孫將破我家君能護之否姚應之曰諾早行于道見羣傭方欲發塚詢之其主併在告以夢捐其金爲子贖還墳得不起夜復夢其人告曰蒙惠至深已訴之上帝必報爾鳴鸞鳴鳳姚後生二子長曰鳴鸞次曰鳴鳳皆登進士爲御史顯官一日二子任中忽心動各辭官促道而歸同一日至其家則封君病篤矣此雖二子天性然亦封君福澤遺孫宜及其子護從膝下也有孫亦爲御史門第遂大顯達云

奉親疾累刲事宜極小心見此異猶惜不弃乎

庸醫殺人

寃可解不可結結之則仇對無已時矣

雇屍之報

○楊氏削屍頭賣之病腫死

庚宏爲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刼殺死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之有鄰婦楊氏見奴屍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弃因刮耳頰骨與母服即覺骨停喉中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此頭來罵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 幽明錄

按文欣之構髑髏爲母也雖以誤醫殺其母無罪焉欣母之不救命也非報也楊氏以利而戮死者報故及之

○唐王忠憲剖恒陽寇心食之三歲死

憲宗伐王承宗時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命斬東市有勝業坊王忠憲者其弟忠弁行營爲恒陽所殺含弟之讐甚恨聞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即剖尸心兼兩髀肉歸而

知大數

報仇者當知此

償報人可畏

食之至夜有紫衣人叩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之答云何以苦剖我心剖我肉忠憲云汝非鬼耶曰是忠憲云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爲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恒陽所殺則罪在恒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乎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汝妄報衆仇則汝仇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髀乃可忠憲知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寃然亦貰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祭之經年兩髀漸瘦又言語錯亂如失心狀三歲而死 太平廣記

○唐汴卒食鄆士肉夢徵償而死

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其尸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于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債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痛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腊一夕斃矣

○○宋昇從韓溶議取人骨作灰溶滅門昇亦斃

宋昇爲洛中都運使時營西内甚急梁柱窗檻皆用

只奉上希功耳

灰布限期既迫竭洛陽豬羊牛骨不足充用屬官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有屬官李實者與韓溶俱用事一日暴卒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實言非我乃韓溶也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語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適所抱文書風動實視之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明之不誣也

收埋之其善也

國家大事一議關數萬人命尤可輕發乎哉（一）

○順德令胡友信弃枯骨水中爲鬼所責狂死

胡公闢教場其地與漏澤圍近枯骨無算盡弃之水中後入覲赴省參辭忽一人稱掾來見曰今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必辭又曰小人得公薦剡書索視之皆其平日汚行臚列甚悉公大怒索之不見既誤參辭隨發譫語回邑數日卒（耳談）

廉財之報

○范元之還贖金世登科第

元之素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萬一有人失此自經於溝瀆枉殺性命翌旦父子携于岸待之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其（是非無定如此）不能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登第遂十二世爲二千石

鄉里之見

○劉留臺還商人之金神報貴顯

劉少貧專以趨謁爲生一日至澤泉寺浴堂拾得一袋皆金也乃藏衣箱浴畢托疾臥浴箱前凳上終夕不去翌日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得金八十兩以袋盛之昨浴罷而去乘月行二十里始覺金失劉曰我拾得專此相候出以授之商感謝解包取數兩相酧劉不受鄉人皆笑其愚劉曰我平生賦分止此若掩人物爲已有必有灾殃況商人辛苦八年而積此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所以俟而還之忽夢神

靜巧

有心爲善那得不爲人笑

幸此老不笑人

報曰汝守貧不貪將有大貴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
臺子孫仕宦者三十三人 出爲善陰隲

○裴度還贖父之帯再造壽命

度貧賤小相者言其壽夭當餓死公然其言他日到
香山寺徘徊廊廡下忽見一婦人置褆褶于闌楯之
上祈祝于神良久瞻拜而去度見其物知必遺亡欲
追還而不及遂收以待其復至抵暮不來乃携以歸
旦復待于寺門則婦哭而至度問何爲婦悲泣曰父
被罪繋獄昨假得玉帯一犀帯二值千緡以賂津要

然則世之求貨賂而出入人罪者其受陰譴敗福德可反觀矣

不幸忘失于此昨爲夜不敢行今至不見父罪無逃
矣度解袱視之不差乃授之曰今我專候付還婦泣
拜留一以謝度笑而遣之一日相者復見度顏色頓
異驚曰此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後
位極人臣名震天下

按度自贊像云汝貌不揚汝材不長胡爲將胡
爲相一點真心丹青莫造此可以相度矣

○楊存還商人之引天花證福

存赴試宿旅舍寢席下覺有一物碍揭觀之乃鹽串
二百引即收之詢店主曰前夕何人宿此房店主曰
淮甸巨商某法名公曰此吾友也倘復至令至京于
某處尋店主諾之不數日商果來尋遺物店主以楊
言告之商乃詣京往見具白公曰果汝物耶當問之
官以還商如命乃詣官交還官欲與之剖分存力辭
不受商不能強捐數緡就相國寺爲公祈福時有五
色雲天花散空衆稱公之陰德感天是年及第官中
奉大夫

○張仲淳還客死之金子孫登第

仲淳秀州人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
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隲不
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感疾甚困憊投宿于仲淳
淳詢來歷但畧言其名氏鄉里遂不能言而死淳閱
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
復貲經營葬之是夕淳夢其人謝云平生不欺心隱
財陰德甚厚故遠來托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
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登進士第爲尚書郎世
爲宦族

師中有乃翁文學者其進士也將毋謂明經所致乎

幾兩想乃大風波

遺金往往關係性命過路君子省者

○徐恭兩還遺金弈代彌芳

恭保定府博野縣人素行忠實樂善好義非分不取一日往鄰縣市物飯店中見銀一封坐良久待無人來覓即挾歸家明晨起復往見店主祓失銀者告官即出銀以與原封未動店主獲釋又灌蔬于園園傍有樹一人乘涼飲井畢遺囊樹下而去公知亡矣即收以待行二十里覺失哭來曰吾溧某乃河南人挾糧銀三百兩赴京輸納今忘于此吾家性命不保矣公驗其封號及銀數與之其人出數兩以酧公堅辭不受輸納囬請客十餘以謝拜爲父將行祝于土地祠曰徐某厚德不欺人物如此乞達上帝生好子孫後生子廷璋璋生二子鸞鳳同時舉楊孫行登進士曾孫棨棨皆以文學顯爲燕輔名族實公之所貽云

好議論

○○劉尉却謝金二子貴顯

益州劉府君初爲連江尉有爭田十年不決郡以屬公公得其奸立爲判其曲直人皆謂公爲神不知特公心耳及去官得直者候爲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視之乃黃金也公謝曰君事

不復人情更佳

本直非私君也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後公二子原父貢父俱以文顯

有此意易染指

○○宜山馮俊不酬僞金其年登第

俊爲舉子時以所賫路費百金易土儀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色其人討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既顯有故人子爲屬官以墨四

百金自辦

眞正節婦

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恭其志操如此

談林

○　孫蜃川祖不酬僞金子孫大顯

祖爲人淳厚正直生平無一毫機械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持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于水中走數十步投最深處後生子登第爲副使孫即蜃翁尚書其曾孫輩皆賢書香未艾也

按此雖所損無幾而平生之廉介長厚已可見

識得分定方能欲義方不專利不然則難不受耶

矣與馮俊二事一律

○○○餘于舵師還商遺金旋于舟下得金

舟師姓吳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遺金一袋於舟而去吳箭船艙得金懼其子見之乃收置竈灰中子欲發舟去吳故遲延半日商反覓金吳舉以還商請均分吳堅不聽商籲天拜謝而去其子恚曰橫財入手不能享乃舉以還人吳笑曰吾父子終日棹舟猶不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耶命發舟去其子不用命吳自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礙其舵吳乃入水驗之得一皮箱二盛銀二百餘兩吳遂成富焉

使貪商全安得神運二百兩哉

失時得緣有過乎

○○○密雲富翁還遺餉遺金因得其亡子

翁一子數歲失之遠近求之弗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入歇涼于其門坐久竟去翁策杖至門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蓋餉邊者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至曰我天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腰間銀袋置門後乘陰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

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治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幸有餘金遂買兒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談林

瞞心取財之報

○唐定州民私絹十疋托生爲羊

此私欽公物者償債

定州人王珍能爲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也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于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臥又聞怪之遂開門臥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今已作羊合爲公殺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卽變作羊王珍妹于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珍及妹家皆斷食肉嘗以咸亨五年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竟飡空飯焉大平廣記

欲生如此則放生之功德可推

○解奉先多取画直轉世爲犢

此妄索工價者償債

奉先洛陽人爲嗣江王家画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值已相當因于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王家特牛產一騂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童安玗負郭珙財爲牛莫贖

此借不還者償債

安玗唐大中末富人初甚貧窶與郭珙相善嘗借其錢六七萬以之經販遂致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當死後作牛以償其安玗亦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償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特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玗妻子幷親屬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梃刼取之珙多置守禦竟不能獲報應錄

郭珙坐此宜發慈念哀憐不許贖何耶爲富者別具心肝乃爾

積財許多而不能買一白牯犢雖多亦奚以爲

○劉鑰匙橫於生計爲犢見瞞

此多算子母者償債

隴右水門村有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爲家業能規求善取民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卽倍數極廣旣償未畢卽以年係利畧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盡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

刻心可恨

賺肋之間，如毫墨書日爲債家鞭使役，無完膚，簡匙

妻男，廣以重賄購贖之，置于室內，事之如父，斃則棺

斂葬之 玉堂閒話

人間欲子母亦要有怨心、、、、、、、、便是隨處作方便，然

不如其不爲也

○宜春姥欠寺錢爲牛恰酬其直

此祗欠者償債

郡有齊覺寺，寺老僧年九十餘，清修守戒，人皆呼爲

上公也。上公偶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

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

其勞耕并以當于錢矣

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

老特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錢

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俱以白上公，上公

嘆曰：償債足矣。遂令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

嘆。玉堂閒話

欠寺錢有償矣，捨寺錢有福乎？曰：如起此心於、、、

別處，皆吝矣，君子問災不問福也。

○營田吏奪民田變牛以代其耕

此强心者償債

汴爲廬州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耕、、

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

方數寸，既長，稍班駁，不逾年，生施汴二字，點画無缺。

道士邵修嘿親見之 稽神錄

○○盛出血巧奪隣產生子絕後

此巧奪者償債

盛出血，吳城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之。隣翁老

無子，圃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

其詳。盛潛篡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久

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

此特辭不爲此許冊旁觀者嘆無天道

色出券示翁，翁愕無辨，遂與盛地，憤恨而死。盛初無

矣

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盖流，所生子五歲不

言。一日盛携之入園圃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

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兒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

爲子孫計者當自思

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

北夢瑣言

○○○毛烈負田被訴受陰獄破家

此賴債者償債

毛烈，合江縣人，以不義起富，他人有美田宅，必謀得

之。陳祈與烈善，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後載錢往

贖，烈受之，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帖爲

（牙儈可不慎乎）

（官吏受賄枉斷者又可視此械）

証可也烈曰吾與君何待是耶（大是個好）祈信之後數日往則
烈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要文券驗安
得交錢數千緡而無券者言之令祈以誣枉受杖訴
於上司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訴于東嶽行宮旛帷掩
映中彷彿有人語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
謁陳狀几上又聞語曰出去遂退抵三日毛烈在門
內忽有黃衣人入捽其首毆之奔併得脫至家死又
三日牙儈一僧死一奴爲佐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
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烈事善守我七日至十

日勿飲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以無償
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惟此耳安用券取業
鏡照之見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一衮冕人怒叱械
烈烈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公已黜官若干
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入獄且泣語（可憐）
陳祈曰吾原券在某櫝中語吾妻可還汝又吾平生
以謀得人田宅有十三券皆在櫝中可呼家人還之（良心發現）
以滅我罪主者又問僧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
預知也與祈俱得釋祈抵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

（強占）

（占墳可省）

居焚矣乃往毛氏述其事子取券還之僧歸已荼毘
三日無骸可托日擾毛氏門至家業衰替乃已

○劉悟爭產削籍以敗過得殿

營州彭方中因詣西嶽祈嗣夢至嶽府其里人劉某
已死見彭告曰吾兒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宦至監司
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降第五甲
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又議削登科籍只（損已多）
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覺首以語劉時方與族人爭
田致訟乃好讓之其年劉請舉明年登第五甲終于

（爲子者念之）

（錢只要急急求還耳不然豈無他故）

簿尉　江湖紀聞

父母冥中感此不肖子孫豈不心哀然何不與
乃嗣言之豈善亦有緣耶因知竇燕山得夢祖
父者未絕其人之天乎

○○蔡翁負周氏財轉世爲其家狗

方通判乳媼周氏性朴直不慮人欺村人從假貸輒
與之有蔡翁者負最多每督取率托以他故經數年（非托也）
媼呼責之妄言答云欲償婆錢輒爲官事所蕩願寬
今歲如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

可憐

得一犬八乳周媼嘗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後十年乃死閒窗括異志

如此業報只是開口一願耳不願將如何曰心已是狗矣人家狗最多也知是誰人轉生來故不食其肉亦可

有不肖子可自省

○○陸氏横侵人産生子蕩其家業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横侵其隣鄭氏盡其産撤其居以爲巳宮室苑囿所餘惟嘉樹一本晚得子而瘖數歲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其鄭氏後身云朱瑄爲都御史總督兩淮徵其里人問之皆信談林

釣人心肝

爲人時貸得不動若好善以免牛馬債哉

○ 丹陂民貸高氏鏹轉生爲馬償之

高瑀家富弘治時人有民借鏹若干未償而死隣馬産駒異常高買得之性循良穩而且捷他人即蹄齧不得近甚愛焉一夕夢民泣涕號請曰向借公銀可還文契高曰數未杜奈何民曰騎坐數年可償前債矣明日高晨起過廐馬見高連嘶跪地若哀求狀隨仆地死高憶昨夢啟篋檢券焚之而瘞馬于郊談林

焚券瘞馬此心善于郭珙矣正要尋此人心有之亦快也

漁算的怎麼會消乏

○○王稍負鄉人金變牛償之

稍子太原人姓王名彥須漁算人貲後漸消乏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八錢借焉令其相湊買船以度生乃王稍頓忘前義竟負不償倏經八載而長者亦忘之毫不索取一日長者閒過家小屋中忽見王稍腰繫汗巾明白竄入牛闌處少頃牧童報云牛

何屠學騙却讓造化術中則機關何用哉

母生犢長者即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明著汗巾之紋不沒長者默識之後一週餘小牛肥潤壯大長者令牧童賣之偶遇何屠於路問價童應以一兩八錢亦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爲此牛不止此直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問曰此牛甚肥壯當此春時何忍殺之肯轉賣我耕耘可乎何屠紿之曰此牛適著價二兩五錢若再加價一錢即與爾農夫又喜此牛過於是值隨用二兩六錢還屠較之長者初賣又增八錢矣農夫得牛不勝欣喜其牛歸家不須管理

（眉批：省了農夫後日還債）

自會往返，咪令人愛惜。一日不見，徧尋無有。已仆于山谷巖下。農恨之。後遇前屠于市，敘失牛始末。屠乃云是長者家買的，而農又耕長者之田，宛轉通問，備知其實。農曰：此牛何故止賣此價？長者曰：其中有緣。蹊此牛是稍子王彥須托胎投生，填還前債。我親目所睹。王稍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問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言云：我原問王稍借銀二兩六錢未還。今托生爲牛，正所謂取此而償彼也。共大叱詫。此真可爲欺昧者戒。時係

萬曆己丑年。談林

三家假貸之數，何巧相值也。惟巧相值，故得成奇絕事。不然，其因緣變化，宛轉抵償，又不知何如矣。

（眉批：一苦情一孝念，俱是不可埋沒處）

○○崔屠詐取贖母之金，雷震死

餘杭民某死，惟餘一媪之子。子聘胡氏女爲婦，貧不能委禽。媪遂質身於機坊，爲之治絲，得金二兩。婦始得歸。婦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當夫婦語時，隣人崔屠竊聽之，

（眉批：二兩救三命）

因詐爲夫語，索前物於婦。婦稚不察，即與之。及夫歸，罔然莫知爲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於邑令周之冕，即出餘俸棺殮二死者，而令護婦使毋自殺，且急捕賊不得。昔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皆活，則異之異矣。周令給子生理以養母。爲談林

（眉批：必知二人再生不是，周令感動雷神處）

雷能殺人，又能生人，不更顯赫哉。周令所作，大是有心人。○凡橫財多關性命，急思之。

○○南康屠竊酬愿金，手持之死塚中

（眉批：豈如此靈奇，人共服厭心，故此公案不可不錄）

南康夫婦產一子，欲酬香真武廟而無銀，畜猪得銀八錢，付妻。妻置神前磬中。屠窺見，既牽猪，乘閒竊銀去。夫覓不得，以責婦。婦無以自解，因縊死。夫殮埋之。大慟，乃與其子往至廟。門登殿，見其婦先在。夫曰：爾已縊死，殆鬼乎？胡晝見也？妻曰：我瞑目，爲神所攝至此。原不曾死，安得爲鬼？夫見其言語明朗，不解所以，亦不懼，却同進香畢。歸家，發塚啓棺，但見原屠者已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四方來觀者皆駭異，以爲神之顯報如此。談林

有許多背財積買得炮烙刑

近漸有此

憶數

屠死則死耳何以在塚棺中此另是奇絕公案以告語人間也

○○蔣舉人放利取盈爲盜刼盡身被慘酷已而舉盜亦斃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弃去日夕孰籌居積筭計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刼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絕無人居盜登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及不虞舟師截纜以去盜歸無所嚴冬凍餓駢首受斃無一存者買舶過者皆知弗敢近吁天以盜報蔣舉人而以舟師報盜何巧相值也豈非嗜利之明鑑哉 談冶

○○長興民王某覇占財產轉生爲牛呼子償債

王某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旣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揹其原契旣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鄰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老官我卽鄰人王某也陰

牛言乃字字是泣淚是非之心耐勝前主爲人

此僞金者償債

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渠措處奉還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之曰爾能言邪牛不應又問又不應乃捽其人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爲牛正爭鬧間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汝尚毆人耶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其債原契未還今在何篋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踏地而死其子因贖田瘞之 談冶

世之牛形而人心人形而牛心者豈少哉

○○陳明章以造假金起家雷震死

明章黃邑人平生奸狡造假銀漸饒加靖癸丑五月明章攜小僕同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草塘中而小僕乃在塘上亡恙亦莫知其所繇上也 耳談

負債不返便生爲牛犬然則世之負債者多此心已是牛犬矣何待再生哉

奢儉之報

奢者必貧手頭既寬物力易詘也奢者必殘飲宴過豐烹宰踰制也是有二惡德焉況福分有限盈極不祥誰能載之哉昔志逢禪師以用洗鉢盂水太多而宿疾纏身袁盎九世高僧以坐沉香座講經而人癰附體豈以罪軀頑質恣饕餮於天地侈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何如留幾分享用以濟貧病積陰功去也

思及此當何如惜福哉

○○魯叔孫東門以侈失位

定王八年劉康公聘於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語王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儉則用足用足則族可庇二子者侈侈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早世猶可苟登年以載其毒則必亡已而子家宣伯皆出奔東門氏遂無後于魯也後數年季氏行父執于晉范文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遂舍之季氏世爲魯上卿至意如專國富于周公而子孫始替

妙

尤妙

然則無德而壽不爲福也

不儉則長爲晉囚矣

○晉何曾石崇以奢殄世

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嘗謂諸子曰主上創業無遠謨汝輩猶可免至孫輩必及于難厥後何綏見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議者以曾明于料主而昧于自克身侈豪奢暴殄天物子孫汰侈尤甚永嘉之末族無遺種亦自取耳使以儉約傳世何必不令終也後明帝時石崇與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特勝琇愷每愧羨以爲不及宅室車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亦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竟斬于市

足應殺多矣

曾崇之富如此使以周急行仁不令功德半天下哉馬援嘗云富者貴能施濟不則守財虜耳

後來佐命大勛侯封累世何卯非施濟所致前

可怪

又有僕泣云小大人役身求一飽頭身不可得豈知今日逢窮貧萊公由此遂止

輩有詩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權未許暫停盃此聞丐者有感而作也嗚呼富人一盤飧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日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是大塊中人何忍捹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又冦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者妾蒨桃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此詩字字真切引而伸之凡可以約已施貧者當無不至矣歸田錄云萊公知鄧州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故鄧州燭法冠天下雖京師不能造也去官後人見其厠溷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清儉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後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謫南崖遂殁不返雖其不幸亦足以爲戒也

非萊公力德恐消又術不過

○梁富人虞氏日夕宴博禍中腐鼠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于上博者勝擲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客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云驕奢之灾禍非一致 出列子

從高樓不臨大道亦有前禍

○唐楊收婚嫁奢侈竟殛嶺外

楊收段文昌皆以孤寒進貴爲將相率愛奢侈收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及兒女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去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楊相竟以納賂遂至不令宜哉 北夢瑣言

凡婚嫁過侈者女子多承受不起人特未詳驗之耳

○賈相郎吏以妻飾過豐而就殪

王涯爲相筦利權其女嫁竇氏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直七十萬錢王曰我一月俸金郎有此豈於爾惜之但一釵七十萬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復告曰前釵爲賈相公外郎馮球所買矣王嘆曰郎吏而妻首飾如此其可久乎後未浹旬馮晨

識賈相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斃蓋賈
有蒼頭與馮吏隙鴆之故也賈爲出涕罔知其孫卒
符王涯所料云
按鄭吏之釵妖固矣涯知物妖而不知權妖賈
至以臧養客門客而罔覺也故二公亦皆不令
焉具見柳玭訓家

嗣遣命之說亦豈不信然

○○黃州教授以享用過盡而早殀
昔太學士二人同年月日時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
約相近差遣應彼此得知禍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

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任黃州者死鄂州爲治其後
事咒柩前曰公與我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我
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
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
寒微未嘗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
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儆悟恐懼脩省而
然耶 樂善錄

有以發富微寒士者又可看此

清波雜志云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
享官爵又求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
爲造物者毋乃太不均平嚴富貴者甘可不思
持之以德

誘人蕩業之報

徐池誘奪人產被鬼訴而驚死

池嘉靖間人富而暴厲欲得徐八房故令人誘其子臣爲賭蕩累債數多果得其房後二子五孫俱瘵瘵召巫禱巫爲神言此徐八爲祟池懼設醮向城隍廟求解次蚤建醮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昨夜我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枕而卒子孫俱無噍類

富兒且以爲心腹

所報不已虐乎

其貧宿廟中耶抑死爲鬼祟耶

○○○鄧榮以誘蕩起家遭刼辱而窮死

榮姓譎狡常誘人爲不善鄉有宦家子不肖鄧結其親騙其家產殆盡丐而死鄧爲鹽商于江湖者二十年紹定年間湖遇寇一寇儼如宦家子縛鄧父子淫其媳女盡掠其貨而去鄧貧困十年而死子亦丐焉

迪善錄

知誘宦家子之報矣生子使人誘亦是宦家之報今見宦裔癡迷賭蕩輕薄少年從而籤食之則爲之憤此點念正要充擴莫令虛殺此善根可也司馬光家訓須熟記得

○○○丁湜謀人賭博削奪大魁

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責不悛逐之湜遂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謂湜曰君氣貌極嘉即書粘于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昔時同榜二蜀士多貲好賭湜延之勝六百萬如數攜歸又數日詣相寺術士驚曰君今氣色大非前比湜請之曰相人先覩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竦然以實告曰然悉以反之可乎曰既發心冥冥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是科徐鐸首冠湜居第六焉

流落中每有

俊爽人每每有此彼必謂不洒脫者是俗子也

狠毒事

成就徐鐸

家有三訟，訟不離縣門，前此俗諺殺殺人

唆謀訐訟之報

○文光讃父以前生唆訟歷犴獄無虚日。讃之父忘其名，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爲人鬭合爭訟，故今反受其報。光讃懇求救免，師令其自着桎梏三日，爲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云。

每見好訟之家，禍人禍己，破蕩不可勝數，則唆謀者其陰毒可勝道哉。矧官長利人紛爭以實囊橐者乎。

人口今他何預有丁悵時

味阿言

○○黃鑑父以舞文起家，生鑑貴而滅門。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爲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實爲近侍。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此時獻媚自固，又必然奸聰矣。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流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天不容奸）亟召甚於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逮滅族。吁，使鑑寵不及此，何能戮之深耶。

唆帝王兄弟以固權寵，即是唆訟本色耳。可謂能世其家矣。小人希旨，每每可喜，自家亦喜得便宜，一日天算實難當，小人枉了做小人矣。

骨肉以相，故受人唆者亦宜少省

○○米信夫唆兄弟爭訟，而有其貲，一家皆誅死。信夫浙西人，桀狡譎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錄是富者二十餘年。（自家必定料豪傑，別人必疑無人道矣）

殘甚

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入人俱死於獄。（尚是前日手段）然則破人家取其財，得無報乎。（三段俱出感應註）

唆之機甚隱微，何報之烈也。惟弄人於兄弟間，故罪益倍乎。抑亦巧惡五分，便足當直惡十分耶。所爭事亦竟償，然不竟不見巧報耳。

又有權勢人，見鄉鄰親戚有訟隙，輒鼓人訟，又乘其愚忿，輒鼓之當勁敵，俟其顛蹶出而扶之、

以樹恩取利此何心乎故勸人息量人力亦是
隨處方便然鄉隣親戚有不德之者矣惟造物
知之

廸吉錄卷之七終

廸吉錄卷之八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顔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四

放生之報

物被殺者或前生罪業或與我寃對故此償債然寃可解不可結罪貴出不貴入彼以多殺墮此惡道我既殺彼彼復殺我殺殺相尋債債無休何如解結宥罪以德易怨之為愈乎若屬今生貪嗔忿殺種下怨毒則禍愈重故能放生永保人生亦惟放生可得長生

人惟好生與天相通然下人共難生物則易

○毛寶贖龜墮水得救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令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寶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

贖一命贏一命所得何多

殺之必滅筭矣

○劉之亨放雙鯉而延壽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壽一筭諸宮舊事

鯉未至門而夢已先感物之神靈如是庸可妄殺

○嚴泰贖龜而還錢

陳宣帝時楊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之放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

此邊報恩卻下毒手翻漁舟然可爲漁獵殺生者之戒

有烏衣人扣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怪其無繇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

○○陳弘泰放蝦蟆萬頭獲金蝦蟆

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于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蟆于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儆戒錄

淺淺事便自然割

非造詣識盡了純煉

○○○王五活蒼蠅無數蠅釋其冤

王五京師酒保當釀酒時蒼蠅每投死其中于是以炭灰數器置其傍遇溺者輒取起安頓之濕乾自能飛動所全活無數後遭陷官議寘之死執筆欲判蠅輒成羣集其筆端飛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是陰德所致爲解其獄

不是蠅力是神力

蠅至無力乃露一段奇怪如此世間何物無佛性

○隋侯活蛇報珠

身脩行矣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後蛇含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百里故世號爲隋侯珠

○楊寶庇雀啣環

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有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墮地下爲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虫所齧乃移巾廂中采黃花飼之羽毛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逢

用心

何物無奇靈使誤食之能無罪乎

來過此爲鴟梟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别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環矣寶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楊震葬有大鳥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是黄雀感恩而致也 記齊諧

○○○韋丹贖就烹之黿報以祿命

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寘橋上呼呷餘喘須臾將死羣萃

物當濟厄誰憐之者人亦如此何以靈天下之厄而致生之哉

引見感且奇神物有心如此

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衛之是時天正寒丹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既得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丹因問命胡盧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丹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丹曰比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托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良久思量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耶但爲決窮途胡盧曰我焉知君之福壽元君即吾師也當自往詳之遂

物之神靈如何忍殺之者何異殺人

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幽曲巷叩一小門有應者延入行數十步復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丫頭數人皆極殊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帛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丹盡禮先拜丹驚卽急趨進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諭老人曰老夫垂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念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公乃矍然知其黿也終不顯言遂具珍羞

元長史乃小虎張人情

年月日時亦定花開異況亦定然則何在無定也

留連竟日丹將歸老人卽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丹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聊以爲報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盧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丹再拜而去明日胡盧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歷官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十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後遂無

所言丹常實持之已而及第歷官日月無少差洪州使廳前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一旦樹忽生花丹遽去官歸至中道而卒子宙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擢福建觀察使 活物摘訓

此黿乃神龍也苟非韋君贖之則妄加烹殺者又不知誰當其禍矣

○○○宋郊渡蟻數百萬易甲名而上第

郊後改名庠少時與弟祁同肄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

年春試罷復遇僧於鄽邸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橋以渡之豁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選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一歲豈有兩魁其言妄也及唱第小宋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臨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爲第一祁爲第十始信僧言之不妄也後官至宰相封

非心非意非形忽顯露奇

無意種福如此寧無無意造罪業者

小兒打蟻八生就宜之不惟福亦且忘

英國公謚元獻 今人好燒蟻宜戒

使當時不再遇僧則以爲相術之未眞誰復知其宿因者天下禍福之變如此者豈少不遇異人點綴之遂委于一定無如奈何或終日營營而不識恢功積德反造非分之求可嘆也

祁得第後便肆力酒色郊嘗遺書戒之可見根器原自不同後來至相又別有栽培非特蟻也

不可一善而足

○蔡襄放鶉身膺高爵

襄字君謨仙遊縣人未達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

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覺而異之詢于廚中有黃鶉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君從禱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其後舉進士至端明殿學士贈侍郎謚忠惠孫佃大魁天下

褐衣能通帝命然則天心仁愛總一般也

魚念佛鴿能詩可見蠢物性便有感格靈通無窮之妙處鳥獸不亂行非誑語也

當其三世未登滿然鄉之人耳及父子登科則又恍然不知何故矣此老不急往而有泥性果然

〇〇李遂夫不食牛三世父子登科

遂夫父名李田，台州仙居人。其子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之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獨不食牛，當父子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驗。

不食牛細事也，而獨異流俗，歷久不變，遂至動天。然則善何微而可忽，積何久而可怠乎。

乃有眞官而容親戚字有寵者

〇顧待問以食牛塗榜悔而登第

隆興癸未試禮闈未揭，有江陰顧待問者，忽夢入仙府，正見放榜末甲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之。叩所以，一眞官曰：以汝愛食牛肉，姑示罸耳。即謝過曰：今後不復敢再食。眞官曰：汝果自此不食耶？曰然。遂取筆復注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去，獨記友人葛楚甫又在巳下。因趨候與談之。洎揭榜果然。顧自是不食牛。

此法應得第者，故露朕以警之耳。眞官大是有情人。

與施食及祭孤同功

〇陳元植愛護衆生壽延百歲

元植初有家道，而好行陰隲，至于禽虫悉蒙其惠。每將食于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迫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已與物却同體了）。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許，巾箱備具，謂元植曰：爾壽甚促，緣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以此當延其壽，汝尚勉之。覺後飲食倍增。至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袖中有一物投地，化爲著緋

常存此心何地不可做

衣人，長三尺餘，拱立於前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爲有陰功，增至百歲，今須還常理，辭爾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封墓，逾月無疾而終。出談谷錄

〇曾參救鶴御兩珠以謝

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鳥亦有情）至，各啣明珠來謝。鬻數萬緡，家遂殷富。搜神記

窮鳥獻亢可憐

〇楊序活億物延其壽

序，湖廣人，家頗豐。一夕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能活

生生之妙……悦者

億萬物命則可免厗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
神曰佛書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爲
之厗遂遇有命物悉贖之見人殺魚取卵投江中如
是月餘夢神告曰億萬之數已完壽可延矣已而果
然 傳芳

○劉子輿感鯉放生鋤地得金

知父母恩

于輿吳江人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
澤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
再三子輿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窩

啣水能幾何小魚必無濟理然自捨不得

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啣且涉而救其子寧
身陷死地不恤也子輿慨然嘆息乃去堰放魚越二
年鋤地得金遂致大富

天地間只是此有情種到處堪憐堪痛被二鯉
画出仁人孝子之脉橫溢四海矣

○李進勍放一船魚度厄獲金

進勍以販彭蠡湖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入維揚
肆易之一日復販魚至三山浦其夕月色如晝勍乃
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清亮非常乃登

佛之靈通至及豚魚只是一念之慈悲耳若救生情切卽心是佛

舟察之則船內魚耳進勍驚曰我自來販易衆生輪
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于江中言曰諸魚旣各
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繇是改業販鬻荻薪
數年間作大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簰
筏一時沉溺惟進勍浮于江中足下如有所履俄而
被風颭竹數竿至于進勍身側遂扶此竹獲濟乃見
大魚數百頭于進勍足下乘之又共拽竹而行到州
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卽棲洲上
更已深矣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躓一至于

此忽見荻叢碎罅中光芒進勍卽以手模之獲金二

明示爲善之利

斤乃袖于懷中愁悶頻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
踴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者所
放諸魚今各報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卽有魚數十頭
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勍因得及岸而歸遂成
家致富焉 搜神記

衆生皆能念佛乞憐特人無得聞之耳進勍明
是有善心者故白衣點化之如此○人盡謂造
物生畜養人不知人亦天地間一物耳能脩眞

閻水監以用物命入藥不得上界謂生物養人可乎

好生。參贊位育。方靈於物。不然。與蠢動何異。貪嗔嗜殺。假手相啖。一入冥途。則轉換不可知矣。如梟攫鳥。如虎噬人。亦將謂天地生以養之乎。且性命與錢財孰急。與滋味孰珍。我捨至輕。彼得至重。我損至纖。彼活至衆。視含寃咢鏤恣意貪殘何如哉。設身入物性中一思之

成箇火燒羊了滋味不佳

殺生之報

○晉餘杭縣令許憲男好火獵。火反其面死

憲爲令。憲男于仇王廟側放火獵。便飛祠前。忽有三白麋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覆其面。欲去無從。而憲以事免官。太平廣記

火獵最酷。昆虫蠕動之爲害者多矣。仇王廟其籍手以報者也。

○宋益州人入山遇龜引出。雁一龜者立死

元嘉時人。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若有意焉。因共隨之得出。一人取小龜割爲臛食之。暴死。不啖者亡恙。不特殺生且負恩矣此等人是何心腸出異苑

神道只教人一想字耳目皆須想着貧因向刑人剝想着見刑時

○○宋元稚宗好漁獵冥受割臠

鍾離太守阮愔遣元稚宗巡行至民家。寐不復寤。經一日夕乃言云。初被百餘人縛去。有神人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如治牲獸之法。復內于深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如爲膾狀。又鑊煮爐炙

（欲活乎）

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雅宗便叩頭請命神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曰一灌除罪五百凡三灌見有蟻類數頭神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復問巨此者也緣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數日能起終身不復漁獵太平廣記

○○○東興人得猿子擊殺之家死於疫

（便以爲戲殺）

其人入山得猿子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不管死了）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哀乞直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破腸視之皆斷裂矣未半年疫起遂滅門焉搜神後記

（忘性便足動天）

不忍一麑可以爲相則忍此猿者尚可爲人乎抑又有感焉母子天性其懇怛一脈寄在畜生道中者猶能感動疫鬼況寛人乎況仁人孝子精氣之所勃窣所會鍾而有不與雲澍雨裂石貫日者乎

（如何報得父母恩）

○○○沛國士人壽二燕雛而三子皆啞

有士人者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而無言忽有道人過門因問曰此何人也答曰是僕之子也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爲小兒時嘗牀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後燕母出以指試之亦然因以三蕾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之言語忽能周穩益悔過之故也續搜神記

（凡行此事者見但可內省）

（不悔不過道人矣）

此人必是有善種者且害物亦稀故此小事一想便着心頭其曰今實悔之足可知巳天益托道人以醒覺之耳

○齊貴人好噉牛病見牛來觸死

貴人奉朝請家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死顏氏家訓

（不只不逸恐樹了）

○蘇巷婦殺一異蛇卽死見女鑑

○阮倪割牛舌生子無舌

倪性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舌本割之歸爲炙食後生子無舌人以爲牛之報也述異記

○梁望蔡令殺牛飲啖癩疾而死

孝元時人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

只大吠便是刀兵其性矣

便殺之以供客未殺之頃牛徑來至階而拜令大咲遂宰之飲啖醉飽卽臥于簷下及醒卽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年死焉 顏氏家訓

○梁郡文立殺一孕鹿遂瘡其身

痛上加痛

文立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鹿懷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illegible]剖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壞乃深起悔責傾家買地建小莊嚴寺焉

鳥獸戀子如此刳胎殺死能無罪乎

一翅一脚猶不報者況全命乎

○○釋僧羣折一鴨翅見報而死

羣蔬食持戒居羅江縣之霍山絕粒庵舍茀時從石盂汲水而石盂與所居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度而汲之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此以爲報也 高僧傳

○○僧法昭折一鴨脚後足以攣廢

法昭師竺法惠關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謂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鴨脚其殃即至俄而昭爲人所擲物折其脚遂永廢疾焉 高僧傳

此等案無明眼闡悉之終不能了

正以愛處動其轉思耳

○○隋王將軍好畋獵報見其女

驍騎將軍王某畋獵所殺無算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憐之父母尤鍾愛既而女七歲忽失所在皆疑鄉里匿戲之訪問不見諸兄馳馬遠尋去家三十餘里得於荒野中已冥然無識口中惟作

殊有善根

兎鳴足上得荆棘盈掬經月餘不食而死咸以爲畋獵殺害之報也父母痛甚遂合家持齋不復食肉 冥報記

○唐都督李壽頻殺隣犬犬責命死

壽貞觀中罷職歸第性好畋獵常籠鷹又殺隣犬飼之既而公疾五犬索命公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我等不盜汝食自于

殺亦有異可爲臨者戒

門首過而枉殺我等終當相報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既無罪殺我我未死間又生割我肉臠臠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你耶強而許之有頃李壽蘇遂患偏風肢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

公疾竟不瘥 冥報記

○唐王遵兄弟斷鵲舌而皆患口疾

百般罪業從忿違者十九

遵河内人兄弟三人竝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及病差乃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乃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 宣驗志

○○唐陸孝政忿殺羣蜂蜂螫其舌死

貞觀中孝政爲隰州府佐果毅性躁急多殘害府内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于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即去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孑

這樣性度何處不殺

人要只使得慣耳

遺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遂即紅腫塞口數日而死 法苑珠林

○唐果毅宰豚待客聞哭聲而驚死

果毅鄠縣人每客來恒買豚設餼衛士家生十豚總被買盡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忽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看妻復不哭如此數廻後更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在門外即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細聞哭聲似云男女生十箇總被果毅喫盡其客數遍聽之了了聞此客惻然皆去果毅驚因此得病數旬而終長安共傳其事焉 法苑珠林

怪事一來人將去矣乘其未至可無自儆省稍挽哉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然則畜之戀情愛子何異於人獨此豚媼能爲人語哭爲可訝耳聞此者不數數得之傳者又以目所不及誕不復信此世所以多殺業也

○唐屠人病死爲羣羊所刺遂傷頸

術不可不慎

總章咸亨中京師有屠人積代相傳爲業因病遂死乃被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脚一

神明下仁

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乃死少頃還蘇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見繞頸有鮮血驚共看之頸有被刺處還似刺羊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數年瘡始合

○○唐司馬楊舜臣嗜胎畜冥中見訴而死

殺中加殺

舜臣爲虔州司馬謂司士劉知元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絶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仍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羊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

始知仁宗忍便全羊功德無邊

驢等皆須子來訴見劉司士荅欵引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朝野僉載）

殺獸胎奉上旨且得罪況殺人媚上者乎

入喉便成鬲有何耶乃爾

○舜臣以口體之奉而刳胎殺豕卒罹其罪欲之不可縱也如是然命買者舜臣而特殺者知元也官長一語下人遂希旨屠虐此外其不及見聞者衆矣況帝王意向可不慎乎

○○唐季全多殺報見其子

季全則天時京兆人家富而奢性好殺豵豬羊驢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鱉秋冬逐狐兎又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近遠爲勝負以此爲戲樂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皆被酷虐其妻初生一子頭皮兩垂至項似人着帽後生子爪牙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痕撥看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季全有兄弟亦好鷹犬弋獵同一殘忍其妻生男項有肉枷或象鳥獸魚鱉或無眼鼻者數矣（太平廣記）

此殆非人性矣要只定一點殺机弄得慣手耳

均一殺也而若此則殘忍極矣造物之報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此類是乎

○○當塗民斷三鱓化蛇去一家并命

吳俗販鱓魚皆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宛轉移時方死天寶[illegible]年當塗有人業販鱓魚是春得三頭鱓其子去鱓皮斷其頭燃火將羨之其鱓即化爲蛇蝙蠍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鱓亦已半爲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當塗令給葬之

平生慣逆殺業至遇此人補救不得矣

此雖不恒有之怪然物類叵測多殺者或遇之亦足用爲戒

○唐朱化販羊爲羊鬼所殺

貞元初化販羊抵邠寧有一人見化謂曰市羊當易其小者小則羊多羊多則利厚自小而易及大而貨其利不亦溥乎化然之因托爲買小羊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廻歸洛陽行至關下小羊盡化爲鬼而走化大駭急往邠寧索其人將執之曰爾以小羊廻易我盡化爲鬼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群羊以求厚利殺性害命不知紀

羊亦有鬼乎又是限則手矣

此殺之隱者亦不免取愼孫術誡也

極罪已彌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群羊執子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于邠寧焉出奇事

朋爲羊販非操办也而利羊之肥以爲利乘人之殺以爲生罪不免焉然則殺人以办與政有以異乎入利之一途其不畏神譴者鮮矣

楊發臣父比使役李詹及其敎注

○○○唐李詹毙味受責并及傳者狄愼思

大中時進士李詹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緘其足暴于烈日鱉旣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復取

驢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炭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爲火所迫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死一夕却蘇曰某見李爺爲地下責其過害物命

孰謂一言一動不關罪福

李對以某所爲某即以李命不可違答之李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愼思所傳故得以廻無何愼思亦卒愼思登進士第時爲小諫

總之飲食之人不免烹臨過多皆傷福德者也

○唐民王公直瘞蚕化爲人屍伏其辜

人須伢恃材乃與神鬼爭哉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蚕月而桑多爲虫食葉一斤直一鍰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陰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粮竭力于蚕未知得失莫若棄蚕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粮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攜

寃報則報速

鍤坎地卷蚕數箔瘞焉明晨荷桑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貯囊中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旣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

解焉吏乃白官鞫之欵具告其瘞蚕賣桑葉市肉以歸寔不殺人官遂遣人至村驗埋蚕之處掘坑中惟

神靈莫怪至此

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集隣保責手狀並稱埋蚕是寔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然蚕者天地靈虫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命于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爲腐蚕矣三水小牘

無此律例

奇事如此令官斷人命事益當加謹不然使公直死于殺人那肯甘心地下

此爲持齋晚矣而能延待幾年性命
皇天之仁一至此也

○唐道士王洞微初好漁獵病瘡痏者數年

洞微汾州人初爲小胥性喜殺常釣弋漁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很狐雉兎泊魚鱉飛鳥計以萬數後爲里尹患病數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痏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群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因修齋持戒小瘳後十年而死　宣室志

學人戒之

○唐進士崔道紀烹殺井中魚除其祿壽

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臥于客邸中僕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汲而上僕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府中連呼道紀使人報捉宜敕曰崔道紀敢烹龍種官合至宰相壽命七十並除訖言罷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　錄異紀

此安知是龍種乎道紀有冤矣然倘亦平日嗜殺乎

○唐河澤豪於烹殺子死鑊中

澤容州人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惟以飲啖爲事鷄犬鵝鴨胥里正咸令供納常豢養千百頭日加烹殺晩只有一子舜憐特甚一日烹雙鷄湯正沸其子似有鬼物攝置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鷄俱潰爛矣　報應錄

食得麽

○○岳州民涸澤盡魚龜鼈之瘡爛死

唐咸通中有人涸湖池取魚獲龜鼈倍多悉剝其肉載龜板至陵鬻之厚得金帛歸忽遍身患瘡楚痛呼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而死　報應錄

已顯矣尚恐未悟復作龜形示人

今生且變來生若何

○○建業婦人焚蚕繭瘤䐇其背　見女鑑

○章邵殺鹿兒尋殺其子

邵爲商饒有財帛而貪很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爲邵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遥見悲號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謀也只有一子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宿大樹下憩睡以伺其父邵至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襆在旁一人熟寐遂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襆前行天漸曉見其衣襆乃知殺者是己子也毒恨無及矣

邵心已死矣恐非號不及鹿母也

邵之狠貪如此既忍于人何有于物殺鹿固不足以罪之也然殺鹿兒于前而斃巳子于後則亦巧相値矣

○蜀民韓立善以鈎鉤永其業食魚鯁領脫而死 出敬戒錄

○蜀僧修準慣蟻寘灰火中蟻漏瘡滿面而死 上同

魚以魚報蟻以蟻報

○翟楫好食牛生子不育悔罪乃得嗣

楫京師人居湖州四安鎭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

彼屠牛者抵此罪乎況接賊牛者乎

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甚都秀妻大喜欲取抱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問者告之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楫爽然而誓合家不復食牛遂再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乃生子成人 陰騭錄

○侍禁孫勉殺黿見訴以爲衆除害獲免

熙寧中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黿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入冥爲吏追去証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此府眞人宮也勉仰視眞人乃韓魏公

勿謂物不靈使自投誓能逃死乎

勉經爲其屬官亟俯伏訴公徵勞之曰汝當往冥府証事乎勉述殺黿事以監元城堤堤以黿故多墊陷費工料故伺出射殺之公曰黿不與人同彼害汝堤殺之汝職也遣使去出門遂寤

此事可爲三鑒一見黿之不可輕殺二見除衆害者之以殺機爲生機三見魏公沒爲眞人君子廳得做君子也

○○武翼大夫焦仲好射獵妻子無子遺

仲四明人性嗜殺日以臂鷹走狗爲業所殺不可紀

恐是冤鬼所憑乎

新成一宅遷居之房門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辮殺之復然家有三男長嗣昌舉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云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乃害吾父母者恨不能殺以報讎然不可與同居日挽妻以出不可禁止

正以不死償報

乃聽之嗣昌竟以病戕次子季子亦相繼死晚年仲復喪妻至家計益落子然孤身老而不死此可爲嗜殺戒云 睽車志

○○芝里朱某好塞蜂窾生子亦塞竅而死

恭平生最惡蜂窠梁上間每見蜂從竅入輒以物塞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見他人家亦然後迸生二子穀道皆塞而不通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俱死嗣竟絕乃問於紫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竅之故 談冶

只戲耳遂害物不顧

○○張四兒業殺牛爲牛觝死并毀牛肆器械

四兒家瀘州業殺牛適衛軍馬牂牽牛登舟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觝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器始徐徐出郊耳 談

正尋伐對

倘一時遇此則何如

○○應天舉子多殺猪變爲猪死

舉人家巨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日宰三四猪宴集商旅忽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變汝爲猪舉人不信且謂人曰城隍管閑事猪殺何罪卒不戒越半載暴死既殮聞棺中有吱唧聲開棺視之變爲猪矣此事在正德末年江南士人悉傳焉 然則遇變而懼者猶是善根存也

大似時人語氣

○劉萬殺一大魚一家腫死

萬天長人以打鴈爲業呼鴈劉然秋冬打鴈春夏則取魚其取也以蘆竹爲箔而發視謂之起簖忽有僧到乞施織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食既去語劉曰君必得大魚愼不可奏刀君不聞白龍而魚服乎已起簖果得大魚劉不能舍剖之腹內猶是前碎米飯蓋僧所化魚也劉自是一家病死 談林

僧之有福矣 貪味耳

當其業打雁時罪根已種矣特未熟耳大魚化僧僧化大魚蛟蝨龍象都是佛性也殺業不斷利心無已而以施僧功德何功德之有

○龍江鎮民世業屠怪徵於鴨破其家

萬曆甲午時其家群鴨中一鴨獨呼云算帳算帳始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無不聞者以告家翁翁聽亦然遂怒殺之寘釜中愈烹愈大如鶩皆不敢食投之江中已而無故搆異訟家私盡破蓋其先世皆業屠而翁又横暴好奪人貲所謂算帳必有主者借以鳴其寃也 談林

至算帳時已了帳矣

種種報殺差不分毫則遇物便生之念勿謂邈

以犬報犬
神工何顯

福實以避禍。

○○蜀民李紹嗜犬見斃于犬身作犬吠死

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畜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嘷而死

獲殺現報

上人嗜殺
成性亦是
如此

更有以放
爲功德不
所旁人之
取上者此
何異不放

廣放生論

稍嗣原稿

陳鷹夫曰夫靈蠢者性鹿命奚分貪怖者情生死各一凡人遇疾病罹水火莫不號呼爭命目不瞑不休間遭盜賊臨刀鋸筋縮股戰齒擊毛豎見至者異色稍改輙驚輙喜忡忡往來有人出一語從旁解救則感激生悲銘刻至死一旦捕致生物此情忽忘香昧作業恣意屠剝震悚遑遽既不暇辨哀鳴慘愴亦復罔顧不知四生輪轉物或爲人此施彼報易體相償豈不痛哉所以仁人動念智士鏡機捐未用之餘貲買垂死之肌骨鑒哀籲之至情施不報之厚德使斷腸殘喘續命於鋒刃之顛稿鬼驚寃回生於罔鑊之上其爲功德蓋可知也然而曲躰詳推機宜不一分而列之則有三無常放兩不必放有物生放有人生放有我生放區分派別可得而言世人放生多赴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而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爲放也途間世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鑿池實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稂且之網旋作彼人之羨是以放爲殺

尤緊

敝孜

也江河林沼地利隨宜監以善信倏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至謂擾畜待人而生職宜供饌不知子孫奴僕亦所豢養橫遭屠噉彼心謂何諺云經營還債勝于布施結會放生何似戒殺以至草木斬伐亦屬生命蟣蝨蚤蛾都閔佛性或壞垣而破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又如棄羶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觝網

有快意殺之有極力護之皆未全是

顛墜束縛應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調養使其平復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虫鷙鳥雖困厄可憫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實延衆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存自死此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可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無以殺小爲無傷無以放小爲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縻善緣一物非寡衆生非多肖翅非小焉牛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緡非有餘所謂有物生放其盡于是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柄國王

亦有行政流弊殺人如麻尤當猛察

以我身當刀碓下驗鑑中自克知之

家或涖官當事或遇詿誤可憫或遇宽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阽危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負莫償而欲死此能資以物力開其生路惠之周旋爲彼解脫人生我放其視物生厄爲關切者也故念我困厄望救心自然形骸不隔推我感恩救護心自然功德有歸若乃我放我生倍嘗吃緊我所放處是人所貪人貪生處即能喪生此而能放是謂真放放下無生是以長生凡人未生時面目何在既無四大相纏安有一切苦厄一入凡身血肉爲吾陷阱軀殼

人人知人人不求解脫

爲吾牢籠絡我以恩愛之網牽我以得失之餌供我以腥羶之豢驅我以功名之策無火而焦不疾自炙是故拘累鞭撻銜勒勞役便是驢馱生牽筴在途行與死近便是屠牛生集羶附臭搏焰身死便是蠅蛾生偷食頑睡痴伏一室便是圈豚生爭長攘臂相陷相噬便是鬭魚生毒螫害人怨怒作孽便是蛇蝎生驚網畏法游魂湯火便是雞鶩生光陰瞬息轉盼生死便是蜉蝣生又有疾病水火之虞重以饑饉盜賊之苦前魄未安後腸復斷人禍未已天刑洊至甚者

乘未作衆
生時猛力
一轉

宿愆今業難解難分胕上加胕縛復添縛況淪展轉
化爲異物眞是衆生眞待人放矣倘能六時打磨一
切透悟直認本來了取無生斷世諦之網撤塵勞之
鎖一條灑灑不係來去無拘無迫逍遙自在種心放
之殼外眞生脫彼輪迴則非人非物高出四生之中
不德不功永超福報之上矣因係之以偈偈曰種種
生成患亦成有生纔有放生名與君打破牢籠去悟
得無生是放生

蓮池上人放生文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
則奔蟻蝨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
網于山罟于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
使其胆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
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
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
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巳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
古聖行仁解網著于成湯畜魚興于子產聖哉流水
潤枯槁以甦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

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魚蝦而得度
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眞人之慈風
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甲名爲
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
封侯屈師縱鯉于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于齊埜
珠報千金拯巳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
鱉廚婢之篤疾瘳焉貿死命于屠家張提刑魂超天
界易餘生于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增繳
之危卜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

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
之網道播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衛乃至
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
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
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
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
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寃障益多
祉萃于今生矣

刼殺私殺之報

○何法僧殺諸葛元崇以夢發其賊

瑯琊諸葛覆爲九真太守，家在揚都，獨將長子元崇赴職，覆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門生何法僧利其貲，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無雙，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窗下牀上，以頭枕窗。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道立爲文州長史，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道立。驗之，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遣人送喪還揚都。逐冤錄

為兒利財斷了命根

母子死生相縈令人發慈悲想生慚願心

推水而死，自謂定無破綻矣，微兒自言之，幾失賊哉。人法窮處，天巧乃出。

鬼語何計除之

○洛陽刼盜焚午橋人家天火驅殺

時杜某爲捕尉，城南午橋失火，七人皆焚死。忽有一人爲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口：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嘗爲伴五人，同刼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將財至城舍。欲與伴出外，輒坎坷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腑痛熱發狂，遮繞無路，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縣命并取其黨，及財，申府殺之。出記聞

以便帶敗机來矣

以火報火

淸空世界，忽有許多火相，他人又自在熏風中，可見火從心生矣。若欲不受熬煎，須是不添油注炭始得。

○杜通達殺一僧蠅入鼻中而死

通達在貞觀中，縣命送一僧向北，疑其經箱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殺。時僧未死，閽腹中嚶嚶，遂有一蠅飛入杜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既喎，眉鬓即落，惡疾狂惑，未經年而卒。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歲餘復死。太平廣記

一蠅能索之命

○邢文宗殺一客一僧蠅入鼻中而死

文宗居河間家性粗險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迴滘無人因即刼殺此人云欲向房州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復殺之弃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即爛壞視之乃儼如生因以馬蟻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淸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眉鬚落盡就寺懺悔自言如此歲餘死太平廣記

〔趨殺心者尚防此蠅〕

此皆人漏網而天誅之也觀此則爲惡而拜懺者何益哉○僧腹何以都變蠅疑是逐臭所成

○○○舟師殺崔尉而納其妻崔子訴之伏誅

〔骨肉真處性源動處令人腸斷毛怵〕

天寶中淸河崔氏居滎陽甚富有子授吉州大和縣尉母盧氏戀故產不之官爲娶妻太原王氏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謀賃舟有吉人姓孫云空舟欲還傭價甚廉遂賃之不數程舟人窺其囊槖伺崔尉不意遽推落深潭以刄擬其家人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母亦竊誨以文字而不告其孫崔母候子久不得息又方亂離人多飄流已念絕矣而崔尉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入京赴舉西上途過鄭州約遠五十里遇夜迷途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寄宿即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絕似郎君又言語行步輒無少異母召升堂與語一如其子問之乃孫氏矣母乃垂涕留明日住食將去不覺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無驚昔年惟有一子赴官遂絕消息幾二十年矣今見郎君貌酷似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見兒也亦有奉贈春應舉不捷歸還過母莊母欣然遂留停數日臨行贈資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旣承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將以奉贈號哭而別此子歸不道及後忽着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謂子曰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所爇汝父臨發之時阿婆留此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

〔閱此不隕淚者殆不孝子也〕

〔奇絕〕

〔天作之合〕

〔奇絕〕

〔言念及此蒼天涕淚〕

〔骨碎魂銷〕

申理孫棹伏誅而王氏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子哀
請之乃免 太平廣記

○熨衣之火與照夜之火兩火証成殺人賊豈非
天公開眼火哉 夫妻與子母孰親

○高安小兒爲舅所殺托里兒白其辜
兒作田中爲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爲
設齋有里中兒見其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
日家人設祭同往食之可乎里中兒隨至共坐靈床
食至輒飡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床而哭
兒即逕揞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兒既去而
家人見里中兒坐靈床上皆大驚問故兒具言之且
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 稽神錄

兒乃定案殺人者俱逃死矣

○○唐李參軍少年刼掠後爲王士眞所殺
貞元中有李生家河朔間恃氣好俠常與輕薄少年
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美
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
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
衆不畏法度屬郡守皆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眞巡
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備聲樂奉士眞之禮甚
謹又慮有以酒忤意者僚屬賓客一不敢召士眞大
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飫酒至夜士眞乃曰幸使君見
厚欲盡歡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
名人懼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陪席惟錄事參軍
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眞曰但命之召李生入趨士
眞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眞愈不悅瞪目
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
而汗不能持盃待從皆愕有頃士眞叱左右縛李某
係獄左右即牽去械獄中已而士眞歡飲如初迨曉
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
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
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今知之矣某少貧
無以自資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
腰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
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
墜崖下即疾驅其騾騎宿逆旅解囊得繒百餘段自
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及今二十

此是閻君下帖請客

此事即妻子不知也然不向今日不開口

寫甚厲

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一拜之後。中心悲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死。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取李某之首來。左右即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又與太守大飲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客屬。郡僻無足奉歡宴。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

備盡總曲

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為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神妙

以少年賈客而報以王公子。固已奇矣。於了不關涉之中而忽斬之。則益奇。不奇不足以為神。

刀。鬼斧也。人之陰肆其毒者。知命懸何日哉。

○○唐盧叔敏為盜所殺托夢尉斬之

叔敏。崔相祐甫之表姪。崔相有書令赴舉。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兩驢一文袋。一奴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紫衣人挈小幞同行。云送書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利其作伴。接較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為所毆擊。叫呼聲。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便見紫衣

此等一見便利市等人最不可作伴

人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驚走。紫衣逐及刺之。與奴同死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聽中。忽困睡。見生被髮血污。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與同黨買牛來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是也。鄭君驚覺。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為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書。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其日。鄭君潛布弓矢手于西郭門。自領徒伏於路側。日初出。果有

魂魄亦有定日如此世間乃何事不定

前後色樣弥定如此

驪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不及其隊與夢中所睾者同符遂擒捕之并同黨六七人驅跛牛者果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與其有恩其見其囊中謂是綾絹遂刼殺之及開之惟得絹兩疋耳自此以來常髣髴見此郎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已就擒豈敢隱乎具言始末與其徒皆弃市

天有人性只是錯走了

寃既托夢此賊應時可擒而必俟之明年則賊之償券固有期也世以目前禍福而疑天公亦惡知其期之未至乎○作惡者惡知死期哉

○○王安國七歲兒爲盜所殺牛夢 其賊伏誅

唐寶曆時農王安國家被盜皆利刃入安國不敢抗而室內衣裝無遺安國一子名何七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爲賊射死有二驄紫色者亦爲擄去遲明村人共集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寃登房而呼云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爺娘耳隣人會者皆爲雪涕寃又曰勿謀逐之明年當自送死乃附安國耳言其姓名洎明年麥秋安國有麥一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來蹊踐狼藉安國牽歸遍謂

又爲賊奸証

惜人年恩

父手奇

里人曰誰人牛傷我苗已係之牛主當齎償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附近素畜者衆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共里人詰所從來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醒何七所言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刼殺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山昨暮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

二驢二牛接引甚巧

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七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乃寤及覺二牛之縻紖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踪跡至此去冬之寇詎敢逃而曲蔽焉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太平廣記

鬼元告驢子証牛報兢令人無逃避處

二僧之蝿盧生何七之牛皆能伸寃死殺逆賊彼殺人者何物不得而討之哉

○ 容州殷氏家爲盜所掠狐發其賍獲盜

太和中殷氏被刼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時魏南華攝司法椽夢數人皆被髮訴曰姓

文來

牛來狐來仇對何多

殷氏三人被殺甚冤南華曰殺汝者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盜之魁也南華驚悟馳往捕盜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艸馳入里人姚氏宅諜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刼殷氏財也即召姚氏訊其自目動詞訥遂收劾之果盜魁也盡擒其支黨十輩然窮穴中卒不見狐豈非冤鬼之所假與

逃刑也合家并命[?]

○蜀民以微物謀殺人誤殺其子

蜀民地瘠民稠生殖甚薄偶值歲荒人有負米五斗過巫山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期夜殺之子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宿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厠主人持錘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即以錘碎其首呼妻曰好了這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心不可欺想此子亦是負債乃服

○山西僧齊能爲旅人所殺轉生其家報仇

僧齊能詣京請度牒歸至別邸而橐尚饒主人因鴆[?]之埋屍炕牀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汝[?]父訟於官

自首

生逆兒者皆自禍

兒忽作僧語曰我僧齊能也渠殺我如此如此度牒尚在其箱底屍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主人伏罪死官即以度牒度其兒名曰再能送還鄉

○王冠以幼孩入藥求長生夌遲死絕

冠南京富人習房中脩煉術徧招方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郎中嚴溪亭鞫問比擬採生折割夌遲處死噍類無遺而家墟矣咄咄獠獍殺人以求生能逃天刑乎談治

思之毛竦凌遲未足償其辜[?]

此等罪逆不知幾世支銷○好生是爲長生訣

○○李寶善焚陳匠家被雷震死

寶善縱火燒陳匠父子時族叔孝廉李之莊適見之不敢洩惟書於册以觀天道後四載寶善與族衆捕魚田忽有青魚長數尺與寶善搏天雷震迅擊焚寶善孝廉又適見之其尸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已失所在衆舁尸歸雷復碎割皆奔避莫敢近之耳談

四年不露[?]……何昏昏一聲[?]……

此叔是有心人

誤殺之報

○翟願侄銅鳥以疑怨殺張超嘔血死

以斧弟復仇者尚須斟酌

宋元嘉中高平金鄉張超先與同縣翟願不和願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銅鳥執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餽之斟酌已畢銅鳥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焉銅鳥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還寃錄

○蜀民郭景章醉擊趙安腦斃之尋以腦瘡死

富家怒性酒性

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與金帛隨隱其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濃血不絕或時覩趙安迨瘡透喉遂死儆戒錄

官縱此性殺人如麻

醉打乞兒自是富豪常性耳而竟以此死氣之不可縱也如是 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

○○汴鄭卒誤殺一民後誤死于婿手

卒一騎巡警出都門甚早至棘野中有早行賫輕資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而卒亦暗不辨也第聞途左似有行步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鎗遍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既無奈何取其囊中金弃尸於棘人莫知也卒繇是遂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早晨在門首逍遙遙見所刺之民前而來亟閤門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俟晏問之則匠昨夜生子矣卒既知其因緣了不敢言第厚遇匠并憐其子以女許妻之匠氏大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日卒飲酒醉臥盛暑汗湧出匠家子侍側微以

訓練器心不妨誤殺可乎居官慎之

有促之早起者

刀刮去其汗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未即死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婦之并家私皆還焉

此所謂巧報矣卒以向晨殺其人而其人亦以向晨投胎託於恩以酬其怨豈非天乎微卒自言之此刀債復不知爲何等理矣

世間巧報甚多人所以不解

○聶司務掌死一吏生子掌痕宛然遂破家

只是忤中火耳

司務因早朝從行吏失携笏板怒甚掌打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日見前吏入門徑至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公已心知之矣始

能言即有報仇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爲事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夫妻相與逃于異鄉其子遂縱酒色爲非將家業費盡而爲丐云談治

如劉寬汚朝衣不怒夏原吉汙文書自以身抵罪彼何人哉不養到此尚恐誤殺

有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係石佩之云有玉璽遂反既當斬猶曰肘有玉璽人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就死

草澤嘯聚之報

殺人者死王法無赦每見害一性命則寃鬼纏之不發覺不休況於嘯聚刼掠放火屠戮者哉故古來奸雄首事倡造逆萌百無一脫者勇如項籍自刎烏江強如赤眉誅屠殆盡安祿山史思明朱溫俱殺于其子黃巢斬于其甥此尤報復之巧張豐信肘後璽被斬方悔公孫述爲全蜀帝被刺洞胸李密智謀絕人馘斬傳首隗囂謙恭下士餓死覆滅竇建德爲夏王而被斬劉黑闥據漢東而梟戮臨刑嘆曰我幸

在家組菜爲高雅輩誤至此李世勣少年爲無賴賊後雖爲將救人而功不補罪二世滅宗宋江自號爲忠義冠雖以三十六人橫行而勢窮力屈束手就擒其餘鼠竊狗偷斬頭截領者何限蓋天道好生桀紂人主肆其虐殺炮烙身猶死焉豈容奸宄匹夫刼殺淫縱慘酷難堪哉或有飢餓逃難失計爲此急宜改圖誓心天地不敢傷生懺罪神明早遂招欵倘自揣才畧可用結客連騎則南倭北虜何患無壯士成名之處乎昔田疇躬耕山中衆爭歸附爲立

亂世盜賊尤苦民但未思到此耳

禮教條約佐漢立功封爲列侯魏勝才力壓衆以
白衣起兵恢復州郡扶宋破虜身爲名將此其故
也至若陳嬰竇融錢鏐何眞乘時陰亂保障一方
不敢自居效忠帝室皆有智有勇何便宰割而猶
若此用舐免民鋒鏑獲上寵眷富貴數世榮植無
比豈非庇民效忠之所致哉英雄早自覺悟弃罪
立功委身殉國移遊釜之偷生作勤幹之忠義則
才大功大功多福多縱死忠死夯危險不無不猶
愈于殺人放火賊名終身顯懼磔誅陰畏鬼哭者

乎或見承平之世富欺貧貴凌賤便忿然不甚此
爲大錯古人云寧爲太平犬無爲亂世民縱使爲
盜刼掠積有銀兩然而千辛萬苦爾長行法動見
誅戮未必不驚於公賦原差也遂敵交戰遇險鋪
設受飢忍餓力役勞苦未必不甚於農業生涯也
藏迹畏人強弱交弁海角波濤捨身鋒及未必不
辱於負販僕隸也當亂離之後貫望太平慶若更
生乃處清時則不知其樂自投速死甘犯刑憲亦
愚矣一二冥頑又謂天生我輩如虎狼蛇蝎原以

殺害爲業求祗回心好生則業可解

害人爲業不知虎狼蛇蝎原是惡報食人還爲人
食昔有一指揮官自知前生爲蛇地氣薰蒸毒熱
難堪遇一孕婦斫竹忍飢不喫卽便神寬離舍眼
界光亮遂得投胎富貴以此言之異類尚可脩行
何況人身是以叚千木爲驅儈周處爲惡俠五百
羅漢俱屬強徒一改過遷善便躋賢聖立証眞果
是在自脩而已又有謂飢餓迫死不如偷生不知
飢餓只在一時積惡受報無量況命該飢餓死者
雖富如鄧通貴如周亞夫亦不能免獨有脩德能

少年當慎習學文

羅貫中著水滸傳三世皆啞而人心佚有爲其驅突者

脫此籍是以裴度還帶應蛇立銷周莞好善鬼籙
放回且世之窮無立錐者勤儉作息亦有好期未
便坐死也若乃家事殷殖衣冠楚楚徒以胸中魂
礧直犯大戮尤爲顚悖有此麁心大胆何不扶危
鉏暴宣力效忠自求多福乎又有豪爽少年氣力
方剛謬稱無敵驅弄著狂不知挾山超世何如項
羽開刀頭落何如黃巢大限到來一籌不展螳螂
當車蠻觸賈勇稱雄于天地間白眼就死可悲可
恨不及論古來巨奸卽我 朝造業小醜足爲覆

鑒謹書數條于後不能痛自猛省轉危爲安非英雄也

（特其強亮安在）

○○遼東倭寇至望海堝誅死無遺

永樂時遼東都督劉江以望海堝禁喉諸島寇所必繇乃築堡守之有倭賊乘海艄二十餘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獰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先伏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又伏兵兩翼以炮爲號夾擊之賊衆大敗死者橫仆滿路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圍之開西壁仍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有潛脫走艄者又爲壯士所縛無一人得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今奸民往往欲引倭寇爲孽夫引異類攻鄉里辱中國傷墳墓天地肯容之乎且倭奴有盡一登城郭官軍乘之不至殲滅不休往年又爲戚繼光所敗無噍類焉附之者如投膏於火徒增其熱然卒與俱燼良民亦何苦爲此也

○護衛官孟賢謀不軌全家殺戮

永樂時皇太子處分軍國小人多不便宦官黃儼

（衆怕死）

等常懷讒謗又造言中外謂上注意趙王以誑誘邪徒指揮孟賢陳旭等連結貴近候上晏駕即以兵刼內庫兵符而分兵脅文武大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三至期從禁中頒出之廢太子而立趙王或告總旗王瑜瑜驚曰奈何爲此滅族計遂詣闕告

（必是常斷頭罪業宋教前往顯）

上急捕賊悉得親鞫之立斬楊慶餘黨皆磔誅籍沒其家王瑜陞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

此等人欲希非常之功然天命豈人力耶與其行險僥倖作短命鬼何如留片時首領尚安享富貴乎

○唐賽兒獲寶劍妖書坐反覆滅

（痴民見此便爲所惑拚性命不怨）

山東民林三妻也夫死祭墓回見山麓有石匣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遂取究習洞曉諸術（得此能不用或用以爲國救民則可以成眞得道矣）因誦佛經自號佛母施教村里頗能知成敗事（不知爲寇之不能久也）青齊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爲人馬以術致百物久之妖徒轉盛遂擁衆據寨指揮高鳳捕之敗死（並謂有天命矣）犯莒州山東大震安遠侯

（附者先試刀矣）

柳升勦之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而賽兒猶遁既而

賊攻安丘，指揮衛青率千騎奮擊敗之。城中人亦鼓譟出，殺賊二千餘，生擒二千餘，皆斬之。（從賊擄掠是金寶何在賽兒）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擊敗賊眾于諸城，盡殲之。（雖妖術脫不得大限）山東賊平，衛青、王真俱陞官，安丘知縣張旟以守城破賊陞左參政，縣丞張撝陞左參議。賽兒妖書只以性命成就知縣作大官耳。剽掠能有幾時，守土之吏能以死拒守，捍衛百姓，此亦儘有功德也。若望風先遁，能保不死乎。（可憐）

活活的太平良民，要與賽兒同喫刀。

〇鄧茂七爭輸租雞鴨作寇射死

正統中，巡閩御史柳華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甲統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甲究治。（此弊在）縣，是總甲得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為總甲。（總民兵反有此害）鄉例佃戶輸租田主外，餽新米雞鴨。茂七倡其民革之，又令田主自運租，不許輒送其家。（雞鴨與性命孰重乃直附從且）田主訴縣，逮之不至，乃下巡簡追捕之，因格鬭殺弓兵數人，遂刑馬歃血誓眾，舉兵反，至十餘萬人，僭王號。以十三年四月反，至十四年二月寇延平，中流矢死，爛橫尸。（幾時）眾推其兄子伯孫為主。有張留孫者從茂七反，健鬭，伯孫疑而殺之。十一月，伯孫亦被擒磔誅。（難得）

嗟乎，使茂七不為盜，則雖年費幾隻雞鴨，猶自收米掩租，作一惡佃戶自若也。（為賊從賊則殺人最多故先伏其刑）做十月日賊首，躭驚受怕，身死家滅，何益哉。彼靦其身不直一雞鴨，且殺了千生萬生，恐後來必向這裏投胎還刀鎗債矣。愚民從之，更為痴蠢可憐。

〇〇黃蕭養枯竹生枝反九月而磔死

（廣州人）蕭養坐盜下獄，踰年，所臥竹床忽青，漸生竹葉。有同禁者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為賊攻城把死囚反監的安頓上坐自家活良民却去當矢石刀鋩通千百耶）遂十九人叛獄而出，遁舟入海，嘯聚羣盜，赴者如市。旬日萬人。（只為竹床眩惑，便弃性命，從一獄囚。蕭養猶在死中求生，他人却生裏尋死）攻圍廣州，幾為所破。都督董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大破之。蕭養中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八月反，至明年三月敗死。

術之妖莫妖於唐賽兒，瑞之顯莫顯于黃蕭養，皆不一年破敗，則作賊寧可久哉。使二人能安分守善，賽兒未必不成道，蕭養未必不獲生也。

見奇買衆卒陷大戮世俗見有此者猶爭趨之獨何歟

刀價臨頭便自狂

一年顯官榮華而死平常人未必肯就之也況賊乎況作賊爪牙而爭先代死乎

○劉千斤僭號南漳甫一鼓而擒哉

千斤力士自謂無敵不知虎兕咆哮能當文者乎

襄陽賊首劉千斤聚流民爲亂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每戰輒勝自謂有眞命矣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命白圭朱永討之主督總兵李震分道進攻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

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退走深入岩險兵復搗其巢穴斬首九十級此是誰家子弟失計爲此至死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賊遂潰散又戰古路山斬首萬餘級悉平之

千斤有力而被擒石和尚有謀而被誘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有一法焉不智不勇天下無敵曰爲良民

流民失計偷生就死容有之然沒於飢視沒於刀劍孰慘且何不斬賊首來降不愈于爲之死乎

○固原達賊滿四反石城半歲械誅

陝西土達也天順末率衆刼掠事覺逋逃捕甚急會叅將劉清等索達酋賄物皆怨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四面皆山峭壁數十仞頂可容數千人自以爲得地利莫敵攻矣劉清與戰不利巡撫陳介復爲賊所襲又大潰項忠主困賊之計以師據其水草賊夜汲者設伏擒之溺水俱乏人馬多死出降者衆有楊虎貍者滿四謀主驍勇有謀至是詣軍門降智于石和尚矣忠示以賞格令

羣賊相聚利害交并何所恃而爲用

回寨擒滿四來獻餘黨潰走捕斬七千級滿四械至立磔誅

土酋恃險頑數謀叛逆好看此樣子

○思恩土官岑濬襲田州被斬革爵

濬謀叛亂襲破田州府放兵刼掠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三宣慰苗兵合兩廣征進直抵其城破濬斬之因改設流官

不惟祖先斬絕且妻子遭殃花容粉碎欲排就刑吁可歎哉

使濬不反則世襲知府何等富貴乃思量兼并却美壞家業我 朝土官數叛然未有不就誅

犯法事類　作

夷者不論大小險夷只爭早晚聞蓋天祐　皇
國自不容一獷狼躑躅其間也然則世襲酋長
者若有此心自是祖宗福盡數該誅死了思之
可怕

岑濬没入家口有姝殊色大學士焦黄求得之
父子蒸淫呼其餘女婦又不知何家作踐奸宿
亦思量到此乎

○劉六等爲響馬賊作亂滿歳殲盡

劉六劉七霸州人初爲響馬賊與大監谷大用等同

鄉容同家人潛入禁内縱觀　遊幸之所及爲法司
所迫拒捕遂反刼畧畿内屢敗官軍都御史馬中錫
欲招降之劉六來謁已而使人探京中貴人無此意
又華賄求救不得遂大肆刼畧伏羌伯毛鋭與戰大
敗豈無得意總無久長以七月作亂至明年五月爲官軍所挫
奪船入江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八月
至通州狼山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這樣強盛人不及誅而天誅之并從賊者盡葬
魚腹嚋昔貨寳安在哉早知河伯要銀何苦刼
掠投死

○○趙風子被虜從賊數月伏誅

始于儒終于稗捻成就一盗大是可耐

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劉六等刼其妻
將汗之風子怒殺傷二賊爲所擒降遂與分道爲寇
掠河南入泌陽盡發焦芳先世塚墓曰使吾手誅此
賊以謝天下欲屠鈞州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
之已而寇掠河南州縣爲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
軍復追撃之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風子奪一
僧度牒削髪詐爲僧欲渡江爲軍趙成所執遂寸斬
焉

風子後劉六作賊先劉六誅死不滿一年豈非全聖逆奪其魄哉

自家妻畏人刼掠乃刼掠他人耶使其時能執
劉六等立功不亦善乎毒焦芳全馬文升亦是
良心然明惡狼虎而身自爲狼虎食人尚爲能
克其類也乎

昔張齊賢云賊盜非齷齪子所爲彼其智統千
人者必有過于千人者也但以驁驚之氣當迍
阨之秋不覺失身爲此耳賊首王善對宗澤曰
民在此中如魚遊釜知不可久別無生路痛哉

賊中有善處在善反耳

言也充此一念便當發奮自新鋭求招安百計散夥虎狼不食人不惟人憐之天亦憐之矣且此輩亦有良心如見王祥兄弟爭死便自悲泣見蔡順桑椹養親不忍殺戮此皆是聖賢心腸依此一點安神定魄可以成顏閔可以見閻羅可以往西天中間有一二強暴良心剗喪者可以化之導之又不然則可除之殺之能率衆穀入於善緣功德無量況又全百千生靈之命乎自此以前雖有積惡亦足補矣願英雄者聽之

良民觀此毋爲奸雄所弄

○○張璉水現龍爪終歸敗滅

璉初爲生員被黜潛蓄異志以蜜書樹葉曰張璉爲天子蟻食其葉皆成此字愚人爭赴之又有官兵捕者將至璉浮水而遁衆見其龍爪遂降焉（斤知非假設者乎）勢漸熾遂攻破興化及漳南靖縣僭號改元龍飛入寇平和爲官軍所擒械至京磔誅之

聞賊黨凌遲之時餘衆呼號痛楚張璉獨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就刑不變色吁以是爲豪杰乎豪杰必死忠死孝死仁死勇祇作草賊玷辱父母覆滅宗族也與豚豚之就烹何以異哉又有強人伏法動曰我殺人已多就死無恨不知提刀殺人時快在何處一旦自己頭上過却斷斷痛苦況殺愈多冤愈重死後之仇對不可言矣靜言思之當自斂手

〔陸五臺絕喜此篇以爲與起後學無邊功德〕

○○○積善立命之學

袁黃自敘訓子云。余童年喪父。老母命弃業而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予在慈雲寺。遇一老。脩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有何處可棲止乎。予引之歸家。告母。曰。此高士也。多奇方。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禮郁海谷爲師。孔爲余起

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序無宗了一生世途盡者此矣〕自此以後。凡遇考較。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所懸定者。獨算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始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

〔不可不安命不可不造命〕

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于栖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杰。原來只是凡夫。予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料了義〕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

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平過還好尚有淡算者〕夫妄語乃釋家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不妨與本說並存〕

内外雙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内外雙失故無益耳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後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知蓋人直心直行輕信妄談此皆薄福之相也又好潔善怒多言耗氣善飲爍福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皆宜無子其餘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

已事最緊

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

差不多見

說破

妙甚

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願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劄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予初

尚書秘吉

易秘吉

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之義也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正月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撿身多悞或見義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

小善不離凡夫

雖得此先景常常見此便是聖賢

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巳巳歲發願直至巳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入關庚辰南還始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道場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啟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一硃圈于曆日之上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起中進士道場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毫必記夜

則設桌于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孔公算余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雲谷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宜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附功過格引

功過格甚精微男女貧富俱可行之且脩事脩意直接上根受此格者每日自討功過記曆日上一功記㊀十功記㊉百功記(米)一過╳十過米百過米將功補過算所餘者為定朔望焚香告天至滿善願而回向之勤脩不已積至百(米)聖賢已成神明欽敬無福不臻有願必得前輩范文正蘇眉山張魏公俱受此格敬信奉行余尊人得此于會稽陶家藏室夜光寶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為金字遂生宏又夢此格化為

銀字生弟宷惟賤兄弟深懼不類朝夕虔奉特用公之同志云鉛山費宏記

袁了凡云余遇雲谷禪師言命繇我造自求多福因授功過格一冊使懺罪行善忍辱治心且云依此脩者成真幾百人富貴幾千家矣天堂地獄照此秤量毫釐不爽余信受奉敎應若桴鼓益心誠而願堅也此格主張造化轉禍為福若神觀者宜共寶之因刊行并註一二云

一日中有十餘功可脩積至半月純心不倦則于本

等功外另加記十功貴純善也須見精進爲妙中間有一二日一二事不合格則半月不得另記功○一日十功半月又得增記則一月可三百二十功又有一事而爲一功十功者是一年可五六千功也積之甚易然須嚴自刻責微過必錄不得詳功恕過也○所積功皆日用常行不用錢財故貧人婦人俱可行之○勸親善以一大事爲十功勸外人只當一功者重親善也且化外人易化至親難○凡大悖惡逆倫盜敗倫及婦人橫潑潵潑虐殺異生妬忌絕嗣俱罪重惡極不在此限

孝順格

以化親于道爲第一非生母能孝功德尤倍

初段一功一過格

一日間事父母公姑服勞承歡親常喜悅爲一功㊀贊成親善解怒舒憂各一事爲一功㊀勞而怨驕而惰致親怒爲一過×

次段十功十過格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爲十功㊉勸親改過遷善一大事十功㊉爲利欺親忤逆爭競教善不從千過米

一段百功一日過格

化親行仁成德百功⊛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樂則一一事爲百功⊛阻親善唆親惡百過⊛久淹親柩百過⊛

和睦格

以化婦女友愛行善爲第一婦女能自和好行善功德尤倍

一日間兄弟夫妻妯娌姑姈相愛任勞推逸一功㊀贊成善事一事一功㊀不和悅爲一過×（妒女怨○病○极）十功同孝順之例爭競讒謗順妻子厥孝弟一事爲十過米

百功亦同孝順例阻善贊惡終身不睦（兄弟多爲財 妯娌多妬氣）丈夫私罷弃妻妾凌制夫俱百過⊛

慈教格

自幼教使交游善人爲第一非所生者能之功尤倍

每日訓子孫甥侄仁慈一躰不恕不縱一功㊀有大事教道見從則一事爲一功㊀縱惡各占巳子俱一過×

慈教十五日不倦見子孫長進十功㊉求得賢師及

化以善十功㊉酷虐教打罵人占便宜或贊成其惡
爲十過米
化至成德各一人爲百功⊛酷虐非已生縱子孫成
惡習慣百過兆

寬下格

正身以教爲第一。婦舐容愛妾。功尤倍。

一日間寬婢僕和侍妾躰悉艱苦一功㊀可怒不怒
又善教之一功㊀咒罵寬打飢寒不恤一過×
寬教十五日不倦十功㊀同室養僕一體訓化見從

入家易犯

則一事十功㊉酷刑虐使縱不禮于尊長占婢僕怨
尊長十過米
化至忠信慈仁可使以救濟各一人百功⊛妬虐侍
妾錮奴婢不嫁娶殘其肢體百過兆姦淫女婢百過

勸化格

不言之化及求賢爲第一化豪杰權貴功尤倍

一日皆隱惡揚善常說果報求勸化一功㊀勸人善

借口訐人尤惡

見從每事一功㊀揚過惡訐陰私好譚淫賭佳趣一
過×

十五日不勸機權愈妙十功㊉得一善人交修共化
十功㊉善書易化人者梓之十家共習十功㊉贊惡

遊戲殆與姦同

唆訟誣善人演淫戲變是非俱十過米
化一人至仁孝化人倫理親戚間和好俱百功⊛得
十善人同心廣化刊施極妙善書俱百功⊛唆人親

刻淫書者殺人不見血

戚爭訟刻淫書誘蕩子俱百過兆

救濟格

以救未然及仁術救蟲爲第一善醫善酒富商

遠遊皆可救人

一日遇物輒救求借不吝醫藥急赴一功㊀濟飢寒
乏絕則一事一功㊀能濟貧苦不濟殺蟲虐畜婦人
私施僧道一過×
十五日汲汲救放約大命一走獸及大禽魚如無可
放多放中小命折之中命百小魚鳥小命千虫鰕螺
屬全此爲十功㊉施賑當厄扶持危病俱十功㊉救
漁獵倡殺生疑病妄藥十過米
救餓死拯溺縊服毒勸養小孩設法收救弃見倡修
緊要橋梁險道俱百功⊛溺殺子女百過兆勸化十

家可補過　私烹牛犬偷殺畜物百過
交財格
以絶私利便宜根爲第一貧者不貪尤爲功
一日交關買賣俱從寬厚一功　放債出當佃田濟人危急不論利息一事一功　尅剝利已乘急多取俱一過
十五日利物不倦十功　赦貧債十功　率鄉里平量衡斗斛爲十功　急迫窮債虧心負財兩樣秤斗造假銀俱各十過（虫者至流卵夫所使百過）

赦債免人典妻賣子及關性命者捨重寶還俱百功
僥濊重債謀人破產賭蕩迫人流離失所俱百過
奢儉格
以儉已能施爲第一富貴不淫及婦女不爭華飾功尤倍
一日間飲食衣服甘澹惜福以行施濟貧者安心作業不恣不貪一功　暴殄天物享用過豐觀靣非分俱一過
如是十五日絶烹殺忍嗜欲男業女工不虛度衣食十功　越禮犯分烹殺多儀冠婚喪祭過侈各十過
感化十家儉朴好施化十人勿賭蕩奢淫俱百功
破產蕩業恃財嬌人妻女戲妓俊僕在家致啟邪淫百過
性行格
以受汙辱變氣質爲第一當時時進步改過
一日間敬老慈幼親愛同輩忍辱受勞貴賤平等報恩解冤一功　傲慢笑侮一過　婦人好佚遊多言詆罵一過

十五日不倦十功　變化一件氣質大事難忍而忍十功　侵弱欺愚十過　用機陰害婦人咒咀竊魘十過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在在感化百功　常習鬭訟侵侮百過　婦人魘制丈夫魘人夫妻不和或病或死俱百過（致魘者同過）
敬聖格
以常對越效法爲第一
一日間敬事神明祖先或祈親福求善緣齋戒至誠

一功　怠慢祖先神靈經典泄唾不忌三光婦人好入廟院結菜會俱一過

齋誠半月無雜誘無怠志十功　時存想賢聖仙佛貌相莊嚴在心或存日月輪相光明至十五日俱十功戲侮非誹神聖十過

至夢寐靈通時見光輪實相流轉肺腑若遊天宮聞神語爲百功（神尊所致）　打罵神明作穢梵寺無識毀經倡說叛聖百過

存心格

以忘善無我爲第一

一日言行俱善存心施濟天下化道衆庶一功　滿念惡念貪念妬嫉念媚世念展轉不除一過

十五日不倦道心純熟十功　善與人同改過日新半月十功　惡念邪念展轉數日形之動作十過

無私念祗所寡思息蔓生意愈悃一月爲百功　常常如此惻怛自然存虛應圓爲無量功

一頌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

此靈聖眞君偈也格其所傳者也蚤蟻曉枉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極神極聖贊揚善人歡喜善事挑剔善書與起善念即樵夫牧豎亦自能之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女鑑

孝逆門

○○田婦養食天穀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睹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覿面不相見其婦暗中若爲人所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於終身

婦尤須孝

○杜婦逆變異類

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子雖有三各事農業寄三婦以待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誶相勝致姑飦粥不贍姑欲自縊者數次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人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延數月而死鄉人圖刻印分衞以爲勸戒

○○開封長婦幼婦生死巧換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其氏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懼選促男家完娶翁苦貧乃典身富家得錢充聘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密問其夫夫諱之因扣姑姑瀨言焉婦大慟曰爲婦豈忍令翁爲傭耶遂取簪珥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賢之予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贖適長婦來新婦具以告長婦不孝而貪乃乘間竊錢去明旦婦撿錢無有也夫疑婦中悔而匿其錢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夫發而厝柩他所

三日姑令長婦攜簞食往祭亡婦柩俄雷雨作復聞喚門聲姑以爲長婦而疑其聲不類隔戶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以爲鬼物於門隙窺之良是乃集隣婦開門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矣何繇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呼婦入室復偕隣婦往柩處視之棺蓋已揭長婦已踣仆于地原錢在手

○徽州李氏秦氏祥禍各殊 見公鑑孝門

○酸棗婦雷換狗頭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
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畀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
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
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
耽令牽行於境内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鄃氏孝免雷厄 見公鑑孝門

○○姜詩妻事姑感鯉

姜詩龐氏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龐
常泝流汲以共值風還遲姑渴甚而恚詩責妻遣之

龐止旁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自以其意遺姑
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具以告姑慚感令還恩養
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死龐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
行學寬之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食夫婦
力作供鱠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
鯉以供赤眉經其里弛兵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歛帛米予之而去朝廷拜姜詩郎中至下詔言大孝
入朝爲寵榮云

○王氏女哭父開眼

永興王氏有女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死伏尸哭
淚盡以血其少姊娥舐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爲孝感

○○○林婦三孝稱承子孫世貴

麗水林侑妻周氏知書奉道夫卒奉姑謹三饋非手
所治弗以進子婦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
老甫六月爲盜迫夫棄兒澤中走死時周婦姑避地
東山間變聞行往迹之又遇盜周既老矣盜麾之去
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
生也周事神謹默禱神而冦忽目眩若見有負裝橐

行者急持戟趨刼之得脫去自翳灌莽中盜去行失
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怫弗啼也亟腹以夫
兵退歸夫尸得瘞而家燬僦宇舍以居婦姑相爲命
時孫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
十世惟姑及兒吾何忍棄之兒幼多病母大母日夜
保護稍長刻意爲學鄉先生潘架閣弼以女妻之荆
釵練裳提甕出汲忘其家之富盛也秦二母孝徐晩
有疾不能行晝夜行扶掖疾革刲股肉雜湯糜以進
大定老舉進士爲秘書丞得贈父母如其官則前所

弃兒也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皆三孝之遺蔭云

〇〇戚母三美兼備兩子榮寵

戚如圭母周氏七歲喪父已又喪母家人恐傷其祖母意撤几筵而周與姊食必祭見者爲涕下長歸戚生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母始盥饋則說之行止召與俱時不在小大側足旁睨不敢前母調甘鮮伺顏色時共之高夫人未嘗不爲之舉箸也已高患風痺母與俱臥起扶持終其身戚生卒時四子一女皆幼爲生難母攻苦食淡勗子力學性慈祥雖

妙

色難

仁孝誠敬之至

呼惰僕婢如恐傷之歲時祭享雖甚病必自力供具子如圭登進士次子鄉薦呂祖謙曰女美婦德母道有一多矣戚夫人兼焉

淑嫓報

〇〇王覽婦妯娌均役子孫世貴詳見孝悌門

婦人同姒已易啟爭況興生嫡爲姑所惡其不讒譖凌制幸矣乃能代勞分役卒成姑之慈德其昌後宜哉

〇〇徐鄭妯娌二難

唐張孟仁妻鄭妙安其弟張仲義妻徐妙圓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有所饋俱納於姑臨用則請取之不問孰爲已物徐富不驕鄭貧不諂鄭歸寧則徐乳其子徐歸亦然太平聞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

徐更難爲然總之缺一不可

大家榮光

〇〇〇章氏二嗣繼貴

呂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

迪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全

妻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弃之謂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長曰栩次曰詡俱子孫標詡子鑄鑑皆相繼登科嫓姍之報如此

平生俱行心事可知

〇婦人私子至切況又艱嗣乃肯捐以與叔哉其娣姒之一體不言可知矣若不忍弃嗣子猶人情所能也

〇〇歸氏姑弃子存侄竟以卻敵見褒

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携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弃其抱而抱其携者軍追及問之曰彼吾子此兄子也子於母私愛也侄從姑公義也背公而私妾不爲也齊軍曰魯野人婦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還魯公聞之賜束帛號義姑

以兩婦人觀之必不黨巳子爭偏宜以致妯娌相怨姑姈胥讒者矣安得此義婦風厲一世哉

○○薛義姑辭婚鞠弟遂以瓶業興隆

薛年巳及笄適父母淪亡二弟幼孤媒者議巳之婚則辭之俟爲二弟娶畢乃定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衆焚香告天驗巳所得粧奩而明其不欺倪適之後敬夫育子瓶業改增而家道興隆倪氏科第綿遠則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興盛則曰此祖姑之義也一女人能造兩家之命顧不偉歟

大有識力可爲丈夫

○　總論

紫霞造福訣云凡女人脩善不異男子但女無外事三從爲良自有善行不若勸雙親丈夫行之之爲妙也故視有二善則女婦分一夫有二善則妻分一經

頑思量者卽與同功若愛婦女勸化而善者其功比婦女自爲善倍難倍多也娣姒姊妹有善能交贊其決功亦相等所貴歡喜同志無妬忌心耳至若孝敬聚順則身所自盡者也勤儉不倦仙佛可致富貴子壽何難得哉每見婦女越家會齋施僧受籙旣惹物論亦無福利甚非宜也又如子孫有疾祈神祭禱動費數金何如平生爲善救生自得神祐乎閨門內自有洞天福地勉而行之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𡋯婦女所見不廣不遠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者皆人合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於是有親兄弟子侄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家弃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分費家留喪而不恤者有做小姑則譖嫂於母做嫂姈則譖姑於夫者其事多端不可槩述不如我旣入人家同穀同穴生子生孫長與此家傳世無極則其親者乃是我之親也和睦

凡信讒者俱爲人役者也

致祥乃是我之吉事福慶也待舅姑處節是兒婦待我様子待伯叔妯娌處節是我兒婦相處家法終日與人親厚好恩情好禮數豈不快活終日與人作對赤而相向與惱爭競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零錢而已我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自然加愛加敬我也我受人愛敬彼受人譏彈又復如舊饒他倍能親洽則彼無不動者矣

緣是人合的易以笑貌儀節相與原無實情故自覺

自然驗之

無味但學實心相愛痛癢關切積久自能傾動亦不可以我如是真切便責望於彼也蓋感動自有時耳

忠義報

○○曾婦守節卻敵封爲恭人

奇婦人

曾婦晏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官令土豪各爲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黄牛山傍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數十人求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

己拚一死

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也汝等必用命擊之不勝我死未晚也傾資財犒之衆感奮晏自抱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鄉鄰知其可依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資之於是聚衆日廣與其豪析黄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急互椅角相援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

良將

計知南劍州陳韡遣金帛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又分遺五砦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李侃妻奮勇全城名著烈婦

李希烈襲陳州時項城令李侃以城小賊銳欲弃去

知大義勝丈夫多矣

婦楊氏曰君而逃尚誰與守死職焉可也侃曰兵少財乏何以守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庫百姓於國家何有請發重賞募死士必可濟侃乃召吏民入

有才有節

庭中約死守衆泣許諾婦身自爨以享士享必周侃中流矢欲歸臥婦責之曰君不乘城孰有固心死於外不愈死於賊乎侃遂登城賊將中流矢引去而城完封爲烈婦侃升太守

慈殘報

聖母

此感化如手可法

○○○魏母慈前子而己子並貴

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厚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況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

必祇順其大矣

繼母繼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安可忘義乎遂說魏王王問之高其情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母以禮義訓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云

○○徐妻殺前兒而己兒繼死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鉄臼而許氏死甲娶陳氏酷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生子名鉄杵欲以擣臼也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以行其酷暴捶打鉄臼備諸毒苦凍餓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鉄臼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鉄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聲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曰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又大響徹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鉄杵曰殺我安坐宅

生母既屈鬼母亦既訴母子二字其憐

世有害人而祭孤求福者正是如此

上爲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爛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于時鉄杵六歲腹脹體痛鬼屢打之打處青黯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下手殺兒即毒婦且稀然狠皆擠陷而陰利其死及與政無異矣孰知其微哉

○滎陽繼母犯天誅

母慈孫

唐盈州令將之官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傴僂而前令以杖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頓有縗裳者升階而

以不孤化妾遂至如此可憐

前曰將有告于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于謁向者竊令張奶少達幽情而三遭杜快之辱老奶恥復進是以自哀訴焉某滎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奶將哭首碎鉄鎚同瘞於此墻之竹陰某龐西先夫人即日訴上帝帝勑云為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理宜誅殛用謝諸孤傳司命處置訖報是日先君復訴云某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

令罍室害及孤孩黷于天聽罪豈一死某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餘績豈畱見此狼狽長男既已無辜孀婦又俾酬死念其旅櫬難為瘞埋乞延其生命使其得歸葬洛陽附先人之塋某無恨矣明年繼母至洛陽疽發背死帝譴已至如此某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惱骨之上糞穢難堪況妹為厠神姬僕身為厠神役夫積世簪纓一日変墜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

然則收葬者豈其無福

亦望外也令曰諾鬼嗚咽再拜令張奶寄召鸞娘子致謝張奶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藉已三召矣於是纔褰者悸惶去明旦令召僧徒發溷土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瘞焉

○欽縣商婦作地狗

險毒

欽縣有商無子娶妾歲餘得子商喜甚名曰祖胤復商于外嫡妻善視之妾口諾而心不然令妾置兒于地當飯時擲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妾或抱兒妻怒必擲于地乃已三歲猶扒激地上

至今妾不欲言虎威其矣然而虎不威反損狗

喫食如犬夫歸省子妻僞顰蹙曰家門不幸生子類狗商驗之怒以為祖宗玷遂踢死之妾畏妻不敢言亦痛子自縊未幾妻忽瘋顛仆地數日飲食如其子夫泣曰吾子如此吾妻又如此天之罰我何慘也隣人為言其故始知果報言訖婦乃氣絕

婦弄其子癡大巧而天工之所以弄癡其婦者則又巧究竟天定勝人耳

○石揆妻以溺女喪命

石揆妻殺二子後一孕四胎產時楚毒難堪母子俱

已壞人根

虎狼不食子則殺子之罪尤在償命之上

如舉溺者正是此等惇化

附文昌化書云元秀家財四十萬養子四人自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日夢中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展轉于床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欲嬰兒有何罪愆援以正條倍于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係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酆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地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付十獄司鞫

帝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子犯刑家財沒官且人之殺兒何不節慾乃敢殺人不顧今世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酆都城中以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譴若元秀永囚地獄治罪子孫受刑可不悲哉

孝慈俱從勤字做成

入聖

安石可謂不肖

○陳夫人孝慈受誥贈

陳張一淸之妻也一淸娶婦廖生子而廖卒陳來繼室事姑孝而遇廖子特恩姑晚有疾陳扶掖臥起者十餘年既而陳自生子以寧幼穎徒記陳夜宿火至四鼓輒起爽燈呼兒讀坐其傍相之以寧嗜讀或忘食親爇七饋之舉進士爲翰林累贈母及太母皆淸河郡夫人

○○○吳夫人慈仁受累封

吳夫人臨江判官王益繼妻也好學強記而恂恂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前配生二子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娶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有譏訕置之未嘗藏怒也自奉養甚薄而人有以窮來歸者必分衣食給之嫁三從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自生子五人王安石爲宰相封荊公寵榮無比安禮安國皆貴顯稱名臣云

○○柴母捨已子蔭前子而光寵

柴母晉陵秦閏夫繼室也柴甫生子而閏夫死以前

妻子爲托已而家日落柴辛勤紡績撫二子篤恩遣就學至正中盜作前妻子沒於賊當論死柴引已子求代不許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罪何可加兄寃死不易言吏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婦不忘夫命信也子以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旌其門復其家

非所生子能慈則感恩必倍且前人冥冥中以子爲命有不保祐我者乎每見酷虐前子者已子無不受報可見也然當敎之親正人行正事

不可徒務寬厚姑息蓄與善人居自然知親當孝自省了許多是非驕恣且兄弟相依一世未有前子破家敗行而已子能晏然者但要實愛之心信於丈夫及子則異同之際自無事矣

教子報

〇文母胎教生聖子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仲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敎之以一而識百遂爲周天子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〇〇〇孟母習教成大賢

鄒孟軻之母初舍近墓孟子少時嬉遊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孟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既學而歸母方織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封鄒國公子孫世襲博士

〇〇〇程母和而訓義子爲名儒

有母奸於子前議夫短者豈是訓子以孝
知此婁安得不敗
擬其揀擇垠埃作度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珦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子之母
也母事舅姑內外閒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
謙順自牧罔或悖焉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婢侍或兒女諸子小
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
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
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
過則父不知而無繇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于飲食
衣服一無所擇學成大儒大程官至御史中允二程

迪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官至侍講一代名儒多出其門配享孔廟封爲伯後
世誦程母之教不衰

○○陶侃母貧而訓廉子作三公　見公鑑慈教門

○　吳母教子以讓成進士

吳賀之母也教子有義方賀與賓客語人短母聞怒
笞之所親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母太息曰
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
今獨產一子當知禮讓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
杖不食賀繇是恐懼自敕爲名人舉進士第

破家根苗
兄弟不睦根本

虞謙母陳堯咨母暴勝之母俱善教在公鑑慈教中
婦人深愛而不知大義見巳子與他人子或同
姒之子相爭競則必占巳恨人即自家子而少
長互異偏護過多不知敎以禮遜致稍相仇恨
家門不睦或見丈夫責子又與作鬧意欲樹恩
甚則欲其子不孝父而孝我者有矣夫不孝父
豈能孝母又偏愛之子反多驕蹇刻責之子實
爾孝順而意向既極不自知也且復轉其夫從
之如此則賢愚是非安得不顛倒哉故婦人之

迪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慈過於丈夫而其猜嫌同異亦復甚於丈夫若
夫若子復不知大義則爭亂立見尚須自克其
褊心哉○有子而朝廷賴之鄉里愛之宗族親
之則愛子至矣不然而一母庇之叔伯兄弟惡
之鄉里斥之或至破家蕩產姣競取禍可謂愛
否故不可不知大義也

守節背夫之報

○○鄭夫人節而義子爲顯相

鄭夫人歐陽脩之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

孫守變子而能敎大義如此

再任推官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以供脩力學授之書嘗大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居恒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遇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視刑書屢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

字字前現

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教子弟率繇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脩感泣奮於學至舉進士貴顯儉薄依舊母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貧賤素也汝必安之脩卒以忠正爲賢相累封母越國太夫人

果然

脩爲孝子矣

○○許夫人節而忠兩代傳芳

許大人張浚母也方正有法浚父官華州早卒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失教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教使然也甫冠入國學母送之泣曰門戶寒賴爾成立常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條戒語數十端授焉浚酪貴所爲不當意必變色示戒謫永州欲論秦檜奸恐禍不測爲母累憂之至體爲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浚父紹聖初對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其賢如此子浚爲相名臣封魏公孫栻爲大儒封伯累贈母秦國太夫人

如此誦子佇想不孝

眞烈丈夫哉

二段亦獨善教而于節義尤爲鍾情

○○共連眞淫於從兒三受雷震　詳見幼僧門

○魏溥妻浙耳守節生子太守

房氏太守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歸溥溥疾病謂曰死不足恨恨汝少吾母老家貧子蒙稚撫托耳妻泣曰妾承先人遺訓事君子義在偕老今如此命也太夫人在堂弱子襁褓妾豈以身少抱長往之恨乎溥卒將斂房操刀刑左耳投棺中曰相期泉壤矣姑哭撫之曰婦何爲若是對曰婦年少不幸慮父母未

好家教

並至心欲持此自誓耳時子鉶生未十旬鞠室內不出戶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几席既鉶生十二年父母存挾與歸寧有異議鉶間容以告彥瀋鴛歸家覺而追之竟不反訓子有母儀子後成名為濟陰守

○朱買臣妻弃夫而夫貴身恨死

買臣漢武時人窮讀自放不拘細行自知四十必貴負薪於市讕歌道日妻勸其無復狂歌乃益甚因羞而求改適買臣留之不可乃改嫁一吏胥頗溫飽亦時顧藉買臣以食子之未幾買臣以嚴助薦得會稽太守呼其弃妻并夫以鄰居界之廪給焉妻自傷失身莫贖見冠蓋車騎殆不可忍身恨而死

按買臣之妻非有失行特羞貧耳然諫之是也求改適則非也以身事二姓雖有故人意曷贖哉今世之薄其夫者得無甚乎

○一楊志堅婦弃夫而夫顯身受杖

楊志堅學而貧妻窘乏殊甚乃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公牒時顏魯公為內史以其汚辱鄉閭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賜絹及布米署為隨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弃其夫者

妻求離即是求杖又弃為丈夫求官牒也杖痕雖愈面孔安置何地且欲嫁與甚人（顏內史全敗興）

○○鄭婦背夫改適未幾輒死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于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為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攜貲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卒報書陸視之則筆扎宛然前夫手蹟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倖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護弃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妻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于上蒼行對理于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illegible]

京民婦私通按尉為尉所殺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瞷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鄰里爲夫告衆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弃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决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妬毒報

○○杜昌妻虐兩婢身受毒報

杜昌後魏末高陽人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又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咒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既爾毒恨便是蛇心既是蛇心必入蛇道矣人當毒惡時惡知蛇入肺腑哉

○胡亮妻烙妾眼眼亦雙枯

唐胡亮征獠獲一妾亮不在妻遂以燒釘烙其雙目妾因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烙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梁仁裕妻捶婢腦腦亦創潰

唐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繇何苦毒如是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於是頭上生四處瘡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死

可憐

○韋女以疑懟妾卒與妾俱死

唐韋安石爲左僕射有女適主簿李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後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

不嘗身上
然覺何如

時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拷掠楚苦竟以自
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府
人咸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

○押司妻笞殺孕婢爲孕羊見殺

唐火井縣人李明府經過本縣舘于押司錄事私第
主人將設酒饌欲刲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明府夢一

羊乞命求
哀如此豈
可妄殺

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
繇云某不曾殺人婦人哀訴不已李睡覺思惟無端
俛又寢復夢前婦人乞命稱其命在須臾忍不救也

李竟不諭其意但驚怛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
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

然則殺償
者豈於殺
人矣

司錄事妻也有女僕方娠身懷二子時某嫉妬因笞
殺之給夫云僕盜金釵并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
然已還其冤債其金釵并盒子在堂西拱科內爲某
告于主人請不食其肉爲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

神明乃然
矣

曰君刲一白羊耶有雙羔否曰然具話夜來之夢更
嘆其與及尋拱科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爲作功
德追薦焉

○緇雲婦虐其從嫁飽鬼毒

緇雲婦姓朱悍妬特甚從嫁頗有姿色恐夫雙之日

死後猶作
惡如此孰
知冥鬼亦
有權乎

常箠楚百端一日婦察其有娠肆怒毆繁剝剝無完
膚比死斷屍置溷中踰歲其婦孕在床病魔時見故
婢以手刻其心痛如割呼號求救聲徹四隣其魅去
來無常婦之兄弟徧請師巫治之至則有大鳥數十
翼舊爪搏風而撞拯人震懼不可立庖厨皆遍投糞

以溷報

壤婦竟死于婢之害

○○祝氏烙其寵婢受畜報

嘉靖初有祝氏悍妬不孝公姑凌駕夫子一婢姓汪
名海棠微有姿色祝妬輒加鞭扑又有烙鐵火鉗之（今有此類否）

妬心亦危
猶知重當
早自克耳

刑未幾婢死身無完膚越三日祝遘疾在蓐夢爲鬼

鳴呼放人

攣擊索命而於隣有老翁夢有神二人押一婦往汪
宅曰將書曰悍婦祝氏枉殺無辜當沉苦海永錮輪

其大當妬
大公矣

廻姑發汪宅爲犬以償其惡翁覺往汪氏詢之而汪
母夢亦同曉間果產一犬

○徐氏損妾胎腹疾狂死

湖廣岳州衛趙指揮妻徐氏悍妬無類趙本孤族無

嗣嘗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無令其妾與夫相處及妾有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墮胎皆隕焉徐氏後患疾腹譫語既爲妾聲乞命又爲兒聲乞棺羅苦數月醫禱弗效徐氏亦死趙亦繼亡家無噍類噫一妬婦而斬絕世勳痛哉

〇休寧商婦餓殺妾喉結就斃

言其喉亦以喉報

商婦妬幽閉一妾餓未死繼之仍未絕乃生納之棺中令四人舁行至曠野妾從棺中作聲曰我衣帶中有金汝釋我金爲汝有四人出之取金而悍妬婦竟

納棺中瘞之後四人皆暴死妬婦患喉結塞延醫金淮丁洋治之忽白日見婦人顏色慘澹登几而坐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始死以悍婦繼死以四舁棺者乃寃鬼耳四人者其一吾沉之河其三皆何便殺之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吾搤其項也公等乃欲治療之不亦過乎兩人因問冥途事對言勾攝地獄輪迴所傳皆實二人曰吾皆老無子何故婦謂金淮曰公少年時與一壯士角力度不能勝乃以計紿殺之今爲祟淮惕息不敢仰視謂丁洋曰公子孫方盛後淮貧無子而洋有五子孫倍焉

婦人之情最深怨毒重彼朝斯夕斯情結不散故也然當思一般女子彼以貧窮委身婢妾起居受制舒展不得絕親戚之聚無夫妻之好更自可憐使我居彼地位又不知當何如也況若艱子畜妾又是彼命我命合受磨折我若慈之以恩退火忍辱則禍德從此而受惡緣從此而消昔譚真人被丐者毆折兩齒反謝他救疏重陽以爲消盡平生業是也使悍然爭競交加則惡業不消矣又有謫

仙爲奴士人知而敬之便不足度坳然則使婢妾畏我受我苦楚又不足損福乎若乃寃怨所結感動神鬼大傷陰德抑又甚矣

廉貞報

〇〇李郡君還珠增壽

郡君有賢德嘗有貨珠老媼携珠子至既去遺在地上郡君收之後媼踰時不至一日既來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詰之曰時所貨珠子歸輒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四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戚感疾

幾不能起郡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媼驚喜泣下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御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入曠野至大宮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曰記得還李媼珠子事否郡君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可尚也卽命還乘車至門首而入遂驚寤後果二十年乃卒

珠寶尤婦人所好

〇〇〇周氏婦盞貪獲福

周才美子婦賢德能幹才美令分理家以翁用兩槩斗斛秤尺不類爲婦翁借乃輕入重出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生二子皆少年登科詳見公鑑盞悳門

元氏婦備價化牛

萬年縣閻村有元氏婦姓謝永徽末亡龍朔元年托夢于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生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女寤啼泣爲其夫來阿照言之猶恍惚不甚激悟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賃女卽就寺訪之果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畊地其女啼泣求請乃引女至牛所親之此牛平常惟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抵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卽就夏侯師贖之歸家養飼

〇煤郎母負債作驢

崇文門右一販煤郎夢其母告曰我宿逋某麵戶債託爲驢償之今已數載將豬我于屠兒念母速來贖命子驚悟訪于麪戶果然言驢欲賣須價一兩二錢

煤郎止有銀四錢乃以情告願書券約還麵戶執不允傍觀者疑信參焉呼煤郎同視驢平直驢見煤郎兩淚交墮有哀訴狀衆憫之捐錢助成兩其家尚不名煤郎悉至再麵戶曰此驢從來不渡獨木橋爾能驅之渡卽授爾煤郎祝驢驢躍然逐煤郎越橋事聞于陸錦衣陸與人驗之驢見子跪亦伏蹄跪堦下陸大異之予銀一兩米一石給煤郎飼驢

仁虐之報

〇〇楊夫人慈祥一門三貴

持此心何人可厭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服役東山曰吾母高年而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吾自樂如此不知寒且勞也後東山守吳時於郡圃稼苧夫人躬紡績爲衣時年八十餘東山得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乃出所積曰此長物也積此故心不樂遂致疾今以謝醫則吾無事矣疾遂愈平居衣飾止用銀帛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第

誠快活

○會師母嚴酷再世作狗

唐京都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産一黄牝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乃于已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覩者甚衆此犬恒不離舍過齋時即不食經一二歲

人身雖得毋急修行

豈犬尚持齋然何似生前破戒

莫知所之

○胡泰母虐轉世爲雞

泰衛千戶其母素酷虐死十年父已再娶矣泰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黧黄明日爲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適有屯軍携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母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爲怪餓而泰還雞遽喃喃敘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既久飛豖後妻詬詈不已泰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

胡母甚於王母已報報亦未矣

鬼知此業報豈忍殺牲耶

今之雞狗許多知是誰家娘子可憐可怕

○○○鄭太君寬厚生子作相

比部郎元寬之妻元稹之母也孝悌夙成敬恭祀事雖降迍服勤親饋無怠色比部早世親手詩書授二子日稹曰積皆舉高第入官初入仕祿甚薄每給衣食皆始自孤弱者次疏賤者繇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疏者來傭保乳母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戒去鞭朴正顏色以訓諸女婦孫子斃斃若撻於市婢僕終歲不聞忿

好兒寫者幸觀此

家中處處三代

爭毀童孺成人，曾不識稷契，其化如此。子積至宰相

〇〇練氏仁勇全城八子皆貴

章太傅妻練氏，太傅出兵時，有二將違令，欲斬之。練氏智識過人，素知二將之勇，乃設席以勸太傅，宥令二將逃之。二將奔南唐，重用之，遣攻建州。時太傅已故，練氏與子皆在建州。二將遣使遺金帛，且宥以白旗，授曰：吾將屠此城，植旗於門，士卒勿敢犯也。練氏返白旗金帛，謂使曰：將軍果思舊恩，願全此城；必欲屠之，老身與衆俱死，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太傅子十三人，練氏生者八子，皆登第。

大力量

養男子未必能之

〇秦夫人同謀害忠祚嗣無遺

秦檜妻素陰險狠過其夫。方岳侯獄成，一日檜居東窗下，食柑玩皮，以爪畫之，若有所思。王氏笑曰：捉虎易，放虎難。老漢何一無決？檜悲然當其心，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侯斃。王氏竟無子，未幾亦死。後有押衙何立者，秦檜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備極刑法，楚毒難言。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押衙復命，言其狀，檜憂駭惶惶，數日遂卒。

此婦有雄些智種了

虎不與生人偏笑思腿

放生殺生之報

〇〇建業婦焚繭生奇瘤

建業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果，甚衆，行即有聲，行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搜神記

背繭逍獨不耕

只一妬心

〇店家婦烹羊殺二命

唐顯慶中，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小兒，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怪，徵遂擊殺之。將肉就釜煑，餘人貪料理蔥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煑肉。釜忽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俱死焉。店人見聞者，多斷殺生云。

殺得償了

此是冤家之突然見只報殺也

〇蘇巷妻殺蛇即死

新野人蘇巷與婦佃于野舍，每至田時，輒有一物來，其狀若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巷異而餉之，經數載，產業加焉。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之病，進三日飯，猶不為飽，少時而死也。異苑記

（）傳家姆放鳖全生見姆僕門

迪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一

迪吉錄九卷內府藏本

明顏茂猷撰茂猷字壯其又字仰子平湖人崇禎甲戌特賜進士是編分官鑑公鑑二門皆雜錄諸書因果之事

讀書止觀錄五卷

〔明〕吳應箕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貴池劉氏唐石簃刻貴池先哲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止觀錄五卷》提要

讀書止觀錄引

先是雲間陳眘公有讀書十六觀準釋氏修淨[illegible]名也淛之屠緜叟從而演之其引黄氏之言曰夫書[illegible]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余讀是說而旨焉迺取[illegible]之杪取舊時所見不盡于二家者因而廣之合彙而爲一集歲時擭擭心手俱冗然猶日鈔幾則以知余欲觀之心惟懼觀之不盡鈔不懼鈔之不盡觀況既觀矣既鈔矣而懼時之不我與耶鈔成而總標曰止觀蓋浮屠氏有修止觀法亦不背十六觀之本旨也而余且自喜曰觀必如是而觀止矣夫觀而止于是哉是屠氏何爲演而余何爲廣然即余之觀以觀屠之觀而復觀仲醕之所爲觀安見觀之不于是乎止戊午季冬貴池吳應箕撰

讀書止觀錄引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六

貴池吳應箕纂輯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讀書者當觀是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讀書者當觀此

梁耶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吳生曰所謂不在三更早五更遲只怕一日暴十日寒讀書者當觀此

楊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讀書者當觀此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傷感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讀書者當觀此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讀書者當觀此

李永和杜門卻掃絶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吳生曰棄產營書是我輩常事余嘗語朋友中一二有力者謂君輩自不須棄產但於他所用者損彼就此足矣若余欲營書雖欲不棄產得乎故余嘗於小齋自述云產爲叢書蕩堂非寶繪名蓋實語也又記余甲寅歲從市中見舊籍數副爾時囊無一文因從賈人賒回後於里人處貸數金償其價一父老見而駭曰書何爲哉又去絶好上水田一畝矣至今思之一笑讀書者當觀此

魏武帝曰老而好學唯余與袁伯業陳秘書瓚通九經百家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讀書者當觀此

王緄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絶親知之游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傅茂遠洎然靜處不妄交游袁司徒每經其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讀書者當觀此

漢祖敕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敕云吾未學書今觀汝書尚不如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吳生曰然則不讀書而欲行之是者不可得矣不自書而欲書之成者不可得矣況彼爲帝王而此猶士庶乎讀書者當觀是

昭烈遺詔後主閒暇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益人意智宋太宗謂王顯卿典機務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又日進御覽三卷宋琪以爲勞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吳生曰至哉言也今之不讀書者每自諉於家務沓雜容知事有愈於君相者乎日御萬幾猶謂開卷有益況號稱學士而束書高閣自甘面牆抑欲何也余嘗謂讀書則無日不閒不讀書則無日不忙是讀書又卻事之第一法也讀書者當觀此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
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黃山谷語王子飛曰讀書十年不如
一詣習主簿讀書者當觀此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
不終業徐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徐文遠從者儒沈重質問
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有所未至也吳生曰魏黃之
論如筱而二徐之論如此亦各問其所得力者何如耳讀書
者當觀此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
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
其牝黃取其儁逸讀書者當觀此
真人告許翽曰學道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讀書者當觀
此

楊雄與劉歆書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
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
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
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郡內衛率會者雄常
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
二十七歲於今矣蘇秦張儀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
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析竹寫之讀書者當觀此
葛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
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
覆人少能讀之吳生曰余亦不可謂有典籍然常遭火矣而
勤苦無葛丹井之萬一羞哉又曰讀書欲稱博洽未有不如
此而成者且無論學問一道即如學書猶是儒者一藝耳鍾
太傅坐臥書畫衣被俱穿歐陽率更見道傍碑玩三日不去

懷素自謂擔笈杖錫西游上國遍詣筆法於當代名公而於
殘簡斷碑臨摹殆遍米元章見蔡攸帖求易不得至於據舷
欲墮李卓吾曰如此好書焉得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成者讀
書者當觀此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
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
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
慰祖謂之書淫吳生曰囊螢映雪刺股鑿壁古人貧而勤學
皆此類也余最所旨者王休泰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
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嘗目耕耳
讀書者當觀此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
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齊書曰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讎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
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
勞讀書讀書者當觀此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
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
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讀書者當觀此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還就謐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
師何常在明經讀書者當觀此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夜
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
裏以記其事門徒說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讀書者當觀此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善本住在
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

也當時春明宅子傚直比他處常高一倍讀書者當觀此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閤鈔書旬日而畢吳生曰余亦欲就人觀書奈無次道之主人何哉若杜預與子耽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令同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是杜預不借書於人矣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子弟值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是倪若水自不令人借矣故吾願藏書之家爲孫蔚爲宋次道無爲杜預爲倪若水讀書者當觀是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讀書者當觀此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

借主人書讀之讀書者當觀是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嘆爲高文恆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撿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吳生曰戒人勿廣邕見亦自不廣然吾輩讀書亦必有得力書如論衡虛心如蔡中郎而後可歷觀古昔
柳子厚得退之文必以薇露浣指而後讀歐陽公見蘇文曰老夫當讓此人放出一頭地又謂其子棐曰爾記三十年後無稱我文者東坡於人一句之善即極口稱美不置而於黃秦張晁又時時自謂不及近世如蘇州徐武功有向索文者輒曰子欲爲不朽計當尋秀才吳寬王晉溪於陽明未謝面

也以其小像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右手抱孫左手執其奏疏讀至關捩即擊節歎呼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唐荆川聞人一言一行之善必親爲記錄王鳳洲於後生輩詩文一句好者亦讚賞不已而於李于鱗終身推轂無閒言前輩謙虛服善如此此政其識見大分明處即其學問長進處也不然抔飲之器不再注焉則溢毋論人有善而不知即知焉而獎藉之也得乎讀書者當觀此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恥吳生曰貞白餌芝餐朮抗志雲霞學士之習宜所不屑爲而不廢博洽如此所謂天上無不識字之神仙也讀書者當觀此
張茂先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爲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處博物洽聞世無比讀書

者當觀此
孔臧與子琳書云頃來聞爾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柔石爲之穿蝎虫至弱木爲之敝豈非漸之致乎讀書者當觀此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讀書者當觀此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吳生曰余亦不欲爲曹氏之石倉得任家之異本但令好讀之志不衰可讀之書不匱足矣又曰任惟貧而聚書則今之貧而無學者不得藉口矣讀書者

當觀此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焉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鈔則永不忘晁無咎言東坡少時手鈔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則變一體卒之學成吳生曰此皆讀書不廢鈔者也余亦嘗謂手鈔有三益先經鈔一遍於記誦亦易益一也可以校書之譌誤收已之放心益二也常鈔則手法亦熟即以當學字益三也今時讀書有力者必顧倩傭史其或不得已而鈔又潦草成行而其貧者又直諉於無書可鈔手鈔之益今之不解也久矣讀書者當觀此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讀書者當觀此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讀書者當觀此

吳枋曰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讀書者當觀此

司馬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又嘗撰資治通鑑卷數繁漫顛倒塗抹卒無一字及草其精謹如此吳生曰此所以為溫公也讀書者當觀此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閱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孔臧乞為太常專修經學李固與弟書曰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吳生曰此皆讀五經者也今世士子專事訓詁一經猶不能精況五經耶閒有一二博涉者又皆趨史而遺經是失學問之源而昧文字之祖也惜哉讀書者當觀此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吳生曰亦不必然何如今之刻詩文者哉讀書者當觀此

全子棲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吳生曰近時王遵巖亦然然則脫手而即自謂妙者必其不妙者也所謂學無窮時文無盡境讀書者當觀此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吳生曰古時大才如相如左思王充王勃輩何人不然所謂居不深者思不遠又曰疾行無善步是也余常主是說而人不信不知如阮嗣宗李太白楊大年者別是一種天才豈容近人學步讀書者當觀此

董謁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籜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讀書者當觀此

虞集常自謂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讀書者
當觀此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七

貴池吳應箕纂輯

荀子曰君子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受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失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讀書者當觀是

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精者也然則讀書者亦惟一而已又曰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又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讀書者

當觀是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讀書者當觀此

龍山廣錄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弗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白雲實錄云余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散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余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讀書

者當觀是
楊子曰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
害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
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又曰學以治之思以
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讀書者當觀此
楊子曰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
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
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異饌
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又曰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山是以惡夫畫也讀
書者當觀此
文中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濟乎義讀書者當觀是

抱朴子曰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
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耘鋤路
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
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又曰披六經玩百世然後覺面牆之
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心雖勤而無獲矣劉
子曰吳窾質勁非筈羽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不銛人性懁
惠非積學不成仲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以
聖賢之性猶好學不倦矧庸人而可怠哉讀書者當觀此
長樂子曰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又曰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楊誠齋曰衣短褐
賁野蔬讀書之聲滿天地則貧賤之未始不富貴也讀書者
當觀此
傅子曰人之學如渇而飲河海小飲則小盈大飲則大盈讀

書者當觀此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
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故西伯幽而作易周旦顯而
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
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讀書者當觀此
祖士言深好弈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
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
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
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斿作急就章便爲没而不朽
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
而不稱讀書者當觀此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

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
疲於屢照淸流憚於惠風讀書者當觀是
靖節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讀書者
當觀是
韓昌黎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諸生業患不
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又曰
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不有得於
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讀書者當觀此
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必
提其要纂言必鉤其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
恆兀兀以窮年又曰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
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讀書者當觀此
王梅谿曰明窗淨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

瞋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者也讀書者
當觀此
東坡藏書記有云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
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
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
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
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
當倍蓰前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
何也吳生曰無書而求書有書而不觀此學士通病有志讀
書者當多書之世讀東坡之言其不爲之激發者非人矣讀
書者當觀此
東坡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鈔得漢書一部若再鈔得唐書
便是貧兒暴富黎子雲云海外絕無書吾家止有柳文東坡

至海日遂借以研看吳生曰當流離顛沛之際其嗜書如此
而且不廢鈔借況吾輩高居擁卷日耶讀書者當觀此
柳子厚曰吾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
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
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
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讀書者當
觀此
蘇公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
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景能
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葢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
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而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又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
極致范蔚宗云情致所致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
主則其旨必達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讀書者當觀此
黃魯直曰古之學道者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
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
肆說鈴耳楊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
諸仲尼說鈴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送安惇詩曰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
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
古人讀書精勤如此讀書者當觀是
秦少章曰蘇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後亦必
披展至倦乃寢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
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讀書者當觀此
有問蘇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葢數過而始

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
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
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人
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貌可憎語言亦無味也米
元章云三日不讀書便覺思澀殷中軍云三日不讀道德經
便覺舌本閒强古人固未嘗片時廢書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在儋耳語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
須取之而各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
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
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
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

也讀書者當觀此

韓文公曰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性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簡編所存大之為河漢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讀書者當觀此

歐陽公曰閒居平日以養思慮故曰齋每遇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之文章誦之受其深博閎雅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讀書者當觀此

歐陽文忠云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

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無如春秋讀書者無如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讀書者當觀此

子瞻謂景文曰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吳生曰以此為樂則筆力曲折安得不如意也讀書者當觀此

司馬温公云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讀書者當觀此

九峯集云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問辨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讀書者當觀此

贅麗集云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稍憩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自遠故黃太史魯直云清兄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葢其誠心自然非故爾也讀書者當觀此

秦淮海云余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把卷無幾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年來頗憤自懲艾而聰明已耗不如昔之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掩卷茫然雖勤而善忘嗟夫敗慧業者嘗此二物也吳生曰若既無强記之力而又不勤是自與讀書緣絕矣雖然敏者與天勤者與人余每見朋友中有下目成誦者究竟反一無所得亦有終日矻矻纔能數行者

而到底稱為學人所謂愚者得之明者失之勤者得之惰者失之也諺云將勤補拙又云聰明反被聰明誤皆至切當語然余又嘗謂不勤者必非真敏者也天下惟大聰明人自然知學問之益或曰敏而好學夫子亦自稱難矣余復以其言為然讀書者當觀此

孫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惟勤讀書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誡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指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瀆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眉公曰醫俗獨有書耳吳生曰俗子弟人皆知惡之醫俗之藥人則不知好也故

吾願有子弟者未俗當無使即於俗既俗當無令終於俗然求不俗子弟於俗父兄之家是亦不可多得則醫俗之書吾又願人人自備也讀書者當觀此

朱晦翁曰病中抽幾卷通鑑看值難置處不覺胷寒髮聳心膽欲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全不自覺真枉了讀他古人書也讀書者當觀此

李昭玘云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吳生曰此升菴集所引目學之病可謂極透切矣讀書者當觀此

陸游上辛給事書云前輩以文知人非必苦心致力之辭也殘章斷簡慣識戲笑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親戚之書倉卒閒之符檄書判皆可洞其心術才能與生平窮達壽夭如對枰而指黑白不俟思索而得也故善觀鼂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讀書者當觀是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終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八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

貴池吳應箕纂輯

劉定之嘗稱劉實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甓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讀書者當觀此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周文安嘗著經書辨疑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讀書者當觀此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爲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吳生曰古人著書讀書每發憤於窮苦患難之際今人平時先自廢棄况患難時乎若必待患難來而後發憤此其所以終身廢棄也此其所以終世偷生也朝聞夕死吾深有慕於楊公讀書者當觀是

徐武功入翰林不專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事事此何爲徐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能及矣吳生曰卒成其言有以哉讀書者當觀是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爲言公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讀書者當觀是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讀書者當觀是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吳生曰皆不可廢者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端毅語人曰吾兒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即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

僂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吳生曰操數寸之柔管泥紙上之陳言豈可謂之學問豈可謂之文章觀二公之言而思過半矣讀書者當觀是

曹鼐中會試一榜不受教職願得繁劇一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尹誚之曰可作狀元曹曰不如是不休吳生曰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讀書者當觀此

宋金華同孫慎被執孫曰讀書萬卷乃有今日公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罪吳生曰到死猶恨讀書少方是真讀書者方是善讀書者讀書者當觀此

汪道昆牙籤滿架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其多聊備檢證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足矣吳生曰此讀書第一訣也讀書者當觀是

鄒智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讀書者當觀此

薛文清云讀書體貼到自己身上方有味不然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又云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若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讀書者當觀此

劉青田曰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薛文清曰吾人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讀書者當觀此

方遜志曰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便流爲禽獸矣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至不免於禽獸同歸矣烏可不擇所之乎讀書者當觀是

薛敬軒曰讀書原無他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讀書者當觀是

茅鹿門曰僕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買書數千卷儲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吳生曰美宅良田人盡不少置書樂客吾未一見矣讀書者當觀此

汪南明曰人子亦惟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籍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何以中親之歡讀書者當觀是

宋文憲曰後世之書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蓄而未能一乎吳生曰吾謂直是未嘗讀耳安見立德造行不自博聞廣蓄中出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人豈欺我哉讀書者當觀是

薛文清曰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讀書者當觀是

唐荆川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稍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人藏家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吳生曰此達官貴公詩文原爲屠沽細人而作故多也吾輩有志爲不朽事者此論不可不知楊子雲不載富人蘇子瞻不爲墓誌故成其二家之文也然則昔人所謂省得數篇便好此言不爲無見讀書者當觀是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吳生曰北地學杜此真學杜者也杜老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李得之矣王元美亦言宗臣有覆杯盂嚙

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嘔血夫不思而得者未之有也看書作文何事不然獨詩也哉讀書者當觀是

弇洲自謂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目取六經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味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遇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讀書者當觀此

弇洲云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擊然後盡天下之變讀書者當觀此

王龍谿曰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新建曰心不可二用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沈吟精神恍惚寍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曰讀書若曉得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疑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僕不敢爲已試之方益嘗折肱於此者也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曰余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册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義只此是學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云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醕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滋味爲謀益拙矣又云所謂言不可以僞爲者乃不是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藴者乎吳生曰以上數則皆先生示舉業之要也今時學人所習大都不必規此然謂不如此而得科名者有之謂不如此而有當於讀作文者吾不信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鳳洲曰一時之事業天爲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爲之天不能限之故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發憤而精詣讀書者當觀此

鳳洲云吾家居坐起萬卷左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遙峭蒨葱青閒高舂而起閒遇載酒問奇贅書乞言者更不涉官府豈不快哉吾輩編什既富又須窮態極變光景常新務使旨恆達而氣恆貫時名易襲身後可念又云兩園花事日新佐以醕酒坐臥萬卷中作老蠹魚大堪送目讀書者當觀是

舒梓谿云居口於書史可以寡尤姚維東云室無君子則與書史爲友讀書者當觀此

胡敬齋云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會方有得讀書者當觀此

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吳生曰語率而理至讀書者當觀此

陳白沙曰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讀書者當觀此

楊升菴云本朝以經學取士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

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鈔節其碎事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鈔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辭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吳生曰讀此益勵人通經學古之志讀書者當觀是

李卓吾讀書樂序云曹公謂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手不釋卷況清遠閒曠哉一老子耶雖然此亦難强余蓋有天幸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看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書細字然此未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老無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為幸也天幸生我好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面皮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所欣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於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為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又余所自謂得天幸者二也有是二幸是以老而好學讀書者當觀是

陳仲醇云唐孫立常恨天下無新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欲為廣異聞大抵聞見日新是古人第一樂讀書者當觀是

湯睡菴論舉業有云欲今人善作文不如勸今人多讀書多讀古人書自可不用今時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並可不用古語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辰玉云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懣若瘖搖若曳魄力徘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細諦不入非以出世儻佯之語滌之誰有能豁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睫透扃啟鑰必從喜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望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讀書者當觀此

吳子彥所述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讀書者當觀是

陳眉公云讀書能輔音能破句是真能讀書人溫故知新盡此矣又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又曰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又曰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吳生曰此皆真教人語讀書者當觀是

沈石田子雲鴻喜集書校讐勤劇曰後人視非財貨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讀書者當觀此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九

貴池吳應箕輯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可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吳生曰此謂讀書者不以利爲利以書爲利也

范質自從事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星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齊整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假求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典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盡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椎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浩翁云壁書覆瓿裂史黏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吳生曰窮生寒士自振不暇安能及人此爲讀書而冠進賢者發也然今之驅高車擁大蓋者誰非讀書之人力可顧盼成飾咳唾爲恩而於素交貧識反成掩面又安望其聞即憐遇而顧乎三覆斯言良可慨歎

蔡君謨嘗作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請慎無所容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按亦牘清裁載潘子義與之書

朱晦翁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實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計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昔人嗜古書上睇層崖下縋窮淵凡碑版鈎釜之文皆爲

搜而傳之藏以芸薰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予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册每欣然指謂子弟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下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俘屠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華亭陳繼儒撰戊午冬盡吳應箕書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

秋浦雙忠錄第四十

貴池吳應箕纂輯

清賞錄云昔人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程途以洞心快目而止讀書者觀此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後日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曰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爲勤篤又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於瞑目而無見也唐文宗帝京篇序云以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追踪百王馳心千載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又曰若不中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嘗召學士於內殿校量文章蘇子瞻以論語解寄文潞公云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忘道吳美子曰讀書須養得心事靜帖帖地安

穩快樂以我爲主書爲役方有入處不然馳騖於書與馳騖於聲色貨利等無差別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業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所加竊人之美鬼神所責張泊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札藏之笥篋甚於珍玩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曰校定書籍亦不容易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言一隅也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詣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朱晦菴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意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耳讀書者觀此

顔之推云書云好問則裕禮云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蓋須
切磋相啟也見有閉門讀書私心自是稠人廣衆坐謬誤羞
慚者多矣又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
者無過於書又曰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
也皇甫子循曰世之膚淺不學則曰何必讀書鄙樸無聞乃
言恥爲小技是嫫毋毀黛丏兒銷金也讀書者觀此
解頤新語曰元微之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
成敗日月遷逝光景舒慘山川勝槩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
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患其心悼懷昔游凡所
過異于常者則欲賦詩讀書者觀此
王徵之曰讀書每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陳仲醕曰吾讀未
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又曰閉門即是深山讀
書隨處淨土又曰讀書要耐謅字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

橋閒居耐俗漢讀書者觀此
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然非多
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也讀
書者觀此
陸游上執政書曰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如纓冠肅衽
如對王侯大人得其奇怪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陣前梟盧
之方勝也讀書者觀此
晏元憲公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牘未嘗費一紙皆積以傳書
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如傍灸香匙親
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
類授吏傳錄讀書者觀此
黃魯直曰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一
爲棋酒公私皆辦矣梁谿漫志曰老者更事既熟見理自明

開卷之際如行舊路而逢故人也讀書者觀此
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新事便
鈔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新事莫告
君實讀書者觀此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
使其子端取兩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瞑目危坐命二人更
讀於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讀
書者觀此
太平清話云書畫爲柔翰故開卷張册從容爲上陶弘景借
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畫輒爲臨摹題跋印記裴潢往
往亂真後并以真僞本同送歸之陳仲醕曰雖游戲翰墨雅
有隱德讀書者觀此
抱朴子曰積學如拾薪見一芥焉則掇之包彥平曰余惟杜

門一編自命牀上之書既盡則借之族屬親知凡有會心欣
然執筆要之韻人墨客林壑衡門爲政在是閒錄豪華諸謔
之事亦堪吾黨擊節也書不云乎日鈔古書飢以當肉寒以
當衣孤寂以當朋友殷憂以當琴瑟予有合焉陳眉公曰幽
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
佐以讀書江保若曰心無機事案有好飽食晏眠時清體健
此是上界真人所以法當知足讀書者觀此　以上屠豳叟
陳仲醕讀書準釋氏十六觀經讀書者喜觀焉善乎黃太
史之言曰夫書患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
耳盡喪書於何有不佞讀書者今老矣其何能觀徒弄柔
翰於糠粃味古人之糟粕已夫觀仲醕之所以觀而觀吾
之所爲觀是故謂之演讀書十六觀甬上屠本畯識
貴池吳應箕書時戊午臘月二十五日立春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書後

嗚呼讀書止觀錄五卷先師弱冠時冬杪所輯之書足爲天下讀書者之津梁吾夫子天縱絕異之才著述等身生平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數千言文不加點亦無副稿故多散佚其有存者悉罹兵燹崧每爲感慨泣然憶戊寅從游夫子之門見所著國朝紀事本末東林本末二書皆有關家國昔付先大人傳之崧珍藏于家愧未能表彰此崧所以日夕痛心泣然于吾夫子也至夫子大節天下無不知之崧惟效宋玉招魂九章悲愴千載爾頃客如皐雪邸晤子班出此書見示益嘆吾夫子冬殘寸晷猶手鈔不輟其篤學迥異于人敬附數言于後以誌思慕之心嗟夫余兩人今日又不勝有葛衣遺上之悲矣甲辰季冬受業門人陳維崧拜書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書後

讀書止觀錄五卷縣志誤作六卷此本口有樓山堂三字爲吳氏原刻王子堅孝廉朝忠以余刻先哲遺書搜得此本由里中寄至江甯爲之驚喜歎息得未曾有罕見書也先是陳眉公有讀書十六觀準屠幽叟演讀書十六觀蓋取浮屠家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之義吳先生因記舊時所見讀書有得之言出於二家之外者廣爲三卷再合陳屠二家所錄而總標曰止觀亦浮屠家言不外於十六觀之本旨也每則前錄古賢之語有加以論說者有兩段反對而加以疏通者策勵士子最爲有益爰校正而刻之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月二十六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讀書止觀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應箕撰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貢生順治元年大兵破南京殉節死事迹附見明史邱祖德傳明末稱復社五秀才應箕爲首其克全晚節尤不愧完人然是書乃襲陳繼儒讀書十六觀之餘緒推而衍之裸引古人論讀書作文之語而稍以己意爲論斷語意假借頗類明末山人之派又每條之末必終以讀書者當觀此六字五卷皆然蓋倣十六觀中讀書者當作是觀之例尤病於效顰

廣仁品十八卷（一）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廣仁品序

古至人現身度世。必視世之人習業最重者。舉其一事。痛切勸誨。至於千方萬端。俾其重者漸輕。而後漸及其餘。譬善兵者。擣其堅。善鑿者。攻其本。而餘無復着手處也。上世俗淳民愿。其於物也。取有節。用有制。其殺機不至甚熾。而無忌

原缺第三葉

是故經傳有非禮殺生之禁而猶未痛言殺生之惡葢世人相安于禁而殺習未重也迨末世而山澤虞衡之禁日廢吉凶賓祭之費日煩而後乃習殺其始也容或有戚戚不得已之心既而耳目習既而心習矣嗚呼習亦何所不至哉昔人習刑名則有臨渭論

乞命詎所重者物命而於吾儒親親仁民之旨背戾乎哉夫心心習殺殺心馴熟斷未有能親且仁者心心戒殺悲心馴熟斷未有不能親且仁者所謂因其積習最重處猛與鉗鎚令人回光返照直認本原可使一點仁光透十方徧萬刼而非徒爲諸虫乞命之

誑也華嚴菩薩云我不忍與一蟻子作苦事何況人耶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宋哲宗盥而避蟻程

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睟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焉朶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究識游

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劒林燄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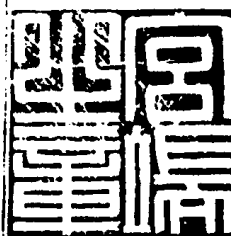
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伯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内不亦如

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不然者其心不可知但歲損數緡借羽毛鱗介爲贖罪之地是尤與於不仁之甚者雖大慈氏亦將訶而

逐之而况於吾儒嗟乎此余友小有氏廣仁品所爲輯也既以放生戒殺原本大慈爲宗旨而又旁羅百善細及萬行凡可以鞭礪

薄俗者纖縷畢載而於士大夫居家居鄉居官之旨尤諄諄三致意焉嗟夫其於聖人更迭救世之心可謂深有合矣小有雄才俠

氣聞天下而孝友雍睦習若性成稱其家元方無媿余三復是編益歎小有用世之業既已發于持滿而造物者老其才而用之之

意尤章明較著焉是用歡
喜讚歎而爲之序。
鹿城友弟顧錫疇題

廣仁品序

仁品之輯。原不止為戒殺放生。實欲學者繇淺入深。因事見道。世固未有不忍於物。而忍於君父骨肉者。則生生一念。未始非忠臣孝子義夫順婦之法門也。至于果報之說。陋儒蠹士。咸指爲佛老語。不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言之矣。夫元大於乾。元者善之長也。善不善之報。何以不發於乾而發於坤。蓋坤純陰也。善惟陰為至。不善亦惟陰爲至

史曰西伯陰行善陰非故為掩晦也一念不忍發于至誠莫知其然而然不惟人不知已亦不自知人已俱不知真所謂陰德也已今既以報應之說告之天下即使世人圖報應而彊為善已落下士見矣

雖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知有報應而彊為善不猶愈於知善而不為乎大抵今之憚於為善者有二一諉於時之有待一諉於力之未能斯皆大昏妄也若善必待得時操權而後行豈成佛作祖者盡達官貴人乎如謂行善事必需豐財厚貲豈貧窭中遂無善人信士乎萬善總繇于心隨見隨事發一慈心即可遍滿虛空造無量劫福徒散貲財為善而中實無慈憫之心即終日勞勞無益也然則此慈

憫之心人人自具豈必達官貴人豐財厚貲而後有哉世人嘗有不經意中行一方便說一善言便造累世福德又或逞一小慧鬬一機語便傷天地元氣者為善為惡原不在大只在平常日用時昔簡點

昭烈有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斯言正與大易積善積不善之旨相表裏善與惡雖小積之而慶與殃且有餘矣千古聖賢豪傑莫不得力于此芑力持此願事事刻刻逐念自惺久久行之若不容已漢東平王對明帝曰為善最樂嗟乎知為善之樂者幾人哉斯編之刻又與人為善之極思也凡我同人倘能廣為流傳共襄善教樂莫大焉矣

上懺居士錢邦芑述

邦芑

廣仁品序

學者聞胞民與物之說亦有刻意推心引為同體而無奈與自身痛癢畢竟不同譬如矇鏡照人雖强以人面相逼而鬚眉終不能了了古人在畝畝中未有天下之任而念及一夫如己推溝亦無奈其覺性明徹衆生痛癢呼吸相關故不禁其焦腸輪轉也凡夫與衆生雖求親而轉隔聖人與衆生不求緣而自不隔則覺與不覺之分也聖人經理民物如拯溺救焚千方百變皆是仁中之用唯此地覺

性遍滿法界是之謂仁耳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覺衆生與我不隔而又覺衆生不能與我不隔如父與子不能一心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夫如是自不得不以天下爲已任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蓋自覺中

來也伊尹之任天下不獨謂生民塗炭出之水火而已若以此爲任後世豪傑將相皆然安見其重哉伊尹自思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欲使天下之人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思此之謂先覺覺後覺其任天下如此故曰重也蓋衆生不覺非止於不覺而已不覺之害不可勝言也不知君父是我頭自起愛戴想則自然欺慢不知百姓是我血肉起調理想則自然貪虐不

知鳥獸魚鱉是我手足爪指起保護想則自然屠戮而諸受害之倫又不能覺知自性起容受想起平等想起慈憫想於是欺者還欺虐者還虐屠戮者還屠戮合千百劫怨讐報施之慘禍聖人大悲覺體了了盡知盡見

譬如祖父見子孫殘殺無已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是故聖人或以王法明吉凶之影響或以天網昭禍福之不漏或以三世因緣決因果之不昧燦然明備矣然憂世之君子惟恐衆生矓瞶易安猶必隨其見之所到時有著述而吾友小有起而輯其大成曰仁品小有慧根深厚一腔愷悌向來猶未免稍爲情用今則轉一切情根盡爲愷悌用先有仁品行世本以好生戒殺爲宗自後但見忠孝慈廉之事則曰此其生機之布濩也但見

貪饕淫縱之事則曰此其殺機之橫流也而廣仁品又因以出焉向使小有非二十年至靜中討求恍然得法界往來之路何以爲衆生之心如此其熟於古今語句歡欣愛樂如出其口也哉嗚呼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爲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讀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於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

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攝現受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視其言之有益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何必問其滿字半字乎古人一言投契輙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逢佳味不忍遽嚥必亟吐以哺其懷中之人此何等心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然則吾小有之精神亦可窺其涯略矣

崇禎癸酉元夕社弟唐時宜之父書

於龍潭之有叟堂

叙

古諺云涓涓泉懼滔天星星炎懼燎原緊何懼懼不仁之易廣也不仁懼廣仁懼不廣故世尊號能仁動稱無量無邊恒河沙界素王標仁旨首重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咸有取於廣焉爾茀作此廣大勝因匯歷刼勤修住衆香國發大願力縱舍仁念來生震旦草漚石火轉瞬滅耳烏能駕慈航普濟衆溺于

苦海灑甘露立清衆熖於火宅乎李子小有目擊閻浮提殘忍恣横十人而九幾同滔天燎原怵乎抱拯溺救焚之懼遂偕開少暨余載書焦巖定盟蓮社博蒐經史以護生肇其端題曰仁品公諸海内固巳廣矣海内同志聞風感化讃嘆激揚説法希有皆吾小有仁品一刻爲大導師是時小有願力固巳廣無邊際矣茲復有廣仁品之役

楚越閩吳諸君子輩莫不各以家藏秘本或緘寄或面訂於是寶帙雲笈高擁山積小有手口交作評抹如流義類用廣較初刻尤爲切至開少與余第拱手慶頌而巳開少語余曰才慧若小有何境不廣句曲昭陽兩鍾地美茲復愛潤江山卜居歌獻靈傑廣矣綵衣自舞鴈序入雲家牒霞輝簪纓鱗列本支廣矣不聿花生隨風珠玉雜林

價重望若斗山聲譽廣矣才慧若小有何境不廣然匪廣也必如斯刻優曇光爗照徹大千凡暗室寞坐各與以一枝燈賜路喘息各與以一瓯茗功德乃不可有二倘六度萬行內所云檀波羅蜜者非耶余曰然滔天之浸攪作醍醐燎原之燄煉爲日月小有行且納須彌于芥子矣無徒侈言廣也

江左修慧居士劉夢震題

廣仁品序

自余卜築三山與吉之長公開少星晨燈晚爲鑽研古訓組繡時名之學有年矣茲歲癸酉將北上三君曰用孟明於三奔授曹沫以一劒將在茲已余曰遇合命也今知之矣所不愸然行者惟是仁品一集雖遍行海內殊未罄私衷之萬一且石城歸省家大人家大人謂余曰爾嚮覲嗣今遠膝嬉者五縱不及謝庭玉樹已襲名燕山五枝爾何

德致此放生戒殺護救物命特
仁之一端爾遂足報
上帝乎余再拜受命惝怳不自
寧者累日側躬勵行愈覺觸手
舉足啓齒動念十不善業駢至
雲興因思曾子臨淵履氷便是

精誠感通萬里一點真種子孝
爲仁本余未能孝安知仁當承
家大人命亟圖所以廣之而後
行會海内諸同人惠而好我郵
筒所寄強半皆仁人孝子設誠
致行之言奬掖初心堅策後果

洵如所云獲珍珠船不若獲一
義也爰是纂合次第壽之棃棗
曰廣仁品仁有品乎佛經諸品
皆品也中有普門品者即唐言
廣仁品也韓子云性之品三所
以爲性者五首曰仁若義禮知

信悉所以廣此仁焉爾能行五
者於天下爲仁非廣之乎而終
曰惠惠即仁恭寬信敏無非廣
行此惠或者乃疑小惠難徧仁
之餘事也夫是必將取仁于虛
寂立議似高終不切於痌癢且

將滋愚者惑矧余性樸亦嘗服膺仁卽人心之説寔不敢舍事言心此仁品所廣以戒殺放生始不以戒殺放生止凡有當于仁咸取其平易切近確可躬行者存之上古之世人則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材則宮室器用事則寢興揖讓婚娶飲食使皆足于情與力焉仁之名亦可不立惟其有不足然後立農工商賈以通其有無有不平也然後立量衡權度以齊其交易有

不讓也然後立五禮五刑七政六樂以生其廉恥而仁迺繁然有品矣此已非虛寂者之所治而況於今則季也古仁人爲其饑且寒也而衣之食之今則無衣食惟饑寒矣古仁人爲農立

工商賈今則農一而工商賈九於是布帛菽粟一而刀貝金錢九矣究且無布帛菽粟而惟有刀貝金錢究且無刀貝金錢而惟有契劵訟獄嗟乎悲哉推而廣之古仁人立刑獄爲飽煖淫

佚者防今則饑寒而不顧死所者之陷阱而已矣古仁人製藥餌以引年今則貧與病緣者贖一匕回生而不能奄奄道路焉而已矣古仁人制舟楫以濟不通今則利而忘軀者覆溺之具

而已矣古仁人厚棺槨以慎厥終今則塗血青郊委骨鴟腹而已矣達官長者同抱此仁言念及是能袖手坐視不思亟爲之所乎長公仁鏡開少孝書吉之護生諸說皆此物此志也匆匆促裝雖未及盡付梓氏而海內諸同人所郵筒訂較者具在自是一刻二刻以及於無窮廣仁之書且未艾也立德立功原不在立言外余不才何忍負家大人命覼縷言之舉以告海內諸

同人云爾

淮南李長科小有題

仁社緣起

余社幾徧海內而茲社樹幟獨以仁名揭揭乎若建鼓求亡振鐸起寐朝得一人焉導之惟恐其越于仁夕得一人焉導之惟恐其墮于不仁爰是愍如心㝉而有茲社非余之溺于小慈爲是不急之務也余不佞久悵昏衢思燃智炬魔力深重宏願未敷幸藉同志共峙瀍幢雖欲不亟以仁相導而刀砧屠剭䵷日傷心私衷芒刺有所不能已以故茲社之伊始余不知幾廻勇猛幾廻却顧又幾廻介於却顧勇猛間而後乃蹶然起爽然覺

提勇猛願力以擔持之誠一以自懺一以代衆生懺一以代衆生之殺衆生者懺爾曷言乎自懺余歷沙劫廼獲今生於四生六道中超然秉萬族之靈而爲男子皇天后土厚我多矣又承祖宗渥澤不致失却衣珠流於露處且 高堂康豫同氣英多人生所不易得者撫今犬馬之年倏已及壯所學何業所作何德所稱兩無愧三不朽何以勉自位置百嚳山積黑業淵沉兄憶髫齔八識田中薄種微明觧弄筆墨未免侮聖而性光淺鮮亦安知仁如此闗切見聖經賢傳之言仁則文字目之曰是其譚名理者已矣聞達人長者之言仁則道學目之曰是其釣名譽者已矣縱或觸事心惻隨有隨無悲夫只此一管不聿知殺却幾許生靈而前此固昧昧不自悟也繼因鄭嗣旅賦不遇肄業焦山劉長公昜余以護生錢開少慫慂力行之遂有仁品之刻海內同社聞風感悟余是以益信東海南海之此心此理同也今既抱𧈅而嬉鼃蠃支緒可幸不寢頑余何人敢靦顏無德以消積𠎝修白業圖報生成之萬一哉載考陶弘景著樂性本草濟世痾瘵亦仁術也因用蟲蛭微命久淹

上昇則雨弟先余着鞭余獨青衫蹇落焉知非沙劫不仁之所致乎此余之自懺者一也曷言乎代衆生懺醇氣生人繁氣生物凡爲 皇天后土所鼓鑄皆衆生也乃人爲天地之心而物不然者人仁而物不盡仁也總此絪緼生氣仁則純不仁則雜亦人與物當父母未生前自有以取之且羽毛鱗介之屬彼豈甘心供人鸞剝毋亦業力强弱輪轉使然有斷乎不能逃者魚之喻喻犬之嚎嚎或自訴亦自悔然既化爲異物誰能作公冶介葛盧代爲詮說而聽之刎提刀相嚮乞生不得寃嗔

入骨歷刼不磨諺云唯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
塵匪誣也既令彼生嗔永刼不出惡道又致彼之嗔永
刼必償惡報轉轉輪還寃何綠釋吾故寧務大歡喜心
普願世間衆生飛飛躍躍海闊天空行無礙地俾一切
業緣不幸遭網罟弓繳所獲者各乘願力來吾茲社仗
佛慈悲領吉祥氣業果終時咸受生爲大仁人雖復
猛虎毒蛇原具仁性我無以召彼毒猛則彼毒猛悉無
所施柔勝剛弱制强豈至仁積累而不克攝受至不仁
此余之代衆生懺者二也曷言乎代衆生之殺衆生者

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非故作圓頓語謏人聽聞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人立身造業原無中立之
地操刀時爲不仁不仁卽衆生放刀時爲仁仁卽佛特
迷悟頃耳乃世之操刀以殺衆生者何多也或設險阱
以智坑殺之或借憲綱以力杖殺之或闘說于權要索
其賄賂以筆舌窘殺之悲哉 皇天后土實式臨女恐
施諸同類而何有于橫生徒恃一時業力之强遂謂勢
位可以久據不亦愚乎故茲社名仁其可以行仁者不
一而足諸如拯溺掩骼助喪賑饑矜人于峻刑濟人于

危急皆當隨宜方便仁以事親而爲孝仁以事君而爲
忠仁以辨非禮之色而爲貞仁以固久要之盟而爲信
三綱五常尤其大者而茲社一一槩括然不遽立爲約
所立爲約者莫先于救衆生之死而致之生凡以禁殺
興仁若曰一物之不忍而他正可援此例以廣之云爾
綠是而悟者不致終迷迷者可以漸悟行之一隅一隅
爲仁里行之四海四海皆仁俗檮杌化而爲祥麟鴟鴞
化而爲瑞鳳亦秖此仁氣返雜還醇返殺還生返衆生
還佛必然之至理也乃人卒迷而不悟者病根有四只

解自利不顧戕彼一膜之外痛癢不關是名麻木症看
得濟人利物事非大勢力不能堅據愛城郄褒勝事推
諉因循當前錯過是名虛怯症此身本自灑脫當初落
地時帶何物來向後盖棺時帶何物去量力行仁猶不
暇給而宅旁宅田外田急急波波止爲他人疣贅是名
癡癰症又甚者高談闊論簸弄虛頭眞實美業反斥爲
着相不知世出世間從來我佛能仁亦未嘗離世間
有爲法以行其慈悲而逝于幻罔也一言不慎甘墮泥
犂是名顚狂症具此四症殺彼多生其還以自殺也有

餘矣噫可懼哉此余代衆生之殺衆生懺者三也三懺甚迫勇猛爲先更復何忌而生却顧嗟乎此幾迴却顧者正百倍堅行其勇猛之力也凡茲一物躊躇四顧必思萬全矧以多命欲致之死可漫行之而漫附爲仁乎事有旋作旋止者其作之始非不善也善者不善之所伺佛未一丈而魔已高十丈鉄陷世界逃逃如斯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不美矣吾亦曰天下皆知仁之爲仁斯不仁矣故護生而反以傷生者不可不曲爲之慮也慮之而永無其敝可以行之久遠而後不因意

興爲衰止否則力行未幾忽已退轉并初始之勇猛而失之其不爲不仁之人所目咲而心非也幾希矣抑史載西伯陰行善垂祚八百易係坤初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益言陰也不知陰行之意而揭揭乎以仁名又安得爲余之溺于小慈解也約法若干章眉列別楮兹不具載

廣仁品總目

聞聲十義

以上諸帙。皆遠蒐近採。或得之殘編蠹蝕之餘。或得之耳目睹聞之際。隨得隨錄。隨刊止取事類之相同。不問編年之何代。然而何古何今。孰先孰後。其爲感應因緣。若合符節。絲絲不爽也。

是集字比句櫛。歷暑經寒。不敢草草從事。而友人以因果書見投者。如天雨花。梓人應接不暇。有長公仁鏡西教同仁二種已授梓。而未竟哀矜錄。轉因錄知非錄數十種尚存笥。而未梓。當續刻二集。以至三四集。廣之又廣。未有艾也。

是集操觚繕寫者趙敦之名友艮。操刀督梓者毛恒所名陞。皆石城佳手。二人一長齋。一胎素不葷不酒。亦龍華之巧合也。紀之以識仁緣。

小有氏識

生殺果報叙

山谷詩有蕨芽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卽蹙然指爲忍。夫詩人詠物。初非忍者。其亦我夫子作俑之惡乎。坡公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亦以人詠物。而慈之與忍相去遠矣。

夫慈與忍一筆尖已隱隱迸露況羅山網海取快甘珍雨血風毛任情啜殺半席而傷萬命千族以供一餐而猶驕語曰吾仁在天

地仁在身心嗟嗟仁者固如是耶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實實見翔者泳者飛走者蝡動者依依同體何忍使之嘶哀入俎菹痛就烹

此卽無輪廻果報亦不肯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而孰知自身亦天地間物無不還不報之理生生結縛念念遷流恣數十

年之貪饞積千百刼之寃業思之毛豎言以魂驚此吾小有廣仁品之刻仍以生殺果報領裒斯編也合諸帙縱而觀之詳說略說

淺諭深諭顯示密示樂勸苦勸無非爲世人津梁道路無非爲世人眼目肝腸而總之不離好生不殺之本意則慈乃吾徒忍非我法彼漫然汨於酒池肉林苦海之中者能無罷箸而起哉

社弟姚思孝拜手譔

生殺果報敘

佛言生死一大事則生殺一大果也惟天以好生爲心或不得已而用殺以濟其生之窮故和春煬夏殺秋約冬恐春夏之氣過用而易竭則以烋冬之氣養之乃不妨於肅殺若帝王爲天所子亦必付之以權使代行其意止戈之義政所謂殺以全生者也於是王者設五刑以弼德敷治嚴

其法殺人者死則自天子而下凡人皆不敢於殺人而無如其敢於殺物也復著之令凡胎卵有禁非時而事網罟槮斧斤有禁然後一物之微人亦不得

叙二

而妄殺之矣雖然勿謂帝王之尊其殺果無報也唐虞揖遜有誅殛放流以除凶頑安善類至今頌如天爲降而周有流血漂杵白旄黄鉞之果則大戎

内侵驪山絶命以殺報矣秦有刑灰赤渭蠶食六君之果則望夷坑禍亥弑嬰組以殺報矣漢有斬蛇逐鹿誅布醢越之果則呂雉牝鳴戚姬人彘以殺報

叙三

矣晉發殺機剃髮禪位則鴉胡倡亂銅駝青衣所以報其果也唐發殺機晉陽授甲則禁門推刃女望夷宗所以報其果也宋發殺機陳橋反戈則燭影

斧敲覆舟溺海所以報其果也至若五代六朝弑父弑君果報種種尤難更僕數者夫帝王之報尚如此不爽况庸賤之人其不敢於殺人而敢於殺物所為

生命雖有大小而一念殺機等無有二花之必果施之必報往鑒昭然可不動猛省而持此戒乎哉余阿咸小有深憫世人殺業之報相尋無已不吝稽

古據今爲羣迷示警橐既彙鐫仁品先屬余爲叙茲復廣之成十八種則以生殺果報標置第一是謂天心亦佛事也生生之果大矣仁人之報其普乎

喜而涉筆爰弁其首

崇禎癸酉孟春日叔思謨撰

并書

生殺果報

生報

淮南李長科小有
中吳劉夢震長公
錢邦芑開少仝輯

緋衣護壽

宋里老陳元植者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騭至於禽蟲悉掌其惠每將食于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亦不畏

懼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緋衣人長三尺餘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于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爾壽命短促以此故延壽汝其勉之覺後飲食加增于常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為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上帝命我護爾今僅百歲須歸天上辭爾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終

放生增壽

荆南俞一郎專好放生及塑佛後忽病見二鬼追之前路多有禽獸迎接又遇千餘僧引道至一大殿上有王者坐二判官持文簿侍側王命檢簿有何善業判官云此人贖物命之功所放者已受生人身三十餘合增壽二紀命青衣童子送回後左手掌內有硃字數行蓋批判語也

放生愈病

王渙宣和間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買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方修

合一劑果愈

放生受封

汪良彬遇春社日及生日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深豬中凡禽鳥昆蟲得之網羅者即不給必得當而活之忽南隣宰牛牛奔入其舍跪於膝前良彬市而飯之叢林踰五年死葬之後封兵部侍郎

放生報父

福建林承美自幼亡父毋守節撫養長大畢姻承美思親涕泣無從報答遇一禪師云孝子思親痛泣無益惟

殺之大孝以德爲先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則放生非大德乎非大孝乎

放生戒殺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子在親還在子亡親自休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一時省悟立誓戒殺放生勤行善事後子孫登第壽年九十六至今科第甲閫中

堅心放生

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于小法華曰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着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敏仲駭然汗洽再

發心放一百萬命共後持節准甸適歲饑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見數十婦女濯筥岸側洶洶聲正出筥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多矣萬一感恩來爲眷屬豈不癡鈍是夕郎夢文殊現金色身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蜆蛤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阻敏仲始大信因著一書以示勸戒

若要延生須戒殺生此理最顯

戒殺免業

太平當塗縣湖陽鄉某某性好善戒殺放生先持三官齋圓滿復持長齋未及三年偶不能制又復食葷一日暴卒見三官大帝曰汝名已錄天曹其福無量今何以開葷罪無逃矣其人拜乞不已帝云汝還陽世仍持長齋可免殺業其人拜謝三官令鬼卒引觀地獄重重見受苦衆生不忍睨之及至第十八重見獄門扁阿鼻地獄四大字又對一聯云集善道積善到輪廻免到造惡行遭惡刑犯法皆刑鬼卒一推忽甦冷汗如雨遂終身

茹齋并廣勸人戒殺以免殺業

戒殺解厄

趙素華亭人詣青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諦視則亡僕也驚問之荅云見役冥司令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爲誰一曰湖廣人一郎所探親也其弟三人不荅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門首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趣棹還舍僕曰君且無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後夜果不至趙竟無恙

改書昇仙

桓闓事陶隱居十餘年謹默沉靜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接之青童曰太上命召桓先生隱居問桓何修致此桓曰修心朝之道三十年親朝大帝九年矣隱居曰某行教修道亦甚勤至而淹滯在世得毋有他過乎願為訪之三日桓君密降隱居之室告曰君陰功著矣但所修本草以蝱虫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後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以贖其過十二年果解形仙去

改業致富

休寧縣玉堂巷葉姓者小名八兒宰殺為業忽一老僧至其門四拜而去次日復然如是月餘葉笑之曰任渠拜只不理他拜至三年葉心動曰汝欲化齋吾自不吝何以拜為僧曰緣法未盡也又拜至年餘葉益不自安曰汝有所需當以十金贈僧答如前又拜至二年共六年矣葉曰汝但直言雖百金不惜也僧笑曰吾化汝一用物恐汝不能捨耳葉曰百金不惜又何惜焉僧曰化汝所用宰殺刀數把葉笑曰此甚易易僧曰非化刀也吾見汝殺業太重欲化汝回心汝封貯百金待吾來取吾先持刀去為汝佛前懺悔言畢持刀去不再來遍覔不得其踪跡葉遂改業致富

印龜左顧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而放之丁溪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今愉墓側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斷巢

木植于此至今號龜斷樹橋名龜回橋

白龜乘足

毛寶為豫州刺史軍人于武昌市買得一白龜來獻寶放之江後刺史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皆溺死寶披甲投水如墮石上有物乘足以行及登岸顧視則所放白龜也

銀坑龜引

劉彥回之父曾為湖州刺史有自白銀坑來者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千歲其父即日密送坑所父歿彥回

爲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無路可之俄有大
龜引路皆是淺處一家脫水厄是夕夢白衣人曰余乃
而翁所送銀坑龜也是以來報

放龜遷令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與門生作食
次竈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爲㪚劉爲設
齋會放之于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贖龜還錢

陳宣帝時楊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
頭泰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忽覆其夕有烏
衣數十人叩泰門謂其父曰賢郎附錢五千可收之緡
皆濡濕父雖受錢惟其無由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因
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七

白蛇化蕈

五代時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兢鋤
擊之內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攢斃之來旦有白衣
女子攜一篋下嶺衆徃奪余亦不隨其篋內盛一顆蕈
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歸烹

惟至孝故禽亦歸之仁孝少心一也

之將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
我豈害君余驚覺衆已食訖旬日衆皆嘔血死惟余存
焉

黃雀啣環

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搏墜
地困于螻蟻卽懷歸置梁上又爲蛇蟻所齧乃移巾箱
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旣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
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一童子再拜曰
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爲鴟梟所搏君仁愛拯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八

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
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
矣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
之數及楊震葬有大鳥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是黃雀
感恩而致也

鶴報雙珠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
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
各啣一明珠相贈賫數萬緡參家遂殷富

病鶴狆天

李松遊嵩山、見病鶴、作人言曰、須人血。李松即解衣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亦非也。乃令拔眼睫持往東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松中路自視、乃馬頭、至東路所遇、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一老翁是人、李松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遥、愼無懈惰。遂狆天去。

濟鳥高壽

李奚子、木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嫗濟以穀、且不敢驚。壽至五百歲。

割耳救雉

隋智舜、趙州人、北遊亭山巷、有獵者逐雉、雉入舜房、舜苦勸免、不聽、因割耳與之。獵人驚悟、投弓放鷹、數村捨其獵業。毋見貧餒、流淚盈面、解衣減食、無所不至。

鸜鵒瘳疾

孫諤、邵武人、歷官多異政、妙洞心法、持殺戒甚嚴。嘗有疾、得異方、須鸜鵒、終不破戒。藥久不就、忽鷙鳥擊死一鸜鵒墮庭中、取餌疾瘳。

不忍一慈初何心十辭福乃即以不忍而彼知過天之報施善人顧矣

縱麑得相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麑、其母隨麑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載、召爲太子傅。左右問故、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麑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從此位至相國。

救鹿感天

河間王病久、忽一道者詣門請醫、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而愈。道者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非人也、

爲王於往世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上天、玉帝遣吾下降、爲王救療。

者見爲鹿夢見爲人不術驗議想之先通爲可數人物之無二

贖鹿日富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好善。夢千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刻捨翊。其家由此日富。

牝羊護羔

自龜年得異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路、

> 菩薩悲願每向異類度生殺羔者能無惕然

太守延與之坐、適吏卒驅羊三十餘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説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産、俟産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果生二羔

羊蹄佛像

唐京兆韋知十、煮一羊蹄、半日不熟、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劈之、中得佛像、長徑寸、光明照灼、莊嚴妙麗、韋駭嘆、不復食肉

大狐報恩

> 不獨報恩兼化此人報仇快甚

有人喜放生、每出遊、見獵者生獲狐獐之屬、必買放之、偶遊宿寺中、值一僧人素無賴、謂黃精能駐年、未信驗否、乃置黃精枯井中、誘此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無計得出、忽有野狐臨井、呼其人曰、君無憂、我狐之通天者、每穴塚上而卧其下、注視穴久、則飛出、所謂神能飛形是也、君務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子孫多為獵人獲、賴君贖命、特來報君、人從其教、旬餘飛出、僧大喜、以為黃精信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以一月開視、至期開視、則死矣

警悟放魚

> 大聖賢大菩薩

張氏子年十五、嘗持魚被魚擲刺傷指、痛殊甚、因自念曰、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群魚剔腮剖腹、斷尾刮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而歸、自後不復殺一物

萬魚念佛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浦中、李他往、劉見船中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有念佛聲、劉大恐、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直

巨魚累捷

武昌熊元乘中丞、以兵憲禦倭姑蘇、有坻埒巨魚、隨潮至海口、膠于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度視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蓬蓬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即勿令、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公必月往、而總戎置酒舟中、視魚悠然逝、時風浪大作、魚尚回首作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拔戰、共見前魚出沒波濤中、偃賊船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焉

戒鱠則壽

鯉魚多爲龍子所化戒食亦可獲福

晉崔放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常因食鱠而病秋初臨湖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爲嘗食鱠戒鱠則壽矣放顧左右無人遂起臨檻見檻下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終身不食水族年九十餘卒

魚嚙嬰兒

河東柳沂僑居汝陽釣伊水得巨魚挈歸沂有嬰兒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悸然而悟果聞兒啼曰適一大魚嚙我痛不可忍沂異之秉燭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大懼明旦投魚水中旬餘嬰兒瘡愈自是不復釣

縱鯉增壽

屈師于元村遇人獲一赤鯉買放之後夢龍王延至宮中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龍壽增一紀

放鯉延筭

梁太守劉之亨偶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明日有遺生鯉二尾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夢來謝云當令公延筭

食鼈無不吉死不獨救物命魚救數人命矣

鱔魚乞命

杭州湖墅于氏者有鄰家被盜女送鱔魚十尾爲妝問安畜甕中忘之矣一夕夢黃衣尖帽者十人長跪乞命覺而疑之卜諸術人曰當有生求放耳徧索室內則甕內有巨鱔在焉數之正十大驚放之時萬曆九年事也

放鼈救人

吏部尚書魏驥幼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鼈避之俄一漁者捕以去公追買放之貸僧錢以償

水宮神物

廣陵龍潭寺僧夢有數百人求濟者次早見持螺蛤往市忽憶夜夢贖放於潭數日忽從潭邊獲一小盆非銅鉛非瓦石持歸爲盥器晨起見禹餘糧子盈盆詢其徒曰昨偶置數粒耳僧不信試以穀銀一夕皆充僧密寶之於是以所積金盛修剎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云此水宮神物不可妄用仍擲於潭化金鳫飛去

螺螄護經

王侍制壽放生嘗買螺螄千萬放之一日舟至漢江風濤暴作將所誦金剛經投水中風濤遂息後至京口見

舟尾一物出入波間取之乃千萬螺螄團成一毬開其中乃昨所投之經毫髮無損

蛤現觀音

文宗嗜蛤每蔬菜必用之所殺不可勝計一日有大蛤劈之不開帝自劈之中有觀世音像帝驚異不復食蛤

蛤訴求生

楊傑提刑遊育王山因晝眠夢婦人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往行厨果得蛤蜊十數枚乃放之

放蛙復讐

盧伯玉字文璧至正初尹荆山一日忽有巨蛙登廳堂兩目瞪視若有所訴遂令隷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蛙遂跳入井中不出隷卒報尹往集里社搜井獲死屍乃二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殺之捕究抵罪死者之家爲云其人在生不食蛙見賣者買放之故今得其報云

羣虱效命

薛嵩性慈戒殺卽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恩非一日念君有急正吾儕効命時也嵩驚覺取燈視之被上有一綫血痕横廣尺餘乃千萬死虱也嵩不知其故後乃知有刺客害嵩其人有古劒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劒一下卽見血盖虱代嵩死也

報恩之奇未有奇于此者孰謂虱無知哉

佛子號呼

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麁易律師愛其人而惜其行一日晚逐之令宿禪房門外律師半夜捫虱投地下無畏在門外大呼曰撲殺佛子師大驚呼入無畏曰凡百含靈皆是佛子皆具佛性雖微至螻虱皆有聲聞凡夫

癡暗不能聽覩任意滅殺殊不知彼之冤楚號呼神佛聽之已宏若雷霆矣所以生殺之報亦與龍象無異凡人有大小癡慧之別神佛菩薩則大小同觀慈悲無二令師所投之虱已跌損左邊第三足大聲冤痛惟我聞之耳衆僧不信舉燭照之果見此虱左邊損折第三足相視駭然自後互相戒諭不殺蟻虱

救雛免虎

衢州里胥督賦民家貧無以備餐有哺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黃衣女子向前拜乞命且云自死卽

鳥子産卵之類雖未得生而生意已具若此不爲殺罷世俗例所破卵又何禁乎

閒事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鷄哺數子其家將宰之里胥諭不許殺後再來民家其鷄已抱雛一羣見里胥向前踴躍似相感之狀既去行數百步一猛虎跳躑漸近忽一雛飛撲虎眼里胥得免自後一村無食雞子者

物卵魂識

支遁少與其師雜論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爲殺師不能屈取一雞卵投地𣪘破雛行久而俱滅盖魂識也遁感悟終身蔬食

瓦隴行丐

宋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行丐者甚衆裸體臞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何苦也丁氏悟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取視之已爲一女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次夕復夢行丐者拜謝庭下而失

壓油不樂

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衆生粉骨碎身

覩殺不忍

晉西域僧名覺稱者入中國楊文公億一見加禮未幾求去命譯者問之曰我土全不食肉今中國在處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此等殺業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

惜蠅

永道人見癡蠅投窓輙鑽紙出之

護虫

福清王𡸁海云余少讀書見有小虫沿書册雖讀畢輙遲留待小虫出然後掩卷

誓蟻

僧惠覺嘗跨溪造一曼殊舍利堂將板築水際忽方冬百虫皆蟄不可傷生就溪設三晝夜道場誓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足願垂覆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至橋成不見一蟻

禱蜂

宋時老者嘗以父病禱於永福寺藥師殿前疾愈欲證殿建齋仰荅靈覩寺僧義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年久類多今正齋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前期禱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垂護在窠內者暫食舊蜜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令安住無得輒驚及期燈燭騰光鐃鈸聒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

生殺果報

殺報

酷殺還債

開元間同官令虞咸往溫縣道左一小草堂有人刺臂血寫經年已六十問其人曰吾姓屈突名仲任家貲百萬蕩盡唯溫縣莊存即莊之田宅俱盡唯一堂獨存乃于堂內掘地埋數甕貯牛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賀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后與僕盜牛馬縛束其頸至家剝之令僮入城市賣如此十餘年殺害飛走不可勝數

後莫賀咄病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下微暖一夕復蘇言曰初見捕去與奴對事有大廳十餘間判官六人其姨夫鄆州司馬張安在焉見仲任驚曰郎在世殺生千萬今忽來此何法相救仲任大懼叩頭哀祈乃謂諸判官曰僕妻侄屈突仲任造罪無數欲開一生路可乎諸官曰召明法者問之則有明法者來碧衣踞跱判官以仲任事告曰唯有一路此諸物類爲仲任所殺皆償其身命然後托生盍召而誘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啖畢即托生羊史爲羊馬亦爲馬汝餘業未盡使仲任爲

人依舊食汝業報何時窮盡今令仲任還爲汝追福使
汝等各捨畜生業俱得人身諸畜聞得人身必喜如此
或可脫然亦須少償其債乃召諸畜至所殺生命塡塞
皆滿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跪嗥大怒曰敢還吾債
方忿怒時豬羊身長大如牛馬牛馬亦倍大于常判官
乃使明法人曉諭畜聞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有獄卒
二人手執皮袋兼秘木至納仲任袋中以木秘之仲任
遍身痛楚血皆于皮袋諸孔中流出須臾血深至階可
有三尺然後連袋投仲任房中復出諸畜等諸畜盛怒

身復長大吼呼曰汝殺吾身吾飲汝血于是飛走之類
食共血既盡明法又告諸畜各復本形而去判官乃出
仲任囑之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寫一切經此
罪當盡不然更來墮入畜類永無超脫望矣仲任蘇後
遂堅行其志已書經三百餘卷

今人未必如仲任酷殺而宴享奢費一碗中生命幾
萬計一生所殺不知幾萬萬然則人人一仲任也死
後受諸苦楚盡有姑夫作判官乎在生者見其令
死善終咯無警戒豈知冥中苦報有不可勝言者

三張現報

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易
之爲鐵籠置鵝鴨于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
遶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卽迴表裏皆熟毛落血赤乃
死昌宗活攔驢于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
橛釘入地縛狗足于橛上放鷹鷂活拔其肉食肉盡狗
未死號叫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
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臠其肉肥白如猪肪
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抉取心肝斬首送都

杜章殺業

文昌化書曰邛有杜章望帝之孫也父祖好宴會凡烹
劉事章躬視之及長身任門戶廚饌無有虛日膾炙方
離口刀機已在手矣後家道零替爲人所劇所取人財
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
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以罟取魚以弋彈雀中年生
五子皆無指過命之貲不足度日尋有癩疾肌膚破裂
膿血流潰見者掩鼻自以饑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
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于是仰天呼冤子見之訝而問

里域主者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復閲其受苦之酷且惡其日夕怨怒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搊瘡皮自食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于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為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念斷而死昔于昔婦焉

不悔獲罪

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鳥雀獵徒數輩日常捕打或碎首穴胸於鷹鸇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網羅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彈擊哀鳴悲切所不忍聞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藏戒殺圖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幾人知改悔今月正當真武真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護流通欄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妻華氏一見大怒捹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鱠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為蟲遶身哑噬方喧傳閒監鎮郭向見一神立其前曰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善人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捹破擲穢處罪重當死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何如

巫師勸人殺生爲口腹耳世人不悟信之而自積罪業

殺生佞神

巴丘巫師舒禮病死詣太山府君問禮在世何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特重付吏牽去牛頭即持鐵叉挑禮投鐵牀上以火炙之身體燋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痛楚以壽命未盡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為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每見祀神者必勸之勿殺

殺數萬命

富農孫承每一小飲殺數萬命取鯉魚腮肉為膗坐客數十悉皆供足常圈鹿數百庖人不服斷喉割取鮮腴以供食餧性嗜魚作大木斗貯水養魚擠貫而隨但恣口腹不計其費後得惡疾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而死

好獵鷹攫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開好游獵貞觀十一年死復蘇云初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上忽一大白鷹飛來攫山開左頰去又一黑鷹攫其右肩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緋衣黑幘謂之曰生平有何功德對曰生來不修功德官人曰可

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險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城中總是猛火門側有數極大蟲蛇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甚怖唯叩頭念佛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且放令修功德官人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下復有隔欲攫之賴二人援護得免下山見一大坑推入即蘇而及右脾爪跡終身不滅遂舍妻子以誦經爲業

漁獵奇疾

劉翔好漁獵所殺物命甚多後得奇疾脊上一物似鱉

而黑隱隱在皮肉間不數日頭足皆具已而能動以魚誘之則闖然引頸如欲食狀稍久左右嚙食痛不可忍月餘乃死

好獵受報

宋元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遠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不復寤民以爲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云初有百許人縛去至一佛圖僧衆供養如世間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復內于澡水鈎口出之割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煑爐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稚宗叩頭請命道人令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惟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復論巨此者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無犯惟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遂斷漁獵云

射獵受罪

唐汾州孝義縣泉林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病終男

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我爲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好殺罪重不可卒見卿既還請自家中爲修齋福言訖被使催至府舍一官人問曰汝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誦一切經朧衫一領布施兼持殺戒至今不犯官人云若此無量功德何須來此遂索簿勘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更合延壽乃蘇

焚蛇死火

有一富翁居旁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牽衆乞于富翁蓋欲寛期候遷卑任伐富翁知樹中有物命人登樹視之見枝頭有大穴穴中與蛇蟠結無數即命僕縱火焚之兒聞里許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驟見飛火入室起救則寂然如是者屢因以爲常適一夕有婢盗薪私爇火遂燎原其家又以爲故態酣寢不起門戸扃鑰衆家戚死火中

前身殺蛇

五峰文伯仁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憇前氏家夢二青衣逮之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上坐王者訶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自訴學究無罪王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以一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宮者冬鑿一池得數蛇百餘殺之俄有蛇百餘攢螫焉王曰姑退蛇忽不見王又顧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即百生不能且覓其平生果有善否判官曰有此人永樂中曾于雞鳴山廊畫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曰可矣因囑文曰汝歸多寫佛經可滅前罪文乃出見亡室立門外文與亡室素不恊因亡久頗覩室曰汝室我耶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即同管陵宮者室曰吾與汝管陵將不恊故爲夫婦亦多及日今既往可俱忘之矣文瘖記其事文平生不信佛至是寫經念佛寒暑不輟

食猴産猴

新安一士人入黄山讀書恒喜捕獮猴食之人稱爲黄山天子案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産甚艱竟産一獮猴

屠猪自死

泰州海安鎭姓韓者自幼屠猪忽自爨百沸湯傾滿宰猪大盆解衣就浴妻力阻不得遂入盆轆轉皮肉潰爛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語妻曰若個猪頭還有毛不潔淨人不買也隨即死

殺妾爲羊

劉道原爲遂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秦氏妻也夫有一妾是某捶殺今妾訴之陰君處某以死且以某爲很譎罰爲羊見在秦氏欄中明日充君

庖其死固自分但腹有恙若因某受烹業愈重矣願言求免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恙其腹瘞之別墅

經寫舌生

唐京師人滿果年未弱冠任都水小吏及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塚間見一羊獨立食草果與少年捉之歸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拔却羊舌夜殺食之後一年果舌漸消縮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問其故

取紙書以荅之縣令教以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祈敬齋戒不絕後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

屠羊雷震

唐封元則渤海人顯慶中爲光祿寺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餘羊數十口王託元則送寺放作長生元則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電霹靂擗元則於宜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烹羊釜破

唐顯慶中長安西路有一家新婦誕男月滿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驚報不以爲怪遂殺之入釜內令產婦抱兒看煮釜忽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俱亡見者酸切

燈中狗吠

京邑有數縉紳結食狗會親監烹殺率以爲常偶一日集稍遲修治始畢忽燈火中作狗吠聲甚厲一座驚駭命從此罷

竟果報身實斫不忍此不過偶然一現

屠犬火阨

安慶有民好屠犬有僧踵門爲勸改業民從之乃肩籃鬻蔬數日而殺心復萌屠犬如故僧見詰之民曰擔鬻甚疲必欲易此殺業除是坐家市米我今貧困安得銀張米肆乎僧喜曰吾適受檀越銀二兩今以貸汝民既受銀又復屠狗僧來頻感曰屠業不改當防火阨民數日後醉燃蚊煙觸燒床簟延及四肢皆折爛痛楚不可忍乃向人具言背僧行殺始末八日而終人覓此僧莫知所在

犬化巨蛇

[illegible]有寺僧畜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于後園僧歸不見行者實告尋看則犬已化爲巨蛇矣服于衛大開寺僧急令行者誦經釋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葢此行者于中其蛇冉冉而來昂頭于僧之前遍尋行者遶鐘三日方去揭視之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爲驢追福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有客假寓盜驢殺之皮寘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見一人於路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持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之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專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佛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曰君往日殺驢驢令訴君終須共對不去何得安仁進答曰客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倘君還爲我語驢我不殺汝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守者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明日遂不來安仁于是舉家受戒

廣仁品　生殺果報

火獵火反

餘杭縣有仇王廟高陽許憲爲縣令憲男于廟側放火爲獵便燒祠前忽有三白麞從屋走出男引弓射之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覆其面遂燒死而憲以事免官

逐麞暴卒

東晉鄱陽李嬰李滔兄弟逐一麞解其四足懸樹上先取雜臟爲炙將共食之忽山中一猛漢長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進取麞頭骼皮骨雜炙納囊而去嬰滔皆暴卒

廣仁品　生殺果報

雙鹿酬願

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禱於文昌設遂鄉科當殺鹿以祀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己祿於汝安乎

鹿子已子

宋章邵爲商賈有財帛而性慳不舍常行路逢鹿避人去鹿子爲邵所獲邵殺之棄林中鹿母遂見悲

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誅者邵有子年弱冠先父行困大樹下以候父來邵不知是子但見衣褋在傍一人熟寐遂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褋前行及天漸曉認其衣褋乃知所殺者是巳子也

猿子拔箭

鄧艾征涪陵見一猿抱子在樹引弩中之其子爲拔箭捲樹葉塞之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

二兎償命

張道幾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道幾日與數惡

少輩四面設網號曰漫天一網所獲甚衆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一兎兎小而白耳有闕處自後恍惚如狂一日有二兎直前作人語曰吾爲兎巳三百年住在張氏東墳今爲汝殺一曰吾爲兎巳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爲鷹攫傷耳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用弩矢也吾巳訴于上天當償吾命未幾卒

死似猫死

宋呂德卿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兎腊于廚爲猫竊食主毋責罵婢不勝憤捕猫擲于積薪之上適有木乂正與腹值簽刺洞過腸胃流出叫呼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爲銛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濺血被體次日亦亡死似猫死時景狀

寃命終償

宋學士李勉以烹黿被攝冥司見王者坐堂上乃韓魏公也愬從末減公曰黿且訴東嶽矣乞簡房簿或可暫釋耳及見東嶽尊嚴特甚黿來質對勉大恐怖少辯則嶽帝輒怒曰殺命償命奚論其他勉急呼乞簡房簿簡

之祿位果遠帝乃諭黿曰寃命終償姑少俟之旋當追論耳

殺黿餓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鼈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二千買一黿重百斤還家寘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燃燈照之乃黿也汪持大杖輒之數十隣叟被衣起勸汪免而放之於水不聽明旦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欲衆出錢償所值竟不可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與妻皆餓死

龜目同視

江西都較黃敏者因禦寇墮焉折其左股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髀肉相連而生敏惡之思割去將下刃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見也

騎龜負恩

宋鄱陽縣樵夫黃赭入山採荊揚子遂迷道忽見一大龜赭祝曰汝靈物也今騎汝背示吾路不負汝恩龜即回右膊赭騎之十餘里至溪水見賈客行船赭往乞食

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而即生瘡龜亦不見還家數日死

烹龜被攝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可尺餘買歸係著柱下將爲羹鄰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邸翁請以千錢贖焉且曰此九尾龜神物放之有大功德因借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錢乞王王不肯烹之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平地高三尺許床榻盡浮十餘刻始退明及午翁惟王屠父子不起壞戶入視但見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感云害神龜爲水府攝去殺却也

毒魚索命

宣德四年七月寧德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邑之十三都青巖之地下令毒魚各溪煉巨石投水中爆裂俾魚鱉驚奔盡出是日有道人入門泣告曰一切蠢動皆有佛性乞滅藥石三分少存微命覺成不聽但啗以蔬食道人食盡含泣而去已而各溪魚鱉盡斃有大黃鯛獨異羣魚剖其腹所食蔬食俱在覺成未幾病劇恍惚見

道人携其類萬數索命遂卒

萬魚食肉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爲業後突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炙炙自云但見火車燒身魚萬頭來攢食其肉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遂差

魚網蓋身

宋曹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爲業後得患恒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

身其痛卽止後被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竹夾鱉頭

有富民好食鱉每烹殺則其首出以竹夾頸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在後園籬叢中夾其首死

腦中鱔頭

昔有鬻常煠鱔貨歲月既深一旦歸怒其妻揪而曳之其髻子腕在手腦中盡是鱔頭戢戢焉久之乃卒

三鱔變蛇

吳俗取鱔魚者皆生育之欲食則投之沸湯輾轉移時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乃死天寶八載嘗令一販子命其子取鱔烹是日得三頭[illegible]其子持鱔皮剝其頭忽火炙之乃化爲蛇赤紋斑斕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鱔亦已半爲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一家七人二十餘日皆相繼死盡

鹹鱓鹽醃

錢塘北郭呂五市炙鹹鱓鹹至甚[illegible]滿斛中投以鹽醃聽咽喉至困始加刀炙云令鹽醃味漬竹中肉酥味美不數年但覺胸腹燥渴思飲鹽味以盃盃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燋也家人轉爲其體日夜百蚤至體潰腸爛而卒

鰻魚化蛇

宋福州長溪民贅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卽告歸民不肯留而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詐其母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旣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旣多且大也曰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老嫗耶妻往䀎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往視之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徑咋其喉卽死蛇亦不見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切膾斫身

宋法師梵臻錢塘人偶見一婦人在前曰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拽婦置床上舉大刀斫身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爲授戒遂不復見

膾匠嚙指

湖州膾匠嚴進得狂疾累日城壁下自嚙十指皆盡血

流號呼而終

捕蛙業報

宋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爲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寓里民李安家彼處蛙多前此無人來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今見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十倍一日施先歸路逢老僧謂曰吾鄉業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汝諸所產爲計皆空將招業報速改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中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掮毆一頓爾

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値沈責施紿已咄咄嫚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脇即死保正擒送縣坐殺人尸于市物色老僧杳不可得矣

身斷如蛙

宋徐僧保金雞農徐六之子僧保從幼便能釣蛙率一年得五千枚每枚直一錢以爲終歲養身之用每殺時先截其首蛙已斷爲二猶齧草跳擲久之乃死至年二十六歲夏秋之交病甚困展轉于席不能愈但叫呼自念曰今年壞了經紀爲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被殺之狀

神章給蟹

宋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後媼死其子設醮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流血媼語孫曰我生食蟹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叉我立其上群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痛苦不可具道可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

持受生庶得免孫具告其父即日鏤生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

一蟹七刀

唐洛州伍五娘死月餘忽語其姊及弟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爲作功德救之姊以遺衣送淨土寺寶獻師處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乃云七刀竝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即獲托生

雞鴨討命

蕪湖縣金九思家貧無以爲生於石橋巷開酒肆日漸興盛至今爲蕪湖第一酒家累貲數千而所殺生命不知幾萬萬矣人勸之改業弗聽其子年二十餘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近二載忽一日見數萬雞鴨討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搐搓如雞鴨被殺跳躍之狀死時滿身血痕皆雞鴨爪跡

燎髓擊腦

睢陽洪源染工董氏子好羅取飛禽得卽破其腦串以竹歸焚稻稈燎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所殺無筭老得

奇疾徧體生瘡皮皺皺如樹癢時爬搔無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輙令人以竹片擊腦三年乃死

飛鎗貫腦

一少年善擲飛鎗中禽一日立城門邊偶覺耳癢自以小鎗取耳忽風鼓城門觸鎗柄遂貫腦穿耳而出

雀嘴落腦

富陽春明村趙二捕網爲業年五十臥病踰年偶覺頭癢爬搔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戛復呼婦搦[illegible]搥頭癢少止頃之以手助力提捽致腦脫落腦間雀嘴叢咂無數兩日氣絕

鷹攫卒巾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蛇食兒心

蘇州薛氏小兒履升木杪探鵲巢取雛不期先有大蛇

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蛇徑入兒口與兒俱墮水中救之則蛇已食兒心兒與蛇俱死

鸛雀啣衣

元紫芝元豐中爲魯山宰忽有鸛雀啣一草衣墜庭下命人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覆巢取雛供賣元立杖之

知過子言

沛國士人周昴生三子皆有聲無言俄有道人過門求齋容色秀異昴卽爲具齋問以故道人曰君反諸心亦

嘗有所不安者乎昴思良久曰曩時當牀上有燕巢生三雛其母從外歸三子呢喃求食某惡其聒噪投以三茨雛吞之皆死今大悔無及道人曰是也言訖三子忽皆能言蓋能知過故也

雙鴈同死

萬曆癸丑年鎮江永生洲錢叅將部下有卒持雙鴈來獻已俱死矣曰始于小閘獲一鴈籠之置于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舟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緊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擘開已俱死矣錢叅將聞言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其獲鴈人竟病月餘死

江北一人射一雄鴈殺而烹之其雌鴈飛鳴下去鍋蓋一鬨逸撲入鍋中而烹江北人見之遂不食鴈元好問將二鴈瘞之名鴈邱嗟乎人與物皆有夫婦之愛寧忍殺而食之哉觀此即三淨肉亦不下咽矣

富貴人驕橫暴殄天物自作自受

髮中雞雛

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水浴髮欲令髮光可以鑒每沐輒破三十餘卵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煨卵枯足

地獄不遠即在眼前[illegible]人業報自現人自不知耳

冀州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卵燒食之一日有人喚此兒云官喚汝遂牽之至村南桑田此兒忽見道左一城兒怖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喝令勿言因推入城門中城門忽閉唯是空城滿地熱灰碎火焰足不可忍小兒號呼跑至南門其門又閉復走至東西皆如是未至即閉既至即閉時村人采桑者見此兒在田中號泣奔走以為狂疾歸語其父父至呼之其兒始應聲倒地城灰俱不見矣父視其足膝以下焦爛如炙兒語其故及再視之仍是桑田更無他異抱歸療養膝已下遂為枯骨

雞卵飛走

支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腹覺物動太守褚澄投以蘇汁即吐出十餘物剖開皆雞雛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飛行

燒跖灼足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死七日而蘇云初死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未當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雞跖宜受罪而歸命人送出門一二里即見一城闊城中鼓吹聲士望欣然趨入既入城

以微利而殺百千萬命忍哉宜其報之慘也

恨忍累利孝得蠶報究竟利之多少原有定數徒自取禍而已亦何益哉

門已閉中無屋宇徧地皆熱灰土望周章不知所詣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回顧城門忽開疾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經歷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如環堵中有坑深黑使者推之入不覺漸蘇

溺蠶同死

沙溪張六翁以蠶爲業時値桑貴乃投蠶于江而售葉其妻陰與子若婦謀曰盡棄蠶則明年種從何出乃留一箔匿牀下其子夜往取葉翁以爲賊也持矛洞其胸

歸曰吾刺殺一賊矣妻亟往視之則其子也即解裙自經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大駭恨亦復自經獨餘婦一身見夫久不歸秉火探之驚見三屍喊告隣里里正將執婦鳴官婦走脫桑間亦自經死

蠶化蜈蚣

豫章胡二養蠶値桑貴欲瘞蠶賣葉以規厚利妻非之胡不顧喚其子携鋤掘大坑埋之約明早采桑入市三更後聞床壁嘖嘖聲舉火就視盡蠶也隨掃隨布胡愈憤怒殊不自悔至曉又聞嘖嘖聲胡急起明燈足方下

地覺爲蠶所嚙大叫稱痛其子走起亦如之妻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父子宛轉痛楚數日胡二竟死子幸無他而外間蠶已作繭胡桑葉盈園不得一錢

饅頭包蠶

宋新繁負販人李姓者養蠶甚盛將成値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獲厚利市肉麪歸家造饅頭以食擘開每顆中包一活蠶自此舉家長幼皆死

毒鼠鼠毒

吳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聞有聲呼曰幼卿視我登

殺人者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察因效其聲呼曰幼卿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爲誰答曰我床頭醋面銅盆也察異之明晨聞主家哭詢其故乃主人早起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碗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人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

蠅虎咬腹

宋秉義郎李嫗妻之乳婢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于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圖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咬我腹

令人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父之死

蒼蠅爲厲

張景順最惡蒼蠅每夏必撲殺無筭庚午年忽患病但見飲食床褥間俱蒼蠅填集命人驅之人俱不見呻吟痛楚數月而卒

蝠識毋氣

閩州鮮于氏因合藥碟一蝙蝠爲末及和劑則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毋氣而來也一家爲之漣淚自後合藥不復用

淺不忍誦傳方者愼之

懺悔消愆

溧水縣趙友良祖父俱長齋祖愛良嘗曰我邁矣見孫完娶我便瞑目泰昌元年八月十四日終良父至孝遂承囚爲良娶婦拜靈父子議設席父曰喪禮爲重素席可也勿宰畜害牲以傷大戒良不聽竟用葷席娶妻倪氏美麗未幾房中出祟遂成癆瘵死良繼娶官横又染血疾或吐一盆或吐一斗昏憒中恍惚見妻慼目告諸畜生索命狀良醒白父父曰果報汝信否良悲泣父曰速向佛懺悔長齋持不殺戒或可消愆良依命病愈良康愈加[illegible][illegible]

附殺報現見錄

此余友聞子將尊人汝東氏所刻也其緣起略云家大人奉殺戒甚嚴遇親朋輒苦口勸之凡旁引罪報爲戒客不信且曰此若有若亡之談耶家大人復筆近所親見某殺某物受某報某某又然至十數事皆東鄰西舍張甲李乙歷歷可覆按者此亦可付之若有若亡已乎客始爽然無以應因彙成一編有疑者輒出以相示庶幾有開而悟者可爲殺戒之一助

蟻報

杭州寬橋民婦某氏好殺生尤惡蟻每見蟻循行廚竈汙損飯食輒澆殺之又爲湯澆蟻穴殺蟻無筭後生子方孩抱一日偶出外歸見床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子也

慈山云讀此不寒徹骨者定是非人子謂雖蟻石人亦當寒心徹骨

蟻攢嚙無鋒縫遍身腫爛死　嚴恐公說

犬報

江干某者畜一犬數往隣家遺矢爲隣所擊某怒俟隣犬來思以報之俄而鄰犬果至某以大棒奮擊爲犬傷指而去後鄰犬復來即時打死埋墻脚下過數月某因修造取泥墻畔見前犬僵尸如生大驚而返卧病數日忽作犬語云我是里中某家子因欠某債故作犬以償何嘗於汝至害我命今已訴於神矣其人數月死詢之鄰人欠約猶在也　李仲休記

餘杭縣溪塘上朱某者、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已躍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投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遶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死礫中髓腦血肉、炙煿有聲、一家皆燼、此萬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嚴印持記

鼠報

嚴印持少時、惡鼠齧書籍、開笥中作響、即命僕輩塞穴、持器屋上下守衛俱滿、開笥逐鼠、鼠無所逃匿、羅得之、即梟首作文示羣鼠、以爲雄快、一日逐一鼠甚猛、鼠忽從地躍起數尺、齧中指不肯放、急灑脫、皮已穿矣、以所鍊花蕊石傅之、血立止、七日後大發寒熱、指節腫脹、其大如槌、痛不可忍、至爛見筋骨、乃大發懺悔、病百餘日始平、印持自記

鵝報 二條

杭州弼教坊對、有燒鵝者、姓馬、人呼爲馬爛頭、名最著、後于肋下陡患一毒、直爛入骨、口內時作逐鵝聲、兩手欲入沸湯始快、皮膚剝落、儼如鵝掌、數月卒、張君平見

趙君某、杭州府庠生也、家儉素、性不肯殺、適歲暮有餽

生鵝者、家人咸欲殺以分歲、趙力止之、至元夕、復請殺、不允、仍畜之、清明又欲供祭祀、趙云、魚肉可獻、市物可沽、何用殺是鵝也、逡巡至端陽、家人皆曰、此鵝老矣、過節無饌、不如殺之、趙怒云、爾輩欲殺我、必生之、蔬素過節、貧士之常、豈必定食鵝肉耶、又得不殺、是月十七日、趙偶病、至六月初一日甚篤、見一青衣拉之出遊、趙隨往、出錢塘門、便非復熟路、心動、自謂無甚罪業、任其所之、少頃、路漸暗、過一衙門、青衣者推入、至堂上、呼之跪、趙云、我有何罪、竟挺立于側、見投文者三、堂上官一一接覽、又翻閱一大簿、俱無言、又見某某并楊媼者、俱繫一處、官正欲訊趙、身畔突出一鵝、直至案前、自擲其體、即吐人言、謂趙曰、你去、我都替你、趙急出、由舊路歸、遂甦、而鵝于是日已自撲殺籠內矣、所見三人、俱同日卒、此府學齋夫李經親聞趙君說者、且云鵝替我死、又多活四年矣、萬曆丙辰七月初二日李經說

雞報

杭州某家、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雞忽不見、而客已坐久、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

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見之皆感悟遂戒殺修善 馮慰亭說

鴨報

吳喜孫每於春時畜小鴨數十頭日覓蚯蚓飼之忽一日夢腰間痛甚即有蚯蚓一一鑽隙而出醒而復夢者數次踰數日腰忽生一疽痛極如夢所出膿血成縷宛如蚯蚓於是絕不畜鴨 江叔洪說喜孫其姊家僕也

鱔報

武林里中萬曆間有符姓者鱔麪爲業日以千計後得

病瀕危十指癢不能禁須用滾湯炮煮至爛癢稍止如是經無數次受苦萬狀乃死 聞汝東親見

符黃鱔家住新宮橋芝松里與余外氏居最近先有爲吏者名某嘗冬月大醉獨歸手提燈籠忽燭熖燒袖延至衣綿俱熾而某尚醉不知也火毒入內尋死 李仲休記

鱉報

萬曆間杭州鐵冶嶺吳知州公子某途中買鱉三頭携歸欲於次早烹之是夜其妣夢三尖帽青衣人跪前乞命妣云我是女人如何救汝三人云但求奶奶開門則衆命得生矣次早過媳見廊下一小甕覆以鍋蓋其蓋隱隱拱動視之見三鱉因悟所夢謂媳云我來討一分上媳云得非爲鱉耶姑云汝何以先知媳云昨夜夢鱉乞命云已求奶奶討饒故知之姑媳相視大駭即命僕放之西湖從此一門戒食 淩謙吉說

侍御徐公諱應登餘姚人萬曆辛丑進士杭州吳氏婿性嗜鱉以報命入都舟至馬頭輙令家人買鱉一日偶得巨鱉喜甚旋納釜中少頃公聞隔艙如有人求救聲庖人亦聞之懼不敢報及鱉熟剖腹得一物如人眉目

手足畢具公視之大自悔恨即返棹歸里病數月卒

螺螄報

菜市橋醫士某人買螺螄命僕擔放西湖僕烹而食之主人不知也數日後其僕徧身生瘡與螺螄眼無異百方療治不愈主心動詢其僕曰汝得毋於前所買螺螄有欺弊耶僕以痛楚直告主即令典衣仍買生懺罪尋愈 慧文法師說

蟋蟀報

杭州張某好鬬蟋蟀負者即摘去其頭如是數年忽疽

發林背爛肉累累色黝而圓者幾數百顆儼如螺螄頭
俱蠕蠕動搖不旬日而死 江叔洪是其甥言之甚真

鳥報 二條

翁祿錢塘松盛坊人每逢深夏木茂便挾弓矢入林射
鷹雛鳥雀之類携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
語惟咿咿作鷹聲右臂拳曲顫掉如鳥折翅狀如是一
二年乃死 聞汝東親見

錢塘保安里人汪某家素饒裕好射獵一日忽病每自
言拔毛則自拔其髮復以筋打其手以口齧其膝流血

淋漓見者揮涕數旬而死 李仲休記

蟬報

僧法空未薙髮時在太平門茶棚作道人偶見童子黏
三蟬爲戲用錢買放過旬日捨茶圓滿登梯拆棚梯折
墜地頭破髓出昏暈不醒朦朧見一青衣人云初進藥
不可服服必死次進者乃可服耳問其姓名云我姓單
前承活命今特相報遂避果見鄰人進藥道人郤之次
又有人進藥一劑服之卽愈後往來蓮居專爲人任嘖
生之役以爲功行 法空親對紹覺法師說

猪報

杭州西河下人方湖小名阿昭以賣猪爲業每歲募杭
俗殺牲祀神昭則執刀沿門爲人屠戮積數十年矣後
入京師醉行長安街正蹈道中大車卒至輾開胸腹
肺腸盡出死如破猪狀 此萬曆乙卯年事也顧士超里人言其事甚悉

杭州東橫河橋邵某業屠沽豢猪十許頭作一大圈日
屠賣之一日立圈邊視猪肥瘠揀擇以殺忽一猪長跪
泣下某略不悲憫反加嗔怒云畜生作惟偏先殺你猪
泣不已某不顧竟殺之置肉几案是日天微雨過其門

者皆視肉良久輒去至晚無一買者某怨怒收肉屠家
凡挂肉有鐵鉤上下皆利時雨滑某著屐立櫈上一手
持鉤一手舉肉將挂搭梁間用力過猛脚滑櫈倒肉反
墮地而鉤穿掌心虛懸不能脫家人聞其叫號急救之
昏暈仆地痛楚難忍時其家方新釀酒號痛時輒取酒
併糟食之少定復痛則又食糟淋漓汗恩儼然一猪矣
叫臥二十日死 俞冲原說

郎二住杭州章家橋行肉出賣有年矣一日偶請乩仙
論其急改業庶可免禍郎怒奪乩擲地云我行業在此

何以改爲此鬼語不足信也次日五鼓至北關門徙肉負歸即於途中吐血一路淋漓歸家不止一夜瓦盆俱滿叫苦如悶猪聲遂死（其居在嚴印持書室前夜聞其聲甚慘）

杭州何二住潘郎巷以屠爲業萬曆乙巳年間頸生一毒脹痛特甚醫開刀療治每日必刀攪患處始快不則便脹痛難忍年餘卒（張君平親見）

蛇報

杏花寺八長老一夕至丹墀見巨蛇即將打死出山門暗中忽有聲曰八長老我與夏作頭有讎欲來相報汝何無故殺我八長老驚汗浹背急趨出寺[illegible]恰遇夏匠因伱好造化夏問故長老具述前事夏曰此蛇在否引至蛇所夏大怒拔刀斫之破腦出髓髓濺入瞎眼遂爛三年而死長老亦因訟斃于獄（湛然和尚說）

善惡果報敘

戊辰之夏小有爲其尊大人六袠刋仁品以代舞斑體親之志錫類罔無窮矣今復推而廣之以及一切善惡因果格訓嘉言使我開帙驚心醉夢都醒昔人有言行惡得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修善受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令受樂則爲惡已是苦不在受苦之時爲善已是樂不在受樂之日故善曰慈祥慈即祥也惡曰慘毒慘即毒也一念善而景星慶雲光風霽日隨之一念惡而陰霾重霧嚴霜楚雨隨之捷於影

響豈待他生後世哉樹有根荄必有花實人有胎息必有肢體非著著中有人持籌布筭事事酧之纖悉不爽也小有嘗爲予言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已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内

事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回之夭憲之貧慶之富蹠之壽置不問可也然則果報之說何居曰爲愚人接引津梁爲忍人銷除刀俎又爲一種狂慧人痛下鍼砭耳雖然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今之去太上遠矣

人人爲善人人望報則善似爲操券取償之具而人人望報人人爲善則報不又爲宣慈導化之方乎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小有之所以不言因果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小有之所以必言因果也

晉陵社弟蔣煜羽公題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京口劉夢震長公
錢邦芑開少定

善惡果報

善報

名知天府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郎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可娶

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鐙臺買之既磨洗郎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汝勉之泰自是愈修陰德壽九十子展進士及第世爲顯官

善人君子

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迎之坐御榻之側手酌御罇賜之曰如卿者眞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汝曹當念聖恩踐吾平日所言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無忝其子宗愕

亦能恪守先訓爲一時聞人簪纓累世

孝悌王

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一夕有眞人自斗極飛下曰吾乃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于地草木爲之生孝至于人王道爲之成子能孝悌不久度世矣期竟證道果

至孝得仙

吳猛武寧縣人七歲事父母至孝夏寢卧不驅蚊蚋恐去而噬其親也後同許眞君受法于孝道明王之徒吳

毋湛氏白日飛昇去

純孝避虎

徐一鵬字季祥鄞人至孝食貧授徒海濱一夕感異夢覺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嘗道季祥祝曰吾爲父病馳歸即啣虎牙吾何怖焉虎返顧曳尾去歸而父果病憒季祥至則急蘇曰兒適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已當終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延爾一紀

大孝感天

吳三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明午當爲雷擊死吳以母老乞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具饌白母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晦雷聲閧閧吳益恐驚母趣使閉戶自出田待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亟歸揖母猶疑神言未敢告是夜復夢神曰汝大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自此孝養終身

奉母免雷

宋紹興乙卯春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負米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潤其米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付其同行隣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歸奉我母其以此意稟白子不終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其人獲免

束修獻父

顧態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態每歲束修悉以奉父庚子春館于張氏赴館之日張廉知其孝行即具一歲修銀送之告曰今日得銀爾父未知也此間適有

田欲售可買之俟秋成可得租若干態曰不可豈可爲幾石米易其心且欺吾父哉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翰林驄馬

爲兄守業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爨十二年彥雲好游闕生業廢半霄諫不聽遂求析箸及五年而兄生計蕩然公私逋負三千餘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語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儉爲守先業之半亦足以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兄

漸而受之次年彥胥與長子俱鄉薦登第

買屋還券

張翁用川文定公邦奇父也公爲學憲時聽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廼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于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嘻吾想至日拆彼屋以竪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曰吾計其銀巳隨手償人矣公曰併其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也

兄代弟死

宋鄭昭先之祖長樂人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于官因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携毋賣酒嶺上毋死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其子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生昭先至平章事

財產無異

歐公池嫡毋所生兩兄皆庶出以公爲嫡子意欲厚之公妻馮氏請于舅曰嫡庶爲父毋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豈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不絕

天理二字令人不識久矣此[illegible]

勸娶風女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旣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氏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關聖免勾

詩亦清絕條絕神之聽之宜矣

解州人俞保萬曆初補戍騰越其妻王氏頗識書將粒作信香日夕禱關帝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積歲米盤若干保在伍夜夢關聖呼曰爾婦虔誠爾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呼令楸馬馳行獵獵風聲巳落平沙中天曉知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戶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廟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洞府題名

余謂為善足科第捷徑人猶就之依此謂吉善又是修仙捷徑矣

唐李珏廣陵江陽人販糴為業性端謹異常輩年十五時父老以珏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毋歲月既深衣食自足父怪問之以實對父曰同流中無不出輕入重以規厚利吾但出入皆同自以為無偏汝今更任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助耶後父母歿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珏出制淮南珏以犯諱乃改名寛李相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上首列李珏字長二尺餘視之極

喜有二仙童自石壁出珏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遍訪得李寛舊名珏遂與至之問平日得何道術致仙府題名寛辭不知珏拜問不已寛具以販糴對珏嗟嘆不已乃知世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能積德雖在貧賤必有神明護祐寛壽百餘歲輕健異常一夕而卒三日棺忽裂視之如蟬脫矣

陰德耳鳴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

惟不欲人知故上帝知之

償謙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稽為瘗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一自知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去後謙壽百歲子孫皆顯官

魏公減糶

魏時衆北魏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每以山水圖書自適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

今人方閉設索價謙肯販半價乎魏公真不可及也

歲歉穀價騰踴因發廩貨糶價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為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中多賴以濟其子牧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歷官尚書右僕射贈司空謚文貞

賑饑還券

鎮江費黃[illegible]許饒足景泰初歲值大歉鄉里親故求貸以濟荒者黃悉與之至次年歲豐人償前物黃曰凶荒之際孰無假借周人之不足亦理之常也盡以前券退

佛難矣
呆更難

還一無所受衆感德思報之合所價物造橋一所一則利往來涉者二則彰賢君至仁因名曰黃祐橋後其孫闔成化間會元及第至今鎭江有黃祐坊黃祐橋

張佛馮呆

張八公處州人也素性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未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斛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于門看糴者出問之曰略增些少公命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其孫皆登高第貴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號爲馮大呆其子孫登[illegible]進士科鄉人謔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錢歸有德

宣和間收復燕雲科郡縣出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子而家甚富聞官司嚴督貧戶難輸請于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代納縣令遂[illegible]大[illegible]庫七間因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illegible]開錢復堆滿每五千一辮辮首有小木牌書麻[illegible]二字觀者悚然嘆[illegible]曰青州麻氏至富號麻十萬[illegible]蹤跡之果有麻氏富三世其祖以錢十萬鎭庫一夕失去劉即專人于麻請其舟車復歸此錢麻謝云吾家禍退錢歸有德復取違天劉曰我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即盡散施貧民助修寺觀家益富

出財貲行善存天所肯人快事天何竟不爲我滿此願也

散金獲壽

史秉直者永清人因築室發土獲金數十萬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我爲天授何可獨享凡可以周貧卹匱者無不爲之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以賑饑人未幾盜賊[illegible]起復散家貲以保鄉里有司聞於朝錫官立坊壽九十終

種善貽後

解開者吉水人文敏公縉父也貲鉅富親故婚喪力濟者輒濟之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顧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然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積善貽後之子孫而暇金玉乎哉二子綸縉皆成進士綸官侍御史縉官大學士

眞心救人

吳佩山嘗遊江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救活六十[illegible]

吳興偶被火延數十家風急火猛楓山急出金頁入多方撲火且叩禱反風火旋止夢神告之曰惟汝平日眞心救人故有此應當二子貴顯後果然

財色無累

李約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忽病革請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而以二女相托女絕色也明日胡死財帛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覦約乃悉籍其數寄之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無人見者後胡壻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人莫不

贊嘆其財色兩無所累也約後福祿延綿子孫貴顯累世

陰君厚報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珧自仁與來因館穀之居無何士珧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遺其妻子又命小吏趙汴護送至家汴畢事歸忽作士珧語曰士珧不善攝生壯年就鬼籙荷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陰君亦以此重公將厚報矣後擇之陟顯仕了孫昌大

天彰盛德

王忳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黃金十觔願相贈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鬻金一斤營葬餘金悉寘棺下後數年縣使忳署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大風飄一綉被墮其前言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洛陽馬奔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忳具說其狀主人惟而不信因道葬書生事主人驚愕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大恩久未報天以此彰卿盛德耳因往京師載棺餘金

宛然厚遺謝忳不受而去自是知名舉茂才子孫皆顯

金書具在

魏子都慕行逢一書生踣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子都聲名大振

金還友子

京三郎名德爲人忠信不欺有友人病篤慮其子不肖寄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不肖子必蕩廢無餘俟其將

餓死時然後付與他日其子果如父言窮苦極至三郎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產之家今日何以至此其子慚而不答三郎曰我有微物惠汝恐以所得復費于歌酒也其子指天誓曰若果貧苦當投以死耳三郎即取其父所遺千金與之封記如舊其子大駭曰吾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復獲此賜足徵生死不變之德也其子改過修善節儉自守三郎三子長子仲遠登科位至宰相

財歸丐戚

遺財固難父能必斷試驗待其自新而後歸之若竟付不肯子得之破蕩何當哉

張孝基許昌士人也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遊蕩不肖為父所斥富人病篤盡以財產付孝基執紼久之其子行丐鄉閭孝基見之惻然曰我之財實彼父之財專之不義迺謂曰汝能灌園乎曰得灌園以就食自當盡力後果勤勵不怠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事乎曰得灌園已出望外何敢望庫事也孝基竟使之掌庫愈見馴謹而無他務孝基知其能自新矣遂以父所委財產對族眾親故一並歸之其子感荷不數年孝基死有友人遊嵩山下見旌旗幢羽侍衛嚴肅若守土大臣狀竊

視導車者孝基也前揖而問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之故上帝命我主此山言訖而別

鹽筴祭酒

發而救三命陰德不可量矣

太師楊溥蒲州人父服賈淮揚眾商服其行誼推為鹽筴祭酒力行善事愈久不輟一日有關中鹽商急于回鄉將橐中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携之家埋花盆中十餘時并遣人關中物色之本商已謝世矣止有一子不知有金寄公處公呼至指花盆謂曰此若翁所寄子金裝也其子愕然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叩謝携金去後生太師歷官吏部尚書為本朝名臣諡恭襄子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檢討

好施散貧

朱承逸居霅之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息已數倍督索無償將併命于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于門朱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三人死于水於汝安乎吾當代還

亟以券來償家聽命即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値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遂爲吳興望族

束修納官

朱軾南豐人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修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問其故曰春月貸青苗錢限滿未能償官司鞭箠已極不若死之爲愈軾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盡以束修依數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激累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激曰汝生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激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爾坐視不少助之致使于非命非虧德而何激曰弟自不肖其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激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激憫然自失軾後登第生子皆顯官年八十四無疾卒

燒綿還価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貨湖湘間停邸舍有蘄江三商議値三百兩交易訖邸忽失火燒盡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値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價文達貴顯累世

嫁孤增壽

王知縣官南昌時一日凌晨見一婢堂中執箒而泣詰其故云妾本陸知縣女父受替去經鄱陽湖爲賊所害獨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詰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契今此婢子乃前交代女須與看承擇良配嫁之知縣有女字鄰邑知縣之子消日畢禮遞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展一年收拾餘俸以辦奩具與女同時出嫁鄰邑知縣報云共有一姪年幾弱冠請將令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夕知縣燭下視事忽一人拜庭下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鴻漸頃遭劫賊留一女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逐今蒙矜憐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子孫三人同及第語畢不見後果如其言

[illegible]也

盟天禱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底里、而立身甚嚴、賦性剛介、不妄笑語交遊、者稱爲法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烈火大作、延及其家、家人慌、從置箱篋、綬叱之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即具公服焚香拜祝曰、若李綬家有枉法之贓、苞苴之污、願天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爲火燬、惟李宅一區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不欺暗室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小舟至曰、仙官召君、恍惚間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

不殺負德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巷、巷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從之、或握刀劍、勢甚兇惡、頃復回則衣冠玉珮百十相隨、或擎旛蓋、意甚安閒、翁意其死也、天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遂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其門、忽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遽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不念舊憾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槩之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涕泣曰、讀書期顯揚、今惟辱親矣、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懼其念舊憾也、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謝、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以高壽終、

廣仁品 善惡果報

陰德不細

成化年間、中貴言、宣德朝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爲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簡舊案、劉先簡得藏之、項笞吏、令復簡、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不言、後事寢、項呼都吏再詰、劉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追究有無耶、項

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劉
果至大司馬

梓潼降生

陳偕敫公鐺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
厠見鐺底飯一塊在厠傍拾於水中滌而食之其不敢
暴殄率如此夢神告曰翁好善眞至當獲福報吾梓潼
神今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
家不知奉事速往迎歸翁覺即訪至其家登樓壁掛神
像塵埃脫落乞歸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娠生偕敫公

仕至太子太保贈翁如其官

施棺延慶

寗崇禮浮梁壽安鄉人稟性好善常造棺櫬施人貧不
能葬者賻以錢米終其身不變享壽至八十歿後其家
小奴丁貴童夢之如生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
居住坐此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
試必得解今後接續登名者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
也次年果發解自是無虛榜至乙卯三舉皆崇禮諸孫

掩骼有勞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進士第嘗爲成都路轉運使
尋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瘞無
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因問以誤
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錄甚詳儼然爲善之效亦欲人
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
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于世間後皆如其言以直學士
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楊公救溺

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也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

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
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
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
孫當貴顯宜葬其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兎墳
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作七星橋

孫三居滦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冬用
板七片濟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
七星橋當延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疾卒

憐刖脫難

子羔爲衛士師有犯刖者子羔臨刑愀然憐之彼衛有蒯聵之亂子羔出走刖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乃入焉追者罷子羔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乃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公臨刑愀然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所以脫君也

假銀投水

孫醫川尚書之祖爲人淳厚公直無機械是曰是非曰非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悞人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子登第爲副使孫卽醫川尚書

偷兒改行

劉莊襄公遂大父曰仲輔仁恕愛物與贈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貧有一偷兒入室公驚視乃所識也公曰汝以貧故耶因簡夫人首飾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訊之亦不告及公沒有一族子製衰服頭撞柩哭甚哀人疑其爲偷兒蓋媿而改行也公後甲第不絕

狀尾絕句

楊玢致仕歸舊居爲隣侵占子弟具狀欲詣府訴玢作絕句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園是主人

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送趙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眞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昔桃洞神仙也笑泰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媿謝不敢受常遂高第

占天占地

謝述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窒塘爲基衛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與詳其姓名三日基成年七十五子孫日蕃多顯者

一念動天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

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求前詩、恐持此誑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疾足疾旋瘳。

埋鵝得金

杭州酒家、率以燒鵝飼客、門有懸鵝、毒蛇旋繞入腹、一行道者見之、私計曰、是必毒死客也、乃向酒家買此鵝、攜錢不足、貸酒鄰之相識者買之、陰埋隣之隙地、而得金焉、酒家與鄰訴爭之、曰、是我所埋金也、共訴於巴巡道、巴訊得情、乃嘆曰、一念之善、天報若響、汝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鄰人、而金歸埋鵝者。

廣仁品 吉慈果報 壬

還釵免溺

吉州徐氏婦、遣婢雪香、送金釵于姻戚之家、中途墜失、時有弓手褚姓者、見而取之、尾婢以行、婢入姻家、倉皇復出、尋之不獲、急趨江邊、勢將投溺、褚卒呵問其故、婢泣曰、我娘子性嚴虐、適令送釵、還人中途遺落、歸必毆死、不如自盡、卒善言撫慰、對衆與還而去、婢後適梅林渡村民王二爲妻、一日偶見褚卒、持公文一角、將欲登舟、喚夫力止、挽之至家、置酒爲待、以報還釵之德、敘事未久、驟聞渡頭喧嘩、出視之、乃所登舟傾覆溪流、溺慾不能奔救、溺死三十六人、褚卒因留款獨免。

救人之溺者人亦救其溺

妻財兩復

德州小李兒、少貧賤、爲人運船、時一商人登岸、行囊中失銀十兩、李拾得、與船主收之、船主曰、我有女與汝爲妻、數日後、船主他出、商人尋至、李則盡與而去、船主回、責李薄福、逐之、李貧仍爲人運船、暑月闡浴舜橋下、有物礙足、取之、遡官銀數十錠、攜還家、時值歲歉、糴米數小舟、至一主家發賣、登意主家乃前失銀人也、感昔還財之恩、盡心貨糶、糶畢方欲起程、偶船主裝載而過、適與李遇、謂曰、我女已許汝、無別聘之理、向主家悉道前事、主家大喜、懇留即日、置酒開花燭之燕、女後生二子、皆貴。

廣仁品 吉慈果報 壬四

使其匠財不還後未必不貧因還之而妻得交兩相做善人者其便宜也

鮑姑治贅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煒趣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直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不敢

忘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于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煒不敢忘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于南海有日矣

解鬬得生

李無競調官東京至宋僊鎮見二丐者爭鬬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彼你借用不還無競見其猛擊以巳錢代償一丐捨去一日小君乃爲吾解鬬真善人也吾住在

隆和曲他日必當有報無競行旣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至東都乘暇訪之其人延無競至爐飲酒復進以桃無競重拂其意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

全佛拆罪

唐開元十五年勅拆天下佛堂勅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多違戾而州符限三日虛怒約界內毀拆者死佛宇獨全却非本懷歲餘虛病死經宿復生因言初爲兩卒攝至冥府見階前吏固新息亡吏也拜曰長官平生好殺今將受報去歲拆佛堂界內獨存此功德大少間只以此對項見王王命取李明府善惡簿來階吏請曰專好生剝羊脚合杖一百削肉百觔虛曰去歲勅拆佛堂虛界內獨存可折罪否王驚問帶有此乎吏進曰有簿在天堂王曰速簡之殿南一危樓吏往忽二僧來王問師何所有一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登階王座後有二金銀爲座誦者就金座讀者就銀座開卷讀誦王合掌聽畢忽五色雲至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王謂階下人曰二僧皆生天矣于是吏簡

簿至惟一紙讀曰去歲新息佛堂獨全合折一生罪過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中火起焚盡王命放歸

修寺享祿

嘉興包憑字信之博學高才累舉不第一日東遊泖湖偶至一村寺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中得十金呼主僧授之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簡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製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泣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工完宿

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汝子孫當享世祿矣後子沐孫
樫芳皆登第

供佛解寃

宋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内古佛無手足
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輙先告
之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智井似夢非夢見所事
佛來與之別曰因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
黄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
汝以報不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叱張令
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何以知
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寃可解不可
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
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爲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
令相從數日度可脫乃遣去

惡報

回生示衆

秀水新塍鎭徐水翁潛某者以屠宰爲業多行不義附
勢凌貧殺人圖詐擠人無辜攘人錢物淫人女婦小不
愜意則怨讟神天一方畏而惡之壬寅八月初三日死
經一晝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鄰曰吾死見閻君閻君謂
善惡之報吾陰府灝然死者受報生者不知緣陰陽道
隔無爲諭之以故受者方苦作者正熾[illegible]有
窮時即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炳炳烺烺人尚
疑而不信良可悲愍今潘某罪惡極矣姑令暫返陽界
假此一人以告萬衆遂操刀以割其陰碎之曰此吾宣
淫報自刲出雙目矐子曰此吾瞋視三光仙佛父母及
目成男女報自斷其舌曰此吾欺妄播弄罵詈咒詛種
種報自斫其手曰此吾屠宰衆生殺業報自剖腹刳心
曰此吾陰險殘賊機械變詐報遠近喧傳觀者千人妻
子恥之捍外人不得入其呼曰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
何爲死轉六日體無完膚乃死

假月後身

李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縱不上昇必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不得妄有陰賊林甫貴恃寵殘賊復夢道士責曰君忘吾言乎今獲罪矣林甫於正寢后別創一堂制度灣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毎欲破滅人家卽入此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則其家破矣及將敗忽見一物遍體毛如猪鬣鋸牙鈎爪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目如電而怒視之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之暴死經于廄善馬亦死未幾林甫死其婿告林甫厭呪語奪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

諸子從嶺南籍其家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女娼震死于市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主權帝命列仙舉雷三震之此女卽偃月堂後身也

雷震賊臣

李輔國章惇欺君悞國欽宗盛暑北狩至檀州北斯縣村中遇大雷雨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有數丈大火流帝前民舍二男一婦及小兒俱斃死男婦皆有朱篆不可識獨小兒朱篆云賊臣章惇後身淳熙初漢川縣有農家女約年十六七雷震死田畔身有天書云唐李輔國爲臣不忠三世爲娼今世滅形後復七世爲牛

毆父雷震

臨川王四嘗毆其父父忿走詣縣四持錢二百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父行未半里雷雨大作震四死趣視則二百錢乃在脇下皮肉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不孝不勾

張義毎旦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破惟係一事不勾細視乃義幼時

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削髮爲僧入山修道

不孝聞天

有喬龜年者孝而善篆書爲人書字得錢供母兒母稍失意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就井汲水忽青衣人自井躍出曰貧乃前定何必號泣訴天也龜年拜對曰余常恨不能取富貴以豐養老母故不覺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聞于天當于此井取錢百萬天之湯迺緡

年取之如其數每治珍饌奉母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毎年號慕幾滅性盡以餘錢葬母復又貧乏因閑步至得錢之井悵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貧而天不賜若天以我爲孝子而賜我豈今月我非孝子耶俄神人復自井出責之曰往日天知爾孝養故賜爾錢非濟爾貧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則爾昔日不爲親乃爲己耳毎年驚愕再拜神人又曰爾昔孝聞于天今日不孝亦聞于天當自驅馳否則凍餓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毎年果貧困卒

殺母陷地

杭州湯鎮兒徒也素不孝母有愛子三歲妻抱偶跌破額泣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姑曰但言由我之誤我且往避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額破徑欲殺妻妻以姑爲解次日暗持刀往以溫言誘母還至中途欲殺之忽失所藏刀但見巨蛇介道不覺雙足陷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走呼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三日乃死觀者千人

拒母雷擊

能游徐姓者兄弟二人相距十餘里五日一輪養母兄貧甚而弟稍厚兄供母饘粥不給輪內缺二日語母曰食乏且往弟家遲當補缺母往及門不納曰兄供未滿母語門兒心堅拒如初母聞飯熟乞少止饑弟密令妻取飯甑置床覆以被母乃垂淚還未里許雷電交發有神自霤外入提瓶甑擊之妻死于門夫死于堂

棄母犬齧

宿州村民常僕其妻而賤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謂其妻曰婆老累我用繩弔于墓樹而去其家

舊畜一犬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不復從返居母之左右頃刻有少年獵回道出林下犬輒出吠之少年引彈則望林而嗥如是者數若有所訴少年隨視之果見一老嫗懸于墓樹解之問其由備言爲兒所棄而去未遠少年遂乘馬北逐使老嫗後之犬亦兼行至前店夫婦方餌糜少年者未識其人犬搖尾先至夫婦皆欣然而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擒之犬先躍上齧斷其喉遂卒妻送官正法

慢兄杖警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死三日復生向富叩頭曰弟自今不敢慢兄矣富詰問故貴曰始貴病革二卒絏赴城隍廟見東街恭秀才枷立門側唱名及貴卒捽貴令跪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兄罪合杖斃百獄卒捽貴將杖之貴惶懼請改過開殿上曰汝果能改始免杖遂縱貴歸及到城中則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又以鐵鉤鉤其家長脊筋扯樹上痛聲不忍聞至門則恭秀才迎貴曰吾有事浼汝吾曾以白金三兩著草鞋中埋榻下可召吾子令取之吾止以盃食丁祭肉被枷三年

不久限滿當轉生一跌而寤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得金亡何鄭優闔門疫死其家長獨以背疽云

害姪嘔血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幼因召弟君祺曰吾死子幼弟為捍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君祥卒君祺設計逐兄子盡得其產後五年其友張善祥遇君祥於途貌容可掬善祥問之君祥曰吾子為弟所害有書一紙煩公寄去戒勿復然善祥至家始悟其死以書付之君祺不信一日方與客宴飲忽大呼曰兄祥來也頓嘔惡血兩手如

懸死

棄妻削祿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以不得富貴家女為恨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妻感憤成疾數歲堂不一視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終不一視耶堂終不視及死堂內不自安乃聽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殮是夕女託夢其父曰女托非人生憤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于非命

殺師棺壓

南齊陸超之助晉安王起義兵事敗或勸之逃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王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一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身不仆玄邈厚殮門人亦助舉喪棺墜壓門人首折頸而死

賣友得譴

唐丞相宋申錫為宰相以致昇平為己任時鄭注擅威福意欲除去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密約令察注不

法璫翻覆小人以注方爲中貴所愛盡以謀泄歸注因僞作申錫罪狀云以文字結諸王圖不軌獄成謫開州司馬至任數月憤卒太和元年春其夫人于堂前假寐見申錫以手招之引出城外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小板匣數枚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之問爲誰曰王璠也貪友負心我得請于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其年十一月璠果腰斬于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埋城外

改竄春州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宰相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至者無生還易若改竄春州外示寬貸實置之死地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普以符語奏即日改竄春州到任未浹旬卒

剖棺去羃

石介以黨議起罷歸徂徠山得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直溫嘗從介學夏英公白仁宗曰石介不死北走胡矣壽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又出中使令發棺驗虛實時呂居簡爲轉運謂中使曰今發冢而棺空則介果北走雖孥戮未足爲酷萬一屍在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中使曰誠如公言人皆多居簡之有識未幾英公死仁宗將往奠吳奎曰夏竦多詐果已死耶仁宗憮然既奠復躊躇者久之于是命大閣去竦面羃以驗是否一時士大皆謂剖棺之報

風飄奏疏

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劾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翰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謙及其黨與不已上悅之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虎架上供

奏疏匣中者忽風飄一本宛轉上前閱之則翰劾易儲與南城禁錮疏也急宣翰來翰意復有賞賜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

嚼額貼出

有二士俱春秋有名相友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竊取彼生筆悉嚼去其額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乞請鄰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且疑且寫寫畢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試文稱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

其人面發赤趣出宿別所明日其名貼出不得終試乃
筆生魁選聯第

負心報冤

漳郡有丁姓者遊燕遇一壯士結爲死友未幾以盜累
繫獄語丁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死則
非我餘金任君取之丁賄獄吏斃之獄利其金越三年
丁自燕歸舟中忽大叫我是某壯士大罵丁並述爲所
害舟人知丁有負心事共跪祈云丁自害君若君殺丁
舟中奈累我輩何鬼曰唯唯當至其家丁遂趣抵家三

日大叫仍述前語取鏡自落齒家人奪之刀自傷胸又
奪之則以指自抉目睛出血流須臾死或問鬼云汝既
報冤何待三年曰向繫獄近得赦乃出耳蓋隆慶改元
大赦也

此事終還

陳湖王水正德間自京師歸與浙南陳某者同舟相與
甚厚覘其囊有金遂乘其中夜起溺擠之水得金三百
餘兩用致饒益至嘉靖某歲踰二十年水忽遇陳子城
隍廟前頓首言死罪無可說歸家日惆惆自嘆云此事
罷不得終須還他半載後忽自宣死狀於兩袖及襟中
沉水而死

抽腸示衆

萬曆間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伯父入京伯死流落
不能歸因得疾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營辦醫藥
病痊相隨不去甲見乙敏給可託[illegible]角管鑰悉經其手
行販至涿州乙忽將甲擠于急流掠其千金還蘇營
其年對門內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鄰近緇白觀者
數千人有往來少年門者挈同往觀乙心亦嫌忌已自

[illegible]真鬼竟與之偕纔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
先在乙遂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
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廚攘刀自剖腹抽出腸
[illegible]擎手掌示衆遂仆地而絕其夜賈人子復夢父
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籍管鑰宛然如故貲
財封識尚存隣里推驗無差子遂據有其業

造車自檻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嘗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
鏻使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爲對詐傳

懸念損福空作惡者乎空即有言即可況善有可善福壓實惡

而殺英時英父典閩兵軍士悅附開英究死無不切齒適與人攻建州鏻發兵救之軍既發逗遛不進必欲待文傑而後行鏻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爭食立盡初文傑爲鏻造此車也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鋒鋒皆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即鋒刺其意必有所主未及施用至是乃身嘗之矣

惡念滅福

衛仲達初爲館職被攝至冥府冥官命具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筯小官色變急索秤稱之

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善此即書之不待犯也然則小軸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諫草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何益官曰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禍力何止如是尚安得攝君來乎奈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尚書

焚骸心痛

李衛公德裕謫朱崖郡有望闕亭公題壁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小禪院見僧壁上掛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大尉當軸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骸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憮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發塚絕房

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内時王璹宋昇爲都轉運大索牛骨灰塗宮壁民殺牛馬不已復掘塚取骨以應時韓容孫睨皆爲寮屬睨不喜其事引疾罷去容獨建議請發

城外五代時十數叢塚充用宣和間睨暴卒至泰山見一門榜曰清夷吏以鐵叉逼供滅族狀睨曰某正以此罷恐快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大枷鐵杻各有一鬼從傍以鐵扇揮擊扇皆鐵釘流血被體乃璹昇也一辯始伏睨出容亦追至吏復以鐵叉逼供滅族狀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俄聞殿上曰只令供絕房狀睨還言之未幾容一房果皆死盡

殺人罪重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得疾腹中一塊隨氣逆上築

心已死復蘇曰初夢一鬼使自稱丁郢執符牒云來城隍命來追王簡易某卽隨行至廟門人皆曰王君在世頗修善何至此耶詣見城隍檢簿曰猶可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衝心復斃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小奴何人簡易曰某舊使僮僕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乃彼爲祟也妻請云小奴何敢虐主簡易曰世間卽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司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卒

苛刻立業

畢裒者家資甲鄉邑惟以知術愚人苛刻立業生二子、鄉隣有膏田產于彼者則陽拒之曰我不欲也後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契則又曰我銀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輳而與之原數並不得全平生事務類多如此後長子以人命事繫獄破產而死次子以淫賭費家丐食他方莫知所終

今人如此成家者甚多知此報應恐亦不少

機械起家

宋平江常熟縣之東南地名直塘有張八翁者以機械起家黠貨無厭一日有客立約糴米五百斛其價已定未幾每斗又欲增二十錢客抑鬱不平勉強增之將天晴無風午後大風忽起陰霾蔽空雨雹傾注張之倉廩庫帑所藏錢米金帛值數萬計掃蕩無一存者所居大庭揭去數十步張驚怖之際一木墮身折臂而死

馬刷錢

馬絳者爲幹官性苛刻每出督錢不問額虛實物盈縮必欲多得人因呼爲馬刷言其好刷錢也或以王洽變牛事戒之絳曰正令卽日便生兩牛尾亦所不問既疽發左右背相對如杖脊洞見五臟臨死始自伏曰後刷錢者當以某爲戒

我置我了

紹興府某市豉巧于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先屢見夢言冥譴將及不信止一子一孫後果淫賭不悛皆夭死布政公尋染癱瘓利其有者趨之若鶩公猶目及之垂死家已蕩矣公易簀時忽瞪目大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慌吟畢遂卒

劉鑰匙

隴西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以舉債爲家業累千金能規求善聚難得之物取民間脂財如秉鑰匙開人篋笥故名鑰匙鄰有殷富者爲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倍數算取遂至資財物產俱歸之負債者恚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脇肋間爲債家鞭箠使役無完膚鑰匙妻拏重貨購置堂室內及斃棺殮瘞之

盛出血

蘇州有盛出血者有膂力而多詐兩指捏人能令入出血故名其隣翁媼有田宅而無子且老矣與之要結甚驩乃私摹其翁書作券以田宅責之一日持券索其田宅面逐翁媼出居翁媼無能誰何飲憤遷去以死無何盛病見翁媼日來索其田宅亦暴死

結親騙產

鄧榮素以狡猾起家鄉里有宦家子鄧與結親騙其家產遂使乞丐而死鄧既饒益爲鹽商于江湖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上一寇酷似宦家子縛鄧父子淫其女妻盡掠其財而去鄧遂大困十年乃死子亦爲乞丐

很戾龍震

太倉沙頭有富民沈姓者狠戾不仁鄰田與同丘者必過其界而奪之隣家窮苦車犁之類必借而陰壞之慮其漁而耕侵己之利也舉債必倍息其少子婦獨勸諫焉一日少子婦告歸寧行未里許忽雷雨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焚爇了無所遺所占之田移歸舊界所借之物仍歸舊主其塾賓陰竊其布數端而梁墮壓其身抱布不能動家之長幼俱震死有三人龍挾去不知所終

富翁變牛

蘇州富翁戴文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隣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鄰人積恨乃曰必有神理昭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文成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來謝以物貿去其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字畫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貽羞盜去閉於別屋經數年方死

欠錢償驢

白元通嘗欠東市楊筠錢五貫四百文未償筠忽死遂眎其事死後生筠家爲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曰我是白元通爲欠爾父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是今南市賣麩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麩家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言至麩家兩日驢死

負錢當還

山右張陳二有女名佛兒年十五暴卒半日復活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叉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二人納之陳家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

還矣忽有一緣衣前因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遠墮池中驚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叉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還其家陳不受遂將錢施黃巖寺作佛事

法家稱未了前債死後當償其爲羊爲犬爲牛豕償負者稗官屢屢載之亦可畏也

好偷官錢

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語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見之堰卒告公命牽至牛一見即伏地垂頭淚下如雨[illegible]亦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錢今日果報[illegible][illegible]

命宅廝支與二十貫錢俾增其料

呼犢償金

潼川某縣孝廉與同縣某善貸其家二十金屢索而孝廉慳不償且詈言抵觸某父子每每呼天孝廉抱病死孝廉號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脇下有近齋二字甚明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金也聲傳孑孝廉子某是子爲縉紳先生媾訟之官官取犢親驗字甚不能曲斷又上訟之潼川守顧公顧索犢細視無差亦無能奈某父子何不得已贖其犢於縉紳先生以絕

其詛呪訟乃已

縣吏變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曰我已在湖州歆山寺爲犬家人驚惋詣寺問之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磨牌變犬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豐熟視之恭京師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茲有所禱明日將生尚書家為犬願善視我豐公驚曰公有道行何至此對曰其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只因見朝廷黜蘇氏學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為黃冠云

託生取債

永嘉徐輝者賈販為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駔錢一千餘貫未及償駔死駔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一子聰俊輝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費不勝計久之貨財耗盡而病不愈一日語輝所親尼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取之耳言訖遂絕

鄭氏後身

鄱縣有陸氏者姦而橫侵其鄰鄭氏產撤其居以為已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後陸生一子數歲瘖啞不能言忽一日指樹而言曰樹乎汝今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敖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

取財耗財

蔺如賓居芝川店有鬻茗客王蘭者持錢數百萬止其家偶卧疾如賓殺之後如賓生一男憐愛殊甚嗜好日費數金及長輕肥酒博無所不至忽暴死如賓痛心每歲忌日飯僧追薦偶有僧玄照求食党姓家一女迎門曰此北芝川店蔺某因亡子飯僧盍往焉僧曰何以知

之女曰其亡子是我前身僧駭異造蔺家告之如賓與妻携蜀紅二十疋請見女納紅不出党父母謂女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但告云汝子身存及歿所費王蘭財盡否彼聞此自去矣父母以告如賓驚愕徑去父母惟問女曰兒前身茗客王蘭也有錢數百萬客其家因病如賓殺我取財死訴上帝願為彼子耗之今財耗盡如賓亦不久矣不逾月如賓果死

抵鏹絕嗣

東臺場富人嘗恃其少以賭賻為業貧無立錐一日宿旅

店與撳賈家小郎共乙同寓處乙枕白鏹一囊曹知其
貿鹽貲也乘乙熟睡以布裹抵其枕而去乙不敢歸兒
主人自經死曹發囊得三百金射煮海之利驟至巨富
娶妻美宅恣意自娛未幾室將產曹忽見小郎跟蹌入
戶跡之不見則室已生一子矣曹既愛兒嬰年多戾所
費無算及長不肖樗蒲一擲動散百千他用類是父貲
蕩盡又淫蒸著醜竟爲債家取逼經死計其年與小郎
齒相若曹遂絕嗣

殺兒刺心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爲業常肩擔往來城中大家見
四五歲小兒頭戴珠帽頷下銀鎖腕中金鐲可值數十
金便萌惡意常袖果核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
一夕兒獨立在門抱之去褫剝衣飾竟絕其吭藏屍井
中父母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家遂驟富妻生一
子貌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
人移枕簟當風卧兒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
方眠熟大鼾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舉手一拍簪
貫心矣即便絕不復活兒長擅其貲

今人唆訟者以多方知有此報懸乎

唆訟謀財

浙西米信夫爲人柔狡里有大家兄弟二人父死分爭
米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
死米由是富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逆訟牽連至邑
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禁其貲而後免忿而訟吏于
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子息十餘人盡死
于獄

好彰人短

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短有體相不具者笑之妍美

者毀之愚者侮之智者訐之無可擬者亦必巧彰其短
晚年病舌黃每作必刺血數升一歲中常作六七次求
死不得如此十餘年舌枯而死

十惡大戒口居其內與之哉

火司水司

永福縣薛敷工刀筆每代人訐訟翻亂是非由此賺財
家有中人產嘗請道士鄭法林設醮法林伏壇下良久
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迨何月
宅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敷挾巧筆欲過江糊口中流
桅折浪[illegible]溺江餘共舟者俱無恙也

今日閉糴索價者皆是也先須辦一避雷法

奪地寘讞

張先與郁丙鄰居、郁遭回祿、先死數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冥、見福泣曰、吾與張先鄰居、一屋柱址已盡吾界、奪滔所滴、實張先所有、吾以巧訟、奪不過三尺、而冥讞不謂乃偷、今已伏辜、約使家人還之、然張先已徙居陝府、一兒流落寓建昌、况幽冥路隔、道里遙遠、非君無以達意、乞拉吾兒偕還、了此一事、不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

祈旱雷震

廣仁品 善惡果報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米價遂稍賤、昌裔爲文禱于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至路、憩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之、于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試、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

閉穀震死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饑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閉穀不糶、鄉人旅客封銀在價登門求糴、段堅不與、未幾爲雷擊死、倉穀悉爲雷火焚盡、

烈帝有感求賑饑因得爲神示此人報之速也

求籤悖死

萬曆十六年、武進大饑、青菓巷有烈帝廟甚靈、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知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于廟之兩廊、聞此人之祝、同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數百、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爭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疲癃殘疾多人、聞遠大呼、一時驚悖、倒地頃刻絕氣、

廣仁品 善惡果報

雷震斛底

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千頃、常年發糶、用三六九日、先一日交錢、記簿給米、孟祥死、其子行唐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匆忙中人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繞其居、明日發糶畢、雙底斛無內底、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有怒怨詞、迅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血、繼以木屑、吐訖而斃、

逼客白冤

湖州小客貨蠶于永嘉富人王生、因爭直、生怒毆其背、

仆戶限以死生急救方蘇飲以酒食謝過取絹一疋遺之客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告之且曰使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無主流尸舟子因從客買絹併丐貨蔞籃客旣去遂篙撑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曰午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爲君擊垂死浼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不旋踵氣絕不敢不奉告王生舉室泣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故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王生有黠僕聞之竟詣縣訴生下獄拷掠死明年蔞客又至訪其家以爲鬼罵之曰

向者汝偶仆即甦使我家主死非命今尚來作祟耶客惟嘆曰我幾死得活蒙賜一絹賣渡子即歸今方少齋土儀致謝何以爲鬼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于官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窮鞫中遂皆斃于獄

亡僧釋寃

萬曆中焦某以江陰縣小吏遷他府知事泊舟江山有一僧求附載不許僧吐情告曰貧僧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爲觀世音建幢樹刹幸附而南此功德詎其半矣焦與偕行三四日忽萌毒念一夕大風竟推僧江中胠其篋驍起見僧從水出直來索命撫其背曰君攫我金且害我命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爲君有自是無日不見形感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病益劇而僧時至必大呼曰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牀間尉後常見其據牀負屏年餘囊中金亦垂盡病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相訪閽入中堂開者以主人病劇辭僧叱云吾非常客必欲見汝主焦方負牀呻吟聞僧通姓名大駭遽投牀下奪刀自殺而僧已至前矣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忽見觀世

音持燈引入蘆漪遇漁舟拯脫六百金雖爲君有後復募化已足其數今將之補陀償此夙願過江陰知君病所繇來故須一見爲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已盡何以償吾師負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一飯而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終不釋少日而殂焦止一子爲秀才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死僧歸自南海嘆息久之

奸賊江實

建昌府孀婦熊氏有子羅德家貧未娶熊遂改嫁江潮得銀數兩爲德委禽於章合卺後德晨出暮歸枕席各

異久之章疑問焉德告以毋既失矣何顏相對章郎脫簪珥簡衣物令德持以取毋德嗇奔告毋氏天晚因留宿不意潮前妻子江實匿牀後聽之夜托德名扣門入內簡取諸物且求害雨章不識其詐少時實起携所有去及天明德回章方知受騙頓足泣曰財物小者耳奈失身何偶德他出遂自縊死德具棺殮舁至郊外忽雷電交作黑氣蔽天德驚走避雨旁舍俄雨止見江實震死手捧簪珥衣物跪棺前背書奸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章氏立道旁見德問曰余何以至此德語其事相與

大痛扶歸而江潮亦感泣携熊氏與同居矣

徐醫現報

當塗外科徐樓臺累世能醫癰瘍門首書樓臺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嘗獲鄉貢于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蝋山富人江舜明背疽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病愈謝錢三百千攻療旬日飲食如舊瘡忽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是夜徐以針剌其瘡撚紙長五寸許點藥插竅中江呼痛苦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贈我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曰病者痛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抜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之已斃矣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子亦不是如是數日死人人稱為現報二子隨毋改嫁自此醫業遂絕

托生報讎

盧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買猪忽望正西岡趙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聞田中叫聲近視之已殺死一人矣遠望一家燈光心思明日必累其家

次日官司簡驗果然其人不勝苦楚遂誣服彭屠私自念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汝知吾當托生汝家以報此讎越一年生一子慧黠異常兒年十二郎自操刀賣肉與趙門子小爭揮刀殺之自首伏罪會度宗登極大赦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讎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匿方虎食

自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

收斂後、岑爲虎所食、因遺一小囊于道上、吏過而得之、拆視乃發背眞方也、衆共駭

子腕如截

興國軍帥理院司、因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鎭行刑、因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于爾家、鎭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也、越二日鎭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

死更不如

申錫將拜命、忽得疾死、妻哭之慟、嫂有姓趙者、從傍沮曰、爾夫生平、日遊妓館、視爾若無、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愛歇、不復追憶、一夕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爾亦只餘四年、死時更不如我、趙氏驚懼、及期果然、蓋死時夫遠出未歸、庶生二子皆癡幼也

笑人人笑

李熊最能文、篤孝斂行、無何得疾不起、妻雖有孕、兒猶未生、舉家驚憂、其妹壻何時者、揚言于外、笑之曰、此郎平日自稱善處這事、此時爲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爲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無子、妻改適人、爲人所笑

毀寺瘋癩

蘇城東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近、王平生不信內典、毀此寺以廣園圃、命惡少撓仆諸像于地、用刀割其面金、左右彊諫不從、須臾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蘚碑剝落、蓮社荒涼、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瘡不可忍、手持刀自割其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舉體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園名拙致、喬木千章、皆寺中故物也、死後子不能守、鬻于衣冠家矣

盜像火炙

吳興民沈僧覆、因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囊篋悉滿、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發、執送到官、方入船、便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舉體拆裂、狀如火炙

告神被責

鎭江定波門于姓者、鬻糕爲業、一子方數歲、出痘死、于素無賴、寫一狀詞、欲向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

焚之是晚夢被一鬼使勾去城隍問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詞告痘神汝小民無知合重責于曰痘神索祭不遂致吾子于死少頃痘神至曰彼子命限當絕與小神何與城隍判曰于某刁惡誣神發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時楊蜀亭令丹徒明早從定波門出于門首弔搭礙破官傘即時擒出當街責十五板于病月餘始愈

慢神當磨

懷安徐貢魁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王者視籍曰汝素侮慢神祇罪當磨令左右曳出加刑

至門遇其舅氏新除教諭而歿者求救舅攜徐入告王者以籍示曰罪本難貸姑從公言此子今當援魁姑寬之舅謝而同出徐問曰舅氏以教官見信于王如此舅曰我今爲要官不止教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徐忽蹙榻而醒病尋愈是秋果以禮經魁鄉試逾三年死

今之悍婦逐姑若劉妻者不少何當雷昔嚴而今寬也

附悍婦惡報

悍婦被震

劉建德有毋老病其妻令送至尼寺安養只遣一婢侍奉湯藥毋不樂往無奈其妻悍甚毋臨死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府數日妻卒妻方大斂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

不孝變三物

嘉靖初陳古涯知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

神立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惟垂淚不能言陳乃圖形鐫述布告四方

頭變白狗

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俄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于姑爲天神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

衣若牛皮

處州府張媼孀婦、一子早亡、媳錢氏饒粧奩、織衣美食不問姑饑寒、且加罵詈、會鄰媼邀往他所、張獨坐庭中、有道者至門募齋、張素敬僧道、呼入與食、命速去、恐媳知也、道者笑曰、我不白吃爾飯、留小衣相酬、既去而錢氏歸、覓飯不得、張徐言齋一道者、以所留衣爲驗、錢奪去曰、偏你穿得、我獨不可穿、即披于身、未移時、錢兩手着地、口作牛聲、張驚懼呼人、連碎其衣、而衣已若牛皮牢不可破、惟頭以上尚似人形、後數日死、

妬忌入磨

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就省、夢至一所、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入磨孔中、隨磨出、骨肉粉碎、痛聲難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成妻也、相見悲喜、弁問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此、

孕妾化蛇

李守妻悍妬、擊殺一孕妾、一日晝寢、夢妾獨倚牕樹、欲進復止、恍見化蛇遶樹、守妻欲殺之、則已失去、後夫婦對飲月下、覺杯中有物如蛇狀、燭之不見、飲竟不快、明日腹痛滿、如彌月之孕、遂死、殮後棺中有聲、起視之、乃蛇也、

落指斷舌

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歌唱、昌愛之、柳乃截其舌、後柳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師曰、夫人截婢指、已落指、截婢舌、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遂

不復妬、

寃家打合

婁人徐桂、寓鄂州、慕孀婦田氏奩橐千金、紿以無妻娶之、桂妻素妬、佯爲柔態與居、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而死、田死十有七歲、爲寶祐甲寅、而桂娶一妾寵之、妻妬如初、有青城山道士、年近百歲、偶至桂家、指曰、寃家打合一處矣、人不曉其故、居未幾、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桂不察亦飲之、皆死、妾與二婢因焚其居、攜千金奔逃焉、道士乃言此妾即田氏後身也、年正十

搤悍婦項

休寧一富翁商于臨淸、置一妾、而妻妬甚、始絕其飲食、已而縊之、氣未絕、納棺中、舁於曠野、妾從棺中呼曰、衣帶中有金、幸捨我、四人開棺取金、而畏主母復殺之、妻未幾患喉、結食不下、延金淮丁洋兩醫治之、忽白日見一婦顏色慘沮、備告前事、云舁棺四人、一臨河盥手、吾搤其背而沉之、二人伺便殺之矣、悍婦陽筭未終、吾手搤其項、食不下咽、公不知而療之、吾是以來也、

苦毒何甚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桃李嚴霜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許亡、甲改娶陳氏凶妬、欲殺前妻子、陳氏生一男、祝曰、汝不殺鐵臼、非吾子也、因名鐵杵、欲以搗臼、自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楚、竟被杖死、年時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無罪受害、我母訴天、得天曹符、來雪寃、責令杵病、與我遭苦時同、我今停此、待之不見其形、聞其聲如生、時恒在屋梁上、住陳跪謝、設奠、鬼云、餓我令死、豈一飡所能酬、陳氏夜中竊語、鬼云、何故道我、今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落、拉然有聲、炳燭照之、亦無異焉、又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燭、俄自滅、茅茨無損、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杵六歲、體痛腹大、

鬼屢打之、打處靑黶、月餘而死、

帛巾題詩

張閑妻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悍惡、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冢、孔氏忽自冢出、哭撫其子、旣而取其子帛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無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合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憐兒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連帥、連帥奏于朝、李氏配嶺南而死、